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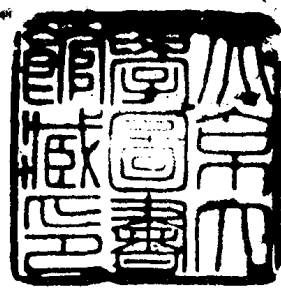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八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2/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八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八二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陳先生適齋鑑鬚集七卷

〔明〕陳玉輝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一

薛文介公文集四卷

〔明〕薛三省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九三

藁桂軒詩二卷

〔明〕吳大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藍印本

.....二九九

蟋蟀軒草四卷

〔明〕劉士驥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三五八

四然齋藏稿十卷

〔明〕黃體仁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四八

皆春園集四卷

〔明〕陳完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七四〇

陳先生適齋鑑鬚集七卷

〔明〕陳玉輝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適齋鑑

鬚集七卷》提要

陳侍御達卿先生遺集敘
嘗攷閩中理學所自龜山
定夫得二程子之傳始開
閩學而授之羅仲素仲素
弟子爲李延平紫陽嘗師
事之而黃勉齋蔡季通父
子復出紫陽之門他如子
輦西山諸先生並宗濂洛

適齋鑑鬚集

曹啟

蓋大儒輩出其傳述之盛
如此而紫陽講學同安最
久其流風餘韻被於泉者
爲多竊謂清源浯嶼之間
近代以來必有遙接淵源
者頃讀惠安陳侍御集始
歎吾言有徵也夫立言與
德相表裏馳騁以盡才神

明以馭法文士之文儒者
弗道先生自筮仕游歷南
北烏臺計弊羣吏明體達
用見於斯集者具在仁人
之言藹如也惜其功業未
竟不盡顯于世然其要可
識矣此予所爲慕也先生
嘗葺念菴遺蹟于白浪表

章恐後又嘗論學于鄒忠
介羅匡湖兩先生間觀其
取友可以知所私淑矣予
去先生數十季信之以其
文耳故推本閩學之盛以
誌景仰然非予言也抑忠
介匡湖實許之矣

康熙壬子歲孟冬安丘曹

申吉謨



陳侍御達卿先生文集跋

孟象陳君携其父達卿先生集
示不佞且丐一言題其後因思
吾儒讀書學道有三事焉立德
立言立功是也蓋德以成其一

適適齋集

潘敎

一

身而功以見於當時惟言則垂
於後世要惟有德者而後有言
也先生爲閩海鉅儒沐浴於龜
山紫陽之澤其淵源蓋有自矣
迄今數十年讀其書想其丰采

猶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思非有
德者而能如是乎斯集也吾知
當與程朱語錄並傳有不奉爲
寒山片石者鮮矣其於讀書學
道之事夫何愧

適適齋集

潘敎

二

康熙壬子冬孟三韓潘超先跋



陳先生適適齋集卷之

松陵後學介存趙玉成

旨哉楊子升菴曰三代以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於文章
三代以還道寓于文章而不絕於事業是以古鉅公碩輔
門施行馬庭列光鍾著作無倦容如諸葛武侯出師表誠
子書張睢陽謝加金吾表及激厲將士更樓閣笛諸詩詠
不足起代興視明典名先生背望能古文辭者無慮數十
家莫不循良蜚聲肅肅慈慈皇華無忝哉定克宏至隆萬
間西江鄒忠介以道學爲己任先大人與之講論尋釋
適適齋集卷之

一

忠介莫逆友有螺陽陳荆碧先生蓋先生潛修默證不勦
程朱之清魄拾箋疏之贅牙空乎針芥鍼芒若學吳合也
余自承乏螺陽建院興學兢兢折薪是恩同人向風三載
于茲乃橫經之暇合治之者苟以先生俎豆請師言食同
莢言攸協余上於學憲郭公詳達崇祀而諸令器又磨折
匍匐出先生遺集丐余一言爲敝余國遠再三益信古今
事業文章未始不二而一也先生舉進士爲令文江有爲
令之事業則有爲令之文章已擢爲臺官有臺官之事業
則有臺官之文章持斧按屯南中有按屯之事業則有按

屯之文章功所已及嗣能宜之足所已踐口能傳之殆

宜聖所謂先行後從非歟何况彪駟鍾鉤已若咸陽之懸金
淮南之鴻寶哉顧余竊滋然於茲先大人遇而不遇知名
湖海生平撰著如華國經世二書踰萬越千卷兄弟六人
兩能文者早世而余落落任宦未能與諸弟較鋒以行浩
嘆先大人事業文章付諸墨濛紙敝何如先生是集出而
不朽之蹟炳於丹雘也唐荆川云文字家藏人畜如舉祖
龍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滅價我輩何用添莖草于鄧林
此在當身收斂學問有然豈所論於後死者表章之孝思
適適齋集卷之

二

倘以莖草鄧林爲辭必將使先人事業文章歸於石火電
光蜩蝻柯夢而後輪快乎先生中子諸生龍巖爲余彙試
首得士膠膠慕古克世先志余故不憚羔袖孤裘并告以
三代不虛之風志余愧美未遑之隱如此

又

同學季春弟陽初莊欽鄰

義神廟庚子余與荆翁舉于鄉明季辛丑同捷南宮把臂
登朝務爲正人正行以報公家展所學膠漆墳隄未足喻
其樂也自翁先背去余別歷南北典選權要竟如孤掌單
拳盡道周來可憐人一旦曠翁遺集四十季交情恍然如

見欬欬久之翁素攻古文辭酒後浩歌頃刻千言不下於
八又成吟一夕而賦滿湘者受令文江舉凡田賦戶口徭
役刑錢關津埠堡風俗諸尚提擥三季餘則著文江政紀
內召撫南御史臺會歲荒上疏寬徭及國是不遑則著南
臺奏議南屯素號墮地大率諸弁股軍以媚主者翁既視
屯渡江躬覈條上侵欺汰冗弁數百員則著屯政紀畧詔
貯寶政樓爲屯令甲公餘考訂范文正及海內鉅公者碩
諸譜編圖紀系一以太史公傳贊爲斷則著陳氏家乘讀
禮六載開墅村塢蒔花灌卉于施山螺邑未嘗數識荊州

通遠齋集

敘

三

故取與特嚴恩以損智益愚累子孫則著存畊錄名學內
計臺檄逼迫自知大限臨戎行神實絕命決不可爲猶勉
出以副君命則著命問諸篇執章殛身易簣無私語洵足
揭日月而行天垂國乘以雪煜豈非程子所云德盛者言
自傳哉是故敘翁文必敘其文之可重舉所以重乎文者
乃無愧於文與敘翁胸中浩然之氣百折不撓可鍊礪石
揮魯戈造冬火夏冰而後發於古文詩歌語錄銘贊牋啓
文移靡不瑰瑋雄麗神明之珠自案牘盆壙內溯沛莽淵
而出其所最難則在請命匡時之章每上輒報可始嘆士

君子遭時遇主言聽計從何必盡削其稿倘氣不足以舉
文徵論不遠國體無以告君卽自成一家書莫非弁犬篠
騁託言澀體繩舞竿戲爭勝狼狙曷濟時艱於末流哉翁
於國事典章諸曹利病靡所不悉自今昔一分人羣俱變
姑敘其畧以識山陽之感如此若翁之不朽余又焉能敘

又

山左後學含嶽楊宗岱

余承乏思唐地僻政簡憂暑高臥北牕醒則攜有快書十
卷以消永日承阡陽司理陳君元詹以先生鑑鬚集見惠
捧閱數篇不覺神斂而氣肅復置快書於高閣也夫文章

通遠齋集

敘

四

一道如草木之有英華英華始于根莖終于結實近人標
其英華取悅耳目而不究其根莖結實之處然電光石火
非不炫耀一時旋睫間仍歸暗沒耳余閱先生之爲文以
知先生之爲人爲官以知先生之爲心也先生之爲心根
莖於中和結實于忠愛做秀才時已立有根脚敷於經濟
兵農禮樂皆從性情內發越而出故無不盡人之情達時
之變仁至義盡可法可傳官爲心聲其信也夫大抵人能
不愧此心則華天事業皆取諸寄先生之爲人爲官皆由
不愧其爲心此爲宇宙之真文章及翻至書啓一帙先生

與南阜先生爲密契以先生之重南阜先生而南阜先生之重先生可知心心相印不愧于其心不愧於其友也余以北方豎儒讀先生之文而俄然起敬妄自認爲如見先生之心乃禪衲說法石亦點頭先生之教立懦廉頑余之所以神斂氣肅而不自已也雖然望海而稱其大海之大豈有藉于斯人之稱與余之稱先生是猶望海而稱其大也然以應司理之請不自知其言之贅也司理迺先生第三令器明刑飭潔已勤公酷有先生迺父風微獨詩歌著作爲趙宗鳳毛也是爲敘

適適齋集

敘

五

黔學使者宛陵洪啓槐

從來名人迺士嘯傲江湖怡情山水或形諸詠歌溢爲詞章後之人因而誌之遂稱道勿衰以爲大丈夫不得志於時一種磅礴之氣鬱結未舒往往借歌詠詞章以闡發性情故遇益奇而著述益工不知名人迺士登高作賦遇物能銘大約多托物寄興之言而非明心見性之言亦多探幽抉奧之文而非瑰璋雄麗之文也余較士已江得晤郡守陳公見其蘆花別墅風采煥發竊幸冀黃再見於今日及試畢後陳公持鴻爪草合刻示余展而讀之異光滿目

歌行追晉魏律絕追盛唐譽欬談笑皆成風雅側聞洛陽橋畔蓮花金粟秀甲天下地靈所萃多產異人陳公其特鍾山川之秀耶乃陳公抑然欽然復以

尊公荆碧先生鑑彙集見惠余捧閱未竟不覺慨然曰郡守公之事業文章爲世推重固由天授乎而家學淵源發祥蓋有自也余生也晚不及與荆翁先生交今讀其全集如見先生焉如見先生之爲人併先生之治畧焉每見近人扶雕蟲小技偶得一駢辭麗句便謂詡然自以爲較韓鮑庾輩李杜不知文章一道若不原本理學譬如草木

適適齋集

敘

六

之有根莖根莖未固則枝葉必不能發榮若不原本經濟譬如奇花異卉縱能取悅一時必不足以行遠今讀先生之語錄嘉言懿行無非聖賢真面目大悟根性地光明發而爲文章源清而流有或濁者乎讀先生之敘與疏文與議愛時愛國無非名臣篤忠貞利社稷經濟蔚茂發而爲文章蓄深而流有不長者乎餘若詩歌贊銘以及尺牘往來俱從理學中泰破經濟中流出自如日月經天江河互地浩浩落落沛然莫能禦矣嗟嗟古今來殊尤特拔之文章事業一時赫奕沒世無聞者不知凡幾今荆翁先生

文章傳而事業俱傳是在象賢者有以光大前徽起而表揚之也然則前人雖賢得令嗣而名益彰余於陳郡守不勝起宗鳳毛之羨矣

通齋集跋

壬戌冬吾父見背京邸不肖方七齡若輩懵懵父書未讀鹿鹿壯立始克槍注稱妮而登之梨鳴呼吾父一生文章盡此乎父未第時低首下帷誤述碑隱於歌行古文辭頗云精鑿醒朗歲月所積枕秘盈萬中辛馬首西東全集淪軼寒兄弟斤斤撙積僅得辛丑後稿已刻如文江政紀畱臺奏議屯田紀畧積慶家乘未刻如存畊錄鑑鬚集是也辛丑以前四書說六曹經制禦倭備邊諸稿概不可物色或以爲長康面通神變化飛去云夫不朽維三得一俱可

通齋集跋

跋

名世竊按吾父生平功德所已盡者文章盡之文章所不盡者德功亦緣以未盡使天幸假年豈不足肱臂聖朝燮華蕩穢迺遽使不肖兄弟孤鉤寡珥僅僅手此綱行世名曰鑑鬚鑄故弓仍舊獅也母亦體吾父進德修業維日不足之意用以其鑑鑑來茲且父素自敬不欲以文集之名魁頽也憶鄉忠介送父敝云侯片撰出諸士寶若奇毛異采鈔錄幾於脫腕羅昌湖先生亦云家有絃歌之聲士謂虎豹之文及門陳盡雲先生志父云風雨集而江波流嗚呼是固吾父之祖諱也已明崇禎甲申春舅龍巖謹識

先侍御生平無它嗜好效王中郎坐隱而外戈志書林耘
情藝圖務期進德脩業以無嘆隴西家聲自俯首下帷精
鑿翰墨一意蒐研每丙夜篝燈梓掌恐臥雖霜積襟袖猶
著作無倦客迨獲第春官落落仕宦更寄趣篇章吟咏風
月推敲於樂府語錄銘贊牋啓雖風雨晦冥宦邸旅舍未
嘗稍輟昔人賦三都而門庭簫瑟皆著楮翰著論衡而戶
牖墻壁莫非鉛槧先人撰述政不減此所恨龍鱗雖老殺
青有待秋風落葉竟以壬戌冬遂就升羽化耶不肖時未
週歲諸兄弟累舉拾級辱承未能冀其成立敢謂能讀父

歲一

書否稍克壯立碌碌浮沉稽田不疆作室莫茨尚敢謂能
有懷明發自成吾父一家言哉第竊按吾父生平片石支
絢門如水橐如磬傳入不辦買山僅此圖史鐵軸相追隨
於宦途客津若矢口圖故如奏疏紀略諸書

上聖明朝上夕可樂蒙採納且散藏函篋以爲令甲迄今
彬彬御府當事嘉賴至如家居八載讀禮六年竊效浦
江廳前五樞貯經史訓家荊州干施未嘗素出螺邑日唯
撰著於歌行古文辭曩丁覲盡家貲置書八千卷爲下後
世種子父歷權輿地半文之費歸然惟縱橫山莊韻宜楷

傳自擗毛采以貽子孫乃鶴飛有日天不假年豈當官
功業所已竟者文章竟之馬羆旣封心志所未竟者華藻
亦因以未竟錫兄弟廣平風衰折薪是慰不敢以先人心
靈付諸墨濛搜簡遺集存者十三軼者十七大抵先人構
文多不暇裝有古八义已成遺風如未第以前更又寥寥
益中年馬首西東全集喪失矣哀而成帙以付剞劂非敢
曰寸樹知全鼎一斑見完豹也嗚呼典刑云亡神理猶綿
手澤僅存風流頓盡若欲明府君所能文則副墨具在小
子鹿鹿但徂其又何如

識二

崇禎甲申中秋日不肖男龍錫謹識

陳荆碧先生鑑錄集文目

卷之一

語錄計一百七十則

卷之二

序

送駕司大夫張二懷恭知四川備兵威茂序

送邵接泉擢大足縣少尹序

送卓尉南歸序

送比部蕭昭宇歸文江序

通適齋鑑錄集文目

送高少尹任廣南參軍序

送林玉屏任淮南經歷序

送涂岐陽任商河尹序

送鄭萃海遊海豐序

送曾子賓較南序

送楊父母入覲序

送曾微炫先生北上春官序

送學博林翠屏司牧順昌序

送司訓湯太若司教信宜序

賀晉江陳父母初慶序

賀惠齋曾先生初慶序

賀嚴父母初慶序

賀二尹李慎趙初慶序

賀見默李翁暨郭孺人偕壽序

壽郭朗山先生初慶序

賀陳蔭春先生七十初慶序

賀藍母羅孺人七十序

賀莊大母洪夫人百歲悅辰序

通適齋鑑錄集文目

壽楊浴江先生序

賀陳西竹先生七十序

賀三軒謝翁六十四齡初慶序

賀陳府鄭孺人七十壽序

孫廣明羅經圖序

獨解錄序

卷之三

序

九節傳首引

序大成鄉約

題高少尹獎語手卷序

王夢峯語錄序

序問仁錄

序紀惡簿

三世先德傳序

鴻桑祝言序

序陳侯德政錄

義田義阡圖紀序

通適齋鑑錄集

文目

三

許氏宗譜序

序韓山莊先生詩稿

續問奇類林序

又續雋言序

來邇集序

浮萍草序

霧隱集序

林冲寰資離館集序

序許夫隆詩草

客客軒散言序

白雲樓集序

主氏宗譜序

皇尊草序

淨土會疏序

宰居集序

題鄭翼溪分關引

鑑嶺草小引

序公餘課兒草

通適齋鑑錄集

文目

四

歐陽會藝序

序門生龔維新制義

序孫勵卿行卷

岳陽草序

林冲寰詩草小引

老勺居稿序

路尚拙絕經二集序

吳獻亦受庭稿序

受庭詩草序

課兒草小引

卷之四

記

曾健齋先生祠記

武安廟碑記

雒陽公館碑記

中憲大夫卓峰戴先生思德祠記

文昌書社義田記

善息亭記

通適齋鑑鬚集

文目

五

脩走馬埭橋路記

穿積慶井記

適適齋記

文

屯操或問

太平山種樹定界文

存恤節婦文

規士文

勸農文

觀回昭告城隍文

題日者楊見玄手卷

勸脩城隍廟文

聖城隍像文

遣虎昭告城隍文

再遣虎昭告文

南允祭江文

檄康王文

疏

通適齋鑑鬚集

文目

六

祈雨謝雨二疏

議

上報鹽議

預申救荒議

嚴保甲議

整肅賓筵議

慶丈議

行鈔議

卷之五

祭文

祭陳西竹先生文

奠曾官保文

祭吉水劉司成封君文

奠錢封君文

奠文江祁尉文

祭布衣趙公文

奠李封君文

祭甫宋封君年伯文

通適齋集

文目

祭莊封君文 代家大人作

奠駱門孝謹陳孺人文

祭憲副劉整奎文 代家大人作

祭會魁張聲輝文

祭司李洪耿襄文

祭莊大母洪安人文

奠劉淑人文

祭孝廉駱尚孺文

奠曾門貞孝陳孺人文

奠田母林孺人文

祭楊司訓文

祭鄭門張孺人文

奠曾孺人文

行略

封侍御先府君行狀

封孺人先慈鄉氏行狀

誌銘

文學莊宗坡暨配蔡氏合葬墓誌銘

通適齋集

文目

茂才潞襄曾公墓誌銘

文學陳西竹先生暨孺人康氏余氏墓誌銘

茂才何楊廷暨配莊氏墓誌銘

處士驥峰黃公暨配余氏墓誌銘

黃母孺人陳氏泗津黃公暨配孺人陳氏墓誌銘

贊

先侍御靖隱公贊

鄭濱霞先生像贊

伯三陽先生像贊

鄭介泉舅翁像贊

自題

贊某友

文江署中自題

昔年三十八猶令文江再題小景原裝爲墨綬偶

書紫綬將更之客曰隨筆所之焉用更余笑而

停筆

卷之六

書

適適齋鑑錄集

文目

與給諫柳南卓

與尚書曾見臺

與陸仰峯年丈

又

候督學駱台晉

候吳按臺

與給諫柳南卓

與尚書曾見臺

又

又

奉朱座師

與鄉先生

與周演泉先生

與施學博

與萬安王守備

與曾周二家

與劉司訓

與尚書曾見臺

適適齋鑑錄集

文目

與楊學博

與金明府

奉吳座師

與陳玉海先生

復曾尚書文田議

與西坊諸生

與督學吳

與尚書曾見臺

奉劉座師

與郭司理

與監妻二上舍

與瓊州危司理

與吉水諸生

與給諫鄒南阜

又

與大宗伯

與林別駕

與黃道尊

通齋鑑錄集

文目

士

與楊學博

啓

賀夏撫臺再考績啓

賀丁道考滿啓

迎吉安府徐太尊啓

迎吉安府劉三尊署篆啓

謝吳按院薦啓

請尚書曾見臺啓

候翰林朱座即啓

候吉安林二尊家居啓

候房師劉候官啓

又

候座主吳禮部啓

迎何守道啓

送王守道入賀萬壽啓

候禮部侍郎李九我啓

候大司馬蕭岳峰啓

候刑部郎中鄒南阜啓

通齋鑑錄集

文目

士

候大司寇董檣庵啓

候太史史蓮岳啓

候祭酒楊荆巖啓

候侍御劉萼海啓

請臨江何四尊察盤啓

看語

請諭尚書毛東塘

附履勘

請學士解春兩諭典

申太史羅念慈從祀廟庭

論齋錄

送陸同年

送蕭四尹陞任
送上舍北試
過城東踰東齋愴然有感
壽丁司李
詠徐婦張女節烈
題戴車峯先生崇武祠
東阜對月
贈其上人
海上墨魚 <small>有引</small>
適適齋鑑集
文目
辛
題燈蛾
輓莊宗坡
贈其明府
送鄭方壺歸省
送徐三尹
送孝廉駱及程北上
贈其友之京
小齋清興
草號共飯

咸題
秦奴
春日郊遊
小村即事
村居謝湯司訓遠訪
題碣石橋陳明府初脩
村居口占
連觀
齋其先生
適適齋鑑集
文目
壬
題李迷之長源小居
聞隣織而嘆
鷹鷂
徑豐山 <small>有引</small>
驚遠陽不守
性善
步劉子美韻併復行期
聞廣寧潰
題崇武王孝子

壽孝廉康台山八十初度

壬戌仲春自壽

五言律

送於太嘗榮濯過家

贈鉛山上人

送涂岐陽榮擢商河縣啓行

仁文書院

過仙槎寺欽簷零瓦碑已半折諸僧不能糊口皆
力作以自活語云削髮除煩惱夫削髮而煩惱

通通齋集

文目

七

猶故也烏在其爲仙槎乎於是乎有感

遊龍華寺

登清遠閣

過墨潭少憩且止亭遙望毛司馬莒江樓已爲烏
有已遊勝龍庵凭欄眺墨潭青湖之勝欣然有

會

題玄潭觀

遊金山臨津寺

過紫橫橋將垂成則羅區湖先生之力也賦以志

之

過張白東樓前池可丈餘蒔詩方開風來荷葉搖
舞凭欄不覺神爽遂賦之

登太平山

題羅文恭江陽書院

秋興 文江暑中

讀孝女傳二首 有識

輓萬安於孺人二律 有引

山海漁樵圖

通通齋集

文目

太

題書

五言絕句

題卷勺居八首

別卓博泉二首

瀟湘雜咏四十二首

鵬鵠

鼎碑

羅雀

休問字

焚香

佛性

菩提

凭欄

幽居

庭前月

掩關

夷險

龜壘

畫靜

忘百須

蚤計

無渡河	幽舌	雨霽	鷹鳩
來帆去帆	病臥	花前	萬賴
疏粥	寡管	智愚	名教
圓缺	應感	泣魚	靈根
雜草芟蘭	登眺	對月	思機
冥心	人間事	身世	新醅
道佛	澹齋		
七言古			
送李尉			
通通齋鑑集	文印		
似湯司訓			
七言律			
送王支提請告			
送涂岐陽上公車二律			
送張二懷備兵威茂			
送殷別駕			
送牛明府			
送比部蕭昭字歸文江			
送某先生			

送薛連巖			
賀趙考功太夫人春三月壽			
壽南豐李太夫人			
壽某夫人			
賀陽思白增秩賜金二首			
壽董柱史太夫人			
九日登太平山次鄒南阜先生韻二首			
往臨江舟中有感二首			
甘泉遊有引			
通通齋鑑集	文印		
善忠孝			
訓兒			
文江紀別			
清明謁陵			
睡起即事			
飲水雲居留題			
偕諸友遊登科巖			
遊豐山二首			
觀菊			

原缺

陳先生適齋鑑錄集卷之一

明惠安陳玉輝建卿父著

士章

孫忠

志泗

津

龍垣

孫惠

志浩

學范

龍坪全較孫

孫美

孫必

曾孫

宗海

全編

龍巖

孫念

志清

宗維

深

龍錫

孫思

志清

宗維

深

語錄

尚書開卷只一欽字戴禮開卷只一敬字乃知聖賢學術

通適齋鑑錄集卷之一

一

帝王經世俱在戒慎恐懼上做工夫

此心與天地鬼神通知念頭着一點私天地鬼神便森然

臨於吾前故十二時中嘗管簡點可與父兄師友知者

即可與天地鬼神知

丹朱之不肖何以為不肖只是傲耳傲則天子之子不能

保有冀方可懼哉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雅言德之基而歸之溫溫恭人故曰

謙受益

有正氣有客氣氣合節則為正氣氣離節則為客氣故曰

氣節

血氣粗豪極是害事昔陳同甫挺然有執不染流俗但性

氣太剛故朱文公箴之曰真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

做將出來

火炎上不戢則焚心君火也怒則火動氣橫決血奔馳蒸

蒸上騰眉宇間不酒而紅多至傷肝損腎故養生之家

淡以暴怒為戒

境隨心轉不可心隨境轉極忙時因而勿忙則有周章之

病極閑時因而偷閑則有懈弛之病是謂心隨境轉境

通適齋鑑錄集卷之一

二

隨心轉者當極忙時神凝氣定不激不靡則雖忙而若

閑當極閑時戰兢惕勵若趨若赴則雖閑而若忙此謂

心境俱融然後能處一化齊

楊貞復曰學有五字之益五字者不敢與怪不得也蓋孝

經之教以不敢為先蘇不敢毀傷以及於不敢惡不敢

慢不敢言不敢服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之類直

至通神明光四海皆不敢致之是則不敢之為孝也大

矣羅近溪氏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

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於有過而此輩或所

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怪得他故以不敢二字持已何等孝敬以怪不得三字待人何等仁慈得此五字當終身受用不盡。

高皇帝六諭簡易明白所以訓可繇不可知之民然其實則大學所謂孝弟慈之理所以事君事長使衆卽此而在遵之則愚夫愚婦均可止於至善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學之大患最苦欲根難斷欲根伏於中膠膠擾擾以之處

通適齋集

卷之十

三

身必多煩惱以之涉世必多怨尤以之任事必多趨避欲之累人至此乎羅文恭謂儒者之學在經世而無欲爲本有味乎其言之也

大受之器多跡沉潛沉潛則精神愈聚純在心性上作工夫戒慎恐懼內省惟恐有政若讀數行書卽炫已之能若遇些少事卽執已之是此皆心粗氣浮道之所不載也安能當天下之大任乎

爲學不可自止足進一步是繕脩法涉世不可自滿足退一步是安樂法

隨處體認以察其端倪之動用力擴充此是第二層工夫其要領在平日須有一段涵養養到渾潛純粹體認便覺真切若平日少却涵養工夫則胸中萬緒擾擾措之日用云爲必多周章縱欲隨處體認亦扞格不相融洽故龜山教人大抵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此卽是主敬此卽是涵養工夫

名利不如聞世人嘗語也然所謂聞者恬澹寡營俯仰自適之謂耳而閑之中可以格物窮理可以進德脩業此正士君子乾乾惕勵之日今人以通宵歌舞半晝床第

通適齋集

卷之一

四

爲閑而性內分內之事一切付之醉夢此是天地間一大害何貴於閑乎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著一毫急性不得盡事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

壬午之秋余自三山匆匆東裝南歸附渡龍山峽于時風烈浪湧舟狹人稠幾覆者數矣竟以天幸獲免爰辛卯秋余又自三山歸間津故渡適暴風大作猶憶壬午時事途不復濟先濟者果至中流而覆嗟乎天下事以忙

迫而周章取敗者多矣鑑於澳涉可以類而廣乎夫惟
當忙迫而鎮以寧靜是謂未憂之器

包孝肅峭直剛介與人未嘗苟合然惡苛刻之吏專尚忠
厚趙清獻以苦節著名而其為政乃務因俗施教以惠
和為本故凡真正直者立心必忠厚其忠厚者自處必
廉潔

我輩簡身欲嚴待人欲恕昔二程先生平生不言人之短
門人或有所議則曰貽笑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
處古人存心之厚如此我輩宜以為法

通適齋集

卷之一

五

易經一書每到盛滿輒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故素位
而行多是退一步法

花之盛在萼合而未舒生意鬱勃翕聚一至爛熳則有風
雨之患有蜂蝶之患有披披伐斫之患何待落英滿地
而始見春殘之景乎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柳子所謂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

氣數相為循環損益益益為損損損為益當四時節
煇數人皆通顯于懷復及第狀元賀者填委公獨擢

不歡或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
曲終而傀儡輩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洩不宜吾恐今是
曲終時也未幾以議禮不合罷相于戍漢弟抵辟人始
服公先見故物盛而衰進極則退趙一旦獲二城臨饋
而嘆陶朱公既富妻妾悲號此亦達於乘除之數者乎
凡作字結構體勢雖以莊重謹嚴為主須神氣飛動方有
光芒謝武林云凡學古者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
須運自己之丰神真為格言

通適齋集

卷之一

六

故作字亦是學問可以收拾放心

坊此心耳出門便有碍誰謂天地寬何局促如此月到梧
桐上風來楊柳邊何舒泰如此吾輩不患世境上擺脫
不得只患心境上擺脫不得

富貴備來之物有時倘然而來亦有時倘然而去來之時
若太濃却去之時將不勝寂寥惟視之若淡不自多於
已不求多於人則富亦可貧亦可貴亦可賤亦可安所
往而不自適乎予嘗謂人生無嘗自在世界吾心不可
無嘗自在世界

動中有靜非必杜門面壁然後爲靜如當步趨而安徐當坐立而端莊當談吐而若訥當事物雜踏於吾前而鎮重不浮是亦應感中靜定工夫可以觀人之器識

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腎水下涸心腎不交入理絕矣故富貴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

玄黃可變金石可流赤縣有時而桑田黃河有時而衣帶而其性之藏于人心獨不可泯滅

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之人心圓

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喜之時輕相然諾多至爽信怒之時暴戾聲色多至失體此皆涵養之有虧故君子以中和養性

居官者輒求善地至若瘠土疲民輒鬱鬱不樂夫瘠土疲民易於見才亦易於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謔云

命運低得三西謂山西陝西江西也山陝吾不知已江西雖貧瘠風俗朴茂尚氣節又多賢士大夫早昔令古

水可七載上下相孚與賢士大夫精神相聯絡一生學

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七

問德性俱在此得力安在其爲命運低乎

吳興之墨新安之筆甲於天下而官司所取者率皆溫惡不堪良黥取之太多而價值又不時給故也唐陶雅爲

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趙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趙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過十挺今則數

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此可爲居官取物者之鑒

我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事便覺帶幾分俗氣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經吸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

不存此想也

余每見郡縣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利病之議連篇累牘及按其實績多不相符則文移繁牘之間安足

以盡槩海內之吏治乎王百穀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榱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昧其言之矣

國家設律原以防民至于士大夫畀之爵祿以顯庸之俟有殊績擢之華靡以表異之或有不類然後繩之以法

可不謂待士以禮乎今匹夫盜一銀以上吏執而問之

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八

墨吏苞苴千萬捆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賢士大夫也夫既爲士大夫讀聖賢書受國家厚恩此亦千載樹立之一時乃頑鈍無耻主恩之所不能結法紀之所不能防則其人何如哉縱無人禍必有天刑

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宜踈絕至於匠藝之人皆能變易聰聞竅弄是非雖不可缺亦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如房瑄爲相因一琴江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途爲相業之玷若此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

通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九

事之一助

林寔爲鄧州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寔寔曰吾入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寔曰某終身不墜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寔願初主南海簿攝尉一廣籍鹽筴充賦捕賞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獲盜授願曰仕塗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附者嘆美二公可爲委質發軔者之法

邵康節詩云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此二語簡切明白時時念之終身受用不盡

少湖先生嘗揭註千字文二句于壁云罔談彼短我亦有短靡恃已長人各有長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當書之座右

居家千言萬語教訓子孫不如一念之善造子孫無窮之福居官三令五申曉諭士庶不如一事之利貽士庶無窮之益

薛西原公儉約自居人有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入亦通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十

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縱使求人患難而自損廉耻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忘也譬之於死不可改也此真可法或問縉紳之家不可不求全體面曰體面與身心孰急全體面得無虧身心乎有道之言似不如此

順風揚帆可以一息千里然引帆太滿則多不免於覆舟士大夫家當快意之時不可專爲快意之事或創產而輕直或爭氣而求勝或分地而越界藉眼前烜赫漁獵小民力無所不能爲倘稍有齟齬不遂則躁急熱中是

亦自生煩惱及勢蘭運徂孱子不能享有其貨囊之八
瘠寸取者盡混一於他人之手何其拙耶故隨緣度日
三平二滿與世相忘於無競此固安樂法而亦庶幾留
不盡之福以貽子孫

平居而談義有口者皆可爲曾史一旦厚利當前見利不
見義者多矣故曰見利思義思則當下而爲曾史不思
則當下而爲躑躅思之所係大矣哉

余以庚戌族候都門有揭余於當事者此君招之不來應
之不去宜擬此時當事者感於宵人之說呀然曰以若

通適齋集

卷之一

士

所云得無尚意氣將與人異同乎途改南余退而自惟
與同未足洩病但須當面異同不可背後異同此可彼
否皆是從國家上起念要于斟酌同歸於是如韓范殿
上相爭如虎此等異同不可無乃若面是背非口是心
非謬恭敬以爲諧世假演情以伏機鋒只快已私不顧
國是此等異同不可有

處世間當識大體故有操必有縱天順間法司奏石亨輩
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革職李西涯言此輩一時冒濫
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

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西涯復奏請并
貸其識大體如此

世廟登極未幾欲開內庫以觀累朝儲積司禮監張佐奏曰
自有歷年冊籍可查不必親閱上乃罷諸內侍以問張
佐此何意也曰寶貨易以眩人若一經目恐啓聚歛之
心先朝老閣慮事深遠如此

少卒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
五廉法六廉辯蓋立身行己以廉爲本心體潔淨舉動
便自光明欲根一萌錯足便落坑塹故六計惟廉爲諄

通適齋集

卷之一

主

諄然首廉善而次廉能則繭絲之與保障鷹鷂之與鸞
鳳必有分矣我輩計吏首舉卓異一舉卓異才有力者
多雕琢自炫而樸朴無華之吏多至泯泯無聞此吏治
所以不如古昔也

名者實之寶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則名者又實之累也
故有道之士晦其明而用光

與人同利欲攘其實與人同善只則其名攘其實者卒犯
人之所必爭則其名者竟喪已之所固有則戒之甚者
也

水潤下獸屬水故緣地而走火炎上鳥屬火故憑虛而飛
魚亦屬火故乘水而浮

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土而吼穴

五行之理或相生而反以相賊或相尅而反以相成火生
於木而焚木金生於土而鋤土非相生而反以相賊乎
木尅土而土養木土尅水而水澤土非相尅而反以相
成乎故思生于害害生于恩愛我者之爲美疾惡我者
之爲藥石虛中返焰則害反爲恩末流濫觴則恩反爲
害通五行之理者于人事思過半矣

適齋集

卷之

五

陽氣虛而靡草死於夏雨露之中乃有至忍陰氣吸而荔
挺出於冬霜雪之後有所不忍天道且然況人代天工
者乎

日出於卯卯爲兔而兔之宅廼在月中月出于酉酉爲雞
而雞之宅廼在日中是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凡事關巨室不敬不廉須平心看理處得平妥穩貼斷過
後不必再掛齒頰尋常犯巨室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
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此蒞事者所以貴心
和氣平也

諸欲最怕着根一着根則蔓衍纏綿爲害不小人能斬斷
欲根則心自清理自明氣自充此端本澄源之法也
開世事久必諸事理閱機事久必起機心事理不可不熟
機心不可不淨

今之扼腕世道者曰少凌長賤凌貴屬官凌上官紀綱壞
矣余曰此紀壞也欲振其紀先提其綱夫少事長賤事
貴屬官事上官紀也身範以先之勿自私自利無作好
作惡此綱也天下有不提綱而能振紀者乎有不自治
而能治人者乎故求其紀不若求其綱

適齋集

卷之一

古

劉忠宣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
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不名故所委無
不盡心此可爲居官者之法

痛可忍癢不可忍饑可受飽不可受寒可過暑不可過忙
可耐閑不可耐菜可獨啖肉不可獨啖無貧賤相易無
富貴相難惟此心當靜澁如止水則世勢無復得以榮
其胸懷隨其所值處之泰然

業報屬天道賄賂不與昔安庭栢有口給善離間雖至
親密友過庭相處其間無有不相怨管絕交者晚年兩

頰連頤皆生毒瘡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嘲謔發人陰私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好言誇言自口者可不懼哉

戲謔最爲害事劉劭同前在館中劭一日問劭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劭曰我訪丁君劭曰丁方判刑劭子非有所請求耶劭勃然大怒至于詬罵蓋是日恕實有請求於丁劭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魯直意嘗輕之挺之嘗曰鄉中最

適適齋集卷之十

五

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薑耳挺之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言模行楷登宜以蝶語抵諍人如劉劭黃魯直可鑒哉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此亦親畏友之益也

無輕言輕言多至招尤無戲謔戲謔多至生齒吾儒慎之可以存心養性庸人慎之可以保身牛家

通耳以忠告相知猶或按劾若未有生平之素而卒然指

事面折或人有隱過而故暴之未有不買怨招禍者國武子所以亡身禍衛所以不免於屠沽兒也昔郭林宗黃叔度不爲危言激論以滅否人物故處濁世而不及於禍君子安可不三復括囊守瓶之戒乎

昔程明道爲鄆簿時謝師直爲長安漕與論易及春秋明道曰運使在明道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蓋明道和風甘雨觀者心醉若在他入未有不以此括尤者言固不可不先自量也

適適齋集卷之一

六

昔蘇東坡程伊川皆海內人望東坡喜諧戲謂伊川不近人情嘗加謔語以致成隙其徒交章相詆禍幾不可解凡事始乎陽嘗卒乎陰雖高賢猶不免況下此者乎士君子當以禮法律躬毋爲慢語

利之所在則異懷之夫皆責育惟易易故易法勢之所在則津水之逢皆雷陳惟易合故易離

李仲和之子與包孝肅同讀書僧舍每出入必經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厚李欲往包公正色

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前輩持已之嚴如此故小人不可輕與作緣

郭北樓甚高余弱冠時登眺忽然心動遂趨下有樵子登未及半梯折墮地憐憐不省人世日移西始蘇嗟乎孝子之持身不登高不臨深有味其言乎敬書諸紳

貧者士之嘗藿鹽風味儘堪咀嚼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南都固窮苦節王侍郎適以盤飧守道謝曰甘脆亦其之願但日享之則可若止脩一餐則明日何以復繼朝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一

七

享膏粱暮厭麤糲人之情也其所以不敢受賜攻苦如

此可謂堅忍不拔之操

登山玩水可以適情不如焚香靜坐可以養性邀朋尋友

可以暢談不如焚香讀書可以廣識

凡可愛之物皆能澹得下凡可怒之事皆能忍得下便是

載道之器

沉溺酒色汨沒勢利欲障也應酬之煩冗世故之紛紜窮日馳驚形勞神疲事障也課有課料策有策料食生物而不化拾鉅釘而成篇詞障也以理制欲則不落欲

以靜制動則不落事障以淡造自得之工夫發於既溢則不落詞障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劉德德固辭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間夫當炎炙炙手之際乃能早自避遠甘心積棄此所以免於禍也非有高識孰能及此

侍制唐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弭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人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踪少方爲明哲保身之道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一

六

道

宋彭城王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惟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愈堅故趙然不染二人之難

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起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不肯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叔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

殺我縣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獎特赦之秋梁公盧氏姨不欲其子仕女主符承祖姚氏姨不欲自附于家中貴何姨而多癡耶癡廼所以為智耶可以愧智男子矣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得再去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尤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敕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稟曰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齋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慈茲之嫌可以淡誠倣曰吾不之思也北齊即基嘗令寫書潘子義遺基書云在在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夫至殺簡而以爲慈汝生嫌爲書而以爲風流罪過當官之戒亦嚴矣哉人能捐數十萬錢嫁女而不肯捐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亦一大惑也

世上事亦有相反者貴介之家夜宜臥而宴飲早宜起而高臥心宜逸而勞身宜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錢處却使人未做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却不肯去買蔬果必要求貴買物具必要求賤此皆性之相反處甚不可解

天之怒轟雷閃電烈風淒雨無不崇朝而止禍惡之徒終日忿恚煩惱所見無非可憎可怒之物是渾身乖戾之氣安能免於世乎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時時三復斯言則乖戾之氣自然冰消霧釋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主

僮僕當嚴於駕馭不可容其生事邇來世風日僻豪奴多假主人之名色虎噬鄉村及其發露主人又不忍罷之於三又多方爲之營解名爲保全體面不亦大斲喪元氣乎夫校大則易揭尾大則不掉此輩既漸長其桀驁之氣益將無所顧忌安知異日不操戈入室以反噬主人乎可懼已

自執牙籌錄積寸累是塵垢中貪癡嗜古器名畫至竭貨以購之亦是清淨中貪癡司成沈坤守制家居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將吏整風奔潰

坤督率鄰里保守新城遠近依附者衆坤遂以軍法部
署防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雖願保全而被其
榜笞者亦遂生怨恨誤爲讒言擯巡江御史林潤疏劾
之逮繫竟寃獄中吾患曩中倭城幾不守李抑齋先生
鑒金保障全活萬命有德於梓里甚厚然當義倡時亦
常詬聲雖事久論定亦足徵任事之難矣

人誰不畏死而每每就色以自促死誰不愛子孫而每每
多積貨財以殺子孫此皆極聰明智慧之人爲之誰謂
聰明智慧乎

通適齋集

卷之一

主

婦人之性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子而愛女不信人而
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爲姑時定嫌嫂爲嫂時却嫌
姑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了輩淫奔却不介意此皆婦人
反常之性甚可怪也

葉若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
否則天也昔丁觀盡家貲置書八千卷其孫丁度嗜學
卒成名儒故我輩讀書非端端求聞姑下後世種子耳
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之教子須是尊
賢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安分砥節

師道之存至晚近極矣既燕於脩斧而又馳驟之束縛之
稍或督過父兄遂有諄語此但可以羈維腐儒豈可以
羈縻豪傑矣怪今之成材也難乎吾觀將隆之家善爲
子弟計擇師不可不慎察其德性觀其蘊藉待師不可
不隆厚其資脯通其情懷不挫於浮議不間於初終然
後可以安豪傑之心而子弟始有實益

學精於勤荒于嬉不於少壯勤努力老大傷悲怎奈何光
陰駒隙故男兒不可不及時勤學也然勤不在一蹴求
進志欲大心欲小縣生入熟跡淺入深純純嘗嘗漸進

通適齋集

卷之一

主

而不自知斯爲有本原之學問

予昔在霞山下帷三載荒村迥遠親朋往來稀少隣里邀
飲皆辭謝故得以一意蒐研稍開登青龍洞遠眺海門
茫漭大帽連華諸山爽氣撲曉丙夜篝燈靜致鳴月
光射入窓隙緩步中庭花影搖漾誦赤壁前後賦覺有
會心處及知文江偶宿白鷺書院夢賦憶昔霞山達戶
寂五更燈火夜功淡覺命兒子錄之達戶不寂夜功不
寂悠悠忽忽其何能濟

文章關乎心術關乎人品亦關乎世運仁義之人其言

如蔽隔離窮而誠淫邪遁害政害事因之故盛世之文
渾厚典雅其人淳衰世之文支離險僻其人澆今之文
何如哉無怪乎士風愈趨愈下也

蘇東坡嘗自謂有三不如人吃酒下棋唱曲是也然以吾
臆見人心難操而易放一移於吃酒下棋唱曲漸染漸
溺精神必散漫而不可收拾善乎東坡之言曰吾平生
無快意惟文字意之所到筆力曲折無不如意世間樂
事無踰此者人徒知東坡之文字雄偉卓犖則以為賦
才實然抑孰知其一段真精神所注事

通適齋鑑賞集

卷之一

三

今之脩辭者猶之都下庖人乎課有課料策有策料摘段
頡句割裂分門臨題改頭換面補湊成篇質以題中本
指索然不相聯貫余嘗觀於都下庖人凡鶩鴨雞豕純
用料物炮炙下七辛醢撲鼻無復本然之味吾安得會
心之士而與之盡洗時料哉

布衣沈文昭學問博洽而放言自喪時人目為沈落魄或
問云今居大位享大福者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是貧
賤無福何也文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此等議論
却高

汲長孺與大將軍抗禮長揖丞相面黃九卿矯矯風力不
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繇所抑何哉蓋周陽繇亡賴小人
其在二千石肆為驕暴凌轢同事汲黯蓋遠之非畏之
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
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繇輩
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為厚德何苦與較而自取辱哉觀
長孺勝屠蓋亦知所處矣

國朝董大參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
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糲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
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嫌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供醺成

通適齋鑑賞集

卷之一

五

偽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與善人居則日薰陶於善而不自
知芷漸之滌蕪人不服故與不善人居則日漸染於不

善而不自知善不善之分途可畏哉少之時識見未定
一比於匪人其損有不可勝道者故為父兄而不為子
弟擇交是賊子弟者也為子弟而不慎交是自賊者也
忘氣之士多露鋒穎然馴而養之可歸於恬若俗氣一入
胸中則墜坑落壑無復擺脫之日黃山谷云諸病皆可

醫惟俗不可醫信然乎吾輩寧親意氣之士不可近俗氣之士

君子之交淡如水故可以耐久如徒以聲勢相引重以樽酒相盤桓以甘言相諛悅此但面交初雖甚濃久之必無趣味故必志同道合而後能爲耐久之交

交遊不可不慎須擇忠厚老成端方正直之士與之朝夕庶可薰陶德性如鼓唇掉舌博奕號飲使刻陰險喜訟奸爭之徒切不可近此輩反覆無常變態百出不惟敗壞德性勢利在則烏合以爲知己勢利不在多有操戈

通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三

內向下井落石者吾觀世家之子以交遊非類而至於辱身喪家者多矣可不戒哉

親戚故舊情意恒欲相通或遠來相問雖匆冗不可不見豐約適情般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喜慶舉賀亦禮所時有往復酬答之禮不可一毫少闕雅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陳汝同號古菴爲國子祭酒致仕與翰林修撰梁繼同里居一日裡有病語其家人曰朋遊中惟鄰居同年陳古菴心地好且有家法子女可託也及禮病篤先生往視

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古菴泣諾及禮卒凡子女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經理之始終如一夫友道彫喪久矣如古菴者豈可多得哉

謝上蔡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了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古人以義命自安如此

張永嘉當國時一教諭復除入辭例用手本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至忘之

通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三

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相君知厚也持白大眾宰駱格轉郡通判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高相新鄭署銓部當計吏某典史爲故知方對簿諸長吏咸在高見某典史注老病曰甚矍健呼之上典史聞高相呼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聞聲曰即此見是老病相無以語遂去典史當事者不能以意爲用舍如此得非命耶

葛稚川云再到鄉園男女皆更換惟綠水青山不減舊耳蘇東坡云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

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應爾獨山中
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諷咏二言便儻然
園林之想

古人就寢輒與冠履作別人生如朝露世間種種名利官
爵如幻影浮漚何關心身許司徒詔曰官朝廷物也來
若披衣去若解帶豈吾交體若乎故曰是亦不可以已
人但翹首望前面人不會回首觀後面人前面人家世華
肥祿爵烜赫徒覲慕之何益試回首觀後面人昔日與
我同儕多有鵲結而不能自存白首螢窓而不能寸登

通志齋集

卷之一

七

者吾獨得以自立不亦當自止足乎夫君子所性大行
不加窮居不損然幾何人哉有能當境轉念知自止足
者吾亦以為義命中人

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
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竟不
能守花卉蕪穢怪石名品悉為洛城有力者得之夫時
運通遷滄桑迭變而欲留所不可知於身後平泉如而
之淚不亦痴人乎哉然衛公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
萬雖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然後用之修汰

如此將奚以傳家乎崖州之行幾不免於其身安能施
及子孫

人生所歷仕宦如飲食然飲食雖有精麤美惡總之不過
一飽仕宦雖有崇卑顯晦總之不過得行其志故食取
充腹珍錯膏粱可菜羹糲飲亦可不必有心揀擇仕欲
行道崇階峻秩可卑官散地亦可不必妄生忻厭

徐汝輝湖州一富民也杭城戒壇燈詔浙江布按兩司重
建所費不貲因召汝輝等勸募汝輝入見請問幾何方
伯曰非萬金不可汝輝曰願身自任之憲長曰何易之

通志齋集

卷之一

七

得無強耶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身後必他
人取之何如佐成勝事兩司皆嘆服已汝輝以十木匣
裝萬金詣獻憲長及同僚特設席宴于後堂復以綵帳
送之歸此亦一達人乎豈不賢于我冠博帶當鐘鳴漏
盡之年尺攘寸取為子孫作馬牛而徒益其過者耶
順風為帆瞬息千里不過盡程而止若夫狂風巨浪咫尺
難前然固其柁楫慎其繫泊俟風恬浪靜而後發舟亦
可以至彼岸故時有利鈍境有順逆遇有遲速君子只
當盡我聽天若視人不勝其歎羨自視不勝其憤懣因

而乘機關捷行險微倖是駕一葉之扁舟而輕試於狂風巨浪鮮不覆矣

忠宣劉公大夏解館當留自請吏投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職方司郎中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卒稱名臣天下至以其存亡爲重輕則欲自堅者矣必重內而輕外乎

古之學者爲己仕則爲人今之學者爲人仕則爲己

浦江鄭氏子孫數世同居稱義門焉屬前列十櫃以五櫃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一

五

貯經史訓家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表孝友堂一扁乃

建文君御書賜之及

成祖靖難兵入有告以建文君匿其家者上遣使廉之使

者未至三日前扁以久索腐墜地因微之使者至莫可

踪跡及發數櫃惟經史亦不盡發回奏上乃斬誣者

鄭氏得免清江教英論曰則鄭氏之門皆鬼矣於以見

孝友之家神實陰騭之如此也

三年通喪

高皇帝極重此制時天造草昧創基宋濂章溢當國聽其

終喪未嘗奪情永樂以後始有奪情不丁憂者或有於制中取用者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子道既虧臣節安保羅一峰扶植綱常一疏真狂瀾砥柱哉

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不善惡星厲鬼予亦曰一念樂道人之善景星慶雲一念樂道人不善惡星厲鬼簡較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以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嘗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入美事曾於廣坐被人訕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一

三

張叟謂居家之法惟忍吾以爲居鄉之法亦惟忍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忍則可以省氣可以省事可以省費可以省怨如不勝一時之忿遽而興訟有勾攝之苦有浪費之苦有羈候之苦有廢業之苦有淹延之苦及其兩造而質之勢在我則有司多以武斷疑我勢不在我則有司得以輟管制我無論不勝即幸而勝所損固已多矣故曰退一步是安樂法

楊瞻嘗謂見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即之子孫者不可不培此有道之言宜其有褒穀公也

精神意氣不患不發舒特患不翕聚翕聚久則發舒弘常
發舒則元氣洩故養辦於訥藏智於拙歛華於樸此養
德養身之要務也

邇來博簏之戲率以金注大都貪心所使斬於勝人然勝
者什一敗者什九不旋踵而覆家至於妻孥流析展轉
溝壑不亦爲天地間一大棄人乎生人自有本業耳不
可聞此等之言目不可睹此等之事居嘗不可交遊此
等之人

人之指視可畏也輕薄之子視揚而趾高則人從旁而指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一

卷之一

三

之曰我識其人必其驟有儋石之資者也不然必其以
末學驕人者也又不然必其席父兄之勢爲豪舉者也
里評巷議憐於三木之加不亦大可畏乎故良賈淡藏
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最壞心術者莫如權子母之家最傷陰德者亦莫如權子
母之家利人之良田美宅陰謀秘計餌其子弟稱貸使
父兄不得聞知先年而包子再年而易券子上加子不
數年子倍其母盡席其良田美宅而有之致償負之家
父母妻子號天叫地或至引決自裁此夫不弋矛而

人者也天網不漏冥冥之中能無鬼責乎

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昔司馬長卿宿有消渴疾
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竟莫能自抑至於殞身夫衽席之
上有戈鋌自古英雄豪傑以此斷送一生者多矣試轉
念及此能無不寒而栗

近世管室多極其高大夫室以爲居譬之衣然當與體相
稱衣太寬濶則寒風襲之反弗適於體數傳而後圯則
難脩棄則難售是木妖也李文靖治第廳事前僅容旋
馬有見哉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一

三

士方窮時寧啗食鵲結不可輕食人之食輕受人之餽蓋
餽食其食受其餽彼或有急即當分憂共患常布之力
衆何將殉之力有所不能及不者人必不能無缺望於
我亦不亦進退兩難乎故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取諸人

士而操觚猶農而服耜服耜而逢年農之嘗也士而遇合
亦士之嘗也若一遇合途志得意兩握首擺足無人於
五步之內此亦一輕薄子耳終身之所就不問可知昔
孟郊落第詩云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第後詩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盡雒陽花識者以此驗邪
非遠器故論人者先器識而後文藝

士大夫家席父兄之蔭廬足以蔽風雨田足以備餽粥雖
貧亦不至凍餒明矣倘能恂雅飭塞耳不聞外事儘
足優游度日如曠蕩不簡專理外事不但有玷家聲勢
必至於叢怨招辱是佛家所謂顛倒相也

藉父兄之勢爲美官已爲不幸况藉父兄之勢以踐鞅間
里乎輕薄子弟不知世間大道理只謂縉紳體面恃勢
橫行有司者知而不敢問然天眼恢恢安知無強項之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一

三

吏按三凡而置之辟者乎破家裂門可懼也是故君子
懷刑

少年駘蕩之性爭以馳馬相先夫褰衣揚策已非有道氣
象逢尊長而不下馬多至抬尤况馳驅於康衢或蹴踏
而傷人紆旋於曲徑或蹶跌而折肱禍患伏於忽可不
懼哉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奈何以其身自履
危機耶

張允慎金陵人以寫梅遊于蘇湖性喜脩飾雖行裝必器
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麓出銀

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者所窺夜浹盜殺允懷
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眎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嗟乎
慢藏誨盜嗟咄子可以鑒矣

吾嘗觀於釣惟恐魚之不餌吾嘗觀於弋惟恐鳥之不下
已而悔曰殺機動矣天地大德曰生凡肖翹蠕動皆有
關天地生命殺機一動卽傷天地之和故當養生機以
杜殺機

尚書彭公澤號幸菴蘭州人平生銳志功名蜀郾賊作亂
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臥夢中寐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一

五

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寔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
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竹夫人蹙然曰公
往年殺賊無辜之民多有枉死鋒鏑者公無血胤或者
天譴之耶胡爲夢寐尚不忘戰耶公亦蹙然與夫人相
對泣下夫兵凶器崑崗一炷玉石俱焚登壇秉鉞者每
侈談封侯而不知積骸流血之慘上千天和曹翰之子
孫所以不能世也余誦詩至一將功成萬骨枯不覺爲
之藍然

天順初年于忠肅公諫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

之詞鞠之忠肅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名金符藏在內府
外廷不得預謀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社稷煅煉成獄
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淫風咨訪邑中
長者長者曰曾伏睹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
刑剗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縣尹悚然流汗事遂寢繇斯以談欲經世務須博古通
今況本朝 令甲尤當奉為著龜漢人以練達朝章通
達國體為賢良有以哉

裕邸有李妃之喪禮部為具喪儀上請中有薨逝二字

適適齋鑑錄

卷之一

三

世廟不憚曰我見親王俱稱病故此云薨逝何也禮部尚書

亟召祠部某奏對郎屬草言今在外親王邸中來奏郎
者則曰某王病故比賜卹輟朝則曰某王薨逝是稱病
故者臣子陳乞之詞其稱薨逝者朝廷褒卹之語疏上
俞旨以是得無改薨逝二字蓋典故素嚴權衡素定故
卒然臨之而不驚故當官應變須有學問有根據
人生不可無田有則衣租食稅操縱自如故福字從田及
勢關運收子孫或苦於賦役煩重減糧求售或水刷沙
壓虛糧懸戶向之有田徒為累耳故人但知福之從田

而不知累之亦從田也

人之口腹無厭當其富盛之時窮極暴殄一遇破敗求菽
藿充饑而不可得唐東維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不
爾便嫌煙氣及亂離饑饉市脫粟飯食之不管八珍人
生何嘗幸而處富貴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精粗美
惡無有選擇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

世間第一害事無如飲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以待人則
起爭生釁以為學則廢時失事以治家則招盜生奸以
臨民則損威失望以為政則顛倒錯亂酒之害事一至此

適適齋鑑錄

卷之一

三

此乎

儉與慳原是二種夫儉者廉於處已不占人便宜之謂今
之儉者急於聚斂入而不出廣市田宅以遺子孫至於
應酬交際草惡酸齏此特貪鄙慳吝之流耳何名為儉
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為儉者多矣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
然燭達旦杜祁公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矣
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
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

亦可爲戒

相國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貨一玉釵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一月俸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爲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御史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果及於禍夫一外郎耳一釵而七十萬不貲之災宜其及也

狄仁傑子景暉爲魏州司馬叅軍恣行暴橫人患之遂廢梁公生祠宋璟五子渾恕尚華衡俱以賊敗廣平之風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毛

遂衰後嗣之不類敗壞家聲至此可慨也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盜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先輩遺戒之嚴如此親近父祖之所以教子孫惟是覲覲科第既漸以顯名又漸以厚賞矣怪乎子孫多以不類敗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輟轍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忠獻公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席爲

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父正已貴忠獻公又作一路使者奉母携子之官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正統庚申憲副劉公仁宅時爲御史在京楊文定公溥以展墓竣還朝過華容便道問其子忠宣公大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麪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天

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躬操井臼以爲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蓋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跌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悲哉居官而奢侈無度勢必多取於細民多取不堪買怨敗嘗所必至也居家而奢侈無度勢必稱貸於鄉鄰稱貸難償蕩產辱先所必至也禮與其奢也寧儉蓋放之於左

流難爲力哉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則神清以之居官
居家奚至侈以減德乎故簡淡之學不可不潛心也
財天地之寶也多取多藏非徒人忌之造物亦忌之古人
所以致戒於樸滿夫

人生貨之豐嗇各有分量如器之受水盤盂有盤盂之量
缸甕有缸甕之量沼沚有沼沚之量江河有江河之量
而貪饕者流輒不自量欲以盤盂而效缸甕之受以沼
沚而效江河之注未有不傾覆故利與害同城我輩當
勘破義利關頭無爲無益之求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无

夫世家何謂也子姓能以學業世其家聲則曰世家其次
孝弟力田不替先人之緒則亦曰世家今膏粱之子鮮
衣怒馬凡婚嫁交際竿牘筐篋之儀爭以侈靡相矜曰
吾家世是然然不旋踵而傾覆無餘捉衿露肘幾至爲
溝中瘠不亦難以世乎故世家之後不可不攻苦茹淡
勉自砥礪以世其家

與其食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如儉而
全節侵奪以聚仇不如儉而寡怨縱肆以傷生不如儉
而養福有味哉季元衡崇儉之說乎以之蒞官居室人

以爲小家素然惟小家素所以能葆生平之素

富而好行其德亦所以積未來之福如乘人之急射以爲
利造物必不容昔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置產吝不
與直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
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稍悟
夫天道好還未有非義之積而子孫能長享者蘇之悟
亦有一隙微明不猶勝夫終身汨沒而不悟者哉

人生天地間話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
可穿盡食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罕

孫

人當貧賤憂戚時許多成就處及富貴得意時許多敗壞
處使富貴得意時皆如貧賤憂戚時之念念向上事事
刻厲何至墮落

設藏誨盜非謂藏之不固便能拾盜財如泉然當流通灌
輸若囊括厚積謾然以藏爲主必犯造物所忌終有爭
奪之患蓋衷多所以益寡人不自衷造物者必陰衷之
矣

蒙養聖功之本凡子弟當於其年初時教之禮法使知長

幼尊卑之分人家父母多是舐犢之愛或稚子與鄰子嬉鬪則遂發怒於其鄰或稚子戲侮尊長不惟不呵禁且談笑以爲是兒儼儼卒之習成驕傲以少凌長以卑凌尊始懊悔而無及也何如教之於幼爲易易乎

人家子弟須教以節儉方可長久昔王文正公歸殯必召諸子使席地聚食廼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至驕矣不可不使知淡薄之味及陪祠東封有子隨行家信至見所寄衣帶以紅帶爲之怒曰我在汝已好華我死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易之前輩家法真

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三

可景仰

吾讀蘇東坡詩世人生子愛聰明我爲聰明悞一生但願子孫愚且蠢無苗無害到公卿斯言也其在東坡西廬遐荒瘴地之日乎夫以東坡之才倘自韜晦何至自悞一生故子孫非必愚且蠢也聰明而不自炫其聰明斯爲天下之大聰明乎夫無咎無譽則無苗無害

古人之辭表裏如一若面是背非口是心非是滿腹戈矛譁之凶人

維陽布衣申屠敦有漢鼎一得於長安漢川下雲錦糾錯

文采爛如西憐督生見而悅焉呼工象鑄淬以奇藥穴地藏三年土藥交蝕銅質已化與敦所有畧類持獻貴人貴人實玩出以示饗賓敦偶在坐心知簪生物也乃曰敦亦有鼎其形酷肖權貴人請觀良久曰非真也中貴次第咸曰非真敦不平辯論不已衆共折辱敦歸歎曰今而後知勢之足以變易是非也嗚呼柳下惠不以廣鼎狗督公之請申屠敦顧以真鼎銜簪生之獻比遭折辱始歸而嘆勢之變是非也則何如惠之蚤自愛其鼎哉

適齋鑑錄集

卷之一

三

尤西川曰未悉人言而輒伸已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却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否處筆疇曰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發喙則爲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

冷澹家風必爲有道之士裝飾門面必是務外之人世間最難得者兄弟然至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遇諸塗而引避闕于牆而角訟終其身而怨不可解者禍之所繇生多起於婦人枕席之言有刀有矛實傷手足乖氣致異是將亡之家必有妖孽也

無二天義也栢舟自誓蓋稟乎守義者及觀禮喪服
傳夫死妻稨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蓋義
重天經禮順人情與其居孀食貧而母子俱餓死也則
不如爲故夫之宗祀計而從權適人俾孤子不至流離
失所乎子思之母嫁於衛也明道之婦嬪於王也范文
正公之母適於朱也雖不能守義然於禮猶可恕也余
令文江時凡訟服婦廉果妻稨子幼貧不能存者聽自
便

譜妾何也以義起也昔晉莊之成風也文之麻也襄之歸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一

也成之如也妾也舉以子故書薨書葬書夫人妾有承
宗之子苟微一命竝沐綸恩吾奚其不譜禮稱妾有子
耐於祖姑之廟廟可耐獨譜乎哉
鳥遡風魚汧流逆也形家山欲廻水欲轉逆也易亦逆數
陽本居上陰本居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下坤
上外坎內離謂之既濟陰陽不測之機神矣哉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一成

陳先生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二
明惠安陳玉輝連卿父著

士章	孫忠	志泗	津
龍垣	孫惠	志瀚	學范
男龍塢全較孫	孫美	孫翹	宗學
龍巖	孫郁	孫會	宗學
龍錫	孫思	孫念	宗學
	志清	志清	宗學

序

送駕司大夫張二懷叅知四川備兵威茂亭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二

國家稽古建官畫之州郡監以備兵使者飭戎行弭奸萌
煌煌載在簡書至若均縣役峙機輟則以屬叅藩十數年
來諸曹即積資浸久麟次序遷間以叅知兼備兵則又于
戎賦并肩爲一責蓋甚閭鉅哉然或介在內地疆宇繡錯
靈輿之所震疊指臂相承鉅穀勾稽自有主者歲一會其
成數其以春秋耀武建而不旆橐而不馳委蛇雅化亦足
勝任惟是一乘邊徼則抱鼓之虞若在宇下封域殊勢詭
俗殊宜呢塞要害殊地相機而利導之以均徭役以峙機
輟以飭戎行以弭奸萌此非沈沈練習達當世之務者必

不能幾蜀故大藩而威茂爲西南重鎮最難其人大夫擅
自駕司以叅藩備兵威茂則主爵者之慎簡乎威茂古冉
驪國介成都西南夷漢雜處其在前代則羌蠻所隔絕吐
蕃所窺伺則輕驚悍賦亂易生國家威德豈洽諸羌附爲
屬夷依憑崖谷伐山而營焚草而播土田圖版齒於編戶
夫咸池九韶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刀
耕火種之夷譬之犬羊沿俗已舊有如惘疑虛喝苛繩以
周索如齊民然彼必有所不堪階之爲累豈可勝道故憲
臣載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十

二

璽書以出其名曰撫郡邑歲發金錢以供軍實材官武士
虛冒十三腹削十四數年以來旱澇爲虐農夫疾耕不足
以佐饒負稅之役偏低偏昂而以諱及寡夫孱子賄賂勞
人不一爲劑量將安所息肩爲難然詰戎練賦之法莫詳
於職方氏在周官職方主九畿之籍辨其人民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周知其要害而益以練士嚴戍選舉推擇諸法
蓋司馬之政職方舉其十九故爲職方者內而畿國外而
邊陲封域詮俗阨塞要害洞若燭照數計大夫沈湮練習
曩在職方四載留心世務蒿目而籌按籍而稽鬱積於胸

已久必慨然思所表堅縣駕司出而治兵威茂則故業也
浮岷江而臨汶山郭襄靖公經畧故處猶有存者蓋當襄
靖備兵時罷菁柴阻孤寨絕壁公爲刊蕪削巖遂成壯途
及以威茂攝松藩宣威布信吐蕃相戒不敢跳梁大夫而
毋忘襄靖之烈乎諸凡施爲緩急先後以衡所蒿目而籌
按籍而稽者予以叅酌襄靖之遺畧當必有中窾會于以
詰戎練賦奚難哉奚難哉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十

三

送邵三尹接泉擢大足縣少尹序

邵君仕文江五載能其官無何擢大足少尹亦既稱殊際矣陳子與諸君送之白沙則以觴邵君馬首將遂東乎君所愉快於生平者三諸君請所以夫寓縣星列至名邦指不數屈余少也寤寐文江鴻卿駿輔接武炳興及叨一命西遡瀟瀟東登太平北順流而下同江則見夫仁山之嶠嶠文水之漚瀾獨甲鄰封人以地傑不亦稱最勝與邵君左辟幸佐政名邦簿以計簿爲職計而當則其能計而不當則其辜承檄而司運舳舻數十艘蔽江而下狂濤之難

適適齋集

卷之十二

四

涸燥濕之不時不亦虞虞如淵臨與邵君左辟幸司運竣事者四造化蒼茫倏而炎蒸倏而滂沱倏而星輝倏而霜零夫仕亦如之當一輒則百喜不足以曠當絲類則前瑜不足以償而况衆戎於茲世態遞遷安能盡符其應邵君左辟幸循資以有今擢諸君噴噴以爲邵君殊遇雖然夫邵君豈其專殊遇乎哉名邦地廣事劇地廣則各心難齊事劇則輟結易起而君處之如素習然談者謂古俗厚事同民淳自令長無不父母事之奉約束惟謹然非君之風中窳會何以慨慨乃遊而無難邑南允之役最難莫如徵

吏悉易買怨緩易啓玩其三老不閑於御蟠結盤食其中

至不足以樂始旁皇四貸以爲父老憂邵君調劑緩急之間民未有不早輸者于以御三老斤守於令無復敢蟠結蠶食故司運四而不一貸是夙定之籌也縣當舟車之輳使節旁午無日不扶服而候江干而君不以執掌稽時慎以守官而敏足周之竟四載初終如一而部而院而司而道旌能之檄蓋十而又一夫是以有斯擢豈其專殊遇乎哉邵君遜謝請所以佐大足夫余知文江僅習文江之政烏乎越俎而以意億之然一懽而知一饒大足文江等乎適適齋集

卷之十二

五

大匠有以感斤楊故繩可得料矣難大足邵君又遜謝諸君慨然曰旨哉乎規頌之義備矣遂觴而別

送卓尉南歸序

辛丑之冬予受事文江與卓君習也而善壬寅君以三載考績計當道旌能者五無何雷州倉宰之命下遂決策掛冠余竊不解也夫今之自奮於刀筆者童而習之壯而售之自首長安苦其心於不可必致僂而獲致唵嚙之景日暮途窮不受席遂以不能其職歸君盛年服官力故自挺王貞心質行上信下孚縣尉而遷倉令雖官不酬能猶得以一方自豎循資而擢稍須之可歲月俟而奚遽掛冠爲則又得無以執契於釜鼓徒筋力若此之銖銖也視倉令

通適齋鑑集

卷之十一

六

若難夫倉令雖難不猶愈於爲尉時文江舳舳之衝符檄月不日虛尉以奔馳爲職十九在嚴霜烈燄中風塵撲曉將車何役之夫一或不給則譴訶立至君雖劇瘁而神閒氣定應之若風誠然故事途迎在一彼一此之交從者醴醕之有所缺乏則以責黨保民實騷擾誰其力卻之惟君捕以詰奸捕卒實惟奸之謀不捕奸而捕良夢蔓連逮枯萃盈并民將安所寧處謹其嚴禁之惟君金灘物力視藝肯甚訓課額實惟國需無敢泄泄貽戾矣至取盈而攢攔強以要之於市誰其調劑之惟君南兌之役管徵運費倘

分毫而昂之至百十必增解而交納悍卒猾胥蟠結蠶食於其中一或漏逸皇皇於稱貸而權子母者數齒而誅誅之民民將奚堪誰其收之均平而納之竣期惟君以故服官四年閩邑之薦紳萌隸無不抵掌稱賢曾冢宰鄒司諫海內人望所揚權不輕許可至君則推引不置謂數十年以來僅見卓尉其恂恂卓行素所取信也倉宰雖卑秩平以貞心質行應之無施而不可而奚以掛冠爲卓君遜謝曰不肖辱在字下自惟所以典文江狀雖才不逮不敢自棄微天幸以有今擢犬馬之齒長矣安能以蝸角之名日

通適齋鑑集

卷之十一

七

逐畏途歸休哉歲時上先人之丘壠展掃松楸課僮而畊與田父野叟訂鷗鷺之盟晨宵進諸兒而策以前脩不肖之業其在采菽之章矣嗟乎君從遊龍江先生默契心傳故恬然於靜躁之境濃淡之味知止知足處纓紱而有箕谷諸君之思誠飄飄乎達觀哉余亦幾有大悟焉它日杖策詢君於紫帽之顛相與浮白驩呼拍手而觀潮君其掃片石以待

送北都蕭昭字歸文江序

余自令文江則已習公軒輿勁特不涸世波及在長安於是公貳秋官即矣居舍距數武餘風朗月之夜恒相還往鼓掌談世務不自知膝促於席余間問所以詳刑狀曰側成難哉棘則失情緩則滯獄淡則傳致縱則網漏旁撓則散法毋棘毋緩毋淡毋縱毋旁撓營嘉肺之隱而叅亭之敢不殫心奉三刃以終始蓋治事甫期多所平允聲奕奕即署間亡何以中于憾者將趣裝而南余遂視私爲鬱邑惋嘆公呼童引觴酣暢劇談不殊曩者餘風朗月之夜恒

通適齋鑑集

卷之二

八

相還往鼓掌談世務時或謂當夏趣裝得無憚暑公笑曰此中不躁便覺清涼淡言淵致令人解頤夫能曜其大訓信龍蛇何不可也雖然世塗自險輿論自清公左遷則憾者中之之辜要以軒輿勁特不涸世波及則隨地咸足砥堅夫內外崇抑奚較哉奚較哉公歸乎歸幸強出

送高少尹任廣南叅軍序

余少居東海之濱耕讀稍閒嘗從田父談里中疾苦所最踴躍而號呼者莫憐于戎之貽害戎之貽害何大司馬清勾之令何歲茂有解則累數歲而不能幾途者未還逃者業已抵家國家何嘗得一爰一鏃之用而宿胥營爲利窟較暗之腴涼以昂低其手不寧是名籍存者被其魚肉其無名籍駕以亡匿株蔓而腹削之彼民何辜多至傾產鬻子無不搔手相戒有身之爲患余蓋傷之而未有以焚也及知文江首誅戎行則碑中所臚列甚晰問誰倡之太平

通適齋鑑集

卷之二

九

鄒南阜先生問誰成之蘭谿徐石樓先生是屢是鎬民以離於湯火其萬祀之伐與亡何而高君至正以戎爲職者高君之先爲金漳與余里同而傾蓋莫逆於臭味又同間所抵掌論戎則津津大有當予心也不肖家世起自行間于里中疾苦耳而目之尤悉夫清戎不清其源而徒清其流奚益試按碑而覈之何存何絕較然可睹則戎之籍清垂之石無繇移易名氏無繇滅增字畫則戎之弊清先是宿胥等故例而厚誅於民茲咸束手不得奮如刀之管則戎之蠹清計與休息何東濕之爲愉快也不肖請獨清其

源蓋以之四載而持平不苛胥以肅霜民以薰風其號號
不盡露之材間以試於司版而版清司漕而漕清上官嘉
之曰能檄而勞之者數乙巳之冬擢廣南叅軍高君以請
陳子曰夫叅軍以戎爲職者也理戎有要在清其源君家
世恬淡故措之服官茹冰咀蘗冬不能亢絮夏不能亢幕
竟四載而橐可委於地源蓋有所自毋論文江毋論廣南
何所遇而不可雖然民之苦於戎者環宇內而十有九吾
以採諸謠俗勾一軍禍百口誠哉方言在在有之夫又籍
具在可考而知而倡之者有幾成之者有幾要以行之文
適適齋鑑集卷之十一

通適齋鑑集卷之十一

十

江奚獨不可行之宇內余昔嘗傷之而未有以策今幸而
得所以策也它日歸耕螺陽之下將述以告吾閩之當事
者

送林玉屏任淮南經歷序

邑有簿其職計儲百數十年以來簿是邑者不知幾更多
僣蹇不能自振中途而稅駕則咸以咎堪輿署之西賓介
崇墉其象湫鬱玉屏林君來簿是邑在甲辰之冬甫及三
載途擢淮南經歷夫地形猶昨何向之湫鬱而儵昌隆也
在人哉春日載陽驪駒在門二三僚友祖之白沙之潛觴
初行咸進而祝以君敬共勳事試之司南而南竣試之司
兌而兌竣稱縣敦崇率誦平噴于以措之經府奚難陳子
曰善哉然未既也觴再行咸更端而祝以君曉暢辯慧投
通適齋鑑集卷之十一

十一

之兼局以飭舟車以夷疆塗以覈吏胥以庀亭署以崇垣
濶計之甚督百應而不絀于以措之經府奚難陳子曰善
哉然而未既也諸君不見夫任而趨者乎斯于百里則百
里斯于千里則千里而多不免於顛蹶毋亦是舍津梁而
曲徑夫曲徑則多欹側欹側則難受履丈夫業已膺爵竭
歷奔馳豈其敢弛於負擔而或者懷心之爲累有所譁張
而不能闕有所直飾而不能恂有所封圉而不能恢縱治
辦之才沾沾自喜而滿地荆棘將奚以遊於不關之途若
佐邑三載異而善下其以調二三僚友鰲鋒穎撒形骸披

本真蓋無一言一事不從中涸流露可與二三僚友相印
證者施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濕誠心直道豚魚
可格而又兼之以曉暢辯慧敬共勤事何所向而不效于
以措之經府誠無難無難乎君行矣淮陰佳山水自公之
暇登鉢池泛射陽吊英雄之故墟襄芳景於良辰將又有
同心之友嚶鳴共和其猶追憶及文江共事之雅乎哉二
三僚友遂趣觴觴醉而別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二

三

送徐岐陽任商河尹序

徐君毗文江學政三載考績無何擢山東商河尹車馬將
有行色或問曰先生昔課士今蒞民昔俎豆絃歌今案牘
期會羶淡殊味閒劇殊務佚瘁殊境先生固良師將復爲
良吏乎陳生曰吾聞之泰豆有所以感轡筴故迴旋進退
無不曲中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
又奚論乎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夫趙曠者不爲羶淡喪真
閔鉅者不爲閒劇擾神沈毅者不爲佚瘁異趨試之課士
可試之蒞民可試之俎豆絃歌可試之案牘期會可總乎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二

三

道之所一運於璇樞隨地而合符余嘗釋止脩大旨大都
真儒學問以闇淡爲宗稍落知見卽失吾嘗繞着聲色便
非吾體故惺惺於尸居淵默如臨如履如見如承根淡寧
極一切世之毀譽悲愉愛憎情欲任其適來適往而不以
碍吾靜定之天故能於世道踔有擔當而左投右投若注
於不涸之原君從事止脩密証此道于以視文江之學政
不言躬行諸人士亦旣彬彬願化一旦而銅章墨綬雖遜
於膠序之雍容乎以君靜定之養製錦其邦視羶若淡處
若閒任瘁若佚升其堂如擁廣文之比享其奉如御首

荷之盤臨其吏民如揖青衿之士經術以經世務文章以黃吏治四封而內將臥治爲愉快乎哉昔

高皇帝重於儲吏薪爓之英多繇成均練習國家大體或出而振鐸學宮然後授以專城之寄吏治烝烝盛焉蓋閱歷則識恢局冷則性忍務簡則神暇用以因應耦變刺繁裁劇始亦遊而有餘地以君材誦弘廓三載優游於絃歌俎豆之間神益暇性益忍識益恢蒿目當世之務于凡田賦戶口徭役刑獄風謠俗尚禮樂教化朝且夕於君之石畫必有拊衷揜堅而欲有所用其未足師而良則吏而良課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二

古

士蒞民豈兩耶夫鄒魯於文學其天性順風而呼易與興理千餘年來既塵興史雲之歌坐榻留齊州之澤杯水錢趙公之清絕橋挽子固之轍是皆濟南所稱良吏垂芳遑乘余誠私心嚮之將以是附於贈軒之誼

送鄭萃海遊海豐序

萃海嘗自敘江湖北至三山南至清源觀止矣茲將客粵平海豐東控義安西通郡治南臨大海北連大莖而展長興昔文信國用武之地麗江故績猶可憑吊築偃月城以萬曆癸未途稱雄邑羅浮密邇海豐璇房洞宮四百三十二君在焉石樓二可登望海龍惹竹巨可七八圍飛雲峰側爲梅花村則趙師雄遇仙媛處也扣酒家共飲事甚奇萃海有勝情能杖策往遊否余隣有一人生平足不出戶偶一日遊楓亭歸談所歷山川及塔斗南市之勝竟日不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二

古

休萃海行乎它日歸當與余爲一二日談矣

送曾子賓嶺南序

余平昔剛腸不能隨俗俛仰然至悉知交片臆畢呈悲欣與通計二十年來知交亡險令先子每過其廬輒爲愴神至徘徊不能去則今日于子賓拳拳可慨已憶曩歲講藝時子賓從吾遊儻蕙爽豁菁英斐亙浸嶽嶽諸生間舍鉛槧而歿鈴則以有激故鷹揚之會挽疆破的射覆風生鴈行思皇之士待命司馬門于龍驤虎變奚難旅邸之突未黔忽將長鋏而南數奇耶抑遲速詘信有時耶苗山之鋌方出型而遽擊刺多不免齧缺卷鉅彌淬彌礪則水斷龍遁適齋鑑鬚集卷之二

舟陸剽兇甲造物者虞子之方出型而將淬礪于乎司馬法不云精誠在乎神明大丈夫獨抱此志精誠震盪可使髮指冠可使羽浚石可使虹橫天日退舍聞雞聲而起舞撫龍劍以彈冠請纓犁庭之業豈異人任長鋏歸來乎崑精而淬礪之弓如霹靂馬如閃電促筆伸談如飛濤一駕奮發其所爲雄迴稱夫哉余談及君家被覆狀不覺累歎太息至漸以請纓犁庭之業則又忼慨激烈腸幾嘔二十年來知交不得不爾子其將若何以副吾思日回月周焉順三載于其間之乎寸陰重於尺璧

送楊父母入覲序

歲壬子楊侯三載政成奏記兩臺臺使者將列最績於朝是冬上計戒車徒行有日矣諸父老圃所以祝駕過而授辭陳子蓋聞殊政之徵禾同穎蠶四熟不鞭箠而蚤輸稅釋晝繫而爭償通錦城之彥埒美齊魯伏氏之學蜚英北州母亦逢時遘會故治績多所踴絕吾惠僻在海東強半沈片祝融爲政四封恒有菜色自侯下車雨暘時若岬岬之麓馮鹵之區無不疑嶷豐楙而稅當征輸之候山陬海澨輻輳獻程母或逋賦以爲司會憂蓮華突兀鬱爲人文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二

科名後先相望應書之士至滿公車此非藉侯倜儻必不能幾夫睹三湘七澤之淵渤者必本於崑崙星宿吾儕敢不知德陳子曰然諸父老但曙其徵未曙其德侯挺道學之邦溫仁醇愷根於天性其以膺煩劇順則因之逆則忍之卽甚不容忍則穆然以思曠然若有所待久之渙然解道然與人相親獄多賸賸兩造而質之寧徐母棘寧寬母濟雖屏夫甚短於口咸得畢輸其情荒村僻落避里役如避惡釋里役如釋重負其巧以相擠未嘗不進諸庭而宛譬之寧令居閒寧令亭平必不忍奮管輅署其役蓋嘗評

侯四年來冲襟坦度未嘗辭言志色未嘗輕遺又筆未嘗
誦嘉節之隱傳致一獄仁人長者有厚德必饗茲祉夫是
雖才以北楓溪以南咸沐浴於湛閣先王之制入有迷職
辟上共賦俊杰登庸慶必加焉今甲三十一章具在侯有
繳政其所藉以報天子在此行也諸父老驪然吾乃今知
侯之德歌采菽采菽

送學博曾微炫北上春官叙

曾君視礪陽學政三載化行子衿嚮風不佞與君友也而
昔日幸得假每良辰常相詣提戶促膝片膳畢輸或抵掌
談學或蒿目籌時艱未嘗不嘆嘆今曩碩儒處而鴻臚出
而駿發大都以神識勝夫剝落世味然後歷羶臙而不淄
丁震撼而不驚則鏡指歸然後導軌卻而勿遊膺閭鉅而
輟轉則奈何不澄神定識要哉蓋吾兩人者居恒相淬礪
若此亡何君將計偕過而辭不佞吾兩人之宿言在然未
易幾敢請玉輝曰夫局冷者可與葆清曠之真廣閱者可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二 五
與馳域外之觀昔胡安定振鐸蘇湖敦篤元本創經義治
事二齋一以居器局堅凝者一以居才諳幹辦者夫其局
冷其餘閒以廣闊故獲以備精於德義材術于時躋吳興
於梁棟即其徒詵詵足備揆衡之須君視學政端渠却贊
門如水橐如磬計三載偉八不辦買山而神情清暢蘊蘊
足以自甘冷飽足以自煖斜風吹帷濛雨注席足以浩歌
行樂旁觀世務田賦戶口之贏胸繇後訟獄之輕重風謠
俗尚之疵癥山陬海澨之欣感無一不注於睫而承於耳
拊衷撫掌寧無所欲奮其未足大都局冷則神清廣閱則

識恢于以劍落世味明鏡指歸此實造物者陰以鍊君於
素何言未易幾乎余曩知文江當舳艫之衝塵土滿襟神
情沮鑠間以吏事之暇造請司鐸學舍如舟瓦嘗浙浙下
一茗一藿楚楚清言曾懷若覺開滌耳目若覺閑廊七載
銅章受禪不淺微蓮華之靈獲締于君譬諸蘅芷毋亦臭
味其以爲益友其相與努力清時夫不澄神定識不能卓
詣閑施吾兩人者居嘗相淬礪故臨岐不覺娓娓君行乎
敢以附於贈軒

送學博林翠屏司教順昌序

古昔盛時學較制徧天下其所署學官屬鄉大夫有德行
道藝者爲之師故其教也以鄉三物隆慶時臣下建言州
縣學博所司第譬經校藝非有刑獄泉貨簿牘筭鑰不必
盡如有司例除轉止隸本省州縣便制曰可蓋亦州黨鄉
遂之遺乎雖然學博所司豈董董譬經校藝云乎哉勃率
聖宿之謂博通敎治體之謂博于以剖同異覈然否決疑
滯敎與學無非關切世務蓋嘗觀胡安定教授蘇湖既課
經義又創治事齋各綜一事復兼一事如邊防水利兵刑
錢穀靡不反覆參討閉戶造車康莊合轍故一出而顯聞
於時者史不絕書邇來明經大都經義重而論策輕浮辭
多而經濟渺試求之振鐸有勃率理宿通敎治體者乎夫
誰不謂屠龍之技有創治事齋課之邊防水利兵刑錢穀
者乎夫誰不謂塵飯土羹之戲要以假儻魁磊之英該稽
既閱韻致自趨獲時而駕則鄧州學博可以應求言之詔
據經引古抗陳時務卽不遇而栖遲一壺則步趨關洛之
渠獲爬搔床頭之紀乘雖學舍如舟塵坳滿襟而新貫壘
山管迢然於簷杆雪月之間余今廼得之翠屏林君君居

恒嘗學于百家子史星曆方輿邊圉河漕諸書靡不蒐涉
初特貌君廣衆中遶遶一儒生爾亡何眎余齋頭語至漏
下于時簾靜氣清萬宿累列君馮闌遠指其象占風某象
占雨某象占稔其象占禱某象占兵某象占火已又抵掌
縱談邊務禦虜如何禦倭如何車戰如何騎戰如何步戰
如何舟戰如何齒駸駸長矣與其繫馬堂階坐銷光陰於
苜蓿毋寧爲幕府軍諮借箸前籌猶得以尺寸自表豎乎
哉余始悉君生平非徒博物君子蓋廓落多奇節慨然欲
有所用其未足者今以秩滿移順昌諭順昌於三山爲上
適適齋鑑集 卷之十一 圭

游誼俗樸直尚氣自宋儒開明道學餘風猶存以君之德
行道藝爲之師董之以鄉三物參之以蘇湖之模範同聲
相應夫豈無倣儼魁磊之英聞風興起登七臺而清嘯猶
憶及在螺陽時與東海拙人爲竟夜之談乎哉君行矣一
二年後過君劔浦之濱再商當世之務當更有進處

送司訓湯太若先生司教信宜序

自陸萬來分鐸吾惠者歷歷可睹也至若風韻清遠嶢然
不落世縑溫文坦易望其芝宇知爲寬仁長者則亡喻王
蜀岡先生去今三十載而羣弟子殷殷繫思後蜀岡先生
分鐸吾惠則又有太若湯先生擅經術飭規程所與諸生
相劇切惟業精行成是務有介性脩脰餉問習嘗以爲故
然而衡量多所辭却升散剖析之暇杜門旁蒐而慷慨軒
朗壘壘奇杰之氣嘗抒發於詩歌斯亦五業之刑范振鷺
之司南乎蜀岡先生遭時遘會以直指薦入列六館出刺

適適齋鑑集 卷之十一

圭

刺州先生受知當道累署上考僉謂才優專城宜薦會直
指爪及將薦矣以請告不果時命有遇不遇也今秋典銓
者以先生從事久循資轉信宜司教夫經師易得人師難
求先生人師乎哉在吾惠則吾惠諸人士幸在信宜則信
宜諸人士幸矣嘗觀三代盛時庠序學較徧天下其所廣
厲學官竝屬鄉大夫有德行道藝者爲之師故其教也以
鄉三物蓋師授者不越乎其鄉其水土風氣有以相授其
嗜惡趨舍有以相通其比閭族黨孝友睦婣之行有以相
提相詒故其祝肖也提而其沁入也浚信宜在嶺西與嶺

東鉗壤誰俗敦樸士沈厚寡文 先生家學父子兄弟相
爲師友同嶺西所耳而目延頸舉踵而望者木受繩金就
礪其儼皐比而臨之也躬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表
擬諸子衿而諸子衿北面而事之也抑亦服習於道德仁
義絃歌俎豆之教以就相澡心滌行斯不亦登高之招見
益加遠乎哉蜀岡先生三山產也於吾惠亦其鄉故道易
尊儀易樹而名易彰夫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
龍生焉積德行道表藝成俗名實懋焉以先生閔抱夫豈
無遭時遊會受知顯庸之日結專城之綬余固知有待也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二 圭

與先生同時同家英資麗藻則有若陳初陽先生脩恬守
樸則有若陳振山先生此皆吾惠良師余與三君幸附縞
帶交時相過往先生車馬有行色初陽先生指日北征高
騫九萬則所恒衰光霽者獨振山先生在爾臨岐折柳不
覺愀然於聚散離合之際信宜佳山水足供公餘吟嘯登
高而賦能無有懷先生西矣

賀晉江陳父母初度序

晉閩劇邑也數年來不佞所獲擁鐔治狀最高亡險南海
李侯銖沙蒞晉批卻導窾剖決如流六牘風清封內澄霽
蓋年少脩材故功實休問遐邇四叱至今謳吟遙祝無涯
之祉又數年爲江夏陳侯則又不佞所獲擁鐔一瞻光霽
知爲年少脩材大都晉之難不在案牘汗牛而在狐鼠窟
穴不在寇盜鱗萃而在昨俗梗悍自侯下車戴星入出洞
利病於觀火甫及期所蒐剔者若而蠹所芟薙者若而猾
所剗割者若而盤錯所宜盪者若而膏澍絃更瑟調所部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二 圭

大治會仲冬侯當覽揆之展許君楨余甥也嚶嚶慕古曩
同筆研與黃仲晉均之舊交均侯所舉士屬不佞受簡夫
惠與晉錯壤惟晉政善惠惠霑餘潤要以保身保昨道實非
兩文惠君養生觸于解牛每至於族怵然躊躇以無厚入
有間故批大卻導大窾若然惻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於桑林經首侯果銳精敏若干莫新發於硎靡痾不援靡
宿不除庭無宿繫村無吠厓以固然爲良刀恢恢亦遊矣
難大輒可以保昨可以保身道一而已覽揆之晨士頌于
序農頌于嚳商賈頌于涂楚南之冥靈五百歲爲春秋表

地而志之侯非江漢起耶自下車即爲吾晉百年計如天之福乞靈太一願侯百年以壽國壽民鎮關之役舉應書之士七濟濟周楨設北面之席辟於桃李夏得其陰秋得其實耕手樹人仰副當宁寤寐夫誰非百年之伐于以壽國舉彌永于以壽民德彌茂西海環祝是謂大年以是膺無涯之祉殆基之矣仲冬建子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氣以升新道周四極故賀履長蓋兆侯也它日壽國壽民助庸寧有既乎黃生許生曰善賦南山有臺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二

美

賀惠齋曾先生初度序

用晦將北征趣裝戒徒過陳子有喜色不佞錄錄冷聽歷慈春秋高無騷鼂夕羞甘晚心甚念之嘗遲瞻三山棹願祝嚴慈無期之筭赴公車道經故里適大人春秋六十有六將以十月七日上攬揆之觴亦一時遵會哉幸甚大人即三山隱君子惠齋先生用晦與余善大人即余大人行也以涂里之脩邈不獲持羊酒上壽當一言爲酌者先夫斗杓指亥日月會於析木之津雲氣清晞水沍露凝有堅固歛肅之象君子則之於德爲貞先生少有介性篤學質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二

毛

行步趨一稟繩尺挈濂雒之學訓子即用晦應書後不以其故稍寬程督不遠數百里馳簡牒陽孺子具官當伏節官下惟忠惟孝無渝家脩乾有四德貞爲事幹先生之左呱在孟冬于德象之夫貞肇元者也余嘗褒用晦清光罔縈曠度汪汪千頃人飲其醇粲在春風中蓋於德爲元然介性所至視羶若染篝燈映月風骨稜稜于德之貞有酷肖者君子之壽以身永壽以子冬曰玄英亦曰安寧先生稟貞德鬚髮孺顏百歲始基何寧如之青英渤鬱浸而敷榮浸而蔣滋式穀似之表堅焯靡有涯此壽理也先生試

觀諸水乎湛湛涵渌居有用玄滿而後進盈而不概于以
浮天載地滋生雲雨涵凝甘泉亘元會而不變此皆貞象
願先生之年以之蓋十月良月也盛德在水故以水祝用
晦執是言以往先生試為我加數觥何如

賀嚴父母初度序

惠當穀擊之衝土故墉田半斤鹵重以祝融為虐閭里能
窳自雷川嚴侯蒞事華華問窮簷疾苦批卻導窳利興弊
釐甘澍霑濡麥秀權芒是歲也雖饑不害四民權若更生
無不哺且祝曰豐注脩醫侯賜有秋願我仁侯祉祉是遄
四月孟夏日月會於實沈正萬彙炳著之辰為君侯初度
學博陳君偕其僚湯君陳君以諸士在君侯化雨中嚮化
最先將進爵祝之百年過而屬余載筆夫陰陽互根和氣
周回不息萬物直乎東蒙乎南於南為夏陽敷陰實所以
適適齋鑑鬚集

脉蒼赤則曠世而同心蓋四十年于茲而兩君子之才品
政術相蜚映於螺陽若有待而然者余及記惠人之傾注
鍾公也暨于持斧齊秦秉鉞中州之日猶然北向搏顙遙
祝無涯之篳而况臂指相承庇在仁父慈母之宇下其懼
忻鼓舞豈可勝道日登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浸而至
於衡陽是謂禺中浸而至於昆吾是謂正中人臣功有五
品伐閔叅焉積也君侯之業累而積之衡陽昆吾不遠茲
于吾惠其登于扶桑朏明之景乎月令曰立夏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命太尉贊杰俊選賢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二 辛

此爵

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君侯初度值之祥光兆矣敢以祈

賀李慎菴二尹初度序

螺陽明府陳公以移司馬行當事者謂是億邑非若大郡
大觚可以斤斧理拊之如拊嬰然穠穠而喚煦之溝中庶
有起色誰以其治行高等者則南安少尹李公素有民譽
紀在直指薦剡中其令攝螺陽某公固辭不獲命始勉受
事戴星而出兢兢所以循職亭平不苛仁周於法部內頌
聲四播屬公覽揆之長諸父老咸祝公無期之筭過而授
簡陳子余猶憶曩知文江所知鄭景愚公博洽能文以數
奇應明經辟隨牒東新昌上官未有物色者楊少宰浣器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二 辛

指之薦剡則其受知當道旣愚公先之而強仕之年督
力方剛如太阿之初發於硃它日所表豎更未有涯諸父
老不見龍津之水乎是水也雖澹然無味然域以嶠山放
而之東海遇風爲湍遇石爲瀨如練如縠如鳴玉如噴雪
亘千古而不變余以此占公無期之筭也諸父老曰善請
酌龍津之水

賀見默李翁暨郭孺人偕壽序

曩余知文江竊慕戴白眉禮龍丘之義部中父老嘗歲時
延問最所悉眷惟憲老鉅典時見默翁年逾希里稱質行
長者首秩賓筵孫謝三固請方暉出余去文江數載翁康
彊如昔仲子登賢書屬自南官歸修業南雍以曩者一日
之知時嘗過訪於是翁與郭孺人春秋皆幾八十弧輓之
旦及矣請一言爲酌者先陳子曰余自里居間爲壽言然
頌述居多其指幾流於祝私誠厭之十九辭謝然在文江
賓禮禮翁而於仲子又夙知容辭也乎哉夫閭閻地望翁

家世則然毋庸頌述而上壽之辰醴齊在觴誠雍在俎四
方士大夫撰紀在堂則里中歲舉是嘗計而所以隆親當
更有光余請暢壽之旨夫壽之說爲酬里巷相存貽必有
酬而况分之膝下督以禮樂詩書繩以道德仁義其爲貽
也鉅矣賢而象之箕光于弓所以酬也翁以貲起諸子嶽
嶽負俊聲圖南之業仲已先鳴雖發軔殊將來伏節官下
則一當翁攝篆西華僅一州幕猷二重辟究狀爲請于會
文使者竟獲釋而他日然乎服官如服家竭蹶而圖宵晝
靡敢寧處而他日然乎種桃李者春席其陰夏饗其實四

明相君非珍然公所舉士耶當在要津必圖所爲翁地竟不以父所舉故私干而它日然乎食祿幾二十年計入覲三所著勤廉聲而它日然乎莫而縣車睦里敦族一切橫戾等於飄瓦庭課二三千循循嘗嘗母歷級母以利鈍欣感而它日然乎卽無論翁孺人家素溫茹淡若素兢兢庀家訓子宜其有今也夫人生昂藏六尺家修猶恐延壞家而壞之何以獻於天子之廷故肩閭任鉅必不可無識力其在鴈鳩之四章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始有以子酬迺有光矣昔家大人視余文江署中針一蔬筍一褐榻一布

通適齋鑑集

卷之二

書

僕視事幾至夜分津津色喜謂是兒能耐及將歸進而命之吉苦虛而無忘履畝余掣於旁議竟中輒毋亦識力不充何以酬家大人之命蓋至今猶有遺歉而行矣其以語昂翁韶華如駛猛相砥淬余將以觀爾它日之識力無如余錄錄虛度徒至今負歉也以此暢壽之指于以酬親親益豫是謂大年仲子唯唯敢不夙夜以祈此爵

壽郭朗山六十初度序

往玉輝知文江聞之鄒南阜先生吾儕頂天立地只靠此心心腸一淨肩頭自樹脚跟自定甯多君子吾所知朗山公可與幾此時不肖已心儀之已旅次都門傾蓋如平生歡私幸有以爲質公恬澹寡營遇事慷慨直前錄臺幕歷同丞刑部尙書郎介特澡潔諸所按法而行雖震以禍害不能撼撥擊時事前後章十數上熱腸幾嘔及余家居公亦拂衣歸杜門著述時或與諸名公徜徉山水間分韻賦詩今歲已未秋屬公初度龍田君與余有宿雅過而授辭

通適齋鑑集

卷之二

序

瞻族邱孤人但知范文正之後有忠宣而不知家司馬之後復有伯氏夫其稟襄靖公成規拓祀田飭祠宇脩家乘建義田義阡吾宗數十年來所未舉火若幾所未婚嫁若幾所未殯窆若幾無不爲之援居授餐俾有寧宇其餘潤以及閭閻百里頌義此以眎忠宣其庶乎請一言以爲酌者先玉輝唯唯忠宣之有以世豈董董麥舟之誼乎哉余嘗觀其表暨大畧與公相符忠宣置燈帷中耽讀夜分不輟公校讐嘗至漏下未曙披衣忠宣刻意名節難進易退公九載臺幕恬然自若林居掃軌絕置門外之雀可羅忠

宣奏牘引誼據經至君子小人之際反覆激切無所諱避公所上封事翼儲貳觸官府呵中涓峻峭正氣幾嬰逆鱗忠宣任隨庶務毫髮必親公一意營職如收緝如圍政盡蒐蠹穴規譬非井有條忠宣箋表詩歌皆溫文剴切暢達事情公所譔述不知幾千百卷言言鼓吹六籍有關風教蓋家學淵源本自襄靖公積於身則積積於家則積積於鄉則積積於當官則積是謂重積長久之道夫壽以歲計亦以世計故文正而有忠宣也然忠宣而又有正平也以公重積諸子姓秀發而文世集其緒永有譽於來茲何壽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二

三

如之世之談養生者大都處陰息影遊于無何有之鄉以公勞于身勞于家勞于鄉勞于當官得無疲精罄力是不然壽者受也忠孝廉節家學蓋有所受之人瘁而瘁人瘁而瘁解病獨其神迺舒方今疆場警棘募士而士不赴籌餽而餽不繼以公滿腔義憤使當一臂之用當有鳴劍抵掌神氣日益踴躍膂力日益強健者則奚必處陰息影迺言養生也公世愛國恩得無意乎龍田曰善以為酌者

賀陳望春先生七十初度序

子晉與余善自脈脈陽學政葺齋舍日與諸弟子講業其中刺經綴文標其指而為之司南至萍屬以忠孝廉節未嘗不正襟而莊述庭訓也不佞自束髮受書賴家大人之教以有今幸備位頻官不能修明教化帥先諸士謂忝所生何願與諸士共切劘之諸士私嘗相語吾儕小子雖未嘗握衣于翁之堂而於吾師獲緒所聞即躬聆謦欬不親於此齊人有事配林則有事於泰山請以岡陵為翁壽於是翁春秋七十矣以參伏桐拂之朔揆于初度諸士徵辭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二

三

于陳子以先酌者玉輝曰岡陵於易為艮諸君以岡陵祝余請以敦艮之吉祝乎夫始萬物終萬物莫盛乎艮並基二儀故能涵澤布氣矣吃峭削故能壁立千仞不讓纖塵故能積卑為高君子法之是為敦艮吉翁籍博士屢試錄闈嶽嶽有聲性至孝尊人久羸伏蓐晨夕侍湯餌衣不解帶焚香額天晚鉢不下七者經載何內行篤摯耶杜門却掃終日兀坐一室左圖右史流覽自娛冠蓋貴遊生平不通一刺然至振親知之懇懷慨傾囊毫無吝色里閭無不頌其高誼余嘗謂子晉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淡以翁

道力行必有家世源流之雅師友甄陶之功及稽忠諫養
齋先生爲翁王父及翁所以事王雲竹先生講學多所發
明則君家門戶所謂素族以素綵之質附近朱藍安得而
不速肖乎翁酷嗜養生家言夫養生之法莫善于艮艮止
也初九艮其趾止之初也聖人謂宜止其終曰利永貞上
九以德之健居止之終健健而歸積福光故曰敦艮之
吉以厚終也翁屏羶寡營端方質實有艮背之象子肖之
子之子又肖之其衰焯焯其道日益光明青肯子矜聲慕
氣接於數百里之外無不自奮下風天與多福亦翁之自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二

夫

壽藍母羅孺人七十序
夫在并珥趾不踰閭言不踰閭懿嫩不踰蘋藻錡釜余烏
乎知孺人哉余知孺人以仲子仲子賢行篤脩被服仁義
門多長者車轍余于役七載雖最交知自旅進不以其故
及私賢哉子以羞甘澹雖如翼如不遠千餘里貽牘海東
母氏春秋七十高備嘗艱辛敢微寵靈以祈此爵余謝未
遑不遠數千里貽牘都門申之以前言孝哉子樹有根水
有源觀其子其母可知也已讀羅匡湖先生所爲叙廼知
孺人之有以母憂之孺人足紀不難于爲仲子也母而難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二

夫

爲厚終乎諸君尊師以及其親所以事師良厚若夫厚其
身以共尊其親則忠孝廉節而師所莊述具在余願與諸
君交相淬厲于以較於岡陵之祝其爲祝也更大矣它日
將問道於三山翁幸有以詒我

不翅惟闕生白惟餘集祥孺人之有以毋宜其饗祉也
易言積善餘慶而發之于坤夫坤厚載物其道善積其象
則牝馬行地無疆無窮故久久故大余甚有味乎積之說
孺人之積於藍氏厚矣有餘不足之數造物實爲劑量故
雖厄于喪特瘁于撫孤而取贏于遐齡昌隆于後胤其慶
在今其餘在後以爲孺人壽雖然孺人之有以毋豈董慈
仁蓋甚詰哲夫文江有達者水田先生倡道仁文寰海翹
想其清光以爲景星卿雲以爲祥麟瑞鳳恨不生同世居
同里况同世同里安忍覲面而失之仲子委心師事步趨
適適齋鑑集卷之二
維謹誰令問業則孺人以之昔尹母以志養最子學士無
不稱賢孺人其庶乎仲子欲希蹤尹子其益懋進脩是謂
能子余以祈此爵

賀莊大母洪夫人百歲悅辰序

瑞有三齒登期願神明之用不衰人瑞也閭內雖庸州黨
以爲女宗子姓曾玄軒軒韶舉家瑞也潛維於後先光裕
之際以相夫子爲名藩岳以啓詒胤爲賢師帥國瑞也此
三瑞者其券合有以相關大都泰運方昌則閭閻之家必
有人望接武而興而閭閻之家將有人望接武而興則造
物者必先鍾之於女德積美而代有終而後美益以彰盛
益以傳其惟夫人乎夫閨闈之德在濡柔在專靜夫人之
歸方伯公也方伯公已登賢書而推布操作事二尊人孝

適適齋鑑集卷之二

罕

方伯公以不能事分宜于八載符丞不得調冷邸食貧而
夫人綦縞自苦之藩宜粵東是珠璣玳瑁火浣文犀南金
大貝之所輻輳也而夫人綦縞自若可謂濡柔專靜矣濡
柔專靜地象也生道也執生之道食地之德萃祉於躬垂
裕於孫子百歲而心目明懋動履清勝於人世千未有一
其在晉之六二乎晉離上坤下坤者母也明出地上德成
而光焰乎外故曰貞吉受介福於其王母方伯公觀察保
釐功在兩粵實維夫人相之承德公諸舅季皆有備才未
底於用而以發祥於二千石君一莞權關三守大郡而裁

節拊循與吐休息大畧與方伯公暨立相類蓋歷四朝而祖孫屏翰茂績管煙於兩粵三楚機山鉅鹿之間明出地上誰謂非夫人以坤道代終與二千石君閣抱鉅施將來勲猷名位接武方伯公而上之而諸孫曾斌斌質有其文德成而光焰乎外如日方升夫人昔爲命婦今爲王母曾壽無疆以樂觀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盛瑞有三駢集於一身可不謂介福乎歲庚申九月七日爲夫人悅辰夫坤在西南於秋爲正氣南極星嘗以秋分見于丙此壽徵也而兼有坤德初終弗渝夫有以愛之矣象曰受茲介福適適齋鑑集卷之十

生

以中正也夫人有焉請以侑百歲之觴

壽楊洛江序

余家近海門風有觀潮之興仲冬望日錄古山而北登竿嶼遠眺颶波浩淼迴泐無際不覺臨風長嘯夫其坎德淳臻合形內虛故百川委輸決天墟而浮析木君子法之以虛中善下介祉社及歸積慶江霄老諸君將以臘月四日壽洛江楊翁介西竹先生屬祝辭不佞翁贊直方正任真見懷無以擢擢其神完宜壽攻苦嗜學嶽嶽諸生間少與江霄老同開同文卷屢蹶鏤闢紉於遇將信於年宜壽事古菴公孝師視兄肉骨視弟惟餘萃祥宜壽恂恂里中與適適齋鑑集卷之十

望

人言一粟羹嘗不苟嘗笑不以不如意事疾言恚色是謂重積宜壽陳子曰余觀於海祝翁衆之嘗讀易而有味乎同人于門耶于郊耶得毋有封耶故董遠咎悔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則幾于坎德洛臻含形內虛君子法之以虛中善下翁有焉壯志固於運途猶在初九上九須時而駕利涉大川余以望長公不得於身得於子宅日合靈海以爲祝是爲大年傳曰山育萬物而不倦故育壽以之夫海天也何奇不育何憐不憐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久與天地並哉翁居岱巖

拱峙海潮襟帶宇下靈秀之所盤鬱決決乎大風以介祺
祉始基之矣幸爲加數觥乎海屋之籌百

賀陳西竹先生七十序

不肖家南海之南髮方覆額家大人進而訓之吾聞有達
者西竹先生孺子謹事之蓋家大人昔與先生比閭朝夕
過從甚歡以故記睹最真不肖奉命通謁願備瀝除幸先
生辱振收之獲與二三兄弟同舍修業于時先生籍博士
方在盛年博覽冥索窮今曩之載譽龍鳳之文每試輒冠
曹伍乘旦嚙膝蹠蹠景靡刷幽燕而秣荆楚當在旦莫間
迺竟以伏櫪老哉世鮮伯樂終不以伏櫪故貶良人亦有
言得時而駕批舠沛屯以爲用不得時蓬藁而行息機抱
適適齋集 卷之二 五
樸以爲壽用則卒嬰世網息機抱樸維有道者能之先生
惴惴質行退然如不勝衣訥然如不出口左圖右史無闕
於心蓋有道之士乎哉明春上元八日先生初度於是年
七十矣同舍二三兄弟將持羊酒上壽適玉輝以司馬屬
名匆匆行色不獲摳衣登堂進百歲之觴二三兄弟送諸
郊請授簡以爲酌者先生誦法孔孟於孝友蓋其天性
尊人蚤世每松楸歎歎淒淒不能自禁率慈闈竭蹶以羞
甘臚或不得甘臚菽水爲歡愉愉如也父視諸父昆弟視
諸從昆弟叔父母崦嵫景莫委頓難以自存誰其問鎮問

笥問殮問兆則無不日注於臆而手自拮据之其事外父
東軒公亦然緩急戚族時有慶唁問遺必腆遇困乏倒
囊應之寧人負我毋我坐視人之急夫千則綺萬則輿嗜
義割腴通人能之先生踧踖窮巷中糲食縕袍皓首授經
歲所受糈幾何而孝親睦族分甘振急宵然不露德邑所
稱有道之士不虛耳是宜壽玉輝曰余詠淇澳而知先生
所以壽也夫竹虛中直表高摩霄厚蟠地蔭橫晦以故植
樂苞蘊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先生象之恬澹無慾虛也
生平無它腸直也振衣千仞不趁起縣庭高也樹德累善

通適齋鑑集

卷之二

聖

根浹帶固厚也芘及戚族蔭也數者備社必凝之十而
孺顏伯子孝友敬共纂脩其緒諸孫森秀發而又此謂
無涯祺祉陳之隆日可俟也家夫人言先生舊居之西植
竹因故以紀號學者稱西竹先生竹爲物之貞壽徵也夫
不肖行矣有三兄弟在請賦淇澳先生欣然受爵何如

賀三軒謝翁六十四齡初度序

古山子謝客避器寓祇通精舍方採菊籬東故所從遊謝
生修謁英蕤英美自束髮執經辱先生振收之虛度居諸
未能寸樹榮所生家大人三軒春秋六十有四月既望
屬攬揆之辰將圖所以祝觴敢請古山子曰而知蒔菊乎
培土而芽土欲熟溉水而萃水欲徐雨則潤露則萎陽則
煥曠則焦參勻於疏邀燥濕之宜暉夕摺摺務全其天以
故根浹帶固秋莫蒨鬱舒芳夫養生何莫猶是耶三軒翁
少孝友嘗簡壁下三十金私惟大人在毋庸寔索其以均

通適齋鑑集

卷之三

聖

昂季雖睦鄉族無吟哇無淇沁里中稱長者至義鼓而赴
振人之急有俠士風喜誦說詩書課督二子爺一經遇賢
豪私誠嚮往之歲時高會追陪累日其天全根浹帶固吾
于蒔菊得養生焉夫菊蒨蒨於春倚那于夏購聚於秋煌
煌金英養生之家多茹之余聞鄒山菊最甘水從山落得
其滋液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輕身益氣率
躋上壽間過德里面晤三軒翁敦樸質實神充容顏祺祉
邇未有渾攬揆之辰適與黃華節會亦一奇也子歸乎摘
東籬金英浮綠蟻而進翁可飲一石蓋菊名延年其徵也

賀陳府鄭孺人七十壽序

蓋不肖髮在夫子春風中於孺人則毋行也故有以知孺人大都德以世世德之家非特當振綱綱于以章之綱教代多女士則孺人之謂哉夫鄭非前後埭著姓耶閨規庭聽翼如井如孺人於婉嫕其天性而自少靡漸故嫺于陳能服婦事當兵燹後生計日削幾突之不能黔佐以操作夜不交睫夫誰不以爲瘁而孺人不以爲瘁夫子啓關閩之鑰鑾龍鳳之文屢困鑠闢幾不知所稅駕夫誰不以爲感而孺人不以爲感應澤官之辟一德雖冷不猶煖於青

通適齋錄集 卷之二

哭

絕振鐸於閩以南嶺以西擁皋比陳說詩書夫誰不以爲華而孺人不以爲華業自舉子又進副室夫誰不以爲偁而孺人不以爲偁副室晚舉兩男以是藐諸孤能主宗祫夫誰不以爲非已出而孺人不以爲非已出此誠見其大哉明年孺人春秋七十矣伯子視不肖白下請修酌者之辭夫易言慶而歸之于積孺人婉淑賢明於女德章攻苦持家事姑孝於婦道立副室督子以嚴孺人濟以寬于教不肅而成於毋儀著其爲積也崇隆矣天錫之祉慶未可量也詰以是壽它日以觀伯仲之成

孫廣明羅經圖序

或問地理之與金丹說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地之好逆丹之好轉無以異也然而或眼勝或學勝或格勝官固不易也通乎羅經之說者近是而族師針學未明競樹甲乙多至背于舛支度訛籌錯故有一甲子而中之配坎者配比者配頤配屯配解者不能辨也又有五運六氣接正閏而正縫穿透三七二八換加一顛移而陷孤虛入關煞者不易辯也夫傾人而未嘗以陷阱殺人而求嘗以斧鉞其誤只寡聞淺失而遁飾以至於窮而已孫廣明君者儒也

通適齋錄集 卷之二

哭

屈於命蹇有異慧余自文江政暇時閒所閱異書并獲山人口秘未嘗有所私授而一於孫君發之若孫君者可謂慧發于正者矣今其圖具在徹於宗而懸其解研於極而生其明正縫穿透之歸籌度揆加之旨所謂旁門不得惶惑而邪辯以此都齊者也

序獨解錄

予卜帷雞山蒼腹之秋中庭露生隔闌聞吾伊聲戚戚刺
懷呼童然火取諸制義讀之快未半倚梧而寐四旁唧唧
竟不能交睫散步堂外仰眺銀河一碧萬里五輪東上刀
琴南來予若夢若覺若醒若睡飄然有味乎楊柳梧桐之
詩再啓衡窓偏閱諸制義動形忘不覺靈朱報籌是予
耶非予耶是制義耶非制義耶茲之倚梧者非乃之倚梧
者耶是可解是不可解予烏能知吾解嗜嗜諸方謫謫者
耳畫牆而驢澎躍而女而女呻吟畫龍而龍破壁彼蓋甚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二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二

陳先生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三

明惠安陳玉輝達卿父著

士章

龍垣

男龍墀全較孫

龍巖

龍錫

孫忠

志涇

津

孫任

志瀚

學

孫美

志瀚

學

孫郁

志瀚

學

孫念

志瀚

學

序

九節傳首引

通適齋鑑錄集卷之三

一

余聞諸啓期男女之別男尊而女卑夫有乾綱則坤維中
峙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要在自樹奚言卑哉言故氣節
之邦風教所漸微獨忠臣烈士指不勝屈即閭閻淑媛率
多履貞特之行厲兩髦之節余曩知文江嘗至螺川詢橋
東九節軼事何郭氏一門愈出愈奇耶大都婦節較臣節
更難更苦烈士鍊石肝腸百鍊彌精婦德柔佳非有威命
之驅責以毀容挾咽可不謂更難乎烈士計不反顧觸鋒
目瞋未亡人跡青齡而白首風朝雨夕淒涼畢世可不謂
更苦乎此九節者或遇賊而沉淵或遭迫而雉經履豺不

怖抗節斯須何眎難若素或撫孤以存祀或子居以均齒
黃鵠音哀青燈影寂顛頓於險巇百折之涂老且益堅何
茹苦若飴總之天植其性貞誠苑結於中予以敦從一之
誼修同穴之信烈烈正氣可泣鬼神而懿燉垂汗竹以流
芬令名閱奕葉而彌鮮蓋亦觀感在人心豈專附諸君子
之青雲乎余嘗以天時參人事當夫玄冬勁寒則飛雪層
水觸目盡是蕭條及夫條風解凍則芳草穠華登臨無非
佳景彼一時也四世九變遭門祚之鞠凶零丁佗條則嚴
冬栗烈之會乎此一時也紳纓接武策名清時而九節亦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三

藉以聲施則芳春時餘之景乎玄冥之積陰不冽則青祇
之幽蟄不驚元起於貞乾道也亦人道也余乃知郭氏所
以有今

序大成鄉約

夫軌世範俗所與長吏維持風化莫善於鄉約居是鄉也
室廬相比土田相錯情誼足以相綢繆美足以相觀長吏
來自數千里高拱堂皇即鈞陶在手日進而詔以德行道
藝而隸卒在前桁楊在後視其長吏猶鬼神之不可曉十
語九忘耳雖聽而神已馳何如鄉望諄諄于里閭之間父
約於慈子約於孝兄約於友弟約於恭朋儕約於信以規
以戒驅之而神悚久之而神融斯其潛移默化可以佐長
吏威賞之所不逮故曰莫善於鄉約昔王彥方做絮窮巷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三

三

而一鄉顧化為不善者至望廬而返况乎負山斗之望操
羣倫之鑑于以正已穠俗其高風之所披拂豈有不俟心
而向道者仁文鄉約起自萬曆甲申爾瞻先生編呂氏約
叅以時事梓為大成鄉約歲時會講務以反躬實踐相砥
礪二十餘年來而成人小子彬彬濟濟優游於道德仁義
無復有借公逞臆以為吾徒羞雖文江夙稱仁里而觸發
漸摩合一鄉而咸遵約束其有裨於風化夫豈淺鮮余在
事七載嘗奉教於先生或會講仁文或會講龍華三復大
成鄉約恍然悟約之旨夫民面五嘗之性剛柔緩急繫水

土之風氣毋或胥而爲靡約主節畲故弗靡毋或胥而爲
縱約主簡取故弗縱其本真以澄心葆性其標樞以軌世
範俗則先生蓋於約之旨浚哉余觀鄉約而知王道之易
易矣

題高少尹獎語手卷序

文江古稱整國是聲名之所傳也仁賢之所萃也氣節文
章之所振響也而又當南北舟車之輳君子之至於斯皆
得以挹清光而躬承緒論故吏于茲者有能勉自砥豎則
無有不耳而目之者其于名稱最易起高君以一經起家
恂恂質行君子其以戴文江與民休息惇切懇摯之念徹
表徹裏不務緣飾以覲一時之譽蓋與不佞同事三載不
佞簿書丘積至于櫛不遑沐而或以分簞於君君其視不
佞也猶已然視不佞之政也猶家政然殫衷而力營之于
適適齋鑑錄集

以佐錢穀而錢穀理佐獄訟而獄訟理佐版籍而版籍理
佐淮漕而淮漕理無有不初終如一者三年政成漕臺嘉
之直指嘉之監司嘉之督儲之使者嘉之馳檄而升能大
都嫺麗之辭其自四封數百里而內賢士大夫至于浚山
窮谷之不識不知無不交口而誦君之政也誰謂直道而
行不在人間世哉吾乃知文江之爲仕國也不佞猶及記
君初蒞事嘗爲言於太平鄒先生先生未有以應及君以
廣南叅軍行鄒先生笑謂不佞曰吾知高君於三年之後
而獨知高君於三年之前知人哉抑君其有可知矣

序王夢峯語錄

余以辛丑之夏受事文江年友郭振龍過而賀余吾吉於道學西江以爲浣準文江尤炳炳麟麟乎哉邇來好脩之士則無踰諸生王著久及入文江三復先生語錄何恂恂篤行君子也夫自王伯安倡良知之說其徒多詆程朱要以程朱之學繩趨矩步研理秋毫必析曷嘗不洞徹原本後學苦其繁委而徒以良知之說渾淪籠罩至質以微義絲分縷解大都齟齬而不能融洽以故多有任心流行獨逞胸臆之弊先生北面交恭篤信良知之說而生平好古通適齋鑑集卷之三

木

力行默脩默證無一念一事不可以符神明蓋與程朱同一法門哉斯其爲善學王氏者乎余雖不獲同時讀語錄想見有道氣象甚私心嚮往之矣

問仁錄

讀問仁錄子長善問乃爾始余貌子長恂恂雅脩遠邈如不出口意爲恬默之士讀問仁錄不意子長善問乃爾夫言仁莫詳於孔門然微上徹下人人皆可證聖先生隨問隨答雖千變萬化統宗則一憶先生與余登泰平山偶而言政謂文移期會足占學問隨事於人有濟便是實學富哉言雖不言仁仁固已躍如矣及余歸海東或問先生善善若渴則嘗聞之矣惡惡若仇其然乎余告以先生胸次洞徹如明鏡止水然不露圭角旁有一生咄咄稱善此是通適齋鑑集卷之三

七

盎然仁體嘻此生亦可謂會心語放刀立悟只在一指點間况子長日在師門凝神於問答之表于仁體當更有會心處子長勉乎哉

序紀惡簿

父母之於子愛不可爲前然稍長則令就傅稍有僻行則管朴之業已爲民父母不誨不懲以陷民於僻是誰之辜夫樂者平量者也有司者平法者也惡而瘳之更而舍之余惟持其平乎立紀惡簿

通適齋鑑錄集卷之三

八

三世先德傳序

余家古山下少喜種樹夫莖葉條枿涵氣於根根澗本固浸而抽榮浸而挺幹浸而葱鬱干霄蒼滋培積累人力之爲朝而種夕而望葬必不能幾種德亦若是哉郭故廬陵名閥自成弘以來世載令德余幸附汝薦年籍友也而吾自曩歲同事司馬暑時則已聞三先生行誼甚晰及讀焦太史黃水部所爲傳徵進詔來何詳臺若繪耶美彌彰盛彌傳跡郭氏之所以昌母亦世沃其根乎東泉先生得時而寫壹意營職便利百姓是務刑倚於祥閭楚繫思其德

通適齋鑑錄集卷之三

九

顯兩山龍源先生不得時而巖居蒐獵百氏忼慨樂施鱗然全壻之外杜門課子其德隱要以縣派滙源何論潛見而閭修實踐式化鄉閭則父子祖孫可相印證開生白燦萃祥博陵之崔世楷士族河東之裴代標顯姓絲絲長發宜其有汝薦也纂其緒而益光大之乎余觀汝薦所誦述步趨一稟選武宦遊千里外手書誠家諄諄于門高之不可恃先訓之不可負越家遵於約則而象之惟謹顯融而持以謙穎慧而處以巽遠遯左辟退然若不勝衣吶然若不出口無有知爲郭氏子姓者春蘭鼓蕤換繩緇絮事親

幸合族睦視躬廉下士恭聞覽洽聞斌斌質有其文無有
不知爲郭氏子姓者憶余令文江時嘗有事礪川汝言汝
運一窮年咕咕爲里中弟子師一課僅力田則汝薦第第
也鎮方捷戶擁書趾踈邑市其質行諸儒不能逮則汝薦
佳公子也鎮東鎮宇湛精下帷嶽嶽諸生間試輒前茅則
汝薦猶子也昔東京名族楊氏袁氏最著清真愿慙能守
家風惟楊氏不替其先故繁葉昌隆郭氏勛揚先訓相戒
勉爲廉吏稱世德不虛乎造物消息之機注則漸盈挹則
易竭三先生行誼卓然皆注也汝薦纂其緒而益光大之
通適齋鑑集卷之三

子姓則而象之惟謹又注之矣有所以詒美故彌彰有所
以衍盛故彌傳余迺知郭氏之昌其根源其本固矣後乎
方來無忘滋培積累哉

鳩桑祝言序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故大塊噓氣萬竅發聲試觀
夫輕筠之徑曾松之濤泓濤蕭瑟響協官商此天籟也人
生面五營之性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誰無靈竅而神
流于上與下之際機觸于景與物之間因心爲聲因聲依
永無不脂符於自然之音響節族此非操吹萬之柄者移
其本而易其末一之乎中和烏能化行若靡乎哉故十五
國風謂之風亦攷俗知政之司南也大夫自下車以來愛
民造士未及期四封大治以孟夏十日揆于初度縉紳學
士播諸詩歌凡若干篇某讀鳩桑祝言作而嘆曰是風人
之遺音哉夫孟夏之月運臻正陽景風扇物鳩鳩拂桑大
夫忠誠豈第煦摩姬休有景風扇物之象規圓萬方一停
三又片言立斷部無宛人有鵬鳩均平專一之象惟扇物
故能脩衆庶之和惟均平專一故吏畏吐懷惟脩衆庶之
和吏畏而吐懷之故惟欣鼓舞而咏嘆之聲作斯所謂神
流于上與下之際機觸于景與物之間而因心爲聲因聲
依永者乎余嘗聞初度之說矣有真體然後有寔用未有
不自度而能度人者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自度也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度人也大夫年方強仕正自慶慶人之初而
家修有素一以澹薄寧靜爲宗處事能恬處夢能定於安
身立命之原及所謂國家大機宜生民大利弊固已蚤
決矣與諸父老方山願攀若木之華頰養和之嚮快睹大
夫淬勵精神壽國壽民以永有令問也羣而脩鳩桑之
祝意淡乎意淡乎余故紀其端俟觀風者采焉

序陳侯德政錄

二三父老過余頌侯循政甚悉余嘆曰待華萼舊而後
賞識安所貴賞識乎哉憶余癸丑役白門聞侯愛牒螺陽
亟書以貽所知他日必治行高等而今果然哉此之驗其
根莖矣待華萼舊而後賞識乎父老請暢其說余曰昔
石洞明府知吾惠以便利百姓爲務未暇求衣食分乃退
首倚床桁至不能成寐蓋其趣操一稟羅文恭先生嚼然
有悟於恬澹收攝之旨疋馬至縣一菱一茗不忍以動百
姓詳在政書中侯問學經濟本之張陽和先生以余所聞
通適齋集卷之三
陽和先生自諸生時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分內事所至求
友聞一言有當輒拜受之里有塾苦若痼痼在躬不難摩
頂踵爲元元請命輔之第弟象之今清江今休寧俱以循
吏稱侯於陽和爲帷中高足切磋輔之兄弟言動軌于先
程自爲孝廉捷戶橫經偃庭絕跡則真孝廉矣夫仕羶塗
也蕩心賊目之屬神骨易靡侯冲然無欲折轅襖被五載
戴星只啜龍津之水辟之炎燭濯以清冷之淵神日益清
骨日益堅勇爲功寔令問途以休鳴則余所以得之於根
莖乎余自少有志世務七載文江蒿目殫衷獨履畝尼於

參議未能爲窮節清虛至今猶以爲憾毋亦是淵源有關
故識力有所未克夫三湘七澤之瀟瀟皆本於崑崙星宿
文恭陽和二先生以新建爲鵠聞釋發揮悉歸寔際先後
出其門者多爲名儒爲良吏侯之五載政成也山旣海濊
樵夫牧子能道之矣待余言乎哉故特題其師友淵源于
以見觀人者當賞識於華萼蓓蕾之外父老大悅遂以屬
剖副氏

義田義阡圖紀序

大都昌隆之家世有令德余廼今知郭氏之有以世也舊
承先緒是在伯子先襄靖公之訓曰本有本培之則蟠鬱
千霄夫族亦然吾賴先世之靈幸叨主恩以有今其培之
惟今伯子志行卓犖自束髮慨然有志范文正公痛先子
煥煥忠孝大節四十載盡瘁行間而敦篤本始錄中至性
庭訓日星成規具在敢不勉承先緒以對揚主恩夫襄靖
公立雙闕義田業爲統宗計何況吾高大父而下枝聯派
衍環聚最戚是不可無以振其閭急於是創東華義田襄
靖公宅十八喪澤及藁概卜彼三山鬱葱紆夷上可攏數
百十二房子孫將世世哀原是望何獨不可義起於是創
義阡余讀所爲圖記以養以藏纖曲畢綜不覺慨然有感
曩代宗法祿以世賦采潤及五宗州閭鄰遂各有晦頌墓
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焉之圖令國民族葬斯蓋所以教
厚以故世風醇麗自宗法廢民鮮恒業衣冠之族多至此
離蕩析雖然今之一命以上夫孰非躬受主恩而奉入以
覆及宗祔有幾晏平仲云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
在於野鄙則臣之罪干時緇布之衣棄鹿之裘棧軫之車

而以勸施父黨惟彰君賜是亟璋哉襄靖公生平恬淡寡
營然至割俸周乏靡有遺力伯子不以廉吏後有難色就
就忘寢食傾篋以圖而義田義阡始有成畫親親老老卹
寡字孤一舉而數善備後子子若孫繹茲圖紀咸知有慈
愛孝友相勉以繩武相規以篤慶于以型遠世風亦足為
對揚主恩一藉其於承先緒蓋甚懿烈乎哉惟令德有以
蕃有以著有以久則伯子之謂乎

許氏宗譜叙

夫脩族所以尊祖譜誠重矣顧譜所以致同而實本於辨
異譬之長江源發岷山而自健為而下汶之與雒別也涪
之與漢別也澧之與沅別也湘之與沔別也至潯陽之分
為九道別也疏在圖經源派燦若指掌故姓之有譜也邇
於源之所繇始嚴於派之所繇分競競辨異也實以致同
許為清源望族自唐宋迄今纓組聯聯譜之脩一為司教
公一為觀察公司教公譜始刺史輔乾公曰此唐貞觀初
繇中州刺史郡達家焉者也觀察公譜始元末七山長公
適適齋鑑錄集

而特書毗部公於七山長公之首曰此嘗讀書賜恩山下
吾宗子若孫世守焉者也然自刺史毗部而後茫茫千載
百載其世次昭穆遠不可考與其疑則不如闕與其特書
而中多挂漏則不如傳其所可知此夫隆脩譜所以斷自
七山長公始乎余讀所為譜標之以望別之以房繁之以
居址軼事柯本賅暢經緯有章夫夫隆以病廢之後周身
之計夕不及朝而殫心鳩計借目手於兒曹復祀田宇之
念百蹟愈堅以此志勸吾知其後有亨者機也昔文山先
生之脩譜也初祖潯公繼祖石室本心先生不以焉然及

擬廷魁起而勳王忠勛義烈嘗想今古後之文氏修譜者
無不以廬陵之文爲大宗則文山開文氏之一初乎夫隆
兄弟自祖父遷螺陽三世矣開許氏一初何如

序韓山莊先生詩稿

夫詩難言也騷人墨卿殫生平之力沈澁此道皆其境有
所格閤不能下撚髭而聳幾爲枯鑊心而心幾爲嘔殺奇
之業多未及身而止彭澤右丞襄陽諸君子于此道綽有
玄詣則又夙有煙霞之癖巖居川觀花卉禽魚之景活潑
於性靈以故吐爲瑤華高脩清遠瀟瀟瀟濛濛之表先生少
業舉子下帷榻管一程于先民于有韻之文未嘗崇業也
已有事四方所歷豐沛滇趙荆粵之墟課士綏昨詰戎理
餉雖隨楚而剖之若乃遊然然索賸賢勞非有巖居川觀
適齋鑑錄集卷之三
之適也而豐爲聲歌總千古之菁英挾萬品之情態天動
神來颺飛泉湧于以視彭澤右丞襄陽諸君子才情氣格
多足相參騷人墨卿之所不能幾而風雅道在無能固其
所詣則奚以故蓋先生潛心性命之學實際既臻而胸界
寥廓蕭遠即簿書紛拏之中卓有煙霞氣局天賴發而吹
萬各肖夫是進此道乎汝欽以問陳生彭澤右丞襄陽諸
君子尚矣邇來作者不乏於先子矣當陳生爲之屈指良
久猶及記弱冠時曾讀柯竹巖所爲詩瀟灑冲澹如雲屋
清聲間松人有凌虛出世之想則先生似之矣汝欽適然

邑喜先子之先爲莆是竹巖先生之同里也夫然則吾里
八壺之勝亦足徵寵靈于先生毋徒詫鱸魚兒諸秀哉

續問奇類林序

余家螺陽距莆百餘里自束髮耳道憲才名籍甚每讀所
爲藐然心折蓋是時道憲方治博士家業一濡毫麾斥
管調藻思馳發泉涌同社無不左遶竟數奇九因鐫闢始
試臺幕要以魁壘雄儔之資龍括千古欲有所表其未足
安能無唐顏駟空老爲比余入長安一見懷若平生縱賸
所纂次未嘗不爲三擊節也昔蘇舜欽以榮陽尉屢上封
事雖拓落寡偶然至今眺滄浪亭詢當年讀書故處猶矚
然想見其爲人咸謂集賢有于道憲勁節奇氣有先襄靖

公風居恒忼慨自負丈夫子墮地豈能頡頏世資儻或一
富無惜捐糜不者抒靈苑華有千秋大業在每讀史至子
雲寂寞於玄亭子美踟躕於花溪不覺歎歎太息抑鬱誰
可與語塊處環堵歷落星霜頹菁竹素稽違詒來揚幽芳
則九原執轡哀名流則緇衣好篤于以泄物外之孤悵寄
胸中之寥廓亦此生一大快事茫茫區寓自有賞音奚埃
千載憶余在文江鄒爾瞻先生間過而問而里有郭子蓋
博古好脩之士乎哉襄靖公有子矣其知道憲如此

入讀言序

夫望洋向若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滄海之鉅觀哉要以天一之體何論委輸何論交流總之含形內虛居有川玄會心處不必遠倚杖聽田間水聲亦足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故鴻濛橐籥囊括洪纖洞蓋軫之真元擦西陽之秘藏蘊思屬詞連篇累章固足陶鑄二儀輝麗萬有至於宣懷吐臆傷離道故清言則高標玉映莊語則意氣霜烈夫安見又一之讀不足總千古之菁英挾萬品之情態乎哉景周輯又讀言率自宋元以上然亦足證

通適齋鑑賞集

卷之三

圭

寒瓠集序

濃艷之境熱而風雅之趣幽勢不能相取而儼儼逸宕之士冲然寡營多以超勝余嘗有味乎東坡之戲陳子縣矣夫其學舍如舟蓋鹽似密誰不冷眎此瓠然委蛇於風帷雨席之間雜說可以爬搔新貫可以疊出擁比之暇獨酌高歌于以邑吾忼慨歷落之思此亦人世之愉快也嶺南多才杰太若先生博雅有勁節端渠率屬帷下彬彬嚮方一齋數椽空靚可愛風月花卉蕭森余過而樂之不覺弱連竟日及讀寒瓠小咏咲謂先生瓠而寒此正生平得力

通適齋鑑賞集

卷之三

圭

今曩之變矣夫氣以才成語緣情異大都嘿喻於天真之自注故回噓應籟肖于谷響叔世不靳抒衷尚務摹境夫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違點染太工則與情多悖今曩之不相及蓋有以乎景周意益淺遠矣

浮萍草序

朱山人所爲詩蓋甚伉爽有致哉山人邑邑不自憚也湖海萍遊緬憶壺公石室之勝如在天涯以故旅次紀懷多歷落牢騷之氣請以浮萍命草陳子曰客毋邑邑不自憚爲夫大造通遷泛若萍浮人生昂藏六尺以天地爲遠廬以萬物爲郵傳惟吾馬箠之所指安能飽繫環堵山人爲逍遙遊足跡幾半海內層樹之嶢嶢洪濤之澎湃煙雲吞吐朝市至更天喬飛走之態日紛如於睂睫可以超朗神情萍水之交大都名卿鉅儒高人哲士傾蓋而物色之對適適齋集卷之三

通適齋集

卷之三

五

壘屬和兩腋洒洒風生豈不亦大愉快抑吾所以知山人不啻在詩山人雖貧淡於利坐恒客滿一觴一咏自風月絲竹泉石禽魚而外不問也詩本性情宜其伉爽有致有味乎浮萍之旨哉山人唯唯銓次如左

序霧隱集序

余獲交於巨濟則道憲以也日道憲貽書所推引後來之秀博雅有趨嚮巨濟其庶乎哉亡何巨濟贊所爲霧隱集訪余蓮花峰下舉止冲抑詞致該藉然後知君之博雅有趨嚮不虛也古之棄賈睥睨一世或隱於屠或隱於鍛或隱於灌園或隱於蠟屐或隱於墟肆或隱於丹砂進虛匿影韻致雖高然終不如李永和王彥和諸君子彼其杜門却掃篤志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神領而五官之用舒與觸而風霜之氣發一切人世之非譽構闢無復足以胥適適齋集卷之三

通適齋集

卷之三

五

其襟期方之石隱名教中更爲樂地矣玄豹欲以澤其毛故隱南山之霧悠悠世涂將鹿鹿隨波恐自穢將亭孤鶩恐多舛與其較轉不如水停與其以有方較無方如相與於相無與屏却世禁沉凝於明憲澤几汗竹鉛槧之間斯其藏身也密澤衣毛也有餘鮮矣巨濟以霧隱集意在茲乎爾多博覽洽聞覃精著述之英博覽而善觀譬洽聞而善聞解著述而善鑄鑄則余心折無倫道憲巨濟與之遊譬於草木其臭味學庚有進矣

林冲寔齋離館集序

二十年來吾黨以吏治著聲無有除景葵者歲乙卯余以屯牧之役問風夏丘則景葵曩所綰綬處也長老爲余言林侯雖去此久乎猶及記綰綬時閱襟淵識繇裡達表從衣襟間望見肺腑遇事氣慨以忼葦葦問窮簷疾苦批導於操縱弛張之間大者斧剗細者絲繡當旁午輟輟而五官之用有餘吾儕戴德宜其有遐思乎夫一櫛知鑊中之味跡所以治夏丘干以貳漢津明江潯江可概而知以吏治著聲不虛爾及余家居寓目寔離館集不覺擊節嘆曰

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主

文學吏治非岐萬物芸芸總數於根其根沃勾甲以春華蔓於夏文也者根才與情而出景葵之文夫獨非數於根乎哉閱襟故其文該稽淵識故其文沈函遇事氣慨以忼故其文鋒芒霄焜繇裡達表從衣襟間望見肺腑故其文則豁開張無瘀塞難渙之習葦葦問窮簷疾苦故其文懇惻婉摯批導於操縱弛張之間大者斧剗細者絲繡當旁午輟輟而五官之用有餘故其文走九決瀾隨吾胸臆之所卷舒寸管之所縱橫而無不中肯斯所謂吏治文學兼之乎景葵有遠韻每登臨弔桺子厚鄒志完秦少游輩故

蹟徘徊嘆息不能去夫子厚以急進廢逐志完少游以忤權擯斥心鬱於跡情囿於境故放浪山水其詞多曄綬流連景葵繇夏丘而漢津而明江循聲休咈監司賢之兩臺又賢之治狀屢薦高等心迹情境之間生平亦足愉快乎哉故是編出以經世務居多

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主

序許夫盛詩草

伯子從余講藝蓋自總角時菁華識力英英迫人居諸在
再分達十載余自文江歸伯子猶然手故編山中長才絀
於數奇重以支離善病可奈何伯子不以其故橫眉橫經
之暇旁及古樂府歌辭冥搜遠擬比物連彙久之得其意
態於是平生所歷層巖幽壑旅舍孤燈與夫花卉蟲魚寒
暑晴雨一皆發之於詩高古渾逸置諸唐人集中誰能辯
之或謂伯子言詩恐漫假而廢故業余獨以爲不然夫風
月花柳詩酒此皆天地間煙景奇姿賞心樂事故登高選
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夫

勝飛觴賦詩亦足流溫性靈麾走病魔半慳之氣溢爲制
義神情既超風韻自遠如詩能廢業酒獨不能廢業乎哉
世諱言詩未嘗諱言酒此何以故夫然則伯子言詩奚病
焉

客客軒散言序

萬境皆客也人生皆客客也吾嘗觀夫煙雲之吞吐洪濤
之澎擊今古之遞遷朝市之互更然後悟蓋軒間衿衿翁
張靈秀現異之景無盡玄明之士收其鉅麗敷爲瓊華而
變幻縹緲寥廓清遠之致亦無盡白魚耶丹鳥耶境中客
耶蒼花耶窓草耶客中境耶橫經之暇或揮拂而談或登
高而賦當其密證間爲悟語惜其興到間爲曠語則客客
軒中蕭散之趣乎余久因風塵歸而開壑東臯之上顏曰
適適青松白石覺有會心處夫客客非適適耶蕭散之趣
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夫

在不卽不離之間此讀書法亦當境法故淡有味乎其言

白雲樓集序

余讀白雲樓集高華秀朗琅琅乎風雅之遺哉或謂彭澤
襄陽諸賢名章麗句流焰河山毋亦殫生平之力沈澁此
道君衡經術起家于有韻之文未嘗崇業出而有事四方
簿牘執掌矣于此道綽有特詣陳生曰兼才乎龜陽之役
功實煜然不五載以治行高等聞圓靈之所該稽豈其衡
茅而試吏乎哉則有韻之文奚埃崇業夫彭澤襄陽諸賢
耽煙霞之癖標韻雖高多雕繪於花卉禽魚至使後來之
僑遁相慕倣流連韶光幾以世務爲鉗欽君衡恬夷清遠

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三

落筆斐亹有致當其蕭散閒爲曠語及馮高弔古詢忠臣
義士名卿詰輔故墟輒黯然低徊久之蒿目而計時難寫
悲惋於嘯歌忼慨激烈官徵相變而氣度一抵於蘇平夫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緯成理定而辭暢則君
衡可與幾乎蓋王氏代多有聞我希先生冲澹篤脩抒爲
聲詩名理娓娓不乏君衡振響而益光大之是謂能于夫
然故于此道有特詣哉

爲坡王氏宗譜敘

余曩在文江邑多望族碑碣翰墨往往有唐宋間物系牒
明備其長老率能闡明宗法以訓督其子弟故其俗敦龐
海邦屢遭兵燹轉徙如脫冠紳之家或不能舉其祖禰以
上族屬多不相識擯介而後見夫姓之有譜猶水之有圖
經也汶泗江漢派源分不循其派安適其源王氏自坦
叟公卜居爲坡地靈鬱而人傑鍾百餘年來登甲乙之籍
者鱗次相望創譜自紫石先生始望壺君續爲銓次條貫
臚列其世核其事辨屬余弁一言首簡夫譜之有關世道

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三

豈在侈談先緒動引閱閱衣冠之盛以誇詡里閭乎哉譜
之義爲普衆生皆我族類要荒皆我種性村市可觀三代
顯榮可行古禮而況於同宗一脈之親同則奚庸睽異一
則奚庸町畦愉感相關緩急相倚詩書禮樂相詒如姑蘇
之義田東陽之義莊玉山之義學江州壽張之合居共爨
雍睦友恭之風聯千萬指如一體何其普耶道喪俗敝聲
利之所沈坳習氣之所漸靡惟錙銖是競惟內言是入父
子兄弟絲毫之以相假一有鍼芒之隙對壘操戈又奚論
及族屬余觀紫石先生捐貲飭祠卜自營之壽藏吉遂厝

尊人躬饋餌以待兄疾折箸之日任窮季選腰仰石先生
敬伯叔如父恤二女弟之孱子姓有慈不難摩頂踵赴之
斯亦敦孝友之誼足爲宗法指南乎余于役四方馬首所
經嘗詢諸望族遺蹟江山長在人來興小靡嘗不覺爽飈
太息慨然有感於世道升降之際總之徑窄無餘地根培
始茂柯未有積德不厚倫序不端而傳世能滋大者後之
讀斯譜者庶幾有味乎其言

皇尊章序

草成屬毛生掌記弁皇尊於首簡毛生曰小之乎隨雞未
發履耶不佞否否埤音走且皇尊乎噓而和者趾相錯也
不猶愈彼吹劒首者僅聞一呖矣所用屬屬竿瑟爲毛生
曰而殆天刑不聞任氏之風耶夫折楊皇尊拍肩羣噓者
非于于謔謔有耳無竅者哉道揖秦青側震木遇雲之音
不遑巡佈走乎不捨首伏地乎吾試與子登具茨之山詢
大隗故墟按釣天而奏之豈無知音子倚節而和也者不
佞唯唯謹削簡惟命據梧而訂次之強半有聲無緒誠皇
尊也夫誠皇尊也夫

淨土會疏序

余嘗怪韓退之諫佛骨却與大顛來往至爲三請留衣及觀大顛詣退之謂三請不來爲侍卽不請自來爲佛光廻知此僧大自不凡退之晚年印佛心矣省宗上人苦行精脩卓錫瓦巖謂戴子曰吾爲法來非爲居士來也有味斯言毋亦覺皇之教同一圓功不待思議脂相符證戴季二君有淨念與之來往有以乎夫此佛光寬遍法界自然平等不分智凡不擇貴賤不問僧俗不論根器淺淺金剛皓徹可以對治黑業回向反源彼岸非遙故一筏救溺一飯救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諸方便中出勝方便普被羣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淨土戴季二君於是起淨土會薰之以戒德指之以智津道風遠暨衆緣自集昔元祐間宗頤舉彌陀會夜夢一白衣男子可三十許風貌清美舉止賢雅揖請預會求登二名宗頤秉筆問之一普慧一普賢覺而詢諸耆宿皆云華嚴離世間品有二菩薩名益緣心淨故真性中所現夢想都是佛子幽贊何況衆生誰不翹誠皈依然則今日淨土之會豈小緣哉上人日益精脩僧堂粥鉢中將現五臺勝境矣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三

三

寧居集序

余昔辨藝霞山則已聞伯及奇氣翩翩蓋自總州時沈精下惟試輒前茅有進於義者乎十餘年來余強半里居間讀伯及所爲詩寄興清遠微辭隱旨有種種足感人者則非徒以本業鳴而又能詩乎哉夫詩歌不礙本業當夫情境有所隔閡忘戀有所未舒試與登崇峰俯激湍羽觴上下拈韻分賦機緣相觸見地開朗胸中有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以爲聖賢傳神鍼芒不漏之間必有獨解伯及恬澹清約屢困鐔闢而神愈王發之詩歌出風入雅毋亦是適適齋鑑集

卷之三

三

發舒其生平豪爽之氣得趣豈端在詩茲將北遊成均度劬津登懷玉山望子陵釣臺經曲阜謁闕里入長安觀官闕之盛與宇內賢豪切劘印證夫眼界闊廓則靈明之源愈渾愈徹一了百了富有日新夫安見詩歌之與本業礙也六凡千秋無爲丘里所域伯及勉乎哉世叅知公家學於是乎在

題鄭翼溪分關

此庶子樾分關也五嫡兄各拈闔樾尚在襁褓未能預拈止坐闔樾之以叔父共耳共目雖不腆之遺一經闔分一經署名便爲將來鎮案蓋子有嫡庶以父眎之同根連枝等子爾夫一桑一梓必恭必敬卽父母之犬馬象之亦必隆於已之犬馬况讀聖賢書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安有兄弟之體均爲父母遺體而待之反不如一桑一梓一犬馬乎諸卽不可不作嫡庶觀作嫡庶觀便知老父憐愛幼子非私也桑榆晚景喜長者之成立又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三

恐幼者之不及成立也亦不可作嫡庶觀不作嫡庶觀便知其初止一人之身痛癢相關响嚮而擁護之和氣致祥薛氏田氏之所以熾隆也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克得其和然後世爲利用是分關也公智仁聖義中和余總其旨而括之曰以和爲本諸卽其有味吾言將世世利用於是乎在

鑑鬚草小引

鑑鬚草何走不懸重以將故羈遊於四疆風塵踟躕五繯蓬飛屬構藝掩簡視盈至移營管城不半辭予思夫人等耳在昔高賢奚八父之嚮敏凭欄啓鑑形枯影瘁喟然拂鬚浩嘆二十年橫襟無能參玄關下乘國乎疆乎以乎鬚網之冠鵲結之袍保保鼓山一枕夫平儘鬚冉冉哉造化小兒何若此相愚弄耶投鑑勉業強半擬拾餌釘命曰鑑鬚草

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七

序公餘課兒草

文江自昔事簡余六載于茲簿書期會而外日可強半餘
閒署之東爲林脩木數十章盛夏陰濃青葱欲滴蕭蕭有
澗谷風景余構數楹嘗以自公之暇憇憇于茲吮蘭方馨
玉露翔舞神情恍然與寥廓者遊塵慮頓釋不復知身之
爲吏簿書期會之爲纏冊斯不亦甚適乎哉兒子進而問
字隨吾意之所到而爲之解浸假遂以成帙夫望岱岳而
知衆山之剝坼也況介丘乎孺子何知吾於此道猶介丘
也夫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三

三

螺陽會藝序

射域於鵠耕域於畔士域於規條稽古庠序之制師氏所
以爲教稟於道德仁義以眎今之功令所以廣屬學官惟
是較藝經藝雖模範各殊要以藝本於經鍊心以敷文滌
髓以抒章又幅之中而賢聖之精華皇王之經緯盡苞孕
隱映於此闇脩則爲學業表豎則爲事業蓋實體實用基
之故命曰舉業而樞機之所移轉心靈之所默牖則責在
振鐸域之以規條如射之有鵠耕之有畔予以羣四封之
秀異咸醞釀陶鑄於其中夫孰非道德仁義之教乎哉錦
田自有振鐸藝會不乏至聯爲大會則自三山陳君始陳
君之言曰司教吾職也乎哉其在陳侯注意化原以興文
爲已任業已屢集多士臨較之而况區區列在師席敢不
端渠率屬以佐休美日進諸弟子於堂簞以所業驗其脩
縱攷其疎密肄爲六刊每月兩課之藝手自品臚不以寒
暑中輟蓋藉月而士皆濟濟嚮風余達其藝多琅琅有法
未嘗不渙嘆造士之有闢世道也易有之兼山艮君子以
思不出其位一跳越於位之外漸且爲躍治漸且爲敗羣
至以履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三

三

聖明隱憂申飭不啻再三則欲以閑其越志莫若樹之章程
蚤繩於位之內夫位在顯然以思將不勝難焉雖有狂鋒
銳稜暴戾恣睢之習漸消融而不自知以端士習於是乎
在自六籍尊而明經重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
巧拙難易之路愈馳驚而愈錯標比而程之以格縱有軼
材不得不梏其旁游汎涉獵高著勝之心而歸之於雅馴
以正文體於是乎在禾之高出謂之秀夫士也非比間中
高出羣所歧以為標襍者與王著久趙子良文江一子矜
爾篤學力行水以東水以西靡有不聞風而回心嚮道者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三 聖

士而相切以藝相詒以詩書禮樂相砥以孝弟忠信比間
則而倣之于以眎敎象之縣更爲速肖以一道同風於是
乎在則造士之有關世道豈淺鮮乎哉余觀君苦心力學
雖蹙棲一廬而骯髒峻嶒之氣卓然有以自立公務之暇
下棧橫經每拈一目凝矚而思憮而有會伸紙立就蓋於
數學兼之乎君嘗謂余曰吾畢世精神盡在是矣誠然哉

序製維新制義

操寸管而駕千秋之業者豈少也至求所爲湛思程古則
吾里中無如史太史計太史所爲義沉澁與衍渾灝典則
卓有弘正間體裁余自諸生時甚爲心賞蓋至今覆編而
按之猶能卒誦太音希音疑無參斯妙者癸卯之秋從闈
中較藝維新七藝神情骨色酷肖史太史則不勝心賞
寥此道何千里而同調倘所謂劍津神物終自有合者乎
已讀其全帙則心賞逾甚益知其果與太史酷肖也夫吾
儒以寸管代玄聖之吻苞孕元氣蒐剔三才斯豈易易幾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三 聖

于道者史太史雖稱貴介自其先大夫方齋先生以恬淡
世其家其涉難攻苦有素素之士所不能堪乃維新則從
布韋中起余觀所自紀委折於千辛萬劫之境愈困愈堅
以較史太史其遇殊其涉難攻苦則一以故神疑氣定朗
然獨會於寥廓之原著爲制義澁心獨造于以傳先民之
神駿駸弘正間此所爲千里同調者乎今太史侍承明之
廬潤藻國華維新亦且出而有事四方風灝大雅之音試
以懸諸寓內夫豈無屬和者維新至京師其以余言質之
不史何如

敘孫勵卿行卷

今秋省闈以詩計偕三十二人按額較溢進昔顧鵠墮牛耳無不爲勵卿標幟者勵卿才抱大嘗蚤有譽諸生間憶昔丙申與余同受知明齋方先生當是時茂齡露穎一濡毫淋漓滿紙有立馬橫梁蹀躞千里之氣余每讀其藝懷輒爲拍拍然腰裏齧膝刷幽燕而秣荆楚計在旦暮余自眎瞠乎其後不圖驚下先一日鳴于役四方別幾星霜勵卿屢不得志于鎖闥紙窓竹屋操槩腸瀝幾盡蓋造物者將玉之遂以今秋哀然經房首舉調余里門握手談懽回適適齋鑑集

卷之三

聖

首十五年前共事時不覺粲然如昨已讀蜃樓稿鬱勃霏屑雖奇穎猶在而風味沉醲光煥神藏進乎技矣予益霍然於蟬飛之際吾儒學問事業確拭始瑩陶鍊始隆達摩西來猶面壁十八年而後折蘆東渡則宗旨之證脩蓋甚難乎勵卿積久後發于人世之甘苦澁淡否泰升沈閱歷已周夫造物玉人豈獨莪哉豈獨莪哉

岳陽草序

不佞窮巷時講菰嶽山之陽精舍僅容膝名花綺錯如媚有態軒前望文昌像詎吉點晴忽西北霹靂烈風驟雨若排門衝闥然古言有物非耶不數武爲善息亭綠槐陰濃芙蓉映水不佞凭欄遠眺千雉星列蓮華登科之勝菁葱撲曉心神冷然爲爽今縱屈首簿書乎而岳陽風景時或愴恍夢寐間寥寥數菰猶有蓬之心不亦重愧山靈而曩歲登臨有嵩流濯纓之詠在奈何而遂忘之并曰岳陽草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三

聖

林冲寧詩草小引

吾黨之士多言詩以當林仲子無不嗒然心折者抑吾黨能知仲子莫能知仲子所以仲子卓流備品籠蓋寓合瀟瀟乎若登園風坐天姥人世之所謂一切不足以入其胸界蓋於三百篇之致默與神遊哉其嘗為經義予以發舒性靈天地山川風雲草木之變態播弄於寸管令人莫測端倪有以也或曰仲子抽鋒握穎咄咄露奇或曰仲子言多實詣斤斤不詭於正或曰仲子沈浸濃郁嚼之風味甚饒或曰仲子淘刷鉛華妙在淡處生色此皆窺仲子以管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三

聖

吾合而祭於奇正濃淡之間斯其為仲子之善言詩乎

卷之居稿敘

余聞之關尹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而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蓋言魚之樂乎盆石主人會心處不在遠矣待知之濠上尚孺鍵戶讀書居之右一楹疋齋壘英石為山廣不除尋丈次第嵌置錯落展舒石隙蒔花卉鑿沼潄水泓澄縹碧朱魚鱗鱗可數倚梧而吟竅動管隨命曰卷之居稿嘗為余言疋齋之法地之四整者縱橫之而使相錯地之逼促者玲瓏之而使展舒辟之蜂房不能掌大而疎密得體委折有條故出入屈伸自如方覺有趣余咲曰此即吾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三

聖

童子時所聞於學究先生如板題活做長題短做之法是也夫真趣活潑現前胸中先有勝具故能用大于小構奇于虛雖一卷一勺居然有千巖萬壑競秀爭流之勢尚孺嘗以二語懸之齋頭風雅今歸此片石花魚誰識主人心蓋誠有會心處進乎就矣

駱尚儒范經二集序

夫路藝士鼓不今古殊尚乎哉而太音亡論今古非無累之神不能合有道之器經義亦然夫敘物以言情謂之賦假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情之來朦朧萌折情之沛連翩曼衍信衷而出奚事雕模纏繞三百蓋爲情造文乎哉學士操觚大都爲文造情局方切理蒐事配景嘔心締繪絡覺迂迴自洪永來家握靈蛇風動波震彌趨彌鮮嚶嚶慕古者發喟於朱絃疏越要以情者文之經經正而後緯成則百代往而千秋來必繇此道二集具在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吳

今藝質文之變幾殫抽其芬芳振其金石非會心經緯之原必不能幾嗟乎尚儒於此道蓋夙有聞解矣

序吳獻赤受庭稿

余乃今習獻赤崑璧公有子哉崑璧公似儻豪宕每嘆學究促遯夫搦管不談隨僅僅談膚則奚以稅爲負笈晉安業成後返喜任俠時學劍術散管結客里中多有咲爲狂者已屢試屢蹇邑邑不自憚吾縱不得於身於後乎弓良則世奈何以其故廢箕盥謝諸劍客杜門課子蓋自獻赤能操觚日所誦若幾月所構若幾無一不手教而斤削之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獻赤遂以葩經冠閭曩所姍咲爲狂者則又靡不從旁驚詫夫崑璧公豈可揣以狂槩者蓋嘗適適齋鑑集卷之三

吳

觀少年行當其綠髮金絡錦帶吳鉤譬白刃于孟酒之間何慨以慷去鄉三十載鉞銷銳挫及還舊丘登高遠望不覺遂懷百憂何如崑璧公幡然轉念盡馴其虛憍半驕之氣予以杜門課子不更爲澆淞能操縱弛張乎哉余讀受庭稿奇氣咄咄若干鏌新發於硯精光旁射及聆緒論恂恂然若有以自下者以居賢德於象爲漸夫鴻離雲水而于干浸而于磐浸而于水資長風以舉翰進安可量然又稊廩於衝風之末初六曰厲無咎六二曰不素飽六四曰得其桷蓋艮止巽順止則靜順則謙靜而謙則浮氣盡馴

學問轉入澁澁于以操縱弛張方能善藏其用斯其爲漸之說乎余以此券獻赤它日矣

適齋集卷之三

哭

敘吳獻赤受庭詩草

夫璵華琢而後耀夜之景發青萍冶而後純鈎之銑煜故慧根穎識不廢陶鎔顓精獨詣必繇提掇昔伯牙之學琴也隨成連至蓬萊山旬日不返四望無人但聞海波洞湧山林杳冥始愴然嘆曰吾師乎善移吾情乎援琴而鼓水僊之操遂爲千古希音何況詩三百篇闡情性之風標所以焰燭三才輝麗萬有非啓玄關之鑰無繇迎襟得解非披講席之雲何以展筆生瀾余聞崑壁公之訓獻赤也舍僅容膝戶絕人蹤談折詰難洪纖靡漏片辭未晰則卒午

適齋集卷之三

哭

不許櫛沐一義未就則更闌不獲倚枕當斯際也所謂水天一色四顧無依驚恠駭愕不能以已溫養於天真之凝注徐暢於性藻之自流于以抒爲經義故於自然之音有默會乎獻赤甫冠經聞忽讀尊人之禮苦次廢頓每簡遺編嗚咽不能竟讀夫遂而不可追者親也榮而不可解者思也卽它日累茵列鼎朱丹輪轂獨非北嚮流涕時哉草成弁曰受庭非欲懸之國門毋亦樂淵源所自觸稟可以興懷握管彌足淪神春雨秋霜必有悽愴怵惻之心于是編若將見之夫養雖不逮尊人然亦逮有令名矣

課兒草小引

爾父局促轄下居恒不自憚安所得乘旦之選周遊八極
造物者竟為此拘拘也人豐爾齒同井爾者十三汗血而
猶然罷驚敝吻傷策將若何雖然驚馬十駕可至千里爾
父試執鞭乎哀次數首所謂始駕者久之車在馬前哉兒
其服於範毋吝介倪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三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三

五

陳先生適適齋鑑鬚集卷之四

明惠安陳玉輝達卿父著

士章

龍垣

龍巖

龍錫

龍錫

記

曾健齋先生祠記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四

吉故名儒之藪其在同水羅文恭先生最著業已俎豆學
官之左于時及門所稱入室則有曾健齋先生坊十年餘
當事者亟採輿議謂是羣倫之標幟也風教之攸關也檄
下崇祠以春秋俎豆于茲封人實司版築之役祠成當有
一言紀之夫一氣之元涵於貞百昌之榮肇於根聖學之
要基於閭閻則翊藏完密覺性員朗源流泉津鈞旋轂轉
尸居淵默之中萬象森然畢具于以研幾于以止止于以
參贊位育一措于性靈之自溢王文成論性情道德言動
皆以收歛為主大有契于闡然之旨乎末學不窮其與徒

託之良知至有任心流行之弊故文恭立教多主于無欲故靜寂然不動之說以爲主靜歸寂要在收攝保聚雖然文恭蓋以救世之任心流行者夫收攝保聚豈枯寂云乎哉吾身自朝至暮一非因應之時自鉅及細一非因應之事自衆及寡一非因應之人離則蕩着則膠此豈一枯寂所得辯其大本大原要在見性之真真性無久暫無鉅細無衆寡此中自有妙解得其解者能當境酬境而不着於境吾嘗有味乎先生之言矣曰凝結一路施之汗漫者誠爲對病之方若此處認得太重當機如何泛應故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四 二

密脩密証獨觀於大本大原而宇宙民物之爲一體涵養經綸之爲一貫未嘗不參透於靜定之天故方其優游於石蓮江陽之間螢窓雪几與良師益友互相印可海州之命下單車戒途登八公觀孔望道匡廬結茅于黃龍吟風弄月飄飄於人世之表無一物足以介其胸臆及其刺繁剗劇如承蜩如遊刃不挂不逐直以爲動心忍性之助入而補衣出而籌邊嚴辭正氣凜凜冰霜而黜墨清伍儲餉詰戎所以計圖安撫者纔纔然皆固圍之石畫蓋賴藏完密故恢之彌允覺性員朗故酌之不竭文恭善發文成之

蘊先生又善發文恭之蘊百年而且暮所謂傳心不虛也說者謂先生嚴於好惡謹於義利有壁立千仞氣象初遇之若難近者夫太和元氣寧可幾乎吾儒不爲獨則必爲同不爲峻則必爲類不爲狂狷則必爲鄉愿學夷而不得猶爲簡狎之士學惠而不得勢必至於蕩繩踰軌與波上下夫安得不好惡義利之爲兢兢也者不然先生承父昆之澤已稱貴偁而又別歷中外二十年垂組夫豈不能客與自適而砥節良苦爲蓋文恭以儒者之學在經世而無欲爲本惟先生獨得其宗故躬脩實踐足爲終身豎立根本夫其不著相於收攝保聚者正其所善爲收攝保聚者乎婁江王公謂先生近古之狂狷而真者知言哉余不能爲狂而願爲狷敢自附於景行之思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四 三

武安廟碑記

武安廟貌幾徧寰區文江雖尸祝不第廢然未有特廟廟
躬於萬曆丙午踰年而竣巍觀嚴麗仙然江邑巨觀首倡
盛舉鄒爾瞻先生之力也先生在夜郎時齋禱輒應及將
賜環武安豫露其祥跡桃園迄今世數遼邈而英爽電燁
雷轟即萬里孤臣朕兆通之則精誠陰有以相屬哉夫物
有所至取精多久則愈靈果于莫乎雖沉淪重淵超光躍
乘猶自雪煙斗牛間萬祺往而千秋來所稱卓犖諱烈惟
武安最著當孫曹建號荀文若周公瑾諸杰不東走吳則

適通齋鑑集

卷之四

四

北歸魏中山靖王之胄不階及土而傾蓋弇昆崎嶇顛沛
百折不回卒相然信以死余讀建紀至攻曹仁於樊沉七
軍威震華夏孟德至欲遷許避之未嘗不為掀眉拊掌踴
躍歡呼至吳師浮江白衣搥櫓未嘗不為掩卷歎歔流涕
沾襟要之火德將灰一木難支大厦區區成敗豈足以概
英雄而一腔忠赤鞭撻蹂躪慷慨奇魂之氣摩三光薄八
紘馮山河大地而為明神望其增巖然登其堂翼然均之
貝頂方趾履后土而戴皇天誰無血氣心知之性瞻拜遺
像令人壯烈之腸若舞若騰如其恣睢渙浥奸浹不可以

人理測視顏而過祠下能無縮慙慙悚不寒而栗乎世謂
武安陟降上帝蓋神之也夫人心之神與神相昭假曷嘗
不陟降在茲一念善則浩然之氣嘗伸冥冥若或翼之一
念不善則萎靡之氣嘗絀冥冥若或挫之故通於幽明之
故者修之吉即與鬼神合吉聖人以神道設教不於薦於
盥豈其若輓近筐筭之是祝為此固鄒爾瞻先生所以躬
廟之意哉余故紀之碑陰以告父老子弟

適通齋鑑集

卷之四

五

雒陽公館碑記

雒陽舊無公館。躬自今何邑父老也。館屬于公。躬自父老何生祠也。生祠而命之公館。何侯不居其伐也。蓋嘗聞與人之頌矣。邑土培半爲斥鹵。重以瘠壤。爲虐里多愁嘆之聲。自侯爲邑。廉平不苛。殫精興釐。詢疾苦。禁淫。褒斥積。役春出納。脩學官。禮髦士。廣儲峙。立津梁。其最大德。當夫疫癘流行。餓殍播野。侯寢食不寧。中夜遑遑。唏噓流涕。單騎走偏村落。起垂絕之溝瘠。而次第賑之所。全活不可勝計。其以爲慈母吾儕小人。孺慕靡極。將以雒陽爲畏壘。世世通適齋鑑鬚集卷之四

尸祝之于時。春鍾方興。應者不鼓。而舞醵金。飭材陶甃。伐石不浹旬。而祠成。侯蹙然曰。今奉職無狀。兢兢對責。是虞夫是役也。其誰非父老之膏血。胼胝吾每聞父老出一錢。役一日如膏血。胼胝之在躬。腹之則痛。勞之則楚。毋乃重吾過。安用祠之。其庚爲公館。可諸父老皇皇不自憚。過而謀陳子生祠。非自今始。昔荀勗令安陽。邑爲立祠。陸雲令浚儀。百姓圖形像。配食縣社。此兩公者。皆以循聲著生而尸祝之。何獨我侯固辭。陳子曰。余聞之。楊公昔楊塲在官。清白國人。將爲鐫石。塲竟固辭。諸父老將竊附於安陽浚

儀之百姓。侯不居其伐。其爲楊塲乎。易之咸。主咸去心而咸何大。都有心之感。咸必易渝。咸虛其位於四著。其義於五五曰。咸其晦晦。則無心之感。動乎腎腸。滲於肌髓。臂之磁石。運鍊春霆。發蟄蓋有神焉。冥注于其間。余觀侯沈靜冲約。蕭蕭一署。無以寒齋盟心而行。未嘗求知。當道于世味名根。都淡故家。亦邑子。民勤以暨之。絕無雕鏤刻畫之跡。蓋於易得咸道焉。真誠所格。甘澍可以應。雩猛虎可以度海。何況血氣心口之倫。沐浴湛闔。未有不慕義而共尸祝之者。侯縱不居其伐。余固已觀其所感矣。雖然。雒江通適齋鑑鬚集卷之四

以北車塵馬足之所。馳驅士農商旅之所。鱗集侯以歲時入郡道。經雒陽。停驂少憩。對桑下之嬌雛。哦花村之明月。諸父老獲望顏色。一切利病苦樂。畢達於階前。盈尺之地。謁若家八父子。然於以較夫展拜祠下。仰瞻樓楹。俯睇几筵。徒徘徊不能去者。不更真切愉也乎哉。縞衣之章曰。適子之館。今天適子之館。其爲尸祝也大矣。諸父老唯唯遂紀類末于

中憲大夫卓峰戴先生思德祠記

夫祠志思也惟思故祠惟德故思惟有德於里甚厚故坊十數年後而思彌殷殷不置則先生於崇宜有以祠乎崇先生故里也自先生往當道已採賢譽而附於警宗矣而崇人更殷殷思不置也礪金初祠將子孫世尸祝之過而屬記陳生蓋嘗觀人情矣負重喘息者解其半猶脫然喜而況弛其負而休之者乎疾痛呻吟者得暫安噲然臥矣而況藥其疾而瘳之者乎崇業海海故利藪自竭澤苛稅而蔽蛋困自豪徂利估貨乘颶而攫剝之而海舶困自東

適適齋鑑集

卷之四

八

事棘郡國籍操舟度遼而諸籍當行者困而愴然休然爲之請蠲爲之戢下人爲之免征調夫誰之力則皆先生以也此之樹德奚啻弛其負而休之藥其疾而瘳之者余聞先生有至性痛贈翁不及鍾釜之奉摧慟幾絕以侍太安人白顛孺慕繇西曹出守東甌備兵嶺海拳拳爲公家愛養元元則以梓桑之敬棠芾之陰樹德於崇特其餘緒夫純孝所感雪芝且爲標祥湛園所孚禱祀且爲嚮應何況粉榆之鄉已嚮其利何獨無尸祝之思而出畏壘之民下平嗟嗟先生坊方十餘載崇之風景日遷狐鼠縱橫斥鹵

蕭條喘息呻吟之狀令人肝衡撻擊儻有解其半而與之暨安者乎亦所忻願安敢遽益于弛其負而休之藥其疾而瘳之者而回首當年弛其負藥其疾惟先生然也則殷殷之思矣有已時夫祀之替宗所以章教厲俗鉅典也祀之榆社所以戴德志思輿情也余故勒之貞珉今後之尚論者有所考焉先生諱一俊字惟宅嘉靖癸丑進士歷官比部尚書郎溫雷二州太守廣東按察司副使致仕

適適齋鑑集

卷之四

九

文昌書社義田記

邑以南爲文昌江山映發潏鬱而爲人文二百年來國輔
翰卿懷琬韞璞之英後先相望餘風家漸戶被蓋靡不以
忠孝廉節自表著者鄒南阜先生謂是仁里也世數凌遠
浸湮不可無以訓方來則無如聯之書社于時經而落之
爲餘姚沈公又五年而螺陽山人謬知是邦稍置田若干
畝以佐書社歲時賢士大夫與青青子衿之彥濟濟乎彬
彬乎委蛇於其間倡明正學于以爲是鄉指南亦千載一
時也夫今之儼然而尸祝於社者皆曩昔國輔翰卿懷琬
韞璞之英非其鄉之先詰則其家之先祖父山斗在望廟
貌趨瞻夫獨無景行而矜奮乎余於山見三獅五勝之奇
峭於水見瀧江怒瀾之澎湃今昔之地靈豈殊耶振昌隆
之運是在乎人哉

通適齋鑑集

卷之四

十

善息亭記

善息亭在洗心堂之右西北枕江陳子以案牘之暇稍休
于此槐陰轉午振鷺羣飛雲霞之氣冉冉悠樞閒欣然有
會于心客曰此掩關習靜處也陳子北望而指文水自度
江而下龍鱗霧縠輪激電轉蓋振古如斯而流水不以損
真夫境囂心寂紛拏煩劇之中亦足息機養神豈希希在
掩關習靜哉善息之說吾僅借爲筌蹄遂仍以紀亭

通適齋鑑集

卷之四

士

脩走馬埭橋路記

余歸郊北過西安詢王孫走馬遺跡入世茫渺靡所攷鏡
石梁鏤柱四呎絡繹宵畫跡不刻虛歲久嵌崎半流沮洳
緩涂墊陋耕者日削就夷一遇霖潦踉蹌淖淖幾不能橋
足奚言走馬余甚傷之亟與諸君議修大都忻俞里中十
九樂施遂以秋杪僱工伐石越明春告竣石樑磊砢紅亘
涂縱七百七十餘丈衡以算計行者懽呼若湯陳子曰余
觀里巷歲時伏臘誰不醵金譙賽而捨以脩梁修涂則爲
善根爲慈筏好事何嘗只在一轉念聞諸君峙餼躬視春
通適齋鑑集卷之四
主
鋪衝風冒雨面鰲聯瘵豈不無量難楚而發自善念畏涂
條爲康莊予以樹德衆生誠無涯之伐哉余願將來者淡
有味乎斯言

穿積慶井記

坊以南爲積慶厓居密比羣汲于墮稍旱遠汲于石門旅
春有島警關門畫闔負甕者皇皇城下無所施繙於挈壺
之令矣居余惻然曰是宜井度熟旁隙地鑿而甃之不數
日而冽泉涌通衢相慶井之時義大矣哉水下有木汲之
器入木上有水汲之器出入而出養乃不窮夫安於泥故
無禽也同於谷故射鮒也濫雖清猶然井之半平何如鑿
而甃之泉始冽水始充井之功用始收羣積慶之居汲而
往汲而來普而不私用之不竭或者謂勿幕之象雖然勿
通適齋鑑集卷之四
主
幕有孚未易言也余於井甃粲然悟修庚申春仲念有三
日記

適適齋記

出城東里許爲鬲山之陽余舞象時讀書處也先陰駒隙再經此地屈指四十餘年覽溪山之環映衰松竹之蕭森忻然有會倒篋可十數緡別業數椽垣高於肩室大於斗餘地盡闢爲圃徧植花果剝啄聲稀蠶慮漸澄明牕淨几焚香端坐讀名臣錄衍義補大政記諸書至前哲嘉言善行私切嚮往至勞人杰士當紛糾震撼之衝時難勢難掩卷而思處法有解有不解旋而印證踐躋劃然心開不覺踴躍起舞客至簡素爲具止談風月或述人間可喜事適適齋鑑集卷之四

有評及流品臧否時政得失俛首不荅晚涼行數十步課園丁治圃花卉敷榮禽聲吟嘯大帽連華雙陽文筆芹洞諸勝嵐翠撲曉應接不暇松籟蕭蕭謾謾如細浪輕吹樞聲遠度余頽然嗒然嘯歌吟咏不知日之既夕夫鳥棲枝適居坎飛沈所至各隨其適余自窮巷時布衣疏食逍遙自得及于役四方萍屬鈇鈍冀效一割之用未曙披衣櫛不遑沐省錄率至漏下四鼓然自公之暇焚香讀書展玩圖書神情飄飄物外不復知身之爲吏五六年來弛担釋輶半村半郭三徑初成謝絕一切塵緒以溪山爲圃詣以

載籍爲良朋繹止足之遺訓泰寧淡之要旨于以簡身心調情性廣見聞暢世務優游偃仰與世無營斯不亦自適其適乎哉顏曰適適齋

文

屯操或問

或問督徵屯糧使臣責也渡江關武自子始毋乃迂乎曰此

祖制也昔

高皇帝開天自彭城以南潯陽以北設屯營八十八計屯軍十四萬有奇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有事荷戈而戰無事乘耒而耕寓兵於農最為良法承平日久逃絕幾半外衛屯軍總于撫臣強半撥入城操尺籍之混淆久矣余縱欲稽

適道齋鑑錄集

卷之四

七

覈雖輒之長不及馬腹獨京衛三十四營密邇宇下尺籍具在余稽多寡強弱之數遇有逃故隨即名更計新補屯軍五萬有奇蓋僅脩舉十之三乎或問方今世界昇平驛此輩於戎行將焉用之曰以若所云將待沍寒而後製衣乎將待枵腹而後峙糧乎將待四郊多壘而後詰戎乎夫自古無百年無事之國倘或有事勢必募兵能旬日畢集乎即旬日畢集餉將安所出乎大江以北風氣剛勁士多驍勇按籍而稽之朝調發則朝至夕調發則夕至與臨時難遽召募者異矣

祖制每軍給屯田五十畝歲當徵糧十八石因屯軍赴操依

城軍食糧事例准屯軍自扣十二石抵作月糧然後將餘糧六石輸倉養之百年用之一朝雖驅諸戎行不費民間一鍾一釜與臨時餉無所出者異矣夫防禦不可無兵而屯軍基置星列無待召募之煩養兵不可無糧而屯軍自耕自扣無待衣糧之給

高皇帝一片精神盡在屯政嘗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半

粒誠萬世燕翼之閔猷而奈何視為無用今若以焉無用則

適道齋鑑錄集

卷之四

七

祖宗設屯田二百五十萬畝以養五萬餘軍將聽其優游坐食乎京營每軍食糧十二石春秋赴操不違說介屯田每軍亦扣糧十二石春操董董兩月而止如弁其兩月而廢之謂

祖宗舊制何余每慨當事者每有急輒募兵輒增餉餉或不繼兵即脫巾未憂寇先憂兵履霜堅冰後將若何京城周遭九百餘里

高皇帝定鼎時城操之軍計三十萬今僅三萬有奇十九處廢登陴不能及城之半猶幸屯管存此五萬餘軍有籍有

繼其中豈無驍武雄杰之倫乘農功之餘閒簡閱挑選如期訓復萬一戎馬生郊就此五萬餘軍之中以三萬乘城以二萬推鋒陷陣亦足固百二之山河所關夫豈淺鮮哉問屯操之制極敝大壞已久而予欲一旦更新之不亦難乎曰是不難南京四十二衛屯田墾列大江南北

高皇帝命巡屯使者度屯所道里遠近設教場三十有四廳臺牆垣金鼓標角鐵鉦鉦旗等項井井有條其操練依京營事例有管營指揮及中軍左右哨等官俱于管屯人員數內選用每年正月初五日起至三月初五日止東作未

適適齋鑑集卷之四
與如法訓練聽巡屯使者閱試賞罰廉各官勸曠而舉刺獎戒之載在

令甲昭若日星今雖極敝大壞乎而教場猶故管管及中軍等官猶故各軍依期赴操猶故惟是巡屯使者百餘年來不復渡江閱試不復舉刺獎戒武弁以屯管為龍斷只是受錢免操故軍容日益縮弱行伍日益空虛自余受事即渡江閱武管官受賄者法管軍還操者法復屯官管操之制定屯管操賞之費而戎行始略振肅余茲脩舉廢墜豈更新乎哉嗟乎

祖宗當年立法無限深意自

祖制廢而人幾不知當年設屯之意謂何余故為之論著庶天下知有屯必有軍有軍必有田有田必有操軍不待募就軍於屯餉不待增就餉於田後乎巡屯者從此漸漸整頓庶

祖宗之舊制修復有日不者玩愒相沿余殆不知所終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則余今日之謂乎

適適齋鑑集卷之四

九

太平山種樹定界文

出城東里許太平山最勝層巒疊嶂俯胃大江靈秀勃鬱
代多瑋人而密邇郊郭樵子日斧斤斧山幾為童余割倖
析松數萬本時壬寅嘉平月也蓋松耐雪故以雪候植癸
卯春余以吏事之暇單騎登眺露霖如絲茅苗昭蘇蒼煙
一抹襟裾盡碧諸峯鱗鱗聳翠若揖若拱若蹲若踞有遊
龍舒矯之勢稱最勝不虛矣老衲云邑中不無垂涎是宜
界余以謝父老是山也北至山麓南至水圳東至長陵西
至塘凹著住持僧如意看守數年之後松高可數十尺覓
適適齋鑑集卷之四

三

高枕臥觀六樓上聽風聲颼颼颼恍如江濤拍檻豈不
蕭蕭有致且以告後之吏斯土者時戢斤斧毋使山靈困
於樵子即余它日去此亦當為夢遊哉

存恤節婦文

人間世惟節烈最苦縣青春而白髮其間星月之辰風雨
之夜真令人對景魂銷而空闔寂寞此志天長地久可不
謂最苦哉李門楊氏相舟矢節

天子已為表宅而顛頓佗係老且益堅至饑餓不足沾口何
造物者摧抗之至此要以節烈之生既賦以節又錫以名
釣陶於造物亦甚豐隆夫安得不多缺陷乎雖然環封疆
數百里而始睹一節烈有關風教不小余閱造牒數十年
來所稱節婦指不多屈至若唵嚙途窮莫如楊氏為甚倘
適適齋鑑集卷之四

三

或湓蹄溝壑不得以終其餘年豈朝廷所以表節烈激勵
風化之意乎本縣聞楊氏荼苦狀甚為歎歎于今以始歲
給穀八石布二端俾終餘年無俾失所

書前令後裔家乘

自有吉水擔君之爵者綬蓋若若官而名不數著也夫
宦廉平不苟則名樂大災捍大患則名死封疆則名先生
冰蘖之操子視其民至以禱雨觸熱而坊三者有焉實斯
名隨之清白吏矣其苗裔或業於給事或禡於傭作幾不
能自存清白吏子孫哉夫縉紳之後有司猶或振之而況
其祖有大德於民其苗裔至矣之不能黔有仁心者能無
動念乎復其役周之可矣書以告後之令茲土者

適適齋集

卷之四

三

規士文

舉世衣冠往往通用惟有生員衣冠

皇祖特為留意襴衫之制中用五色比德于玉也外用青邊
玄素自閑也四面攢闌欲其規言矩行範圍於道義之中
而不敢過也束以青絲欲其節制謹度收斂於禮法之內
而不敢縱也縑總下垂縑者條也心中事事有條理也圓
領官服以官望士貴之也惟有頭巾制度未定一日

皇祖微行見士戴一巾問此何巾曰四方平定巾

皇祖曰四方平定必須民安乃將巾前面按一掌作民字樣

適適齋集

卷之四

三

遂為儒巾曰

朝廷養士本為安民以作元服首重之也嗟夫

聖祖待士如何陸重望士如何殷切也吾少時鄉居見閭閻
父老閭閻小民同席聚飲恣其笑談見一秀才至則歛容
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觀惟秀才之言語是聽秀才行於
市兩巷人無不注目視之曰此某齋長也人情之重士如
此豈畏其威力哉以為彼讀書知禮人我輩村粗鄙俗為
其所笑耳若閭閻其行閭閻其心言不根道義信口開圖
身不守禮法任意舉動三五相聚則恆諧嘲訕關口舌之

工一二浪遊則淫邪狎昵作苟且之事少年恃其才學藐視師長霸者挺其刀悍挾制有司或小不忍而動大怒輕過呈詞或一人事而約衆人同行囑託說正話者則笑爲道學吹求其短必灌以狂泉不詭隨者則惡爲古板厭棄其人不資夫麗澤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此謂八行卽無論士有百行此八行者關係名簡不細士日以八行自簡點如此語言舉動果能孝弟忠信乎果知禮義廉耻乎夫禾之高出曰秀十中一人曰士士肯好脩同學見其人而愛慕居鄉黨其德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四

五

而善良官於內則爲朝署儀刑官於外則爲縉紳師表此之謂秀出此之謂士人百年易過此身不復再生一息尚有此志豈容少懈其平生立志不專向道不篤循省過端千瘡百孔自治不暇何能訓迪諸士第謬持風紀於諸士有師帥之責不得不以正言相教戒今日士風三事尤當首戒特拈出與諸士談之余作小秀才時見同學長者疎然恭敬不敢在傍高言大笑不敢在班亂序先行迎騎於長者道傍勒馬同席於長者告坐隅遇過從使令踐踈奔走夫禮非以尊人盡吾道耳不循理非以慢人自棄其道

耳尊長尚存謙虛卑幼豈宜倨傲況尊長之年輪到我身卑幼如斯果能堪否故夫子責原壤以幼而不孫弟爲首過孟子謂堯舜之道只在後長徐行諸生未必皆然有則改之其次公論出於學校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爲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聚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庠緯號此等士風最壞心術不知諸士有此習否有則改之至於結黨一節尤干法紀天朋友之義過失相規未聞同惡相濟士平日自愛重人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四

五

未有先侮士者况天下處處衙門自有重士體面乃僭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或一士見陵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道律令果有此法臥碑勅諭果有此許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本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類無不各重同讐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且士之賢者未嘗不非笑其同類而朋黨旣成去者以不去者爲薄行

甚者以勢相要以屬相激以利相鼓無奈之何不強相從乎夫士也諸類中之賢人乃不以道義相先而結黨以爲諸類倡余甚悲之其身非緇黃家亦士族而惓惓如此者以士君子之行望諸生不欲以姑息兒女之情相煦煦也倘體法當如此則經史法律備載之矣諸生其繹思哉

勸農文

竊惟農桑耕織衣食之源四民首務爾所當知丈夫當年不耕天下有受其饑婦人終歲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假使爾民盡耕爾婦盡織則爾農之衣之食當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矣養老慈幼贍生祭往之需皆于此而取之終歲之樂亦又何如倘不耕不織則無衣無食苦有不勝言者爾民其念之哉今特設勸農老人爲爾農人之倡爾于春耕夏耘務盡菑畲之力秋歛冬藏尤循節儉之風相土之宜悉植梨棗桑麻之屬俾野無曠土街無遊民粟多而不盡食布多而不盡衣則三年之間可使足民然後農隙之暇立社以祭以會父老以樂終歲勤動之勞入以孝其父兄出以敬其尊長行讓路耕讓畔毋酗酒毋鬪爭毋作強賊毋毆殺人毋從白蓮教自殞其生子弟習學各安其居以成禮義之俗豈不泐穆淳美爲可嘉尚也哉職政事之暇時一巡行郊野察爾勤惰竝不多帶人役以擾爾耕織有喪不能舉婚不能配或家貧兒寡不能兼育饑寒凍餓疾苦冤抑之情宜爲我言當與令丞共保惠焉嗚呼民吾同胞物吾一體羣黎百姓尚毋情畔情離下情不達哉

觀回昭告城隍文

本縣不競於才命途多蹇自分罷斥幸徵明神之靈復任
太平山長惟神明威察長吏之譽職是佑是殛職三年於
茲矣倘有不肖之行神必鑒之即無不肖之行而未忘不
肖之心神亦必鑒之先哲之訓曰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職
以信心而入非猶可說也昧心而鬼責不可說也二十載
難愈而始服官守道守法吾愛吾鼎萬一不得其職即罷
斥明農韋布始而韋布終亦不失為故吾如其震懼於毀
譽得喪之途而弁髦素心以為神登職豈敢其然惟神洋
適適齋鑑集卷之四

夫

洋在上幸鑒恩衷謹告

題日者楊見玄手卷

孝弟忠信命之所賦榮枯得喪命之所值兩者雖若歧途
然揆之趙吉逆凶之理未始不相符合今之推步者幾滿
湖海大都為畸詭曼衍之說而理幾紕恩江楊見玄以星
學有譽縉紳間談榮枯得喪多奇中然其人樸茂參數於
理不為畸詭曼衍之說其大異於術家者流耶邇來有醫
星問答醫者曰今之醫與昔異昔用四君子今率用四物
無物則君子不行星者捧腹大笑曰今之論造亦與昔異
昔多因財壞印今多財旺生官淺言深致蓋有慨世變而
適適齋鑑集卷之四

夫

託之其言乎然變者世而不變者理見玄將徧遊湖海其
樸茂如初于談榮枯得喪之中歸于孝弟忠信人同此心
夫豈無聞孝弟忠信而益加脩省者蜀之君平其師也夫

讀鳥生古詞

鳥子倘長在南山崑石間則蹊徑窈窕誰其能通惟端坐
桂樹而秦氏之丸已發禍繇自致鳥毋將若之何夫以上
林之白鹿而卒爲脯摩天之鴻鵠而卒烹焚雉淵之潛鯉
而卒斲釣何况鳥在秦氏樹間乎孔言晉獲孟戒巖墻俛
仰今古華亭之鶴東門之犬遑遑聰明人杰卒蹈此患悲
夫古詞云何須復道前後言世人不必管前管後也有味
有味

題募脩城隍廟緣簿

自有文江高城隍隍子以翼衛一邦神實司之其秩以視
令其廟以視署章貢螺鷺之濤澎湃雪飛雉建而注宇下
豈不亦稱最勝而地促於崇墉淤隘囂塵揆之以日東與
西若十指風雨之所剝落堂寢半爲沮洳此非所以肅共
明神也夫幽明一耳有地數百里履其署庭階之上翼然
巖然而廟獨規制不備至不足以避風雨燥濕蒸蒿悽愴
卽長吏亦安所寧其居本縣發數十繆易廟左民居縱可
六華廣三之一將以是夏鳩工程材伐石陶甃邦之縉紳
父老罔不協力鼎新以昭盛舉夫然從之興也可計日而
落本縣庶無怨悵于神明用是經始以俟夫慕義樂施者

塑城隍像文

於赫明神不可以像象顧像而象之其來已久新廟有像
翼翼乎其燁於觀而遺像剝落無以慰閭邑崇祀之誠是
用詎吉而塑之有有象者有未始有象者有象之象衣冠
顯昂端拱尊視登斯堂也令人心悚色動爲之語善惡惡
應之旨至焉不寒而栗有無象之象其聰明正直顯佑廉
慈之用干以禦災捍患使民無苦於曠溢無啞於猛獸無
厄於札瘥天癘斯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幽明一致倘所謂
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耶

通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五

遣虎昭告城隍文

昔我

高皇帝開天懷柔百神隆秩崇祀嗟爾明神蓋自洪武二年
封爲監察司民顯佑伯母亦謂高城濠隍以擁衛一邦雜
採方物俾百姓無逢其災害惟爾城隍之神是賴數年以
來樞星淪於文水東山之於菟般般耽耽羣然於郊坰之
東惴惴不足以飽其吻而又食人以逞知縣奉職無狀自
愧不能如劉弘農宋九江之理使自東浮北渡抑明神以
鑒察爲司以顯佑爲職當禦大災捍大患以佐知縣之所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五

不逮而山獸之長敢於咆哮跳梁今日噬一人明日食一
人以至旅爲輟行農爲輟耕被毒之家途號巷哭今人爲
之垂涕曰城隍之不有吾民實然不亦重爲明神羞乎知
縣大懼彫蟲之播種于茲邑如燎原之不可撲滅惟明神
威奮雷霆今五鄉各境之神陰爲剔爪抉牙是極是礫以
解我百姓倒懸之急不亦休有烈光敢此昭告

再遣虎貽告城隍文

理於明惟令爲政理於幽惟神爲政奸宄蟊殃吞舟鼎詬知縣之罪也射虎縱橫民逢苗害明神之羞也遣者百紀又類假造武斷鼓刀伏莽之徒充斥於關開知縣一大創之駿駿董亡何而渡山窮谷多有虎患又亡何而東南之郊西北之衢多有虎患行者未夕戒途居者未曙戒戶于時知縣寢食不寧爲萬姓請命于明神不浹旬而殲數虎於原父老扶杖歡呼謂明神哀我窮民禦災捍患于有永乃今而渡山窮谷厄於虎彌甚東南之郊西北之衢厄

通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於虎又彌甚朝而噬夕而噬觸於室窺於門而噬首足異處令人曉交而不忍視哭聲載道令人耳塞而不忍聞明神獨坐視大災大患無慈悲之心乎茲將選射夫從事于山原藪澤惟明神按而殲之曰殺人者死而奈何橫噬以逞夫明有人幽有神等之得以三及從事知縣必知明神之震怒滅此而後即安故敢以告

南兌祭江文

留都根本重地遐邇所共轉輸惟吉水疲瘁不列於沃土運南之賦雖竭蹶不敢後期而民間三時之汗血婦子不獲一飽至傾儲倒困以悉惟正之供益甚難矣聖德於昭川岳效靈是役也舳艫數十艘將以次輸於太倉實國家命脉所關神其昭臨于吉水之吏若民風恬澗靜順流而抵南幾千以竣事適歸也則神之垂禧豈不鉅哉

通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董

檄康王文

知縣聞之惟神聰明正直有以淫回干者明神所必誅有以嫚慢奉者明神所必怒邇里社所以崇祀之初土木而尸祀之曰惟明神血食茲土毋或歲之不登毋或四封之逢其菑害以爲父老子弟憂乃今而珥筆之豪禱以譁訟伏莽之奸禱以探囊其最可痛恨則無如覲祝之流怨家有所不可解嚼以厚楮書其姓氏庚甲符水魘咒謂將以致人於死明神將首肯乎將怒而殛之乎知縣嘗詢明神故址實在張家古渡邇者市井無賴不遠數千里鼠伏蛇遁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美

行鑽垣斷扁乘夜竊之而趨是偷兒也明神而偷兒之與偕偷兒之與處與居民祖禰益席而坐不亦重爲明神羞乎今歲天災流行饑饉薦臻窮民幾不能舉火此固明神所甚隱者而市井無賴首事者百數十人以明神之誕諒金賽會有酒如池有肉如林雞豕鵝鴨之羽幾如山積伐鼓考金窮日羅俳優以爲樂計所糜費不知其數不幾于滋衰惡之行長奢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之業乎知縣蓋嘗自度之承乏四百餘里民皆吾子子而將父其常耳有不相率以職事不相咨以力作徒屑屑焉持壺

治雞黍日陳樂而進之父母之堂則知縣將固卻退辟三舍之不遑安能強顏醉飽而徒以饜足口腹爲而况明神清淨恬淡將一切聲色臭味而空之至使市井無賴假以明神爲名張皇其事金錢粟帛費既不貲而男女街填巷溢喧逐無別褻執甚焉明神有知寧無赫然而怨恫耶知縣將復明神于故疆毋畱滯於斯以爲明神羞是用昭告

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毛

疏

城隍廟祈雨謝雨疏

明神赫赫昭臨吞吐山川以興雲布雨萬民閭閻望歲食
飲天和以利用厚生歲值恒陽禮虔脩禱文江邇漸涸瘵
客冬重厄札瘥本職自承乏以來寸心隨編萌俱往嗟撫
摩之無術不勝淵隕水就斬林總之嬉遊惟在蜡通歲稔
不圖盛夏偶或愆陽爍石天高即吐華而難堅難好難頽
難渠流金晝永迫收獲而奚千矣萬矣倉奚箱亭午巡躬
於四郊痼痲抱痛於五腑今縱不德無絲微霖霖之恩民
適適齋鑑齋集卷之四

天

則何辜安所慨十千之望况明神荷於皇之寶篆職司捍
患禦災而玄冥衆造化之靈機功在澤枯潤槁倘甘霖符
三日之祝嘉穀渚興則多稼續大田之歌太平有象為此
齋米九頓具疏
聖世五風十雨災恒化祥明神吸陰噓陽祈即平應致齋
而千絲霖霖若有神機方祈而甘澍滂沱大昭靈貺須臾
慰三農之望無事望雲霓庭碩賡多稼之歌矣會雨珠
雨玉紀休徵以志喜向玄壇而忭呼帝德難名曷客想像
神功寂若永荷生成謹披愚衷虔伸謝疏

議

上報鹽議

虔鎮江藩重地先是兩廣兵興以南贛吉臨袁議行廣鹽
以佐軍儲今袁臨二府已還兩淮而南贛吉三府仍行廣
鹽以致當事者連章累疏竟力爭而不得也豈不知南贛
吉爲兩淮行鹽舊地而故久假不歸毋亦是權之民情國
課籌之輕重緩急曩昔之行廣鹽雖一時權宜而上下兩
利實爲經久至計廣課餉餉及解京之額又檄而徵部內
若身使臂若臂使指可尅期取辦於旦夕便一行鹽之地
適適齋鑑齋集卷之四

天

廣則權稅亦廣太平番廣諸稅可無虞於歲絀便二江廣
接壤無難順流而下而廣鹽賤售民羣趨之已久便三有
如一旦改而淮鹽則本鎮兵餉勢必仰給於淮倘或後時
三軍能無菜色乎解京之額淮課雖可抵補而存留之數
能一一而足乎行鹽之地既削而又以兩橋之稅聽其自
辦寧能天雨而鬼輪乎淮數千里而遙逆流而上十倍險
艱而責之賤售勢得無難行乎即行之安能必後日不騰
涌乎聞廣鹽未行之先民已苦於淮而便於廣今南贛吉
行之已久而又奪其所甚便予之以所甚不欲彼民何知

謂廣近淮遠望利而趨勢必越境以行私析楊兒鉗者將
遂踵接於犴母乃罔民耶況本鎮南隣粵東隣閩西隣彬
桂最爲要害之區海寇出沒無常山峒嘯聚叵測既無存
留之蓄又無及時之餉自然之利十已全失而欲以仰給
於數千里之外及渺茫不可猝至之期萬一有嘗吾之虛
變起不虞當事者其將若之何登首山以呼虞矣是誠可
懼矣夫兩淮所力爭者利耳而江廣胎無窮之大害太倉
所多者七萬耳而江廣起百萬之後患酌其輕重權其緩
急廣鹽之行關於民情國課匪輕毋遽議改

適適齋鑑集

卷之四

甲

預申救荒議

夫救荒之策脩之於未然貴在悉心講求脩之於已然貴
在着實舉行本縣原設四坊五鄉自一都起至六十二都
止後奉調停裒益割十都至十九都隸鄰縣永豐今實在
五十二都編戶四百三十二里其各都各圖或畏水畏旱
或極貧次貧又次貧或應糶應濟應貸當廣詢博訪但恐
黨保里役乘是爲奸朔望延邑中父老之有行誼者當堂
集議於原隰之高下坊村之貧富畧知其槩蓋各都圖之
畏水畏旱不等各都圖之貧戶亦不等最坎窞者畏水矣
通適齋鑑集

卷之四

甲

而其近水而稍阜者猶可以免於水高燥者畏旱矣而其
有塘圳稍藉蔭注者猶可以免於旱或全戶而貧或幼無
父母而貧或老無兄弟妻子而貧或癡癯殘疾而貧此卽
當議賑矣而或戶有富民家有壯丁或上有父母下有兄
弟妻子則猶可以施調停均勻之術本縣原建和義倉一
所積穀脩賑察得見在倉穀一萬三百六十一石節經察
盤明白此可以申詳給散矣然而不足也察得庫貯原糶
穀銀一千九十一兩七錢二分八釐蓋縣昔年倉基湊下
穀皆濕腐故變糶存貯此亦可以申詳動支買穀矣然而

不足也察本縣自理登報紙贖奉成憲春夏折銀秋冬積穀見在自理登報銀二百九十一兩二錢五分此可以申詳動支買穀矣然而不足也察本縣原奉撫院明文各鄉都建立社倉勸令好義士民量出稻穀納倉備賑見在坊鄉社穀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石四斗四升另義民喪世潔折社穀銀二百四十兩貯庫此皆可以權宜給散矣然而不足也若欲動別項錢糧則本縣額編已定節奉部文司府嚴催此實難以轉移無已行哀多益寡之術則勸富民協賑可乎夫十步之內必有豐草十家之聚必有居積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聖

或論之以義或旌之以扁或榮之以冠帶庶幾有翕然響應者第富者或以倖免報者未必盡富臨時難以稽察窮鄉難以周遍卑縣延問耆老擇於各都之中恒產恒心練達足以周知一都之事公平足以鎮服一都之人者每都各一人僉爲都長令于鄉約所會集里邇自爲平議某也上富應賑若干某也次富應賑若干某也又次富應賑若干願賑者爲之平其價直願賑貸者爲之補其利息願賑濟者爲之破格呈獎以一都之長與里邇區別一都之貧富分註造冊卑職親自調劑而均停之是亦救荒之一

策乎至于給散之法若羣聚城中未免叢集滋擾若沿門逐家勢又未必遽周本縣五鄉定爲五日在城及附郭五十里內本縣先揭示定期親自給散其餘路遠者亦以五十里爲止定委佐領巡司一員在於適中處所給散然計口而給或恐稍遲先以極貧次貧又次貧酌量定數或全戶則總給或單丁則另給要於一日給散當卽了一日之事無使窮民久候其領穀之民預先烙印冊所列姓名挨都順圖次第而入自至案前領票赴倉交量仍印記以防詐冒本縣及委官親自抽驗有弊責令倉吏社長賠償仍坐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聖

以監守之罪夫誰得而干之所委官胥本縣量給隨行稟錄不許干及地方供給其間果能給發得宜者註以上考如或處置乖方註以下考申請獎戒使卑官有所勉勵庶上有賑恤之實惠而窮民其稍瘳乎竊念本道留心民瘼未事而臻至詳且盡本縣無能爲役敢不著實舉行與佐領矢心竭力以仰承德意

嚴保甲議

弭盜安民法莫良於保甲然保甲之法實與鄉約相表裏鄉約以善民風而保甲嚴相稽察要于使民去惡遷善王文成蓋嘗合而行之乃今談鄉約則羣以爲便談保甲則或以爲便或以爲不便夫稽察不嚴盜賊無繇屏跡盜賊不屏跡風俗無繇還淳卽鄉約所講論不幾爲浮談乎况保甲之制實倣州間族黨之遺意家十爲甲甲十爲保毋亦謂其同井而居固能綏急相保聚也而卒落落難行卽旋行而旋廢格其咎不在保甲而在鄉約蓋鄉約莫良於適適齋鑑鬚集卷之四

聖

吉水同江仁文之講論令人聞風興起第人心之不齊也間或見固一方而徑徑於體面之說稽察及其子姪則以爲壞其家之體面矣稽察及其嫗隣則以爲壞其鄉之體面矣稽察及其僕從傭作則以爲壞其主之體面矣蓋有里兒戲相稽不歸教其子而反構晉以取勝者有隣父偶規其失而遂發大難之端者有跡已敗露衆所不容法所不宥而猶欲各庇其親暱者凶人所以漏網民困所以難蘇盜賊所以日熾風俗所以日渙故欲行保甲先于鄉約宜各捐成心毋徑徑於體面之說然後參酌於人情土

俗而輕重布之以慎稽察以除民害以禁窩宰以清奸賧以預鈴束以均輪直以嚴連坐以禁夜行以防夜警以充器械家相爲守甲相爲防黨保相爲救援庶盜無所容而民稍寧戢乎

謹稽察 居管而談保甲誰不以爲迂悉而圖之將奚及矣宜預飭於平日城邑城鎮十家爲甲至於村落宜隨地而區畫之多則十二三家爲一甲少則七八家爲一甲而孤村零星渙散則於鄰近相接之處湊爲一甲令大小人戶將姓名面貌生理填註甲牌朔望互相覺察適適齋鑑鬚集卷之四

聖

日多一人根究其所從來何地所幹何事日少一人根究其所往何方所營何務族長而稽察本族甲長而稽察本甲逐日填簿稽察中有踪跡可疑者卽時覺發至連界地方如八都富田張家渡等處與永豐峽江新淦安福廬陵諸縣相鄰尤奸人出沒之所其酒家牙家推宰之家多爲連逃淵藪同甲宜逐一根究不許停宿奸人如容隱事發并坐

除民害 民苦於盜而被苦尤有甚于盜者則民捕是也設捕以緝盜實爲羣盜通謀終歲何曾能發一奸每遇

孤村僻落丁丁力單者假以盜情鄉細搜括財物無異
劫掠則今之民捕毋乃捕民乎莫若將各都慣盜察彙
一冊責令本都慣盜保衛本都彼其辯各都之羣盜如
數白黑也辯各鄉羣盜之垣孔門鑿如燭焰龜卜也每
月朔望執結如本都被盜即以罪本都慣盜倘能保衛
不致盜賊竊發令每家歲與粟八升無使枵腹益恤其
私方可鼓其力民庶不苦于盜而亦不苦于民捕之真
盜乎

禁窩宰 椎牛之家多為盜藪昔之椎牛獨八都最多今
適適齋鑑集 卷之四 哭

則各都而皆然矣昔之椎牛僅圖錐刀之利今則多為
窩主而均分矣盜牛者夜渡一入窩主之門倏宰倏分
黎明而滅跡失牛之家多佃作下戶至有因田主索牛
而至自裁者椎牛之禁不嚴將何以弭盜同甲宜嚴相
稽察即時覺發如容隱并坐

清奸藪 寺觀庵廟多為藏奸之藪吉水寺一百有八觀
十有八庵廟不知其幾僧道齋化計千數百人失豈無
窩停而竊發者宜與民家一體編附甲牌之末以便稽
察至於遠方遊僧遊道遊齋之徒假以化緣覓食此皆

盜賊根源甲長即時趕逐不許潛停寺觀庵廟如敢容
留者甲長呈官併罪庶小人無所慕其奸乎

預鈴東 邑多大姓聚族而居蔓衍既繁其家之思少豪
奴多椎埋窩竊假造誘掠橫行於邑里細民受其魚肉
莫敢詰問而尾大不掉卒之操戈反噬至為盜謀以快
心於蹂躪者則又半出其家之惡少豪奴履霜堅冰當
嚴鈴之於蚤至于賃居客戶住庄佃人間多伏莽之徒
或暮夜出沒或窩謀均分遺害不小此其實在屋主田
主平日須細察來歷嚴為防範如有蹤跡可疑者不許
適適齋鑑集 卷之四 哭

容留作奸事發以窩主論夫內而惡少豪奴外而客戶
佃人一皆窺窬如法則盜賊屏跡諸大姓服可帖席也
何為而不為未然之防

均輪直 今之保甲不過貧民輪直而已富家巨室既免
其身又免其族又免其僕從傭作夫貧民家徒四壁盜
必不經其門其垂涎生心必在富家巨室乃宴然安居
高臥而以守望救助責之貧民不亦寃乎宜一體編號
輪直富者人多當僉二名三名貧者人少止僉一名非
縲寡無子及子幼委無壯丁俱不許規避貧富協力總

之以保其家安得以體面爲辭也

嚴連坐 一家有犯九家連坐此成法也然奸民變態百出難以遠度況此九家者形隔勢渙未必協心覺察一有不虞有司按法而繩之一彼一此方且甲乙互推連坐之法安能盡行於九家竊計一家有事宜責之左右鄰唇齒相依耳目所視聞甚悉如其不能覺察繩以連坐之法彼將奚辭故連坐之法不可不嚴也

禁夜行 柵欄所以防盜須啓閉以時今邑市墟鎮令各設柵欄於通衢每夜輪班鎖閉如遇上司緊急公文民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聖人

間緊急事情經過本境者輪夜人等詰問明白方許開柵其鄉村里落雖不得築立柵欄而一更後嚴禁不許人行如民間緊急事情出於萬不得已須舉火方許夜行如不舉火驀地而來者輪夜人等即羈留稽察此亦防奸之一策也

防夜警 村落之居三三五五夜深猝然有警聲不足以相聞即幸而獲相聞而暴客已奔逸數十里矣每夜輪直遇警宜約以鑼爲號鑼聲一振自近村而遠村易以相聞各執利器布伏要害即深山窮谷奚患有不獲之

奸其民家祈禳不許一切鳴鑼以混夜警違者罰

庀器械 富家巨室亞旅僕御多至數十人少亦十數人每一遇盜僥倖首坐受其掠此何怯也夫一人持戟當門則九人逡巡不敢前豈有不庀器械而能以空拳禦盜者毋甲宜各備器械或鎗或鉞或弩或棍於農隙依冊會聚演習本縣或乘便而臨較之一或有警本家可以奮力格鬪衆家可以併力救援斯亦古昔伍兩之制也然各心易渙或有警本甲及隣甲甲長卽當收十甲牌察點有一不赴者宜以官治之庶法嚴而易行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聖人

整肅賓典議

鄉飲酒禮所以尊年重德至爲鉅典文江幅員四百餘里
潭宗右族連阡貫朽者豈少也而賓筵盛舉不以及潭宗
右族不以及連阡貫朽要在其人生平生平而當則雖
山澤之耀氣無儲粟亦可慨然與有司抗禮得之甚艱而
遇之甚隆人始知爲善之榮居嘗而醇醪盈斗不如膠序
一酌之爲華也居嘗而珍錯方丈不如膠序一櫛之爲甘
也月旦在丘里公論在學較而秩筵在有司薦者不以爲
功受薦者不以爲德安有食以爲己力而遂欲需以自潤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平

者本縣賂今日賓興不勝爲咨嗟嘆息也噫巖之叟平日
繩趨矩步足不履城市口呐呐不能麗於詞一旦而隆以
上賓之禮不勝錯愕何知出自有司爲之語曰某也從旁
力贊則敬諾又爲之語曰某也當謝某也當從隆而謝則
敬諾謝者一而索謝者數十謝者有限而索謝者無窮其
踵賓之門不殊於勾攝也其索賓之多儀不殊於索逋負
也何辜于天數十年勞筋苦骨以有此尺寸之積安能當
此橫誅不得已傾橐以應之又不得已稱貸以應之踉蹌
明倫之庭如入陷穽跼蹐衣冠之列如嬰三木鹿鳴之歌

未畢而權子母者將挾券而席捲其後數年以來登賓筵
者僅數人蓋有大被窘辱而歸者有潛然出涕而歸者又
有資恨以沒其子貸不能償至今以爲憾者四封之內無
不握手相戒避賓如避寇卻步而不敢前文章節義之邦
凌遲至此使賈生而在今日當何如痛哭耶本縣以知一
縣之風化爲職知而不言誰當言者知而不振誰當振者
回狂瀾於既倒是在今日該學均有風化之責其整肅賓
典將宿昔舊轍耳提而一新之世道幸甚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四

圭

度支議

度支之法古者量入爲出後世量出爲入量入爲出歲度所經費幾何所儲積幾何事事有節故嘗足量出爲入一歲僅穀一歲之用脫有不虞必不能支故嘗不足且古之度支皆一事權以歸主者周禮冢宰制國用唐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權皆歸一會其歲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稽其民之虛實以衡出納無掣肘無漏卮故嘗足今之戶部雖管財賦而兵禮正太僕光祿等衙門錢糧多有不隸戶曹者如開納事例則工與戶爭矣如動支馬價則適適齋鑑鬚集卷之四 至

太僕與戶又爭矣營繕之役糜費數百萬而戶部不敢問各撫按借留河工賑饑軍器折色而戶部不敢執諍衆自爲政各自競奇幘舉不顧惜費故嘗不足此經制之法所以必有統一而後能度支也

行鈔議

理財之法銅錢與楮幣並行而終不如楮幣之爲用廣銅貴而楮平銅難取足而楮易取足一也銅錢一文不過當一文之用而楮幣可當千當百二也行者挾錢不能滿萬而挾楮幣可帶千萬緡三也宋朝疆土日蹙而財用日裕者交子法行也我朝幅員萬餘里而財用日匱者鈔法不行也交子之法起自宋祥符流通於蜀其後民以爲便遂行江淮閩浙間楮賤官出錢以買之楮貴官出楮以散之官府之折納商坊之課稅悉取足於楮是以錢楮兩重初適適齋鑑鬚集卷之四 至

只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爲率實佑增至三界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夫天下增一億四千餘萬緡又增市舶錢二百萬緡財用安得而不裕乎今則不然官徵見銀而與民則以楮幣此鈔法所以久不行也卽如錢法亦只是民間私用而不可以納官稅此錢法所以多窒碍難行也夫

朝廷已坐失百萬緡之利僅僅田賦之輸饒法之折權關之稅事例之開所入幾何縱議加不過毫釐財用安得而不匱乎昔周萊峯議欲依倣鈔法不泥其迹用銅鑄造

如漢世貨布契刀之式當千當百之製貨布濶下而銳首
中爲一竅以通貫索契刀其首如錢而下如刀式當千當
百製亦如錢而形體稍大須規模其式而損益之周遭鑄
成花紋明著當千當百字樣如鈔法行用每省置官務官
爲散欵如宋四川河東湖北兩淮交子之法凡州縣交納
稅銀許納銅幣准數收貯民間赴遠地生理許納見銀給
領銅幣前路行用如此則權其利於民握其利於官欵散
周流錢幣爲一誠能行用百萬則

朝廷增錢百萬行用千萬則

適適齋鑑集

卷之四

蓄

朝廷增錢千萬不必徵欵民間而坐收千百萬緡之利下
省民力上紓

國計此亦一長策乎

適適齋鑑集卷之四成

陳先生適適齋鑑集卷之五

明惠安陳玉輝達卿父著

士章

龍垣

易龍墀全較孫

龍巖

龍錫

孫忠

孫任

孫美

孫念

孫思

志泗

志瀚

志潛

志漢

志清

津

學范

宗淮

宗澤

宗澤

祭文

祭陳西竹先生文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五

一

嗚呼何夫子之屯蹇窮此生而邑鬱昔王季友才峯峻逸
華采革葦竟抱三刖之泣白首短褐至今誦駉駉青桐之
詩以爲太息迺夫子之屯蹇較季友更甚夫其踔絕之才
出入子史百氏凝矚然披幾不知馬之幾足擗管如飛煙
雲滿紙而造物者陰沆之陰立而矜始青稟試奪前矛數
蹶鏢闌至不能稱一錄其如命何古山之東竿與之陽先
公實僑處此彼鄰者豪不念肺腑之戚故發難端至不能
比六乃齋憾以坊此旅而未亨時乎旅而貞有夫子在不
行其野遂宅于邑可謂即次閭閻該痛盡輶鋒穎可謂懷

其資高足雲集幾成公趙之市可謂得童僕此旅而小亭
時乎歲已酉不肖脩祝上壽夫子正當稀齡追述先公軼
事輒束鄉涕淚吾無有以于此憾終天夫傳亦之虐慘於
焚次不共之仇棘於喪童痛心疾首不以小亭忘未亨時
純乎孝哉而又重以西河之感白髮持家辛楚備嘗何屯
蹇至此窮此生而邑鬱良足悲已夫子嘗不愜於處此屢
圖卜里諸孫子不可不知旅道夫旅之時義柔必順乎剛
止必麗乎明世路嶽崎承家匪易委蛇於不剛不柔若晦
若明之間庶爲貞吉有以辭逝者於地下不肖自少執經
適適齋鑑翁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二

久辱甄鑄憶昔播遷鄰夫子故居千辛萬劫同病相憐一
爾過嘆邈若山河夫子已矣諸孫子讀夫子之書必有竟
夫子未竟之志者旅人而談旅人不覺愴然有感於今羣
之際

與曾官保文

嗚呼先生人豪天挺龍虎昌期閣獻卓識廊廟鼎彝汪洋
器度冲抑嫺儀潛而鴻抱達而駿施食錯熙亮九重是毗
邇自沂水一貫宗支迄于有宋子固嗣之仰惟先生發憤
下帷如國弓冶南豐裴箕正宗漸遠談學多岐文成闢道
寢在良知衆言喧呶紛裂支離先生典禮立破羣疑疏復
伯爵斯道主持駁歷銓曹六察咸宜晉尹京兆九土保釐
開府黔陽世途險巇鳳矯鴻鸞綠野委蛇簡注當宁恩遠
日麗東山特起廷決大疑司空奏績褒寵交馳忠誠益勵
適適齋鑑翁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三

保輔臣維慈流涕退同水之濱江陽論學崇雅黜離明心
慎獨求慊戒欺良弼在野時厯磨思蒲輪再貢國是攸資
總握南衡百職咸熙調燮元氣克鞏丕基八埏流茂千載
一時幡然解組糜鶴相隨龍章殊眷如綸如絲晉秩橫玉
寵賚隆奇典刑人代高飭維祺輝在昔班屬恪景芳規洪
爐鼓鑄厯相切劘藩臬名邦南向瞻岐每問起居庶其康
祉何圖一蹶日黯風悲哲人既往國誰著龜承采紅顏垂
垂紫芝于以奠之能不嗟其嗚呼尚饗

祭吉水劉司成封君文

人亦有言有司成而封翁幸無司成而封翁不幸幸不幸則又重悲夫造化之域人夫造化奚心之有今夫和風暄日天之管也倏而雷轟電燁風飄雨驟何若是黯然而蕭瑟母亦時值其變雖造化亦不能違人生而造化之所囿福澤而造化之所司鴻名駿望而造化之所恡儻然而來者安能必其不儻然而去有司成而封翁輶晦於石蓮雪浪之間疏布自若也無司成而封翁輶晦於石蓮雪浪之間亦疏布自若也大都此儻然者與吾本然異方其來則易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四

炎蒸當以等於和風暄日之管方其去則易飄飄當以等於四時風雨之序如其炎蒸之時而遂車上解也一或飄擺安能自振於淖司成雖弗終萊絲之歡乎番番黃髮留而持家之秉釋憾者有所格而中止藐爾孤茲且撫有而室一身而司成賴之司成之子又賴之此又封翁之所淡幸也夫天豈有窮日而雷轟電燁風飄雨驟乎哉變而歸於管依然和風暄日故天人之際難言也人生有本然心性不隨儻然而來儻然而去者吾儒脩身立命之學不可一毫鹵莽封翁往矣其以望於後封翁者

奠錢封君文

嗚呼會稽之峯靈秀攸鍾紆鬱盤礴篤生封公惟公雅抱玉潤金鐙洵洵緣賢剛脩厥躬與世委蛇微表如表釋矜敦樸砥柱頽風成蹊桃李遐邇咸宗惟德集祐厥後昌隆式啓象賢曰紹箕弓太阿發矟莫與並雄衡文江右一代宗工建節湖西三郡稱風文經武緯發祥自公

帝嘉啓佑累錫綸封天眷令德祺壽罔崇客秋嵩祝畫錦瓊

瑤萊增班舞謝砌蘭叢耆英雄社綠蟻方濃或浮鑑湖或

眺臥龍臨風高嘯突契玄通輝欣觀椿榮遙祝喬松詎公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五

厭世倏馭僊蹤詰人不作標標奚從于以奠之景仰高風

莫文江初尉文

嗚呼陰陽回薄茫昧宵冥君之捧檄而行也蓋在客歲之冬溘然長逝而不獲睹乎陽春何造物者之若此乎其摧折之金灘之潯白沙之溟寥寥而蕭颼者非其神泣耶雖然神而果有知其亦無庸戚於茲陰陽之回薄若茫昧宵冥而卒歸於數數窮於辰下雖在壙虛遼闊重襲石室之中而亦所不免何獨皖城之江干能終命乎皖城之江干於以視牖下豈不悽絕要以千秋之訣江干而不免牖下而不免則亦等之乎考終耳男子生而四方天地一蘧蘧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五

六

也君籍山陰計生平足跡之京師之東安之文江幾半字內魂氣怆怆八極飄飄乎而無所不之也亦不必待嘆於牖下夫區區牖下奚爲者執婦子而邇以家之不易非困則筭計不踰閭其誰憑而吊之邑之大計在南君之捧檄而行也銖而平之概而均之卽宅勞不勞於此晨宵之所拮据而髣幾爲枯卽他瘁不瘁於此倏而石尤風濤屹起幾爲覆舫者數卽宅險不險於此君勞甚瘁甚而又屢戒心於風濤膏肓之厄而遂漸不可起至不可起則以屬其子而善爲之無遺憂于父老子弟蓋而今大倉之金穀輓

輸如頤而四封之父老子弟咸藉以息肩也此誰之力夫生而業官場而屬其子以無隕越於事是豈株櫟於域內之觀者皖城之計至邑之薦紳逢掖溪山窮谷靡有不歛歔而嘆息者計尉秩不崇靡何以得此於數百里之內也則以視牖下不尤爲得死所乎邑稱獻宅日登而紀於吉之乘曰是尉也以司運之役卒于旅中來藥有耀其以視於廟食均榮神而果有知其亦無庸戚於茲然以余睹風日淒清千里間關之狀則又愴然悲矣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五

七

祭布衣趙公文

嗚呼富貴而名湮滅者何可勝紀也至所稱實行好脩之士骨朽猶有餘芳公一布衣耳饑窮之不遑恤何恤身後然發文公之蘊躬行實踐其大節兢兢取與至揮金而不顧當其困於烈炬豈不亦家之是圖而怡然正冠抱主而出斯亦足徵公於卒者乎沒數十年今而戶祝於社則秉焚之在人心也膏於身膏於後而不膏於身後之名蓋人生在所樹耳若公者豈必附青雲而後聲施乎哉古稱吉多質行好脩之士吾于公益信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八

奠李封君文

嗚呼探嵩山則林泉之清風振響弔東臯則河渚之高節流芳若夫遊情羈詰一意恬脩高節兩臻存坊順寧則崑崙之墟太平之里聞有崑崙翁先生先生資稟穎慧學該墳素藝植則明中彪外敷摘則抽精擷華督學屢擢高等同社戒推時髦僂薦鏤闡僅選明經豈造物詘其鴻才將右券申于穀似然卒業成均請急歸省懷悲風木棄官將毋此蓋至性冥通觸感枯魚萬里而精馳楫臂吸粟而神忘列鼎者乎天錫純嘏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九

帝渙綸封處纓綬而若素耽泉石而覺爽偃息琴書寄興松筠臨池則體具右軍屬韻則趣入青蓮悟玄牝於百鶴締金蘭于華棚當夫和風熙日美景良辰招煙霞之侶接林臯之勝促膝銜觴連情發藻江山之麗色盡舒雜社之遺風再振一經貽穀二惠競爽伯則旬宣江國負鍾呂之望仲則騰茂公車譬龍鳳之交觀其所以步武庭訓繫情離屬或計偕而心動輟行或入覲而請急歸養世載令德家篤誠孝喬以啓梓箕足光弓矢嗟嗟誰謂天道遠重積則昌誰謂世道降忠實則周先生不導引而躋九奏不

而享素封不干進而膺綸恩不設畛而式鄉閭信人生之大齊惟忠廸之爲吉蓂綠之杖屨已逸斗山之模範猶存方且以崑崙爲畏壘方且以太平爲德里尸祝屆遠而無射芳徽閱久而彌鮮雖然其如令子哀我之涕何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十

祭甯宋封君年伯文

嗚呼八壺之北蘭水之西奕奕二宋地望寡齊愛挺封翁先民是砥人貌而天表符于禪弱冠脩詞菁華藻藻問字傳經戶屢遷迤模楷垂於里閭月旦推爲太丘及大廷之需次煥綸褒于祝鳩脫一穗其若屣盟鷗鷺於十洲青松白霧息機林樾眺湖山於武林謁舊京之官闕或寄趣於篇章或吟弄於風月德久苑而必昌璞疇抱而弗庸惟象賢之令子展海國之人龍襟期澄玉界之潤才鋒優八面之衡典計畱都風清版部一麾營陽叔度何暮問誰貽謀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十一

裘以冶鑄輝忝附驥懼感情通聞黃胎之輕趨冀遐祉之崇融天不憖遺景仰奚從嗟余生之在疚陟屺靡依慨令子之悼心欒欒何怙臨風嗟其淚潛如雨不腆生芻庶其予顧

祭莊封君文 代家大人

嗚呼日短星昂紀窮玄英值龍蛇之歲危慨大椿之霜零
邇翁韻履粹雅端閤當前作後述之蜚映正吉祥善事之
駢臻故分若樸動棄于程開龍角之清墅娛花鳥以怡情
憶長公之掇巍忻余兒之附驥同贊師門復連閉里龍章
錫類竝膺明賜時把臂以談歡每覲德而心醉蓋嘗聞計
曹之清風與夫星沙之勞勩或霑河潤而騰來暮之歌或
邇星宿而推式穀之自橋藉粹光青繇藍始余已久老翁
纔喻稀睹登臨之輕趨計大齊以凝禱方喧我鼓盆之感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主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主

胡儵赴蒿里之期景蕭瑟而增慘心怛怛以歔歔嗟余兒
之在疚陟屺靡依想長公之聞諱瞻岵涕洟俯仰今昔不
盡淒其謹臨風而一奠神粦鬚而來茲

奠駱門孝謹陳孺人文

嗚呼蘭萎畱芬孺人逝乎而不與俱逝者存愛稽形管
之訓著布操作壙陰埋甕于以持筵鑰開胤續列于女士
者豈少也而笄幃之秀德不喻閭總之以孝謹為本孺人
之配墩山翁也翁卓磊輕賞雍孫不盈數晦竟捨去而勞
勞機杼杵春閨浸而給浸而足終君子之身不以銖毫寸
縷貸此非孺人力與當其移里東偏隣人亡牛幾有同舍
之疑孺人減餐無日不援神自矢卒得所之隣人惡訕至
跪觴謝此何剛腸與然而閭以內婉婉委蛇居妯娌寂遜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主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主

終世不出一諄語事舅及後姑怡如翼如以羞甘脆惟謹
至委頓蓐簀間幾不可起猶自質曰吾曩離居得無失舅
姑奉與其有此咎也憂憂此衷可不謂孝謹乎春秋八十
有三遐壽也疾革而神情不亂厚積也肖子諳孫或曾龍
鳳之文或孝弟力田完祉也綜彤管之遺範符笄幃之幽
芳逝乎而不與俱逝者存嗚呼

祭憲副劉望奎文 代家大人

嗚呼芒芒大輿囊籥靡測翁以良二千石特簡備兵取道省太恭人星輅未發訃音忽聞慨慶吊之相隨令人徒致疑於造物之憐憫吁嗟乎哀哉余猶記甲午之秋報雋賢書直指公方持繡斧二惠競爽人士噴噴貴赫而翁治菴自若起家水曹事多涉中貴人根蠹蟠結動掣其肘而翁按法自若一毫出守銳意興除折悍弁之橫剔藩轂之奸釋憾者眈眈虎眈於旁而翁振刷自若熱血槁於蒿簪神力耗於決瀆易簪之日不問家人生產惟以太恭人在堂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古

不獲終養爲恨天之報施何爽哉長兒輝感焉在直經中禮三年之喪不羣立不旅行而况未及三虞故不敢與於吊哭然情誼關切一聞訃音不覺臨風跼蹐愴然以悲老夫老矣敢以不腆聊寫中惻

祭會魁張聲輝文

嗚呼死者人之大歸有闕者數如帛在杆短難復續無關者真如蘭在碗稿不斷芳公廣額豐頤沈凝處後於理不宜中促以強仕之齡擬魁握銅章此正鬱勃發舒操縱在手之日迺入里而憂生臨發而躊躇專城之幃帷方新忽觸白雲之夢奄棄人間世數使然乎衆業簪組冲然自抑遇人無少長貴賤一切聲折爲恭捷戶橫經敕其下毋張角距作咆哮狀試政茂宰所設張十未二三而廉明樂愷譽聞鵲起坊之日邑爲罷市靈輶所過掃竹掛紙爲變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圭

微聲以相執縛可不謂完歸乎憶余囊識公獨人中髮才數額及在石陽聞鄉書報在白下聞泥金報每嘆渥洼異種念憲公有孫孝廉公有子哉旅冬公以新命過家唁余苦塊中余見神情黯澹色澤鰥賴竊私心疑之甫脂其車遽摧其輶回首二十餘年間儻忽若夢跡所遺會少憫生平而向中磊塊未舒之氣則以族能世之者高堂有太孺人在月落烏啼此憾何能已已

龔司李洪耿實文

嗚呼有生有死人世必然生則優游於順境沒則羽化而登僊誰若君家飛禍纏綿每觸目而驚家變無一刻而不憂煎如瘦之附頸如啞子之吃黃連有腕徒搯嗟嗟誰憐內不能保其妻孥窘辱萬千外不能庇其臧獲備嘗剪錯有眼空淚嗟嗟誰憐鬱鬱長逝半炷絕煙朝焉不聞上七暮焉不聞陳躉九原告餒嗟嗟誰憐蕭牆之覆金已盡囊乏半錢閨室之顛連無告并日始饘哀此寡婦嗟嗟誰憐藐爾週歲之孤一脉不絕如絛虞絛蠶之毒螫愛東徙而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六

西遷危若朝露嗟嗟誰憐盈門肩摩趾錯滿堂緝緝翩翩可惜數椽之屋幾為往來之阡勢孱力弱嗟嗟誰憐余與君西江共事比閨相聯過門而忽為心膺而不覺淚連朝沛至此誰解倒懸人乎不可問吾以問之天

諫莊母洪安人文

嗚呼兩儀作配二曜並縣不有壺範嚙相誥人渥洼產駿丹穴起鳳不有母儀嚙啓詰胤海屋籌添蟠桃華結不有遐齡嚙享祺祉夫鮑有少君益濟忠勤方伯公蒞仕司李治狀奏寂九載尚璽氣節峻嶒出而治兵漢黃荅符以清保釐東粵澤鴻以寧謂非夫人相之乎承德公四景翁清心遠韻一門雍睦繼而策名清時蜚聲循吏則有若中憲君芝蘭玉樹菁葱秀發則有若諸孫曾山川出雲然後甘澍滲漉謂非夫人啓之乎產自望族幼有奇徵以方伯公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七

貴以承德諸公奉以中憲諸君娛愉景代經六朝庭列五世煌煌譽命紫黃厥躬旅秋正當悅展賀客闔門夫人翟霞肅客容色充腴中憲公萬里馳使奉文綰上壽蓋百有一年備極人世之富貴福澤謂非夫人享之乎夫源濬必長德韞必昌夫人處約能貞履華能恬不以方伯公已登巍科而輟操作不以八載食旅局而厭荼縠不以蕃宣大藩而艷寸絲銖銀歲時諸子姓問侍進而提以承家之不易拳拳忠孝大節蓋盡範母儀若斯之懋以膺祺祉不亦宜乎余嘗觀宇內諸薦紳家所稱閭德無如姚江孫夫人

遐壽無如海豐楊太夫人子孫貴顯無如新城王太夫人而夫人兼之歸而見方伯公承德諸公於地下亦適然無憾哉臨風歎應豈敢恒化

齊鑑集卷之五

六

奠劉淑人文

嗚呼孺人萃是完禎禎莫華于顯庸而淑人肉食五鼎饗翟輝瑛禎莫華于胤昌而淑人祥啓蘭孫玉立嶢嶢禎莫華于遐算而淑人康祺益豫稀有五齡蓋自作嬪以來克嫻女訓令德惟貞余雖不獲睹靈塋而目習觀察公之表暨何卓爍而絃閣則又益仰夫內佐之徽聲當其相對朱之帷獲時則駕射策大廷當其相專城之錦令問休暢花滿河城當其相西臺之斧粵以東溟以南霜粟風清

帝嘉勞臣實維爾內襄有聲制從夫爵明緯鏗鉤及夫林臯

通適齋鑑集卷之五

九

偕老諄諄訓子姓一經五荀耶八裴耶軒軒韶舉其翮可抑南溟然則世人所盼倖不可幾者至淑人而駢臻雖難駐者流光而其無涯者則內佐德茂與夫後祉之方升

祭孝廉駱尚孺文

尚孺君扶病層母以時紉故指摺勞頓病轉劇封甫盈坎而逃嫺友陳玉輝聞而悲之曰此犯孝也何天道無知時有幼兒之感越端月目復痛楚未能躬奠據榻屬數言諫之嗚呼至寶造物所恡斗牛間精光暫煜非干莫也耶而遄遄沈閻重淵故天之生才實難夫以君篋二酉之逸典擬百氏之菁華千圖象河漕戎祀離屯塞微諸機罍靡不該稽甸中其真精闢爲制義淵致玄解一往參詣雲興霞蔚文采葩流讀其莛如登山眺海令人心目俱開益余嘗適適齋鑑集卷之五

歷吳楚燕齊之墟諸建旗鼓者詢及尚孺亡不延頸願附下風其磊落昂藏百折不回之氣毅然以寸心必不可冒昧世態必不可浮沉負駢闐捷之事必不可隨波東逝卷勺齋廣僅容膝捷戶却掃一意下帷甘脆以羞尊公自奉殊齋斤鹵之入至不能供饘糜竟不以供饘糜計柔媚皆兒半刺溷有司孟薑飯枯寤誦自若所知交不過數公每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形神俱往而不憚君者或以爲峭或以爲激夫不爲峭爲激則必爲卑疵軟熟而後可乎大丈夫自成規局于不憚矣病夫困于公車非福薄

適適齋鑑集卷之五

也年不及艾非壽促也家無負郭非饒簡乏也闕覽博物卽是福雄文垂世卽是壽積書以遺子孫卽是饒簡此可與達觀者道未易爲儕俗言也所可惜者溫陵少一名士世道少一端人吾黨少一良朋余安能不愴然以悲

莫曾門貞孝陳孺人文

嗚呼子化君已矣孺人備嘗荼苦年僅四十有八而何淑
德之云亡計孺人爲曾門婦三十年爾三十年間稱未亡
人二十年而此二十年間遭家多疾哭夫哭子哭舅哭姑
哭母哭兄舉目多斷腸流涕之景無一日可爲開顏縱託
于世未亡人乎幽憂悽楚如在晦冥此志亡人等耳一逝
不返無負地下之信亡人有知脉緝未亡人時更畢志無
憾矣夫窮陰惡景寸腸鐵石屹屹乎大節也哉可不謂貞
乎有以女有以婦斤斤相儀不替其居可不謂孝乎惟貞
通適齋鑑集卷之五 三

通適齋鑑集卷之五

三

與孝雖物弗物余以姻誼傷淑德之云亡忽憶及子化君
歎歎不忍泚筆卽泚筆不能數言雖然曾西一壤之土後
乎屢掃松楸有繼矣剗已極以俟將來嗚呼尚饗

莫田母林孺人文

嗚呼昔公父文伯氏母諱諱勞逸數語有味乎其言之文
伯之閨穆伯之祧實賴不啻夫瘠土多材沃土多依孺人
夙曙內則以奉高堂甘脆之供躬自上七丈夫子善儒已
挾計然氏筴遊吳楚燕趙間孺人持家秉昕夕課子棚內
規擘有方不數載貲隆隆起至累巨萬駕素封計其間所
匍匐拮据以將茶拾藁者若而狀顧復斤督以和熊畫荻
者若而年解琮璫治篋篋以及朱盞絲枲者若而事此皆
所謂材母以余聞孺人沈凝不苟嘗笑而坦衷曠度自妯
通適齋鑑集卷之五 三

通適齋鑑集卷之五

三

妯至戚里無不人人意得母德母材竝重哉嗚呼孺人居
齊而節居沃而節累沃累節以有今而惟布操作猶昔夫
慎以馭溢思以制樂餘以集祥于內則獨替其大其公父
文伯氏母之儔乎太學君著國士名於孝敬慈儉脩業而
息之于以蜚英亢宗則孺人食報之年固未涯也踰稀而
父莫完社矣

祭楊司訓文

吁嗟嗟乎瀉水著地無正方圓欲問天者作如是觀翁非
不仕肯帶一盤古孰無死而隕斯年茫茫造物則哉其端
簾竹梧翁汗血相看諸駒盈廐千里爲難孫病祖代告之
于壬戌之變賦鼓闕闕考氏見虜捐軀以前誰云盜賊
而不可忤威翁精誠于父竟全誼敦宗祀禁解里廛太丘
遺風益庶幾焉惟昔一菴甫之先賢立雪吳門能習其傳
如程得楊爲吾道歡正學在世匪言所詮穿衣喫飯體之
斯安囊翁素履其可無愆振鐸于惠風致高舉匪直經簡
適適齋鑑翁集卷之五 五

卷之五

五

其腹便便定士以行猶荷與蘭教澤方滋胡不少延共此
朝露季也可憐祖孫之詒視此青穗理乎數乎其義益玄
嗚呼

祭鄭門張孺人文

嗚呼人生陰陽之患亡如幽憂憂嬰于心如煎如灼爲癥
爲瘕而况并珥之憂更又蘊結難療孺人方哭夫高又哭
夫儼愈哭愈癡愈癡愈哭身非木石安能堪此煎灼春仲
以海氛故止余舍旬餘余驚問何瘕耶孺人泣數行下吾
有奇疾潛在心膂初若彈丸已若覆盂每一升湯疼楚幾
絕嘻嘻此瘕瘕也瘕瘕不治治之之法無如排遣幽憂要
以天性之傷榮腸纏骨居諸不停此痛矣極則孺人安得
不以幽憂死乎百六陽九併在一時蠶蝦芝焚併在一
適適齋鑑翁集卷之五 五

卷之五

五

窮凶極慘併在一身悲乎余猶憶孺人蓋嘗泣數行下淡
慨夫旁觀者之竊笑夫世界輪轉孰云陵凸倏而川窪孰
云川窪倏而陵凸笑者與哭於人者均在不可知之天其
以等之於戲劇亦足自寬一棺戢身生平鞠子之深情抑
鬱之宿懷與夫陰晴之世態俱成昨夢嗟我舅氏以稀齡
而拊諸冲孫將何日得稍舒眉回首曩昔悠悠我思

箕曾孺人文

嗟嗟孺人其以概鍾夫人足幾乎夫鍾非太傅曾孫王司徒婦耶而閭德懿茂故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嗟嗟孺人其在當日家勢烜燄爲中丞公女爲侍御公婦婉婉柔澹稟於夙性茹櫛衣澣塲齒若素何知爲中丞公女侍御公婦愛相夫子節約勤劬祀事蒞臨心躬程督諸子且莫口自授書何愧爲中丞公女侍御公婦余昔講菰楫科亭蓋與近台翁肝膽相屬孺人解佩實與有力及知文江千里睽懷聞近台翁無祿輒爲潛涕已聞叔子遭飛禍瓊尾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壬

四方又爲潛涕孺人百憂交侵強半伏摩而遂以不支縱叔子覆盆幸白而展轉歲月愛喪其資九原有知將安瞑目冥冥之中負此良友不并負孺人乎哉區區不腆少將微忱

行畧

封侍御先府君行狀

不幸奉先慈之諱歸以族歲冬初除服念府君年高菽水之歡何如企佇望雲依依未忍就道廼府君趣之出也至厲聲邑孺子而謂余耄乎哉余雖耄行不杖立不跛神明之用不衰安用兒女子之戀而忘

國恤爲不孝唯唯蓋自春至秋喪猶竟不尢裝天降鞠凶木欲靜而風不休嗚呼痛哉日月有時將定矣技淡爲之次其生平府君有志操大父後軒公少失怙諸舅仲臨以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壬

痛析產獨縮而又數發難端困之官大父口吃幾負詘府君才總角投袂歷階而上具陳失怙見壓於嫡狀誠者至爲太息淚下諸舅仲咋舌相戒夫夫也有豎子在未易與也大父以被黜故產日落府君傷窮約無已時安能匏繫佔俾爲業而糊口外表家歲受若直供二親二弟一妹外表家溫不識窶人作何苦與之直常愆期家爲輟炊者數欲言囁嚅向隅陰自發憤丈夫子窮則窮耳何至仰人鼻息無能爲資身之策計歸而射時居積不數年以饒歲時上二尊人觴不之甘澹吾宗分派日衍篚篚譙會日隆府

君嘻嘻華滅根敗道也遂徙塔山下披榛剪棘創廬一區東阜數畝擁帶潮汐未幾島夷內訌廬舍灰燼隴畝萊蕪曩所居積石盡時倭掠輞川積骸盈野伯父石室公被鹵以不能輸金榜垂演死府君貸數十金間關往贖陷伏中幾嬰白刃賊酋義之獲免倭平徙鼓山之東距塔山僅數武里故多豪嘗以睚眦洩怒杯酒間府君每宴會輒婉辭壤地同豪每求多堙刈塞源率十數無賴伐門府君倉皇登屋避之或謂彼豪何厭之有不如蚤從事焉府君仰天歎曰彼主我霸長木之摧無不操也何如以語難格鬪之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五

天

力退而力本勤生以質造金矢之費轉而延師誨子遂益自攻苦居積時曩昔更倍不孝少時粗能誦說古先讀舉子文有會時竊擬構府君大喜謂孺子可教也趣從塾師遊月凡兩試三義携齋往勞屬塾師斤削而甲乙之竟日始返當是時不孝最喜班馬莊列諸書所為發之篇章荒唐莽蕩幾于要駕府君大患之令誦法關閩浸飲歸實蓋自總角至既廩無日不督之程禁不得預戶外事辛丑登第受牒文江府君進而訓之此古吉陽也多有道君子惟清惟慎惟勤惟豈第君子民之父母無以家為念為先靖

隱憂癸丑于役南都以次及於屯園府君又貽書遠訓之此

祖制也談者率掞擊

祖制難復夫天下事豈異人任惟夙夜兢兢惟一意拊軍餘疾苦無以家為念為先靖隱憂不肖廩廩奉以周旋令文江時府君兩至邸署問治狀若何不數月即趣駕歸曰吾不能忘吾海上之樂也麗海編戶世耕漁為生初僅一二黠徒投閣右門下轉瞬連阡羣而效之門幹十家而七蟠結虎噬所推壓靡有不藝粉者府君間行隴上遇此輩聯

適適齋鑑錄集

卷之五

天

翩躍馬而來即迂道遠避之嚴勅諸子姓平頭以應門爾奈何應門之外又有門幹初僅利其數金任咆哮不問及衡決則又以體面故力為掩庇夫烏知我輩之體面皆窮民之皮骨乎海東地毛利盡矣汝等無納門幹自損陰陽為也里少年欲攘隣翁善田誘其子蒲博立券以售府君願以十之三壽府君拂然曰安有子行錢而父勿使預知者而以我為非人哉夫夫也窮年聯牀數米而炊銖積寸粟以有此不腆之產一旦挾券畢收之將令彼稿死溝中乎狗彘豈食其餘少年懼請罪隣翁持金來遺又辭謝府

君嘗謂處約與處豐異處豐宜廣處約宜嗇吾再徙再廢
產竟從嗇起亦所處固然嗇則無妄交可以寡讎嗇則無
濫費可以養財嗇則於身無縱肆於人無凌求可以養心
田故老氏謂之重積屏間揭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閉二
語以自警醒亦足徵其素云不孝自文江量移後歸省者
三最後則以讀先慈之禮嘗隨杖屨蓋侍養可九載丙辰
以再考封如今官迎

璽書郊外府君出笥中冠袍服之嬰鑠馬上時年已九十
矣召徵時諸父老飲盡驪顧奚童取吾褐衣來卽又褐衣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三

行市中市中人喧言封公至已窺其被褐也則竊相謂曰
封公不錦而褐哉不孝以伏臘上七府君輒歛歛長嘆吾
及親在負米而心樂今父母往矣回首負米時髣髴如昨
而縱以鍾釜之俸足奉我者乎嚮肉庖酒僅展松楸吾安
忍下咽爲今秋初度未曙盥櫛展拜先祠徧謁諸戚友上
壽者已謝客還內猶作蠅頭書一疾湫然長逝悲夫悲夫
府君不飾邊表信心直往然周折宛密一以繩尺爲衷或
有不快于心銜口而發底蘊立盡然旣發消釋何中了無
挂碍杜門簡出落落寡諧然就與之謀輪瀉傾竭片片肝

膽守雌處後循牆而走然事關骨肉發憤直前卽赴湯冒
鎗不辭不綺不蓋冷淡家風然尊師敬友贊節脩斧供具
俱從腆至謂淨土非遙廣開方便卽是福田利益居恒戒
子孫無徵福于緇流則又脫然于因果去住之際哉謹泣
血勒其遺事惟 名公先生採而賜之銘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三

封孺人先慈鄭氏行狀

丙辰秋仲不孝以上江之役方昧事忽蒼頭闌入報吾母諱則七月十有九日也五內摧裂號慟踴躍我獨非予乎哉三千里外羈絆一官病不及待鐘餌物不及待含飲不孝之罪可復昧息人間世乎是日致

重書匍匐登舟痛母之生平荼苦欲爲記其梗概將擗管幾不能下者數鳴呼痛哉母鄭氏霞生君實公女鄭故著姓君實公恂恂長者母婉淑慈眷年十九歸家大人遷東公時倭燹後廬舍煨燼龍飲萊蕪縣塔山徙鼓山下陋屋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五

五

數椽瓦淅淅下瓶中麥菽僅供旬炊母不以饑故顚顚操作勤生雞鳴汲埽稍曙即鳴紡車車聲桀桀徹幕一載而給二載而足亡何舉不孝於是年二十有一矣以有奇徵居恒摩不孝頂曰元先侍御宗在此子矣先是母妊積瘁之後中損槁血呻吟良苦及不孝生甫三月患疝呱呱啼母扶病襁抱終夜環榻而嫗時家大人以里役故十九在邑母子居或淡夜雷迅震電射垣隙入閃爍盈室母恐不孝悸輒撫其背歲周吾母子始有起色鼓山諸姓世佃作爲生不孝兒時嘗逐羣兒飯牛母嗜嗜此非所以訓子

趣就傳傳多操耜授簡率不能句始往東庄從師東庄距家二里許師嘗離塾不孝逐羣兒捕魚塘下淤泥滿裾母法然涕下孺子不衡扼於蒙日比羣兒以嬉將安所稅駕乎隣媼從傍竊笑之何物黃口遽望之雄飛爲母大恚吾不以一經督之成立有如此指奮刀而未指斷血灘盈腕時不孝方九歲尚未有識家大人傷母志趣鼓篋十數里外從師浸能操觚馳騁百家母益備糈脯爲遊資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總角後屢試有司同社多前茅獨不孝屢蹶邑邑不自憚母呼孺子前而觀之隣父平年年服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五

五

襪襖沾體塗足豈以涉膜而途輟乎哉則又驚地泫然涕下土著諸姓以家大人之僑居也蹂躪百端挺及於門諄及於室不孝惛惛欲與角母呼孺子前士當貧賤時安所往而不得侮不恥身名之不立而恥豪家之憑陵是誨侮也則又驚地泫然涕下丁亥不孝補邑弟子員丙申試高等受錄游道日廣執經屢滿戶外母稍舒眉孺子千里之行始此矣勉之哉驚馬十駕功在不舍庚子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文江令取道歸謁母邑喜有頃詳述生平荼苦狀一言一涕吾嚮者每泫然涕下不忍令兒知之而今

乃令兒知世間事有可忘有不可忘二十年前被訖風景
等於飄風覆瓦可忘也二十年前寒素風景藉以磨鍊有
今不可忘也半世辛勤始博一第慎之哉母底帶吏牘母
以溫飽墮生平不孝唯唯是冬將母之官文江繁劇每蒞
事夜分始退母停匕以俟問日所亭平幾何所全活幾何
乙巳考績封孺人丁未家大人至文江偕母而南戊申不
孝以量移司馬屬歸辛亥以改授

留臺歸乙卯以屯收報

命歸計八載間前後省母侍養歲餘者三是時母春秋高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三

晨宵績紉為諸侍女先不孝大不自憊宛臂少休母莞然
相內於女紅其本業也士不以宦餘督學奈何廢吾本業
不孝為具紵數製一再被於以績紉不適遂篋之母自旅
秋浸癯適新構成喜甚三十載村居自分長與佃作侶矣
不圖藉祖先之靈復有寧宇春初上江人之憲長檄促者
再不孝喪回未忍就道母屢起而滿三載故事當考績且
爾父猶然外吏之封儻再微

舉命豈不眎救水更華不孝始以春仲屯裝臨行却顧合
淚嗟嗟詎意是日固千秋之訣乎及抵

留都考績援改封例

上請時陳情多不報獨不孝朝上夕發曠世殊遭庶幾藉
憫高堂急馳健足歸報副以俸金少羞甘脆而吾母已先
一月病不起矣嗚呼痛哉嗟嗟母踰稀有三庚子以前三
十九載勤劬未嘗曠息自逸庚子以後十六載三釜之養
差足自逸而又不自逸夫其叙當年荼苦狀無限低回嘆
息而斷指詒訓則初終四十餘年未嘗齒及無亦是恐傷
不孝之心人非木石誰無血性憶在霞庄南峰及抱科亭
時雖糊口四方而午夜篝燈念念新膳庶幾得一當報母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卷之五

三

幸而得一當報母而風木驟驚繼後此復沾斗而養已
不油悲夫悲夫先是母斷指鍾金為管襲之紫囊流涕祝
天儻他日觀孺子之成此指不朽及病革呼二弟簡囊指
圓瑩如故母颺然曰果如吾祝哉四十年前鍾金為管蓋
豫為今日續指地全而生當全而歸吾將待此瞑目甫續
遂瞑嗚呼痛哉將何以報罔極之恩釋終天之憾哉母少
慧冥哲大義不孝諸生時親知或觴之母曰辭泰至則多
奇樂禮嚴一食一飲寧介無饕里有富家子陽為傾軋將
以厚幣先母曰辭君子之交淡若水不可輕與作緣一與

作緣必至脂韋必至此周必至以身爲壑後將悔之犬馬齒五十有三硜硜之性奉以終始惟恐有負此訓它日無以見母地下嗚呼母誠哲其大哉

誌銘

故文學莊宗坡盤配蔡氏合葬墓誌銘

嗚呼輝十數年來清海臺前積慶樓上所嘗把臂劇談者非公也耶公夙負豪爽曠達聲而暗記寂晰亡險余者莊之先世居科龍溪徙霞曾六世祖廷愛公三傳符丞璋公始大舉大方伯石坡先生諱應禎宦績紀在大司馬吳容所誌中丈夫子四長以薦封戶部主事公居仲生而美風儀慧警有幹局沈精下帷於班馬家言靡不該浹自爲諸生與李宗謙諸公結社藻思颺發試輒前茅羅浮葉綱齋

工古文辭寡許可獨亟賞公菟夫也超輓近乘而上耶吳容所公一見如舊前後貽書斬以國士嘗從方伯先生宦遊燕楚兩粵間所歷名山大川及郡國土風謠俗苦樂利弊博綜掌故詢興釐所縣故世務多所備嘗隨投办解留公陂田二千餘畝當晉惠壤錯處以雍氏之禁不脩涖療殺稼吐苦積逋爲請于當事議潯議蕩議防議瀉歲始有秋邑半斥鹵寒士或不能資俯仰履畝之役籍溢額若干請爲寒士膏火世世賴之職方曾蒼巖公嘗云使公復時而駕籌兵籌饗必有石畫誠然哉卒數奇七射策省闈

今遂謝青袍寄趣佳山水開墅清海臺前蒔花卉擁
歌妓授童子新聲客過卽留留則良醞珍錯咄嗟立辦酣
飲暢談竟日親知有急度力所能幾竭蹶極之暇而素交
逝而方外星卜微而田父野叟無不以煦濡故頌義負豪
爽曠達聲不虛爾配蔡氏安平歲進士蔡公紳女工女紅
卽目所未嘗寓一寓出自指端更鮮婉約愉順事舅姑孝
未曙起自庀具備極甘脆謹捆綸操作自將知子之來之
佐以解佩豆觴筐篚無弗腆者故公得以一意嗜學此其
所以稱端淑也公諱以盡字君任別號宗坡嗚呼里中不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五

壬

盡知公或以爲遊閒公子之有俠氣者耳余觀公動迷先
德愴然泣數行下太安人百歲斯夕問脉逾稀靡勸疾革
惟拳拳太安人是念雖然有猶子二千石公在何憂乎至
事承德公白首友恭季弟久伏蓐拊摩不遑寢食則公於
內行何淳摯耶憲老盛典宜首及之豪爽曠達豈足盡公
生平也哉余是以悲而誌之銘曰

誰穎慧之不機心而風度彌汪誰好施之不危漏而歲
入彌穰誰佳冶之不斧斤而脉履彌康誰儼儼之不踈
節而孝友彌彰問誰佐之盡德彌芳吾于其子姓之斌

斌質有其文也而券其後必彌昌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五

壬

故茂才潞賓曾公墓誌銘

曾之先世居邑南山堦里至侍御龍山公始大卜吉北郭次子茂才良弼有文譽娶康氏為大中丞磐峯公女舉丈夫子四君其仲也君諱孔造字子化始余逢君稠人中立談輒有當聞君字大不憚玄英窮紀萬彙歸根故謂化而奈何以命字夙秀穎胸次朗豁擗管斐壘神來觀察麟崧陳公叔祖職方蒼巖公每讀君菰擊節是子軒軀韶舉當乘長風破萬里巨浪庚寅補弟子員每試列高等居恒慨先侍御年不酬志位不竟才毋隕家聲是在後死者莛指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五

罕

科亭日夜刻苦誦誦輒病病已輒復誦父母以君孱質慰藉幸稍休蓋君少病泄支離七周纍方罔效元脉不無斷削然終不以其故輟誦以此菰益工交遊日益廣一時知名士咸心折君君亦露肝鬲折節自下忼慨樂施振親知之急無慘色坐恒客滿呼盧浮白絲竹嘯歌雜以諧謔若類放達者然一罷觴頽然冥神局屏手一編矣所最善洪天甫康君精二君少同社三日不晤齋頭寂寞聽戶外履聲懷拍拍然倒屣接鄰霏談竟日喜種菊堦前雲布秋來黃英蒨燦及浸病菊方凝蒂夜半月溜下簷披衣手自抱

鑿注漑病且革猶從榻間指顧問為吾視揖科亭菊何如吾生平神與盡真此矣女一配余兒龍輝則君功後余幸通緒始訂盟追宿好也此又石非余銘誰銘哉

銘曰彭耶殤耶同歸于盡耶百歲耶二十九歲耶同歸于盡耶君乎觀化無垠耶

適適齋鑑集

卷之五

罕

故文學陳西竹先生暨孺人康氏余氏墓誌銘

嗚呼此玉輝師也當先生在日屢以身後屬定有期矣聞以訓將來非後死者之責而誰責先生少貧寒硯田數畝操耜稍間卽橫經府君遷東福則以外氏故外氏多豪屢發難端府君困無已時竟齋恨坊先生單屨度無能彼何途棄田里歸一意下帷才故高而又縱橫子史百氏捫管如飛頃刻千百言立就封君王紫石公憲副王仰石公禮之西席諸所執經無非高足弟子每念先府君已矣及時而羞鮮映有母方孺人在其在東張授經日靡寧晷嘗以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聖

夜靜潛歸省眎孺人邑齋始忻忻出戶小有病輒長夜籲號曰天子旣歿吾父尚其延吾母紫石仰石二公重其行槩揚諸紳間丙子以科儒應試時年三十有六已卯督學趙公乙酉督學王公俱大賞識之拔置高等庶幾微一捷以華所生竟蹙鏢剛不能稱一錄命也夫先生規條峻厲以課帷下士終日色未嘗開雖未號卽起披衣促各舍簞燈夜靜猶聞譙訶之聲非更闌不許就枕憶不肖少時繕書不就三挾其掌掌墳起五指皆腫師道嚴故士多成立歲已酉不肖量移司馬屬過家上壽先生正當稀齡追送

府君軼事輒東鄉涕淚吾獨非人乎哉將何以雪終天之憾乎哉不肖聞而悲之于考終諡曰純孝先生諱學銓字維乘別號西竹始祖慈尹知交趾縣世居岑兜曾祖綱遷司口祖天祐父熹遷東福至先生復歸司口因論次而爲之銘

東望竿山此恨終天孱弱者力竟與戴天夫其攻苦嗜學榮親是亟而所不能者天年踰稀齡歲時追涕而可以上通者天蓋天欲成公之孝故鞠凶所以爲彰弗祿將以爲償嗚呼其食報在子若孫吾以券于後來之天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五

聖

故茂才楊廷何先生暨配孺人莊氏墓誌銘

輝自髮覆額從先生遊居諸如駛轉瞬四十餘載日報
命過家則先生已辭人間世矣長公煥以宅期告愛誌而
銘之先生諱一燈字德芳其先光州人唐末八閩世居峯
崎里孝第力田至幽隱公以貨雄邑東五傳爲鈍齋公先
生父也辟爲上杭功曹舉先生郎中先生少甚穎慧一覽
成誦下筆斐聲有致戊午補邑弟子員年才十八次年倭
奴大誼與礪齋公母陳孺人逃遁山谷間備嘗荼苦倭平
二尊人善病調藥餌進七箸斯夕在側已相繼殯殮具其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聖

周不以戈鋌之後家乘蕭瑟故從簡策第一第督就外傳
爲委禽撫有而宣計所以卵翼亡隕二尊人在日遠遯斤
守不而觸人陰私間詬聲即扁戶辟之然至大義所關忼
慨投袂而起陡門遺自幽隱公二百年所蠶彼狂奴包藏
禍心時乞靈于間右先生與濱崎公力爭之竟白當道宗
祠自遭兵燹春雨秋霜幾不復展一席或議經始諸子姓
左方右圓羣焉以譁先生與濱崎公力成之先祧始有寧
宇自束髮操觚所最知交惟濱霞鄭先生三峯方先生及
叔父濱崎先生聲氣應求一以紫陽爲的相切劘不輟寒

暑執經北而者戶恒屢滿蓋方十里內多所稱高足弟子
配孺人莊氏纖維佐讀棚內怡怡大率渾町畦而長厚出
之史玉輝曰余觀輓近交誼自傾蓋以至白首卒歲陶陶
懽懽無間則亡隕先生與濱霞濱崎三峯諸先生然諸先
生皆以子能世其學先生有一季子焯嗜學能文而又不
年天之報施善人何爽哉先生每對余泣數行下鄭婦矢
志良苦生平勤劬節縮僅有此鉢積其捐之屬二孫女奩
資盡爲靡慝者地吾豈老諄愛若女賢於二孫子哉余悽
然遂爲立券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追惟進行有足銘者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聖

銘曰瞻崎山山砢砢閱崎俗俗煥煥山砢砢先生胸次
寥廓俗煥煥先生器重寬綽人實超乎山川風氣豈山
川風氣之所著有隆其阡筵者曰後必焯焯

處士驥峯黃公暨配孺人余氏墓誌銘

憶公在文江署時嘗曰吾百歲後將以三尺石屬于余唯生前敢不載筆死後乎哉公諱某字某別號驥峯自少小沈凝嗜學稍長就郡縣試屢拔高等竟以數奇不列子衿配余孺人九江郡守公孫女也隨宦粵東公迎自粵歸正當兵燹後遺貲日削公拮据櫓柱孺人佐以女紅性好施予戚族有不能自存者敲門告匱公與孺人隨方應之一二知交每晤輒款留彌日四方慕公閤博者爭延師席執經趾錯戶外歲辛丑余令長兒受業延之交江署中可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哭

八載肝膽相照署故涼甘淡泊有可節約處爲余節約有當防閑處爲余防閑僮輩或相率以嬉卽正色叱之僮輩不便也多從旁詆毀余以詆毀故益重公愛公夫公與孺人當年家溫而饗厚貲好行其德里閭頌義暮年產落索負盈門而公與孺人怡怡無恙色賢誠足術也嗟嗟餓麟不噬誰拔一毛於世情何如哉銘曰

約迺豐塞迺通伯鸞耶德曜耶公與孺人庶幾近之哉而何同歸於偃蹇奇窮天道如張弓然或者其將食報於後也則又奚必于其躬翠如者壠雞山之東

黃母孺人陳氏泗津黃公暨配孺人陳氏墓誌銘

余長姑孺于黃於泗津公爲父行於泗津公母爲大母行蓋甚詳其家世日子役歸公合窹有日矣敬誌而銘之孺人陳氏年二十四而發泗津公方四歲曾叔父憐孺人之青齡荼苦也謂董董一綫奈何重以未亡人憂不如從權便孺人弗是也及強至屢則奉孤以矢于祝生爲黃氏婦塲爲黃氏鬼庸敢貳乎夫子女第二一適魏一適李皆發也奉與同興居百須畢供亡何泗津公成立至性孝友所以事孺人甚飭歲時上壽脩灋奉觴起自歌舞爲歡族有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哭

從弟弟少孤不能就外傳爲具脩脯嘗出收息見一二里子鵲結廬羸狀遂折券歸居舍近市而露公下榘簡出或意有所到獨酌自適稍酣緩步夷猶塔陀間嘗謂余曰吾生平不作違法之事不說瞞心之話不飲無錢之酒蓋斤斤自守如此配孺人陳氏卽余姑也亦至性孝友家僅中人產一七之甘必以羞其姑姑云新婦不念君子耶孺人曰吾愛子之日長矣姑年高委頓末禰間孺人斯夕疇病躬爲浣澣濯溺庀家勤劬以故泗津公雖不問家人產業得逍遙遊終其身

銘曰匪節易發發而節者誰匪孝易子子而孝者誰匪
淑易婦婦而淑者誰吾以觀黃氏之為發為子為婦其
庶幾于斯

通齋鑑錄集 卷之五

哭

贊

先侍御靖隱公贊

瞻狀貌之嚴冷儼節操之嶙峋入而白簡謬謬嬰鱗出而
繡斧烈烈埋輪九載奏績譽徹 楓宸悵雲飛於陟屺辭
簪紱而奉親不緇者利不利者身夫惟無欲所以正氣嘗
伸

鄭演霞先生像贊

砥於躬廓廩木谷儀於家肅肅規程錄於庫嶽嶽高足詒
於後諄諄一經澤官唐辟天府登名謂男兒志在四方豈

通齋鑑錄集 卷之五

哭

區區溫飽是營背東坡之題與可也謂一日不見使人思
之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余亦甚有感乎先生

伯三陽先生贊

明經則父子兄弟自相師友趨操則闕闕濂洛眎為表儀
振鐸八寶茆芹生邑擁比景寧桃李含滋投惠州之檄急
流勇退誦彭澤之賦林谷棲遲九京雖不可作今余追其
模範至今猶起遐思

鄭介泉舅翁像贊

口不雄於辯然諾可質胸不閤於機肝膽畢披治家不瑟

憂於管淵雖和有度治生不逐逐於鬬智任運委蛇余嘗
徧閱世途辯滋尤機滋困公獨遠與邇咸宜管滋禁智滋
窮公獨胤與貲日埤誠有光于憲老之盛典兮壽考維祺
自題

余迂拙成癖遇事過執與人言輒露底蘊多至招尤
雖旋即自悔明日不覺復然所知砭之曰子觀之直
木平一輜爲輪曲可中規子其輜之何如余否否爾
欲用輜我恐學步我拙我迂寧安故步遂題于左

我自知迂執不能入趨我自知拙守不能久輜或謂世涂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五

險巖人情磊砢爾拙爾迂將奚適而可嗟乎我與我周旋
久我惟從我

贊某友

昔也青青子衿今也皤皤白髮釋藩矜削鋒稜而處後茲
螢自甘山水爲友遇事未嘗紛紜逢人嘗開咲口浮白臨
風持螯左手人全於天神全於酒

文江署中自題

繭絲牛毛閣沉山積案牘勞乎形勞神逸車塵馬足風帆
雪幘送迎勞乎形勞神逸形既勞止神奚以逸盤錯紛沕

總有定極宦路嶽嵒造化區域余本海東一布衣眎官若
寄跡勞若適戴星之暇或焚香讀書或倚樹清嘯安往而
不自得其得

昔年三十八猶令文江再題小景原藁爲墨綬偶書

紫綬將更之客曰隨筆所之焉用更余咲而停筆
狀貌不脛中人也學問不脛中人也昔也東海鯁生拙人
也今也太平山長侯人也當明立之年雖賢冠紫綬蒞數
百里疆而表豎不脛中人也悠悠我思古之人古之人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成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五

五

陳先生適齋鑑錄卷之六

明惠安陳玉輝達卿父著

士章

孫惠志

志浩

龍垣

孫任志

志瀚

男龍輝全較孫

孫美志

志瀚

龍巖

孫念志

志清

龍錫

孫思志

志清

書

與鄉南阜給諫

適齋鑑錄卷之六

一

家君東海一布衣耳生平斤斤繩守舉不肖也晚黔幾半
白又嘗善病惴惴然恐不獲睹不肖之勝冠今犬馬齒已
四十餘獲叨一命以榮所生而家君健針倍昔六載之間
兩至名邦以觀上國之名山鉅川與夫紳烏文物之盛聞
所聞願慕而來見所見滿志而歸而又微惠於先生大人
賜之華言以為家君壽竿海之濱茅廬之下得此珙璧之
珍而張之壁大為煥煥增色敢不寶而藏之以世世昭先
生之寵靈

與尚書曾見臺

大理先生達十年所矣不肖雖不獲炙休光而譽望隆隆
嘗讀其行狀若傳若誌銘則生平學脉隱隱躍躍若起九
京而面覲之也敢自附於神交故邇者所為祠記不敢馳
聘繹辭惟是闡發其生平之實脩實踐實體實用旁髯若
有肖者台下不遺采葑且從而掄揚之則不肖何敢當何
敢當

與陸仰峯年丈

久不開年丈耗詢之東來諸薦紳或云之北或云之北未
有期第方欲裁又一趣年丈蚤駕邇聞脂轄有期此真學
適齋鑑錄卷之六

二

問乎夫以年丈三載苦心天日可對神明可質金石豚魚
可孚而格而卒不能免斐非之口雖豪傑當此不能無牢
懣抑鬱之懷獨年丈無幾微露於眉宇方且出而受事方
且貞而不變塞其利鈍則以俟於不可知此必生平體會
極透切極得力故歷之世夢嶽嶽不挫如此第故曰真學
問矣惟年丈早駕

又

閱邸報始知年丈左遷狀為之神情憤勃噤不能啓齒者
半晷已仰天噴曰惜也天不造豐江將棹彩鷁而東咄咄

陳生安所得斗酒送之龍頭山下爲一夜玄談是月十三日貴役持贖貨匹馬之泥田謂尚在豐城將以念五行第亦以爲果在豐城也及十四日往螺川始知年丈辭直指道經文江咫尺僊舟而徒切天際真人之想乎毋亦陳生只是塵埃中物故於真人緣淺竟不獲一觀則又爲之仰天大嘆夫以年丈之才之守不辜是豐江之黃童皓髮能道之其在湖以東嶺以北誰不同聲共和余嘗讀薦剡謂年丈今之古人民之父母知言哉知言哉悠悠蒼天彼謂人者奈何至此雖然彼謂人者雖三又長喙能逞私臆不

通齋集

卷之六

三

能掩公論能驅挫陸子之官不能驅挫陸子之品有陸子之舌在有陸子之胸在有陸子之實體實用在難肋一官豈遂足以顛倒豪傑不肖東海鯨生度五載爲裏項不能俯腰不能折直道而事人於年丈蓋嘗有志未逮不久當以不能其官罷歸水滸爲米水泮爲水本來面目自如於故吾奚損年丈得無以是夫頗同調否望無遐心時惠德音

侯督學駱台晉

早職聞邸報卽肅啓祇迎白駕想已抵東粵矣邇又聞白

駕榮歸於行程亦便但時日已忙想不得久駐不知旌旄將以何日西指也西江人文之數三年未嘗歲考孤寒之士無繇一試日者聞台下之秉文衡十三郡士子喜幾欲狂其望台駕早臨也閩閩焉如農夫之望歲秋杪要道尊行文湖西彙考一聞邸報卽謝試事以待伏惟風駕以慰一方之饑渴

侯吳按臺

早職閩海一鯢生耳釋褐承乏岩邑積逋之難徵士氣之難馴衆口之難調驟而繩之以正憂憂乎不勝齟齬幸藉

通齋集

卷之六

四

老師大人朗焰於僑伍之中曲加扶植故得稍行其志以徵積逋以馴士氣以調衆口今皆翕然受令長之約束茲以三載滿考薦鈍之資幸而瓦全而又藉老師大人之薦則得沾一命以榮所生高厚之恩敢不五內銘之鄉南臯先生客歲七月舉于闔邑士民無不爲欣忻者老師大人贈四十金以爲梓裏之費且令早職贊成之南臯先生堅不欲付之梓也且并其金而不肯遽受曰他日將璧而上之蓋其心不欲露名穀然有韜晦之思矣羅念菴先生遺跡在玄潭雪浪之間其樓閣且漸傾頽今奉台命俱脩葺

一新矣吉水甲首素困於里其害不可勝言自老師大人嚴禁之後甲首數萬家得以寧居樂業此萬世之俛也謹此具稟伏候台禱

與鄒南阜給諫

做里之臺台下也若景星慶雲然其嗜台下之翰墨也若琛球圭璧然景星慶雲不可得而即矣有如得琛球圭璧不將重襲而珍之乎昨友人貽書不肖謂俗吏真俗吏也者奈何覲面而失鄒先生翰墨想不肖歸田有日台下幸勿靳揮洒以爲下里世珍

通通齋集卷之六

與曾見臺尚書

邇來事簡閣門嘗晝閉但彼此路遠不得嘗侍卿雲之光共孝廉洒然枉顧不肖當渙然冰釋夫士君子以道義相期有司也縉紳命之曰父母縉紳也有司尊之曰先生情甚相聯道在相成如有司不便於間左縉紳爲粉榆造福當公言之縉紳有難處之事有司權於情法當以公平正大之心行之何嫌何忌總之共成其是而已台下以爲何如

又

不肖嘗謂世間有大道理以處已亦以處人縉紳有公體面激不可隨亦不可瑣瑣推收細事不肖不遑結局只婉諭量依都額蓋籌慶於處已處人不激不隨之間自謂可幸無罪而反以此大被督過既不能令又不受令朝廷安用此尸素之吏乎然脅細民而又脅有司不畏理而又不畏法恐非

聖明之世所宜有也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不肖於孝廉不願爲美疾而願爲藥石惟台下焰亮

通通齋集卷之六

又

日收糧一節不肖臆見謂某其構怨已浹而又相隣某計出無聊嘗持刀登門求與一決若每石僅收糧一升某豈肯承數石虛糧必決性命而後甘心萬一不測重爲閭邑姍笑某君論都額則當善處憐其疲癯殘疾則當善處故不肖面諭其僕宜量收勺台始足以服某民之心某君何至不遑乃爾夫天下無難處之事雖甚不獲已然有屈於從旁數語而遂解頤者況知縣雖不肖辱以父母命之而獨不能稍委曲以從爲如以收糧爲辱則人家子孫將頤

其推糧乎將願其收糧乎某君較量及此亦可心和氣平矣士君子上增而怒下凡而忘韓魏公言及橫逆則詞氣愈益和平不肖與某君何成心之有彼所執者孝廉之體而不肖所執者

朝廷之紀法總之各認其是各行其志事定之後當和好如初獻田之售與不售聽其在彼不肖惟求不愧吾心耳幸察

奉朱座師

承教士君子擔當天下事純自涵養中來其體認實用工夫總是箇沈靜把持得定然後不爲世態播奪至言哉五

通齋鑑錄集

卷之六

一當繁劇便覺周章忼慨激切處尚少從容緼藉隨物察則時猶苦頭緒太多此心無日不在境上惺惺者幾爲墮落今秋困於二豎杜門面壁將及一月惺惺者微有所會胸界稍自超脫居今日之位盡今日之心行今日之事苟可獨信初終以之一切境緣可悲可憐可驚可愕以等於秋雲春渥不復向者擾擾胸界間矣師翁以爲何如讀均田草不便於大姓而便於萬姓不便於一時而便於萬世

果便於萬世萬姓何恤彼曉曉者紛拏煩囂之態靜鎮自定師翁蓋以養勝故迢然於境緣之外者乎

與鄉先生

不佞於台下雖道遙寡暱而景仰高標巖巖清峙誠私心向之矣日睹台下與鄒南翁書謂今時催科不得不亟知言哉不佞雖驚鈍亦知催科不如撫字前官既緩於數年而不佞獨急於今日安敢辭罪然試觀今日景象較前數年何如部檄月三五下矣邇者樞省題恭泄泄之臣不佞俱在列矣計吉水三年逋負二萬五千則江省七十四縣

通齋鑑錄集

卷之六

八

當少百餘萬而畿省各縣又將若何前人緩以待今人而今人復然前日緩以待今日而今日復然天下事將安所結局乎闔邑士民謂既經查盤無復追徵之理則部檄帶徵考成之說謂何蓋縣前數年逋負得以挨延了事故轉相倣倣而焉知今日逋負之不得以挨延了事乎然貧民猶可說也而溫燠之家亦故逋負矣愚民猶可說也而青衿之家亦故逋負矣隸役趨起不敢至其門一至其門遂攘臂嫚罵謂此何寬而陳何刻隸役趨避之不遑而安敢催科雖各甲逋負僅以兩計總而一圖則數十兩矣總而

一都則數百兩矣又總而一縣則數千兩矣如貴都賦額尚少二百餘兩台下先期完賦以爲都人倡而又諄諄戶曉今稍就緒則大有造於不佞乎盡布腹心倘可以佐貴邑之元元幸詳示

與周演泉

一脩怨而兩家元氣漸喪甚多一脩好而兩家元氣培植甚多等之巨掌不佞何低昂於其間總之欲爲兩家省事而已入間事三平二滿耦俱無猜以相從也實維兩家之福此復

通齋鑑錄集 卷之六

九

與施學博

始特貌足下耳今且悉足下生平矣讀族懷諸篇瑰瑋儼發於天籟之自鳴若琢而實不露雕琢此有進於技者乎吉水山川之靈藉足下鼓吹煜煜生色哉不佞獲附於登龍何幸

與萬安王守備

日戎行甚亟不得盡所欲言承諭精兵工食事未嘗不爲三嘆息也故事工食依期發解不許預支不許私領豈有未辦若事而先受若直者邇年以來精兵不關白于帥府

實緣早給薦自先期私領如客冬麾下精兵二十餘名私領次年工食二百二十餘金縣官不聞發解帥府不聞批廻此果何說不佞臘月望日蒞事歲無十金之積精兵訴勾工食請以新春開徵給領不虞此曹之紛紛告擾也夫精兵食吉水之工食亦當恭順吉水之官長而動輒脅制無所顧忌此豈所以尊

朝廷耶况 朝廷設精兵以備不虞當時時在伍操練今精兵每年強半在吉水以構蒲爲戲於法紀謂何麾下宜繩之以法使知欽戢不然驕悍成風彼既敢於脅縣官亦

通齋鑑錄集 卷之六

十

將敢於脅帥府世道將不知所終矣若夫支給工食不佞依季完解麾下按數而分給之方見上下相承各有統一若精兵不佞嘗期而紛紛欲預支私領不佞雖不肖當爲朝廷守法豈其曲徇以干大戾

與曾周二家

有味乎朱陳村之詩也縣遠官事少土澆民俗淳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不佞讀此塵襟洒然恨不及生其時長其地夫曾周何莫猶是耶及任通達

之國與蝸角有辨乎虞芮奚而爭矣而成是亦今昔行事之觀也

與劉司訓

不佞雖爲吏而素性淡泊不讓首肯關于承教馬價齋夫而遲遲至今非敢靳之以新糧未徵別又無可措處者益縣之任如巨室老蒼頭然一錢一穀一收一支毫不敢妄動皆有主者人徒見錢穀收支之在其手也則以爲有權而不知老蒼頭亦甚苦矣不佞所處之地如此足下得無憐我乎茲以足下之大爲莆人所窘也謹將齋夫馬價措適適齋鑑集卷之六

與曾見臺

不肖綰授大邦綆短汲澆虞虞隕淵是虞荷台下指南稍知嚮方雖甚驚下敢不勉自岐奮以無負貴鑑蒲輪有行色不得斯夕更端請益而年來一腔情緒所欲言而未敢盡言者幸荷知遇謹陳其概玉輝少長間閭畧知民間疾苦屈首諸生十有四年儒家之甘苦濃淡閱歷幾遍生平之壯心銳氣消磨幾盡自分蓬蒿老矣微天幸而叨一命

父師之所以訓服官惟諄諄於禮學較愛小民受事以來奉以周旋靡敢隕墜贊官之彥不肖甚溫顏怡色披肝瀝

情欲以承教下風或當兩造時雖理之所甚難通法之所甚難容未嘗不爲委曲以全于矜體面而一二曠達有不論食抑而突進後堂者有四日而五次見者有不屬已事而相續批烙者有角巾布袍而率然進見者有父犯罪而跪於下子衣冠而立於旁者有弟訟其兄姪訟其叔悻然色愠以爲當責當監然後全于矜體面者玉輝方慙悽送一人於東塔之下而又有一人介於側矣今日方委曲爲適適齋鑑集卷之六

了一事而數日又以他事進矣凡事而皆從則色喜十事而有一事之不從則當堂而遂出不遜之語矣縣令雖卑朝廷之所簡任百姓之所倚仗得以三及從事如徒隨人肱臂以供人喜怒民其何賴之有不肖竊不自揣以爲有司有提調之責不可不振士氣亦不可不培士節過爲阻抑摧折使青衿含冤不得自白此有司罪也過爲依阿曲從使士風日入敝僻以蠶食細民亦有司罪也故不肖於青衿隆之以禮通之以情而間有暴戾恣睢當堂而出不遜之語者縱不忍繩之以法亦不得不以法懼之雖諸友

是有後言以爲縣令官太薄然自數月以來彬彬皆歸於正無復有非禮干謁於有司之門者持此以爲實學實用何所施而不可則不肖雖任怨而於士風不爲無補台下以爲然否至若田賦瑣瑣不當以涸清嚴然明問及之不敢不言貴縣自昔事簡民淳尚義樂輸甲於他邦邇來獨蒙通負之聲七甲八甲九甲遂少一萬四千使司屢催而屢不前此何以故也蓋數年以來新舊相代而署篆者傳舍其官矧力微不足以自振一遇催科青衿之僕如林至其都某圖則曰此某相公之錢糧署篆者噤莫敢問略加

適通齋鑑集

卷之六

主

輟朴青青子衿遂攘臂胥屬於其門卽縮首惟恐速避之不及矣此其逋負者一也閭城之內敗戶十居其八每一人而包數圖居食應酬之需盡將錢糧侵費賄結胥隸以爲倚援臨徵催募代責月挨一月年挨一年不肖邇爲清查如此一敗戶也七甲年分包侵數十兩八甲復然九甲復然而十甲復然則是每一敗戶而侵費一百數十兩將遂按而追償敝衣鵲形儼然一窶人耳此其逋負者二也以今時勢錢糧無完之日重以天災流行數百里內呻吟伏地言之令人愴然台下爲桑梓造福倘有利所當與害

所當革者望詳示以爲不肖司南

與楊學博

詰朝馬首東乎不佞脇痛實甚以故龍華之會不能佐觴及讀名醫方考謂脇者肝膽之區鬱之則火無所越不佞處今日時勢益鬱甚脇安得不痛聞諸生之言曰卓尉既同鄉安可不稟舊例以成美事楊師尊旣爲司教安可不早調停以扶紀綱夫縣官雖不肖業以父母命之矣父母而送子弟年節可謂美事乎可謂紀綱乎以文章禮義之邦而欲使父母俛首於子弟可使聞於鄰國乎且事不出

適通齋鑑集

卷之六

古

於令典安得爲例故有無例而當與者捐俸脩學官是也所以爲諸生冒文運也有私例而當除者不送年節是也所以爲有司存體統也而諸生遽闕然而起此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驚獨坐所最可咲者平日一二知己或爲斤削文義或率考及觀風拔存前列而悻悻操戈則又一二知己敢爲戎首毋乃倍德者不祥乎夫士脩之於家猶懼或壞之於天子之庭豈有平居暴戾恣睢玩弄有司於股掌之上而能以綱常名教爲已任者不佞雖甚驚下乎蓋嘗率教於君子或強項以格公主之奴或戴頭以斷王子之

卒今昔豈甚相遠未可謂季世無若人也憶庚子之春僑
既廩諸生間發已冉冉中夜扼腕安所得應澤官之選一
當青袍不圖有今日無何釋褐受命文江則又不勝津津
喜安所得朝發夕至與菁莪薪想之英相從事亦不圖有
今日總之我生功名自有定數擢歸斥歸或不及瓜代歸
皆冥冥有司之者倘諸友以父母相命而寬於督過不佞
當竭蹶服官不敢爲智府爲難端如不獲有閩海鯁生當
唯唯退耕螺陽之下豈敢不量衆寡而與大邦之青衿抗
謹布腹心惟高明裁之

通齋集卷之六

五

與金明府

令次君雋穎大膏命方斬之遠詣造化妬才而乃不年平
如之夜夢得珠一覺冷然夢也願寅丈等之夢境少節西
河之感遠將楮幣予以奠之

奉吳座師

玉輝海以東一豎儒耳十數年來落莫里較中屈指老於
明經已矣庚子之秋辱老師一盼遠迹羊豕之間登名天
府騰奮風雲不數月綰符佩綬得列於有土之吏其自高
曾而下世世安敢忘老師大德待罪以來竊慕寬和之理

朝夕米就惟恐獲戾於萬姓以羞師門然吉水古巖邑也
升車之所鱗集使機勞午無日不磨折而候江汀大之
齒尚壯力固能習之所最盤錯者積逋難徵與日難士
氣難馴世故物情與臨川不甚遠邈然以老師之問不
昔而蒞臨川觀變審幾時而振刷時而响濡以徵積逋以
調衆口以馴士氣無一不中窾會如之太阿純鈞一發陸
剝水斷即潛而遊刀於微亦且恢恢乎其有餘地玉輝鉛
鈍之資不任剗剗一或得當則又幾缺折之是虞瘵曠三
年無一治狀安所得奉清塵請所以治臨川者治之獨當

通齋集卷之六

五

與陳玉海

考政肅脩又素選侯興居夫荏苒三年而始脩候其母乃
忽於及門之誼也而寸衷則無一日不在師門矣

台丈將翩翺長發故國山川之勝指日在望亦一樂景第
數載屢辱清誨而又左右推轂之倏而分携不能不爲悵
然有不勝之微誠敢附於臚惟念及數載同事之誼而莞
存之則不肖幸甚仙鶴將經文水猶可爲半日談第敬候
江干

與某先生

細民而角縉紳自知不濟故始而削髮繼而割喉以示必
死日者刑辱令之來縣候審硬不肯來及戎軍令之來縣
候審又硬不肯來如聞不肯獨勘彼必以為無復生理萬
一惡迫自裁不惟不肖不便且于某先生亦大不便此不
肖所以當與廬陵偕也承教調停曲盡情法夫事之小者
可以調停可以曲盡情法事體重大至此極矣發塚丟骸
非斬即絞明有人幽有神非真當其罪不敢捉筆戴人雖
癡絕必不自食烏喙愚民揣彼揣此無復一線之路必背
水而來如再惡之彼惟一死以了事耳縉紳自有縉紳體
適道齋鑑集 卷之六 九

幸垂答

奉劉座師

客冬伏謁荷老師垂注諸所耳提謹以銘於臆臘月望日
抵任席未煖而扶伏道左衡可知已使車終繹斗糈束薪
卒卒不及具疲可知已至微至瑣無一不經自縣官手較
而銖量之繁可知已抑衡甚疲甚繁甚不猶愈牛衣時授
經里塾豈其十數年耐窮而遂欲愉逸於一旦玉輝益不
此之難所最難者錢穀之庠弊已久重以代苞漫不事事

而遂以擲之玉輝視事不三日使司以令於吉水而奈何
少二十八年京庫五千而奈何漕額四千未嘗分毫起微
察官鑽吏檄催悉若然者胸臆如結仰屋長嘆今蓋畢就
理乎自周穀臺以及代庖那藏金二千難補者半其將若
之何邑故七百弟子員積微成風玩弄有司於股掌之上
不論僉印審鞠冠紳排闥直入從則意得不從則噴噴煩
言此何如景况周穀臺安得不去去安得不早遣歲毘陵
周老師為玉輝危之今果備嘗也昂藏六尺徒結舌掩耳
有陰陽之患將遂做周穀臺故事乎則又自惟我生階秩
適道齋鑑集 卷之六 十

與郭司理

不佞六載苦心獲見諒於當塗非台下度以慈筏幾覆洪
濤其敢忘生成之大德夫吉州素重清議嘗謂有司負地
方地方未嘗負有司然以吳太尊潔守長才百餘年來所
僅有良二千石而猶然不免物議毋論不足以服吳太尊
之心而蒼素混淆公道倒置仕是邦者安得不扼腕而長

嘆踟躕而却步乎台下五載賢勞榮間休邑縱間有曉曉者百賢豈能掩一真今已帖然呻吟內微即在春夏間鑒速趣裝

與藍婁二上舍

琴不必鳴廉或撥刺漏越得子期而品之曰楚莊之琴則無不爭鼓之者不佞三年無一表見然以郭先生之言重乎承稿洞悉厚情謝

與瓊州危司理

珠崖遠在海外外黎蠻雜居謹俗古樸年丈碩德長才下車

適通齋集卷之六

主

整肅風教亭平獄訟將不芥月而循聲大起第橫襟往牒所載珠崖名吏在宋則陳杜二公在我明則王魏二公于以踵其芳躅豈不於同籍大有榮光翹瞻蒼吃無量深情

與吉水諸生

南望仁文縹緲夢遊諸友不遠數千里寄存咄咄淚情每於清風朗月私懷惘然犬馬之齒已長齒莽無聞虛度流光於車塵馬足間甚可惋嘆諸友沈脩默證于以參透根宗此正其時會晤江干不知又在何口此復

與鄒南阜

不肖一聞謗書愧幾欲死何者三尺童子而指之益距則色忤不肖非甚涼德何以負此謗聲故愧已又自慰何者台下有道仁人平昔不輕許可而獨許可陳生必為昭雪無疑故自慰然一別二年復有違心安所得訂証一發吾覆則又重自惋嘆矣方今議論紛紜縉紳分曹樹黨各有兢心而時事大壞極弊無如軍政馬政使台下而立朝必不至此不肖以仲冬入都門承乏督園猥謫寡識台下將何以教我鱗羽有便望惠德音

又

適通齋集卷之六

主

不肖歸已年餘諸父老子弟時嘗寄聲厚道也何以得此於名邦然非名邦何以有此徐謙八等謗書蓋將使不肖不得為完人夫完人難矣不肖安敢任怨然自謗書出有目者始知不肖之不為鄉原夫不為鄉原亦足見學問得力矣不肖安敢不任德故於諸父老子弟不可忘也於徐謙八等亦不可忘也業已貽書懇孫明府寬宥之謹啓

與大宗伯

錦田距名邦僅百里餘蓋自束髮則風聞台下有道長者人倫棟的日夜懸頸冀欲一望清光但時方落莫里較無

繇自通有道之門一行作吏奔走風塵而饑渴之衷寤寐
不忘台下以素絲羔羊之德爲海內著蔡壁立交戟之下
出入承明之廬納誨進規兼銓典禮補袞闕暢國華縉紳
學士無不想望丰采以爲拜麻柄政只在旦暮間而台下
意流勇退掃軌養高自甲申迄今徜徉於林臯之勝幾三
十年然時事多艱惡需調鉉台下於世之陰陽消息否泰
剴復得無鰓鰓在念蒿目而籌乎朝野推轂已久蒲輪就
道有日翹跂簪舄何時登龍以慰生平大願

與林別駕

通道齋鑑錄

卷之六

五

第嚮往大雅不啻調餓十年來把臂燕市者再淺言澆言
傾倒肝膈斯亦稱臭味之交已以台丈長才曠度秀拔人
羣諸所剽竊若乃遊若川注哀然中都良吏漢陽之擢得
無秩不償能以第所聞是邦自昔最勝觀事之暇登大別
泛郎官山光水色周環映發亦足比物連彙發舒性靈然
以數年案牘之勞方稍息肩不入里門遂趣駕之官得
無名根太濃乎第以客冬入都門屬有督園之役有懷在
望何日把臂一談以消數年積抱

稟黃道尊

吉水糧額每都各有定則如二都田每石該糧一升三八
有奇違所從來矣曩當兩造舉人與生員某某均之員某
二都之田者生員等即當官每石收一升三合有奇而舉
人堅執只收一升夫每石而減三合有奇計舉人買三百
九十石是欲減一石數斗之糧也某執都額以生員某某
等爲例其理甚正同一日之詞同一處之田聞邑萬耳萬
目所關本縣安敢兩口而壞數百年之都額耶卑職竊謂
舉人雖多智終落某之彀中蓋吉水推收皆因石以定糧
如欲減糧當先減石臂之履畝者因弓步以定畝分如欲
通道齋鑑錄

卷之六

五

減畝分當先減弓步減糧而不減石我執糧契人必執每
石之糧額矣譬之減畝分而不減弓步我雖執畝分彼必
執臨田之弓步矣某當日獄中立契雖減糧額然直書三
百九十石蓋明舉人智之所不周固已預藏此以爲今日
訟端舉人不知自反前日獻狀謂士可殺而義不可辱田
可捐而糧不可加夫勸之收糧非辱也勸之依都額非加
也隸卒庫夫某某等見在服役以縣官而責役此其嘗耳
于舉人何與乃謂此皆外人縣官不當詰責是衙門之外
舉人既爲政而又欲禁及衙門以內乎其中情僞微曖變

態萬狀不知世道將安所終者卑職待罪四年略習梗槩窮簷之舍寃而控訴無門者莫甚於富者享無疆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糧閭閻虛糧之累甚多雖催科而蠲楚及之繁累鵠形良足悲乎所可幸者都額猶在彙強未能盡去其籍卑職當竭力留此一縷以爲千萬窮民求生之路如當今日而廢都額窮民將盡挈妻子而走卑職安能以一身當千萬人之指摘故申詳會文非因舉人肆辱之故閭邑命脉所關甚不得已老大人日月之明必在洞照中矣伏惟灼察

通道齋集卷之六

五

與楊學博

承命既不獲辭然相照以心瓠葉兔首豈其文乎哉山珍海錯僅僅一飽而止何如酒數行蔬數品把臂傳觴不大楚楚有致耶足下倘有命夜過請以數味爲率如曰擊鮮陳樂則不佞決避三舍不敢聞命

啓

賀夏撫臺再考績啓

洪都建牙整頓西江之天地形勝素績際會九霄之風雲鴻烈久徹于升聞駿遠大決於魁仰恭惟台明天朝柱石聖代干城九重廬江右爲西土名區一札寄督撫以殿邦重任薇垣敷政方騰化雨之休聲指府宜猷已播陽春之和氣一念而周十三郡輟頽旱潦之災寸腔而通億兆民竭籌碩稅之苦在廟堂暫酌於權衡之策有待寬停而台卜素嚴於義利之分潛爲轉培基本維持國脉捐錫刀惠

通道齋集卷之六

五

褒獎元吏廉廉於肅霜較門畫靜民熙熙於化日擬析宵沉豐功最奏六拜懋績書登再考江山若爲之生色草木亦熱其威名南浦雲飛允壯金湯之勢玉階天近即齊鼎鉉之司某雖竿無似瞻斗有年規條昭如日星展錯遵以爲鵠恩波霑若雨露揄揚及於微材快觀龍光欣在門牆之列爰申燕賀少罄涓埃之忱今日落霞孤鶩之墟六載紀績他時補衮調羹之任萬禩揚功某曷勝云云

賀丁道考滿啓

藩宣政成三載西江依臨昭之光屏翰奏最九重溫綸嘉

保釐之績欣承露潤局勝斗瞻恭惟台臺章天奎璧鎮地
嵩衡乘憲青原白鷺之墟蓋夙推於雅望駐節崆峒章貢
之境遂益振於先聲當權稅高張郡邑獨苦於剝脂竭澤
而調停中窺台臺兩便於佐國裕民遊刃解牛自螺川以
西先屬整頓輕車熟路錄虔領而北咸自輯寧八年勞苦
赫赫可書一念拊摩蒼蒼在上殿邦足對楓陛報政適當
瓜期基自分樸拙之守誰藉先資幸荷特達之知何堪報
德三年宦學一惟條教遵承數仞門墻快覩龍光在望仰
鴻勳知使星之將動申燕賀矣清驪之餘輝雲擁旌旄暫
通通齋鑑集卷之六

迎吉安府徐太尊啓

鎮上流要地天開綸綍佇看內轉鈞衡某局勝云云

閔猷展采岳陽播甘澍之歌廣滿分符螺郡慶卿雲之仰
謹丹衷以陳惻肅書戰之遠嶺恭惟台臺莼苑華標朝紳
蜚望初理稅於南國經緯之譽已隆繼宣化于西維保障
之功特著氷壺玉鏡流潤於方城漢水之墟化日和風覃
延於青原白鷺之域賢聲上騰楓陛肆材方擬于崇階宸
衷俯軫萌黎一麾暫借乎劇郡雖岳陽赤子方扳轅臥轍
係京兆之去思而螺郡蒼生咸跂踵垂涎歌叔度之來暮

兩地起神明之頌九重藉燮理之勲念某文江末吏閩海
鯢生履夕不途每切氷淵之念斗山在望願傾葵藿之忱
聞魏闕之特推神馳燕賀斬朱旛之早賁情切鳬趨先函
檣以仰獻臺端即負弩而躬迎道左伏惟台煥俯賜洪慈
迎吉安府劉三尊署篆啓

恭惟臺下宜陽儲英西粵孕秀初綰章乎百里綽製錦於
五羊鉅績恢爲閔猷試鑲鄒而糾焚立解溫文運以振刷
按繩墨而遐邇風清花封績著最書擬徵內臺之選銓曹
晉貳嚴郡遂擢司馬之行一路仰福星之焰臨九邑沐甘
通通齋鑑集卷之六

澍之廣潤某在輶鈴之列方賴臬仰受成台臺弘覆露之
恩屢蒙培植甄陶茲當述職屆期幸借台軒行部太平之
山靈色喜字水之文瀾輝騰肅近前旌燕詞少伸驚惻願
瞻北斗葵忱曷既鴻猷

謝吳按院薦啓

駿命肅風霜偉烈懋光於栢憲鴻恩甘雨露殊典榮被於
樛材戴重匡廬感深彭蠡恭惟大恩師台下扶輿淑定鍾
鼎華標青箱之世輝不知其幾洪猷之星耀獨著于今起
自東山蓋夙推於雅望巡茲西土遂益振于先聲辯天下

之公是非明作和平竝懋陳朝廷之大利害風裁德化交
流法座天高夙荷清明之焰公門春曉謨屏褒題之章其
闔海拙儒文江樸吏受事而矢盟肝膽鼎沸不移砥節而
佩服官箴冰蘖自勵故處身雖數百里皆凜然如臨栢府
之前而守官將及三年欲藉此以行芸憲之志祇自靳于
脩飭初不求于聞知幸蒙慈鑑於秋月寒潭之中獨賞微
材於花幹蓓蕾之外華袞榮褒於一字駑駘價飾乎千金
不圖國士之知俯及孤踪之吏蓋天容地頂踵咸出生成
臨谷履米始終靡敢隕越肅馳尺素奉布寸丹

通適齋集卷之六

請曾見翁啓

光膺綸綍崇階獨冠於南都慶溢簪紳瑋瑋並隆於北斗
辛白沙之駐駕謹青芻以獻誠恭惟師相閣下累載忠貞
三朝柱石方登籍而出興雲致雨卓乎巖石之具瞻自懸
車以來茹芝養霞浩然急流之勇退

帝念留都重地宜簡耆碩之班卿實江南偉人遂任銓衡之
寄百僚惟憲多士彈冠其自惟樛櫟之資生平夙懷於御
李不圖國士之遇此日得愜於識荆肅訢是日敢以溪澗
沼沚之毛用昭明信庶幾金玉龍光之範嘗切景行敬效

鳧趣顧詹鳳采

侯翰林朱座師啓

五署風高東壁煥絲綸之色公門日暖樛材借桃李之榮
歧仰斗山敢忘水木恭惟大恩師臺下木天俊品瓊苑仙
才毓雪川溯水之奇冠天祿石渠之彥握星辰於掌上萬
里升沉走造化於筆端片言榮辱文衡爲司命之府設天
網以羅賢閭海當牛女之墟頓八紘而掩雋虛操藻鑑平
握衡權謂梁棟奇材不見遺於尺朽故龜魚薄技得自奏
於大方遠跡羊豕之間共赴雲龍之會洪鈞鼓化萬寶騰

通適齋集卷之六

辛

輝憶椿城之樞趨戴重簪極榮皇都之垂注喜溢龍門台
旌暫駕東山忽讀萱堂之禮非才承乏文水頻切雪川之
思雖受事屈及瓜之期而敷政愧鳴琴之理簿書鞅掌竟
歲月而不遑雲水迢遙致函積之久疎身在乾坤何堪報
德人非木石孰能忘懷肅布微悰虔伸候悃瞻卿雲於天
表雖望興居而已遠倚紅杏千日邊尚期顯庸而重邀伏
惟珍攝曷勝翹馳

侯吉安林二尊家居啓

琴鶴風清棠蔕繫思於九邑煙霞念動高興寄適於三山

唐注有懷翹馳靡極恭惟台臺玉牛澄襟瓊枝挺秀會心
發家乘之秘擗管首閩海之英試政滇南渾噩英明竝懋
敷猷江右剗裁湛園交流當宁方側席求賢台臺遂拂衣
命駕等軒冕於浮雲蕉鹿卜磯榮於綠水鳥山几杖圖書
依映陶門之五柳理環珞珥佇振王氏之三槐行樂於一
時食報在後日某叨屬鈴轄夙承履露之恩忝拊枌榆辱
蒙吹噓之力羈縻五斗迥隔二天悵台範之久疎切心旌
之懸叟莊誦公餘之草恍若躬承披閱六論之章儼如面
命肅陳尺素薄抒寸丹北斗過瞻東山在望願言加受臨
逋道齋鑑集卷之六

楷倦倦

候房師劉侯官啓

伏以海表雄飛夙係斗山之仰雲間鳳起獨依日月之光
幸厠笋班慙疏芹獻恭惟恩師臺下莼花華標冠紳瑋望
將展經綸於槐位先試治理於花封駿發鴻猷彩鳳朝飛
南浦影輕車熟路神龍載駕闔山雲諦瞻玉衡遠垂金式
惟英雄入待三之試望切蛟門願鯢生叨得五之榮戴溪
鰲極憶榕城樞趨面丈脫隆鼎珍奈文江迢遞一方情懸
旌組自客冬謬承乏於銅綬無展昏不奔走於簿書幸辱

曲成敢忘國士之遇戰兢圖報庶酬知己之恩延跼台光
齋申緘素仰希昭管俯賜優容謹啓

又

伏以六載試花封澤國絃歌振響三秋衡棘院公門桃李
敷榮台垣發軔于循良獎贊資調于鼎鼐惠流阡陌化洽
官墻恭惟台下神皋玉聳學海淵涵快溫柔敦厚之旨精
澈芳葩擅國風雅頌之長名高昭代騰唱鸞卿雲早卜台
衡之器符分應郎宿暫膺牧社之司琴聲偕鶴唳以俱清
庭開白晝柳色與花陰而並茂邑過菁莪三年之濯漑彌
逋道齋鑑集卷之六

圭

候座主吳禮部啓

伏以粉署握蘭盛世重清華之選儀曹簪筆熙朝隆禮樂
之司蜚英夙號知人駿績咸稱得士斗山望重桃李榮滋
恭惟臺下金莖粹美玉質溫純芳擷天葩翰藻邁六朝佳
麗靈鍾地勝才華跨江左風流契玄旨于義編四聖心源
遠接耀祥光于瞻宿三秋華尊高振縱橫禮樂三千際會
風雲五百誦滿花城藹藹棠陰歌蔽芾伏收武庫桓桓虎
黃壯千城九重資藻鑑以掄才崇推師錫八閩藉甄陶以
入穀弘造寶興汗血霜蹄索之牝牡驪黃之外祥麟瑞鳳
逋適齋鑑集卷之六

卷之六

圭

得之規矩準繩之中唐師且一變風雅宋歐陽盡黜輕浮
詎惟鵬化鵬而圖南抑使馬希驥而空北如某材同樛櫟
竊恐擯棄于宗工流渺涓潢詎期客收于海若藉進步以
微捷禮闈途拜官而剖符民社忝作牛羊之牧益浹犬馬
之恩第江南邇來凋敝而吉陽風號衝疲慮切負乘憂懷
覆餗寒素曩叨秋曝既已荷平鈞陶桃李今屬春官原不
忘乎虛拂覩寅清之彌亮雀躍矣勝念僻遠之孤睽鬼飛
末傲謹脩荒楮用伸繾綣之私并貢非儀少贖踈遠之罪
臨啓遙瞻仰垂俯察

迎何守道啓

伏以芝簡疏榮福德逢降天上徽垣展采恩波薦滌湖西
一道生春萬殊改色仰惟臺下輝聯奎璧瑞應樞衡地負
海涵凜然社稷之器金和玉節粹乎廊廟之珍籍紀黃扉
詞綸春雲之彩政平白壘明揚秋月之輝熊軾崇褒豈借
寇能留朝邑麟符委劇乃恩武繼見洪川總長計于東方
滋培國脉擅聲華于北斗晉陟藩屏旭日升而蹕節臨匡
廬瑞藹惠風泛而旌旄動玉筍光搖望切四民瞻懸八座
某職供宇下旌注日邊澍應當時共喜江干足霖雨鼎調
逋適齋鑑集卷之六

卷之六

圭

有日競看南極耀台躔敬申葵赤之私肅迓鸞和之至謹
啓

送王守道入賀萬壽啓

伏以皇圖授聖綿寶曆於萬年帝夢良弼綜琅函於四岳
薇垣瑞啓斗極榮躋恭惟台臺東璧天章西清地峻提衡
總憲爲文章政事之宗定紀宣猷兼勲業聲華之重恭逢
電繞特贊嵩呼總十三郡之臣情稱觴漢殿膺五百年之
盛際翼亮明廷卜入金甌承一人之休命榮調玉鼎熙四
海以長春伏念某辱屬下僚夙承台覆寸衷百結思負弩

而未繇一日九廻切懸旌而向往敢附蟻誠之貢特申繫
戴之私伏願德合天心世躋壽域一堂喜起扶竟德之雍
容六服承休建姬敷于悠久謹啓

候禮部侍郎李九我啓

伏以筆橐陸華資論思于禁路絲綸出令兼潤色于皇猷
登庸十六相協贊元良名世五百年肇興典禮懽騰朝野
慶洽華夷恭惟閣下 聖代儒紳 熙朝碩輔早看花于
皇路九苞鳳翥高翔暨視草于木天五色鸞章輝燦吸太
和之英液彩綯朝虹挺絕俗之清標霞明霄練黼黻王章
通適齋鑑集卷之六

壬

百代衣冠歸領袖恢弘帝紀一朝禮樂屬經綸熙風雲月
露之浮彥吳越號爲得士回棧樸菁莪之朴茂辟雍雅稱
作人慈光燃太乙牙籤玉軸交輝卿月藹文昌斗極階符
竝泰藉藉斗山望重休休公輔譽隆帝載熙庸天心簡在
其幸藉扮揄叨依桑梓持刀未習濫百里以臨民負乘何
功越三年而報政益自秋毫以上莫非春育之恩剖歷寸
升恭題又素倘因射矢以收功敢憚嚙珠而報德臨啓曷
勝云云

候大司馬蕭岳峰啓

伏以九代衆權肇重保衡之任三台獨步名高鼎鼐之司
英聲丕著于華夷光寵分榮于日月鈞陶萬化領袖百寮
恭惟閣下 天朝柱石 聖代長城本遠源深鍾江以西
流風餘韻地靈人傑毓山之東淑氣清芬宏猷茂著于一
時碩望雄推千八座旌旄揚重地風清邊塞之塵戟肅
中營日盪龍蛇之影賴平允而司國憲肺石無冤資輔弼
以養儲端蒼龍耀彩弼成五典追芳邁種之阜陶鎮歷四
夷煥美壯猷之方叔職兼輔導光徹三台位極公孤澤流
奕世其備員梓邑徽德龍門彌勤葵斗推魂弗獲倚雲瞻
通適齋鑑集卷之六

壬

彩時當報政愧無一善可名職僅銘心敢曰三年無過緣
乘奏績銓曹輒冒通名槐府伏乞俯賜優渥大垂旃庇其
曷勝云云

候刑部郎中鄒南阜啓

伏以熙朝開衆正之途徵書特賞明德動九重之眷簡任
方新道合堂階風生臺閣恭惟閣下星輝元精山川正氣
文凌白日應期奪海上之龍志抗青雲輯瑞蕭人間之鳳
錦衣分彩宣德意於四方玉節提光也皇威於萬里愛諏
猷納晉職糾繩與天子爭是非褒貶凜春秋之筆爲國家

計長久綱管立天地之心抗疏霜飛高名山重蒼生望切
喜謝安石出自東山定策功成同韓魏公陟司台鼎縉紳
歸領袖獨冠仙班黼黻布經綸行恢相業鴻猷竊仰雀躍
為榮謹啓

候大司寇董擴庵啓

伏以班聯八座掌邦禁于天朝位接三台寄士師于元輔
佐成空罔罔之風共躋畫衣冠之治福流宗社慶洽埃堦
恭惟閣下祥鍾匡蠹秀毓斗牛研精理學接千聖之心傳
命世文章擅百代之宗盟持綉斧而豺狼欽迹拔茅茹而
通適齋鑑鬚集卷之六

毛

逃李敦榮鼎味調和獻萬方之玉食園材華息拜六馬之
金章旋貳冬曹程百工而率庶屬再襄秋暑掌三典以詰
四方踵卑謨之獻晉宏禹泣之慈祥春風靡影草臥柝楊
夜雨灘聲雲消貫索巍巍臺望耀鳳彩于九苞赫赫才名
映星芒于五緯宰樞有待

養無涯其樗朽眇質樸橄非材課績三年幸采封之不棄
盟心獨覺慚尸素之難逃敬馳尺楮微庇二天

候史道岳太史啓

恭惟台座清源間氣文獻名家賜第臚傳三策冠諸儒之

對代言翰酒奇才荷當宁之知題者陳叩天關將登闕而
來諭暫輟日直瑩梓里以榮歸三秋畫錦堂開修邦家之
光於韓第此日槐陰庭滿遊種德之慶于晉公某俯憑依
更仰止景行圖掃相門以自通薄羈官守而莫效敬馳楮
役肅致賀私不盡下情伏祈台煥

候楊荆巖祭酒啓

伏以奎壁輝騰觀金馬玉堂之彥成均秩峻輯祥麟威鳳
之英一代型模九重師表恭惟台下英鍾海岱學貫天人
奏疏明廷策名上第喧前騶于廣路觀者肩摩普遺墨於
通適齋鑑鬚集卷之六

毛

遐匪傳之紙貴望高時俊先動儒紳大學為賢士所關助
天翼聖重與君坪辟雍為

子臨幸崇德讓齒道為世尊妙簡真儒榮躋華秩式金式
玉成國器于磨礪之中為駭為駘相神機於驅黃之外握
星辰於掌上品評肖物升沉龍造化於毫端褒貶無心寵
辱章縫溢喜車服增榮伏念某叨梓里密邇龍光莊誦理
章驚迴鳳翥江藩承乏夢想推天上玉人魏闕是瞻申布
藉穎中墨客仰祈台灼俯鑒葵寅

看語

請宮保曾見臺崇祀鄉賢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生仁文君子之鄉克爲君子登甲乙科名之選不愧科名心學會進詣真源躬脩砥生平名節精誠篤摯初終不替忠勤器度汪洋賢愚咸歸陶鑄閭閻而操心彌細稟如執玉履米高爵而秉禮愈恭藹然和風甘雨三朝巖壑丹悃受知於楓宸六合斗瞻型範垂訓於梓里宜隆祀典以表名賢

請宮保曾見臺贈諡祭葬

通通齋鑑錄集卷之六

五

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器度金追玉琢才猷鴻抱駿施自筮仕以至歸田垂四十九年而操行如一縣郎署以躋官保歷二十三任而忠貞不渝仁恕幹爲風裁圭稜悉化吏治根於經術功令一新秉銓衡而英品名流咸推藻鑑掌邦土而邪穢咸晚盡戢奸萌襟宇休休有容心存陶鑄言行恂恂篤實學懋閣脩憂國奉公在江湖不忘魏闕戒欺慎獨雖屋漏如履大庭靖獻巖廊悉爲三朝石畫模楷後學足係一代斗瞻既沐殊恩於生前宜膺卹典於身後

崇祀名宦 附 覆 看

通通齋鑑錄集卷之六

甲

舊令王公諱激號鶴山縣進士嘉靖二年任吉水風猷卓犖器宇昂藏砥礪粹脩清操冰蘊玉潔振廢舉墮雄才水蘊陸剌寓德禮於政刑民懷吏長飾文學爲吏治俗易風移歲時不登賦饑廩而春生窮谷文運中替弘鈞陶而瑞應瀛洲仁恕宅衷簾捲棠槐公府靜神明蒞事風清雀鼠訟庭閒膏澤沛文水以同流峻節挺仁山而竝峙展也四封怙恃蔚然兩漢循良百年益演歌思此日允宜俎豆又有舊令蘇公諱士潤號誠齋縣進士嘉靖四十四年任吉水品格獨鸞冲漢才猷萬馬行空質實端方丕著恂恂雅度忠誠渾朴耻沽赫赫浮名察吏弊而加意防閑黜胥歛手恤民隱而畱心樽節間閭恩肩儲蓄行賞不度膏充實追攝用木皂邑里清寧事脣繁難剗剗恢若乃解役均貧富審編不啻衡平琳瑯價重於詞壇品莖淄澠不爽鑪錘功弘於膠序薰風桃李敷榮建社學鋤豪強簪蒔有天皆化日行鄉約嚴保甲桑麻無地不生春聲華騰茂於當年棠陰蔽芾於今日宜隆祀典以表循良

舊令王公噴唾珠玉蘊藉經綸常痼瘵歲屢不登竭撫摩民有起色運剗裁於寒榮庶務更新根表率爲科條四封

顧化當年賦歌來暮此日猶紀去思舊令蘇公清操比潔
冰壺長材不露鋒鏑竭籌於鋤奸剔蠹吏凜嚴霜殲戾于
興利艱艱民煦化日義庾垂百年成法精誠漸萬井淳風
桃李成蹊當年特推卓異峴山墮淚于今益景循良此兩
公者均宜崇祀以報民庸

請衣巾奉祀大理曾健齋

大理卿曾健亨趨操端方葆脩嚴密好善疾惡如火之必
熱而水之必寒守正秉貞雖窮弗能移而威弗能屈抗疏
落權奸之膽凜冽冰霜砥柱迴頑懦之潮儼瞻山斗學術
適適齋鑑集卷之六
獨契宗旨制行不愧名流鄉邦既脩祠以勵世風子姓宜
衣巾以承宗祀

請胡剛簡後裔衣巾

宋忠臣剛簡胡夢昱崢嶸滿頰冰霜寒一時儉壬之膽凜
冽狂瀾砥柱鼓萬世忠義之腸雖投荒削籍而生窮追錫
謚陟階而論定九原不作徒弔忠魂於鳶露之濱一脉可
尋當振苗裔於衣冠之列

申應薦鄉宦

原任刑部郎中鄉宦鄒元標望隆公輔道擅人宗念切匡

時無一民一物不開諸慮心存救世卽匹夫匹婦引爲已
辜揭孔孟心印於青原白鷺之間言皆實用樂伊呂耕釣
於仁山文水之畔動合法程八垓矧丹陛之徵書應虛前
席一身係寰海之瞻斗宜起東山

原任禮科給事中羅大紘才猷闊遠丰采巍然建大本之
疏而社稷歸功倡明德之學而淵源印證藩籬皆置筆幾
屹屹以窮年畎畝不忘君實惓惓於報國公論至久始定
直道雖抑彌伸

適適齋鑑集卷之六

甲二

諭

諭乞旨

縣與民最親而謂之知縣何謂一縣之民隱不可不周知也然縣特一人之身耳紛錯無窮而親聞有限田賦戶口之贏朒難知山谷關津之警寂難知徭役獄訟之輕重難知風謠俗尚之醇疵難知窮簷蔀屋之苦樂難知有一不知堂下遠於百里何以臨其縣也本縣知于茲三年餘矣教化未敷生業未達而所以佐予知之所不逮是在父老計一邑而分五鄉計一鄉而分六十二都戶口孰多孰寡適適齋鑑齋集卷之六 聖

土田孰沃孰瘠習尚孰質孰文何都多山何都平原何都苦水何都苦旱何都田多荒蕪何都田多開墾何都陂塘宜濬何都橋梁宜脩何都墟市洲渡孳居難齊何都澆谷接壤奸萌難詰何都假造略誘何都椎宰窩竊何都喜鬪何都喜訟何都業本何都逐末此皆本縣所欲急聞者諸父老居仁壽則言仁壽居同水則言同水居崇桂則言崇桂居中鵠則言中鵠居文昌則言文昌其各都各村不無風殊俗異各一一而詳陳之以辯區畫以徵沿革以審要害以察風土本縣益有志焉夫是以博為諮詢諸父老倘

有言當予衷者不吝旌賞各都塾師民生有能將本鄉圖及為圖說者著日即列優等

諭起卯比推

里通所最苦莫如納糧而其所最喜莫如寬限第本縣能寬爾之限期不能免爾之賦額既不能免爾之賦額苟前而寬之必後而急之俟其愁時里通苦更甚矣故隨月而起卯隨月而完限非徒便官實亦里通自便今二甲起自去歲之秋而冬而春又轉而夏矣截長補短僅滿四限若不起六限瞬息又將三甲新舊併集里通以為寬限能了事乎不能了事乎皂快經催速諭坊鄉里通即赴納六限庶而七而八而九而十可次第完之譬彼行邁今日百里明日百里則十日可以千里九日而高枕能一日而千里乎里通毋至臨期乃疾趨也

又

里通淳頑殊等各役催科富各就本丁論不當泛就都圖論如只論都圖多有頑民行賂換卯而反過誅良民以抵掩頑民逋負之數不均甚矣何以鼓坊鄉好義之心乎茲以六限為率各役各細詢某圖某戶某丁完若干欠若干

未滿六限而催既滿六限而止毋生事擾良民爲也

諭催牛

我人奚得而終年厭殮也則惟牛服藉之勞鼓刀以屠是誠何心編民之家寇婚名客無有不推牛者禮非郊天不廣壯奈何而編氓敢用之屠宰之子姓多天昏札瘥各有良心能無悚懼民間其幸勿宰牛

諭蕭家兄弟

木有根暢爲千枝萬幹未有枝幹剪伐而本根不中撥者爾三房從兄弟其初大方伯一人之身耳同根共本以數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六

聖

十金故連年構訟自相剪伐豈所謂吉祥善事耶本縣念爾大方伯有惠政吾閩至今尸祝不忍遽然兩造已請文學先生調停庶幾爾兄弟自覺自訟降心相從禍其斯有寧日嗚呼閱生白和致祥爾兄弟試觀人世其勃焉而興與忽焉而覆豈在區區數十金間今各以私田贖回祭田立券推收前事定矣此後同心協力于以振爾祖家聲無負本縣甘棠之恩

諭申飭自運

徵納之法莫善於自運然所謂自運者見年而運見年之

丁糧通年而運通年之丁糧甲首而運甲首之丁糧各以其分法輸納於官完則免比不完則應比此其大較也數年以來淳濃殊等完者十有五六負者十有三四縉紳未及期而先完頑民已過期而猶負急而徵之則曰吾僅負數錢耳夫論徵數一戶而僅負數錢則甚少及計總數通邑四百三十二里戶口不下數萬如一戶而負數錢則通邑將遂負數千乎而況所負不止數錢有一戶而遂負數兩者又有一戶之中一丁而獨負數兩者及至起卯見年不赴比通年不赴比甲首不赴比相沿相習以爲固然曰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六

聖

家家戶戶既自運矣而又每都各有經催以承役於官安所用里運爲夫以四百三十二里肆爲六十二都而經催望望六十二人追途如此其寫遠都圖如此其遶洞民居如此其渙散此豈一經催之足所盡能周歷此豈一經催之口所盡能戶曉而所爲經催非素殷實之家又非有地望可以不則其貧窶不能自存者也即令之催徵鄉人多從旁而狎之言未脫於口鄉人已從旁而叱之惴惴焉方且催一餐以自飽之不暇而奚暇催及公家之賦乎有司者

以其無能爲役將從而刑之則又年皆六十以上鬚髮皓白如雪扶杖而行氣喘奄奄垂絕此豈刑法之所能施耶本縣極知隸卒如狼如虎下鄉必至騷擾然躊躇度量至再至三錢糧既不完納里遞既不應比經催又不事事而上官督賦之數月不日虛有司徒仰屋長嘆無可奈何雖卓督今日爲令隸卒不得不下鄉明矣而隸卒押催其中亦有數弊就一戶而論有完有欠有已完而欠不多隸卒不知完欠之數的係何人而頑民故匿其逋負之數問之甲甲曰已完也問之乙乙亦曰已完也茫茫無所稽查其

通通齋鑑錄集

卷之六

四九

勢必至於混拘弊一族長之豪賄者多包收戶丁以肥己里長之豪賄者多包收甲首以肥己及隸卒押催族長又以推戶丁里長又以推甲首愚民不勝拘繫之苦納而又重納矣弊二錢糧各有分法只當嚴拘欠戶賄者行賄買放隸卒遂爲回護或拘見年抵塞或拘戶首抵塞而已完良民多至竝受其辜弊三隸卒之懶惰十有八九平日不肯勤催及至比卯恒懼鞭朴迷歸時而拘諸途以至平民不敢往縣營生弊四夫頑民之逋負如彼而狎差之流弊如此歲額多至愆期則官病完欠無所稽查則民病有司

明知押差之擾而勢不可去里通明知催督之嚴而通不肯納則官民兩相爲病何如各自明其分法爲戶首者先時而登記之曰某也丁若干某也糧若干某也完若干某也欠若干某也當免比某也當應比某已完者可以高枕而臥其未完者隸卒一或踵門戶首即按簿明指其人奸宄不至幸免良民不至受辜淳頑有所分別歲額得以如期斯不亦官民兩便乎各里遞其互相勸勉以無負自運之良法

諭諸役借支

通通齋鑑錄集

卷之六

五

本縣蒞事未十日各役續紛簷下妄指舊例訴借明年工食爾曹其知所以役於官乎受若直必辦若事豈有未辦若事而先受若直者作僅一幾送遂滔天爾以爲舊例前數十年果有此例否畿省諸郡縣星列果有此例否夫爾曹冒霜露日夜奔走道途予豈不甚隱之但爾與百姓等子耳百姓力耕以供賦與各役等勞耳日者自沙而西窮民累疊載道間有體無完衣本縣忝嗟嘆思無可奈何爾曹必欲借支百姓其誰可借支耶縱使本縣憐汝而盡給之異日者或詐欺私取自隳文網本縣必懲革汝按故經

而追原數不甚難甚難者人生無有自在世界與其不恤明年之窮而借支以濟今日之窮何如耐守今日之窮而實支以濟明年之窮况爾曹欲借支其如本縣無可借給何昨交盤庫存僅百餘金如欲徇爾曹之欲必那借欽限漕糧以應而後可是為欺朝廷以市恩不則必乘茲歲暮嚴催徵以應之而後可是為剝間聞以市恩國法森嚴下民難欺其誰敢干之本縣自今與各役約春而春領夏而夏領秋而秋領冬而冬領今年而今年領明年而明年領敢有仍前續紛訴借者究

通遠齋鑑錄集

卷之六

幸

論珍武斷

吉水夙稱淳厚之邦故家遺俗被服禮讓十數年來有武斷之家藉先世遺囑擅押硃票拘拏擅用官刑拷打折人之屋占人之妻抱人之墳殺人之命憤以逃僕為坑阱或誣人窩藏或誣人拐搬財物凡睚眦之仇百金之產無不被其局騙夫豺狼猶可避也豺狼而衣冠不可避也數百里內傾家蕩產者何罪合冤殞命者何辜當國法彰明之日豈容漏網吞舟本縣不忍閭閻遭此荼毒仰被害之家赴縣鳴懇本縣當矢心天日以三刃從事

諭禁鬪毆

文江家詩戶禮自昔以淳厚著聲邇來多競於氣或田屋爭界或墳山爭界動輒糾眾鬪毆執杖棍挺刀鎗卒然相遇多至於傷命夫父母生養辛苦惟恐弗長弗壽鬪狠殺人法必償命長幽囹圄之中蓬頭嬰索肘手鐐脚見獄卒而神驚聞垂聲而魄喪及其赴決屈首檻車與父母妻子流涕永訣何嗟及哉試就爾本縣之民某某等擬絞擬斬擬戍何莫非當初錯手遂至亡身及親嗟爾百姓如本身與人爭鬪當妻兒勸解如本宗與人爭鬪當通族勸解如

通遠齋鑑錄集

卷之六

幸

諭八都

本主與人爭鬪當僕從勸解如一家與人爭鬪當鄉隣勸解切不可教唆詞訟切不可幫拳攻毆切不可持刀鎗杖棍恐至傷人五鄉素講鄉約聞本縣之言得無悚然警懼乎以後如有糾眾鬪毆者地方里黨即擒執送究毋忽

八都東界恩江北界金川西界玉峽相距僅數里三邑之還末者無不輳集于此而又離縣稍遠憑山滑谷故奸徒益敢猖獗貿易本有定價而牙行爭客射利搭無成邑之低銀始猶明搭今則強搭始猶一兩而搭一錢今則一兩

而搭二錢三錢細民持而無所用之徒拊胸長嘆此棍牙之害也藏銀匠於渡壺或燒汞或灌鉛或包銅或釣鉄或光鐵裹以藥紙名之曰時銀貧民接手不數日白者遂變而黃怨恨無伸至有投水懸梁者此假造之害也人家鞠育子女無限艱辛而方畧拐誘苟可以獲厚利即售諸蠻貊委諸虎狼而不顧人家父母兄弟哀號何極此拐畧之害也農夫一汗一粒終日不得一飽而鼠盜挖垣鑿牆失牛則臨春束手失穀則入口啼饑吉水執則逃之峽江峽江執則逃之吉水此夥盜之害也屠牛之家竊鬼多觸其

通衢齋鑑錄集

卷之六

辛丑

室而克徙椎牛如割雞夜分而屠黎明而賣多有更闌接繩藏窖牢分者此窩屠之害也橫行墟市稍有睚眦之忿則平地起波或捏籍清江或捏籍峽江一事而牽連十數人一人而傾家十數金此健訟之害也有一於此民已不堪而况積此數惡安能善終牖下本縣奉三尺以表正一方如有此等輕則笞杖重則徒流絞斬奸民肆行無忌夫獨不畏三尺以後八都各兩平貿易用銀要千足色低至九成爲率不許牙行強搭不許停藏銀匠假造低造各安生理毋鼠竊毋畧誘無椎宰無生事刀訟其斗斛等尺本

縣另行頒式毋大入小出毋重入輕出每日朔望牙行銀匠慣盜拐誘屠行訪過已犯者各輸一名執結不許如前不悛三又具在誰敢爾私

諭鬻爆

近春多有回祿之變則於爆實爲之燭火而燎原可畏哉市廛毋得鬻爆

諭四坊脩路濬溝

邑爲孔道之衝四坊而內路多坑坎不能措足夾道之溝淤泥壅塞當此酷暑炎蒸臭甚撲鼻四方來者將奚觀焉

通衢齋鑑錄集

卷之六

辛酉

居民門首其各脩路濬溝本縣五日一視

陳先生適齋集卷之七

明惠安陳玉輝建卿父著

士章

龍垣

男龍塤全較孫

龍巖

龍錫

孫忠 志浩

孫任 志浩

孫美 志浩

孫念 志浩

孫思 志浩

學范

學范

學范

學范

學范

孫美 志浩 會孫 宗澤 全編

孫念 志浩 宗澤

孫思 志浩 宗澤

四言擬古

適齋集卷之七

駝負百鈞職負一鰲象飲數石鰲飲一勺分量各殊驚不

羨鵬造化流行有如鼓箭豐約崇卑銖稱寸度亨勿履矜

屯莫隕獲與造化衡何異金躍

百想難斷誰轉法輪在滅幻心不在幻塵知妄為妄妄即

是真如如湛寂悟到三身不繫文字直透正因乾坤特地

日月斬新

五言擬古

題螺陽學韓園

秋色冷梧桐金風淒淒折柳送行旌十里長亭路望盡

黃華遠仙鬼留不住父老扶杖來如泣復如訴孺童擁幃

惟如怨復如慕我公古益州斷帶為經炷我公古康范無

孺今五袴道軹車難前簇簇似驪聚覽當從此別攀轅言

且住歌驪黯不揚相看日已暮瞻望知何時一步一回顧

何以繫去思願把丹青塑不盡借恂心飛挂雲山樹

壽郝南阜先生六十初慶六首

適齋集卷之七

神龍濯霄麟瑞鳳舞職麟瑞麟瑞雲颺流采輝瑞璧令問

雖云今昂藏已自昔之千璫瑜姿大平挺傑奕

傑奕奮天衢早服酬從王勁節鬱峻峭烈日與秋霜只云

射高塘莫言晦其亢蘭徽豈能周審審已投荒

投荒何堪危覽之有蒼昊陰晴嗟難測扶桑忽果果炎崑

息餘焚嘉琳微為寶 天王方聖明彈冠慶吾道

吾道衰 聖明昌言良有以懋關心成丹捐榮堅自矢一

官日拓落時遽阨三已悠悠水田間孤芳應滋壯

滋壯揚其芳英英澤以鮮浮功聞晚助歲星正八年春風

化雨長門墻桃李妍江國千秋來斯道炳中天
天區渺茫茫堅貞惟緒綠五德韞含輝青丘水長淥懸子
賦硤質六載荷忠告何以象至人有美鍾山玉

芙蓉春色 有引

芙蓉耐寒秋半始着花名曰拒霜未有向東風而
蓓蕾鮮鮮者故唐子西溪上春酣之賦借爲賈生
檢擊尚孺別業距舍咫尺許與長公讀書其中植芙
蓉數本旅歲三月開數花今歲三月又盛開錦窠
有艷直與桃李爭穠可不謂奇與余以庚子下帷

通適齋鑑賞集 卷之七

三

塔山下絲瓜並蒂祝以爲祥夫三月辰在大梁其
杏園飄香櫻桃錫宴之期乎長公一試冠螺陽兆
先告之則尚孺必有徵也夫絲袍不怕露痕濕走
入亂紅波處來芙蓉春色當之以此券明年三月
芙蓉秋江上采采最宜霜爲愛天然色移根傍墨莊墨莊
多奇卉桃李嬌青陽拒霜氣候轉忽承雨露香旌歲春風
裏蓓蕾麗星芒今歲春風裏緝絲開濃芳艷似胭脂滴堪
以伯姚黃逸望錦相煥清芬裏綠洋曾讀千西賦臨溪悵
流光何爲拒霜藥爭輝桃李場嘻嘻我知矣於兆必爲祥

余昔塔山下絲瓜並蒂著以君凌雲筆吐酸萬丈長雷起
驚龍盤轉瞬辰在梁看花長安市白馬紫遊韉

小齋靜坐

人道巧勝拙巧勞拙當逸我亦自知拙生平徒坦率豐約
隨遇安不能管什一釋吟任吾真不能較屑瑟歸來屏山
下蕭蕭環堵室孔道車馬忙稱病當簡出有時酒半酣有
時嘯抱膝有時抱石眠有時嫩泉泌世事如捕風僂得又
僂失但使閒靜坐一日當兩日

送唐兵使

通適齋鑑賞集 卷之七

四

陌上鬱青青盡是桑麻影海上渺茫茫咸喜烽煙靖使君
不言功淵然一清靜清靜化自行規條已井井 聖明方
南顧于今有蕃屏

書扇送陳明府

條風澹孟陽淑氣滿雒桑螺山花作縣春色鬱蒼蒼君侯
來領牧人看鸞鳳翔德政如春煥海國日舒長朗然懸秦
鏡棘勇蘭自芳簾垂廳事簡庭草臥枌楊郊原詢疾苦
騷寒帷裳千家雞犬靜漸漸麥擢芒蒿目澤鴻慘愁欲起
其偃蹇服心何切陋羸惟以康曾攝桃源篆竹馬朝道旁

得代脂車日止餘布被囊憶余曩作吏歷落七星霜文一
瘦且劇民隱結衷腸心長才苦短六尺空昂藏侯本瑤瑤
質清音發琳琅侯本濟川才苦海慶慈航臭味厚葑采龍
門被寵光我觀漢循吏增秩錫銀黃 聖朝重守令佇看
徵賢良

題文江州守李洞南冊葉

寒里舊家聲太史擅風致問誰青於藍公獨抽其秘豪氣
鎔歸虛襟期宏以粹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如觀萬頃
波孰能測淵邃壯歲擬巍科詞壇涌泉思振鐸士嚮風評

通適齋集卷之七

五

棘慎三刺楚水雙飛鳬治狀古循吏世涂多嶽嶠勁骨不
能媚五馬投檄歸飄然初服志青原白鷺間尋友勤寤寐
聖學本無言統宗奚容易紛紛逞談鋒猶落第二義惟公
悟真詮冥心默而識余昔景高風覲德心自醉江閩路迢
迢又面嘗相寄流電激飛光松楸忽盈隱每見此茫茫神
情覺憐賴世咸爲公嗟才高屢垂翅抑余嘗聞之問人不
問位

書扇贈文江文學李子啓二首

江閩三千里山高水復深匹馬問關苦長途半晴陰飽歷

酸鹹盡酸鹹萬古心

聞道連年水江城接浪平替替沙際厓樵漁何處生太平
舊山長能無并州情

書扇謝元開袁年丈

曾作衡途吏負弩塵滿衣簿牘如山積夙興日未晡每思
宛丘子一穗公事希蠶鹽甘似蜜何必慕輕肥歸來螺山
下鷗狎已忘機有美貽雙鯉開緘蔚罪罪憶昔城樓上劇
談玉塵揮分袂雖云久夢寐哀清輝之子黃華彥摘藻麗
明璣首宿門前寂半是掩柴扉文字五千卷沉研轉精微

通適齋集卷之七

六

肝膽一古劍牛斗氣騰輝鵬以六月息扶搖九萬飛

送林冲寰之任粵西

有美飛黃才蹀躞騰千里志氣逐吳鉤揮毫如振綺烏影
鹿鳴時琴聲奏清徵福曜昭郎官竹馬盈尊恩矯矯鸞鳳
姿西粵借棲枳我聞粵以西回國凌霄起半是蠻夷風蓬
頭羣比指草木熟威名明江成輯救憶昔聚都門臭味藉
與芷雪夜圍爐時清言聞正始一別十餘春五雲頻雙鯉
悠悠千里心松憲徒徙倚

送初陽陳司教

蹙緊階前馬壯氣自嶙峋青青芹與芎滿懷都是春旨起
沉酣久揮毫意象新飲馬河雒志把酒揖星辰誰道一瓊
冷一瓊廊廟珍誰道齋鹽苦齋鹽道味真我聞鄧州授封
事批逆鱗一朝陞魏廕勳望卓羣倫

送陸同年

大道炳千秋隨人可證聖末學漸支離之子挈其領九思
只一思三省只一省念念盡歸根當下透心性一麾守朝
陽興釐咸井井入道韓昌黎文風徧五嶺之子振其微樹
標首敦行嗟余奈枌材湖海空萍梗管中窺一斑終似響

適齋齋鑑齋集卷之七

與影憶昔聞清言徹始復徹竟聞粵路迢迢寸重相對映

送蕭四尹陸任

朱明梅雨天芳草長亭路杯酒送行旌片片行雲暮捧檄
之龍門便道還天柱我昔吏文江曾經白下渡高閣舊家
聲蟬聯班鵲驚皎皎鸞鳳姿射鵬香蓮吐螺陽孔道衝風
霜半負芻花拂黃綬春隨車滿甘澍擒奸覺有神四封晏
如堵城南宿祖時攀轅夾道張江閩一水分驛路嘶青馬
到時山葵開門前多知故余忽有所思高風憶叔度水田
緲雲端何年一揮塵

送上舍北試

湖海意氣豪古劍天外倚迢迢八千程馳馬長安市長安
咫尺天八月金風起試看凌霄翮一掉九萬里丈夫當雄
飛安能棘與枳

過城東躍龍齋愴然有感

巖巖過城東主人嘗側屣而今過城東落月空階屣城東
昔誰主吾友風韻美為愛城東幽何必宅近市齋以躍龍
名華棟凌城起齋南植橘柚齋北種桃李朱欄盡奇花墻
冬猶霜藥崇門既東關長垣復西迤亭前一鑑開臨流堪

適齋齋鑑齋集卷之七

隱几忽然意氣豪欲引龍湫水鑿塘數畝餘積土高三雉
何知歲在辰白日遽濛汜規局未及半誰與再經理春雨
久淋漓垣墻日以圯棟桄桖又傾瓦礫如嘔噀夕陽門不
局雜還只羊不憶昔濃華時狎客相錯趾夜臺今寂寞掛
劍能有幾造化總茫茫孰能測成毀毀時勿愁憂成時勿
懽喜至人兩無心乘流坎則止

壽丁司李

江影初銜鴈西風正颼颼清商緲以肅孤懸八千秋歲星
巡相映映在白鷺洲鷺洲多豪俊而君誰其儔筆穎千鎮

銳餘光射斗牛長才司郡理若賈縉自抽明刑雷合電風
采被六幽海滋懽且祝願言十添籌如定山之峙如淮水
之流

誄徐婦張女節烈

我聞何氏婦節烈真女士繼之徐氏婦節烈復酷似徐婦
張氏女子歸五月爾孺子夙嬰疾瘡潰艱步履當其瘡潰
時奚童多離徙舅氏曾貽書姻盟辭且止張女泣不受從
一堅自矢一自結襦來侍病扶臥起顙天涕盡血只言代
孺子孺子竟不年刺針哭柴毀爲有王舅喪家難方如軹
適適齋鑑集卷之七

九

爲有孝廉父遠遊未歸里所以須臾生屯寥將是俟羸博
坎同封大祥正在邇凜凜成言在先期遂絕七孺子大祥
日仰天抑吭死誰道婦德柔勁節堅於砥誰道歲月遷此
志持終始余生本剛腸臨風淚瀾瀾吁嗟道喪世砥柱將
誰以前王後有張道乃在并珥百年瞬息間一死關人紀

題戴卓舉先生祠

歷覽東南勝崇亦一要區濱漲連天碧埤堦俯平蕪島雲
飛蒿棟歸然海之隅香火間爲誰曰祀賢大夫敬子爲生
覺皎室老施尺嗟彼竭澤者取之盡錙銖夏秋風濤猛聯

船驚盤近豪但扼於險誰與弔天吳蓋山倭難棘羽書微
舳艫三老牽衣泣安能援古袍大夫問所苦力爲請當途
獨租留不盡東事復停騎月明鷗浪靜沽酒醉歡呼微公
節物力何以困漸蘇微公憫此離何以保其孥我將尸祝
之丹青新廟模勒續千秋茂螭首挺龜跌于昔有畏壘于
今有崇乎

東臯對月

東臯四望青有宅可數畝蕭蕭者長松濯濯者新柳月皎
風又清相對成三友醉後浩浩聊神情不關酒勘破世間
適適齋鑑集卷之七

十

事而雲翻覆手有吉必有凶不如靜無咎讀易參然悟在
乾之初九

贈某上人

何人無六根何人無六塵何人翻窠臼回光焰迷津自造
自煩惱十九落貪嗔貪嗔一動念惡趣苦沉淪諸法無名
相一真一切真管住無漏果在積有漏因德智與勝行兼
之謂上人而况說法者現出宰官身自性種善果嘗含栴
中仁普雨根莖茁慶作大千春

海上墨魚有引

海上有墨魚焉見漁舟至即吐墨濁水以自蔽
見其濁也以爲有魚而捕之夫智者多屈辭者多
辱機心機事多困於機則何如誠心直道之可與
世無競也語曰人正欲自掩飾偏被人窺被誠然
哉
墨魚善藏身噴墨波盡黑漁子逐波來掩捕隨手得絲谷
未爲深微情更難測有口乃如黃逢人多絳飾終有敗露
時誰道人不識

題燈蛾

通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粉羽何翩翩飛左何飛右暗地望光投不顧焦其首亦有
趨炎者驚道門炙手流火霜漸零炎炎豈能久

輓莊宗坡

居諸一擲梭浮生嘯滿百驚悼歲星沉僊凡永以爾望望
清海臺蒼苔空紅碧宿昔志干雲鏤闢七射策有聲南山
喬嶺海聲名籍繼之承德公發祥復曷爽高閣愈謙冲舍
者幾爭席言華物外交安能爲形役高臺介城西特開隱
士宅坐客尊不空滿懷春拍拍有時俠氣豪大叫呼五白
有時擁幾排折花紅粉陌此中澹無營澹澹隨所適逾稀

顏似宣嘗蟻登山屐紫氣黯不置漁然成往昔而我徒索
居誰與傾千萬爲薦原上青臨風長太息翩翩者鳳毛試
看橫空翻

贈其明府

我聞黃次公治道貴清靜一張一弛間要在挈其領又聞
政在寬其大莫若猛五聚今何如願言鋤強梗

送鄭方壺歸省

自知骨不媚賦性獨韻蒙捷戶每終日寂歷似霜蓬所欽
物外交傾蓋趣味同久談頗促席杯餘月欲曉來時桃花

通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主

嫩去時山荔紅囊中何所有明月與清風浮江邈且碧行
雲暫西東止覺無心好世路任盤叢試看稚橋水漫流日
融融君有驚人句匣劍鳴雄雄曾讀諫垣草丹心貫時紅
惟君有以子獨立棟乃隆男兒柔弧志途窮學不窮譬之
川赴海海至自能通

送徐三尹

簿以糧爲司止是空名爾出自北門時攀臥何如軼螺陽
歲爲災嗷嗷呼庚癸兩廄泛糧舟遠艤潮陽淚波澄撫字
心舳舨連維水農者瘠于田商者瘠于市計君三載間馬

跡忙迅譽尊前促別襟薄暮秋風起秋風多客思贈君以
芳芷

送孝廉駱及程北上

層岑蔚清陰上有千尋梓葉抽覺扶疎脩幹傍崖起可以
儲棟樑可以裁綠綺託根問何年離奇已千祀小小託根
時困在蓬蒿裏巖石躋其株嚴霜添其理造物非阨之培
惟裁是以一朝遇審音玄鶴來清徵鬱久而後舒人事亦
如此所貴勲業闕又幅雕蟲技久稽誰似君子今有知爾
贈友之京

通適齋鑑錄集卷之七

圭

擲管蓮爲華才具何魁殊匆匆車馬色駕言之上都上都
忙羽檄高賢時所須重瞳臨軒策誰道無逸圖雒陽方年
少治安不負吾抵掌鳴短劍一嘯白雲孤易水新醪綠酣
呼擲三盧

小齋清興

蒼耳夾徑青槐陰浮碧漱齋頭值客膝一泓綠於染雨後
波紋生朱籬躍閃閃夏炎觸熱稀柴門嘗半掩開窗爽氣
多高偃舍風簾興來捉筆書淋漓不加點

草蔬共飯

薄田多傍山旱澇歲嘗歉隨緣釐於斯楚楚自清檢客來
飯草蔬率真復何歎傍人笑余慳余文之曰儉

感題

山澤產金處草木必墮厥人家喜積金金豈能嘗聚當其
積金時取之盡銖銖峻宇田連阡囂囂皆怨府天網何曾
疎子孫多驕詭驕詭慾竇開揮金如揮土譬之浪陶沙轉
瞬蕩資芥我聞貪賈三又聞廉賈五而況我冠者不如一
賈豎

豪奴

通適齋鑑錄集卷之七

古

我思嘉隆際別是一風景誰無應門僮門前塵事屏堪嘆
十年來此輩途殫猛管之狐憑城喙長最佞幸貌帽廣如
箕怒馬當衢聘金鑲玉鑲簪統綺鮮且整呼羣過鄉村鄉
村不得靖有賄皂隸白無賄沙射影駕言賄與富曉張似
雖類半酣索朱提揮拳恣以逞村中敢誰何環泣徒悲哽
曾記一豪奴一月戕三命萬里遠君門含冤誰與請又記
一豪幹以獄爲壘奪行賂斷米薪寢死在俄頃嗟嗟此窮
民此離苦饑冷昊天何降割復逢此黑青稂秀妨嘉禾孰
能去其梗我爲世道憂肝衡徒兩病夢覺聞辰鐘傍徨發

漢省任彼疾如風止須鎮以靜任彼口如簧勿許下問井
先正不云乎幹斷單極纒

春日郊遊

林阜素所耽嘗此混樵漁而况春明媚郊遊懷覺舒谷口
別業新晨山俯清渠方塘映雲影荷帶翻戲魚彼穠桃李
華移來雨正初間以榆與栢迎風葉扶疎古松參戶立糾
曲似戟据把酒哦其間蒼翠滿襟裾田父來相顧十語九
欣歡官家方催賦豪門又索將高下只憑手公道竟何如
時事已若此一醉莫問餘

通齋集卷之七

五

小村即事

近市苦喧囂鬱蒸不耐暑曙涼出城東平原曠如許洞前
數峯青列石象須女四望覺會心別業開清墅雨後土含
膏課僮藝菽黍黍熟釀新醪言招物外侶擷蔬焚枯魚真
率忘爾汝把酒臨風斟醉後解疎紵君勿談世務世務多
阻歸君勿羨高軒高軒易奪輶惟有出岫雲長年滿蒼嶼
尚羊巖麓間漁樵皆吾與擁樹話桑麻清致自楚楚悔不
早村居蹉跎幾年所

村居謝湯司訓遠訪

爲有登臨興結廬林麓間城市漸以遠軒蓋稀往還剝啄
聲爲誰紫氣映柴關之子擅風雅龍門風所攀對酌談
溫借此半日閒徙倚長松下相看髭已斑勞勞祇自苦及
時且開顏頽然醉歸去夕陽街半山

題碣石橋陳明府初脩

杖策來問津年華幾趁忽砢砢者星文青青者石髮人以
爲長虹我以爲慈筏

村居口占

海國土原礪東南更窳皆旱魃歲爲苗四野焦如燬十室

通齋集卷之七

六

九斷煙充腹徒糠粃疎絡冬月天嚴寒幾墮指兩稅積通
多窮年忙邑市瞋目忍鞭笞桁楊苦離跂纔脫公事歸索
負門錯趾子母折秋毫秋毫皆脂髓飛鴻叫肅霜少緩須
吏死困極只呼天君門遠萬里我抱杞人憂感嘆中宵起

達觀

冥鴻織安施迴風而軒翥一入樊籠中奮飛不得去忙裏
度居諸誰頓義和御熙攘勞其生無異棘中絮所以達觀
者沉冥屏塵慮

壽某先生

鎖柱標古堤一碧何迢迢旭日拂扶桑九山乍增麗暉色
笠澤分斜映垂虹勢高閣積慶餘聯翩皆名世伯也建崇
牙勲名久揚屬叔氏出一麾桐城歌子惠長麻鵠火樓香
風度蘭蕙霞觴此日開彩散彤雲霽芝蓋絢祥光壽星正
入歲

題李述之長源小居

石蓮何突兀下有百丈湫飛湍疎遠浹潛龍駕浪浮蕭蕭
臨柳相恍似鏡中遊瀾清花色漾檀欒竹徑幽書聲度鳴
溜微風響琳球寸管揮萬象彩映玉缸流余嘗觀於坎濟
適適齋鑑集卷之七

聞隣織而嘆

堪嘆東隣婦一貧生計仄有突不得黔窮年紡與織微曙
橫輕梭天寒恒苦畏絲脆續易斷指尖幾為銛積績始成
端下機喜動色忽聞剝啄聲索負何職職兩稅征輸忙里
胥勾復亟且醫眼前瘡匹布留不得低回憑空杼百孔終
難塞西隣者誰氏曳紈綺視飾命也實不同支貧且自力

鷹鷂

鷂啄先便絲鷹捕預弭角殺機藏已洩外乘却啗噉何其
無備時奮翼任摧刺絲角為糜糜隔廉隔原卓犖一萌啄哺
心昂藏忽銷斲至人戒殺機既離還於機

登豐山有引

寧寧田父之言寓言也夫山有豺獫武夫得而制
之至豺獫而寇莫敢誰何安所庸停車脫轄為人
情險於山川世界盡為畏途悲夫悲夫

雙峯挿天青鳥道泥滑滑一步一低回巖崎何垓北山盡
石更奇洞天闢古剎忽聞梵唄聲塵襟清若刷回首舊窮
適適齋鑑集卷之七

交未艾多天札而我猶為人年今五十八蒲柳姿臨秋髮
稀齒漸齷田父忻相迎班荆草方茁古朴先民風酒後語
啁晰山前有餓豺山北有猛獫縱橫白晝中途之必磔磔
願君且停車停車脫其轄

驚遼陽不守

三韓忙羽檄烽火滿管州五將分道出壯氣吞蚩尤無端
渡渾河前軍忽摧鞠開缺聞風潰遼陽轉瞬休東方來殺
運雍髮仍度劉平沙風浙浙血腥凝不流山海關前懸
聖明東顧憂萬方同國憤輪輓應徵求省臺紛名募自春

已但秋亦有勤王兵荷戈半逗遛管州樂禍極何日一戰
收所願運籌者和衷濟廟謀

性善

性善人之初體用本合一邇流會其源得一萬事畢意見
各殊方議論遂遠出或謂體本無成未免於有譬之天際
鴻飄飄遠難測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駝人自分有無誰
與冥道術

步劉子美韻并復行期

蟬燕與鸞鵠勘破總虛爭所以東臯上結茅披榛荆楚君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七

尤

暢世務我欲對商評肝衡扼時事與君共憤盈遼陽烈燭
發廣寧撤藩屏東方乘破竹蹂躪毒于醒誰是司經撫誰
是秉國成誰是剖庭議一刀刪舊策宵角悲風條金錢響
錚錚不聞背城戰只見倒戈迎郭威今已遠何人峙國楨
滿腔鬱熱血痛噴懷神京君亦世通籍能不憂忤忤王事
催程亟轉盼斗指庚心長才苦短搔搔如懸旌

聞廣寧潰

聖世肇皇圖金甌本無缺邊境忽內訌四方幾枕榻一舉
破開原鐵藩皆戎穴再舉破遼陽廣寧藩離撤敗書接踵

還王孝子

聞當宁需才切經畧起田間談兵霏玉屑天語無陽濕天
眷禮殊絕蟒玉賜尚方地望一時傑經撫誼同舟同舟相
鉗掣戰守各一方廷議復中輟鐵騎繞渡河首尾遂衝決
經畧先退師遼撫亦奔軼望望山海關相對徒嗚咽欲藉
敵攻敵又恐敵勾結漢兒扮健兒鹵掠川流血男女踉蹌
逃嬰孩拋一臂展轉溝瀆中忍慟割長訣腥風燐火青空
城春猶雪司馬急徵兵驛驛叢叢孽司農急轉鎮東南物
力竭竭澤歟難消機槍何時滅豈是百六厄願言鑒前轍

適適齋鑑錄集卷之七

于

海之隅又臨王孝子義侯顯式廬督學復表里嗟嗟人最
靈六條孝居端端無夜提心絕裾熱中爾孝子闕閭間何
曾涉書史四壁空囊貧令指躬末技負販奉二親菽水亦
甘旨一日當三公王性植人紀郡乘採風謠書孝良有以
壽聖台山八十初度

歲暮已遠隨波世相沿誰砥中流柱吾願爲執鞭有斐
西時望任人天以全當年府列栢桂籍復高齋門市心如
臨瀛忽忘然城南可里許開聖山之前山前多松竹蕭

生計苦創髮耕鋤多安得乘槎者玄關問若何

遊龍華寺

城東自昔勝山寺鬱嵯峨古木來青鳥層塔夾綠莎煙舍
寶篆潤風入翠松多誰是會心處溪頭樵子歌

登清遠閣

高閣臨汀渚登凭恍紫霄風鷗羣點浪露柳綠舒條江郭
丁峰麗水天一葦遙升沉隨世界清興自蕭蕭

過墨潭少憩且止亭遙望毛司馬望江樓已爲烏有

已遊勝龍庵凭欄眺墨潭青湖之勝欣然有會

通齋齋集卷之七

圭

古道津亭近法雲開洞天江樓人已遠松石景悠然潭碧

還澄鏡湖青柳拂煙行行且止倚竹聽鳴泉

題玄潭觀

仙子尋真處風松起紫氛鍾樓斜曙月劍石倚晴雲雪浪
扁舟急符山兩岸分有懷頻在望獨酌對南薰

遊金山臨津寺

金山煙樹碧古殿俯崇隈人道西天遠佛登彼岸來疎鍾
山月小清梵野花開悟到無心處御風渡一杯

過紫微橋將垂成則羅匡湖先生之力也賦以志之

江腰標鏤柱磊砢象牽牛波洞犀將出鏤鳴鼃欲浮星文

橫山岬趾勢亘長洲君是濟川手莫耽壑與丘

過張白東樓前池可丈餘齒昔方開風來荷葉搖舞

凭欄不覺神爽遂賦之

崇樓開一鑑碧綠曉香清擎雨明珠溜迎風翠蓋輕芳華

浮几硯秀色繞簷楹風有菱荷起凭欄好濯纓

登太平山

松風何浙瀝半度晚鐘聲寥澗窻中景登臨物外情雲橫

蒼岫斷水落青湖平也有荷衣與山僧莫問名

通齋齋集卷之七

圭

題羅文恭江陽書院

凝寂幾穿榻儒宗百代真橫襟如有會隔世恍爲隣石洞

青蓮曉江陽碧浪春源頭何處着心性是通津

秋興 文江署中

浙浙金風景開樽清興賒流光催短髮何處問丹砂亭北
山當戶籬東菊正花悠悠清淨理塵劫亦煙霞

讀孝女傳二首 有識

孝女爲沈龍江相公之女龍江無子其女寡居嘗

歸省恐傷其父不敢以感客見

子舍歸思切武津一望賒陽雲悲斷鴈睂月度啼鴉綠戲
椿華轉燈孤婆影斜千秋節與孝形史起長嗟
水蘭今已遠孝女更淒其孤鶴音何急高堂鬢復衰菱銷
秋月冷椿老暮風悲九原無限恨夜半烏啼時

輓萬安於孺人二律有引

五雲距齊安千餘里而逢孺人事母孝以關山之
阻隔也嘗忡忡在念聞訃拊膺大慟不數日而逝
則年僅三十餘耳夫孺人有家有子翟霞之彩方
鮮亦足稱榮華矣而以身殉母可不謂難乎余蓋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七

五

重悲其志云

楚江天渺渺哭母涕難收報德三生重韶華一夢浮萱
如可問蒿里復何愁魂逐楚江水江聲咽不流
翟霞方有耀朝露湣千秋舉案人何在淒風起暮愁浮生
原定數造化一虛舟之子丹心結肯將負白頭

山海漁樵圖

何以消長日臥遊海上山一簑煙樹外萬景畫圖間窮巷
多傾蓋步樽足解顏巖塵隨去住心與水雲閒

題畫

當年何似儻遺蹟足千秋山水丹青古煙波紫翠浮半坡
纔照綬遠勢已環厠人往餘沈抱開圖景自幽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七

五

五言絕句

題卷勺居八首

奇峯臨棟起勝覽
幽襟入道入山好
開門山已深
怪石何嶸嶸
削成巒與洞
次公興亦豪
莫咲米顛弄
嫩柳無高韻
春來也被刪
青青幾箇竹
掛在屋簷間
曲池規似盆
春水芥爲舸
等作濠梁觀
相忘魚與我
風塵空役役
斗室宜其真
落穆誰同調
花魚好結鄰
山以石爲郵
莫言山是假
欲知然不然
試看當前馬
寸管倚梧會
嗒然神遇之
譬如風與水
相觸便成漪

適齋集卷之七

毛

澹此區中緣風騷
夙所契共君清話
餘花影滿襟袂

別卓博泉二首

樽酒惜分携
江門日漸西
蕭蕭楓樹景
兩地隔雲霓
年來悟息機
神武掛冠歸
九月黃花酒
風高紫蟹肥

澹齋禪咏四十二首

鵬鵠

吾生分以定義命
我知之奚羨大鵬
翼鵠自一枝

參禪

此中無劫累
境界自清寧
堪咲參禪者
參禪只誦經

羅雀

知心能有幾
雀可門前羅
突兀千秋意
不隨東逝波

休問字

觸處天機現
花開鳥自啼
客來休問字
久已謝筌蹄

焚香

逕紆淡巷靜
掃石荔陰移
最是會心處
焚香靜坐時

佛性

衆生皆佛性
苦海自沉浮
試看虎丘石
聽經忽點頭

菩提

適齋集卷之七

毛

性靈同冶鑄
云誰識端倪
矯矯屠沽子
放刀證菩提

凭闌

經年懶出戶
徙倚獨凭闌
不是耽孤寂
蚤知行路難

幽居

幽居長在定
圖史堪爲羣
拂几燕沉水
爐峯起白雲

庭前月

城南最僻處
掃軌此中深
夜夜庭前月
相看萬古心

庵關

塵壺苦相役
病餘可庵關
觀空度小劫
贏得幾時閑

夷險

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夷險經過盡胸中自寂寥

過雉

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騷惟有天際鴻飄飄已遠逝

畫靜

雲雨任翻覆吾止安吾愚畫靜紅塵寂門前一事無

忘百須

床頭破漢書披讀以自娛懶至倚梧棋蓬蓬忘百須

蚤計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七

无

水到自成渠霜嚴方解帶見彈求炙者胡爲太蚤計

無渡河

河流急且深風高日又暮前途何處津願言公無渡

齒舌

齒亡以其剛舌存以其軟客氣陶歸虛心境風輪轉

雨霽

農夫恒望雨旅客恒望霽雨霽天何心虛願豈能濟

來帆去帆

來帆駕長風去帆逗而滯利鈍時則然虛舟不碍世

鷹鳩

若鷹化爲鳩鷹來鳩難衛知雄守其雌雌雄無定勢

花前

黃花爲我開花前時一酌豈其趣藥乾而趣在寥廓

萬籟

謾謾林間景萬籟皆發聲乍寒又乍暖東風亦世情

荒粥

隙地多種蔬荒年嘗啜粥稚子莫嗟貧西隣久枵腹

寡營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七

三

何中本無物恬淡自寡營勿以輕肥計怱怱勞此生

智愚

愚公未全愚智囊豈誠智總在釣陶中榮枯隨所值

名教

南朝真曠達東晉最風流名教千秋在吾將景前脩

圓缺

世界多缺陷人心欲圓滿圓缺命所司誰續鳬頸短

應感

萬派總一源流行止於坎末學沿其波區區在應感

泣魚

世情多翻覆，駒隙老居諸。寄語冶客子，何須泣前魚。

雜草茝蘭

草薶因妨步，木茝為碍冠。何如櫟杜樹，不羨當門蘭。

登眺

青山不負吾興到，卽登眺若待了。俗緣俗緣何時了。

對月

有遲嘗却埽秋澹，半寒蕪凭闌。月相對，嗒然已忘吾。

息機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七

三

夜坐嘗晏起，微曠減晚餐。息機爾不盡，便是九華丹。

冥心

開軒池展鏡，門設而嘗關。浮雲隨起滅，冥心境自閒。

人間事

酒至成賓主，榻便任寢興。莫預人間事，人間多愛憎。

身世

韶華如轉殺，桑田換幾秋。所以達觀者，身世兩悠悠。

新釀

八月新釀熟，甕頭綠生煙。酒腸雖較淺，杯到亦忻然。

病臥

微月窺窗隙，漏下正三更。病骨淹旬久，寂歷塵念清。

靈根

春來麟有膝，夜雨腹生孫。悟到自然處，可以養靈根。

道佛

誰家不詔道，誰家不佞佛。誰識本來心，空洞無一物。

澹齋

閱盡濃華境，濃華非素懷。無如澹有味，吾以名吾齋。

適適齋鑑集

卷之七

三

七言擬古

送李尉

寶劍携來千金裝蓮花山下試飛黃孔道風霜管負琴滿
頰清冰氣昂藏蒿目窮簷銷奸慝四野桑麻樂耕織路上
行人口是碑咸道李君善種德青青柳色送行旌老稚攀
韓別恨繁一曲驪歌山雲暮龍津春水正盈盈莫道屋矮
擡不得鸞鳳何妨栖枳棘更喜明珠掌上珍軒軒韶舉爭
顏色

似湯司訓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五

明經世世擅家學祖孫父子相爲師蘭膏剔盡案頭蠹摩
挲講席螺陽時名理霏霏出新貫興來伸紙墨淋漓青青
子衿羣趨丈鄒曾遺風盛於斯昔賢每嘆寒袍苦我云苦
處是棲遲晨愆讀罷閒獨酌醉賦簷花夜雨詩

七言律詩

送王支提請告

剛腸偏爲汝相憐極目閩南又一天公論還從人世定雄
篇任向國門懸樓亭白晝餘閒色山水清音足素緣廊廟
需才方側席螺江未許老風煙

送徐岐陽上公車二律

曾於蚤歲仰麟文江國年來始識君徑寸靈丹澄止水三
千綺彩爛晴雲自從傾壺清芬迥更喜妙玄次第聞此日
長亭歌渭柳鳳池春色挹祥氛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五

煙光萬里漾行舟倚劍狂歌誇壯遊字水浪高鯢鼓驚
門霜老鴈橫秋風傳玉漏催驂騎日耀龍文上鶴裘聖
主臨軒如有問治安方畧借前籌

送張二懷備兵威茂

樞筦分猷光粉署川藩建節凜霜臺九重綸綍西陲急萬
里千城北地來棧道憲旄春樹合汶山羌管晚雲開籌邊
自是多雄畧誰似仙郎韓范才

送殷別駕

兩漢循良誰屬行于今大雅屬仙郎花生採筆詞葩麗雲

散朱絃惠日長酌水冰心澄願月射犀劍色凍嚴霜風旌
忽度歌驅曲夾道攀留賄斷腸

送牛明府

花封紫氣傍金臺使檄星馳絡繹催曙雪征驂方北駕暮
風塵鼓又南來塵漫荒野餘衰草煙斷行厨翳綠苔誰是
調停垂兩利無人不道使君來

送北都蕭昭宇歸文江

難憑時事問升沉去國身名一葉輕翻覆陰晴隨世態岐
嶒氣節自生平雲移帆影湖光濶月滿蘆花旅夢清江國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壬

茫茫何處望仁山昨夜客星明

送某先生

慕從太乙發晶英門墻桃李咲春晴百年吾道回南浦此
日除書下九城芹水帷開雙劍冷槐陰鐸散七臺清堦前
繫馬心仍壯抵掌伊吾欲請纓

送薛蓮巖

誰如薛叟傲煙霞混迹山村八九家三徑竹松閒白髮半
窓圖史舊生涯臨風長嘯幽懷遠對客豪吟清興賒莫道
城南無負郭金銀開滿墻頭花

賀趙考功太夫人春三月壽封

西母桃開千歲花理池綺宴列僊家雲依寶幄來青鳥露
挹金莖泛紫霞彩服三春浮爛漫龍章五色動先華山公
方自隆天眷黃髮承恩喜未涯

壽南豐李太夫人

千歲蟠桃花正開祥光彩綸肝江來金章化雨綠楊沃瑶
館春風青鳥廻一捧恩書懸日月新裁翟錦耀星台五雲
瑞靄萱堂曉祺祉年年獻壽盃

壽某夫人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壬

華安觴開玉露天北堂萱色霽芊芊冰心白盡青閨髮鶴
算籌添碧海年祚啓箕裘澄嶺表先膺綸綍映星經翟霞
還憶和熊苦時帶機聲入壽筵

賀陽思白增秩賜金二首

梅嶽祥光映紫城仁風萬戶散絃聲瞻帷遙帶邊霜影海
國平分岷水清續勒桐山膺鳳詔恩隆楓陛紀鴻名漢廷
九列多良牧矧卜金甌弼聖明

吐向黃花晚節新歲星斜映鏤江濱久淹鵬海凌霄翮欣
睹龍門化浪鱗芝蓋祥光浮几簾霞觴瑞液泛松筠試聽

江上南飛曲桂父飄雲擬復身

壽董柱史太夫人

聞道婺星映洛瀍琪花寶月發祥年
身佐鶴駕蓬瀛近彩戲烏臺猩錦鮮
五色煙霞浮玉液九天雨露霏瓊泉
海上鍾山芝獻瑞萱堂祺祉正芊芊

九日登太平山次鄒南阜先生韻二首

巖巖霞飛萬木齊喜君此日共攀躋
征鴻嘹唳秋將暮歌板清歡雲欲低
濁酒任從丘壑興黃花不碍岐途迷
今來古往渾如許縹緲煙山何處題

通適齋鑑集卷之七

毛

突兀名山磴道齊城東幾折凌雲躋
徬徨招隱陽林迥彷彿步虛霄漢低
法界空餘零露冷慧燈不焰征人迷
誰將豪句懸星斗畱與如椽拂石題

往臨江舟中有感二首

自從傲吏此經過其奈蕭疎歲月何
滿眼飛花含霧渺盈巾落絮帶霜多有
懷不覺投觴舞獨醒誰憐鼓枻歌世事
光陰如過隙莫將壯志自蹉跎

太平山長下臨陽忽有樵歌起道旁
拍手此生逢世泰隨車甘澍兆年康
一肩翠色雲樹潤幾曲黃鸝鳥逕長
塵寰

風清天籟動不妨掃石共吟觴

甘泉菴有引

余過甘泉菴父老言菴未創時豺虎夜
嘯稍前爲滄洲溪春雨浪生洶湧湍
急行者相戒爲畏途義民畏世累捐金
創菴虎害寢息已又伐石爲橋造舟以
濟野渡夫跡豐陽距縣百數里崎嶇一
徑悽風怒號陰火踴躍蹙蹙而至於斯
者得以問津問舍無復委頓而哭途窮
則是菴之創其種德蓋甚鉅哉菴後嘗
涌清泉鄒南阜先生以之名菴予酌

通適齋鑑集卷之七

毛

而覺爽買山施僧凡我衆生同此慈悲
夫豈無聞世潔之風而好行其德者賦
以紀之

此地荒涼久斷煙于今傑構湧甘泉
梵輪鐘徹層樹外旅逕門敲落日前
故老曾籌驅石策封人豈靳買山錢
衆生共證瞿曇果好向江頭結勝緣

善息亭

江山到處是吾廬瀟灑雲亭好翫居
淡樹風微飛鷺集垂楊雨濕蟬踈琴
橫畫永幽懷爽花落鶯啼午夢初醒
眼與機堪自適盈堦芳草莫教鋤

訓兒

明發有懷長短吟兒曹須自惜分陰無涯名理均鑑治試
微心靈貫古今憶昔霞山蓬戶寂三年篝火夜憲澗韶華
駒隙汝知否莫待窮途嘆陸沉

文江紀別

立馬長亭日欲曛不堪折柳悵離羣風塵執掌久爲客湖
海交情此別君短劍樽前催曙月片帆天外掛晴雲芙蓉
秋色頗相問咫尺江關一水分

清明謁陵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禿

九陵王氣暎春暉天柱高竊擎紫微風度泉聲紆遠巔雲
連山色倍芳菲層階古樹侵簷綠夾磴穠花拂棟飛北望
邊關枹鼓寂鼎湖弓劍有光輝

睡起卽事

從來世界完全少一逐塵情願望賒心被薰煎管蘊火眼
因煩惱易添花試看前路非多梗大抵吾生自有涯適去
適來隨處樂北牕睡覺日初斜

飲水雲居留題

肯亭傍在水雲鄉忻向水雲醉一場遠岫嵐光添曉綠疎

簾花影入樺香風飄隔浦漁歌麗霞映清觴客興長更有
主人情未已蘭舟載酒泛滄浪

偕諸友遊登科巖

數年浪跡愧山靈此日尋芳復此亭磴掃飛花春已暮關
隄共酌醉初醒海門潮上連天碧嵐岫煙浮擁縣青世態
悠悠君莫問蕭疎野趣久沉冥

遊豐山二首

生平浪說洞天奇杖策登臨今始知厓削奔濤穿石出嵐
虛仄逕入雲危上方磬響聲疑近絕頂羅攀步却遲道侶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早

忻逢長嘯者携來謝眺驚人詩

四野蒼茫望不窮仙官半已是禪官白浮一水雲根淨翠
入雙鬟雨色同新茗傍簷抽嫩綠芳花拂袖吐嬌紅仙人
丹竈今何在萬法吾將問遠公

觀菊

木落天清蔭有霜淡秋丹菊正舒芳露凝紫蒂侵階潤風
拂金英帶檻香輕翠入樺浮淺色碎黃觸塵起彤光有懷
五柳東籬下臨酌高歌興欲狂

白門紀懷二十首

驛樓高倚石城東，煙樹參差臨眺中。
半落乾坤驚短髮，紆迴湖海任征蓬。
紫霞霽色涵餘雨，碧水寒光滄遠空。
坎止流行何處會，試將象罔問鴻濛。

策馬橋西多勝蹤，淡林古刹復重重。
霜拖嵐濕青疑迫，杯度柳陰綠更濃。
天闕峯高懸石壁，雲亭江遠隔芙蓉。
攀蘿忽憶王晨路，縹緲茅君何日逢。

羣峯雨後澗淙淙，清淺銀河映北牕。
步屨何妨苔點屐，樓況復月臨江。
碧芽泉熟浮春果，綠蟻樽開瀉玉缸。
何處踈鍾聞夜半，忽驚汀鷺起雙雙。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七

望

對酒臨風有所思，况逢梅雨暮垂垂。
蒼茫漚泡宦情澹，歷落星霜白髮知。
世路已非姚姒日，蘭金誰復管鮑時。
銅章不換煙霞癖，夢向淡山問紫芝。

一碧湖光漾夕暉，凭欄野望忽依依。
馬嘶古渡潮初上，風急青蘋帆正飛。
孤棹那堪滄峽窄，故園將息漢陰機。
螺陽石室三千里，不覺夢魂夜夜歸。

風景蕭蕭野興興，踈登臺徙倚幾躊躇。
蘭陽河決摧山郭，沙磧風高馳羽書。
礦權誰憐頻竭澤，青徐一望半荒墟。
臨風灑憂時淚，蚤向雲山結草廬。

萬里春光覆綠蕪，春深雨颯綠平鋪。
望遠淮浦三山盡，嘯拂星文一劍孤。
客枕經年嬰藥餌，海門何處狎鷗鳬。
江南江北嗟岐路，忍向黃陵聽鷓鴣。

六朝故蹟虹橋西，春草芊芊滿綠堤。
芳苑花殘山月寂，章臺柳暗野雲低。
朱欄碧樹人何在，古磴荒丘路欲迷。
一曲長歌空弔古，且將斗酒伴鶯啼。

鍾山爽氣度高齋，翠栢叢筠間老槐。
四野雲嵐連楚澤，萬家煙火繞秦淮。
亭分樹色紆青逕，磴瀉寒湍咽石崖。
悟却南華齊物論，荷梧不覺月移培。

適適齋鑑鬚集

卷之七

望

竹迳松風酒一杯，登樓南望雨花臺。
華林春色經霜盡，淮水東流何日回。
寄奇人間年景換，勞勞亭上夕陽催。
千秋興廢空陳跡，遍野荒墳翳綠苔。

太平郊北幾尋春，柳陌湖光入望頻。
遠岫雲封迷鳥道，晴林樹古帶龍鱗。
一官羈絆紅塵老，半世交情白髮新。
懶把繁華追六代，吾將隱几育天真。

遙陽戎馬急紛紛，幕府誰當霍冠軍。
赤羽星馳荒漢碣，蒼生野哭苦邊氛。
孤城墨鼓催宵柝，千里連旌暗暮雲。
天策少年推上將，幾人鳴劍勒殊勲。

虎踞盤雪浪，鰲東南半壁，敵乾坤。星分牛斗，開天整波。
湧金焦，挿海門一抹，澹煙浮野寺。連雲華棟，俯江村、皇

獨倚巍樓賦楚騷。微茫野色，映江皋。樽移竹逕，醪初熟，檻

陵淚筆千秋在。願寫難辛，動九閭。
崇樓百尺，擁江干，燭首河山獨倚欄。茶試乳，泉煙色，煖荷

引松梢。月正高，久客暗驚，健白髮，窮交半惜。老青袍，竿山
何日堪回首，醉向海門聽暮濤。

翻玉露。曉香寒，烏啼吏散，門庭寂，海濶天空。宇宙寬落落，
知音人已遠，高山流水爲誰彈。

莫將清興自蹉跎。百歲光陰，半欲過，俠骨老來，仍飢憊幽
懷酒後，借高歌。青絲白石，隨緣足，芳菊綠筠，入夢多。翹首

往，苒風塵，鬢欲斑。誰將一竅，透玄關。欲尋月窟，天根處，只

望

適適齋鑑鬚集卷之七

望

在山光水色間。花落忽驚黃鳥轉，雪飛不碍綠蘿閒。靜觀
髮覺靈襟淨，幾爲浮名老客顏。

棹雪登臨憶昔年。今來花鳥正相鮮。欄凭玄武鍾山勝景
值青陽。梅雨天半浦，珠鰲荷蓋露。一江絮縹柳絲煙，閒觀

世態心如水。醉讀蒙園內外篇。
綺陌晴光訪鶴橋。寒松清磬正蕭蕭。華陽靈嶺山川舊，玉

蓮華天際遠，故園別業近如何。

簡與入，幾月遙。檜嶺蘿深空閣靜，茅峯笙度紫雲飄。興酣
偶發蘇門嘯，坐對青真塵念消。

古松傍檻竹相敲。遙帶嵐煙滴露梢。牛背雲餘山脊見，秦

淮雨後浪痕交。波搖堤影蟬驚樹，風送鐘聲鶴出巢。悟到
爲魚機躍躍，何須洞口問三茅。

七言絕句

春日往水田謁柳南阜先生四首

碧山春興賦閒居芳草輕雲一望舒欲識道人清意味亭
前水竹映琴書

枌開清墅倚雲岑野色煙消見樹陰半是青松半是竹春
來不碍歲寒心

關道辟蘿任掩關掩關豈在薜蘿間自從隱几靈襟淨一
片空明月月閑

有懷誰與證真源獨訪幽居欲事論花自芳菲鶯自轉春

適道齋鑑鬚集卷之七

罌

風相對竟忘言

繇白沙下金灘江山明媚滿欄春色望明德書院有

懷賦贈羅匡湖先生二首

白沙水影散蘭橈西下金灘一水遙兩岸芳華開欲半春

風飛度曲江橋

嘒嘒東山類削成江濤雨後浪花生道人原有高溪趣風

柳月桐入院清

送林玉屏之淮陽四首

櫻華照綴太平春柳絲驚啼客路新字水洲前多臥轍此

邦民俗古未淳

滄蕩春風移樞時三年情緒此分岐獨憐苦海石尤愁北
望淮陽有所思

人道春光景自饒况逢新命下丹霄那堪臨別淒淒景縱
遇春光也寂寥

江樓杯酒爲君傾不比尋常離別情彼此願言勤努力莫
將世態變生平

送高二尹二首

湖山萬里此孤征嘗有湖山物外情清興那堪獨寤處一

適道齋鑑鬚集卷之七

罌

簾秋雨枕邊聲

何事藍田松鬱蒼一江字水恍瀟湘太平絃管春風裏雨

後棠陰日正長

送丘尉四首

自從籌幕故山遠早賦歸來尋釣磯五五三三鷗與鷺同

盟海上莫驚飛

豈是雙魚去路遙江城方且賦場苗秋風雪浪回流急一

片歸心寄暮潮

折柳長亭此別君暫將舊緒且傾樽無端落葉催征馬三

山轉蓮花百雉開龍津西繞列崇臺金湯從此風煙淨
似君侯文武材

脩橋利涉

參差鎖柱砥南流波擁星文接岸浮千古鴻敷惟蔡子于
今悲後又君侯

萬姓攀留

星輅此日發騾陽夾道攀留幾斷腸海國無緣能借寇可
憐春暮憶遺棠

題沈孝女四絕

適適齋鑑集卷之七

哭

虛帷寒色映秋霜明滅青燈淚幾行欲把浮生輕一擲誰
憐黃髮省高堂

可堪鴈斷落山雲影入寒苔灑淚紛百里星霜馳子舍莫
教榆景嘆斜曛

莽流綺靡任爭鮮綦綦椿增老八千自是貞心甘約素孤
松不解逐春妍

未了百年反哺心悽風苦雨淚沉沉泉臺半釋亡人恨駕
樹還來鳥鳥音

過東阿馬上口占六首

有引

予過東阿流民携妻挈子泣擁車下句錢盡皆真
定人旱荒不能自存去家千里此離載道愴然馬
上口占六首

泣愬使君覓一錢欲歌黃鳥淚如漣此邦不是舊桑梓家
在恒山路一千

泣愬使君覓一錢只是力桑田自從旱後桑田赤草
舍瓶空久斷煙

泣愬使君覓一錢荒年許肯問荒年豪家催息官催稅火
滿心頭帶淚前

適適齋鑑集卷之七

哭

泣愬使君覓一錢悽風蕭瑟夜如年衣單肘決妻兒急半
是宵啼倚露眠

泣愬使君覓一錢赤身無計度殘年忍將割愛鬻妻子難
解此生別恨牽

泣愬使君覓一錢悠悠行路竟誰憐鮒魚不用西江水欲
濟然看只一錢

適適齋鑑集卷之七成

通適齋鑑集七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陳玉輝撰玉輝字達卿號荆碧惠安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南京監察御史所著有客客軒散言皇琴草公餘課兒草岳陽草諸種此集乃其一也凡語錄一卷文五卷詩一卷其子龍巖題識謂全集未刻已經淪佚故所存者止此玉輝從鄒元標講學其文章根柢尙爲醇正詩則隨意抒寫不求甚工又多佚脫如白門紀懷七言律詩稱依上下平韻次第當有三十首今僅存二十首則其殘缺可知已

薛文介公文集四卷

〔明〕薛三省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薛文介公

文集四卷《提要》

序

薛文介公制舉業余少竊嘗誦
好之蓋公文自子史鎔冶而出
尤折衷於濂雅諸賢故其才思
川注颺起而學識醇深不爲非
常可喜之論自岷異也天啟乙
丑公以翰林學士知貢舉余始
得第爲青陽羅先生所取士先
生則以癸丑釋褐出公門義渠
從羅先生得見公公亦雅愛余
文每坐語輒移時無異執經
子後數月公上疏言

皇極門工恩太濫又

詔數京師書院非盛朝所宜
多與時政忤疏入留中公謂羅
先生曰吾言不用則見幾不俟
終日矣立草奏引疾乞休夫大
臣以禮乞休例

序

三

予致仕而擬

旨尤切責公

哲皇帝覽之弗善也第予公間
住去盖璫素憾公公亦自念吾
去官早晚且就逮於時舟停潞
河者兩閱月始取道南行余觀

古之君子直已守道不驚於得

失之間如敬輿貶蜀手輯方書

紫陽罷祠生徒不遺皆其身際

憂違神情自若公則退老家園

左右惟書史肅冠衣日對其中

時而旦起臨文中宵未輟鄉人

序

三

有遇余者余問公無恙則言公

卷帙丹黃猶刻苦作諸生事也

嗚呼拂衣去國志不忘

君尚友前賢古情遙集公豈無

心當世哉

上於潛邸久知公及即位以公

光宗東顧舊學思公黃髮皤然
入叅機務

諭言敦迫數召而公數辭歷七
年矣乙亥元日

上猶溫旨趣公入

朝誠知公非無心當世者也公

序

文言事者什之七言理者什之

三近時浙闕諸水砦劇盜往來

烽煙時急典兵者數易其人將

不習兵戰防鮮善策兼之甌越

駐兵地餽餉非時兵譁不聽累

東公雖卧病猶手為計畫以聞

當事今按大陳金塘諸議瞭如
指掌可觀也公文多類此以此

窺公公豈無心當世者哉今年

公子士琪謁選京師因出公遺

藁屬余為序余得定交公子慨

然想見當日從公坐語時祇能

序

五

陳書欷歔太息昔唐韓吏部詩

文傳諸李漢文章貫道之器厥

有淵源以公端人鉅儒舊為

朝野所推重而義渠素聞公教

亦嘗自思砥礪庶幾讀書論世

無負公知今幸綴言簡末其能

不以紀實之辭慰公子之歌傷
小宛乎文凡如千卷書院議政
創祀忠祠公執典故爭之疏辭
通達國體類西京又易蠡二卷
春秋辨疑四卷公事

君進退之義見於持論余既蒙

序

六

而卒業爰附數言卷尾以志業
時誦好不忘易蠡作於潞河旅
次析天人之際鉤連觴解以暢
其辭今所載萬餘言皆公手書
字畫瘦勁可法當是時死生迫
於前而潛心著述如此此可以

識公之平生矣嗚呼

國家二百餘年以來數有璫禍
振瑾忠賢竊弄威福正人君子
言出身危河津甬東兩薛公先
後皆瀕於死而天下猶幸其生
河津既以理學垂世今則

序

七

朝野方望公以霖雨之業而公
不復出為

帝王師竟終於窮谷一病叟雖
文章人物歷久不磨而余尤為
當世惜也

茗水晚學凌義渠謹序

綾
義
燥

用
綴

薛文介公文集目錄

甬東薛三省魯叔著

卷之一

序

順天鄉試錄後序

重刻鄭端簡公今言序

定寧台兵亂紀畧序

詩一房選稿序

御史梁公疏稿序

薛文介公文集目錄

徐見可集序

簡討李元治三載考績序

少司寇誠菴張公謝政還秦序

郡丞而土廖公祖考最序

海憲涵一秦公祖以叅知守蜀北序

宮諭某公壽序

海憲吳公祖考最序

邑父母衡岳丁侯臺薦序

詩集自題小序

卷之二

序

海憲涵一秦公祖奏最序

大參壺丘鄧公祖擢臬使備兵霸州序

邑父母石洲黎侯兩膺臺薦序

大中丞石水蘇公考績序

郡司理荆璞宋公祖考最序

贈昌國備倭把總胥君序

郡判鼎銘文公祖考績序

薛文介公文集目錄

送都督卓凡任公歸里序

策

問主術用斷

問才節

頌

漢文帝止輦受言頌

書牘

與撫臺張公祖

與蕭如城海憲

二首

卷之三

疏

請 福王之國疏

請告疏

辭起陞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協詹疏

議會場膳卷貼卷疏

掌翰林院上封事

實錄總例五款

實錄分例十八款

薛文介公文集目錄

再論實錄條例十六款

催實錄文冊疏

改創祀忠祠疏

辭起南部疏

辭起南部二疏

辭轉禮部尚書協詹第一疏

辭轉禮部尚書協詹三疏

辭轉禮部尚書協詹五疏

揭

移閣列實錄條例揭帖

誥

原任兵部尚書薛三才 賜諡 誥命

薛文介公文集目錄

四

卷之四

議

建文皇帝祀典議

開金塘山議

記

定邑學重建尊經閣記

吳相國伍公祠田記

象山令吳侯開下白沙石津記

邑令黎侯生祠碑記

薛文介公文集目錄

五

墓誌銘

通奉大夫貴州左布政使沈公墓誌銘

四川按察使加一級鑑止謝公墓誌銘

文林郎賴上令王君實墓誌銘

墓表

少司空桂公墓表

傳

趙丁兩邑侯合傳

薛文介公文集卷之一

甬東薛三省魯叔著

順天鄉試錄後序

萬曆戊午科

頃者南都當大比士閣臣以坊局之次及臣三省將以請臣自惟職侍講東宮竟春日不獲効一言啟沃比奉秋爽擇吉之旨卽拂經以待敢舍而南衡士閣臣是臣議乃請以臣副陞庶子師聖典北都試謂撤閣卽得侍講席臣亦無能置辭既奉命再旬而事竣臣以故事當申黜士末簡乃颺言曰古者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一

士先德行而今收以文執得士實難顧昔所稱文之疵莫甚於夸與躁與纖而各因其人此不可使見於文然使其人質有之又不能不見於文是亦相士之一徵也願以是衡士文臣唯唯謹已又謂臣今制以明經取士而一以註誠慮士以意爲經而務爲新奇如今日也士背註卽不必背經然已背制昔人取士寧進失韻而絀新義是乃抑浮薄之大指也願以是端士習臣唯唯謹因述斯語諸同事亦唯唯謹士旣錄臣得藉手以告成事而少釋於懼臣

伏私念諸士之文著於尺幅其衡在王者所能正也不則絀之矣士之習成於素積其端在士非王者所能使端也然舉士而習不端主者則受之矣則臣自今日懼方始卽所爲諸士懼亦方自今日始蓋諸士今甫離學而將卽仕非若曩爲士時猶可以空言自託也故使諸士而知懼臣懼釋矣夫都人士生長燕趙沉重慷慨曩猶不失其樸而邇日與四方之士相游處意不能以相勝而轉相習夫都人士所爲則者也今不能以爲則而反爲所靡則安所稱首善爲今日所爲士懼在猶存邇日好新奇之習而盡今日所自端則務先戒急功名之心夫功名士所以自託于世也亦何能忘惟急之而其害始太是何也蓋功者隨事而樹名者從實以起者也使世無所事我安得梓之以爲功使我之實有所未至世亦安從揚之以爲名故此兩者必不可迫得之物也夫好新好奇士之習心所不能驟去者也而更操以幾不可迫得之功名將安所底止故天下事本常也而矯之以爲異本平也而抗之以爲高奉法循理本所以積功基名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二

也而反厭之以爲卑蓋新奇之說易以鼓末學新奇之事易以駭流俗士所爲倖功令而趨之若赴也或負材鼓氣瑰瑋以自張或程功刻効旦夕以自詭或毫悉絲數深巧以自喜若此者蓋鼎所稱夸與躁與纖者也夫士材質尚平淡安取夸夸則其盈已甚將必溢士器識先寧靜安取躁躁則其壯已甚將必蹙士心術貴正太安取纖纖則其細已甚將必竭今毋論其甚即使題士以夸躁纖人之目士豈所甘而顧舍此趨彼者何也毋亦功名之念過急而謬意他岐

以捷取效也蓋夸則氣張而迹於包舉躁則意往而迹于敢任纖則計刻而迹於綜核士若謂釋此則不足驟顯功名於天下而不自知所趨將日甚也士以此爲文詞雖不中程然猶可自目爲新奇若以新奇而試於天下其甚也所決裂必大矣故士急於取名名且辱急於見功功且隳至於隳功辱名而天下且受其害豈獨在士顧夫功名之念賢者所不免則急功名之害亦賢者所不免殷深源急名近於夸併敗功張德遠急功近於躁併敗名王介甫功名兩急

近於纖終復兩敗夫此三君子當日所作用豈不毅然以天下爲已任而惟急於自見乃竟以自敗蓋功名之爲累若此今士方始進終身所就託基於斯日臣是以持端趨舍之說諄諄爲祝諸士儻有味乎臣言養三君子用世之具而鋤其急心將不朽於是乎在詎惟以則四方臣實於諸士有厚望焉

重刻鄭端簡公今言序

余讀春秋魯叔孫穆子稱臧文仲已沒其言立而鄭子產在當時夫子亦稱其言行而遠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考文仲子產言最慎者亡如對齊應晉之詞今遺言具在初非有詭詞渺論也第徵獻故府已爾夫以文仲之智子產之博豈不能傲敵國以所不知而所以屈彊鄰衛弱邦者終不過於故實蓋天下所共徵而信故得以文詞爲功是以學士聞人蒐羅極博要於適用不若考證當世夫子學禮兼夏商焉

蘇文介公文集卷一

五

不徵杞宋而徵于魯豈第文獻不足蓋今昔異時而用不用異效也此澹泉先生所爲述今言意也言爲卷者四條凡若干憲言什四世言什二事言品言什三證言術言什一靡統紀條貫第隨所見聞識之者也蓋先生嘗爲吾學編備我明一代之正史上下二百年備矣今言蓋其質也或會而撮其凡或特而標其大或複而盡其義或推而悉其類或微而繫鉅或約而該博或因言而辨事或因事而辨人亦因以辨世其所識太則與吾學編相表裏而所識小則又

足以彌縫其闕而補苴其所未備試參今言於吾學編蓋猶左傳之國語而漢史之西京記東觀紀也夫古今諸史外所爲餘俎多矣然大者鯖小者鱸耳唯西京拾前漢之遺東觀啟後漢之全膾炙至今然以班固范曄之材尋轍歆向假筏劉棻勒成一大家終讓餘力孤行二紀西京亦子政父子相繼組繪始成尺錦東觀非前籍駟駟後參邕碑集衆腋之白亦未必無嫌於補羔蓋自昔作者以隻腕而兼二調獨左丘明內外傳耳然好奇徵異時多發明亦復時多牴牾

蘇文介公文集卷一

六

牾以質今言或於吾學編不無少同異然所見所聞所傳聞異詞不能不存疑百一要非兩妨也蓋先生學粹識端生平類宋司馬文正故所紀述亦若通鑑折衷羣言裨益世用不徒博洽自雄然文正晚歲欲採正史證以異聞以續後紀卒起相元祐不竟其業至今讀通鑑者不無憾於日紀之闕先生以司寇歸老卽不獲大用然言立而行遠夫又奚憾焉今言藏於家余同年友彭侍御重錄而懸之國門斯亦遠之藉也是爲序

定寧台兵亂紀略序

凡卒伍之亂非驟自下起者也其所繇來必有漸而積至不可御故亂也夫御兵猶之御馬欲馬之就銜勒必豐穰秣以飼之使交蕩之不飽而欲籍使服箱馬之智方且出於竊轡詭銜而乘者又鞭之疾勢不至逸而踉蹌以敗輿不止矣故馬而至於逸圉人之過也兵而至於亂王者之過也古之過在逗餉寧之過在股餉其股則將率過也其逗則非將率過也顧台不惟逗且復股夫股則無以塞卒伍之口不免偷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七

與苟且如是則法有所不行逗則無以饜卒伍之腹不免過爲姑息如是併持法者法亦有所不盡行法不行則長驕而股與逗者又無已則宿怨此必亂之形也而台玩爲故其率又新不度積怨之不可犯也而第憤其驕不可使驟欲以刑攝之適令得借以號衆故台先亂時我蘇公尚未至亂者久之未有以處也而諸貪亂者遂相顧以爲莫我何故新河以苦役又亂於是寧以台爲懲稍持法以折其驕而終不勝其怨也因北援之役橫索厚糈而營兵羣亂已水軍

亦併亂自是臨與昌相繼俱亂卽衛軍之孱也亦口實於衛治相隨而亂時又廢將悍者詭稱養卒五百人願率以援邊以檄部因卽烏傷募二賴數千人集會城選其健者五百人自隨挾請盡給糈如援邊例而顧非所應也衆且洶洶幾及於亂方是時浙之表裏搶攘並起辟如病瘍大者痕瘡小者瘰癧離離徧體爲蘇公爬搔計臂指大難給矣公則熟計卒伍亂固有所召然何敢披猖至此則以數十年來軍政務爲包容明刑顯戮法不必行於市社衆志無所惕誓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八

故肆行無忌也乃外示鎮定而多爲之方略或假權宜於分方或寄心計於偏裨或易置以示更始或使過以觀後效或陽用其魁以收衆或陰部其衆以離黨或復額餉以滿其望或剔宿蠹以快其心或顯宥之以明信或密持之以固壘或借之衆助或衷之羣策而王之以獨裁其大指務在必得魁首明正其戮而肅軍律以伸國家之法蓋國家卒伍之亂亦數矣遠自雲中近及寧夏鄖陽與我浙之會城急則用師緩則用謀遷延歲月甚至撫鎮數易而後僅乃

定之蓋未有聲色不動旋起旋息曾不越時而殲厥渠魁明示以法如今日者也是故悍將抑心而就道援兵整旅於在途聚卒鳥散而歸里而台之元惡亦駢首而就縛此豈其儕一夫之力能制其死命與出途數金之資足結其驩心則裴晉公所爲處置得宜故也自非然者今日黔蜀之禍浙且先中之矣黔蜀各一隅耳浙則天下兵賦所取給非其比也萬一有黔蜀之禍國家寧有賴焉故余私謂公之定亂不獨完台寧兩郡實所以定兩浙而護東南之半壁使無缺也其功顧不偉哉而紀畧所載端末悉推其美以歸之下意在風厲諸將曾不自居以爲功卽所謂逗與股者亦不極詆以爲亂端因卒伍所借口者借以薄其過且槩募兵者之多管不以重誅一貪將此其志念何深而道又廣且大也余因讀紀略爲原本情實而著公之功與其厚德若此

詩一房選稿序

春之役王者周于防率易業衡士余初且參易旣以序更領詩則肄業及焉顧生平病且嬾終歲於業不及十卽所閱亦不能百以及於舉乃項所受士牘凡三百五十有幾合三試牘則盈數千而勉竭十數日夜之力以衡之余先憊已衡何能審亦惟是受成主者而稟之功令幾十五而得一焉初不敢自謂能得士棘已撤士旅見彬彬質文差自強已諸士各從所舉合莭以行而士復執業謁余謂以文則文牘在何復以是爲然故事也自惟去此業踰紀天道且變矧於時趨且所素疏也又性拙不能改故步妄以已意財擇初索之神已索之骨已乃索之氣與度幾十而得一焉是固曰兵不在多然終不敢自謂能得文也夫文不同有如其人相人者先神而骨而氣與度參之卽不能兼未嘗不執一徵也人有相文亦有相神有含徹骨有疏栗氣有單厚度有舒迫此其大辨也余每私以人之文還以相人時有弋獲凡神藏者其人淵而凝神清者其人遠而邁骨勁者其人堅而忍

氣渾者其人質重而不忼度從容者其人寬弘而有餘地故今衡文必徵一於是匪是雖有軼才縱橫於意之表刻畫於目之中藻繪於象之外其鄂寧不轉以收不能以數也蓋相文非疑於所辨也而每眩於辨所疑司市陳貨名相邇者相遠也實相遠者相邇也夫文亦虞於遠之而或相邇也嶮削之質不可以爲文骨飛越之勢不可以爲文氣靡曼之態不可以爲文度激射之采沉底之思不可以爲文神故文難相者亦復難語有之穴深尋則臂有所不能及夫

余臂之所及止此矣敢自謂能得文卽今者或以暇於文偶有得終不敢自信能得士也里有得劍者直百金以爲寶也日取而視之視其鐔有珣焉喜曰是價不止又視其鞞有琇焉更喜曰是倍不止余聞而啞然笑之劍所寶者鏑而奚以是爲夫士之鏑曩三日夜之所摩厲也主仲任有言士與之三日夜譚而不竭者天下不能窮也倘士果有當者余庶幾於聞得之而沾沾以是爲可幸不失士適爲鄉貢劍者所哂口還笑也梓成爲論所掄文之意若此詩所收

士額二十有一人以廣額益三人爲二十四人閩何生前分文無梓者其姓字則具列如其數

御史梁公疏稿序

余年友梁用晦在御史臺先後諫疏凡數十上皆關國家之大其言或行或不盡行余讀其所爲言則盡可傳也余惟昔之君子入而造膝以陳出則緘其口而不以明其言所不能既者退而削牘以請已進則又焚其草而不以聞若曰吾不欲章君之過以取名也可謂愛君矣而非其至也夫愛玉者琢以掩其瑕也愛袞者補以縫其闕也夫玉受琢則瑕者亦瑜袞受補則闕者亦完夫質能受者雖瑕與闕不足損

善文公全集卷一

七

其美也故章君以自爲名人臣之疵行所不欲自居也然使迹於指瑕而實以著瑜則吾亦何嫌於取名而不以爲君昭美也蓋過人主之所時有而受諫之美與更過之美則人主所難能是以一瑕而章其二瑜也夫愛君之過者不惜質之衆人之中以醜之彼誠欲迫以義所必受而動以勢所不得不改也豈其已受且改而又隱之若以爲君隱也而臣之名乃更章已取諫名又取緘與焚之名是一言而再取名也則其隱之也孰與章之爲足與君名也卽念不在多

取名而伯仁以絕口成茂弘之疑志完以焚草開那恕之釐亦非所以愛其身也又非獨於此也凡大言難與管測瞻言難爲瞥觀言固不必盡用于時也而世則終不能不用其言賈太傅衆建之策絀於文帝至武帝之世主父偃之徒始推明之以削弱其諸侯唐之府兵肅宗雖善鄴侯之議不能復也而宋藝祖乃本其遺意以制四軍而兵柄常操於朝廷曩使賈傳之疏不聞鄴侯之議遂絕則是漢終不能杜諸侯之患而宋初三繇易藩鎮之權也且漢文不以此減

善文公全集卷一

七

賢名而鄴侯之家傳亦不嫌於章君過則後之君子亦何必執愛君之小忠而令其言散佚不傳也乃用晦則曰余非爲可傳也曩吾言不盡行意其有遺術焉今病且歸吾將持以謀之野庶幾於弋獲而他日者可藉以獻也嗚呼斯真愛君者之所用心哉

徐見可集序

吾明文獻世爲海內項領而邇則徐見可爲最見可
以文章材品爲海內所嚮往而里社中所稱莫逆則
余爲最故序見可集莫若余見可先余十年成進士
長余亦可十年而材則十倍於余不止余所兄事不
第稱畏友見可亦真弟視余余方試補邑諸生見可
已舉於鄉與家司馬同籍獨相暱因暱就余久之余
困諸生見可復久困公車更相憐意氣相得亡厭也
每有結撰兩人必自彈射而後出以示人意所獨當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五

卽人或賞或不盡賞未嘗不私相賞爲媿怙忘其困
已方是時見可方以古文奇字自雄而余以久不售
厭棄制舉藐思自極其力之所能至以自見兩人者
更相砥也余嘗私謂文之摹古者非古也其刻意爲
奇者非必能爲奇者也天下惟真古者斯大奇而能
不爲時俗之所摹者斯真能追古吳之巧工摹爲彝
鼎其形制欵識色澤非不商且周也而終不可爲彝
與鼎故炫者以爲真識者以爲贗夫至於贗而市者
以爲賤矣今夫宣之窑成嘉之陶初未嘗型哥範象

也而世爭貴之亡以異於商周之遺物蓋物之至者
時所不能囿也況於文乎故世有亡而文無今直有
至有不至焉能至夫何用摹古以

不能至又

何能創爲奇以作古也陶冶之間有鬼物焉躍而踊
于地變而幻於火其形非不有所小周然怪而不奇
矣今世之以怪爲奇者非少也余持是說不敢輕以
出於口獨見可若深有當於心卽已列爲顯官肆力
於古文詞日甚歸未嘗不屬余彈射如初不以爲老
諸生亡當也顧余材拙迄今不能有所至而見可竟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六

先至或以我鑄古或借古以鑄我或亦離古以自鑄
博而精採之順而逆取之俗而雅化之縱橫顛倒靡
不如意雖丘里之言排調之語瑣屑厖雜他人用之
爲俚爲穢而一經見可點綴則彌見爲精神蓋庶幾
昔人所稱嬉笑怒詈無不可以爲文章也者故其所
全至者古而奇卽其所偏至亦奇而不失爲古此則
見可之大都也見可嘗有先後鳩茲集行世其林居
所得初亦附集中十許年來所得益富乃更爲集而
題曰醴墨齋其所錄名具自序亡不更論論其文併

生平所交勉於文者若此見可年向晚而銳志不減
少壯時余且不能窮其所至要以古文詞重吾明必
吾見可也顧材略膽智如見可不得大究其用以功
業爲吾明重而第憤發於文章則余猶不能無慨於
世云

簡討李元治三載考績序

余癸丑所舉士凡二十四人元治其一也諸君次第
前報滿適余當制不能得濫詞然相視以爲各省
元治繇庶常授今官頃始滿考余以病且謝制職
元治猶以肯故迫得余制而其門下士復索余言
爲賀余終不能爲濫也夫今內外諸司三載而滿者
考功氏以稱職請則予制以示褒且及其父若
母則裁自七品以上簡討於翰林院七品官也其餘
擢不關銓部而考則如制蓋律以考功法欲令其
謹廉無舛職也顧諸司難爲考易爲稱宜翰林者易
爲考難爲稱是何也蓋諸司各有專職而今翰林者
似獨無專職或以其職在文章夫文章公共之器也
凡材人學士咸所心競非官翰林者所顧也若國
家制度之文則因事而偶及之非所常也其所常然
者則又以遞及初試爲翰林者非所次也若舍文章
而幾往時顧問啟沃之效今黼黻之上又非所急
也是舍文章幾無所職也故曰無專職也夫有專職
則有所見長然非全材亦不能無少見短而王者得

以瑕瑜之無專職則無所見短然即全材亦不能驟見長而王者無所置雌雄焉故他司或有考而不及考者或又有及考而不得徵制者官翰林者無是也故曰考則彼難而此易也然他司考而稱職外則郡邑有卓異之舉內而諸曹或亦有加等之酬而官翰林者曾無是也故曰稱則彼易而此難也蓋凡有專職者如農之有畔勤行而無越思即得藉以終畝無專職者如射者無常儀的參天而發雖中秋毫不爲巧此稱所繇難易者也今元治之考也其何以稱

蘇文介公文集卷一

七

焉余觀元治風度凝遠更濬以深沉之思濔沖而不盈於書無所不讀未嘗以博示人其於天下國家之故無所不究心而飲然常若不足極元治所至將何所不能稱而奚有於今日則余所爲難者或元治所易也然余終不敢以爲元治易也蓋國家設官未有不分之職者豈其於官翰林者而優游任之則焉用此虛名寵異之非百司所敢望也余惟百司各以職爲職而翰林則不以一曹一署之職爲職夫庶職所不能囿者其爲職也大矣寧第以文章爲職也即

以文章而操經世之業以垂不朽之盛其爲職也亦大矣舉物者所舉者太則無所施擔負而其爲力也愈難况舉大任者乎故諸司滿三載率得遷其不遷者再滿率踰格以遷而官翰林者非滿九載不遷其遷復循次序進不得踰跬步誠以其所職者太非可以歲月程效也若第以文章則三年於中秘亦旣肄之矣復何需也韓魏公有言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是翰林之職固未嘗不在文章要不以是爲稱職也惟有永叔之材品然後文章爲大而有魏公之德業則又不必以文章而其所爲文章更莫太元治誠思其大者而其難也不符余詞之畢矣因舉以復諸君毋謂余言質不足張以爲賀也

蘇文介公文集卷一

七

少司寇誠菴張公謝政還秦序

我皇上用人惟舊所登進鄉士多黃髮而貳司寇張公以耆耄參其間名德相並朝野之望相屬也公既滿考 廷推大司農者久之適以病疏請乞身

上念且柄用公爲假休沐如是者再公自顧年及懸車卽不病亦宜自引而乃數假數出非大臣體疏請愈力以此拂 上慰留至意久不報公熟念待報則歸無日因遷次以去或謂公何重愛其身而輕去其官也毋乃非致身之誼乎不佞某則謂上臣以身繫

南文公全集卷一

七

天下之重不得不爲天下重其身誠有物於此而欲舉之則必稱其身之所能舉厝足於傾危而欲以任鉅勢所必仆也力竭於負荷而欲以永肩亦勢所必仆也故欲在天下者未有不先愛其身者也身可爲則愛以爲天下用不可爲則愛以爲天下重願上臣所爲愛身與恒情異恒臣功名爲急而上臣則道義爲尊苟道義之所不載其於身猶垢膩也故功斷可見不爲倖成名斷可立不爲倖得功成而名遂則斷爲可退不爲倖居而當其意所欲退而又功不必成

而代名不必遂而謝如飲者不過三爵寧畱不盡之情於主人也夫用則兼以全身之餘而不用則獨以全其真此之爲全愛身而余觀張公益真其人焉公生平名義自重而性舒徐博大嘗自立於不爭不黨之地其在諫垣議論持大體不喜爲苛細出撫三楚政務寧靜戒有司者毋紛更至當大利害則權所緩急或力請或遂便宜救之不以文法自束也每謂處天下事當以平譬若衡然其低昂隨物以形若重而故抑之輕而故昂之雖差以銖黍猶之乎不得其平也故其貳司寇遺事所難皆處以無事衆所張皇晏如也公之鄉素負氣槩多喜爲瑋節現行以相高公獨鎮定持之曰人臣當度便 國家利社稷不爾不當以身與之身欲見功而多 國家之事身欲標名而多 國家之議皆非社稷之福也卽吾輩亦何利之有益公自愛其身併以愛其鄉若此夫愛寶者日以弄雖執若捧盈孰與襲之之爲善完也愛劍者日以試雖舞若桑林孰與匣之之爲善藏也人情惟不愛其身耳愛則終不輕以爲天下用明矣公於斯時

南文公全集卷一

七

物望所歸非有不可因之勢也 上意所注非有不可徵之寵也卽今日病雖未瘳而精神猶壯文非有不可起之色也而公之志則銳然勇退曾不少濡忍蓋其意念深矣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今寓內寧謐雖無蠱之象而 王上深居簡默以無事爲太平諸司奏 請什九報罷爭之愈力則拒之益堅不得已而相承以巽識者不能無蠱之憂公之歸也蓋不勝愛 君愛 國之心而引疾引年姑以成其愛身之名此大臣之用心不欲以淺深示人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廿三

然公去而身與名益重天下益皆倚以爲重漸之上六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是公今日雖不用乃其爲用也大矣且以 聖明嚮用老成之意卽今日不用而異日者焉知不復大用公也余方私持是指會同年友給諫陳君儀曹郎孫君以贈言屬余因理前語以質焉兩君公所舉士知師莫若弟子其然余言乎否

郡丞而上廖公祖考最序

吾明郡丞廖公莅事甫六閱月卽以最奏蓋合其承括蒼者三年考也公之奏最兩浙所共手額誦澤潤之賜夫寧惟定之士若民惟時吾定令通謝事去公爲攝篆者三月定實藉祗席之安故手額更倍他屬邑而邑博士戴君爲徵余言誦公余固耳公丞郡聲及目擊所拊循吾邑狀因得窺公生平大槩真古所稱循良也夫郡邑上理要在寧一清靜穆然與天下以和平福子大夫服官臨政疇不左紛擾而右簡穆顧負才懷謏者類沾沾多喜名喜名則多喜功喜功則多喜事事可刃游者或斧斷事當繩解者或束薪若是則適以燭亂一切而脊脊乃多事譬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射侯中侯射鵠中鵠卽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無遺矢自非然者參天而發雖套口自命不失秋毫究且弓撥矢鉤嘆決拾之徒勤矣是以任世者未問才諸先問涵養養到則器凝不可得而撓不可得而澄而無旁掣之虞養到則識趣雖遇盤錯一睨視而導窾批郤可無再顧故其收效徐而奏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廿四

功太初非炫智矜能猾猾馳驟奔逸者所能並駕而齊軌也余觀公操潔而神澄材練而思密度弘而守堅而其韞藉沉深更未易以常情喜怒窺測當其肩重負鉅志意彌定唯諦思其究竟何底徐睨其宵察何嘗人所經旬屢月勞擾不能決者公直一曙劈畫且得百十年便計故靜穆之理不以繁簡易地而改絃以郡邑易位而少有所更轍方丞括蒼時名績蔚起不踰而馳海上吾明每恨不得庇在宇下比蒞明雅習公者謂治明一如治括蒼蓋郡司馬之職於清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七

軍詰姦除盜議關無所不總而明更重以海防於武吏卒伍壁壘舟檣器械又無所不總先後丞或拮据嘆不給公獨從容若有餘蓋公於事巨細無所不事而其行之也則以無所事爲事念惟恐因事以擾民也故釐弊也務去泰甚不爲淵察典利也務順人情不爲逆流受牒也務以明職掌不爲濫觴質成也務在得情僞不過爲鉤距發姦也務嘉與更始不苟爲鍛鍊防僞也務豫抵針漏不令得潰防弭盜而重其責於求盜者也務在保善良亦不得使漏網斷獄也

務以情麗法不使惴刻木追攝也務在刻期會不使奉符者得狐假以爲威判事而繼晷也務以便與民不令有滯牘以宿蠹權關也務贏商以來之不程額而細爲毫悉當事者以此重公凡武吏之評隲伍餉之綜覈汛防之更置軍實軍容之簡閱靡不以屬公公益靡勿躬歷心畫以稱微旨也然務當事情不寬爲山藪之藏亦不刻爲吹洗之索而使不足無餘地也蓋丞郡大指若此已公署在邑每以海防之役數蒞事於邑不翅孔邇及攝邑念與民益近所爲親民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七

之意益追摯每言吾嘗爲令堂簾去民非遠也而民所以不親者則有爲之隔者也使民緩急得直至吾前民則邇矣顧丞雖繁然執事者猶易察令不第繁且復瑣而報事者復衆不勝察一不及察而弊且什伯矣顧其馭左右視丞署爲嚴然不爲急功第手奏目成營壘自秘使無可伺以乘耳嘗有以殞命訟者吏請下符勿應第因他事命駕及途而移其地左右者初不知所向也倉卒中訟者與證者及旁窺者無所施巧因得情卽立爲平遭生死兩家皆獲保如此

者非一獄然猶公所得行意項 朝廷廣厲任土議者或指山海間曠地以聞當塗檄公行視益去邑治百里而遙數經複嶺不可與馬則步而徧歷之以報曰土誠曠然皆緣山之沙磧與並海之瀉鹵萬不可畊徒遺百姓害無益於 國也事遂寢蓋公不欲多事擾民率此類余嘗謂公於郡視治繁若治簡於邑則視行攝若即真其於郡邑之務臨大事則靜若小事隔小事則恣若大事此非識超器凝羞爭効尋尺之間奚能輟請輟才不急赫赫以自表見而一意與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七

民休息如此也乃若接士以禮愛士以德體士以情范士以身而手程士以文公實有兼矣不第注意學官之擢以造士而已也然皆士所能口誦無俟余筆諛特著所為成民者使他日傳循良有所採焉

公名

字而上福建人舉人任
甯陞江西南安府太守

海憲秦公祖以參知守蜀北序

先是歲主爵者請以我海憲秦公參蜀藩我越之氓若伍皇皇惟恐公以遷去走臺使者言狀為交章請以浙參知畱公海上不報公亦不遷及春公奏最臺使復交章理前請又不報吾越日手額祝慙畱公以嘉惠我氓若伍而頃之 天子竟畀公蜀諸將軍以為公賀過索余言且私相顧今浙以東非無事之日也於蜀孰重輕而乃蜀之急也余謂以天下大勢浙不必緩於蜀也以蜀全勢今日之蜀亦不必不急於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七

浙也姑徵已事漢唐都長安則蜀傳肘腋而蜀形重重則以天下急蜀故蜀之賦以自給其餘第以內給而蜀完晉都建業宋都汴則蜀托肢股而蜀形輕輕則以蜀急天下故蜀之賦不以自給而以給內且以急外而蜀不完此其大都也我 國家都燕蜀更遠且偏蜀之形益輕而內外所給取於蜀者益繁大府輪焉大木需焉大宗建焉西捍番東南衛蠻松潘稠門間大衆聚焉歲未有已也而至於今日則益困絀橐耗於權稅膏脂竭於贏金筋力疲於採擇杼軸空

於轉餉肝腦塗於平播屬又輕動瀘之師以重殘之
蜀蓋靡寧地而保順爲蜀要害數役皆兼受之更靡
寧日昔東野之善馳也顏閭遇之策其必佚曰是馬
力窮矣而猶用馬不已其能堪乎夫今日之蜀亦窮
而使佚之時也勢所不得不急者也凡國必有與守
凡守必有與固天地之險設而民窮於積雖有金湯
不足以固國祇爲盜守耳故蜀當其完沃野千里所
謂天府者也當其不完絕地四掛所謂天隙者也其
爲天府則英雄之資也蜀漢用之矣其爲天隙則盜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主

賊之藉也成李乘之矣今天下雖不必有蜀漢之雄
而閭里所伏亦不必遂無成李之姦思以草澤自雄
者窮民之嗷嗷政其所爲耽耽視者也故曰今勢不
得不急蜀也急蜀則不得不急保順急保順則不得
不急移公以守夫保寧巴閬之奧也劍閣之所塞嘉
陵之所經梁洋梓益之會也而順慶則宕渠之阻而
漢中之輔也故夫二郡者關陝之吭蜀之肩背也二
郡寧則全蜀以完不寧則全蜀以危而其地則又自
昔所稱易動難安者也正德中劉藍鄢廖之難實起

其間幾搖全蜀非林彭兩公相戮力成李之甌復見
於時矣是時當成弘休養之後蜀猶完姦民且欲儼
而起矧今時哉 聖明實不忘西顧而屬公守毋寧
唯保順是完憲保順所以完蜀也蓋今之治蜀與昔
異昔之蜀險而富橫民有所憑有所馮則易動今險
猶蜀也而實瘠則民窮無所藉無所藉則難安是以
昔之論蜀者不嚴則不可治而今非其術矣故必公
乃可使完蜀也公器端韻沉識淵而度廓守嚴而法
平天性凝重言笑動止皆有則臨事縝密而持之衆
不可猝撼海上近事若沸蟬公壹鎮以靜三年海波
可置孟焉而其潤澤所被則若霰霖之濡土不知其
漸而優渥也蓋吾浙之東實賴公以完 當寧所爲
躊躇其去留者久之而後勉從主爵之請意豈緩浙
則兩重而勢不得有所獨急也於是諸將軍更相
顧曰吾儕知所賀矣公卽不得蜀庸詎不得察知惟
是蜀今日得公他日乃得爲完蜀斯足賀也請登子
之言以爲公券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三

宮諭某公壽序

往歲季秋公以宮贊使於楚故事率期而還報既竣事因取道過里及臘遷官右春坊右諭德未之拜也今年冬趣裝還朝是月適公五十之辰禮五十曰艾始服政謂爲命大夫也而宮諭秩又當其稱於是公所舉士相率爲公賀且爲之祝因肅過余乞侑詞余謂五十壽方始未足爲公慶所慶在遭時耳夫時天與王所共制也天布其令王操其權天之制時盛衰之極卽爲其始如四時之遞續五行之旋生王之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主

制時盛衰不可常惟在其所操所操得失關卽爲盛衰之數而天之時反爲所用如弓弩之反張輪輻之直反掄也人臣而遭斯時也其所徵幸蓋不無差數於其間而公今日所遭抑何厚幸也夫行莫非時元且開其泰則終歲一時也帝曆莫非時元祚新其鼎則歷世一時也當是時龍飛而雲從聖作而物覩凡百司庶府皆幸利見以爲非常之遭而况侍從近在日月之際者乎竊觀今日重離繼照其運數政若先朝仁宣之會而先皇帝之寬仁與

今皇帝之宣哲實後先相繼獨潛邸承華之業無少遜其盛夫章皇帝仰繼太宗皇帝之成緒且自太孫正位東朝撫軍監國無虛日少暇則親賢講學文初無寧暑其明德豈臣下所敢望及臨御之日猶日乾惕以暨于夕孜孜倚毘導諭之臣如或弗克庸惟賞舊蓋藉交與以圖新也大有爲之主其不自滿假猶若此則夫今日訪落之始聖主所爲緝熙光明期不負仔肩之重者其兢兢業業奚能無倍焉凡人主惟自聖耳若其自勉者倍則下而求助於臣者且無算毋寧忘章皇帝登用宮僚之舊不亟以自毘而遂成曩日甘盤之闕必不其然則公之往也其或驟晉之卿貳以資左右若金幼孜之任寄政惟斯日其或近置諸講席以資啟沃若陳從善之從容亦惟斯日公材閎而識深器凝而度遠澹泊寧靜之養不愧古人先帝所簡以備顧問今儲貳尚有待宮僚無所寄職事豈其不亟收親賢之實而徒取克虛位以示優異余故於其往卜公且大遇不第守故官已也夫人臣挾用世之具患不遭時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主

遭時矣又患不遇主遭且遇矣先則賈生取輕於年少後則燭武自苦於無能又患不丁年以公所韞藉獲所遭遇而年又適及於服政其閱歷足以鍊其知其強力又足以輔其志予以佐 聖翊明紹前休以追蹤于 章皇帝而身享榮名亦與金陳諸公並軌齊轍或且駕焉爰自今日始則諸士又奚得不以年爲公慶也

海憲吳公考最序

夫分藩秉憲任各有體而因時應變其用之所宜又各有適是故治吏治民不相越而文武代爲雄雌譬於庖祝分官而芒刃斧斤之用在當時耳夫使治吏者嚴於綜覈當事者逞其揮霍之材以馳驟一時則吏治肅而武備具斯亦足以奏治稱辦然而綜覈之過下或絕於絃急馳驟之過事或病於數撓則體固有嚴而宜容之以寬時固有紛而不若鎮之以靜者靜則無擾也嚴則無苛也上無所苛於法之外則下

易從事無所紛拏於時之變則令畫一法行者吏不嚴而肅令一者功不徙而成此高賢大良所爲寬嚴互成文武並用而不結轍於一迹之塗也楓城吳公之專制寧紹也於任則主彈壓諸吏甚尊而寧紹劇郡東控倭重兵宿焉屬者島寇又傳警於時則倥傯多事甚紛夫承平日久上下相蒙苟且文具一旦有急此非嚴酷武健烏能勝乎而公爲治務大體不爲苛細遇事持重素見成事而後行不與時爲糾結此其大都也處心公坦遇人無賢不肖皆推心置之其

駁屬吏有恩禮材者務極獎借令畢既所長卽不材亦稍示優容使後得以自效不遽絕也吏雖有大體意嘗若欲有所矜宥苟非大故雖在小吏未嘗加以訶誚蓋自其天性非有所勉強以爲德也然其持法守文獄獄不可撓故屬吏愛而畏以爲春日之日又以爲秋日之日也頃者島寇倂順乞貢市當事者議倭貢道出明州公疏爲不可者十事疏不移日而具朝議竟莫能難東南賴以無事乃公所爲畫禦倭之策城隍樓櫓舟楫器械次第而具爾公殊不見所舍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三

皇狀弟日延六學弟子員講說課業六學之士不肅而教行實公大造於髦士也凡當塗者居體重則務爲嚴駟遭時擾則不免於驚遽蓋李贊皇之暇豫韓忠獻之寬太自古未數數見也今吳公殆兼之矣余觀公魁梧奇偉重若泰山而挹其器度汪洋萬頃清濁莫得其分及考其行事率類其爲人昔太史公疑於子房狀貌不稱其志氣故材智有餘而德量不足可以稱材未可以稱古大臣也以余觀於公所謂不動聲色天下以爲安危者非然哉

邑父母衡岳丁侯臺薦序

邑令丁侯繇閩大田調吾定視事之明年御史臺行部至廉侯治行卓異又明年還報命疏循良吏若而人而侯最高等其畧曰臣被命視鹽政大江以南得監察諸長吏無若定海令賢臣嘗親見問其所言久而考所行事悶悶醇醇爲百姓規久遠無名實不相應者若是則可謂循良矣宜亟旌以風長吏之實心爲民者蓋當御史行部時侯嘗條上六議云余得而竊讀之蓋斷斷關吾定不世長利非苟而已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三

今不暇具論論所長施行者吾邑海邑也國初籍民並海者因赤鹵地煮鹽課歲入實邊而復其田久之潮囓故地塗不復產鹽而課如故貧無田者多流徙里胥代上課如故其有餘田者徵重役而奸者或詭民田以自占侯爲計所復與所課相當也何乃重困窮戶以利奸民爲請一切無復卽以所徵克課貧民自此稍遷業焉邑西南屬之郡凡六十里而遙渠淺不可溉歲少旱輒無秋而民航往來郡中又水道惡壑篋之歌時有之侯行視渠歎曰渠故址在且十

日浚耳奈何去兩利就兩害也文邑城薄江內迫民
廬舍城鎔狹而上益銳守陴者不能肩隨城亦屢築
屢圯頃海寇傳警惴惴不自保事已輒置之侯謂微
幸無事非計爲民城城而徹牆屋卽易就亦非計毋
寧重費公而展外郭卽公帑詘吾計有所出往海上
商稅歲入不踰于自吾來季入多者且于計城邑非
直爲定蓋浙咽喉也寧自嗇乎今兩者版輻具舉矣
夫天下事每難於圖終而智恒不能規乎其始是以
議事易任事難議事而於所已事易於所未事難故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三

利害有成議而數建數止莫執盈庭之咎或利害所
易知而前識不逮先後相視莫負濫首之責侯獨慷
慨任曰議我發之我成之必不以難貽後來卽前以
貽我我必不復以貽後來夫仕宦誠遽廬然已托宿
卽家也理家者米鹽零雜計必得當然終身於此前
計詘後得巧補焉仕宦歲月期耳前者壞成誰爲彌
縫者使人皆遽廬視之夫誰與爲家邑何賴矣侯勇
於任事而重持議所規畫必度能爲與時勢所必不
可已卽諸所條上當塗或駭於始慮難於兼創然度

久之終不能易侯議卽侯亦自謂不能吾易也獨及
吾在事費半功倍可無重煩百姓耳蓋侯雅意爲民
自其天性而又輔之以精敏政無纖鉅悉出心計左
右不得因緣以行私故興大動衆而上下晏如無擾
紛之意誠其才利批郤導窾游刃有餘也而侯未嘗
有自矜之色從容嫺雅文理爛焉可觀其操持皦皦
不淄而能容物延見吏民寬然和平文銳意文學獎
借諸生計必成其舉髦蓋教形於色咲終初疊疊無
少劬數焉先是侯令大田御史疏侯卓異 天子嘉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三

與更試之定以觀後效今復覩御史疏以覆前言益
券 璽書旦莫且東下其徵就公車入拜大廷如頴
川則天下大幸卽或顧念海邑欲令長有侯賜書褒
美如文翁須異日者公卿名闕以所表次用則吾定
實大幸余辱州民也方且持是言爲侯賀而侯之僚
若尉適過徵余言敬爲序而致之

侯名鴻陽號衡岳
萬曆壬辰進士丹

陽人以
憂去

詩集自題小序

館集集庶常讀書時所作也何稱館蓋庶常初讀書中秘在文華殿東已華蓋殿災臨御多在文華而庶常譁雜體不肅宣廟命卽翰林院開館以肄習之凡三閱歲而月每旬皆有試曰館課其初選則廷試如進士時曰館選已選而月朔望則課於東閣曰閣試館特爲庶常設而廷與閣之試亦並爲館設故槩以館云閣試出入有候率視王者爲早晏而已入則少修故事其出也不及晡餘晷無幾也館中升散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三

有度而更多修故事又不無他應酬餘日亦無幾也其課試率先文而後詩文優卽詩劣叙亦優文劣卽詩優叙復劣故課試惟注精於文而詩第口占猝應焉且館閣命題更自有體或徵近事而規頌或倣前規而擬議其會景寫心之致十不能一二而又約以矩矱束以體裁拘以聲律若少佚者卽不得稱合作故雖高才亦鮮絕塵之步卽沉詣或寡弋冥之思况以余之鈍且劣且素不嫻此道而第取辦晷刻以塞白又何詩之足云要以不敢自墜其先資則茲集固

以成信也余善病多通課卽試亦不能數赴故所得詩僅若此部所錄試亦以館選因併附焉

使集集使閩所作也余奉使入閩所經道途遠矣稍多剩言而獨取在閩者繫之使何也蓋余所奉詔使已而使在途詔謹函不敢啟獨於其地一手展耳故在閩則重詔而得稱使臣在途不過爲行客皇華之雅詩曰馳驅征夫行客之謂也故詩非得之閩者不繫茲集而乃雜以嚴與饒道中所得之詩何也蓋此余生平所未經行第因使閩而得往來於其間則猶之乎閩也詩有揚之水風人申許間所詠而繫之王此其義也余所竊取若此云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四

邸集集宦中所作也邸者旅也宦何以名邸也余鄉舉晚幸上春官捷得十第旋讀中秘書者三年余生平足不離故鄉驟處長安雖復攜家以從而時不禁鄉思嗣是或出或入凡二十餘年之間家居之日過半宦邸多不過三年少乃逾年耳蕭然環堵之室孑然踽涼之蹤初不知軒冕之爲華而惟衡草之爲適嘗兩乞歸不得遂真若野鳥羈籠不能奮飛則余之

視宦真如旅也故以邸爲題蓋旅邸之謂非若世所稱宦邸者也其往來白檀之詩亦復綴焉時益深過此身初未離春明門不得言行客故也

露集集潞城所作也半臘出居經春而始進艇非禪非病掩關圓如積雪壓檐層冰錯石昆飈裂窗冥塵蒙几爐寒宿火巡楹負曝壺瀝新酷煮椒代酌塗門墜戶風窺雪瞰詩曰胡爲乎中露政余此際之謂也其故難言之矣每憶署中晨趨夕返題奏鞅掌感時感額夙夜在公衣裳顛倒我勞如何今止丘隅雖云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聖二

集楷亦脫於筴栖遲偃仰惟意所適吟咏嘯歌莫余垣屬身有長閒神有餘快耳目所接皆成佳趣形影自親忘其孤寂衰柳啼鴉凍瓦喧雀市謳載道羯鼓填街成足鳥鳴山幽之致而徐風飄雪寒月印冰朝華夕秀時或映帶眉宇更可洗濯胸襟蓋不獨初時撫松盤桓爲足地偏心遠之趣也遽廬所刻詩尚少遺家從兩叙亦多溢美未盡當日真景因復自述而更題曰露集云

薛文介公文集卷之二

甬東薛三省魯叔著

海憲涵一秦公祖奏最序

今天下諸監司提衡一道等重也而備兵使者以刺史兼節度之權倍重於他司而吾越以兩郡扼東南半壁之衝則備兵使者又重於他道其在今日則更重於他時蓋今內之民卽無嘉靖中勾倭之姦然私關出財物與倭市往來如鶩不可謂無其萌外之狡寇卽無嘉靖間薦食之醜乃蹂躪我屬國挾以爲質而以貢要我不可謂無其漸故今東南形若克衛若固而實隱他日痲痺之憂初主爵者所爲推擇我秦公自禮曹郎備兵海上意誠重之若曰是能以文事豫武備者也公銜上命至內廣德惠拊循民疾苦而外總總圖綱繆遠計或謂我所關出物皆溢粟否則皆所棄餘而以博倭厚賞是爲棄無用易有用且民窮矣獸攫鳥喙何必倭則禁之孰與縱之使攫且曠於倭也公謂否否倭與我各有利心豈其貪我所無用而以自耗其積亦姑以爲招使知無用者息倍

徒則有用將什伯如是而中國之貲倭所難得者我
亦何愛焉卽中國之形與情倭所難知者我又何愛
焉是以小利易大患嘉靖間中之矣且患不獨遠在
倭近乃在盜夫負貲蹈海而市與探丸艤舟而禦孰
贏小者滿橐大者滿航能無生盜心盜於海廣而易
匿易匿則聚而難散嘉靖中之寇強半雜內盜是何
可不及其萌逆絕之而徐使蔓也顧姦民日繁有徒
厲爲禁徒內焚無益惟遠撻其出入之路而邀之海
上卽不必盡可以一警乃爲設方畧授諸防汛將率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二

因以爲功罪諸將率偵邏惟謹時弋獲焉于是懼者
思徙業卽黠者亦思徙道公又熟念是利厚姦終不
止倭與我共此海彼視我越若溝瀆而寧視爲瀛爲
渤乎是必召寇不必盜爲招也卽不當吾世吾何可
苟幸弛負而不蚤爲備繕城塹謹斥堠討軍伍治舟
楫修器械所爲未雨之計慮靡不悉至先是倭久戢
諸將率不得以橫海之功自表見屬其虛茲適自張
皇多喜爲條奏一汛而遠近數易地一舟而公私數
易造大小數易度新故數易名一具而銅鐵數易冶

木革數易工夫業數遷則墮成令數更則焚聽工數
興則繁費何益軍實而空取紛紜之爲公爲一切報
罷第因成事與其所素習責實行之嘗謂治器不若
治軍治軍不若治將將得人則市人挺耰鋤鉞於棘
矜况壯士而資以堅利吾憂倭寇哉故公用將率必
察名實雖十人之長百夫之率未嘗輕以人言用一
人匿以已意斥一人也公性寬厚莅戎如莅民不喜
爲峭刻然器度嚴重動容中矩絕不少以言語噉笑
借人故雖自溫克而威望儼然臨事更沉密不令人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三

得窺淺深於眉宇間意所不可法在必行未易以情
干勢奪也海僧傳內侍稱中旨突至欲有所營建公
持之曰是真僞不可知且方戒嚴寺存者尚欲毀况
已燬者急牒當塗者以聞而嚴逮僧與其黨中使
知莫可何竟潛去其持正不撓多此類公於監司中
聲藉甚故事監司異等不時擢希及滿者兩臺使謂
海上長城非公莫可託重文章請久任公而以不次
擢之因得及於考而以最奏大將軍李公稱航爲公
慶當得異數過余徵賀言余推大將軍共事深意姑

逖公軍政不足狀公名德十一也晉王濬沖稱山巨源如渾金璞玉衆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故位望德業卓絕一時成其爲山公余唯不能爲公名狀乃見公之太將軍誡舉以爲公賀或少有當於公也

大叅壺丘鄧公祖擢臬使備兵霸州序

士君子爲國家任事難而在今日爲異甚此非其人之難亦非其事之難也又非今日者疆場多故左支右吾之難也其所以難蓋在議論多而門戶分也夫議論多則雜臧否多而否視聽亂而害成卽臧亦或以事機先露而害成門戶分則立同異分而異黨俄起而害成卽同亦或以標榜過激而害成是以杜元凱計先於調衆范希文太息於壞事蓋所從來久矣未有如今日者也昔猶因事以生議論而今以事爲借昔猶人各自立爲門戶而今以人爲傍夫至於傍且借則議論愈多門戶愈分而國家事愈以難任矣此非其人卓然自立脫異同之樊而不以是非毀譽柴其中者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以余所覩備兵使鄧公者斯其人也公在御史臺稱敢言寡諧於世休沐里中者幾十年以臬副起家旋晉叅知莅吾越凡兩歲而其所規畫則皆數世之計非總總程効歲月間者也吾越縮江海扼閩浙之要重兵宿焉承平以來軍紀漸弛如委轡幾不可操公至銳意整齊政

肅而法在必行雖將率不少假先是卒伍以積弛成
驕將率又股之毒積怨成憤籍籍有後言第嚴公威
公又嚴敕主餉者務時給且嚴股者罰不令如台伍
得有所借名以此幸無動會北邊急徵援兵公卽計
今調援與曩異曩唯怯遠而今且怖死調不必能驅
使行不若募便乃王者持調議不可得則請倍加餉
以飽其腹如此者數四而後得報然公不欲以此示
德士伍不能知也王者下調格猶援故事欲令知餉
之倍以得其驩心而黠者讀未半卽踰喻耳相語謂
危使之而薄其糈也以此揺衆心遠群聚而譁幾且
亂公嚴整自若不爲意第召將率切責其不能治衆
狀而密令彘方散其黨且兼下募令如初指譁首心
畏公冀幸脫去請身率衆往援公佯聽而陰部勒之
竟縛寔法及項之台亦以計得譁首縛寔法則公餘
勇所賈多矣海外比多盜往來掠商船官兵與遇輒
失利唯謹避之且匿不以聞盜日橫公廉得狀刻責
防海者勦盜自効而身臨閱士卒多不任閱器械舟
楫又多不任顧計不能猝更不任者使任也則爲損

蛟關陸營兵四百人更置君子營於郡城南與故厓
下四百人分簡哨率練習之更數都肄而賞罰之使
人各有技擊之長以用其武勇常曰吾不必能使以
一當十卽以當二則吾有勝兵二千人於郡治矣當
兵之譁也勢不足有所彈壓耳後此尚敢有譁焉者
乎且吾非徒以衛郡也勝兵成而吾更爲舟師使此
八百人者迭試之江而後漸布之海以爲觀則海上
藉兵二萬人軍器皆作亦可使當二行將得四萬人
之用於海上矣寧復憂盜哉兵志曰軍先聲而後實
公旣揚此聲使流聞海外又簡舟楫器械數者亟如
所懸式新之以示軍實於是諸將率窺公意在必勦
卽不能直前擒盜乃偵賈人之引盜與知盜所出沒
處者縛以効功且時爲戒備盜稍窘因溫王撫議遂
就撫夫溫項再中盜俱大剽豈一旦制其命則公先
聲所懾又多矣公天性慷慨而膽勇決志更足以持
之當其意所堅雖自謂儀衍弗能搖也用人取果銳
恢譎者或偶售終不爲所欺其稱意所任者則傾懷
置之已効則力爲薦拔惟恐其不章也其得將率用

命戢伍諱息盜氛率以此余又嘗從公徵時事侃侃持論無所左右亦絕無所忌諱至所揣摩終始不爽毫末方邊事倭僂其人有爲中外所倚重者公獨訝以爲白望又有一時所賞以爲奇功者公獨料以爲敗端其識微而瞻遠類若此然則公平日所爲臨事敢任不少却慮者意蓋有所自負不獨其才過人也海上方倚公爲長城卽公亦若不遑廬我海上欲究所未竟以成勝兵之實乃 朝廷方急霸不能長借公吾越矣方公分臬時卽需次清卿已復需次開府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八

故事需次者卽得次及甚或且越次以及而公竟序遷如恆格或爲公舛望余則謂 朝廷移公於霸蓋其重也異時 國家全盛東以遼爲輔南面而制域中霸惟扼齊魯之孔道以拱 京師於形爲前屏今京師岌岌扼關以備外如持刃者前其鋒而借四方爲後勁則霸其錚也鋒雖錚錚不固不可以迎敵則今之霸視唐之益津關宋之信安軍唯外以備邊而已者形勢相萬矣余故謂 國家移公霸所謂任公者重也則公所爲任事者難亦從此始海上去 京

師三千里而遠門戶議論不相及公得行一意今居地在輿阼之間近門者躋近戶者窺能無及焉且諱伍之起所聞與所見異詞勦盜之議所傳聞與所聞異詞霸事何必不類是同舟而操楫一彼一此語言不相得卽成爲吳越故門戶所繇分多議論爲之構非必聲氣應求彼此自相附離而後成也人各負氣不相下不急公而務競其私不快心不已而逐影吠聲者又他借以發端故臨事徒滋議論耳於 國家何賴焉公嘗爲余言天下成敗之勢如奕棋奕者中局危置而急四隅四隅活則中局生蓋自古內勢急未有不從外收功而能以危城中自完者也郭汾陽用河中恢唐張魏公用閩粵支宋此往事明驗也余以此識公拳拳勝兵之策其爲慮深遠不第爲吾浙綢繆長久計也其念急 國家若此則門戶議論又何能爲公難而余乃過設爲此不必然之慮乎公且行衆軍康某以大將軍之指過余乞言爲序而貽之以壯公行色

邑父母石洲黎侯兩膺堂薦序

初侯分符吾定薦紳在長安者相傳曰仁君也已及
邑父老環堵而觀者又相慶曰必仁君也余私謂侯
何以刃未試而蚤得是譽於士民間比前謁乃知曹
譽實獲我心記曰在上者可望而知也天下未有無
可望有可知者今夫玉望之而其色瑩然以知潤其
理瑟然以知栗彼色黯而理疏者樸露徑盡中藏鮮
他美可不問而知也故詩咏君子之豈弟卷阿則先
以令望湛露則繼以令儀德徵爲儀儀孚爲望中表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十一

之符莫或爽也余覩侯神暇氣沖語衷色信禮抑而
中容舒而翼蓋顯乎其觀也詩所稱令侯實有焉余
所爲徵侯德以此及久之習侯所行事益知其德之
懿非可尋常度也蓋侯爲令恒藏其用不自露務清
淨以一民邑斗城也當重鎮武節所建文軒所憑供
億殆靡餘日侯計欲舒之勢莫可何益身自貶損卽
於過客未嘗飾爲餌也往歲大旱侯虔爲民請命嘗
夙禱守者忘設席卽地而拜不復問旁有爲謝者侯
慙然曰此吾積柴時也柔茅藉已復大霖雨禾稼盡

傷田廬有漂沒者侯併從事循輿徧行視雨御者百
里而遙再宿野寺中簋器之食不以煩里鄙蓋損已
以益民若此然自其德非有所矯也其矜然之操亦
如蓮生淖中不濯自潔每質成惻然有哀矜之意計
日所積穀或不足額以他日贏者補之未嘗輕罰民
一鈎鋟歲當大籍民故事虞有匿產蔽役者數其私
責以隱實因百一而三分徵之輸於省邑各有差其
溢者以給公甚乃潤橐中主藏吏以侯數因公損月
俸語間爲諸侯曰是洎也其餘幾何而吾以自黜人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十一

焉知吾以佐公廩也余觀長吏自好者多刻意驚名
刻意則深文而下不堪驚名則喜事而下不寧若是
則名下損計不免上借文或遂上而下不恤故語有
之與其噉噉寧汝汝言其稍近下也侯於俗惟恐不
遠於民惟恐不邇百姓咸稱侯兩歲未嘗有厲政非
徒無厲政亦無厲言非徒無厲言亦無厲色非徒無
厲色亦無厲意非徒於百姓卽於左右亦無厲意要
不使撓法而已令甲十年一差次民賦役不勝一日
之爭往甚驚也侯令里鄙先議而後籍及日猶懼不

已甚或突而前捧侯筆不得下署侯亦徐閣筆徐聽之竟籍人人各厭意未嘗咎一人嘗發得錢穀姦弟庭治之不以罪狀聞或曰聞乃見績侯曰致人之罪以章前之愆而自取功吾不能也邑大繕城更前令與攝者已再歲功不能三侯至而任其七當塗檄朝夕下侯亦不自列第拊循築者使趨事甫踰歲而役竣其未繕者且復圯役且復興侯念民勞者四年宜少憩請盡發商漁餘緡積帑帑者心知非當塗意亦不復顧也邑徵賦里鄙逋爲監其輸之府與省者監

蘇文介公文集卷二

主

也其主更有所乾沒而受罪者亦監也甚苦羣請各合里之賦如期而輸於官官爲輸于郡與省積數歲不能決侯至卽順民之欲立爲更始凡侯興事必熟究利害利不百不易政政不久不更令未嘗以已意率有所興革邑租調兩賦爲役役者凡兩年侯熟念曰是何不合爲一役官與民更便也然以慮始難懸之國門者踰年而令始下蓋侯爲政期順下不急於獲上皆此類邑通海賈閩舶日至而姦亦日宿項乃誘土著闌出財物浮海而與倭市侯微聞之深憂曰

昔東南倭患實自此蔓今何可不及其萌斬之也爲白發王名借一以警乃檄上郡與邑異指監司者又與郡異計臺使者旁有寄耳目又與監司異議勢洶洶且叵測卽侯亦若身致風濤中侯不爲動力以身爲障終不令餘波有所旁濺蓋久之海瀾安孟砥柱乃見當塗始嘆服以爲不可量每曰曩第謂令豈弟不知其深沉之識凝定之守乃若此侯聲固下積自是益赫赫上起臺察使還報爲列最狀以聞亡何臺察使還又列以聞故事令長非滿歲不得列卽

蘇文介公文集卷二

主

滿歲非臺使行部時面署考亦不得列其列侯以異等臺使嚴於舉吾郡邑文武吏二十人所舉不能三之一其列侯亦以異等於是邑之士大夫賀邑得侯又賀侯得名於邑旅賁堂稱觴而侑以詞屬余爲詳述其行事著于篇皆實錄不敢溢一詞也

侯名民表字石洲江

西南昌人舉人

大中丞石水蘇公祖考績序

蘇公以泰昌元年冬持中丞節撫吾浙更兩歲爲天
啟改元之二年春正月以滿報益公遷自太僕少卿
制得先後通理也余惟同寺內參九列務簡而清華
而中丞外開大府體要而貴重蓋所從來久而邇者
更增爲繁劇與曩異蓋自東事起去馬頻委於砂場
金錢空填於溪壑邊陲皇皇如焚以大農爲器大農
滌滌如洗仰天府爲泉天府又涓涓若滴矧同寺爲
池白羽朝馳而請馬惟罔是主赤羽朝飛而請餉亦

薛文介公全集卷二

古

惟罔是協而他不時給發所需不與隱憂異時所爲
數策而辨者今且察毫而析其或剗肉而補目夕持
籌借箸不少間而公既商時又當重離繼照之會
朝廷曠儀容故實於老成 山陵大事藉經營於膂
力又不第兢兢陳力於所專職而已也 聖明用嘉
乃績晉公中丞而昇以浙寧直爲公報毋亦謂浙在
今日更 國家所倚重非公莫足與寄託也浙以西
爲澤國往稱饒沃自嘉靖間數中倭重以萬曆字播
朝鮮之役浙靡不被焉而浙日以耗浙以東其入山

居而健悍往代多勝兵倭之亂將能者用以創而其
後卽賈其餘勇以創朝鮮字播之役又靡不藉焉浙
始多離箸而客勝兵亦日以少然饒與勝之名至今
爲世所指項邊之難徵兵則浙獨倍調餉則浙獨急
卽督艘則浙亦獨多公之至也則前檄所稽後檄所
督且刻日而併責焉時虞餉匱乃士卒又驕不可使
先是台有脫巾之譁至者計無復之惟輦帑金滿其
腹勢益肆諸關洶洶且効尤復聞遣北援畏若蹈火
乃相率並譁王者計更無復之議罷調而募以塞其
口公謂是不可吾令已下今士卒不樂調卽爲更令
是令反自下操也後有令益不可行矣乃爲酌於調
與募之間聽使自擇諱首慮禍及願請行公陽聽而
陰部勒之竟縛置法台伍聞軍法之立也諸傳離煽
亂者稍稍私脫走渠首勢漸孤亦次第就縛益越伍
先諱先伏法溫處及昌關次諱次伏法台最先諱最
後乃伏法公于此蓋有方畧也是遣也凡得兵五千
人所費餉金以大萬計官苦調而百姓不知有兵卽
兵所經百姓知有兵而不知有調發之苦公則焦思

薛文介公全集卷二

古

極慮猝見於顏矣而直指使復衙 命復募兵萬人
公與計浙民壯者已盡於兵矣萬人何可猝集卽集
而如所募格費幾三十大萬勢又不能猝辦不辦則
萬人譁必立取辦則浙之萬百姓亦譁是欲全邊而
反危浙也乃力疏兵不可再募狀以聞詞痛而指危
樞部竟主公議請罷直指使所募兵而第令率公所
遣五千人還報乃故將有悍者又以直指使所已募
兵蟻集會城公初以非令呵使去已熱念是千數百
人者既成聚何可但已乃爲簡健者五百人令與俱
薛文介公文集卷十一 七
北餘皆資遣散歸須後令而又檄郡停齋餉金前護
五百人以行則公所爲慮遠矣方是時直指使挾
上命而欲以行其令悍將挾衆勢而欲以行其意倘
非公絜利度害明而斷於計今日蜀之憂且發於浙
矣乃浙所憂又不獨伍項粵之餘盜往來行劫海上
諸將卒畏而謹避之毋敢與角者蓋角盜於風濤顛
頓之中卽破盜艘不必能有大獲倘一小挫舟師又
不能無少損乃所以損或逐盜或逐風或反爲盜所
逐而率借風爲解卽逐盜者無以自明故直前者多

被苛責託後者率荷寬政諸將率以爲懲遇盜益不
敢逐第苟自完併匿不敢聞公廉得往狀嚴檄軍率
毋干軍紀而議者因飾言盜艘巨而堅且衆我師萬
不敢敵敵必無一幸徒取損耗耳又或巧言盜皆富
家子弟貸倭資行賈負不能復往而家又先有主名
官爲嚴捕又不可復歸故往來掠商漁自活非真盜
也以此將率益持兩端觀望會新鎮至自粵公訊得
盜情形異所聞計在必勦遂以海上事壹意屬之蓋
公之銳意堅志不撓羣議而又知人善任若此余以
薛文介公文集卷十一 七
所聞里中父老嘉靖庚壬之亂實起通倭負其資郡
邑又嚴詰捕無所歸命遂相率爲盜盜不已究乃勾
倭以爲亂胡中丞持督府節總東南之師凡數年僅
乃勝之則今日海上之盜非細故也而以余所目睹
萬曆壬午會城亂卒裁數千人耳非若今兩浙盡譁
也而中丞張公以司馬出鎮凡二年一二罪人始授
首然非因民之譁大斬戮以立威事固未可知也今
公不動聲色定亂卒於已紛又以餘閒禦海盜于未
熾此視兩公何如哉且當兩公時四陲幸晏然無事

亂不過浙卽兩公先後定亂功亦獨在浙耳今邊事
急其患近在門庭堂與之上不免過設陰雨之慮而
又苦綢繆之無策所精藩屏惟四陲浙幾當東南半
壁萬一浙不戒而兵內訌盜外橫浙手足自衛且不
暇給又何皇頭目之衛故惟浙完則東南半壁皆安
而始獲併全力以張北援之聲 朝廷因得操居中
制外之勢以無震於剝而金甌亦完則是公之功又
不獨在造浙也嵩高之誦申伯曰四國于蕃維周之
翰而交扈亦曰萬邦之屏之屏之翰公之謂也敬因
薛文介公全集卷二 七
南北關先後權使徵言賀公爲次第濡削以自附于
嵩高交扈之頌焉

郡司理荆璞宋公祖考最序

今郡邑異等滿考被徵者司理居十五而吾明爲浙
望郡理以地重先是徵者率十九理以徵故各舉其
官倍他曹而吾郡理以數徵故各重其名舉職益倍
他理以余所觀前茅中權卒廣乘之銳蓋稱極盛今
爲之承者自非兼才如我宋公殆難爲後勁矣夫前
馳之轍後載之軌前墮之型後挺之范郡邑而託於
後位者無不可以借前摹譬之於工摹方者折巧且
中矩摹員者周巧且中規故工之善者視成器吏之
善者視成事而獨司理爲不然是何也蓋凡吏各有
定局司理無定局也所聽者訟獄則隨事而異情所
從以受事者直指則隨臺而異指其從而所問者民
風則隨地而異俗所察者吏治則隨人而異情所攝
者郡邑之符則隨職而異體夫其所當者隨異則吾
所爲當以競練之節與剛柔寬猛之宜又隨時而異
用此不可以前規規前矩矩也明矣故守前之規矩
以爲方員者小匠也其不假規矩而手出方員者大
匠也夫司理亦若斯焉已我宋公之爲理也其弊獄

則致聰明以臨之本忠信以體之若良醫之治病視
見肺腑而不按古方書也輅軒所至周咨土俗之所
利害而同其好惡若畫者之貌山水靡景不會而不
以粉底也吏治飾名而徵以實飾貌而衷以情若相
馬者見一徵以得其權奇而不按圖以索也直指使
意之所向勿少迎也務彌縫其闕失而匡救之若庖
者之調五味爲可食焉而不借嘗於佐饗者也其爲
理則以理爲也其攝守則以郡爲也及攝郵與定則
各以其邑爲而攝海防則又以丞爲也繁與之爲簡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三

簡與之爲忘若耕者之時勤行而無越思不課工於
農書也蓋觀先是爲理者或疆直以自遂或委蛇以
收衆或峭刻以立名或廉潔以自好或標摘發之神
聲或者清和之雅度蓋各呈一術不相摹也而公殆
兼有其美魏風之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余于公之考也方擬誦是詩爲賀而大將軍適來
徵余言因舉以稱賀大將軍則曰凡子所稱皆公所
自有也請因其考而進焉余曰否否司理滿三年而
考常期也考而最中歲律則 賜階 予世綸常典

也甚最則徵不爲銓曹則爲臺若省又常格也此亦
司理而考者所自昇也大將軍曰唯唯顧子所謂常
者往也乃於今而爲非常矣律 制考最輒徵以爲
常萬曆間稍倣古久任意考最復展一歲三月而徵
亦以爲常迨其中年徵異壅而變爲題題題題又壅
而變爲擬部司理蓋有滿再考者及已題已擬又復
待 命都門遠者幾十年近者亦不減數年司理高
等至有寧去而從部曹者乎等者何遇之阨也今
聖政鼎新徵召之途太廟前無積薪後來者致身日

薛文介公文集卷一

三

月之間猶轉轂也而公考適與時會可不謂非常之
遇哉余聞而輿然曰余筆拙不如將厚言之仗也雖
然是惟公有此殊遇故當有此遭逢常華慶君子之
譽處也而其卒章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
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因復稱以
貽大將軍爲公加爵焉

贈昌國備倭把總胥君序

吾浙自嘉靖中並海諸邑數被倭 廷議諸衛所不足有所禁禦增募健卒水陸併備分肄以把總昌國其一也蓋昌國爲象邑外蔽邑懸海四十里而昌國衛又去邑幾百里直俯大瀛海而城去城各二十里許翼以前倉爵溪二所皆海岸孤絕處也把總轄焉焉城面海而南望爲韭山倭舟往來所必經山約略在數百里外然順風潮潮不瞬息輒抵城下韭山勢陡削周遭礁石齒利舟不得泊可望不可守故昌國中寇視他方獨易爲無所於敵也而邇更重以閩盜出沒不時閩之漁者又緣盜以爲盜其不得間則盜得間則盜也漁而利不必盡爲盜其不利則盡盜也故昌國之禦寇視他方又獨難承平以來海防日疎昌國又遠而僻當塗視師所不至上下循習益日怠胥君初泄事卽躬閱諸扼塞按視壁壘而計其軍實嘆曰地險而武節刈敵若是旦夕緩急可若何亟畫軍冊以上顧勢已積弛難於驟振且當事者之慮亦在或然或不然之間第領之不報君熟念身自任職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三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三

不完則輸誰爲代者今不永懷陰雨之圖而空疾聲號伯助予其有及乎邇自龜勉度力所能爲朝夕鯁鯁謹持之行伍不能驟汰則嚴稽而謹籍補之不若者法三貸舟楫器械不能驟更則時簡而謹修繕之不中者法三貸射藝不能驟精則博選而謹訓練之更捐俸廩懸賞格而鼓舞之不習者法三貸窮崖極島足所不能驟歷則徐出沒長風巨濤之中偏營視而畫令謹偵望之不前者法三貸益勞悴所不辭險阻所不憚卽以身府怨亦不復左右顧也昌國負山阻海俗犷悍易誨往主者稍督責輒搆以他端或中以蜚語軍政之弛也實坐此君持法嚴而善調於情所厝置有漸次其誠心質行又足以自暴且廉潔自好不令得有所指議故能竟其意所欲行而士皆樂爲効用往秋防已解嚴閩漁者群匿爲盜商船舶轉相傳語以聞於君亟登舟擊楫欲發諸較羅謁小盜柰何輕動聞帥上官得無督過諸較恒怙君乃止宿舟中遣一較往猶慮不勝盜更遣二較並發初遣者少年喜功先期揚帆直前衆寡不相當竟沒於盜比二

較舟繼至盜已遁去君自悔不身行使諸較得後先
以致挫衄自是每聞警未嘗不身先登今年春閩盜
天橫涉颶越台舟師毋敢迎擊者及韭山候卒以報
君急督舟師追之所殺傷過當會日暮浪浪大作急
收保內洋盜亦遠遁遂不得首功且遺一舟失所在
當塗以往挫益疑茲戰爲虛聲多寄耳目相伺察下
何遺舟復還舟檣盡損而卒無一損者呼訊狀實被
創遁去也時猶虞其復逞檄他方舟師相翼守卽汛
已畢戒嚴如故乃迄秋及冬海波晏如始嘆賞春日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苗

一大創爲力多而功大也君名家子能以文章世其
業胸富甲兵從業而博武會高等丰度恂恂退讓論
兵慎重不逞鋒於舌見者皆稱爲儒雅不知其臨險
遇敵勇敢乃若此盜退未嘗自明戰功弟條畫四策
爲戰守計皆劃然可收萬全使君策必行而奉行者
又皆如君歲費不過千餘金而昌國固夫豈惟昌國
固卽倭與盜從南來者不敢輕踰韭山而直泊定海
臨觀之外防以追柁浦卽浙之東西屏蔽皆藉以固
我東南尚亦有利焉君蒞戎三載謹廩如一日其柁

循士卒若一身無不戴君德者爲余有一日之知乞
言贈君余雅不喜以言譽人以質諸所誦說猶十不
能道一二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苗

郡判鼎銘文公祖考績序

凡政成於理而隳於叢其理也每成於有所分而其叢也又或隳於有所委夫委之與分形相邇而實相遠也分者衆服之而我執御焉託載者也委者衆負之而我息肩焉弛擔者也馳而託於車者疾荷而弛其擔者頓故分與委其隳成相去若昨與輿不可爲尋常數也試譬之績旣刈而漚之而漚之而暴之然後從而漚之而擗之而絡之緯而絡之轆轤經之而行軸成焉蓋事若斯繁也此豈一女之紅所能就必

薛文介公全集卷二

七

有與分作者矣然使以正之有所分也而遂委而置之則猶之乎莽莽者耳終不成爲績也夫政亦何以異於是故三載謂之考績績者積也言繼聚縷集積而有成功若績也績必分工然後就政必分任然後成藉令無所分則獨而不勝勞其究也爲倦爲懈而績聚如以分之便也而過有所委則散而不勝收其究也爲借爲竊爲孔爲竇而績亦復隳壞成之反亦畧可觀也判府文公之考績也蓋兼吾邑而成者也余姑爲論邑夫邑有宰而丞副焉簿案焉尉又承焉

薛文介公全集卷二

七

其分官也蓋爲宰分任也方公初攝事永以乞薄以謫已尉又以計皆先後去公於時勢苦於無可分夫公固自有郡事又邑當重鎮事更劇卽公材似贊皇然日不暇給戴星而出入者蓋踰時於此而後丞簿相繼至尉亦竣計至凡人情久勞則倦於勤而願息者恆也則於時情若便於有可委而公意龜勉自疆曰吾於宰攝也然已攝則於定宰也人方懷絮舜之情以攝視我而我復攝自視苟且爲蓬廬之託誠媮快顧若民望何且昔人託宿所過必謹掃除雖已去而猶能令後至者知其名迹况余服在官其郵置之也蓋以余所親記吾定攝公歲月云如公久更無有久而不倦於勤如公者也公固廉知丞簿尉謹廩足任然未嘗弛銜勒顧天性寬然務欲舉人所長受事不爲結約以局人務令得自展還奏或不稱更引與商略卽再不稱亦不惜色笑與反覆令得竟事無開過端絕未嘗以詞氣相加丞簿尉上官事公公自以攝宰僚案優之不設爲嚴駟相與務推誠不爲道旁之察然人懷其信卒不忍欺也卽公所以得定民之

情亦以此余觀異時令長率覲其僚以爲不可使使
則漁民或併其所職手握之其巧伺而善逢者意又
不勝睨或挈非所職者而越授之以示操縱丞簿尉
唯唯莫敢問也又况臨之以攝公故東濕薪者病於
無所分主畫諾者又病於有所委兩者交譏而公於
此獨有權量矣因丞某簿某尉某乞余言爲序以復
之觀者毋謂于公之績或有所略蓋孔子與仲弓論
政而首曰先有司則此蓋公績之大者也

送都督卓凡任公歸里序

大將軍初開府吾定也兼鎮吳而今獨守浙權稍輕
然初則仰稟制府今制府久不建乃平視撫院體則
稍重鎮初專備倭頃倭息而盜且起乃備盜往惟閩
盜南掠商舶於海而近且野掠更兼有吳盜往惟北
掠海山之採而近亦且大掠居民與南盜互出沒則
備多而力分任亦稍難故議者謂當重大將軍之權
如異時兼制吳藉吳以制北盜吾始得專用浙以制
南盜今不但權不加重也而廢置且大輕矣蓋余伏
里中甫兩歲大將軍凡五易其不之鎮者不復舉其
姓名以余歲所從浙任公之先爲河間郭公今來代
者爲吾越州王公計郭公在鎮僅踰歲而俟代者凡
六月許今任公亦五月許其奉命在鎮者裁三月耳
語曰舉基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將乎大將軍權已輕
而易置復若是併其體亦輕此任事所以益難而南
北之盜安得不乘間而橫發也日益之披猖昌關也
公已聞罷奮然曰吾一日在鎮此擔誰諉者乃擐甲
發舟出保滄洲而揀舟師使往援未及發昌國守將

爲盜所誘掠卽親誓師督裨將二人盡舟師移向昌
國顧海舟非乘利風不得寸進二裨將舟阻者三日
而公以蛟關虛無守更殿後爲內固計賊聞大師且
至因遠遁舟師又阻風近海公恐賊伴遁而乘虛窺
關亟入保夜躬乘埤倣守望如寇臨城者撫公與公
計盜不一創不永寧因其遁歸巢爲合搗計舟師且
發海颶忽大作摧城發屋勢如傾舟泊江者損十五
公且如撫公指刻日修繕期成師復出而王公來代
矣公嘆曰天豈不欲吾殲盜耶何水災之適逢而人

蘇太公全集卷二

三

事復巧左也乃余則竊嘆曰此實天之不惠弔吾定
也何盜未靖而先以公歸也公初之鎮當事者謂公
起家關中以功名顯北陲南與北殊微而政異宜恆
恐公強所不習自行意且目未嘗望海若何必能擊
楫先士卒士卒則又念西北風氣剛勁治軍法嘗嚴
非吾南人所能勝也如往大帥自負直而謬謂吾南
人巧更設巧以伺法益不可堪以此日廩廩有餘懼
益余所竊聞於上下之間者率如此乃余所慨於中
者又不惟是語曰大寒之後必有陽春蓋天行往復

數若此已然逆而反之何必復者之不在也余親往
越州何公以桑梓故務爲坦易郭公更繼之以簡靜
其爲陽春也大矣是何可數以殲也此公至鎮令簡
而易從法畫爲可守寬大不爲苛察每行事虛已以
調人情酌土俗其奉往蹟若轍之尋軌不少易也天
性高明中懷洞豁議論必傾底裏雖對士卒未嘗有
侮言亦未嘗有飾言雖然若亞旅之相喻也御左右
不過爲勸勉然不使得竊術詭譎故德意下究士卒
不嚴而威蓋其治軍大都若郭公之繼何公有輔其

蘇太公全集卷二

三

閑無不及焉而公狀貌魁岸音吐鏗亮體質端凝若
釣鼎望而可以却敵此雖何公亦所不逮而其體操
船海上雖驚風怒濤若中視若無波不少憚此即南
人狎海者不是過更郭公所不能達生平意氣慷慨
勇于任事而不少見縮縮之態蓋自余望見公即私
謂所偶聞及所竊擬感於公云一當者公所以能驅
得士心亦以此凡將帥所大患在不得士心而輕用
其力以公爲士卒歸心倘使若在時假之歲月重其
權而專其任使得竟其恩威之施於以固士心而用

其死力卽以加大敵慮亡不朽拉者又何難於今日
崔苻之盜乎余故曰盜未靖而公先歸蓋天之不惠
弔吾定也夫豈惟定實天之不惠弔吾漸與吳而遺
以盜也今天下東北邊及西南黔蜀歲用兵異日者
公無地不可以功名自顯何必漸 明詔固若曰歸
休乎將軍須後命矣公幕下章黎軍仁於公之歸也
肅余言贈行余爲叙述大槩而授之使登於屏欲令
知公者有所徵信焉

公名中英字子俊陝西
西安衛指揮武進士

策 萬曆戊午順天程

主術莫大於斷亦莫難於用斷夫斷者利器也而自
人主操之則王鉄也主鉄非一器之爲用故斷之利
太利器又非一割之爲快故斷之用難知難而重用
之則沉豫之患生幾無斷矣知利而輕用之則剛愎
之患又生其斷也幾無當矣當而不斷亂也斷而不
當於所斷亦亂也故人主不可不知所用斷也用斷
務先明於用獨用獨務先明于用衆今夫鉄鉞之器
斷之器也使兩人而共操一器則掣而不可斷斷之
責獨審矣然使一人左提鉄而右提鉞勢不過於一
斷兼責育而任之則且無堅焉獨之不若用衆也又
審矣故操獨以制衆者主勢也收衆以成獨者主術
也寄之衆目收爲獨明託之衆耳總爲獨聰攬之衆
謀成爲獨斷故人主用斷不可不知善用獨也合衆
爲獨靡不成也違衆而獨靡不敗也從古所繇來矣
挫威於遼左也神宗之基禍於熙寧也皆舉朝之所
力爭也此以獨斷敗者也然亦有獨以成者趙克國

之屯田廷臣王破羌疆弩之說多言不便漢宣獨決策於魏相卒散諸羌曹操治水軍順流東下張昭秦松爭言迎操孫吳獨伸魯肅之議將周瑜而破之赤壁淮蔡之役四年不克羣臣以師老財匱咸請罷兵憲宗獨用裴度之計元濟就擒澶淵之寇勢迫城下王欽若請增歲幣真宗獨從寇準濟師契丹尋盟此其迹若與同斷而不與同敗若者何也蓋天下固有衆勝獨者亦有獨勝衆者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也而易又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三則疑也夫衆而疑者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三

不若信而獨此小旻之所深戒乎多謀也而其五章又曰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蓋謀可以集事則哲謀肅艾或得其一人不爲獨而不集則雖三以爲疑而盈庭益病于衆故人主用斷又不可不知所善用衆也蓋用衆者不斷於衆口而斷于衆是衆是者國是也國是者因是也夫因國事之所是而斷之雖獨斷不可爲獨是矣全事則斷以害利事則斷以義粹事則斷以幾常事則斷以明要事則斷以勢危事則斷以權顯事則斷以形反事則斷以情義制而

是非裁矣嘗究而可否定矣幾察而本末決矣明白而趣舍分矣勢審而輕重衡矣權設而正變齊矣形著而裏表見矣情得而淺深測矣此人主萬斷而萬不失之術也試以數君之已事而跡其所以成敗諸羌羌合之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自散此形之易見者也符秦舉新附之燕而加正朔相承之晉此義之難干者也高麗素疆越在海外而勞師以遠攻此害之易犯者也淮西抗逆逞自元濟與河北不同而河北則以爲觀此克則彼自震此幾之難失者也曹操

薛文介公文集卷二

三

借挫袁之威而張皇八十萬之虛聲舍勝技而爭吳之偏長此情之難匿者也石敬瑭久蓄異圖處之晉陽猶營其窟而移之鄴州則脫於淵此勢之難安者也契丹素輕中國不示以武則和不固而駕不渡河則軍氣怯而不足以示武此事之易權者也凡法不可以驟更凡民不可與爭利數撓刻取新法不階厲乎此理之易揆者也當時數君者或因是以斷或離是而以意斷是以得失相反而成敗不同此非有幸不幸也其所斷有當不當耳夫鈇鉞之斷也必有質

以受之使斷而不當其質則薄而隣傷之矣故事之所當斷之質也然斷所因以用也非其所以用斷者也猶鉄鉞所以割也又必有所以用鉄鉞者也諸曰割者不倒刃提其柄之謂也用斷亦有柄察所以審之也剛所以持之也沉所以密之也決所以運之也凡事必有一是而謀事者人各持其所是其議必無一非此獄之所謂兩可者也判獄而持以兩可之見則斷不得其平矣故斷非至察弗能用也凡事有成就者必有所廢置而情則無所繫戀割其所繫絕其所戀此情之至痛而難忍者也蝮蛇螫手則斷腕非不痛也不以腕易生也故斷非至剛弗能用也凡事可以顯出而機不可以顯暴成之則必於陽也圖之則必於陰也機之中深者伏也使露以向人爭避之矣故斷非至深弗能用也凡事有要害微若針芒時有會適介在瞬息投隙抵巇卒然之間耳鷲鳥之折迅而中節非擊之也故斷非至決弗能用也而其弗能者又非其剛察沉決果有所不足用也其弊恆起於過用是故英毅之主喜於獨攬恆視天下爲不

足斷而綜核之主戒於旁窺務令天下不能測其斷夫視爲不足斷則恣其胸臆而剛決之用過務爲不可測則多其猜防而沉密之用又過過用則過斷過斷則反且害斷此其失更有甚于不能斷者矣易之夫決也斷之象也初之壯趾勇於斷者也二之遇雨濡于斷者也三之次且牽於斷者也夫以斷則濡與牽不若壯之爲公而其害則三與二之悔曾不若初之凶故符堅太宗神宗者皆非不能斷者也小者辱國大者亂國其甚者乃亡至與後唐之昏主等此過斷之害成而易之所謂凶也故人主能斷者不可不知所善用斷也宣帝之手書詰問察也吳主之斫案剛也憲宗之不撓于小敗沉也真宗之不還宮決也人主欲用斷四者缺一焉不可也

策 萬曆戊午順天程

蓋自才節之名立而用人者則先才品人者則重節
途所繇分矣顧嘗試思之才所爲用也節所以貞其
用也天下有離節之才未始有離才之節節不無甘
苦之異而才則未始有大小之分夫節以養成者也
其養素者其節甘其養不素者其節苦才而以甘節
用之則才之用彌大才而以苦節用之則才之用彌
小故夫才之大小不可爲定數也今有尺寸之材形
之所小也尋丈之材形之所大也然而大小各有所
用則其材不能以自用而必藉方寸之矩以成其用
夫矩之所用衆材者何也其累黍之度足以制尺寸
尋丈之節故也故矩無材也而大於衆材是才未有
不合節而能大者也蓋才者有用之具也極才之用
則可以無所不爲而人之有才者又喜於有爲夫以
喜爲之心操無所不可爲之才而苟無以爲之節則
其才將不以用世而用以逢世此其流有不知其所
底止者矣節止也所以節才之流而貞其用者也易
曰水澤節夫水以流爲用者也使流而不止則必有

蘇文介公全集卷二

三

蘇文介公全集卷二

三

淫佚汎濫之患故受之節然節之欲以防之也防之
則莫若以坎而必於其澤者何也水得險而怒得澤
而說者也險所束也澤所受也束之則激而易潰受
之則順而恆安故澤非以節水也有澤以爲之受則
水有所止而不溢節非以防才也有節以爲之用則
才有所節而不蕩蕩則害節節而蕩則復害才故才
貴節也禮義廉耻節之槩也禮義熟則知榮辱廉耻
重則知趣舍審於榮辱之界察於趣舍之途則利害
得失之闢破而節固節固而才有所貞其用矣孟子
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取以有爲故夫節也者不爲而
極於爲者也非硤硤自完若瓠之堅而不能自舉者
也而所爲節也者又非世之予予自建若觚之稜若
方之隅斲削邊幅而不自其樸者也節以止爲義而
止莫著於艮艮曰艮其背止諸躬也能止然後見節
能止諸躬然後節有附以立而可以自見於天下故
立節必以身爲之樸矣身無節之可見也而無不可
以見節語默之時節也動止之度節也佩服之衷節
也瞻盼之儀節也嘯笑忻感之宜節也節也者繇微

而達於著者也。節不自其身則不著於天下矣。故節貴素養也。素明然後臨事而能辨素堅然後臨危而能持素塞然後臨世而能矯素淡然後臨利而能潔當其辨之審也。生可含義可取雖鼎鑊弗能惕也是謂名節當其持之重也。招不來麾不去雖責育弗能奪也是謂氣節當其守之正也。言常諤諤行常落落雖釣矢不啻棘也是謂直節當其操之潔也。軒冕可辭金玉可揮雖谿壑不啻汙也是謂清節若此者節而而行以平節危而處以安其名則節之所矜非矜於名以爲節也。其氣則節之所奮非奮於氣以爲節也。其直則節之所遂非遂於直以爲節也。其潔則節之所湛非湛於潔以爲節也。去不期節而節者猶水之于澤不期止而止者也是謂甘節甘節者素節也。凡味素味則嗜服素服則適御素御則便此物情之大恆也不然鹵於素行而飾於一節內不勝矜奮而外不勝借託是謂險節夫坎而險則水所不能安也節而險則情所不能居也。凡強所不能者此物情之所大苦者也。故曰苦節也。易所謂不可貞者此也。夫

蘇文公全集卷二十一

聖

貞者常也。凡天下所可常者必其素者也。今天竹物之以節著者也。其藏於根者密故達於幹而不疏其經於春夏者久故試於霜雪而彌堅。夫節豈有不素立而能久居之以爲名者乎。使平居無不可辱之色則遇事必有可醜之節矣。使在細微有可污之守則當艱太必無不可奪之節矣。故彌小而彌大者節也。至無用而至有用者節也。竹之爲物小而用柔然其紉可以繫釣石而索以爲繩可以維臚轅何者節堅也。故天下之至節天下之至才所從出也。孔子曰可

蘇文公全集卷二十一

聖

吾如持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夫慎一介之取予至微也謹一言之低昂亦至細也非磊磊落落驚世駭俗之操持也而究成其大節爲古今所不可及者何也蓋節有大而所爲節者無小苦節所難難在臨太甘節所難難在矜小小者大之推也于駟萬鍾一介之積也三分籌畫一秤之衡也放復輔取之際取予低昂之大較也臨大節而不能視若小節者志怯怯則可奪平居而不能以大節視小節者志疏疏於小而勉彊於太其究亦無不可奪夫竹葉金節寸莖之所

苞也使方寸之矩差以銖黍積而至於尋丈則彌遠矣是故尹之節始於一介之不苟而武侯之節徵於一言之不輕也彼操懿之徒素以英雄自許號爲漢魏削平逆亂及一旦而任寄託之太其君非果不可輔也其智又非不足於輔也乃不用以輔而用以竊此非無伊葛之才而素無伊葛之節故也是故大才甘節中才苦節下才離節此人品之槩也才節全者達人也節勝者端人也才勝者小人也務誇節而不屑見才者觥人也用其才於不善節敗而事則成者

姦人也守小節而才不足以大受者常人也又有負大才而不修小節者非常人也天下之非常人少而姦人之雄者多假以欺天下則用人者何可不稽其人之品也

漢文帝止輦受直諫

竊惟朝廷廣左右之助揚直諫於誠功帝王擴明達之資兼聽優於獨斷蓋下言可以上用而獨智合於衆愚使聽不遺於片言可來五諫之益而人各効其一得將收千慮之明是故先民採善於蕢蕢盛世詢言於道路誠欲襄夫上理務先究乎下情彼唐虞功德之隆蓋堯舜耳目之聞也虞自秦負周鼎以致斯解禹韜高洪聞聲尊如天帝深宮傳語偏聽宵人於是上之過失不聞下之鬱結彌甚金鑒委於草莽稷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勳奮爲棘矜以典王之賞若斯以亡王之振若彼蓋納諫所係若此其弘也是以漢高祖景轉圜之度迨夫文帝益恢止輦之風雖兆始太橫而慮於輪載既運占交泰而誠於駭輿當魯臣塞欬之秋時塵烽火之警值貫朽粟紅之日危若積薪之憂既寬誹謗妖言之誅更下切直敢言之詔殿圖敢諫之鼓若將坐視厥成惟集上書之囊更欲卧思其理求言若渴從善如流是以言無擇人即郎吏皆諫諍之列聽無擇地在車輿若總章之期蓋記所稱輿有旅賁之規詩

所咏載厘輔僕之顧方之往昔可多見乎故雖禮制之隆謙讓於毫錫然而刑措之美庶幾於成康良有以也觀茲止輦受言之規實惟負展納言之鑑爰作頌曰於鑠君德有容乃太江海谷王善下溝澮下則衆趨惟德之歸曰帝曰王後先同徽都會斯盛是嘒是吁將順匪美遠弼是娛和顏受之猶震於威矧曰雷霆孰其予違是以聖哲惟諫之武疾疾勿甘而甘藥石大高且遠日譎而驕孰是下濟乃舜乃堯皇矣漢文盛滿弗居開誠求諫外員中虛其虛匪車載而弗盈其員匪轂轉而弗停即更可言矧曰卿謀過輦可止矧曰垂旒可痛可哭可直可諷逆言如遜詘言如頌人曰帝度余曰帝心爰清爰靜投珠抵金貨賄弗冒好惡弗攻帝度其心如鑑斯空鑑之空矣妍媸咸收心之空矣俞翫咸圍孰迎而許孰望而距孰匪予愛而敢於距於惟漢文惟王之儀詎云黃老成康庶幾嗟我後王實惟允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與撫臺張公祖

葭爾之定不幸搯海而邑項者海賊披猖軍興之務關於全浙者邑獨偏累今颶風嘯海盪析之勢不啻陸沉下邑又獨先當其災仰歷老公祖軫恤廼舟師又多漂溺器械不能半存火藥幸存者又爲鹹水所漬不可用其關台愈更非細也初不佞以師出非時一書與蕭公祖相商得報之次日海風隨作以至遭此大變私謂天不助順持議設謀者或誠異時邊事建師之輟訟言於老公祖以須後舉而不知戒期方嚴也此舉所關甚大不可不熟計舟師自海門而向大陳裁隔一潮然自定海抵海門凡越幾大洋其中山嶽可泊者凡幾舟數十艘倘一山不能盡容餘舟更可泊何山道里遠近何若盜以舟爲家東西南北惟風之視我舟指或陳非乘利風舟不能寸進何可期日計逗一日則坐耗一日糧逗日多則糧日耗一當其乏餉餽之計安出此皆當詰問而令其設爲成畫者也舟已抵大陳泊於何所盜守巢何計以入入能必勝否若已遁何策以追追能必及否固知其必

不能也度又不可空手歸報計惟有掠一二蘭商船賊之僞爲功耳乃聞諸道路項在昌國時已掠一本商船一桐油商船欲以微功會監軍持不可十數人則得幸免在事將官憂於失事望盜不敢前進不在事將官利於微功賊遁妄議興師其意又不徒在微功蓋師興則有行廩有家丁之糧又有地方交際之禮又有剋削行伍與橫掠商船之利宜其計之必出於此而不少顧出師之利與害也初聞昌關舟師稍完私以爲喜頃又聞盡移敗舟入蛟關星夜修造此何以故領兵者又不從蛟關泛舟向海門乃取陸行自寧台向溫此非畏海則必他有所覬望何監軍不加察也最可駭異大猾揚言得老公祖秘授謂此行直借搗巢之名爲招盜之計豈其然乎微聞溫州往以招而爲襲遂致盜怒思報故禍憂若此今盜何能使不我疑而信我卽徑自王忠李英之招盜能無戒心使非其素通盜得結其心腹何敢自詭其計之必行也卽計必行亦何可先洩使聞於盜而令其輕我卽恐老公祖秘授之指不若是疎也師出不但虞勝

負併且虞士情項洋遊以久住海外腹抱枵而背負
單眾且譁非監軍立傾賞金百五十貸之幾不測矣
夫豈獨洋遊士卒終年不得一日休息而餉又不繼
且捕盜家於船士卒之無家者又託命於船今盡委
之波臣生計大覺交刻期督之修葺而驅使就險地
此何能致使不譁也陸兵所過所至幾致百姓之譁
此爲已事今不復盡言矣老公祖深慮遠謀度非萬
全師必不輕出然蕞爾小邑而在全師之務亦大可
憐念項揀閱船三十二艘備完舟也署一補葺每船
計溫板十餘片片直四錢五分總計三十二船爲板
三百五十直幾二百兩釘與竹之費又三之一而工
匠之費不與焉給米二百石直三百兩酒養瓜菜之
類費又三之一又嚴期責辦追呼之擾不可言今且
欲復完敗舟費益不貲官與民可若何不佞所聞見
若此安得默而不以聞前所云三人者聞其一爲邑
人樵採者已立釋其二人不得其真邑里卽置之從
盜之法非過也

與蕭如城海憲

伏讀家傳欽尚世風綸寵方錫煇燿蓋未始有極也
五議確然石畫斷在必行越東實永有賴非一時之
造也往老公祖爲地方厘無疆之恤豫極綢繆項又
切于躬之震倍勤拮据令我士民獲有寧宇皆明賜
也盜幸自遁去撫臺公祖謂未嘗少創恐長盜心命
令師搗之大隙此誠遠畧顧非時風濤日漸洶湧大
虞不測凡戰艦豈盡不可用獨將卒縮朒耳卽今所
易舟豈果能風馳所選卒豈真足犀利惟賴健將身
先以賈士勇乃諸偏裨誰敢當此項者昌關已足前
賊羊質而蒙虎皮卽見豺已不勝僂况望其見虎而
格鬪今師窺大陳政如探虎穴撫臺公祖之銳意未
必能立起諸將之懦氣也以不佞度之或如頃者且
前且却延時日而虛糜餉謬以盜遠遯廣海不能窮
追爲解未可知也故弭盜上策莫若因其來而禦之
得三待之法勢易取勝而軍法則在嚴罰而必行然
使第必於卒伍不足以威哨率必於哨率不足以威
偏裨逮及於大將法益窮矣故法必嚴於上乃下行

必嚴於目前乃可伸於將來不然積弛之氣猝未易振且承昌關敗軍之餘更難驟復乃欲驅之蹈險而使致死恐不可幾幸也內地守望已無遺策獨奸細廣布差可虞蓋今之細人與往異往猶潛蹤今則公然冠履綺服而行於道路以示無可疑聞里有偶行者即偽若故識徧徵村落市井所在忽吹衣裾刃鐔見於襪繫同行者乃大駭惟以計匿避之耳所聞如此非一則遠鄉市肆間不可不嚴禁不獨城市也若遊僧外道雜匿寺院菴廟者多有之此則檄邑嚴督之足矣划船通盜且能為盜誠宜禁若航船及樵採船往來舟山金塘之內者但當嚴詰不宜嚴禁以滋邏者求索春防故事夏半則撤令乃踰秋船底板為海蛆所食桅篷為罡風苦雨毒霧所食絢纜為鹹水所食而卒伍又久食炎悉即盜至萬不能禦第委之耳度勢不得盡撤或當更番休息以豫小汛之計也

與蕭如城海憲 其二

適聞揭盜之策蓋兩閩人某所獻即往案犯所謂某者也通番實階之厲今盜猶其餘孽盜因掠通番船而大獲利以及此耳當時已麗於法後以計幸脫更今名隱籍於杉木牙僧遂通盜凡販貨贖人皆為向導杉商患其黠不復主項嚴令杉商卸木急不能擇主因得邀商船者三其所稱願自效者即此三船渠初無寸板也三商人政銜之刺骨耳釣船攻盜往何太將軍嘗試之有功蓋偽若商漁而伏甲士舟中引盜使掠突起縛之蓋襲也然一試而盜皆覺不可再矣今乃顯為之盜寧無耳船今已苦官民為裝就試臨閱之可如其言容五十餘否即鼓楫江流中能疾如風否其誣罔立破矣彼直以官舟僥幸萬一博一哨官為身謀否則盡舟師降盜亦未嘗不利非真能率師搗賊為官家效一臂之用者也又聞大陳山形如壺口狹而腹寬可容數百艘隘口以數舟守之舟師雖千百不得越四週山峻絕如立壁不可攀舟亦不敢泊蓋異時溫台嘗合守此後為盜所據守遂

長撤此不過二三十年事故人人猶能道其險若此傳聞或未可盡信然以盜保爲巢穴當非盜也秋且日深北風日急舟師易往而難返未見盜而膽先寒矣不佞既聞其人若彼又聞習海者說若此不敢不具以聞惟願傲夫之惠與撫臺及老公祖之威福師出而盡盜以凱旋卽不然完師而報歸使不佞結舌而謝失言之罪則所大幸也

答郭瞻月年兄

弟某嘗往來渡白溝裁足衣帶念此宋時所阻以爲邊塹若淺狹如是跨足可踰何險之依以問土人則謂豪有力者壅上流以廣水田故水勢散而弱因失故險以此爲利其爲害也大矣不知及今尚可問否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之三

甬東薛三省魯叔著

請 福王之國疏

題爲時至事傳藩封宜亟懇乞 聖明亟定分鎮之期以光 祖制以廣 聖慈事伏見自冬及春在廷閣臣部臣禮官言官無時不以 福王就封爲 請願幾山積乃至今不得奉詔吉之 命與遣行之期聖意莫測羣情惶惑竊惟父子至情天性難解少當違離耽戀多端諸臣豈不仰體 皇上兢兢之憂亦豈不兼諒 福王承顏之歡而敢過爲懇耶 天聽則實以 福王今日就封揆之天時參以人事萬難再緩臣等亦不暇旁引第以世情最切近者借以爲譬世人雖下賈賤隸苟有四方之役必擇春夏之交以風和景明可安適取道也且其行役必治裝裝糧陸則車馬水則舟楫事有次第卽急取道惟恐遲留或有剝蝕復加料理爲費將多也又世人雖茅楹瓦屋葺治就緒卜日移居惟恐不及燕雀賀新固其情然亦以室希居人則風雨烏鼠時復可虞也凡此三

者實切人情事雖微細可以况鉅故寢廟既成申伯
過行爾宇大啟魯侯俾東從古封建莫不及時今府
第丹雘既已踰歲日月易流又以踰春千艘銜尾以
待輪載萬夫駢肩以供繡維凡所經過百司庶府峙
帳除道潔館供帳以待啟行如此者更復踰時 福
王卽今日就邸不爲早矣伏思親王分封 祖宗原
有定制其之國又有定期夫豈不愛誠念道路暑雨
之艱過時則多阻邸第輪奐之美過時則多虞臣民
供億之繁過時則多費故不難割愛以從制也卽我
皇上初年友于 潞王篤自天性 皇太后少子之
愛倍於常情然而俯從臣下之請不至過爲遲留者
恩以義裁情爲制抑也今不可推而爲 福王計乎
且親王封國非獨崇其位號蓋欲其大樹藩屏爲
國家長久計也故 福王早一日就國則早得一日
樹勲立名詒謀燕翼莫此爲太 陛下又豈不念及
此乎天君父之愛其子也以姑息爲下而以玉成爲
上以自結於肺腸者爲私而以俯合於臣庶者爲公
臣等伏念 陛下聖明計及於此必審

薛文介公文集卷五

二

請告疏 萬曆四十七年秋

奏爲痛深病劇難以供職懇乞 天恩放歸調理事
臣係浙江寧波府定海縣人繇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年九月授翰林簡討歷陞
贊善以及今官一介草茅謬蒙華貫更荷 選擇侍
席 東宮講筵時輟啟沃無從每懼溺職勉圖後效
以補萬一臣之願也何敢言歸顧臣體質羸弱素有
脾病或飲食上咳或洩瀉下行尋常調節猶可支吾
少有感觸病勢輒增頃當春夏之交木氣乘土脾受
肝侮上咳下瀉屢朝伊邇幾成委頓此時又逢天罰
臣兄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令嚴 恩贈太子太
保三才忽然卽世臣兄誼切憂 國念不顧身盡瘁
以事死而後已永訣之日曾無一語及於家計幼女
抱子不少顧盼同朝聞之皆爲傷悼手足之痛臣何
能忍且兄視臣恩勤誨育道兼父師一旦捐棄臣失
所依踽涼之悲日增月甚里諺有之解脫斷指冷乃
更痛此言雖鄙實中臣情數月以來淚竭目枯聲失
喉澀臣亦強自裁割而悲從中來不可斷截哭多傷

氣泣多傷血痛多傷神因傷自遣乃成鬱結又復傷
脾新病雜徵舊病轉劇刀圭不效醫固措手唯得及
今追挾兄柩歸視兄塋則臣鬱得以少解臣病猶可
漸調萬不得已仰干 聖聽先是兄引將發臣擬陳
情念及秋喪同朝企望 皇太子出講如早望歲備
員講讀止臣一人臣忍痛忍病不敢言私近奉 明
旨暫輟講席以俟春和則自今踰冬優閒無事且講
讀之官已經推補則 點用有日輔導又非乏人此
政臣得以私情陳乞之時也臣查得右中允孫奭行
及孫承宗先後皆因病乞歸俱蒙 賜食令臣之病
視二臣更沉重而臣之情又視二臣更迫切伏乞
皇上體臣苦情憐臣劇病 准放回籍倘得調理痊
可則臣之餘年皆 皇上之明賜臣何敢不捐頂踵
以少効犬馬之報於來日也謹伏枕叩頭具奏以
聞臣不勝戰慄待 命云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四

辭起陞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協詹事天啟三年
奏為病臣舊職久曠新 命難承瀝誠懇辭以安愚
分事臣于萬曆四十七年冬十二月因病請告奉
旨回籍調理至天啟二年春正月吏部移文到臣伏

蒙 聖恩起陞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臣即圖供職緣舊病未痊不能前進每切惶懼及
至本年十二月吏部復移文到臣更蒙 聖恩陞臣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臣
不勝感激不勝悚息竊念臣一介草茅寸長靡効荷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五

蒙 神宗皇帝拔置詞林供奉 光宗皇帝潛邸啟
沃無裨因病乞歸伏在海濱自貽研阻 二聖相繼
賓天痛切烏號攀輅莫及 陛下嗣曆龍飛徒効謳
歌就日無從臣誼闕失踟躕無地固已自甘廢棄絕
望榮進重荷 聖明不遺葑菲舊職未供赦其瘵曠
新 命再及品秩轉優方今國事多艱臣子誼切同
憂况復 聖恩高厚頂踵靡報犬馬有懷寧忘戀主
惟是宮詹重秩必名德乃完學士美官匪真才弗稱
况秩宗之貳與俎豆之司雖曰帶銜豈容虛據即使

臣膂力足任猶當量能知止况臣病骨支離日親牀席匍匐趨朝能無顛越故聞命之日卽擬拜疏已復深念內計及日臣以原官宜聽考察久病曠官實干計典屏息待放何敢言辭頃接邸報幸寬天網獲逃放黜臣尚圖方春時和力疾取道勉承恩命少效萬一而疋羸之體復中寒疾益不自支臣三年里門告期已過若更不進不退遽延時日以需痊可違慢之罪益復深重臣雖貪昧懼罪之心甚於希榮是用瀝血陳情仰干聖聽懇辭新命益量能量力非敢崇飾虛詞謬爲退讓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七

議會場謄卷貼卷疏

天啟乙丑科知貢舉題

奏爲直述科場謄卷貼卷之事以祈聖鑒併祈聖恩以收士心事臣惟春闈重典國家懸示功令之條所當仰遵而朝廷愛惜人材之意亦當仰體故場中矢公矢慎不敢過寬以廢法亦不敢過刻以傷材凡士子三場試卷有大乖明式者雖屬過悞法所必貼不少惜也有跡涉嫌疑者雖所犯者小法所必貼不少假也初場凡貼出一百八十三卷其餘微疵小瑕尚有二百餘卷如開卷失寫題目復塗註者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七

七稿前長後短及經稿前後偶失次者或塗抹一篇另草者或稿紙已盡少末草者或七篇中共抹八九行與一篇中塗改四五行者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四所等官皆擬貼而臣則謂磨對原爲正稿而設磨及草稿已爲過察何復苛求及至二三場諸士草野不習程式更多錯失其失格大者又復貼出一百六卷此外尚有宜擡頭不擡頭者宜擡兩字止擡一字者有頌語一句下卽直寫者有寫判與題平者有試卷復有橫格者此等多至四百餘卷蓋舊時四所官皆

坐鎮而假手書役輩但記欸目大者數條相對故貼卷少及癸丑磨勘議起奉行甚峻中式卷中少有瑕疵併四所官無不追議而磨勘始日苛矣今四所官皆所題畱兢兢以挂誤爲懼不惜窮夜繼日手翻目閱故纖瑕畢露擬貼如此多也臣熟念貼者已近三百卷若前後更盡貼此五百餘卷是幾千人也不惟差多士抑亦辱盛典且凡錯誤者未必盡粗心浮氣所致也士或精神不及或矜持太過往往亦不免坐此設盡皆廢棄是欲爲 皇上羅才而反以抑才初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八

設功令之指當不若是臣是用仰體 皇上憐才之意寧稍過於姑息不敢少過於苛刻也蓋場中貼卷磨卷端末如此臣何敢自諱不直述於 皇上之前而以公論聽之磨勘者乎抑臣更有說焉近日士風之敝非直功令不嚴或亦科條過煩不足以收其心也蓋凡士之恣情抗法者必不肖者之所爲也士登賢書皆所掄選材者自多不肖者蓋亦有數何以羣然恣縱不少自愛臣竊思之士急功名之念甚於顧惜其身凡會試士遠者千萬里近亦數十里惟冀

得科第耳科第不必得使得畢力三場至力窮於無可用然後甘心自委於命此人情也今功令之外多增條議以束之使不得自畢其力在不肖者既多鬱然不平之氣而思逞即才者更抱鬱然無聊之情而思吐當臨場時其衣服違異舉動乖張凡欲以激主者之怒而因以動也故一束以法則羣譁而起譬如蘊火橫燎其素所鬱積然已臣謂科場所重在闢節其次懷挾而違錯爲輕凡如舊例所載疏鹵特甚者法難假貸其餘微疵小瑕如臣前所稱數條或宜少寬夫斷獄者罪當情則憐情麗法而罪少寬則感若情輕而罪之重則怨怨則思報今微疵小瑕情之輕者也粘貼法之重者也一經粘貼則困頓三年怨之大者也庸無報志法本以懲不肖而究併以困高材使有怨心令不肖者得鼓之使動則塗附者衆法益難施臣是以欲正士風不可不除苛條以先收士心也倘蒙 聖明垂鑒 敕下臣部附著條約以此收拾將來士心即於士風亦未必無裨矣

掌翰林院上封事

天啟五年

爲俯竭愚衷敬陳惇大之猷仰佐 神聖明作之功
以昭盛德以光大業事臣惟古今論治術者多矣然
或因時補救或隨材規畫不無偏至之弊故必取衷
於詩書益詩書所稱皆聖帝明王所身致太平而以
昭示天下可垂萬世而無弊者也臣謂其中最親切
較著者二若帝典惇大明作兩言而濬哲之頌成湯
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則又惇大明作相濟之旨也
臣伏觀邇日 皇上懲往惇大之過雖然獨操乾綱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十一

期與天下更始令行法伸政紀肅而人心懾明作之
功已見於此矣然臣所私願則在亟濟以惇大蓋大
原非綏與柔之謂恐其流於綏且柔而以明作過矯
之則勢必偏於剛競併所謂明作者而將不可終是
何也蓋以剛濟剛以競濟競譬之以火濟火終難以
食 皇上何可及今不思所以濟之任其流於剛競
而不可反也臣伏思今日濟之之說凡有五一日重
詔旨臣惟詔令人主之風雷也風異而後能入雷徐
而後可解若疾風震雷天地大駭萬物乃傷矣故王

者喜言俞而不溢怒言威而不暴實言含而不盡重
言盡而不煩蓋簡要有體不以喜怒爲用也臣伏讀
近日 詔諭凡戒飭臣工與申飭事宜者嚴峻之詞
憤惋之思急切之意滿楮盈幅縷縷不止不但失三
代渾噩之遺亦且無兩漢爾雅之風蓋寶訓所載
祖宗以來敕諭未有厲且複若此者也若使 聖意
真以洩怒已乖和節非所養性若惟以飾怒徒駭聽
聞何關德威此果盡從中出乎抑中實諭意而閣爲
票擬者也夫密勿之司大者望以旋維轉軸次亦望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十二

以釋回增美而乃任 旨從中出固閣臣之過然
王言則不無少褻矣臣深願自今重之也重之則莫
若以票擬聽之閣而斟酌以出使不失綏綏之體則
天下共仰 王言之太庶幾不怒之威孰與其以空
言震天下也一日廣容納臣聞江海所以稱百谷王
納汙藏垢也故帝王非納正言之難蓋納所當納此
明主所易容所難容非聖主不能隱惡揚善舜所以
稱大智也臣伏觀 皇上納諫如流不啻舜之樂取
而偶有拂逆輒加罪譴字句之誤每被詰責程墨之

文近亦指摘是明示天下使箝結不敢言也顧泉實
有口何可盡防川壅而潰所傷必多矣夫道不足於
納牖而惟望 皇上以包養此固諫臣之過然 聖
度則不無少偏矣臣深願自今廣之諒其愚懇之衷
寬其觸忌之迹以開通言路勿以遜心而受以逆耳
而拒使與王得以賞諫獨專其美也一曰循典故臣
惟 朝廷所垂是爲舊章百司所習是爲舊例上侵
下越典故淆亂則挾私者得恣行其意矣如大臣則
廷推多員以俟 聖裁或用正或用陪或更推而後

薛文介公全集卷五

三

用甚或不繇推而特用此舊章臣下所當儆奉 皇
上者也小臣則吏部自推或一正一陪或有正無陪
蓋其陪者直以待後推之次而非必以備今次之點
也此成例也 皇上所以俯聽吏部者也何也爲其
小而不足煩 皇上之揀擇也乃頃者間亦另點甚
或另推以小臣而輟用大臣之例其他起用之官亦
徑從內批以 朝廷而下分吏部之權此固徑之強
有力者敢於廢舊章以致 皇上併欲破成例誠部
臣之過然政體則不無少乖矣臣故願自今與臣下

共循之操其大而委其細毋啟下侵之漸使統均之
司僅下比於承行之吏而不得以職事自効也一曰
慎褫斥臣惟天有雷霆所以震萬物也然亦時或一
擊以示不測非所常用使轟轟然日求有罪者而擊
之未必能盡滅反不神矣頃者 皇上雷霆之威大
震政如盛夏蘊蘊鬱蒸已極人皆煩悶而一旦驟爲
解除故人情莫不稱快而九閭之內遂亦借以快意
其擊而中者固多然刺厲之劍亦齒於所信竊鈇之
疑且移於鄰子覆衣之罰併加於典冠懷焚者投使

薛文介公全集卷五

三

燎拯溺者蹴與沉甚至誹謗之科直及於草野之士
未以語言文字之間文致人罪此秦之暴法宋之深
來大非盛世所宜有不意復見於今日也此實向來
借公飾私者諸多觸突以致過激而成過猜誠臣下
之過然 主威則不無少暴矣臣深願自今慎之毋
以影跡形以響尋聲以洗索求癢癢使臣下戴高履
厚而發歎於跼蹐若靡所容也一曰調宮府漢臣有
言宮中府中皆爲一體夫一體之中血脈少不貫則
必有痿痺之患與痲痺之痛併全體不能自舉此甚

明也。皇上試思今日官府之間何如也。內惟恐外之拂必欲行其令。外惟恐拂乎內。無不順其意。即事體必不可順者。而閣臣不能持其故部。寺不得守其職。臺省不敢闕其說。此固德望之輕。無以感動精誠之薄。不足挽回力量之靡。不能堅持以致。皇上意疑而心輕。不無他有所信。而欲託以爲重。是誠諸臣之過然。主權則不無少移矣。臣深願自今調之毋偏聽。毋旁寄使權有所借。而咽喉之間。遂成閹隔。心腹之內。或至結轉。此其爲病。又非疽癰瘰癧。瘳止於

華文介全集卷三

十四

一肢一面而已也。一日節恩澤。臣惟入至之恩。所謂天澤也。甘雨零露。應節特濡。故萬物以爲悅。一過於濫。則得者輕。而薄於感恩。且業者衆。而或至觖望。在事濫觴。已不可諫。卽如近日。陵工增秩。頒養大爲優渥。而遷官加爵。更復踰越。會典載侍郎六年再考。而升尚書。尚書又六年再考。而加宮保。其三年而加者。皆宮少也。獨邊功。則不次然。亦以三年爲率。今督工者先後相接。多或一年。近不過數月。皆得升尚書。加宮保。而先後克成厥功者。則又或格而不能得。夫

以一年數月之勞。而徵十二年非常之恩。是陵工反重於邊功。數倍也。又何怪乎內臣之乞廕。乞加日紛紛無底止也。在議者以內恩爲太過。每形奏牘。顧泛濫於外庭。而惟欲撙節於內庭。其致聖怒亦臣子之過然。主恩則不無少濫矣。臣願自今節之。凡大喜大慶。大工恩所當推固。不得靳然。務限制。毋令覬覦者得借往例。而僥倖於所非分。則天澤愈貴矣。夫臣前所縷言。皆惇大之規也。後所綴言。猶明作之箴也。臣方仰望陛下。以惇大而不免復進明作之

華文介全集卷三

十五

說。非敢先後自爲矛盾也。蓋惇大之裕。惟在操政之寬。簡不在施恩之廣。太恩愈多。則政體愈細。非所爲惇大也。今未渾金璞玉。天下皆以爲寶貴。其實也。然商周之彝器。秦漢之遺璽。刻畫彌工。而世愈珍重之。價且無算。物固有刻畫而益章。其渾璞者。其實不傷也。治亦有明作而益成。爲惇大者。其體不失也。蓋明作所以輔惇大。可以兼用。不可以獨用。獨用之過。則商頌之所謂剛競。非虞書之所謂明作。其不可用也。必矣。漢宣帝之綜核。宋神宗之厲精。可爲前鑒。夫此

二君者正世主中所稱刻意明作以振中興者也然
後之論者猶爲漢之大變開自宣帝而熙豐之流禍
則熙寧實肇之蓋明作之過雖二君猶不克終其大
業而況不及此者其階之爲厲也大矣何也過明作
則好自用其聰明好自用而聰明有所不給則不能
無寄耳目寄耳目而徵其小信小忠必且併託爲心
腹夫當其寄爲耳目人主之聰明已爲其所用及其
託爲心腹則操勢愈重藏機愈深其所自爲耳目者
愈廣且愈秘人主卽欲他有所寄耳目而所寄者且
併爲其所用將人主之腹心驟移而耳目不得自用
矣此漢宣之所以劣於漢文神宗之所以遜夫但宗
也故悼大之過弊爲廢弛而明作之過弊且爲攘竊
亦何功之與有不可不察也伏惟 皇上繹詩書之
旨體帝王之操鑑宣神之過廣悼大之體而以收明
作之功則 聖德並於唐堯敷政優於殷湯矣臣職
在文墨無諫諍之責念不當以言語聒宸顧誠不欲
遇 聖明之主而以言爲諱令少有此過舉懷此拳
拳者數月於茲猶冀有力爲開陳以悟 皇上者而

蘇文介公文集卷三

七

迄今久不聞臣不得已齋心以草此疏復躊躇數日
而後敢以上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鑒臣愚忠而不
罪爲狂妄則天下幸甚豈惟臣愚幸甚

蘇文介公文集卷三

七

實錄總例五款 韋翰林院條陳

帝贊 頌語也大指在稱功德總舉 臨御之大體規模而畧其細過小疵焉 聖德或有虧損如日月之食而不可諱者亦微詞寓意焉及 后 妃贊亦畧倣此

臣傳 小傳也主於定人品少或數言多亦不過數十百言評目務當其人毋過譽毋曲諱亦毋苛索毋褒採虛聲毋刺捕疑影以失人之生平其履歷先後具於錄中不必復敘若有異績則直云在何官時其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十一

爲某科甲則不可畧也

提綱 揭大綱也每遇大事以大義裁之提於其首後詳其事之始末與議事者之異同若案牘之有硃語則大意自明也

事論 斷國事也凡事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論而論於事始或淆於是非論於事後又易掩於成敗自非究極其端末而熟察其事情則一時之臆斷未必足千古之定案如使勦取異同之說又無貴論矣
摘要 採其大要也如條議實可施行者章疏實有

裨益者於中則節其要而芟其繁然亦有不必不可行而議論必不可不存者亦復刪削載之不沒其大指
實錄分例十六款又補二款

一大書謂國之大事如 卽位 收元 郊 廟

陵祀 帝王祀 上徽號 幸學 耕田 大工

冊立 大婚 大赦 覃恩 大閱 封爵 赦卜

再召 大禮 大征伐 顧命 大行喪葬祔祧

祔上謚冊則於月朔下書某日甲云云而餘事同日者綴後各日者另書日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九

一頌書謂 經政足配帝王 寶訓足當典謨如

步禱 親獻 召對 詔答 因災異求直言之類

臣子不能爲褒詞俱頌述書之亦如大事之例記事則悉原委記言則錄全文

一特書謂特重其事而書也如初開 經筵 日講

行幸 皇太子及諸王初講學 冠婚 皇女下

嫁 親王之國 薨逝 王莊 嫡長子錫名 會

殿試及鄉試加額 寶璽及 王國寶以至符印

記有所增畧 王府 內外察 軍政 頒曆 賜

資 欽遣祭祀 遣外使 欽諭 獎慰 師特用
總督 賜劔 武功陞賞 修書 玉牒 清黃
書成陞賞 恤刑 停刑 慮囚 平反冤獄 災
祥 漕政 漕議 漕期 從祀 特謚 類謚
追謚 徵聘 存問 王府宗正 建言降謫 罷
黜 杖革 拓土定亂 新築城池 大稔歉 開
濬河及水利 築堤 築堡以百數 墻塹以里計
其緊要者亦不必以多寡數計俱以奏聞爲主與
獻俘捷之類 有日甲則具書 凡月皆書月甲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主

元旦一至四五月則併書其朔日甲是日有事則繁
無則虛其下冬至日月食則併某時刻及食之分數
亦書 大臣 恩考 特典有所饒則書辭某某項
從則曰許之 大計卓異及拿問貪酷各備書某某
其餘則曰降黜有差外有增條亦並書 行取 題
暫并員名皆書凡考選庶吉士某等若干人及授官
某某並書凡旌表鄉里姓名並書 歿於王事贈廕
祭祀並書 彈劾大臣罪過大而當者書併摘錄其
疏詞明切者其辯疏理長者併書 在京近侍七品

以上在外知府以上武官畱守以上論劾罪重者書
其犯惡逆大罪者不限官軍民皆書

一常書謂尋常制度所沿習者也如 贈廕 誥敕

聖壽 元旦 冬至朝賀 文官四品及詞林科

道外官僉事以上武官守備以上陞遷考滿恩 卒

日卹典 歲貢廷試恩選 御史各差 部郎正差

給賞軍士 外藩朝貢燕賞 公侯伯襲爵 卹

典 土官誥

一類書謂事體相同而先後繁複不勝書者如遣官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主

王鄉試則類於八月書此一時之事也講學則類於
應開之季終書日如常期此一季之事也若終歲皆
講則於歲終書寒暑不輟以特志勤 誥敕或覃恩
或考滿則於三九月終書曰給一品某某二品某某
三品某某四品以下總曰某等若干人 誥敕命此
總兩月之事也魚鱗圖冊戶口數目及禮部所類奏
水旱災異則於終歲書此一年之事也大臣乞歸或
疏有關繫極剴切者次第書其餘三四疏或十數疏
總於末疏書疏凡幾上或允或不允此總一去畱之

事也 臺省或連數章或十數章疏切時務者爭大
事者採擇以書而其餘或詞旨皆同則書某某等交
章於事則曰以請於人則曰劾之或曰留之蓋此總
爲一人一事之故也 大選急選武職世襲則各書
選過某某以下若干人此總各一季之事也

一別書謂同事而分別以書也如 同起用當則書
起陞原任某官爲某官復職則曰復起某官爲某官
若有敕則書敕遣官則書官若因人而起則備載言
者疏以徵公私罷黜不當則書官當則不書官法當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書

則書下某於獄或詔獄或逮某下之某獄或拷問伏
法則曰伏誅卒則曰死於獄出則曰 赦出不當則
書下某官于某獄卒則曰某官卒於獄出則曰出某
官于獄伏法則書殺

一撮書謂撮其大凡以書也如用兵則於班師日書
某處平凡用將某官某某幾人監軍某某幾人中有
更易則書先後用將某官某某幾人用兵幾何戰馬
幾何中有調發則書調某處兵幾何用金錢糧餉并
器械費幾何還師士馬物故幾何 工役亦然 因

災而所災之處或有蠲賑改折亦然 漕運總曰運
米若干石至 京師或如常期或遲而過期皆書時
日或不及額則下書某處或改折若干或存留截留
若干或火焚燒水漂沒若干

一祭書謂祭互並書以見情實也如一事而互爭執
兩人而互奏訐一勘一議而互同異雖是非定有所
歸而單詞不可偏主則並書而存之以俟折衷

一備書謂國家有故典而不行特借此書以備此制
也如三大節朝賀書或因事免或因風雨免亦書如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書

永不朝賀則於不受初年書免而下云歲爲常 御
殿 傳制 三大燕免辦命婦免 朝賀之類亦於
初時一書免而曰歲以爲常國喪命婦臨祭或免亦
書常朝廢則初廢之年書歲以爲常

一權書謂衡量其事而書之以寓微意也如旱潦不
爲災不書而書詔祈晴雨以見閔旱潦之意常朝不
書因事間則書若久不 朝而復視朝則書以見更
始之意文武官例有不得書者而間一書以示尚賢
之意大臣乞歸而留賢者備書所答溫旨以示敬禮

之意不則畧建言而有關國家之大者亦如之以見納言之意其不納者即書不納或留中或詰問以見拒言之意民因饒而亂兵因乏糧而亂則不書及叛以見其本無反叛之意

一直書謂事本顯明而直截以書當否自見也如大臣祭葬贈廕之厚薄易名之上次藩國進爵之次驃王國土田之侈嗇外戚內官恩澤之節濫宦官宮女之選疎數多寡援納事例之開閉大小衙門之設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書

一初書謂事所創見或有更舊爲新者也如舊制日朝更爲三六九則書初三六朝賀更爲午門外叩頭則書初閣臣初於宮門叩頭賜酒饌則書初而下則云歲以爲常舊無稅使而遣稅使則書初特設官而永爲定者則書初其暫設暫加而不永爲定者惟隨時書而不書初鄉試加額而永爲定者則書初歲貢併吏禮部試爲四而後止廷試二則書初選官用籤之始則書初端午除夕賜百官硃砂等藥物而後停則於停之歲書曰初停馬市新開及有變易塞外新

撫賞及額外增添或斷或減俱書初凡省直司府州縣創革事宜皆書初改鑄錢另差官開局鑄錢則書初屯鹽茶馬於舊制有所損益則書初減增斷獄條例則書初

一原書謂本其事之所繇而書也如大臣乞歸或以志或以病或以人言各有所爲則書因以明異其以志者則曰堅意求去以明特異

一及書謂因此而及彼者也如因堂而移於屬或因屬而移於堂或因一曹而併移於他曹或因一人而併移於多人則先書其所主者而曰及某某皆罰治降黜之類冊封而有將軍中尉則亦曰及某將軍若干位某中尉若干位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書

一畧書謂舉其大畧而書之也如遣祭五祀及諸額賜祭神明功臣名臣與賜解賜扇之類則初遣初賜一書而下綴之曰歲以爲常而畧其餘年大臣護送存問造葬則書遣官而畧其所遣之官

一不書謂非所當書與不足書者也吏管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非大賢則不書給邊餉器械非出內

給邊馬非奉詔借太僕寺第書部發或部運併解官
姓名亦不書其餘一切催差與解差俱不書內守備
織造不書即其事宜有所增損非關中外則不書
一凡書謂國家之典禮所循習常行者因舉此典禮
乃有此儀注如開講則先謁先聖先師遣祀則先奏
期請 升殿獻俘則告廟之類則於其大事下書曰
凡皆如此 云 則可以槩其餘也

一附書謂大事內之支事本非所書則因而附見也
如 親王之國陞辭 御送則書而先期率王妃辭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書

於宮內侍先於宮門設幕次王與妃即次候 上升
座入行拜叩禮 賜別觴謝出及以次辭 兩宮
后宮 東宮及謁辭 陵寢之禮既不當另書又不
當遺而不書或叔或弟禮以時易非所常行又不得
舉凡以書諸如此類皆當附書於大事後者也

再論實錄條例十六款

一存疑非春秋闕疑之謂也蓋萬曆間事亦多變矣
如初年則有懷刃入 宮門者真王大臣乎真謀逆
乎真某以刃授之欲以陰行其毒乎末年又有從獄
中上書告變者真王日乾乎真宮戚咒詛乎即如持
挺入 東宮者真謀 太子乎真有至謀乎然又俱
亡從辯其非也蓋四十餘年影響之事亦不止此故
特擬此例欲存所疑以傳信於後也

一大書凡事有一代一舉者如 即位 改元 郊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七

陵諸類是也有一年一季屢舉者 廟 祀 帝王
祀諸類是也有不常舉者如封爵枚卜諸類是也竊
視春秋以書日爲重故擬大事具日甲而下即繫其
事餘小事或不書日甲以示所重然隨事繫日先後
次第庶不相混淆案之往錄此其準也

一大稔不書此 累朝實錄凡例開卷可見者也第
以春秋之義推之凡祥瑞不書而於有年大有年則
特書蓋其重也今祥瑞皆書則有年之爲瑞也又大

矣

一冬至不書時刻此固舊例第造曆者每從至日時刻逆推以求其元今議者皆謂曆已少差若積數十年時刻亦可得其合度與否或足爲將來步推之準也

一廷試貢生舊錄所不書第國家之制明經與科目等重及於選與恩則更重矣今鄉會書而恩選歲薦輒置不書不無偏輕非國家設明經之意且萬曆初間有發還肄業者亦遵舊制也不書試則此制亡從著又舊制併禮吏部試爲四試而今止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七

廷試初末爲二不一書試則所更制亦亡從著此終爲闕典耳又武會試其舉首今授都指揮僉事其餘四人皆授都指揮署職選法重則武會舉亦重恐當書如會試之例卽武試亦或當於冬月類書曰各省直鎮衛如制試武士以備此制也

一御史各差不書亦舊例第不書差則回道考察有降黜者何從書且萬曆中年以後御史有四五年不得代者至有死其官者亦亡從爲拈出若不書差而書其所劾劾司府亦亡從知爲所屬夫學差與各差

輕重初亡以異不知往錄何書彼而畧此也

一開講之日或奉玉音及有別事當領書如寶訓經政之例而常講偶間則不復書此例政與常朝少輟等耳其所謂終歲皆講蓋因光宗皇帝在潛邸時出講勤苦雖大寒暑不輟者數年故欲特發此例也

一尚璽以三九月爲期此亦國家一典制然舍給誥敕亦亡從稽官兼宮保者恩特異自特書其餘考滿得恩者隨時亦另書此本例也若以恩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七

奏請者員數既多書覺繁複第於給誥敕月總成數書之既見皇恩之廣併著尚璽之期且省數書之煩而五六品以下亦荷附見之榮且以考得恩又別書之更足徵臣職之供或亦足補往錄之闕也

一加恩大臣遣官此以欽遣爲重不以所遣之官爲重也今且以爲借差欽召存問護送不必盡爲行人遣葬不必果爲工部若盡書所遣之官則或非其職併非其制重於何有今查欽召閣臣所遣

率行人或禮部主事所當備書其餘官多參差姑槩畧之似少爲得體也

一災異隨報隨書前例已具此所謂歲終一書者蓋指禮部類報之疏災或未甚四方所未奏報者也今加禮部所類奏五字則前例益明矣

一大臣乞歸疏有關繫極剴切者自當次第備書其因病因事因人言如後例所具者疏或一二上或十數上而或允或不允其間易退之節難退之情或亦可因此而少見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三

一大選等項往錄無書者第大選於吏部職掌最大選則於 朝期則先 題更期則又 題補選則再題且 祖宗時蓋所親臨選而榜示者也卽近日掣籤之法猶畧倣 先朝從袖探丸之意其慎重如此何可輕也且近侍諸官授職各書大選必首主事中行評博等官數人而不得槩錄輕重又大大懸矣毋論非國家重令長之意也且不書選則選法少有更定亦何從書又除授武官三四品皆錄而武職世襲者指揮使則正三品同知從三品僉事四品一選中

又非一二人而止者此亦兵部職掌之重者也卽急選可置其吏兵二季大選或不宜畧也

一凡常朝與大朝賀惟常行則間有不行時得書免及終不行則直廢耳而歷數十年之間每歲時皆書曰免亦飾詞且贅詞非實錄也又不敢直言廢故擬於初廢年書曰歲以爲常此亦春秋一書不視朔之意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三

一大臣位兼公孤凡 恩數皆異廢非尚寶則中書此以近侍例得特書而其餘送監讀書者雖往錄皆書但萬曆以來遇恩重複廢子亦不勝書或於公孤特恩之後槩而書曰其自二品以至某品不論及考未考皆給本等 誥勅及祖父母妻封贈其三品以上未廢子者皆廢一子送監讀書凡若干人若講官及四品官或有 特恩者則書曰講官某某四品官某某特傳諭廢一子送監讀書此或足省繁複之文也

一各王府將軍中尉累朝猶未甚多故錄皆備書今日漸繁矣書之則歲不勝書矣第各於其府總其位

數而書之亦不復盡舉其名蓋亦省文法也

一拾遺乃大察之終局與尋常論劾不同或當綴之
察後凡內外察皆如察條書之而曰黜免降調閑住
致仕有差或有貪酷者則特著其員名以垂戒外察
或有卓異則亦著其員名併其所賜賚以示褒而
拾遺疏則書所劾某某備驗他日當否即自陳而部
有所處問者亦即綴其後蓋總一考察之事也其或
增有察條則另書而附於初之例或特有票簡則
亦另附於權書之例以見從來所未有所以著變局
也

薛文公集卷三

臺

催實錄文冊疏

奏爲各衙門文冊關係實錄且往可以補燬冊後可
以備會典懇乞 嚴敕各衙門專委屬官刻日分造
解送史館以便纂修事竊竊 累朝纂修 實錄皆
移文在京各衙門修輯事件文冊送館纂訂以備六
曹編纂之所未備此成例也蓋纂修實錄雖裨官野
史邑誌家乘皆所兼訪以備採擇豈以各衙門公牘
而可或遺故項者開館纂修 皇祖實錄前院臣錢
象坤周如盤簡查故事已經移文催取者兩年而各
衙門寂然不應昨秋臣叨掌院事更詳列款目復行
催趙迄今猶復如前寂然不應也往閣臣及臣每於
朝會時面相促獨臣部尚書林堯俞許諾耳餘皆藉
口年久案牘無存竊念各衙門案牘收藏有庫典守
有人萬曆四十八年間並不聞冊庫有回祿之災即
烏鼠嚙啄風雨霑泥豈至悉化爲烏有而何乃以此
爲口實也蓋各衙門直視纂修爲史局之事不關其
職掌故了不經意若此臣竊思實錄與會典相關會
典又與諸司故實相關會典不修者已四十餘年此

薛文公集卷三

臺

必修之書也修則各衙門必詳簡故實先爲草創而後主者討論潤色幸爲成書此時而各衙門欲藉口於無存恐無是法也且會典所載必證諸實錄今日實錄所不收他日會典將何憑據卽今日實錄所收與他日各衙門故實稍有異同會典又安所折衷故今日文冊雖爲實錄亦所以爲會典各衙門政非爲史局代筆實自爲會典屬草也况前後兩奉 明旨臣院文不足置耳前後 王言寧不足惕心且不特此昨年內府冊庫盡燼 皇上傳敕各衙門補造以進此雖二百年前之遺事猶當尋求始末毋敢缺佚况近在四十八年內者安得遂諉以爲無存將大府遂虛若疊空乎將 綸命終置若弁髦乎又恐無是法也今卽二百多年之往蹟不能一朝遽徵乃此四十八年之近事政可終月就緒實錄之文冊益又爲大府之底本各衙門更非代爲纂修者傷手也念從敗楮中翻閱精詳從冗牘中芟取要領不無大費心目誠人情所苦然了一事而三事皆辦則暫勞者乃所以永逸又何煩之憚而不亟爲纂輯也願欲纂輯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書

不可無專責各衙門雖不與實錄之責豈無畏 明旨之念而延緩及今亦以互相推諉未嘗有專任其事者也臣念各部院府寺皆多屬官其無屬官者掌印外亦有備員堂印官皆得推擇若皆如臣部遷新進有才學者專領其事文冊完日卽與咨送遷轉而吏部則少錄其勞有敏於事而竣者雖一月亦準一年之資如此則既急趨進而惜日又冀累資而趨時庶任事者人皆競勸文冊可刻日立就文冊就而纂修有所取裁實錄亦可以刻期早完不然諸臣雖日進館而故實不備終不免於閣筆倘懼于延緩之罰潦草編摩以塞責則不詳不核更懼辱盛典而負皇上之任使又纂修諸臣所不敢出也臣頃者叨掌院事爲諸史臣領袖益不勝隕越草疏欲上而適解院事意謂可相忘於言更念忝副總裁倘實錄或有未光臣亦無所逃責且條例原發自臣何敢終默不竟初議是用不嫌越俎理牘上陳伏乞 天語可呼各衙門作速率屬纂輯毋再推諉遷延以致實錄稽時亦各衙門共成盛典之大義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書

改創祀忠祠疏 天啟五年

爲書院改祀忠祠謹循職掌懇乞 聖明詳加酌議以光祀典以昭 國體事竊竊臣部職司典禮祀其所最重也臣考 國初祀典壹準周禮所崇祠凡五皆有功於 國有德於民而祀死則居一焉然曰勤事則必其事關民社而不惜以身徇之故世祀以報之及於後世始有報忠之祠則直重其死與功德並蓋欲其風厲世教也然或卽其所死之地或本其所生之鄉初未有祀於京師者也張巡許遠之祀於睢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三

陽猶爲往代孫燧之祀於餘姚許遠之祀於河南則昭代律令然猶曰死難乃 聖祖開國時其死於事者非乏人也鄱陽之戰死者三十六人而韓成爲烈太平之戰死者二人而花雲爲壯南昌之戰死者六人而趙德昭爲勁然其祀或於太平或於康郎或於豫章卽韓成花雲最爲 高皇帝所痛惜亦不以祀於京師也京師所廟祀獨功臣耳此非重報功而輕報忠也蓋京師爲四國所觀其氣象欲尊嚴不欲狃感其景色欲休暢不欲愁慘故殷武之頌曰商邑翼翼

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夫必聲靈赫濯然後以爲京邑可以聳四方之觀而建其極則 祖宗斟酌祠祀之意可深思已蓋祀以報功崇德則四方之過而瞻焉者咸景仰企慕有日關之思聲靈何赫濯也祀以報忠崇義則四方之憑而弔焉者咸咨嗟嘆息不無日蹙之感其景象何黯沕也此其所關於王國甚大矣設死事之臣義可祀於京師則花雲之祀必不於太平韓成之祀必不於康郎趙德昭輩之祀必不於豫章夫以韓成花雲諸將而猶不得祀於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三

京師又何有於今日遼陽死事諸臣蓋此非敗軍之將則覆城之臣皆逃死無地而駢首受戮於城下者也其間能奮戰捐生若劉綎杜松者幾人能慷慨就死者張詮潘宗顏者又幾人設此輩而盡可祀於京師則 文皇帝北伐之日臚胸三帥必不令羈魂於絕塞矣 章皇帝罷兵之後交趾二臣又不令野哭於異域矣夫此皆轉戰深入而死堅守力竭而死者也於法且不得祀况此不戰不守而死城下者顧乃合祀於京師於祀典何居也夫膏野游魂所謂厲也

萃而招魂於京師爲不祥愆忘舊章所謂過也祀爲國大事而違法以舉爲不經功小賞太所謂僭也以世祀之重賞而輕加罔功爲不允此三者皆非美名也舉一祀而貽不美之名者三此甚非所以昭聲靈而觀示四方也當日爲皇上建此議者特私恨於書院之聚黨急欲火其廬藉其官而不得所處故特借報忠之名以勝之蓋意有所激而或未暇深考其義也今祀額猶未懸祀位猶未設釋前之回以增後美政惟此時伏惟聖明詢謀於衆詳加裁酌或衆言同異未易折衷臣是用具奏上請庶幾無愆舊典非徒以祠祀爲臣部職掌所關私懼有所玷闕而爲此喋喋也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奏

辭起南部疏

崇禎元年夏

奏爲仰承新命俯念衰年懇恩辭免以安田里事臣伏在里門於五月廿二日接得吏部咨文先是南京禮部尚書員缺廷臣會推謬舉臣名隨於四月二日遵奉聖旨薛三省起陞南京禮部尚書欽此臣聞命自天專勝感激緣臣衰病不能赴任又不勝惶悚伏念臣往在禮部奉職無狀因病請告蒙先帝寬仁不卽譴斥優從閒任於今三年恭遇皇上龍飛詔書滂沛廢棄餘生微榮致仕臣分過矣

薛文介公全集卷三

奏

臣幸厚矣臣日惟擊壤呼天歌頌聖德願長爲太平之民足矣不意天網弘恢廣羅遺佚過採僉同之論併收草莽之臣俾以原秩掌禮南都此之殊遇真臣夢寐所不敢望此之殊恩政臣摩放所不能報惟是臣體質素弱疾多端方當強仕固已不堪任使通籍之日過半家居近勉一出不能越歲輒已病困及領部事未及三月遂以不職罷免前事之効可見於此今臣桑榆之景日以漸暮狗馬之力日以近憊卽欲勉効奔走以報聖恩而精力銷亡難

以冀矣臣伏觀 皇上英明天縱堯舜不過乾坤再造千載一時取辟今日政如方春震電鼓氣萬物咸作不獨騰蛇藏豹起游雲乘霧之思凡若俯輶咸思仰振卽在屈蠆亦欲求伸固未有生逢唐虞之盛什自外岳牧之列以長取沉淪者也臣雖非劣亦有心胸敢堅遜跡以負 明時誠自顧衰憊恐致顛躓仰辜 聖恩而貽羞覆餗是用瀝誠辭免庶幾止足之智臣非不知南中部務簡少可以優游卒歲然素餐之謂實所自愧卽 國家亦安用衰憊之臣徒取克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早

位爲也仰祈 聖明鑒臣樸誠疏非循套特 賜俞

允使臣得安田里以樂餘年臣永戴高厚之恩不勝今日榮臣以華臚也

辭南部二疏 崇禎元年

奏爲 恩命隆重誼當急公衰病侵尋力難就列再疏控辭以明初志事臣於本年四月二日伏荷 聖恩起臣南京禮部尚書五月望部咨方及臣卽具疏懇辭乃倉卒陳詞猶未達意恐疏入而疑爲循套不蒙 洞鑒敬再理疏以罄臣愚惟 皇上垂察竊惟自昔人臣遭時遇主所願在行其言次在遂其志又次在榮其身此三者不必兼得之數也臣在領部正值逆璫變亂國常臣不勝孤憤因疏論仕路壅塞之弊極言加恩及服俸宜節 明旨宜信起廢宜慎以効補救固自知言必不行而感慨填胸如物刺喉不吐不已卽遭放逐適遂引退之志亦不復少顧惜也今幸遇 聖明御天獨制魁柄革故鼎新再闢宇宙恩澤調若霜露 詔旨介于金石起廢與服俸之加謹若隄防益向者蕩蕩之言徒託於空牘今日明盛之世悉見諸施行是拳拳効忠之志不獲伸於昔者已獲遂於今矣又况還其舊服而班以九列之榮遭逢若此使非年力果衰臣何敢自外於 聖世

而甘隨草本俱盡也且臣聞唐虞命官夔龍相讓非以崇飾虛名誠虛心以遜賢者也今賢才比邇擯斥者有如積薪近荷登進無異拔茅諸曹取途稍寬差足展步詞臣三品以上獨南北禮部兩尚書耳臣昔叨冒已過今若復以衰病之身虛踞其位而阻賢者待次之路將毋使夔龍笑人于地下乎臣往疏又謂大臣任鉅一有耽延政務廢閣匪小凡疏辭者豈必盡循故事或亦出於至情故批答宜酌不當襲從溫慰此言方脫臣口寧敢自食仰祈 皇上俯垂鑒察行臣之言即自臣始使臣得免夜行不休之誚則臣沒齒實有餘榮矣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里

辭轉禮部尚書協詹第一疏 崇禎元年

奏為部職未供詹 命復及 主恩過渥臣誼難承
澁情控辭以安愚分事臣於夏月蒙 恩起補南京
禮部尚書臣自惟衰病拜疏辭免未蒙 賜允疏且
繼發仰頌不必再辭之 旨懼於煩瀆進退逡巡及
於九月勉強南行舟及餘姚復接吏部咨文八月間
閣臣以纂修 熹宗皇帝實錄 題請副裁諸臣謬
及臣名是月某日伏蒙 聖旨 云 欽此隨經部覆
奉有 明旨移咨促臣供職臣俯念舊職未供方切
悚惶仰荷 新命復及益深隕越蓋臣前所就兢在
陳力之不能而今所惴惴又在徵寵之過分焉得無
說以辭而嘿然唯以趨命謬為恭也臣惟尚書尊官
也所以尚賢能起補美名也所以伸積滯內轉優序
也所以酬望實而 實錄之副總裁又鉅任也所以
資潤飾此四者苟其實之不副 朝廷不輕假焉臣
子亦所不敢濫承者也臣竊自循省叨祿 三朝初
無表豎何賢何能致位尚書往者穢斥分固應耳退
而里居優游四載何積何滯過蒙 拔擢起補南禮

又以衰病偃蹇供職甫及出門何實何望協詹 榮
命又復驟及夫以無功無能之臣而濫華膺之班則
材高足疾者嗟轍阻矣以非積非滯之臣而微 賜
環之寵則沉泉淪壑者慨魚凌矣以非資非望之臣
而倖轉轂之捷則歷月累歲者悵核粘矣此三者皆
臣之所大懼使非衰病臣猶屏息不敢承 命而况
重衰真病情已見於往疏矣即以臣嘗備員儒林叨
奉 熹宗皇帝者年有餘月親承當時行事之實或
足少資紀載於萬一而討論潤色又非所長應技之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聖

窮又見於往者 神廟之實錄矣且今師濟克廷豈
乏高文大冊之手以共成鴻業奚取衰病如臣者珥
筆克位其間也臣益不勝大懼謹瀝情拜疏仰干
天聽初非敢循習套文以自取賂瀆之罪也伏惟
聖明垂察俯賜辭免使臣得安於不能之止而毋卽
於過微非分之愆臣幸實太卽臣銜感 高厚之恩
更無涯矣 云奉
聖旨卿貞修碩望簡任宮端久宜趨召何又有以病
請還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允辭該部知道欽此

辭轉禮部尚書協詹三疏

崇禎三年

奏爲臣病日久日延 主恩日加日負懇炤近例俯
容休致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事臣病廢伏里遭逢
聖明網羅遺逸謬以臣 累朝簪履之舊曲 賜錄
用方起南部旋改宮端數月之間再荷 隆恩此臣
意想所不及也臣以衰病不能趨 命先後疏辭更
荷 寬恩不加譴譴重邀 溫旨勉使供職部咨趣
臣政切悚仄而初春伏覲邸報 神宗實錄告成追
錄前勞凡與纂裁諸臣咸被 寵命臣亦獲沾加俸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聖

之 恩此從來修書例所罕見更臣夢想所不到也
主恩高厚逾涯溢望臣非木石敢忘圖報故雖衰
且病區區狗馬之私猶冀調治萬一少瘥乘今時和
勉強前進不圖臣之祿薄爲日愈久而病乃愈增也
臣年至而衰形神俱憊智慮昏於籌畫膂力怯於經
營固已不堪任使若使稍堪奔走臣亦何惜放踵適
自往夏足脛赤腫跬步不前踰夏及秋非人扶掖輒
至顛越去冬十月蹙然仆地併損兩膝筋骨肌肉無
不受傷遂成瘡瘡不可屈伸以及今日臣每自試之

行立蹶躄不能成步試之拜跪跛倚不能成禮夫臣在家庭之間情致從容尚不勝跋躄之虞况欲進而試於殿陛森嚴之地乎臣竊自惟智力所不足者必待任使而後露短宮僚事簡猶可藏拙若筋力所不能當陛見之日卽已立見此時少有差跌天威在上執法在旁臣何地可以自置是臣以希榮之念甘冒輕進之嫌本欲勉効趨命之恭而終不免重干辱命之罪此臣之所大懼而次且不敢前者也臣查往例凡衰病之臣苟幸無大過皆得以禮致仕而近更於此例加嚴卽見在服官亦皆分別黜遣况久病伏里如臣者又焉敢以不進不退之身虛黜朝籍不蚤自引決也敢用瀝血披露上請伏惟上垂察臣病之真脩賜俞九使臣得借明例以微致仕之命則臣殘年實有餘榮天高地厚之恩沒齒更有餘戴矣

云奉

聖旨卿學行端醇詞林碩望簡命已久豈得引疾堅辭還遵屢旨前來供職該部知道欽此

辭轉禮部尚書協詹五疏 崇禎七年十月

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改協理詹事府事加俸一級臣薛三省奏爲君恩萬不當負臣病萬不能痊懇恩始例俯容致仕以免曠官事臣伏病在里陳情待命日切悚息於崇禎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接得吏部咨文爲臣病日沉臣官日曠懇賜罷免以明臣誼等因先於本年二月十四日奉聖旨卿清德宿望領袖宮端溫諭再三如何復引病陳情還遵屢旨前來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支牀跪誦不勝感泣切念臣疎拙忤時病免多歲恭遇皇上求舊搜逸不遺蒯管二歲之中南北遞轉蓋起廢諸臣聖恩游加未有如臣者也臣以抱病不能供職累疏辭免每懼以違命開罪不勝踴躍更荷聖明寬其謫譴屢加溫諭益於今而四矣是從來在籍諸臣蒙恩未有如臣之優渥者也臣非木石能不感奮願効馳驅少圖報稱顧臣質年至而衰因衰增病近更因病增衰形體虺頽精神曠耗筋骨拘迫步履艱難蓋自去夏及今偃蹇一室未嘗窺寢室跬

步之外也。衰病若此，尚能竭蹶數千里仰望闕廷。平臣卽欲冒昧干進，力亦萬不從矣。尚能敬共朝夕，挽救尺寸。平臣卽欲勉強致身，神亦萬不許矣。故奉旨以來，晝夜兢惕，行則懼隕，越而辱，命止則懼僇，蹇而負。恩真有進退維谷之慮，然無若衰病相尋，日沉一日而無可何也。臣查會典，凡臣工或老或疾，生平無過者，許優以致仕，卽計典亦用以爲例。有一於此，皆勅休致。今臣實兼此二者，卽荷洪恩，不顯麾斥，臣宜審所自處。案臣近閱邸報，詹事府掌府事同官臣董其昌，初無他疾病也，惟以老病循例乞休。皇上立賜報可以優其歸，臣自惟非劣，何敢以其昌爲比。然臣尚書之資，不後於其昌，被命之日，亦復稍先於其昌。夫其昌見在班行，猶以年至容其引退，臣久已在里，且老而兼病，豈復堪任？便是用披瀝比，例陳情伏惟皇上曲體臣情，俯賜俞允，佚臣以老，借造物覆傾之意以沛。皇上栽培之仁，則實不啻榮臣以官也。云奉

聖旨：屢旨諭卿前來供職，何又有此請還者？祇遵趨

朝以副簡任之意，不惟辭吏部知道，欽此。

此崇禎八年正月初一日，旨也。時公已歿於年前十一月二十四日。

移閣列實錄條例揭帖

爲廣採故實謹酌凡例以便纂修事竊焘 國家之正史取裁於 累朝之實錄而實錄之典故又取衷於每年之纂注是起居注與六曹編纂卽 實錄之底草實錄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實錄慎而後正史當纂注詳而後實錄備若弗備則無從加慎也我

神宗皇帝臨御多年而晚年政事則不無少弛夫政弛則官守易懈而史氏之纂注遂成率略况年久則故蹟易湮雖朝章之要務亦多遺忘自非今日先爲

薛文公全集卷三

三

廣詢博採未免他日遂至掛一漏萬非所稱 一朝實錄也今凡起居所不及注者內閣絲綸簿則所具載凡奏疏 畱中而編纂所不及收者近南都所抄錄進在內閣者亦已略備或及今纂修時分發各官或俟進稿時內閣自爲增補當有定裁惟是年前已經編纂而偶有疏略又或已有稿本而偶有遺失者目前無從考証纂修不免闕疑殊爲未便本院深惟編纂雖有疏漏六曹職掌藏在副案必不以年遠而或至湮沒相應隨諸曹所掌移咨各部寺分別欸項

督令司官逐年纂輯要略類成一冊以移本院呈閣

隨年分發副總裁官轉發各纂修官卽彼此先後互纂共爲商畧亦一便也其先經催取天下司府縣冊籍以備纂修者今當大計政可攜帶前來相應移咨原行衙門及今行文督促定限大計前齊完其不完者所當以怠緩示戒仍刻期爲限者也至於纂修凡例更爲史官第一要義此義不立則編摩無法詳略任意或當詳而反略或可略而反詳或詳而致冗或略而致疏他日將過勸大總裁之修潤亦安取纂修

薛文公全集卷三

三

者草創之爲也本院編纂實錄既爲史底其比事屬詞務當模倣史體若起凡創例更當參用史法使事覈文典錄成而無少紕繆及今不失述而之旨更詞嚴指正義具而有所折衷將來可備作者之資庶一朝之文獻足徵而千古之筆削不寒此副總裁者皆所畱心而本院謬與其任更爲悚惕者也是用仰成大指畧取史漢之法并尋綱目之義擬爲凡例數欸具列於後伏候裁定施行須至揭帖者

原任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薛三才

贈太子太保謚恭敏

誥命

制曰朕承天保克宣九伐之威汝作夏卿兼總六師之任方資借箸乃遽遺簪爰晉秩以疏榮肆易名而節惠爾原任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薛三才操持岳峙識度淵涵庶常譽擅紬書諫議聲馳抗疏追躋藩臬弭宗變於維城歷鎮邊陲肅軍容於陳塞入司戎政久攝樞曹當朕躬

薛文介公文集卷三

三

宵旰之辰倚元老股肱之重輅鈴默運廟謨日徹長楊刁斗夙閒禁旅雲屯細柳事煩食少志決身殲爾目猶瞻朕心茲憫特贈爾官太子太保錫之誥命以爾不懈於德謚之曰恭以爾應事有功謚之曰敏於戲白恭敏鴻猷亶著班未列於詞臣馬恭敏駿望洵崇席尚虛於所父才惟兼夫文武典備極乎哀榮式憑箕尾之靈靡酒薤露庶享豆蓬之薦用答楓宸

薛文介公文集卷之四

甬東薛三省魯叔著

建文皇帝祀典議

建文皇帝以高皇帝嫡孫承正統者五年而遭文皇帝革命之運至今不廟食有司者以爲言事下廷臣議議曰自古未有生而正天子之位沒而不饗天子之祭者有之則其殤者也不然則其疑者也不然則其廢者也又不然則其亡天下者也殤則不成君疑則奸宗廢則不終亡天下則失守社稷如是則於法不得祀是故西漢不祀帝弘疑也宋不祀弘農廢也東漢不祀孺子嬰殤且亡天下也然晉之懷愍宋之徽欽失守社稷者也而祀不廢其繼者則其子孫也天子孫無黜祖父之義也建文皇帝於世則宗也於年則長君也於位則以帝終也於天下則不易姓義同內禪也是四者皆法所得祀然而所當者則文皇帝也夫商周有桀紂然後有湯武文皇帝既以身爲湯武則爲建文皇帝者難矣然而其不祀者又非文皇帝意也建文皇帝之葬也蓋

嘗用天子之禮矣則 文皇帝之不欲廢其天子之
祀意可知也而當時廷臣不能深明大義以成 文
皇帝之大公而定我 明之大典承訛習舛置神乏
祀以至於今則凡欲爲 建文皇帝者抑又難矣夫
建文皇帝於當時則君也宗也而 文皇帝於後
世則祖也夫禮臣不廢君支不奪宗乃孫顧得議祖
乎今議斷於上則乖古喪祭從先祖之義議起於下
則有漢廷擅議宗廟之罪此議之難也卽議者無罪
矣而行者亦難何也 文皇帝於屬則叔父也而先
則藩也以藩故先 建文皇帝則不無失東漢接元
之旨以屬故後 建文皇帝則不無來春秋躋僖之
嫌是故當時莫敢發其議累世莫能斷其禮蓋天下
有必不可行之事有必不可不存之議而又有萬不
得已之計故夫 建文皇帝之祀典此議之可存而
不必可行者也亡已則有一焉漢光武以昭穆當嗣
元帝乃遷成哀平而祀於長安與章陵四親並令所
司侍祠我國家於 景皇帝亦用此典矣夫 景皇
帝雖有安國之功初則攝也終而 英宗復辟正統

有歸則 景皇帝實閏也 建文皇帝爲君爲宗真
也正統也方斯遠矣顧獨不得祀乎別爲一廟如
景皇帝可也若嫌二廟倣於漢制合而祀之可也若
又嫌於祖 建文則主 懿文而二帝者昭穆序之
亦可也若曰 懿文未嘗君天下 建文時已上皇
帝號矣 典獻可宗 懿文不可主乎且大宗也此
所謂萬不得已之計也何也爲其禮疑於黜也以君
以宗而祀以黜爲 建文皇帝者亦難矣雖然猶愈
於降而與帝弘諸君等也則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
於已之說也不然國家卿錄建文死事諸臣凡以其
爲 建文皇帝死也優其臣而遺其主此甚非所以
善通 文皇帝之意也謹議

開金塘山議畧

金塘大若諸山聯絡瀕海形狹而長幾可百里自北而東南以及於西皆環定海相去不遠二三十里其近者可葦航瞬息達也迤西則與鄞之大嵩相對又西南則近奉化正南則直象山而去諸山外三百餘里則爲舟山此其大勢也自宋元及國初諸山與舟山皆成聚落不獨田治其廢爲荆棘則自信國經理海徼之日夫舟山遠在海外不徙故徙近海者當時豈無深慮蓋諸山相接中通一疊以達於舟山舟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四

山爲寇盜所據惟內固山疊則寇不敢越渡獨舟山受害於四縣未至剝膚萬一金塘諸山爲寇據則不但外棄舟山凡定海沿海百數十里皆不可守矣定海爲全浙咽喉又不僅鄞奉象三縣憂震躬而已者此信國不徙舟山而徙諸山之深意非今淺識者所能窺也欲窺前識當徵後事嘉靖壬子倭據舟山之外舉凡更三年而卒不能犯定海者則以扼金塘而守故也今汛地烈港之舟師卽所爲守金塘者也夫倭猶其遠者今所患政不在倭而在海上之盜蓋倭

當定海之東其來必經舟山而後抵金塘故可拒戶而守盜則不然南自溫台而來經奉化則右薄金塘北自蘇松而來經觀海則左薄金塘烈港之守旣不足恃而南北皆廣洋又無所置守比年海外盜縱橫極矣我雖不能殲之然猶得驅而逐之者爲其無所窟穴也若有之黠者益易號召盜將日熾矣海外山甚多豈其無所恃爲榛莽不可畊故盜皆浮游以船爲家所苦在饑散掠而不能聚是以殘劫則急得糧而內地奸民之通盜而獲重利者亦以糧若開金塘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五

諸山不幾資盜以糧而招使爲窟乎其患何可勝言如議者所言金塘卽開歲所收利不過千餘金此何益國家毫末而乃以貽將來無窮之害嘉靖中東南中倭患甚毒然如電掣獨舟山被倭甚久者以有糧與險足恃也人有言舟山田畞山金塘山畞田夫田畞山則四平食雖有餘險猶不足故倭終佚走山畞田則四塞食縱不足險實有餘使盜得據險爲固而時出沒掠食以補其所不足害可勝言哉近日閩之紅番更足殷鑒幸乃勝之所費兵食已不貲矣

若不究極其害而第以民佃軍屯召買召種相提而較利與不利猶其小者也

定邑學重建尊經閣記

國家之制凡郡邑設學學之後設閣以尊經也而嘉靖以來復增設亭以奉世宗敬一箴之碑亦尊經遺意也吾定僻在海上制多儉碑即卧閣中而歲久閣就圯碑乃偃茂草之場余每低徊顧之數從都講具言有司殊不屑意辛丑入長安偶爲都御史溫公道此公慨然曰是何不當余在事時蓋公往撫吾浙歲視師海上折衝之暇雍容尊俎今學宮及坊楔與諸拱木猶多其遺云於是公遺書今撫臺劉公爲檄

海憲王公下邑令朱公即舊址爲經始議始上直百五十金劉公曰是傷儉不可以遠乃增爲二百金悉割商漁稅不以煩邑帑至落成而規模視昔稍高廣矣於是學博陸君及諸弟子寓書長安謂余既始議當爲紀成不然誰悉端末者余謝不敏踰年而馮君代署學事再理前請余不獲辭爲之記曰我國家於經可謂尊矣高皇帝罷絀百家表章六籍以註輔之而經明文皇帝又廣延儒者採集宋儒言有補於經者爲大全以翼註之所未盡而經益明夫日

月所以常尊者常明也經明而經尊矣故二百年來
學士大夫尊經者率務尊註吳經之註猶祖之尸也
尸非祖然未離其脈註非經然未出其宗故祭者尊
尸非尸也以尊祖也學者尊註非註也以尊經也且
制在焉經不云乎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大人而聖非
二祖誰當此者故尊註又非獨以經也以尊制也
制以經訓天下故其勢不得不以註一天下蓋天下
之勢一爲尊律一則法尊議一則令尊故經有註則
人皆以註爲經無註則人各以意爲經夫使人各得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人

自以其意爲經是使家設比而舉操舍也淆亂孰甚
焉魏明之不能析其義也晉武之不能定其令也晉
元之不能同其律也勢不一也故經不可令有異議
也凡好異者必亂常夫經常道也道之太常莫要於
十際經籍所載皆際之際也故聖人以爲常而天下
奉以爲經詩書禮樂春秋其繁然者矣易以類神明
之德順性命之情聖人之微言也其錯陳於爻象者
雖各指其所之而皆不過其物其言雖而不越泰則
君臣之遇也蠱則父子之繼也咸則夫婦之配也隨

則少長之序而兌則朋友之交也蓋聖人本原天道
凡以開天下於人理也註不必盡經之微也而其言
必軌於常總不離規矩繩墨之外精會之可以入大
匠之巧而率其詞雖不盡其巧而猶不至淫於法之
外世之學者乃以是爲糟粕務越而意其精之所存
余竊謂至精意之所不能會也苟意而逆之各隨其
意之所注入焉而適有所契遂沾沾自喜得微言之
解焉知燕說之不可爲郢書也此其得失未可爲準
又奚關於經而恣焉自處叛制爲故尊經務在明其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九

義明經務在服其註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此言道不離器也經明道故語多上註欲
人人明經故語多下然未始不可以見上也奚必舍
註而別求大籍之精余故詭閣成而念諸公所爲造
士者甚厚因論國家尊經之意如此

士 劉公名 山東任丘人庚辰進士 王公名
士 閩人癸未進士 朱公名 閩漳浦人戊戌

進士

吳相國伍公祠田記

伍相國子胥故祠在盤門邇更始諸爽閣則守土者所爲創也祠故領於官有秩祀無秩田今更主於其後有典籍併有守籍則其裔孫少寮公所爲創也余惟子胥忠烈之所昭與其神明之所著祠且徧楚越寧第吳吳更今數千百年代數易而公祠且復新其無虞匱祀也寧藉田且藉後之人自爲守也然幸有後於吳不爲先祠計久遠而唯以祀之舉墜聽吳之人自爲承數則又非後之賢者所謂善繼人之志者

蘇文介公全集卷四

十一

也蓋相國祠於楚與越不若祠於吳爲其神之所馮也吳之人祀之反不若其後人世祀之爲其志之所存也何也楚其所讐越其所敵而吳其所輔也夫讐與敵神所不處也明矣雖曰與其君爲難不以及其士然孰與其所擇而輔焉者畢世所經營於是乎在而魂魄常依其土也計子胥雖死其心未嘗一日忘吳也用夫差以報楚之怨而快其父兄之憤卽用吳霸以報夫差之德而自憤發爲所雄使夫差終霸而身終爲霸者輔吳以永存而伍亦世顯於吳是子胥

之志也吳之微也能以其君霸其霸也而不能以其國存子胥雖畢命不畢志矣其將死也曰懸吾目於國門以觀越之入非懟也亦非幸越之入以成其智也子胥蓋曰吾口已絕不能復諫吾目不瞑庶其觸焉而有後心以圖存也蓋其志非以目視以目諫也其身不惜致死而急於存國其魂魄寧無以旣死而輕於去吳誠欲去之如當日所爲去楚者其身不齒錫鏤之劍矣故曰祠於楚與越不若祠於吳爲其神所馮也然公之神又不第以祀於吳爲寧也忠臣可

蘇文介公全集卷四

十一

以殺身而不可以斬世奢之極諫而旣也尚從而胥奔其大者固欲以報父兄之讐次亦欲以延父兄之祀使雖中絕於楚而不終斬於吳也及越成而吳之三形已成胥不以諫死亦以三國死死於諫夫差之忍也必其子且有尚之禍不死於諫而死於國其子之穉也又不必有胥之智故其使於齊以子屬鮑氏此豈以齊爲吳以鮑氏爲專諸其子能因以用齊而伸已之志於吳如其所爲報楚者乎使其子能報豈胥死而不能去乃豫屬焉以開隙於王心而起讒誣

之口以胥之智寧慮不及此而計必出於此者非愛其子而危身以存之也胥且不有其身又何有於子其存子者所以存奢之祀也顧以存子則託於齊與託於吳初無以異也以存祀則祀於齊與祀於吳較祀於其後不能以無異也何也以齊則子於鮑不得子於伍以吳則知有胥不復知有奢以後則不有奢何以能有胥胥而祀於齊則鮑所爲陳祝也神不主異姓伍之祀陰絕矣胥而祀於吳則吳所爲報忠也義不及饗親奢之祀顯絕矣胥而祀於其後則伍所爲報本也禮不先父食奢之祀則長延矣且不獨奢祀延也卽尚之祀亦延夫以長則尚爲後以賢則尚從而後胥得以奢則尚爲孝胥之魂魄寧以身有祀而忘尚之無後故曰吳祀之不若後之人祀之爲其志之所存也少參公旣捐田佐祠更條所爲守祠議以請於守土者著爲籍適余過公因屬記焉余爲推本子胥之志而明其義若此少參公視學吾浙余每過公數椽不蔽風雨數畝不供朝夕乃汲汲於遠祖之祠祀此其義又不可以勿識也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象山令吳侯開下白沙石津記

象當明之南偏縣阻山然越海而隸於郡入郡必問津於海異時舟從黃溪沿流紆迂而北抵岸俗所稱馬頭者也道經海中四十里而過津旁東坑西泥輔以兩塘以束潮流故無潰溢之患亦無壅閼之虞道雖遠勿嘗他苦民未病涉也久而兩塘圯浦溲旁濫則流漫不足漱水因中淤非潮壯水盈舟不得浮而海潮盈縮日有候走郡者候潮黃溪及馬頭潮已縮歸邑者候潮馬頭及黃溪潮復縮往來皆不得直達率中流易舟而濟候則稽人易則稽舟人與舟兩稽則又稽時風濤猝起時有魚鳧之憂而炎蒸隆涸饒渴旦夕又所恒苦已吳侯廉知艱涉狀咨嗟曰水非可人力爭也計惟有避而他易道因從津旁躊躇四顧南指下沙北指白石慨然曰道固在所費鑿耳鑿而截流直渡計程不過二十里與故津孰便而久愁苦民父老子弟也顧無所經費乃捐俸與賒罰之餘爲士民望士民亦幾幸除宿患以永寧佚之利樂輸若務積曾亡何時津成果如侯畫易故所爲害者就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三利焉蓋截渡則途徑不窮日而往來者皆得所宿
是謂近易遠途近則渡迅且鑿深則濟盈渡者無候
易之稽易爲占望而趨避陽侯無所肆其虐是爲平
易險潮不候則不頓於遲舟不易則不爭於疾託載
安瀾若登車輻無礙時寒裳濡足之煩是謂佚易勞
語曰勤農劬下壤上腴言易惡爲美也今象海道
非縮於昔也海之風濤非疏於今航海之舟又非昔
濫而今寧也而利害二易若此豈非勤恤之效哉民
載明德海猶淺矣是時候之佐徐簿者適承檄權吾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古

定稅爲述士民之意謂余紀其事余竊觀恒情徇於
故吏事便於因急繩繁目上下固多所結約而令長
因借以爲口實文法自縛塗耳目之前而希百姓長
久之慮惟冀歲月遷徙以自弛負政敵莫之更民溺
莫之拯後先相顧委爲故常譬膿疽將潰脫有俞扁
擢筋剝骨之術猶萬有一望而庸醫袖手旁睨付之
莫可何而任其自決其有幸焉者乎蓋今天下吏敝
率坐此若吳侯者惘然慮關於民挈利度害不難易
業與百姓更始寧復締結約哉徐簿又爲余言侯在

象起倣易陋邑若再造其開津猶爲小補云侯名學
周江西崇仁世家錄選貢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古

邑令黎侯生祠碑記

黎侯令吾定政既成且徵矣而奉封太孺人喪以去士若民相與歎歎咨嗟志所爲不忘者卽梓山之麓肖侯貌祝之而以碑屬余記余惟慕德以文猶尸祝者以貌也余顧瞻祠所貌豈必盡儀侯之毛髮而唯大致是肖望者皆低徊久之嘗若侯儼然其上也故巧爲儀者貌其太工爲摹者略其細凡侯所爲吾邑至纖悉顧其足不朽者自有在愧余之拙於摹也蓋侯所爲百世之功者一所爲兼利之澤者一所爲易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七

數十年之害而爲利者三苦心而周後來之慮者一定故鎮也國初易而邑而城故鎮也卑且單嘉靖末倭薄城幾陷時方急軍興不暇議增築隆慶初潮乘颶又幾浸於是稍增其北偏直海者而三面猶故城也屬離使者方公行部俯城而危之具訊得往狀亟下檄議而苦空帑費不給郡守吳公爲括府藏贏金若干度不足則請出關稅若干佐之臺使者不盡報可曰姑先最敝者而須後令涉兩歲工不能十四侯至多方經理且躬爲勞來踰年而役竣則新故形

若補苴且筭牙不相錯勢益脆侯熟計苟若是且併棄前功顧無所得費復以關稅請益不報而第檄侯自爲計久之乃得折役與他美若干以興役又踰年而竣則百雉屹然海上甚壯定扼海而邑益全浙咽喉也城固則定固定固則全浙固而東南半壁俱固是侯所爲百世之功者也邑歲有租調二賦皆里所監而租率以嗣歲輸邑之爲里者九十今歲主調明歲復主租而租又有折有本主折者又明年復主本凡此九十人率三歲僕僕受役勞且費侯與里約自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七

今歲始一人兼主二賦盡一歲而更邑人便之請著爲令而來年主租者無所事役錢供城費前所爲折役者卽此也而又精勤簡括銖黍無罅漏合先後城役所贏幾三百金以構雉窩使守陴者有所蔽風雨而百姓則不費毫末焉蓋侯慮悉於一城伸之縮之公裕而私家之財力亦賴以不因是所爲兼利之澤者也邑賦有定額而徵科無定籍里與胥史得互爲姦異時侵負常鉅于官與民兩病侯廉得狀嘆曰弊所以至此者蓋賦名多而經賦者人衆故籍淆而姦

易數也今役併於一是漏卮可漸窒已乃總邑賦而里分之又各計里多寡數而五分之以爲期卽著爲籍及期則官督里又設一役佐里以督其遞遞所輸不及數里不爲登於籍里所監不及額官不爲登於藏且有罰焉法簡而上下易爲守卽後來不能以意更矣邑當重鎮役最繁而所最苦莫倉儲若蓋慈邑所輸租而吾邑人爲守庾當其輸時浥稅不得問也其出納時旁有漁獵者又法所不能窮也而風雨鳥鼠之所耗則罰且償焉故民逃是役如逃死卽稍有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本

貼直無補十五也侯閔然嘗思爲更計會郡太守欲以貼直爲僱直募司啟閉者而出納則官制之下侯議侯力從吏成之而增議優募直使人樂趨若使侯議盡行百姓可終無肩背顧而今眉睫之間亦暫舒矣邑多卒伍寄舍徧閭里則火攻諸具亦宿焉易召火熾烈不可嚮邇里人走王請徙置城外又慮一口緩急左右顧卽侯亦莫能得也已行視城陰得故冶局遺址旁潛水可制火乃捐少俸以賒餘起兩局一以治鑄一以貯炮礮類自是邑以內非召災亡憂具

燼矣此所爲易數十年之害而爲利者也邑西並海有汚田民久棄而他徙業然籍在官賦無所取給其里之長遞爲稅幸一稔以完逋賦非所得已也久乃始成爲田黠者因私構訟爲閒田以白府分給鄰邑庠各半咸以高下賦租侯爲奏記已克邑賦又輸學租是重民困也半奪邑田以爲外賜是鄙邑士也當時卽議不盡行今猶得援侯牘以情赴幾旦夕得復故焉邑乘不輯者且五十餘年侯慨然曰何可當吾世而文獻無徵廣爲採拾且有緒而奪於憂則封畱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五

學官曰以此爲他日綿最夫人情苟其躬之不閱遑恤其後侯於所不得爲則規其終於所不及爲則規其始以視傳舍其官者何如哉此所爲苦心後來之慮者也凡侯所成民造士者不第此自他令緣飾之皆足以收名譽然於侯直其小者余故畧而不具爲墓其大者如此若其具者梓山之石可盡罄乎

侯名民表

字石洲
江西南昌人

通奉大夫貴州左布政使沈公墓誌銘

余在諸生故聞里中稱大若沈先生與少傅名相亞
真兄弟也然未嘗識面一日公來海上過余城陰書
令促席移時禮折而語衷若素來自忘崇知公貴倨
也已余舉於鄉公猶在里及公以左轄自黔入計余
時官吏局數相過驩如海上時余方以公爲儀刑而
公溢然謝世矣傷哉公沒且十年墓尙未誌諸孤時
託余門下士錢孝廉靖忠余謝云能爲重獨公雅知
我庶可藉手報公耳頃之余北上公仲子泰瀨自杭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手

以陸侍御所爲狀授余而申前請且曰願及舟之間
而以慰諸孤之望不能朝夕也余因卽所次爲銓述
焉公名一中字長孺海上有大若山因以自號始祖
俊者宋太學博士生禮部郎悅悅生泰州守豐歷宋
而明凡八傳爲公曾祖宗義公生元瑞卽公祖俱以
少傅貴贈如其官子三人長少傅公父諱仁信次公
父諱仁份初以公考封屯田郎及公在大名以恩
贈右布政使而公祖前已贈官一品不得復贈恩
母任安人贈夫人所舉二子公爲伯年十四補邑諸

生庚午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是年相江陵二子皆第
上第以相旨曲交一時知名士公意獨弗屑及辦事
廷尉曹例以選期遠得從他曹假使事歸猶僂爲相
所尼第以先奉命而後謁無何也已需次得水衡
當權荆關念卽無涅易被名力謝而受牒董他役一
切屏私謁然務去太不過爲刻核以自取名時方

請採石神嶺山公謂今所須者巨石山石色瑩而堅
栗椎鑿不可得完好恐徒費已果如公言而匠又徒
手罷遂大開公復爲議給半直且移治他工乃得解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手

王計者自是重倚公治辦于何任安人捐邸罄橐不
給喪則爲稱貸巧何者終不能媚以私也於曹偶自
醺莫外慰賻一無所受蓋其取予素介雖在總總猶
堅持若此服除補儀曹已稍遷其曹正郎曹事多與
藩邸連有越格冒封者已得中旨旋以公疏爭寢其
制所當得則爲立請不少需以滋請謁也嘗爲秩
宗草疏請朝講請建東朝詞旨婉至秩宗弗能
易也故事儀曹郎率得內轉卽外亦不失學使公竟
擢楚上荆備兵使荆多僑民又多宴宗并罔難治公

至則稍就約束蓋有所懷之已瀕江縣邑嘗患水則嚴飭謹隄防爲備因以爲吏郵嚴一日與諸僚登仲宣樓輿臺忽羣閼巨神五躍水過聲沸傳樓上多錯愕公徐曰此豈所謂行水使者耶吾備已豫亡庸憂已而水果暴至及外郛卒賴以無涇墊初少司馬邢公衡命討播不卽下羽書急集楚師當事以咨公公謂是稚子魄可聲奪若亟遣大將提兵壓重慶而監軍先檄馳之乃可無血而定也已果出就撫邢公訊知計所自出爲首叙公功云公莅官隨所至屢勉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自效著有名跡及當遷又率自引避故雖爲物望所推而自曹郎歷藩臬皆積勞平遷無所優異及擢山東行省叅知過里省太公意不忍舍爲令甲有弟例不得乞養則移病致仕以日娛太公是固發於至情然亦以少傳方貴用事故自藏匿不欲以其時積累尊顯屬世目也太公年九十一乃逝始用薦補閩叅知備兵漳南漳番舶所湊稱利孔璫案者廣誘諸猾豪爲姦利莫可問公伺端入會城密策良有司猝拉斃杖下而取囚當辟者謬爲案以朋奸討璫至悲甚

卒莫能難也番紅毛最黠先賄璫通市危檣忽抵漳門輿公謁督府力言疆場之事公爲主可及璫未請亟集舟師迫使去不當持空言擊璫萬一璫先邀中旨無及矣異日卒有門庭之患公無自遺悔督府竟如公議及番却疏與璫俱入璫疏亦中格闖人至今稱公能扞大患公尋遷廉訪妖人吳見聚舟倡亂汀邵間大洶洶公檄督府集陸師爲聲勢而遣某縣令單騎往撫潛以銳卒尾其後遂縛之及其黨置法亡何徙兩河旋晉右轄駐大名蓋古天雄軍也初意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姑先畀此爲北鎬地而時少傳柄事久不必能盡諧人意卽且移意於公雖蚤自避影猶指之曰此介弟不當令踞要地以埤若址乃徙公黔左使去大名無不人人歎望以爲不得遂借中丞節填撫我也蓋時歲比祲公所爲修教修政無遺德更加意積識多所全活而辨馬孝廉獄爲最著其在荊則所平反大賈席日新子誣謀殺其父獄一日起死人而生之凡以十數功德爲尤大云公至黔值徵巨材商溢受值而多逋貢司帑者以爲詞值遂不至公下令先輸木者

授鐃一日得三千章黥故無成賊軍興率倚辦比壤不時至士卒枵腹不可使公多方區畫使宿飽因稍掄阿袍數種黔殊賴之公時已倦游及入計竣事遂移病歸銓部猶以人言介弟故慙推太常爲若不沒其清節也者公歸踰年病卒時爲萬曆甲寅八月初九日距生嘉靖甲辰三月初三日得年七十有一聞者咸痛惜其年不竟所豎也元配姚先封安人累贈夫人先公卒繼室黃夫人子四泰淳泰灝泰濬俱諸生姚夫人出泰漳諸生黃夫人出孫男十一人延祚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墓

延嘉俱補諸生曾孫三人其所自出與所婚聘詳狀中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莖於郡西紫芝山之麓姚夫人耐誌成余陸陸忘置笥中及歸之明年春公叔子濬來謁始簡而授之俾鑣於石史氏曰余觀沈公生平清恬溫厚稟德讓君子也及其建言任事則又勇於責育神宗皇帝最諱禁中事外庭言及輒重予杖時掖庭拷掠刑酷甚多立斃者公侃侃危言雖蟻螳命且干天和奈何以指使微過虧損天生之德聞者悚慄虞重得謹公亦束身待命者數日疏竟而

中則公精誠所感動深矣黔金筑安撫向柔馴易取以苦豪右侵來謁公輪誠牘使內附遂奉若季盟疏請改爲州今名廣德蓋一日拓疆千里焉其信義足乎蠻落又若此然公絕不自言非上疏時少傳慰書藏於笥及黔請祠者誦其事人莫得而知也公於里中最善大理卿徐見可爲余道及此又嘗稱公語吾輩須牢著脚跟晚節乃不至作秋蓬摧轉若信得命好人亦贏得做雖甚智巧命所不帶終不能力攫也此知公所繇自豎矣閩及黔與鄉皆祠公學宮所著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墓

有禮經補註書經纂註銘曰世之易也榮名斯棘孰舍粹白臯芒鋤色溫如璧孰履是庇而不馮以籍介乎石孰批領鱗而撓其逆矢斯直藩臬克宅猶已饒溺沃以澤荆埃闕斥多事脊脊在且席彼黔之場爾籌爾畫廓日開嶽嶽方伯去天咫尺棄如擲天不怒遺奄委魄遺德爾世名奕奕此俎彼豆無惡射于以銘之永窕窔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加一級兵巡上川東道監
軍督餉鑑止謝公暨配張淑人墓誌銘

余諸生時交道游已申以婚姻誼至篤也道游氣魄
兼人更饒智畧余所心折道游亦謬以器識推余嘗
曰使我循職居官正如汲黯所言無以逾人儻獲常
封疆之任他日或能內贊魯叔安坐而都夔龍之業
蓋自負若此而今已矣惜哉余何忍銘吾道游然非
余銘曷徵焉道游系出平江宋建炎初諱宇者爲邑
令會金兵枳道因家焉四世孫嗣謙元至正間授高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墓誌

安令入 明嗣謙三世孫琛舉進士歷官僉憲其叔
弟嶼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公維寧卽道游祖生道
游父贈參政公太綸皆以 恩獲命母慎氏贈淑人
道游名渭號清瀾已更鑑止生負異質自髫時卽吐
辭驚人而更苦學弱冠補弟子員負篋吳中以所受
贅還執贅所知名士學自此益進每都肄輒冠額江
右饒公特延爲子弟師名聞四方幣聘歲及門道游
先嘗受死友陸應堂託卵翼兩孤爲却遠幣者數歲
道游篤友誼兄故武信陵而弟李文蔚與家太守君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墓誌

衡及家姪長璵每以道義相砥家太守雖前十年舉
嘗稱道游畏友已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授大理評事
乙卯奉使治滇黔獄多所平亭戊午遷刑部貴州司
郎中時有僞篆因發自銓曹而大力者爲居間覲從
輕比道游絜法庭質於司寇竟置大辟河南司帑貯
可萬金會遼陽急議以佐餉發之縮額二千有奇而
封識無恙至者莫能決大司寇移屬道游凡所逮後
先守吏數十餘入道游一不問獨嚴訊最後者曰汝
承鑰時不敢視耶吏不服因繩其弟顧見弟妻方艾
併急繩之妻不勝痛而弟不勝愛遂吐實盡得所盜
物於潞城頓舍其摘發之神多類此已未陞湖廣按
察司副使守衡承所轄郴道兩州最險僅兩守備統
殺手四千餘人爲防而餉則隸州縣久之守備擁空
名道游謂備兵使職何事委筦鑰不問爲條上大中
丞移餉貯州庫令守備會給塞他寶卽使與守令植
目勿顧也在衡永甫六月奉太淑人喪歸然所爲綱
繆無遺策道游魁岸有膂力更膽勇雖黎鬼潛瞰猛
獸突起無怖色諸生中卽旁探孫吳術而習諸武事

每抵掌談安遠長羅之績及在都因邊警精思戰守
方畧著爲說而申以車與陣與結營奇兵大要錯綜
六花合于八陣而極其變具繪有圖至是更參以天
官風角諸占驗家言雖在縷經奮然有振甲橫槊之
氣欲親身試之矣癸亥服闋謁補入長安時蜀新遭
創而安綿道又僻阻巡兵使久虛王爵以擬道游六
月拜 命星馳絕棧道抵綿距綿千二百里爲永寧
故閭穴也宿土客兵及土司降人兵不下十萬怙亂
難制而將帥復倚以冒功併且冒餉以爲利奉之益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宋

驕道游上牒制府朱公亟移鎮彈壓之而身請偕往
制府壯之弭節纔三日卽飛騎趣使監軍事而身還
鎮道游因謂今日之事酷類奕基大勢在全收一局
而對局者在徒食一子一著失算全局皆差卽以天
威臨之亦如從旁之疾呼終不能按當局之手使下
也况監軍者乎今當以申儆將官爲第一著法不宜
少寬也朱公深謂然欲權授以大帥印不可請便宜
從事許之居數日蠻伍大譁索餉道游怒召副帥士
司泰良玉庭跪叱之曰汝石砭裴履耳 國家署爲

帥不急圖報稱乃陰鼓衆欲何爲良玉惶悚搏頰謝
已更禮而好諭之使捕倡首者自贖衆始戢初蘭號
將余四等五人乞降制府納之勅徙瀘州不卽徙屬
黔撫失律水西誘使內應期且定四內弟上告變道
游匿之署中而檄召四弟詰不徙狀以病對異時將
卒有疾病率手自調治因佯爲診視曰小疾爾少待
別室當爲調藥四以爲情勿疑也而餘俱以他詞傲
至廼出所告庭質之胥占不軌狀盡斬以徇時軍乏
餉已數月制府汰令下益洵洵或謂樊龍變且復起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主

道游故示安靜赴閱武場第按籍臚唱而默識其老
弱與空籍者名詰旦懸示所存萬五千人而喬黠者
俱與名籍衆愕不敢動所汰幾十五復爲請鐵市牛
種令寨將吳汝高等率五千人分地而屯餉稍給是
歲也奢寅父子招水潦寨合水西兵三萬寇永寧道
游三破之斬首餘二千級寅圍海子洞寨將朱三鳳
請援先遣郭起柱截龍場壩歸路而與總兵李維新
督所部合兵逐之至寥官嚴寅僅以身免道游謂寅
食乏與監司計賄其黨阿引阿潦擒寅自效而先爲

所掠男女亦乘其饒招使歸多方安輯之所全活萬計乙丑正月提師援黔道經馬嶺壁偉諸皆寅翼也便宜先剪之進屯馬嶺堡餘四旬以黔不應罷師而前所遣者竟斬寅以報道游熱計寅雖授首水西未平難未歇也馭之以撫爲便策而勢不得不先出於勦首逆不剪脅從之徒不懾順者俯首逆者旋抗臂矣昔孔明之於孟獲亦一撫局也然必渡瀘深入七擒之以懾其心始畏不復反蓋撫固若是難也今欲不危而定之數必不可得因上書制府具悉用兵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聲實之計先後之算直搗夾攻之形與兵餉多寡之數確有成算書方達而小河果見告矣蜀隣番落松潘扼吭而守南倚威茂爲餉道而東寄咽龍川中界諸番徠四十八寨而屬於小河道游念龍川無嚴備所藉外護小河耳亟令秦良玉禦之少挫龍川益急乃令遊擊孔全斌率永兵千人輔良玉營河外而身營山箐間爲應援番徠屢挫因遁去時道游先已推山東糧儲參政兵垣與制撫相繼疏畱遂改守上東道士民不聽往須代者至乃之淪監軍事下何朱公

以憂去道游度無與共功因祝釐入都方在塗陞廣東按察司使守雷廉蜀制府爲張公鶴鳴道游治黔獄時嘗主以勦爲撫之說中調黔使張公因得決計以此重道游特疏請以臬使監軍事兼督軍餉益前是監軍皆權授而道游直以意氣自任非奉有專勅故也道游既拜命力疏請帑金百萬爲勦討大畧堅持前策焉道游素壯以久勞苦行間少悴在都忽一日氣上奔填膺暝坐移時乃舒已登途如是者再及家迎謂余曰魯叔仕宦何可知進不知退吾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計亦決矣余笑應之恐是道游病中語也久之道游病頓起而朱公復起制蜀心喜得竟素志遂兼行抵任往還自成都方與幕屬對語忽氣逆急輿入寢門不及扃目眙視不復語第若斃狀凡五日而逝蜀士紳及蜀宦者靡不痛悼謂蜀非朱公不完然非公卽朱公亦不能獨完蜀也乃先時論功僅加陞一級賜白金十二兩謂爲賞不酬功云道游生平誼高而氣俠有至性贈公中歲耳克出入必以意告且時從旁稱說劇事供笑語卒時以就試不及含哀毀踰禮

因致併日之愛於太淑人更時以嬰色娛之諸生及宦遊所入雖一錢必授兄及析箸盡產以讓獨挈弟與諸子徙所市宅而出入一以屬弟不復問但身督諸子攻業時引後生秀者與俱今庶常章君正宸蓋童子時邸中所身造者也道游雅喜薦拔人不必所故識有誣枉不惜力爲營救亦不必其人知蓋陰行義多如此而不爲天所隲何也道游卒配張淑人忍死歸櫬不踰月以少疾亦卒因合殯辛未冬閏月廿有七日卽其地合以塋張淑人爲舟山張翁女翁素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徵女貴擇配數年而歸道游相得驩更相莊事姑不翅道游所爲事母事姒氏若姑視娣氏若弟有奉必以先勞常身先之室無侍姬六子皆所自乳伯姒子亦太視若子長泰宗從入都與諸子同學淑人所爲護持或過諸子拊諸婦以惠而家閑秩如操家雖儉約未嘗錙銖米鹽爲瑣屑僮僕甚懷之乃從宦則御之唯謹道游每言居家得忘家居官得一意奉公無他顧者以淑人解吾意也道游生萬曆庚午六月十二日卒崇禎戊辰仲冬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九淑人

生萬曆甲戌十一月十六日卒後道游一歲爲九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六男子六泰道邑廩生娶鄞陸氏繼鄞范氏泰臻廩生卽余壻泰瑞庠生娶武氏泰階廩生娶鄞劉氏泰登娶李氏泰觀庠生娶李文蔚女女一適林儒官子允元蓋通籍之年所締盟卽瑞亦信陵易簪時盟以訣者也孫男七秉昌憲昌藩昌道出燕昌中昌臻出歸昌熾昌階出余憶道游在衡永時兩屬邑訟田賦輕重失平更十數年不決道游爲盡按故籍先有此重彼輕適相當者因爲絮平之訟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遂息然巡使不無愧失職且介介前餉事因從內中之其收調蓋以此又監永寧時一降首乘亂殺五人而奪其妻將卒懾其驍悍不敢發道游廉得狀恐其逸去令好呼之酋猶自疑被甲出倚馬與語更入與妻耳語者數四見呼者了無異色始與俱來謁先令健士數人待因縛之併召其妻與五人妻訊實立斬之降眾股栗益恭命此皆任事者所難能使少假以年其功業可勝道哉天啟乙丑春 詔銓部訪求堪節鉞者以名聞余舉所知吾明舊兵使洪公與道游

今洪公節制三陟而道游先隕世使余言不徵然欲知道游者必徵余言矣既論次其生平復徵所遺事而繫以銘銘曰國有幹臣后是用又家有幹子考是用譽何以幹之才輔其志又何幹之膽決而智吾見其人時維道游英邁果敏靡器弗周克奮中葉載光先烈匪家是營惟國之恤大恤維刑大刑維兵克明克允克謀克成惟昔之蜀仕者爭驚惟今之茲往者却步衆避獨趨衆遷獨潘潁川一借度遼再留匪曰余勛我方剛匪曰余倅我武維揚景彼蒞臣勒躬盡瘁膚功中棄目瞑猶視臣矢同仇婦矢同穴於惟淑人皎月麗日忍死返櫬含笑歸室同盡者年同垂者德鬱鬱新阡其究安宅雙玉並藏餘輝奕奕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文林郎潁上縣令王君實墓誌銘

去邑近百里爲伏龍山踞岸而飲於海其南王氏所世居歲辛卯邑鄉舉凡三人皆當山南二十里間而君實名最前邑里咸謂地靈所鍾而竟阨一第又終於一令傷哉喪歸自潁伯子履祥得故山之郎家塋卜日以窆按狀王之先可世次者自天衢始國初裔孫禎始籍定海再傳儒儒傳鏞鏞中子爲宗濬卽君實父配邵孺人首舉君實自幼英毅異諸子丙戌補邑弟子員辛卯登賢書及春官罷歸發憤如諸生時丁酉遭父喪辛丑旋遭母喪君實居恆痛不及祿養庶幾成名甲第以顯揚其親借讀禮閉戶冀努力得一當也甲辰復遭玉母喪嘆曰已矣命也夫已自奮曰丈夫在自豎何必階第乃起因謁署德清縣事令雅相重令方毀淫祠力贊以其貲新學宮而身視將作不少間學宮舊障水而屏創爲移拓水陽又以餘材構育英齋所賞拔皆名流歲丙辰移潁上邑僻且曠俗獷悍難馴又比歲旱蝗民非捐瘞則椎剽爲述亡藪而胥徒舞文作姦者又積不可詰君實乃一意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與百姓更始邑雇役甚重上下輸錢幾于中下以爲
差民巧相避賦以賄成廢簪而挾輕費者當下下曰
是無地土耕者雖貧當上上曰是多地大苦不均君
實熱念是當覈其丁多寡而哀益均之地可詭也邑
以稱平邑賦故以錢儲輸皆煩乃更令賦多者輸金
少者輸錢如故上下便之往雇役所賦長吏徒治文
書不與知出納侵逋無算君實爲盡刷宿弊併裁總
收四人謂是贅役也又裁預備倉老人與邑署衙快
曰此不獨贅且爲瘡何苦而歲更富人爲厲也邑引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鹽凡五千有五百食鹽者少卽鹽賈亦僅數人官鹽
壅私販者躍商又得翔其直以規民利力爲請減引
五百且令富民量貨中鹽於其鄉水商佐之鹽法通
行額屯故隸汴積爲墨弁所侵且多積逋當塗以屬
君實爲條上四事行之屯賦頓清蓋君實爲邑大指
在祛弊剔蠹以利民苟民所利銳然行之雖勞怨不
少避其意所欲行雖國之功令與上官之意指亦
不曲徇也邑土平衍民不知有陂渠之利爲度地窪
者導使渠而崇其坊以便潄洩又課使桑棗偷隙以

廣地利邑故疎武備爲合軍民簡之俾有所扞禦且
嚴保甲法時北土流民聚爲盜與里中惡少數盜者
擒治殆盡其造民若此而所爲作新學較則視德清
倍至蓋往嘗有所欲修舉終苦力不迫故爲加意以
自酬宿昔也以此得士民心惟恐以最遷羣千百人
走謁當道爲乞留及奏上考功第上考而君實則以
奏考觸炎暑遂中疾稍平復夙夜治事及春疾劇猶
以歲饒爲百姓請命瞑眩乃已逾數日卒年五十有
六邑人皆爲雪涕君實外英毅而中懷惻怛語無美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三

情華不沒質爲孝廉時恂恂訥訥嘗以醇謹爲當道
所旌及擔事乃更果銳邑尉有少材而肆君實故不
忍掇拾小吏過使終饒臣以邑止一尉稍示包荒及
考緣塗問民所疾苦盡得尉不法狀而尉因君實奏
考更橫甚君實還諷諭使更新尉疑是必上暴度必
敗怙不悛君實太息曰余不負尉而尉負民以負余
可若何乃列狀上竟譴去君實素懲慙摘伏及是民
益大愜心稱快焉乃君實意惟在安民以自舉其職
非有意搏擊徼武健名也君實諱日華別號東旭生

於嘉靖之乙丑九月十一日卒於庚申二月十二日
蓋萬曆之季年也塋之日爲天啟三年九月十九日
錢孺人先君實十有一年卒今附塋珥室張氏子四
人長履祥次履順又次履吉俱錢孺人出最少履貞
張出皆娶名家女男孫四承綸錫綸榮綸啟綸俱祥
出銘曰嶸嶸伏龍綿連達達峙于海東地靈所鍾人
傑而雄奮角培風息以徐沙或躍在雍振驚斯容責
乃棟隆孫范瑗礧躡金就銘迺徙額封錦美製工紹
跡黃龔鋤彼棘叢爰及莽戎荒野安農三快聲宏嘉
奕葉其豐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墓

少司空桂公墓表

此詔加工部右侍郎桂公之墓守臣疏所稱兩河
近世第一名臣者也疏聞天子嘉歎爲下所司於
是禮官請以所實授太常三品予祭葬報可嗚呼
此足以表矣顧未既公生平公嗣高攀繼攀以所手
狀屬表石省爲門下士誼不得辭公先世固陵人後
家汝南公父祥兵部員外郎進四品階母梁氏封
宜人祖蘭以子祥守酒考贈知州及公起家太常
遇今上新恩卽家徵綸命贈祖若父俱太常卿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墓

祖父母並稱淑人公生六歲而員外公病且革太淑
人抱公涕泣不勝曰脫不可諱若此藐孤何員外公
張目曰若不知乃翁孤更藐方八月耳因指公曰兒
骨相過我終大振吾業第謹督使讀勿他慮太淑人
如遺言早夜苦課公時公兄隨喪多外侮計無以禦
讀轉苦初試童子科郡守訝異之凡十六試皆稱指
大加賞識是年獲雋壬午舉於鄉捷聞太淑人痛員
外公不及公成名喜而承以泣因誠以清白毋墜家
聲公泣奉教已丑成進士授金鄉令邑俗負氣少不

勝輒自縊公察其隱次第正律減贖復痛加開諭風
遂息邑士不與豪舉幾三十年公至卽學宮置舍揀
雋者使萃處月課季試第高下以示勸士爭奮起歲
辛卯周中丞以經冠房周世居環堵無可授室公爲
築三楹婚合而賢書適至邑人以爲稱癸巳徵最邑
縉紳謂公在邑四載未嘗輕加一笞過罰一錢歲徵
少羨一銖清操仁政百姓荷大造顧今行入長安勢
不得持空刺幸少自爲計蓋異時令徵率公歛辦行
云公起謝諸大夫意良厚顧某始節何敢以末黔且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單

遺口實於後來爲諸大夫羞念長安中或不以此相
望也及選授得工科給事中會中州大侵人或相噉
懇疏爲請命時楊給諫亦繪流民圖以進上爲捐
帑十萬畱漕粟三十萬石遣御史材者行賑兩河賴
焉甲午視事太倉綜覈無遺竇乙未轉兵垣右職持
節韓藩爲太淑人少病兼道往還中塗承訃痛幾絕
者數四終制不帛不肯如初喪戊戌夏補前職視京
營事與王者力振積弛時六垣半局城與庫與胥皆
公兼攝又起大工并本差被五綬日無畱事公器度

寬太材敏而意慎在劇整暇性鯁直遇事所當言不
少顧避江淮間有漁利者稱蘭溪相公棧所過亡誰
何語傳京師公奮然曰揆地寧以爲販地耶遂白發
其事時遼撫縱邊吏殺掠生口冒功議者虞且啟棠
顧其人廣樹黨相視莫敢發公再疏論劾必得褫案
乃已其不畏強禦類若此庚子衛士於浙稱得人辛
丑轉吏科都給事中是春與較武闈往武會士差次
授十數人餘惟力是視多嗟困阨公爲請如文士則
盡百二十人而後及他塗著爲令方公在兵垣與搆
事終始故事得加秩公意不欲以議論爲軍功樞部
亦不復敘第賜金而已累資遷大常少卿乙巳內
計復移而南時省以請急待報而公亦久候命
都城外數過慰公初無愠色間問公南故笑語省曰
余故知有此行也嘗會推大僚非物望者余守故事
相駁不可畫主者愕然已更舉主名余又持不可相
顧不憚罷又時本兵寬然近人然不能盡適人意或
謂余本垣宜有言余謂其有大功於邊今以小疵苛
求非體且余意雅不欲逐人喙此兩者皆大拂衆宜

蘇文介公文集卷四

單

有今日也。顧南北則奚擇，余實無所不樂。及莅事考故，問禮仰視世室，湫隘不稱。三大祀祝詞，皆不從中。遣文餘六祀供奉品物視。懿文反殺，公謂非所以崇。聖孝特疏請，更始時南宗伯猶以成典爲難申。甲寅冬，公奏考入都，力持前議。當事者不能奪祀，祭俱增獨。寢廟以久不復，更公先後在太常多疏草。與掖垣稿並行世。時公資已十四年，竟滯不得遷歸。過家因以病請，方公南當攝京兆，力謝而就成。均謂得少造士，文數與名流相講學，有所參契。過都門時，門下士五六人送郭外，疊疊誨不倦。自日中至大昃，幾忘取路。從者數鼓吹促，乃發。絕未嘗一語及去，就也。公歸卧復八年。上新嗣服，廣求耆舊，卽家起陞。通政司使旋陞太常寺卿。公適病眩，謂若勉就，則非陳力誼疏，且辭而議者。建言年及與久假者，皆當加銜，遂其志。公聞之喜曰：「老臣以主恩過優，重躋躋意，非有所戀也。」今獲有辭矣。遂疏乞終田畝，疏下。銓臣謂公品望粹白，且積資太常最久，宜超秩以酬併風有位。詔特加今銜致仕。公感泣扶掖拜祝，手草。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聖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聖

疏謝語不忘規諷焉。亡何病，膠不數日卒。年七十有六。衣履端坐，顧諸子曰：「世間惟善不負人語畢而瞑。先是室夜有光，若星墜屋瓦，軋軋有聲，異矣哉。公事母孝，奉訓若律令。所之官皆迎養，甘旨非所嘗。卽他讌會，不先御自傷。早孤，從父老得員外公片言，隻行皆手志以遺。後與人交，無城府，更好振人急。卽鄉黨不惜爲排解，而操行則介然在京營時，得疏舉將材，中貴有欲爲子姓地者，因公視內庫曲意結納，卒不少。狗東征，師還，朝議紛藉，公獨謂勞師萬里，當略過論功不當刻議以沮將士氣。大帥某聞，慙甚，露意且厚報公。正色曰：「吾豈借公議營私者，却不與通。居家約然，口絕不自言人，亦莫能知也。及卒，諸子無所分遺，幾不給於喪。其使走都下爲余垂涕言余察其意，直傷公貧非誠知是爲公大節足傳語，非飾也。又爲言里人素德公，遠近皆匍匐弔哭，庭廡不能容。以及街巷盡填塞，惟恐不得以名通。往從史籍慕陳仲弓王彥方遺事，以爲千古不多見。今乃見之於公，爲附著。若此公，諱有根字，伯深，配王氏，累封淑人丈夫子。」

伯高攀以公廕入太學仲首攀太學生季繼攀舉人
其家世與墓地歲月狀不具併後系俱俟誌墓者詳
列焉

趙丁兩邑侯合傳

余自燥髮所聞邑父母及長而身所事清循善字民
者多有之至大有造於吾土功德足傳者三十年以
往得趙侯時侯丁侯凡三人此吾邑所當世世俎豆
於名宦祠者也今祠獨時侯與於祀而兩侯之至尚
闕余每瞻拜學宮不勝嘆息曰良令蓋不可無後朱
仲卿所爲屬其子家於桐也吾定民之誼何必不若
桐使良令終贗祀第恐久而故老零落則兩侯所行
政或漸泯沒不盡聞於後也爲識其大者以傳先是
令有材者鷄視定爲不足割也務爲太縣治西北界
河而東南則齟齬緣民居故址所繇來舊乃創以意
矩而方廣之令可四馳直北更跨河而橋以達於衢
凡毀民舍以十數斥民地丈計者以百數百姓云何
也自喜得行意更建議特爲督撫開府督撫自嘉靖
間中倭歲視師海上駐節臬署而第建牙以爲觀歷
五十餘年未嘗以爲湫隘也而議忽創自邑百姓凡
居近今府者慮復如縣治故事皇駭不知所出會有
天幸議者以憂去趙侯來代深軫多所毀斥僅度城

隍廟西隙地爲址而拓民蔬地周遭傳之增給直故
今府左界廟垣又附民廬外勢敞而自門及堂廡裁
容參謁而已役凡四月竣先議役時侯謂府爲視師
建則卒伍當任顧慮將帥異議鼓使諄乃多設耳目
自大帥之門以逮哨率各日籍其所私役若而人或
攻石或斲竹木或治塗甃或縫紉刺繡日不下數十
百人積三月籍成私喜曰吾有以籍師率之口矣乃
具議上役不過人三日復日量給粟令可飽主者下
其議備兵使師率猶藉口卒伍將諱不能強使任役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聖

侯乃出所籍上備兵使使以詰諸師率因唯唯不敢
復語卒伍亦喜日得食又衆輕易舉趨若赴及府成
費商稅僅八百金而至今堅固不大煩繕修則侯所
綜理周密足垂久遠矣是役也百姓不毀一椽不費
一錢勞一臂而視落成益不獨經始時過自顧慮者
感誦侯德然不能知侯悉心爲民者若此苦也侯貌
柴立不輕假人色而性更介石簡於世唯壹意周於
民往署中日供率給官直侯一切給市直且或麻焉
不以責民欺也往邑賦隨所賦名僉收戶謂之收頭

卽令輸郡或有他故輒籍收頭產以償不足則不無
累及無辜者侯始至詢民所患苦卽革所爲收頭者
而官爲設櫃以收令里役一人遞監視已收則監者
受牒輸郡著爲令乃里役或不肖郡復爲收頭得者
所誘官受牒而私受券以代之輸先是郡邑猾書多
相與爲姦邑牒輸千則洗百萬則洗千以上郡郡牒
下則復洗爲千爲萬以下於邑如是久之邑積賦無
算藩司數檄督邑連郡吏惟厚索輸者賄不時下邑
莫能稽也及藩檄數下厲甚侯始得聞走謁郡具言

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聖

所輸先自手籍數而後具牒及牒下復手自對籍無
漏而後與銷今所銷牒與故籍具在無少異賦何以
連至是乃盡請府籍歸與積所下牒躬自磨刮則
千百十之上印殊少有異以向白日併洗補之跡亦
見寧多侯未任時事蓋因侯輸法立作姦者不得那
後輸以塞前連故弊孔盡露也凡數日所收實獄者
不下十數輩而邑與郡胥史素有連者皆懼及謀速
去侯幸得無竟是獄乃多造誹語上聞謂諸弊皆發
自郡所侵牟皆積自侯侯又數嚴於尉及學博士之

往與邑比者亦揚之彼上官意不無少移而胥吏又每於邑牒故作違錯乘積牒紛發或卒遽不及簡時雜封以上又或封已發郵而私啟之就字文移易其點畫可以觸所忌犯所諱者以激怒於上官上官又怒於積逋之不能立辦以備微發也摘姦而疑爲蒙發弊而疑爲叢顧終不能一語加侯之守竟得調去及侯去上下益恣邑之賦日清不復如曩日橫累百姓則又侯餘德已侯去之日七鄉之民匍匐四集城內外如堵牆號呼乞留之聲四震侯遺諭之不解自

薛文介公全集卷四

哭

出諭之又不得自晨及晡計無所之乃令僕四人乘馬鞭路而昇家屬隨之馬及門衆擁扶而橫置之前者支肩中者捧腹後者承足戟手簇簇相屬從頂上直抵督府內廳乃下使立竝而三輿亦皆手舉平度如風輪仙槎從空而浮與俱至督府中唯聞人聲啍啍起足下耳侯聞屬皆移置府第倉皇出問故語不及發衆卽掖升輿蜂擁而前輿高出頂傍輿左右者猶極力引臂惟恐其指之不得當輿前後衛也是日所供億人各以其所業爭效凡城所有與所希有或

預置或猝致自堂廡及厨庖靡不克初不復顧狼狽塗拾者復取以供不私攫也其無所業者則爭以力而能負荷自效不惜折肱傷指矣傳聞及郡走役持檄諭使解城門閉不得入投檄而去如是者數日侯度人衆不可諭則呼長年三老前使傳語曰諸民父老情良厚然真愛余者當任余去猶不失故官今若此是因我也我既已失上官意惟去是足解其怒若汝等所爲是再怒上官而重我罪也卽與若輩何利淚與語俱下如是者日數四又告諸門弟子使多方

薛文介公全集卷四

哭

諭意衆乃聽侯出城相隨而泣送於江潯目極侯去舟始收淚散去此萬曆丁亥晦前後也余時游南中不及覩歸而長老盛傳其事以爲異故得詳述焉侯去定越七年而時候自諸暨調凡八越月而徵其功德云如築石塘扞江以衛城且事半功倍餘力併及城內外濠渠今祠且祀不具諭侯徵而代者爲丁侯亦調自閩之大田侯美丰姿皎然玉立性好修整雅容文雅而風稜自著材譎敏達遇事迎解雖姦猾不能欺故吏民愛而畏之其馬上接下則人人得其驩

心爲政大指務興利而更銳意造十甫下車憐百姓
有渡而沒者計造浮橋以濟久之度人力不可與水
勢爭乃罷置嘗臘日從郡還御風雨陸行中塗聞江
中號呼聲甚急停車令從事四出促傍江漁者往拯
之時暮夜人皆怯寒懼及溺第聲相應侯且行且
聽江中聲漸微固疑其沒猶萬一其得救以生也已
及縣急檄走訊則併舟烏有而四近皆隣竟莫能問
也自是益心戒往來數從陸顧視緣江河形如溝瀆
或通或塞而接隣壤處數十畝則盡然爲田過此
又爲通河侯喜曰是可浚而舟也所費人力甚即計
田值亦不能踰百金奈何任風濤虞沒人不關意亟
於農暇刻日程工而身巡行勞來之怠者懲使者置
法凡二十日而渠成紆迴可五十里即往所謂顏公
渠者也渠開於元及國朝而湮幾百餘年至侯始復
故侯乃嚴督小舟盡入河渡者不得復繇江顧橋梁
卑且圯舟不可以帆竟日始達不若渡江乘風潮
可頃刻濟也會侯以憂去百姓亦利速濟而僥幸於
於危舟不杲通然緣江之田資灌於河異時斥澗盡

爲膏沃百姓享其利者三十年於茲矣定風氣往在
開塞間士或科一舉或數科裁一舉不能繩繩也侯
甫至肄士大加賞識謂士若此而所舉乃若彼學宮
不中形家法耳乃延與周視其大者難驟更獨散戟
門移櫺星稍東南向可立就時殿廡多圯度費二百
金又重以兩門非百金不可邑帑無他羨且以形家
之說與門役當塗者必謂非所急併殿廡或不得請
乃弟請殿廡費而兩門則徐自經畫役且與集諸生
語曰吾素不究形家言今弟耳食且以形勢殿廡大
而兩小萬一闕門而於風氣無所關後將若何時諸
生相顧無以復余對曰士在雋氣作氣在新耳且今
士耳目屬於閭閻新則意氣更新不虞風氣之不
開也侯大喜禱而發趾入土數尺得石礎中有孔蓋
舊所就櫺星石柱者也覆故籍爲成化時舊址先是
科或舉一二人多或三二人即甲第有一歲三人者侯
益大喜更加意課士情禮皆前後所未有也及庚子
歲舉四人不佞與焉自此人文稍振則侯之所造大
矣侯他善政未易更僕數繕城其小者也城東北隅

碑石亦具矣趙侯諱思基號雲淵舉萬曆辛酉舉人
 也後調當陽其父爲名御史丁侯諱鴻陽號衡岳萬
 曆壬辰進士丹陽人以憂去其祖爲名憲副史氏曰
 以余觀吾定百姓擁留趙侯狀古攀轅卧轍車軹不
 得行者何足道哉非仁心爲質焉能以獲下若此而
 卒不獲於上何也倘所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耶
 丁侯造士更致力於成民素有循良之美卓矣趙侯
 爲邑甫二年卽丁侯亦僅踰考乃功德已赫赫並著
 輟令得游或謂久任焉足不亦永賴哉或以人構
 去或以天辭去情哉趙侯卒既於令丁侯稍通願
 既於算然民有餘思足以不沒矣余既論次
 追憶故陳丞清恬不擾多惠政最著者在部糧與築
 長山橋其美不遜於令因附著之俟徵往者採焉亦
 所以風也時侯名借行嘉定人萬曆丙戌進士以治
 行徵入爲御史陳丞名懋齡深水人今
 與趙時丁三賢合並祀名宦子獻策成進士官給事

薛文介公文集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薛三省撰三省字魯叔定海人萬曆辛丑進士
 官至南京禮部尙書卒諡文介是編有文無詩奏
 疏幾居其半奏疏中辭謝者又居其半惟請福王
 之國一疏最爲激切其官檢討時所上也

叢桂軒詩二卷

〔明〕吳大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藍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叢桂軒集

二卷》提要

叢桂軒詩序



錄多拙序所元書時引嚴滿派
別寸不物、說得至繁矣、所不曰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乎、元書有兄曰
元書為采芝、遊汗漫忘返元書
附育至始、不意柳溪、惟兄時取諸
歌、後遂成在原乙集、吾見近世風
漓、低薄、利言、倫、輕兄弟、不修為、繼
錄而忘、手是、西、歌、商、商、下、里、朱、門
右族、紛、兄、臂、之、鷹、自、名、不、少、矣、世、道
如此、元書、如、彼、之、性、情、不、能、越、商、商
下、里、朱、門、右、族、者、其、知、仁、義、

人無類也人不類於仁義而何類於道
如之者朱又以此爲仁伯休公爲結
生是爲文家文結雅意以爲大
受由是觀之是審古之後有有也而別
才別類以類依依類

王池
中樵
嚴漱書



叢桂軒詩藁序

嚴滄浪品詩至如那叱太子
折骨還父析肉還母其論精矣
則又曰詩有別本非蘭書也詩
有別趣非蘭理也余始疑其語
謂若湯焉大信者然亘古及今
名流輩出未有不資讀書窮
理而能極其至者及閱里人
吳君元常叢桂軒詩方知別
趣別本莫不有授白於莊生之
言豈無當乎夫詩言志志詠情
也歷觀古人吐詞命藻直寫厥

裏情采燦如生色可把今之為
詩者不務性靈而誇多闢廢
不尋自趣而叫嘯怒張匪蒐
事以配景則傳辭以合韻辟
猶唐宮翦綵趙昌西花亭絲
刺木粧成老翁署鼓鑒鈴郎
當存袖遠而望之非不歲疑陸
然而天机弗流生意盡索要其
所載色澤之間而已形神固不
相肖識者識其為真矣元常
為詩不矜奇不炫異不模古不
師今不標門戶不立機軸不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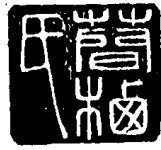
雲月露不牛鬼蛇神矢口而求觸
景而賦所多斷於嘯傲擊乎唾高
歌一寄之篇章靡所不詩靡
所不韻語字字皆吐骨髓抒性
情若鍾居于深澗乎而寄無泉
石之中託志烟霞之表覽其詩或
疑其富濃于淡寫雅于俗有古
人之遠旨深味存焉是豈可以
一班盡耶夫風雅之士必因見博
而後採擷廣遠情生而後麗思
出天若海鯖沙鷺天真爛熳未
嘗見其探古家研四始咀嚙幽蘭

積雪之奇涉躡朱谿坐山之什
鏤肝濯髓与古為徒不知道何
術而詣造至此甚哉乎才趣
之有各別庶免釋氏所稱積
習夙因而讀書窮理之說不
得以通于三隅矣抑夫不獨善
風雅且善友于往年其兄元
善挾秦越人術客游燕趙之
間君壯望懷思神馳夢越棣
華興咏累牘連篇里社誥公
相之高其行恒為叙在原則
流傳藝林久矣茲不具論第因

元善之請就其所為叢桂軒
詩論之在昔賂賔王兕時曾
為桂問答詩贈矣千古而
非始于賂也楚騷不云乎桂
樹叢生兮山之出偃蹇虺奏
予枝相繚賈人懷士所以咨
嗟咏歎而未能已于桂者殆
非漫然元常既取以名軒而
又以署集其興近其自遠美
有艷於淮南神仙要眇之辭
而不然繇此日進其力于詩
綜變化將出騷以入雅疇非

討桂之逸思所引伸而觸類
者祇祇覺賓主問答寥寥數
言大有解氣

萬曆歲在丁巳冬十月望後
二日同里錢希言簡栖氏難
燭湯題



叢桂軒詩集序

余友吳元常有叢桂軒稿行
于世乞余弁其首余曰元常
之先士多敦行博雅其家
稱閭人而斐英當世則畏
之先生也余弱冠識荆先
生傾蓋厚知為忘年交余
以故論先生于書無所不窺
而先生亦喜余嗜學雅稱
同調比
世宗季祈長生術昕夕詞
蹤多倚辦於文靖嚴公

而嚴公則已敢延先生于記
室矣凡所刪潤皆出先生手
一時名彥咸山斗之而爲亢
常其從姪孫也家弟稚少
先授不之素稱其品高才
逸提繕有先民風克世家
學余因是婦文講難壇壘
輒出其應世之暇家咏朱
快善悼內詩在原咏情祖
激烈一唱三歎可以敵薄俗
挽頽綱多花之什詞有悽
惋衆而不傷可以覺浮生

宮艷質盡爲騷人擊賞壽
諸梓人是稿也乃其登山
臨水慨古懷今或月下花間
寫閒曠之真適或霜朝雨
夕吐搖蕩之孤悰無倫五七
言絕近體長篇大都格韻
清逸不假雕琢非大曆後語
也名曰叢桂軒者以藉淮南
招隱之意及楚詞芳馨之
寓云耳余江干魯人向倚服
畏齋先生之教恨不得其
彷彿不妄中郎甫貴之想

今讀元常詩恍移風度翩
翩克肖先生喜先生之後有
賢雲孫也是為序
萬曆丁未孟夏之朔生明通
家眷生金定禮拜手撰



袁桂軒詩稿序

袁桂軒詩稿序

夫詩本性情：發而為聲：叶而為韻：四始六義
如葩經所哀裁自尼父者邈焉寡和它如樂府鏡
歌古澹朴吟也代而降擬者輒有學步邯鄲之謂
唐興以來競作近體近體繁而古體益寡：矣然
近體去古雖遠要于宣暢性情則一也子興氏云
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余于詩亦云余自謝去帖括
之學寄迹袁桂山齋感時序之代還觸烟霞之過
目或家庭之宴聚或朋儕之登臨月夕風晨花堤
柳陌偶與于中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惟以寓懷適
志非欲收帚千金暇日點檢奚囊各體共得百餘
首錄成一帙將以就正冀求郢削爰識歲月于首
時

萬曆歲次癸卯春王正月

海虞吳大經元常甫自序



蘇桂軒詩上卷

海虞吳大經元常甫著

天池山樊嚴激道徹選

同邑魏沈初仲靈甫許

織里錢希言簡栖氏校

五言古風

登支硎山

弭棹逗烟渚買興昇雲谷口泉石佳灌木交繁

陰蓮宇白雲上時聞禪誦音攀厓禮大士偶懷友

通林聖僧不同時風裁良所欽放窠修高翔荒亭

聚鳴禽神駿既行空澗枯艸莽侵扞蘿上中峰選

勝披玄襟晤言無同調弥生訪古心

王百谷

太原負個儻天啟英敏姿束縣宣令名風派冠清

時獻賦排金門不受狗監知上公頗憐才吐握慕

風徽回首思來真歸與禽向期軒蓋環里門燕雁

縱橫馳興文競傳駕爛若雲錦披晚歲好禪悅園

蕉伴若縉半偈許我叅雲裝數追隨

諸景陽

噉喋羣玉山傳聞在南極一峰忽飛來卓立淩水

側偉哉諸夫子誕彼仁智域探玄溯混茫負氣秉

剛直清朝畫省郎竭盡補家職上書批逆鱗投劾

無愠色歸然東林社咸藉為羽翼賤子咏原鵲聊

借抒胸臆寵傲華衮褒章而倏生色含毫仰山斗

何以頌明德義和近中天雲霧喜漸拭西咲望長

安賜環當在即

金顏良

多君學書劍數譽英妙年干世值齟齬每為長者

憐薄遊京洛陌陌結客盡豪賢堂有白頭親策馬亟

言旋歸來理舊業斷酒學逃禪日誦天竺書緇素

相周旋蒲坐未及煖簡書一何遄宵來息魚板晨

起揮馬鞭北上黃金臺頗聞天子宣將軍當授鉞

都護心防邊長驅淨胡氛搖筆勒燕然

五言排律

題選卿張先生

賢哉張仲蔚自昔有高名迺任蓬蒿翳牆看薜荔

紫喜聽雙樹法不食五侯鯖癖性懷薑桂芳襟洽
杜衡礪向垂釣罷松老著書成跨灶成家學掄材
起國禎詩傳多古調交喜附新盟有約濠梁上觀
魚步晚晴

贈林塘還閩

玩世將忘世逢君又別君鴻冥堪獨往驥老自超
羣閩嶠延歸路吳帆挂去雲湧沽鄰舍酒小摘滴
中芹燭短花頻剪杯深夜欲分茲餐沆瀣吐氣
盡成文

餞別金敬仲

先生厭瀾瀾忽動故園心蘿菊思新種庭松想舊
陰興拈詞筆健趣入酒杯深道氣咸推重寸名未
陸沉閑尋須盡日分手欲沾襟儻憶山陽侶還來
就竹林

題郁無奇隱居

借宅成嘉趣為橋跨溪流風烟連數澤籬落控山
丘不出人間世能從物外遊迴坡來野鹿靜渚集
閒鷗菜把資園叟尊羹出釣舟暇時容款曲竟日

共沉浮對客言常放干人刺懶投藏名宜白社搖
筆見滄洲綉羽風將動花蓂露不收乃知神理合
真与化工遊家學成無忝寸名寔家倚尺德堪世
寶莫負野人求

復送家兄之江右

暮年仍作客帆指九江涓兄弟長違別親知更有
誰懷思無間日歸計定何時小酌寒花暝清言夜
月遙相看何限意瞻戀渡生悲一見一迴老含悽
各涓岳

中秋臥疾遣意

伏枕鶻秋半鰥居思轉深衰顏惟藉藥短髮不勝
簪露氣蘭盈曉天香桂滿林青山頻入夢白社早
飯心竹動疎簾影松移半砌陰詩吟違嘯咏父酒
癢招尋廠聽樓中笛聊橫膝上琴恐虛良夜度吸
茗試微吟

山水居

風性愛山水面山臨水居掃堦容迸笋引澗灌嘉
蔬花冷春遊罷茶香午餉餘松高恬睡霍藻寒喜

潛魚疲醉呼隣酒朝醒課子書世情多反覆決策
向樸漁

湖橋夜月

驚巔雄岩色紅梁東大川載將桑落酒來繫木蘭
舡布席雲光淡開樽露氣鮮雙鳬翔斷磧一宿暖
長天謾松風起徐桂冕懸候者蒼阜瑩轉覺
素娥妍水府珠光徹江心鏡影圓衆賓將醉矣羣
動已蕭然石暝藤蘿翳波搖荇藻蘆洲凝積雪
蘅渚集微烟候雁新霜外村鷄古道邊良宵殊盡
興連曙始言旋

臨湖卜宅

余意喜僻隱臨湖卜宅偏寡交惟好靜多病畏攀
緣巧築栽花園溪耕種秫田素心愛山水逸興落
詩篇菱芡經秋實魚蝦荐晚鮮坐看雲起處一鏡
白鷗天

七言古風

張桂軒

移來菰桂甌經秋歲天香月下浮構得閒軒頗

蕭索客來親俯小山遊小山人去花應老淮王八
公音信杳乃知物外煉丹砂不若花前傾綠醪丹
砂無效驗綠醪任沉醉中更得遇禪樂金粟如
未在佛龕

席上

閭閻城外柳藏鴉白傅堤邊人賣花柳條長繫妖
童馬花朵嬌迎姹女車妖童姹女紛馳騁海湧山
中只佳景地勝四時詠吹多林深三月衣裳冷劍
池香水輓轡鳴絕壁巉巖極倒生梵剎莊嚴殊綺
麗禪房結構極虛明生公講臺宜夜月歌聲乍起
蕭聲散何年行樂不登臨何代繁華不消歇石坐
千人羅綺香點頭一奉年歲長竹院有祠存短簿
桂尊何處醉真娘東望吳閭十萬戶日蘭舟載
歌舞萬中藜杖足逍遙長向山中未吊古

慧山

梁溪水石東南秀溪上有山多激湍四時泉响寫
琴聲百尺松枝迴舞袖松間隱暎梵王宮襟帶名
園潤道通藏笙歌供宴樂家珠玉歸房櫬金

屋瑤臺貯歌舞平泉沁水何須數綠繩將繫月當
空錦障肯容花犯雨素苧老翁真地仙手携茶具
品山泉蒲團只与枯禪對自咲生無富貴緣

玉峰

鹿城麋鹿無人收走向姑蘓臺上遊馬鞍嶙峋一
片石不逐婁江：水流水靈自恨山不古鑿出雲
根勢飛舞鏤玉雕瓊待價沽一丘一壑無完土石
瘦山空募州延慚無靈氣吐雲烟深藏勿更供人
玩好情神功去補天

唐山橋

具區茫：浮震維疊翠環繞無端倪秀木籠旋簇
翡翠長波瑩徹堆琉璃東來湖口自光福嗽嶠飛
翔斷還續唐山躡蹠瞰龜峰天設飛梁跨寒玉驅
石何曾到海濱懸知結構借神人鯨魚飛動應相
似烏鵲填來恐未真雲屏烟障空中列秀色四圍
堪攬結篋回乘月醉秋光更擬探梅踏香雪

雲巖

靈巖翠刻羣山中采香逶迤館娃宮兩施去遼鵲

夷子落盡岩花香州瓦舞榭歌臺作梵筵廊廊琴
石空遺址涵空高閣在峰頭不盡五湖欄外浮但
浮已陵無限酒醉來何減洞庭秋

上方

乘野航過橫塘茶磨嶺頭尋上方吳子郊臺秋草
長楞伽寺門霜葉黃越來溪水如練光不信吳已
越亦已石湖森：環石梁行過義人珠翠香月落
夜蘭簫鼓宋但聞漁子弄鳴榔

西湖

武林繁華天下無武林城郭臨西湖城頭日霽鏡
光動水上春來花影鋪絲竹啁啾秋出湖口樓船日
載餘杭酒秦箏趙瑟相和鳴越艷吳娃無不有連
仙舫中梅粉香蘓公堤上柳絲黃踏歌未上六橋
路買咲先遊十錦塘買咲踏歌聲不斷爭苦夜長
嫌日短何不宵來秉燭遊但看日落尋歸伴我愛
湖心月下亭坐聞鐘梵近南屏酣歌枕石亭前卧
不是曉風吹不醒

水邊梅花詞

澗上疎梅著花早香風一夜盈潭
林深地僻人罕知獨對微吟藉
纖艸遙仙山中花滿烟西子湖
頭多酒舫來携紅袖不相稱粉
面羞與花爭妍何如此境家清
絕鏡作波光常瑩徹亭上姑射
洗鉛華皎肌膚若冰雪別有江
城梵處春六街燈下濕車塵
閨人曲裏長絨怨羌笛聲中
倍損神香雲霏波影動俄看青
子梢頭重物色如求板築人
也須留待和羹用

道傍杏花歌

上林紅杏爛于燃描就春光沸
管絃誰移此本江干上
慘霧愁烟祇自憐舞裙歌扇無
消息玉勒雕鞍不相識惟有前
村酒塢時牧童指點消魂客
去年去自芳菲花落花開誰復
知流水乳飄顏色去遊蜂爭採
蜜脾歸相逢一見心斷絕天涯
淪落增凄切東皇有意植根株
何不倚雲栽近日花開此語神
黯黯我咲揖花君罷休不見古
來紅紫陌

登拂水岩

虞阜龍嵒迤路遙躋攀絕頂近
烟霄上方玉殿金扉闕北極
珠官絳節朝古樹長聞風謖
晴空忽見雨蕭蕭銀河倒挂
絳雲磴素輓飛來偃石橋香
閣幡幢縈細練法筵幃幙眩
輕綃千峰烟霧常時合三伏
炎氣頃刻消塵垢洗清欣激
灑衣裳沾濕恠迴颺陽崖電
閃光難定陰壑雷奔勢轉驕
洒上謫仙五綵筆匡庐瀑布
可齊標

金山紀遊

山嶺楚塞接天陰水出江下峽
深激湍隱雷衝巨石迴瀾噴
雪洒高林虹隨日氣橫空飈
龍卧雲中帶雨吟万里朝宗
殊浩蕩孤峰砥柱特崛嶽巍
標遠作金陵障雄鎮斜將缺
甕襟直訝樓臺連蜃氣却緣
濤浪撼鰲簪蒜山一點依沙
嘴瓜埠千家漾水心絕頂塔
光迴雁翮上方鐘響應鯨音
援床尚想禪宗定解帶能令
學士欽舟楫近來爭駭愕
林密入望轉蕭森咄嗟陵谷
頻遷改俯仰江山自古今試
向妙高臺上步酒酣揮翰記
登臨

五言律詩

登北固山題甘露寺

北固枕江流，廻岡擁潤州。蒼蒼分作柱，蜃氣結為樓。甘露何年降，慈雲盡日浮。神京饒勝事，當向白門遊。

賦得池塘生春草之句

春漲溢春塘，春洲春草香。澤蘭含露淺，杜若蘸波長。檐旭明書幌，浮雲近筆床。爾時懷謝客，詩罷欲翔翔。

賦得秋水共長天一色

蔚藍秋水涵淺碧，晚天長灝氣清寒。霧灵朝閃火，陽有無看島嶼。毫末指舟航，始信乘槎者曾臨織女傷。

贈朱砂麓觀空上人

釋子隱空谷，石梁門外斜。泉聲鳴屋角，嵐翠落檐牙。天樂和山鳥，幽香入澗花。但知情白業，何骨問丹砂。

元日值五十喜題

百年今過半，知足樂無涯。歲事占天象，晴雲捧日

華杯浮元旦，酒梅發去年。花老稚團圓，坐春風自一家。

過九蓮菴訪慧泉上人

誰結青蓮宇，玲瓏逼太虛。欲尋開士跡，先禮覺王居。卓錫香泉湧，翻經慧月初。到來談小品，敢憚路威夷。

廣陵朱雲石過訪

別君已十載，蓬髮惜相看。燭短花頻剪，窓虛月未殘。暮年詩律細，清夜酒懷寬。淮海終違遠，應知會

面難

過家弟讀書山齋

雨後乘輕屐，來過阿惠居。幽窓垂薜荔，淨几列圖書。谷邃蘭香縷，山深人跡疎。年光一何駛，莫遣疾窓虛。

過友人池上晚酌

愛尔池上坐，携尊就水開。條魚當鏡躍，鷗鳥近人來。竹色分樵徑，萍陰合釣臺。不須催秉燭，片月到亭隈。

宿家兄寓禪林有感

驅馳不得意空白山生頭錯料十年事
蒼紫百種憂鍾鳴蕭寺雨葉响客窓
秋冉：年俱老相看涕泗流

懷雅少山居秋興

不覲許詢久居然一壑深
澗花溥露冷岩竹入雲陰
調雀歸蘭沼聽蟬坐石林
夜窓呼酒伴唱月縱長吟

風閣與客避暑飲

風閣消殘暑偏宜入夜登
酒杯吾得趣詩句尔多能
竹馬紗窓月小浮玉井冰
不輸河朔飲逸興自飛騰

題張居士精舍

李膺就精舍晦跡營藥欄
花迎法雲媚竹洒慈雨寒
焚香聆禪誦掃葉煎月團
澹然忘色相趺坐消夜闌

乙卯中秋懷陳仲英武林之遊

武林饒勝事仙侶來真時
看銀尋僧便呼舟載妓

遲山容遯絲筆湖色引華庖
冷落高陽會飄零寓宦期
一尊清夜月南北結遊思

載妓賞湖亭牡丹

扁舟携妓遠遶此牡丹期
人似梁園集花如沁水移
玉纖調錦瑟金縷送華卮
對尔不沉醉留情復待誰

池館醉眠醒而咏之

池館頗蕭瑟幽人露醉時
水雲侵卧入日晷覺來移
新笋翠于竹晚花紅滿枝
坐依風樹下嘯茗聽黃鸝

黃鸝

題表林錢抱暘四水館

亭榭重陰合軒楹四水滄
開筵類河朔高枕即羲皇
魚觸荷錢動鶯吟柳浪長
擬迎三伏暑來此就壺觴

過又玄張先生餘適齋

乘興尋高士來過餘適齋
庭花秋更雜山氣晚逾佳
問字人携酒聽詩宦上堦
何當風月夜同調盡開懷

秋夜題家第草秀閣

秀氣騰飛閣幽栖獨讓君披襟防露氣彈劍動星
文華走臨青李書攤暎翠苔不知天祿上黎火絕
時分

訪金雅少留酌梅竹下

可愛梅邊竹相將耐歲華恍登何遜閣宛入子猷
家庭窺梅主山禽坐竹斜主人勤款客索酒對
落花

初夏山中雅酌

賦詩迎首夏布席送春歸杯泛殘花滿盤飡嫩笋
肥翠嵐霏芰服瀑水濺松扉醒酒林風動山禽高
下飛

遇雪泉上人還山

時昔懷分手相逢各向年呼童煎雪乳留客聽寒
泉隔海乘杯渡還山挂錫眠松枝垂薜荔仍偃舊
房前

同金敬仲張曙卿家弟登妙音閣

峭閣淹高會巢由共惠連追陪投酒態飛動各詩

篇法苑環珠樹靈源寫玉泉莫言歸騎晏松月照
迷川

贈賀九嶺淨菴上人

昔人登覽處帳殿作禪林每見歌鍾地俱聞梵唄
音老僧投跡久檀越結菴深一念皈清淨何嘗向
古今

秋日集孫家山亭

秋高登眺勝襟得孫亭湖海平于掌山圍幻作
屏鳥來深樹轉雲傍曲欄停歡暢皆高逸淹留忍

獨醒

携家弟秋山晚行

阿惠同幽事山行渡水濱澗花栖晚露野樹染秋
雲過寺頻聽法携僧或論文雁行飛動處親切不
離羣

方舟過華蕩別張曙卿

與子方舟早行看景物賒淡烟紫野樹初日照汀
花客路揚帆遠家山帶郭斜醉餘分手處鳬雁滿
蘆葭

過陳仲英借硯齋留酌

市遠心逾淨堂深暑不知
林丘君自勝樽酒我何
辭如靜風來暖花陰雲過
遲益公偏愛客重會未
須期

山行逢薛雲卿

出郭收殘雨山行逢故人
問年過半百縱酒合千
巡君獨耽詞賦吾將事
釣倫劇談攜手處披豁見
天真

訪張玅維不值

相過恒不覿山屋掩斜
暝遙想烟霞侶長游鹿
豕羣林深喧宿鳥石冷
抱歸雲何處壚頭酒挑
燈話夜分

贈莊隱君

避世尋幽境携家就尚
湖一遠三昧宅濠上一
潛夫戲添魚和隊棠松
窟引雞林丘藏曲拓絕
勝輞川圖

贈陸培吾

榮歸早挂冠叢桂好同
看嘯集諸賢飲何辭十
日

歡清霜侵鬢易白雪和歌
難袖裏雙龍劍携來醉
後彈

雨後携酒山亭

峰晴新雨過布席小亭
間持此杯中醪看餘樹
杪山塵心時自洗出事
日相閑素有林泉癖能
同野鹿閒

午日留張曙卿

序屬中天節何當仲蔚
臨小樓延上客嘉樹結
層陰蘭醕浮尊溢柏花
照坐深百年憐俠骨酣
暢惜分襟

寄金敬仲

探道真儒者高談見古
今新寒初衣袷舊雨憶
閑襟老去詩才逸狂素
酒興深忘年存意氣堅
守歲寒心

酬王振明

世業青箱舊才名赤幟
新振纓光殿陞補袞見
經綸藻鑑形無遜花生
葉有神濫叨珠玉惠能
不仰清塵

兩夜留張選卿

上客留清話。聯床暮雨時。玉壺秋釀黍。山爨夜蒸葵。
向字行初緩。論心剪燭遲。見君多道氣。指點亦吾師。

新夏寄錢簡栖

不接談天口。不違動隔年。野花香雨細。山鳥綠陰新。
酒德豪能頌。詩情老更真。吾將拾瑤艸。持贈見交親。

錢金雅少之金陵

錢君嗟日晚。解棹信秋潮。路指金陵熱。山蟠碧落遙。
彩雲邀翰墨。素月見風標。貴得秦淮酒。誰家聽玉簫。

慰朱立卿疾

一室空諸有。清心善養疴。室虛蘿雨合。庭翠薜烟多。
報客常聞雁。寫經難換鵝。來朝有起色。重聽醉時歌。

贈王雲鳧羽士

翩翩雲中鳧。毛羽光翹閒。隨海鷗伴遠。棲冥鴻。

翼泛漾。瑶池津。翱翔緱嶺。不何時。朝玉清。化作王喬鳥。

挽金雅少

呼尔、何在哭君、不聞容輝看落月。真氣見騰雲。昔愛林中酒。今情地下文。美名貽不朽。碑勒北山墳。

清秋試棹次衆獻微漪字韻

試設清秋棹。湖頭泛每遲。山容延夕照。樹影盡寒漪。菱蕩藏魚子。蘆花買雁兒。漁郎同調者。高咏濯纓詩。

餞別李青霞

遠性宜衡泌。清修重士林。君能存道氣。世豈少知音。濁酒論文得。新詩綰別吟。醉殘分袂處。雲樹隔遙岑。

訪郁無奇

青山行未盡。綠野得郊居。櫺鎖將軍畫。裙摩大令書。岩崖環小閣。花竹媚清渠。話久還城郭。踈林夕照餘。

天池春晚

香閣鐘聲動。澗池月影斜。園丁呼斲笋。山客喚收茶。未曙先啼鳥。無風自落花。尋幽得此地。歸隱度年華。

客遊懷弟

看山此興遠。野泊未回舟。翠靄團晴樹。香風動早蓮。羣峰迎座出。片月向人圓。把酒生鄉思。悽然憶惠連。

蘓堤晚泊

花堤停棹晚。詩酒正相宜。一雨忽開霽。千峰爭獻奇。雲啣金剎迥。月轉石梁遲。勝地延吟眺。何煩五岳期。

途中值雨

浪跡已經月。曾無一日晴。山頭雲氣合。江背雨聲鳴。海面殘虹隱。江橋遠火明。誰家吹夜笛。忽動故鄉情。

山間夜坐

山閣何蕭瑟。披襟坐夜分。洗心聽瀑水。禮佛對爐薰。

薰月色當軒。滿秋聲遠樹。聞此時禪宗味。絕勝在人羣。

新秋宴集

令節傳秋蚤。涼風先入林。尊移松下石。坐聽竹間禽。病遣枚生發。神清蘇武琴。酒醒金氣爽。羣卉共披襟。

薄暮山行

登嶂多殊色。孤城欲暮天。江楓映殘日。墟竹上炊烟。承菊思元亮。尋芝訪稚仙。山雲迎過客。鶯雀競翩。

翩。

山亭幽酌

亭隈山翠合。石上酒行遲。秋色晴堪掬。幽尊晚更宜。飛帆低遠樹。啼鳥越高枝。片雨孤城過。應催二妙詩。

江干夜泊

挂席過揚子。停槎避石尤。壯心凌北斗。華髮感東流。犬吠江村月。鴻啼海國秋。扣舷歌且酌。清興洽滄洲。

雨夜留客

山樓風雨夕客至慰幽人銀燭生花媚香醪泛菊
醇故交青眼在塵世白頭新擬湖羊求逢相過任
隱淪

月下探梅

隴梅撩逸興入夜訪南枝孤影窈同瘦野香蜂不
知客來山月冷花發雪晴時暫憇松根石聊吟水
部詩

登拂水亭

長嘯春亭午吟眸豁遠天晴雲扶隴石風壑噴飛
泉酒榭虛梁度齋鍾峭閣傳下方多樂事簫鼓沸
湖舡

訪隱值中酒

訪隱村非遠循溪轉石橋驚啼門外柳鹿嚙水邊
樹盤石間棋局垂藤挂酒瓢醉鄉春卧穩山竹雨
滿

中秋無月

小閣宵堪賞江雲黯不收朦朧一片月蕭索萬家

秋花影虛移席螢光暗度樓陰晴應可卜明夜復
來遊

拂水岩進香

靈境朝元早拍蘿一逕偏屏開千嶂遠鏡合西湖
圓影落瑤瑤月香分玉洞天更宜觀海日連袂上
層巔

雲間道中

正解雲間纜回橈畏日斜暮陰侵野樹寒色遲江
花秀向看山得香醪就市賒客中風雨夜沉醉也
思家

秋夜登樓

登樓夜明迥衆色望俱空月白見松窠露寒聞舫
蛩開尊今夕會授簡故人同佳景成玄賞憑虛欲
御風

雨中泛湖

幽情狎魚鳥載酒泛湖潯荇帶紫柔櫓荷香淡素
襟山昏低雨色樹遠入雲陰妙景還未賞扁舟可
重尋

閬門夜雪

凍雲西鄙暝旅泊各爭先卷幔千家雪懸燈兩岼
舡江橋環作煉岸柳驟飛綿黃得吳姬酒探囊不
計錢

月夜客來

月到中庭白欣逢客子來風高桑葉落酒熟菊
開蘭素憐余窘清新羨尔才燭花濃不剪酬唱盡
餘杯

湖林避暑

湖林宜避暑高會即山陽掃石彈棋晚呼杯就竹
涼綠陰驕野潤落日爛川光醉步清溪曲風蓮動
妙香

雪夜懷兄

不作表生卧其如善抱疴野鐘催曙急孤枕受寒
多玉樹同誰看陽春緩自歎遙憐風雪夜歲客
中過

訪友自廣陵歸

覽勝亦多日還家花浚然雲霞隨杖履佳麗入詩

篇竹靜塵逾遠神閒地自偏暑中和野脫猶帶廣
陵烟

秋晚登臺

人間不鹽梯晚眺獨登臺塔湧淮林出城連疊嶂
迴濕雲含返照殘雨送輕雷霽色浮山郭蕭然爽
氣來

聞鯤兒夜讀

有兒稚木魯是喜好文詞夜讀伯憲月晨書洗研
池凡熊人不見映雪尔何辭徑術家聲在漸磨顏

及時

松溪集咏

羣芳松溪集分題秀句新林深田隱鷗雨足聚遊
鱗松窩沾羅袂溪風岼葛巾地偏多妙賞疑醉武
陵春

潤道逢僧

潤道逢禪侶團圓宛坐邊談高揮淨塵激溜洗華
池風瀑飛涼雨雲林逗晚曦稍能據俗累共結息
心期

秋夜書懷

秋宵素癸氣山水入懷清玄覽思瑤島神遊曉未
城隍尊迢迢趣藥石輔長生遊倦仍多病居然類
長卿

夜雨獨酌

冬日過檐短寒宵得趣偏軒檻鳴竹雨山爨起松
烟東燭消長夜掀髯惜老年放懷歌獨酌一醉撥
書眠

掃慈氏墓

迢轉舍悽惻寒山似北邱一尊相酌處雙淚各沾
蒙零露淒淒悲風動白楊慈顏如渡見除是返
菟香

秋暮入寺

禪室迢迢坐圖書置滿床竹軒諸品淨蓮漏六時
長夜靜見朗月風清聞妙香欲除煩惱障合掌叩
醫王

月夜坐家弟書樓

阿惠航幽事樓居迢興除朱魚文水荇銀燭炫瓶

花得白頻搽筆燃爐自煮茶此時有佳趣山月暈
窓紗

席山橋夜泊

澤國樸靈境酣歌夜扣舷水迴珠弄月山峭玉生
烟釣舸維紆岸虹梁東大川弟兄良晤少洗盞復
留連

竹林看月

東城秋月白徐照竹林人影寫千竿淨光涵一榻
句松聲茶灶暖蘭氣酒杯新為問今何夕玄言共

許詢

懷弟讀書

苦心憐弱弟書卷夜長攤徒尔疲精力犹然鐵羽
翰疎鐘霜外遠孤燭雨餘寒霄漢須知已峨冠莫
浪彈

秋晚泛湖

曠望遠峰秀湖天一色明曲隨檀板脆杯泛木蘭
輕樹碧山烟白蘋香水氣清勝遊仙侶輩歸咏月
中行

田家吟

騎馬過田舍溪林樹州堂小槽新醴醅
張定下桃花短牆陰枳殼香年々事耕釣穩卜老
江鄉

春遊曲

結伴尋玄賞逶迤步綉茵朝晴山氣爽
新画鷁聞歌妓黃鸝喚酒人把杯松樹裏偷眼艷
陽春

卧雨吟

檐雨崇朝下幽人穩卧長藥房蒸木早茶灶煮泉
香入夜醒殘醉當春裏眾芳起看紅濕處桃李徧
林塘

觀盆魚

曲檻盆魚小文鱗戲綠波畏人穿細荇得食隱圓
荷野趣閒中習天機物外多悠然濠上樂莊惠詎
能過

山中吟

避跡消塵累雲岫置屋偏岩栖宜澹泊木食厭腥

羶花鳥無冬夏琴尊老歲年山中多道侶親切過
談鄰

咏菖蒲

昌陽仙窟裏九節附雲根貴重齊蠲艸芳掩綠
蓀壽能綿日月採不異寒暄采服堪神舉乘雲禮
上元

酒家吟

繫馬柳枝碧入門柳花香瓶開綠色嫩醅濃鵝兒
黃坐就山窓雅杯傳春日長小姬能壓酒勸客盡

餘觴

畏寒

氣衰常畏冷索酒換重裘倦鳥飛還止長河凍不
流雪侵松下榻雲鎖竹邊樓也稱山翁飲狂歌老
一丘

復遊

郭外多風景三春凭度行踞岨看瀑水經樹聽啼
鶯野館花逾媚山爐酒復清揆囊曾不計取醉過
浮生

携艇

訪隱移蘭艇輕撓破浪花野烟紫竹淡江雨入村
斜簷僑遊踪遠山川縱目賒水迴橋斷處多半是
漁家

卜宅

卜宅臨江渚居然斷市塵軒楹宜水月林樾護松
筠茹素餘生穩歸禪老計真遺懷頻釀酒暢飲叙
比隣

咏松

松策知名者千秋語似宗偶延秦帝輦遷獲大夫
封椒古皆為石形奇半作龍何時登日觀隨路訪
遺踪

咏竹

千挺碧琅玕分叢傍曲欄寔垂將引鳳梢偃欲栖
鸞淇澳風徽遠湘江淚點寒主人何必問一任子
猷看

瓶花

淨几碧紗窗瓶花亦自芳紺姿霞借艷素蕊雪凝

香帷下留春色筵開引客觴任教零落易點在
縹緲

登眺

吾与二三子憑高騁望賒愛山勤躋屐見竹欲携
家洗盥臨寒溜論詩對晚霞松風入懷爽吹我葛
巾斜

冬月

絕勝寒山月嬋娟倍可親清暉留片石素影寓叢
筠境宋聞靈籟霜高淨陌塵寥天懸玉鏡觸目彩

華新

新晴

久而高懷阻新晴吾眼明林臯鳴鶴鵲花柳媚檐
楹貫酒過隣舍論文合友生香風拂襟袂鑒落不
辭傾

排澗

鰲景何曾遮春天不肯晴雲未吞郭樹雨至失江
城鳥語時雖滑花光濕未明無從破孤悶且合酒
爲名

席丘

歷遍名區蹟靈丘始淩臨苔涵劒池月榭合講臺
陰日夕登飛閣雲開見遠岑岩僧靜相引探古恣
幽尋

山行

端居無俗韻看屐入山頻花事晴相媚松風爽更
新鶯啼臨澗水鹿迹采芝人過寺僧寮僻踈趺話
淨因

菽棹

吾將菽孤棹幸與靜者同出浦見遙岫扣舷歌大
風斷雲隨雁沒落日逗湖紅烟大渙村暮蘋花野
水東

中酒

晚來思酒甚入夜興如何山月供吟笑鄰翁就飲
過追歡醒處少得醉時多一任沉冥久岩扉掩
薜蘿

乃夕

歲時驚乃夕索酒可寬憂江雨收殘暑梧風動早

秋長林高鵲隱低戶玉繩流佳會憐宵短更殘尚
倚樓

慰兄

慰尔客中索携尊泛棹頻青燭照綠酒白髮滿烏
巾晤對情何翕飄零老更親頻年滄旅食歸計幾
時真

蘭園

蘭地營蔬圃羣芳取次栽短垣依水築低戶面山
開樹暝多禽語花時有客來老懷動日涉流慈藹
菴苔

對雪

江國風威凜山城雪片新征人悲失路漁叟喜垂
綸凍樹飛花早疎梅着粉勻蕭然閉門者高卧待
陽春

雨閣

日夕登飛閣山雲湧不開松壇巢雀近楓浦斷鴻
哀卷幔秋雲合懸燈暮雨來此時襟賦業愧乏仲
宣才

漫遊

出郭已十里夷犹引興長
聽泉坐松石問酒過河梁
谷暖藤花紫湖晴荇藻香
素心愛流水隨意泛孤航

寒夜

寒夜披裘坐冥冥
山雨未風聲
鱗牖竹春色上江梅
小窗禁書冷嚴城
鼓角催燃爐破寒
宋細酌把深杯

有感

秋雲看變幻浮世任波瀾
招隱山無桂論交室有蘭
鳥聲催進酒嵐翠入凭欄
晚節諳幽遁松筠耐歲寒

歲寒

閨夜

飛閣聯珠斗迴看應接勞
山光素卷暢秋色入揮毫
桂月搖金粟松風捲翠濤
况當三五夜羣芳興弥高

晚行

晚樹懸霜月寒潭落曙星
樵歌方伐木客語乍揚

船日上山花媚烟浮江柳青
村帘沽酒近暫尔慰勞形

旅泊

漁大青楓岸邦溝獨夜舡
推篷觀海月搖筆染汀烟
珠斗聯平野金波擁大川
咲歌凌灝氣孤雁唳遙天

感懷

風高下木葉掩卷坐淒涼
破涕懷慈母聞砧念孟光
寒蛩喧曠野隙月逗空床
悵悵離成寐何當秋夜長

夜長

避暑

景當三伏序河朔勝遊偏
蘭渚鳴孤雀槐陰响暮蟬
携壺避煩暑開閣俯晴川
醒酒清香入南薰動碧蓮

野望

西郊馳騁望秋色遍湖鄉
調雅支藤杖看雲踞石梁
山青霜葉紫洲白水蘋香
暮景掠詩興長謡送夕陽

夕陽

燈夕

幾處星橋跨千門。火樹新笙歌。宜入夜。燈月并觀。
人巧笑。未遊如狂吟。任酒民不知。山郭曙。旭日上
松筠。

一室

一室泯羣有。虛庭集衆芳。堦前喧瀑水。檐外响風
簷。候客頻開席。收書漸滿床。近諳脩慧業。斯夕禮
空王。

種菊

栗里高人遠。清風爾獨存。採籬園小徑。種菊理荒
園。按譜移新種。分泉灌舊根。花時期載酒。晚酌就
東軒。

用拙

用拙交遊寡。岩栖晚計長。種花分野趣。疊石抱山
房。展卷留松月。鉤簾進竹涼。蒿蓬滿三徑。不敢望
求羊。

屏跡

屏跡存吾道。時看貝葉書。檐花敲入戶。石溜細通

渠。蓮社東林寺。茆齋北郭居。洗心空滓穢。恬淡得
真如。

有客

崇朝香雨細。一室掩梅花。有客情何逸。過從路不
遐。河魚收曉市。園蕚剪春芽。鄰舍新醅熟。能令稚
子賒。

一壑

一壑藏修穩。裨机久自諧。淨居宜物外。幽隱勝終
南山。色供朝誦。溪聲入夜參。了然吾事畢。飯向老

瞿曇。

湖上隱居十二首

放艇

漾艇玩鳬鷺。浮踪不可羈。偶携茶灶去。爭訝是天
隨。

種秫

湖田宜種秫。扶杖閱春畊。樂歲行堪待。糟丘信可
營。

捕魚

漁子集湖端輕棹蕩水烟呼僮探微竒我老已忘

採芹

携幼步汀洲香芹滿蒲潭采之不辭勞可以羞嘉

效霍

道林為我師凌此凌霄姿六翮養既成九皋隨所

荷風

荷花泥露紅荷葉翻風綠蒲箭湖上行如遊衆香

柳浪

光風吹岸柳纖作絲波紋搖蕩侵歌席何嘗濕舞

水鷗

浦口鷗千隊遙疑雪湧來忘机堪翫弄相傾不相

蘆雁

正鴻霜後玉翎翻托蕙葭花白涵微月猶疑翰海

漁村

湖曲異朝昏漁家各有村花時人不列徒羨武陵

烟帆

晚色尚模糊春帆似有無山烟入湖而勾作輞川

楓浦

浦岸楓千樹時時繫酒缸一經涼露染雲錦爛長

子夜四時曲

綉戶花將綻金堤柳漸齊春光正駘蕩容易使歡

池館日長時髻鬟慵不館芙蓉傷檻門蓮子長在

眼

螢階莫始落月窟桂初圓懽慶成双夜儂當二八

年

燈前埋刀尺指寒霜露濃
縫針粘線線夜夜與歡

苑源

松翠連雲合桃花逸澗開
寄聲高蹈者不是避秦

暮歸

野寺訪僧歸長林發秋籟
山犬吠竹間兒童候門

登眺

披豁坐峰頂了知塵世空
滄洲殊不遠回首羨冥鴻

白鷺

鬢髮莖々短衰遲可奈何
曉寒羞覽鏡絲較去年多

觀梅

月浸空山影風含近水香
倚筇吟興逸東閣想何郎

適意

籬下黃花新山中白酒熟
候客接孤松洲尊傍藜

晚眺

浦口浮殘日山腰介斷虹
微風吹浴鵲細雨弄飛

出門

開門見流水出門向青山
朝訪烟霞侶暮隨猿

泛舟

泛舟及佳辰集我同袍子
綠酒佐香芹往來在山

徙竹

誅茅開僻徑徙竹補疎林
但適王猷興何須解斧

春晚

花團綺戶春鶯啼綠
窗晚日華浮玉波風光動

野望

野水無天碧江楓帶烟紫偶合漁樵言山城秋月
起

采菊

采菊盈一囊還山釀新酒期我素心人沉醉過重

九

對雪

雪剪瑤花碎冰垂玉筋斜茶鐺鏽六出風味傲陶

家

無題二首

可愛芙蓉花嬌映秋月舉手復逡巡羞將玉蒂

折

羞靚雙鴛鳥相依戲水千停針腸斷雲倦倚綉床

看

旅泊

鳥啼霜樹冷旅泊曉風酸夢斷思家處蓬窗落月

寒

拂水

勝槩臨山亭飛泉挂石鐸風迴倒噴珠作雨和烟

濕

渡江

久客渡江晚歸蓬信潮迫江雲起處低江月照沙

白

聞笛

江城誰弄笛聲過度江雲秋浦寒山月寒清不柰

聞

臨江

霞明江水淨潮落江帆急白鳥向斜陽啣魚沙渚

集
轉
軒
詩

五

客至

江雨寒梅發山房臘醅開故人還就我論舊且斟

杯

天池

天碧挺峰蓮池清卧岩柏風吹澗戶香樹茶花

白

晚起

窓蕉晴弄日并樹曉啼鴉起整雙蟬髻粧樓喚買

花

遺興

野情在山水酒興翊詩篇地僻多幽事梅花細雨

楊柳

風綰青絲弱烟籠翠帶齊隋堤不可見細雨暮鴉啼

卧雪

高枕卧溪雪朔風朝更寒誰為洛陽令立馬向衣

安

雪谷携歌

谷口凍雲合天寒冰雪深但聞歌調苦華路杳難尋

又

積雪翳空谷誰歌行路難鳴琴雖欲奏指冷不堪彈

鴻雁曲

鴻雁不失信秋高向南國豈為稻粱謀明信中所

惜

又

鴻雁乘秋至隨陽序不憊高飛避矰繳刷羽泛清

山中隱逸十二首

尋梅

何處早梅開香風谷口來前村微雪後策蹇興悠

訪僧

金刹白雲中多息心侶幽期在松蘿不作塵世

語

采藥

駕言遊名山去采不死藥只待羽翼生翱翔在寥

刪筍

離根春笋多薄取羞佳客意愛龍孫相看共珍

調雁

調雀步閒庭長鳴渡軒窗時上翻成任尔凌霄
去

樊塢

柴車下危阪樵唱响空山稚子歸常暮松扉且莫
閑

楓林

青女染高樹寒岩生紫烟芙蓉開木末未足与爭
妍

松濤

避暑長松間松濤晚來怒山房如葉舟六月江門
渡

飛瀑

飛流掛斷崖探玩松陰靜漂瞥成雪花衣襟覺微
冷

聽鶯

黃鶯出翠微啼我門前柳嚶嚶聞好青脈脈懷良
友

收茶

夜踏武夷月晚披陽羨烟挈伴摘吳州須乘穀雨
前

訪道

眾木羅青山深景幽索中有靜者居茹芝卧松
雪

子母雞園余兄弟俱勇失恃終天罔極未由
見永思之忱偶友人善丹青因繪子母雞圖
展玩間不啻羹牆之視也聊咏短章以志感
云

嗟彼子母雞花陰事棲食母呼子即來子去母還
覓三子從母行二子撲母翼一子負母背啾啾
唧唧母得一粒黍啄彼蒼苔石欣子來趨唯恐
不均一母當飼子忙舍飢待終日羽翼何難振愈
添顛顛質吁嗟物類中慈愛至于極不知子長成
何以報母德

叢桂軒詩上卷終

蘇桂軒詩下卷

海虞吳大經元常甫著

天池山樊巖漱道徽選

同邑魏浣初仲雲甫許

織里錢希言簡栖氏紋

七言古風

謁雲栖蓮池大士宙贈

雲棲林壑羣山圍幽蹊不礙行人稀紺宇金田寂

深秀蒼烟翠靄常霏微法師本是廬山遠日對洞

雲任舒卷脫巾高座髻生珠擁袖空崑足生蘭宇

侶追攀蓮社遊寶池之水接龍湫中間白藕花千

朵香徧諸天佛國浮甘露門開一何廣直指真空

破羣妄燈連月彩天上明梵襟潮音浙西響皈依

稽首猊座前摩頂眎我兜羅綿片言了悟無生旨

曠劫應知有宿緣坐久松梢靈籟發天雞唱徹烟

嵐豁相辭越嶺問歸途四應香臺夜來月

贈見西程文學

綺歲肩才揚美名大彰毓秀形神清學堪濟世三

冬足辨君懸河四座傾駁骨未收玄鬚改門牆桃

李俱霜、獨懷良璞泣荆山誰惜遺珠在滄海迹

歲超方好淨緣時探覺路禮人天長持半偈香林

下默結瓊跏綉佛前知尔妙明未曠劫以茲精進

誰能及乘時且現宰官身不碍兼修居士業

贈雲石朱山人

居家生長南沙里著古清修好文史虞仲山頭勘

古碑言游宅畔尋遺址挂帆天塹下揚州酒社詞

場多舊迹、小書古推前輩五字新詩羨寡儔我

昔尋兄竹西路桑梓情深垂春願相逢頓忘悲路

岐促膝論文見情懷自此傾心悉故知每憑鱗羽

寄相思閒春買得邗江棹共續荒城吊古詩

訪錢文伯山中讀書

尋君躡屐翠微裡君架一室松蘿間散髮披雲同

笑傲臨流踞石聽潺潺潺潺可听雲可閱掩映松

觚思超越得兩蛟龍自奮飛凌雲雕鶚堪橫絕群

噴書下彈冠起跨馬着鞭遊帝里帝里天高紫色

浮英雄盡醉曲江頭四瞻故國青山遠雲自高飛

水自流

泊舟湖涓過尚湖庵看菊

纖艇湖波霜葉散，輕霞綸湖水林間。法侶喜相迎，更有籬花伴。徒倚舟中，寒芳近綠尊。衆香圍裏，不須論迴繞。咲傲皆禪悅，况漫滄波有月痕。

藤溪訪僧園

隱霽雲岵斷橋，狂蛟欲顛老臥。怒啼鳥啞，松風哀行人不敢谿頭過。林中精舍有高僧，留客談禪對一燈。童子提瓶供茗汁，破深谿上鑿寒冰。

雲山采藥園

飈輪卡暇尋玄圃，忽見名山似天姥。絕壁犹含太古雲，重岩不斷空濛雨。携筇采藥麗眉翁，露氣嵐光互吞吐。攀盡金梯不見人，鷄鳴犬吠知何許。

竹溪調雀園

脩竹擅飛溪水淨，剪來一片瀟湘景。松風自奏杏壇琴，蘭氣忽侵陽羨茗。芳叢老宿步溪隈，欲舞不舞空低迴。塵尾輕麾發清嘯，長鳴颯颯涼風來。

湖山烟雨圖

湖波澹，望中杳山氣濛濛。不知曉而外，疎峯竹樹微烟中。斷磧茆茨小，米海岳高房。山醉墨顛狂，伯仲間雲深。樊徑尋難見，風逆渙舟撐不還。鏡水涓稽山下，此景懸知更滿。洒策笠須將釣竿把。

七言律詩

答諸文學先生二十二首

錢功甫

王孫老去樂幽居，靜掩荆扉日著書。閉國浪傳班帶所，藏名真喜混樵漁。栖遲擬傍梁鴻廬，國籍還充惠子車。莫恠清時縵壁晚，向來都市有干旟。

趙凡夫

寒山居士好岩棲，隱搽真堪潁水齊。四照寶花環綉閣，九衢瑤艸覆金梯。遊鑣截去雲遮路，野衲經行月過溪。我亦素心修慧業，白蓮社裏願招携。

錢尚樞

微君讀書三十秋，酉陽汲塚靡不搜。挾天飛燕失屈賈，炙轂傲岸輕王侯。一門簪紱傾吳下，爭引陽秋定聲價。中車欵段指維桑，駭駟華軒道傍迂。

文文起

家藏太史校來書才地應堪典石渠自信碧山終
不負預從丹壑初幽居間拈條筆傳先賢海內爭
求流琰鵠龜衣寵光堪不朽襄陽耆舊是陳編

嚴道微

檐帷曾現宰官身長嘯投冠作道民恬暢新齋塵
垢遠清嘉舊里土風醇琴書過客皆稱妙文酒娛
情善養真歌出郢中當屬和愧無高調似陽春

徐仲元

抗跡南洲志操堅由來孺子冠前賢
聲在宛爾鬚眉画像傳基局隱蒙娛歲月墨池詞
筆弄雲烟言還舊里心逾曠製作篇思入玄

金敬仲

天行雲卧不知貧直節高情類古人淨社素諧修
翬業醉鄉差足老閒身臣稱州莽慵干世居有衡
茆善養真誼忝通家存意氣論文奕葉轉相親

謝信夫

鶴人佳句謝宣城羨尔相承着美名酒後劍歌饒

俠氣花間詞筆膽才情雲扶野艇浮家去兩足春
田課子耕擬費一壺陪杖屨仙山莫負采芝行

孫子衆

年雪色瑩山堂鵲見青雲接雁行當路掄才收
國士名家濟美擅詞場牛刀動處安岩邑鳧舄領
來自尚方待看政成應驥展得無高眼似孫陽

金雅少

文藻鵷人海內傳放情一壺隱居臨石林夜吐松
梢月節屋秋繁報葉烟詩動少知和詩興同元
亮北窓眠愛君門外滄浪水長泊携尊問字船

魏仲雪

名家世業寶遺經溪上高齋倚翠屏賀厦已看未
候燕捲帷犹自煇秋螢江頭曲宴花間醉禁裏疎
鐘雨外聽畫錦有期嘉慶近向奇還許叩玄亭

李培菴

雄襟襟迥嶺岫重山扉魚近水溶々但看庭樹泰
雲秀不似溪花隔岫濃上國辟書當薦鵷諸生搗
藻喜登龍清風久欲追元禮擬聽秋聲入勁松

歸澗瀾

齋閣虛明枕翠微。山間花木弄清暉。醉噴落絮粘
蘭佩。靜玩閒雲上薜衣。不檢酒狂存道氣。常因墨
妙裁。天机通徹。奈輪蹄。晷清宋長時掩竹扉。

陳仲英

孟公高隱世情疎。十畝青山稱卜居。人種杏花和
宿雨。自將靈藥洗清渠。縱遊吟就吳囊。州博洽探
餘。鄴架書。即有客來枝輶處。淹。肯放綠尊塵。

姚鳳來

背郭幽居淨垢氛。柴門長掩一溪雲。蒯緱老去猶
為客。觀石傾來只賣文。野史僭稱牛馬走。舊遊全
是鹿。塵羣鳳。琴倘有將雛曲。為向西庄柳浪聞。

桑獻徵

往哲宏才動兩都。今君高視眇三吳。老知當路難
技璧。却悔童年不棄繻。敏捷自來詩有法。頽唐常
托酒為徒。雄心分向旗亭。醉倚蒲梢汗血駒。

徐陽初

南州甲第世嵯峨。誰似夫君麗澤多。神駿絕人憐

赤驥蟬娟空自老。青蛾衛生烟島搜。芝朮埋照江
泉就。薜蘿海內競傳新。樂府青樓紅粉盡能諳。

蔣雲卿

家。花月治芳樽。虛左招邀駕短轅。但有笙歌如
沁水。即將詞賦擬梁園。賣漿未遂高人計。說劍誰
酬義士恩。爭慕近年交道廣。阿誰肝胆似平原。

李青霞

峰迴迴環氣寂清。徵君肥遯著書成。魚閒自得濠
梁樂。雀老曾聞日下鳴。任俠借交憑短劍。說詩堅
壁擬長城。相逢未報瑤華贈。欲倩冥鴻一寄聲。

錢于石

王孫卜宅碧山阿。日有求羊伴嘯歌。不羨雁行能
奏賦。爭欽蘭玉早鳴珂。名高鮑照詩篇逸。才亞虞
卿著作多。喜尔玄亭清宋甚。向奇莫厭數相過。

朱立卿

平橋曲岸樹森森。南市潭如柳市深。風颺茶烟紫
竹塢。雨添苔色滿庭陰。拈杯夜把離騷讀。弄筆時
攤襖帖臨。時語愛君多道氣。不妨芒屨遠招尋。

吳昌生

羨尔幽棲遠世塵。岩亭泉石養清真。壺觴結社招
詞客。歌筵恭禪訪道民。貝葉工夫蓮漏夕。梅花消息
竹房春。即看西癸澄山部。何處相期話淨因。

覽勝二十首

謁三天竺大士泊舟北新關

三竺尋真擬十洲。暫依汀柳繫蘭舟。試談佳麗神
先徇。遍覽靈竒興始酬。江樹醉靄驕夕照。晚山環
翠壓寒流。呼童點檢漁吟履。明發蘓堤汗漫遊。

秋日謁雲棲蓮師留宿賦之

迢遞來歸選佛場。威紆石徑蔭松篁。月窺精舍墨
花公。風度袈裟圓月葉。香無盡。燈傳震旦有時仙。
枕落錢塘跡。跌聽演三車法。金磬敲殘夜未央。

長橋即事

蕙葭洲渚帶微霜。繫艇長橋窺渺茫。地入松陵饒
積水。帆來笠澤掩斜陽。短篷白舫漁垂釣。小店青
帘女賣漿。耐可賦才當屈宋。宛疑風景似瀟湘。

遊玉泉寺

精藍泉湧玉為池。陸羽當年竟不知。松鼠啣花穿
石竇。神魚吹浪躍寒漪。梵音風送青山暮。禪室香
消白晝遲。信是勝遊非易得。摩挲苔壁一題詩。

登六和塔

客子搜奇未擬回。更攀寶塔倚崔嵬。越山南擁千
峰迥。浙水東流匹練開。不斷慧燈傳古刹。何年劫
火熾香臺。江波難洗孤臣恨。天半秋濤殷怒雷。

蘓堤晚眺

誰種桃花春滿堤。漁郎潭訝武陵溪。絲風翠柳千
條軟。屏列青山石疊低。倒影樓臺天上下。斜陽鐘
磬寺東西。六橋名勝曾遊地。常倩岩雲護舊題。

武林歸渡遊席丘

靈丘重覽一尊便。越水吳山復悵然。西地壯遊塵
外跡。千秋霸業夢中烟。風飄梵唄長林迥。月泛笙
歌豐艸芊。論茗試嘗慈井味。何如昔日席跑泉。

靈巖懷古

靈巖高聳翠微連。芒屨初攀鳥道偏。樹接蘇門烟
水外。帆來震澤酒尊前。櫺廊遺响存寒澗。舞榭餘

基屬梵天。回首吳宮佳麗地。斷碑荒州自年。

登天池山

探歷名山不厭勤。衣間香霧細氤氲。嶺嶺道邊
崖折峭。舊松杉一水。分竹徑斜懸。紫錦石蓮峰直
聳。抱鮮雲上方。初地。鶻荒殿林下。時逢鹿豕羣。

遊上方山

上方刹隱薜蘿重。塔倚高亭眼界空。孤島翠連吳
苑樹。千帆浪捲具區風。僧鳴壺磬聞林外。客載春
觴入境中。吊古治遊歸騎遠。扁舟橫繫石湖東。

秋晚過太湖

風捲平湖雪浪高。洞庭秋色正蕭條。黃花故園將
歸賦。蓼柱深山不待招。一棹凌波寒入暝。片帆落
日晚生潮。極知無限窮途感。愁聽吳歌酒半銷。

遊石湖

楞伽茶磨巖嵒峭。畫梁夷犹蕩素波。嵐氣欲扶朱
剎擁。湖流曾照錦帆過。風來水閣荷香遠。雨歇山
城樹色多。零落霸園絃管盡。橫塘田得采蓮歌。

惠山觀泉

不到梁谿又幾年。九龍飛翠景依然。蒼苔未得盧
仝譜。選勝遙尋陸羽泉。雨歇松根聲決決。雪殘石
上玉涓涓。微吟甫就天將晚。戲揀琅玕取次鐫。

臨瓜步欲登金山

雨後看山晚更佳。潮生衣步失平沙。鳥隨殘照渡
波去。帆度長江片。斜向法寶坊思出。來真瑤
島合。含霞蓬壺便擬乘風往。不必重尋貫月槎。

維揚曉行

客裏囊書送故鄉。曉行匹馬下維揚。雲深雀啖烟

蘿月。水隔鷄鳴野店霜。吟對蘋花江上老。忍看梧
葉雨中黃。還家裁脫風塵事。坐釣清溪治小堂。

登茅山

靈山取次禮仙曹。肅穆琳宮熱氣高。洞裏羽人持
寶籙。室中玉女奏琅璫。符籙老雀衝烟下。仙隊飛
猿抱樹啼。極目秣陵佳麗地。舊都城闕擁神皋。

遊揚州梅花嶺

招隱尋梅步屨遲。梅花嶺上雪差差。師雄仙跡今
安在。何遜風流月自知。幾樹殘香蘭並玉。半岩疎

影竹交枝明朝姑射還來賞莫遣封夷一夜吹

登金山

指點名山處、通荒城西去秣陵東。千帆壓浪驛
鯨鯢。孤塔千霄截雁鴻。三國遺踪殘照外。六朝餘
恨逝波中。勝遊恍在蓬壺上。回有人間事、空。

其二

絕島玲瓏水面浮。躋攀却喜稱清秋。聽經龍卧雲
園藏。乞食僧歸月滿舟。千里烟濤吞海向。半空嵐
翠撲江流。依稀樹色蕪城遠。訪古還應恣冶遊。

遠遊歸棹

鯉魚風起送歸船。鄉思悠悠滿大川。遠寺磬聲青
嶂外。斷堤帆影白鷗前。霜酣石樹驕秋色。日落千
林起暮烟。回憑舊遊城郭渺。蕭瑟蕭瑟水連天。

友朋一十五首

積雨卧病寄懷金敬仲

善病親知参与商。頓令吟社冷山陽。厭聽積雨歌
孤枕。其奈淒風洒客裳。塵榻久懸思孺子。酒壚寥
落負知章。來朝僅可乘輕屐。即擬追隨入醉鄉。

贈聖階上人

方外招尋路不迷。團蕉新寄部門西。經翻樹底孤
雲定。簾捲湖陰遠岫低。斷取黃精炊作飯。調來白
雀伴扶藜。藏脩只合隨緣去。何處茅庵不可棲。

寄金稚少

悔跡林泉遠世塵。分違殘臘轉陽春。孤城雨雪初
開霽。三徑烟霞舊著真。坐愛清雲憑片石。醉餘山
月上。猿啼野人仰止高山久。可厭玄亭向字頻。
病間寄慰陳仲英

無回車馬到林間。多病維摩獨掩關。自惜風塵淹
歲久。還藏泉石種花閒。賞心兒負春前酒。老眼頻
看雨後山。何事故人俱伏枕。謾將靈藥駐朱顏。

贈福山大叅戎程雲

東海樓船壓巨波。牙旗十丈擁雕戈。伐謀有策驅
蛟鯢。賈勇無勞習鶴鵝。長揖自慙非汲黯。折衝君
豈讓廉頗。燕然勒石成功日。肯檄書生作凱歌。

送張曙卿應試田都

執手河梁駐玉驄。柳絲搖颺酒旗風。吹毛舊識青

萍利振藻爭欽綠葉雄桂露秋沾羅袖護杏霞春
霞錦韞紅泥金一睹應生色佇望前旌耀日中

贈徐仲元

孺子高風久擅名買山棲隱近西城階前草映縹
蒙色窻裡松含綠綺聲乘興尚堪誇具得閒渾
不廢詞盟著書盈篋能相示中論年來報已成

晚過雅少山齋遇陳仲英同酌

騎馬來過月色涼相看二謝興飛揚多君麗藻堪
千古慰我沉冥盡十觴樹合暝咽喧鳥雀庭閒秋

色近松篁遶籬賸有淵明菊花發還來叩葯房

贈表姊陸培吾

紅塵不到竹間扉之子清吟與世違林下坐聽幽
澗落隴頭休看落花飛猿啼青嶂月當戶雀喚碧
溪雲滿衣即有天書徵不起鹿門高蹈已忘机

贈林鑑塘還閩

秘笈玄文喜見貽多君指點即吾師玄洲赤水冥
鴻駕羽服綸巾野雀姿驟見颺輪行色動細斟雲
液坐談逢逋仙去無携贈聊揀江梅折一枝

送友人之金陵

仙侶琴樽共一航薰風自信送牙樯路經北固山
客夕馬踏長干月色涼舟子飯炊菰米熟壚頭酒
帶藕花香故人南望歸期早莫恋烟花滯一鄉

坐岳殿石欄步桑獻微韻

憑陵極目海天寬投塵清言坐石欄西窗翠飛青
嶂合彤庭深護白雪寒城隈寺起炊烟淡樹裏湖
浮落照殘羣弄唱醉山氣夕湯收佳麗入毫端

贈孫鑑川隱居

錦石峰峦画不如溪迴徑轉樹扶疎自非清世崇
高尚誰許幽人此卜居籬落凭叢元亮菊山客一
卷伏生書西城羣從饒軒蓋爭遜門前下澤車

贈夏虞遠

仲御高風衆所推隱居樓閣近城隈樹當奕氣朝
常倚樽對幽花晚正開雀歸未容侵黑髮鳳毛爭
喜擅奇才紫芝丹橘盈筐篋知是南山社裏來

臘日餞別朱立卿

一尊沾醉下虛樓獨擁籃輿不可留長喜誦詩飲

正始不徒揮翰
聖名流珠含凍樹梅將散玉蘊寒
山雪未收春酒發時燈月滿好期聯袂六街遊

寄懷金敬

啟閣看山懷謝公
相知白首絕人同
驚人綵筆當誰並
觸景新詩轉自工
朝爽寓情青嶂外
晚年得趣綠樽中
何時過話忘形誼
共醉霜籬老菊叢

送朱雲石還楊州

看山握手復論文
整尔逢君又別君
俠骨一生推重義
故交斗酒悵離羣
吳楓凋落含霜氣
隋柳蕭

疎卧水濱南北路
岐離未遠大江回
回首隔重雲

詠落花十首

其一

莫羨繁華滿眼新
東風貽蕩易漂淪
輕隨飛絮迷歌扇
漫逐絲綰舞茵
傳信曉頭春
莫寄拾芳澤畔
佩難紉
明年紅紫還依舊
眉黛何須學柳顰

其二

準擬青帘泛醪醕
俄驚紅紫滿黃埃
香消已歇風
後度粉褪無勞蝶
使猜剪絲隋宮
難續艷拂塵玄

觀待重來
徘徊陌上空歸去
愁聽樓頭羌笛哀

其三

月自團圓草自芊
不堪殘夢舞翩跹
似逢天如雲
中散却使幽人而
後憐
洛水依稀看解珮
馬嵬惆悵拾遺鈿
遊蜂悵快空歸去
不信鄰家春色妍

其四

春事闌珊勸舉觴
傷心不忍到池塘
千林索莫風無賴
萬點紛紛飛雪香
吹笛有情憐逐客
向津無計避漁郎
莫言零落成何用
貴主方誇額上粧

其五

共賞喧妍滿架芳
獨憐花萼恣飛揚
細尋刺粉蜂知惜
斜飛殘紅燕覺忙
解語似嫌朝雨急
多情應妬曉風狂
眼有萬卉漂零盡
御史空教掌括香

其六

意態渾如墮馬粧
珠粉洒池塘
錦條尚學霓裳舞
倒地猶沾殿殿香
綃繡夢魂空快望
杜鵑愁緒更悲傷
蕭然三徑無遊客
天棘從教覆苑牆

其七

金谷笙歌宋不譚。河陽城郭失繁華。庭除雪點鴟書篆。汀渚霞籠雀印沙。絳燭昨宵明。玳瑁綠陰今日暗。窓紗嬌鶯惆悵。薛林樾。畝得池塘西。部蛙。

其八

天台玉洞晚霞紅。劉阮重來跡已空。換骨有丹難續命。返魂無計藉神功。駐顏浪說千年寔。却化誰誇頃刻工。仙子嬌容香難覓。徘徊香徑夕陽中。

其九

牆外絲飛舞翠簷。窗中愁絕捲香奩。翩翻蝶翅高低覓。蕩颺蛛絲次第粘。雪輕盈。封石砌。因風綽約點湘簾。杖藜徙倚溪橋畔。嫩看高樓颺酒帘。

其十

綠自無緒理冰弦。興阻看花又一年。亂撲香泥翻乳燕。狂漂紅雨濕啼鵲。絲。斜綴墻陰。蘇片。低縈州際。柳。辜負東皇消息好。倚闌吟罷倍悽然。

登眺一十四首

登妙音閣

北阜扪蘿歷翠微。上方遊目送餘暉。長江直下千

帆近。精舍中開。萬法依梵演。虛樓潮應響。簾垂高館葉。初飛忘。歸一任。縹流。嘆衰病。年來已息机。

佛日遊破山寺

曲磴逶迤。万木陰翠。嵐濃處。薜蘿深。焚脩共禮。梅檀像。隨喜時穿。蒼苔林。精舍恍疑堦。率院谿聲。何似海潮音。十千士女。齊稽首。不動維摩定裏心。

三皇閣看落照

玉壇珠闥。白雲邊。倚遍層欄。薄暮天。乍喜餘霞橫。斷磧徐看。返照浩長川。千帆近。逼蒼烟。落盡章高。

舍紫氣。逸逸興未闌。詩未就。城東華月恰繞圓。

湖樓宴集

看山載酒。過湖頭。繫艇芙蓉。次第遊。每縱冥搜素。勝地欲窮。玄覽上高樓。天迴疊嶂。當窓擁樹。夾長溪。倚檻流。招隱賦成。餘興在西城。月送翠筠秋。

雨後觀瀑

雨後振泉。石屐系松間。香閣倚崔嵬。舍風勢偃陰。崖草挾雨。時噴綉。壁苔倒映。落暉懸。暮竦遶衝大。壑殷晴雷。登臨况接賢。豪席新句。何辭醉後裁。

過竹林禪院

竹院叢林靜且閒。支公俯隲閉松關。目悲幻跡淹
塵世。却愛禪官撥好山。澗道雨香悲壯碧。虛庭風
穩覺花嬌。兩湖水月澄秋玉。長照空王法座間。

秋日集大石山亭

幽亭虛敞帶松蘿。徙倚看山詩興多。過坐天香飄
石鐸。當尊月色媚巖阿。孤雲近就珠林宿。斷雁遙
從碧落過。明日未知何地醉。且乘良夜一高歌。

寒山晚眺

秀嶺盤迴細路通。石梁西轉化城東。江潮霽色橫
殘艸。雲岫秋聲落斷鴻。噴雪風泉層阜上。如花霜
葉夕陽中。攀蘿不盡登臨興。回首銀盤月在空。

見白龍祠祀

花宮寂落後來遊。梵唄無聲一壑幽。佛座半沾青
嶂雨。僧寮空鎖碧苔秋。虛潭月印蛟龍臥。古殿雲
寒鳥雀愁。欲叩靈犀勞竚立。樹枯碑斷水空流。

登拂水亭

凌虛官閣劍門西。迤邐扃蘿上石梯。縹緲烟波江

樹合玲瓏洲。渚海天低雲涵絕。壁苔沈濕風捲飛
泉路欲迷。勝地留連堪寄賞。不妨來日酒重携。

携家第登塔

寶塔初臨並有緣。玲瓏雲鎖半空懸。下方倒瞰鴻
濛小。危頂高攀鳥道偏。八表晚山浮遠黛。千家秋
樹帶微烟。浮生多跡嘆無着。此日如登極樂天。

讀書臺

帝子何年駐宦旌。崇臺列檻尚崢嶸。移來中秘丹
霄迥。藏副名山紫氣橫。錦軸牙籤傷往事。野花啼

鳥悵遊情。千秋英爽瞻遺像。彷彿書聲誦月明。

九日登拂水值雨

携壺高眺出層岫。布席高亭倚曲欄。萸菊近霜
應節。松杉拂雨驟生寒。清標宛在龍山側。飛瀑如
登雁宕看。東望江紅開霽色。凭多詩景入毫端。

聞通二十五首

白石渠看朱魚數尾

白石方池滿錦鱗。相看真足瑩心神。誤啣花影搖
頰尾。偶啖松煤澆絳唇。容与不殊濠上樂。飛騰應

待禹門春端居靜玩閒窓下同隊優遊信可親

寒夜因友謂我不出步月作詩自解

月白山城掩夜堂老懷慵入少年場地爐火活蹲
鴟鵂瓦缶先生臘蟻香醉去微吟憑曲几醒未長
嘯踞匡床疇人自得清虛趣塵世繁華已坐忘

留客嘗酒

濁醪初熟為誰開却喜高陽舊侶來嘯飲不輸元
亮興狂歌寧讓謫仙才梨花漱灑分春瓮竹葉馨
香寫玉杯不醉可容騎馬去恐看山月掛江梅

贈友人隱居

世事人非了不關如壑抗跡異塵寰泉聲暗落花
邊甃樹色晴連屋上山弱冠運籌戎幕下晚年藏
用酒杯間日斜半醉支筇立而看村童射獵還

寄廣陵舊識

窓外梅花折一枝美人遙隔寄相思愁看烟樹陽
春晚悵指江雲日暮時塵榻久虛懷孺子素琴無
復遇鍾期天涯南北睽違遠蓬鬢年々長素絲

懷友宦遊京師

魏闕神京紫氣浮飄零王粲獨登樓千山雨色和
愁合万里江聲入夢流紅樹臨風官舍晚碧梧搖
月禁城秋疇人別後仍多病遙夜思君向斗牛

清明泛湖

湖上清明霽景鮮江籬浮綠滿春田水含芳芷迎
歌扇風捲飛花撲酒甕黃鳥試啼堤畔柳白鷗斜
點鏡中天青楓映日鎖新火又過江南一禁烟

鰥居夜咏

林狹飛霜葉漸疎病夫怯冷夜惟居養生水簾軒

岐術課子旋宗孔孟書月上秦臺誰引鳳春四禹
浪有騰魚地爐溫酒煨生芋風雨蕭蕭閉索居

池上清吟

斯夕觀魚復聽鶯結廬池上有餘清小荷低檻水
雲浮疎竹半窓山雨鳴竟日掩闌棋作癖予居玩
世酒為名豪華舊事俱忘却嘉遯林泉習養生

同家弟待月

調合頃箒待月吹鶻飛鳥鵲向南枝嚴城擊柝催
更早虛館焚香坐夜遲碧落低翻鴻雁影清宵高

咏鵲詩皎然桂窺東山吐未照蘭蕙白玉后

林泉小隱

小堂依竹水雲邊。晚節清修謝世緣。酒榼每邀青嶂月。硯池常潤綠蘿烟。降心借得禪僧榻。遣興移將釣叟船。嬾性從來疎禮法。獨耽幽事向林泉。

元日逢春

海國春回淑氣敷。千門歡唱泛屠蘇。郊迎爭睹青祇入戶啟齊者。綵勝娛弱柳。舊稍微。添翠蚤。梅新葦。半含珠。終祈祝成何事。南郭先生獨據梧。

探梅未開

聞道春光著隴梅。扶筇躡屐指山隈。僧者冷蕊披雲去。鳥下疎枝踏雪迴。聊引酒杯環樹立。枉勞花信過江催。園翁有約芳菲日。淨掃松關許再來。

元夕同社友踏月

勝遊良夜集時髦。散步西城第二橋。隻鳳翩跹窺火樹。六鰲璀璨貫星杓。更傳玉漏聲初起。月滿瑤臺雪未消。連袂行歌神不倦。石梁流韻聽吹簫。

挽金雅少

君何奄忽赴仙遊。埋玉溪山桂樹幽。廿載詞盟堪共飲。百年俠節空留。歸華表。憑誰執。息滄浪。付海鷗。幾度花前明月夜。悽然還憶舊風流。

山閣賞雪

綰絲瑞雪洒郊墟。粧點園林觸目新。帶雨作花霏短褐。因風搏絮上重茵。霸橋策蹇人何在。梁苑雕龍詠已塵。小閣擁爐堪一醉。逸簷山色玉璘珣。

春日泛湖

小湖春色逗晴波。雅稱輕船載酒過。水荇牽風簫笛漾沙鷗。翻雪鏡中多當。樽白苧。更新調。望靄青。山指舊阿却笑陶朱太痴絕。夷光同泛竟如何。

山家賞梅

竹外梅花映水濱。橫斜老幹綠苔皴。幽姿綽約波涵月。芳韵蕭疎境絕塵。綴雪遠迷湖上雀。隔江聊寄隴頭人。不須更覓羅浮勝。野藪村醪樂自真。

月夜泛湖

八表無雲景氣妍。携壺長夜泛樓船。湖含一鏡開秋色。風捲雙鴻破暝烟。月湧金波流艫外。天移珠

斗落樽前。勝遊况集高陽。低不獨長庚是酒仙。

春陰小咏

無燈無月過新正。日春陰思不勝。宿酒乍醒天欲雪。柔翰將涴硯。猶冰梅疎故遣。淒風勒柳弱。偏多暮靄凝。選勝未肅芳歲約。美人踪跡竟無憑。

途中冰阻

風峭波凝迥不流。怔忡魚貫阻千舟。雪飄篷底珠花碎。水掛林端玉筋抽。蹄雁翅低衝夕照。飢鳬聲咽匝寒洲。舍淒兀坐無烟火。恰類窮宗失路愁。

中峰寫懷

花雨繽紛洒石坛。中峰金刹出層巒。潭香似接曹溪水。谷遠常聞楚曉蘭。隔樹鳥喧霜葉墜。近庭螢泣露莎寒。浮生多負須臾事。超脫何如就道安。

暮春雨阻

雨阻王孫遊。倦時柔紅嫩。白漂漣。漪梨花摧碎。滿林雪楊柳。沈長千縷。絲沾酒。村邊云徑滑。烹茶廡下孤烟遲。小窓岑寂。書罷愁聽杜宇啼空枝。

久雨遣悶

淫雨淹旬氣慘悽。出門無處不衝泥。花會宿潤渾疑淚。鳥怯寒枝故不啼。海國層陰千嶂合。湖鄉積潦万家迷。登樓悵望同懷客。何日清尊可共携。

家君南海進香

梅檀一瓣普陀行。二月餘寒怯被輕。孤棹夜停江月小。片帆風正海潮平。香浮蓮座瞻慈像。雲繞珠宮隱梵聲。懸想歸時春未晚。綠衣花底祝長生。

節序八首

迎春

小閣晴分笑語頻。開尊結袂候陽春。青回原草沾膏潤。白破江梅樹玉新。寄傲擁書須万卷。追歡縱酒合千巡。夜深靜攝匡床坐。茶鼎熏爐次第陳。

元日

寶曆頒行淑氣回。逗簾晴旭瑞光來。溪橋霽色浮纖柳。山郭東風綻早梅。春帖句新題尚濕。屠蘇味美甕初開。野人擬作梨花頰。擊壤堯天醉艸萊。

送春

一夜顛風万卉殘。孤吟黯黯獨凭欄。山鶯斷續林

芳靜江燕美池夢候寒閨裏玉人眉翠薄天涯遊
子帶圖寬多情密是章臺柳猶送餘花撲馬鞍

端陽

青山着雨半模糊佳節天中詎忍孤燕喜好添長
命樓時清安藉辟兵符深閨絲絲不懸艾小窗華
觴共泛蒲葵華榴花交眼目會須酣暢酒重沽

長夏

綠樹團陰覆短楹科頭長日倦逢迎寒舍野景羣
峯合竹洒溪雲獨宿鳴枕簟涼生幽閣靜琴書意

愜小軒清晚東酬唱堪求侶呼酒臨風待月明

七夕

景入清秋七夕臨妝樓無處不穿針白榆應星
辰動銀漢盈剌漏沉縹緲鵲橋今古恨虛無龍
駕歲時心何人更得支机石祇恐君平未可尋

登高

佳節名山結伴遊擬傾斗酒破窮愁菊花酒露重
幽徑紅葉醉霜媚遠洲迢迢迎曉江柳晚數行
雁海天秋莫嫌落帽成潦倒歲相期共唱酬

除夕

爐香梢袖兩氤氳山鄣千家爆竹聞絳蠟花生寒
漸減銀蚪漏永歲將分懸壺何處追烟棹看劍頻
教拂斗文坐待春光傳柏葉陽烏徐出海東雲
遺興一十六首

宴客

鵬綠春缸始微醺正逢江左步兵來庭花解洛淹
傾蓋山鳥如歡勸引杯高韻已知忘世久好懷聊
喜向君開轉頭嘉趣多遠劇飲何妨踰月回

採菊

三徑旋開秋色勻晚籬輕折露香新千林落葉花
仍嬌九日浮茱酒更醇僻向松篁諳晚節不從樵
李競陽春一囊賸置思高枕佳句清宵入夢頻

登山

試携吟屐上高峯弔古尋真興未窮孤島晴分江
甸澗一尊愁豁海天空松流雲影濃還淡樹夾樞
霞綠映紅懶癖自耽山水趣素心犹慕古人風

詠月

月轉梧桐冷露溥。臨天如水浸銀盤。清樽幸合同
袍。賞素影寧辭達曙。看鄴下侍臣詞筆健。武昌寮
佐酒杯寬。賢豪過眼俱陳跡。遮莫沉酣共倚欄。

登樓

天豁危樓海嶠低。井幹高與白雲齊。千帆雨色孤
城外。一片湖光万柳西。揮塵欲拾岩畔石。奮袂
聽水杯鷄忘机。却羨蒼髯叟。抱瓮臨流獨灌畦。

懷兄

菊節年、不在家。就誰籬落看黃花。邦江波冷魚

書少。吳甸風高。雁字斜千里。鄉心懸海角。幾回出
夢遶天涯。言旋好醉南湖月。莫遣窮愁老歲華。

踏雪

袁生僵卧怯凋裘。獨有風流踏雪遊。清興尋梅扶
短杖。高情訪戴命扁舟。江城万樹瓊枝發。山郭千
家白玉浮。縱使梁園能賦客。陽春此曲更難酬。

尋梅

為問梅花引雀尋。數枝含玉露。疎林香飄曲塢水。
竟冷影落寒潭。雪色深神女。笑迎山欲暝。仙郎夢

斷月初沉恍疑身在羅浮境。聊吸瑤漿倚石吟。

遊仙

海上仙山十二樓。茫茫弱水抱丹丘。絳雲日暖金
坛靜。瑤艸春香玉洞幽。雲液醉餘天際月。冰弦彈
徹夜堂秋。長生覓得餐霞術。寫霍翩、汗漫遊。

憶弟

歸棹常緣覽勝遲。故園諸弟重相思。厭聽江上白
蘋雨。却憶山中蕨桂枝。客路看雲時罷酒。野航燒
燭夜題詩。河無限淒涼意。菟管寧教薄暮吹。

採藥

老去諸緣挽不閑。尋真采藥躡雲山。層岩玉洞飛
蘿外。邃壑金堂香靄間。芒屨遍探黃獨去。短簫斷
得茯苓還。衛生僅擬扶衰疾。未必丹砂足駐顏。

養疾

百年多病漫尋真。何似維摩定裏人。問法素諳皈
白社。養恬善計避紅塵。山中叢桂秋堪賦。燈下清
尊夜強親。薄醉微吟良月上。柴門高枕卧松筠。

隱逸

名嶽尋真路，纔紆買鄰聊得近。山廬移花按節分，
奇種鑿石疏泉決。淺渠美筆擬成招，隱賦焚香閱
遍養生書。年來倍喜無拘束，一片閒雲任卷舒。

客至

客至山籬菊未殘，僅供雞黍盡清歡。玉壺酒冽茶
萸老，石屏茶香松子乾。谷口炊烟秋色暮，樹頭霜
月夜光寒。別來頗怪招尋少，不惜淹：坐夜闌。

勉弟

倚歲須勤佔俸功，明時何可泣途穷。詩書好竟三

冬業，歲月毋虛一畝宮。似尔俊才堪吐鳳，慚余小
技負雕虫。玉階鴛鴦無多遠，只在螢窗蠹簡中。

習靜

習靜房櫺面翠微，遠離塵鞅即忘机。夜酣隣舍菜
羹酒，秋試山房薜荔衣。樹底白雲平檻度，空中黃
雀認巢飛。臨流愛聽滄浪曲，時倚汀楓坐釣磯。

咏物一十三首

梅花

江郊昨夜轉條風，隨路梅花看不窮。雪映水村千

樹白，日高山縣絕枝紅。驢還灞上無詩續，雀去湖
陰有信通。何處高樓調玉管，春愁脉：滿烟空。

雪

萬里同雲夜，寒窗捲簾俄見雪。封條高眠且閉表，
安戶遠興難忘鄭。祭橋悞使天鷄驚曙早，得無邊
馬觸寒騎。山家又勒梅花信，應負林中酒伴招。

竹

蕭然一榻子猷居，映帶蒼筠半畝餘。徐引流颿紋
簾冷，斜籠淡月絃窓虛。霜根挺作仙人杖，春笋充
將法席疏。宛對滿湘堪嚼咏，石床披拂紀年書。

牡丹

紅紫芳菲競倚羅，此花聲價許誰過。選來國色河
陽少，分得天香沁苑多。檀口倚風時帶笑，朱顏映
日煖將醺。清平一奏開元曲，不是名妃不敢譌。

桃溪

菴溪灣頭兩三家，露和誰裁幾樹花生。恠煖風吹
絳雪寒，憐晴旭暈香霞。漁郎坐對頻呼酒，村女貪
看罷浣紗。追想西湖歌舞地，垂楊相間繫遊艇。

綠陰

而過江城樹色深。萬家桑柘盡成陰。綠蔭亭午籠
朱閣。翠靄崇朝障碧岑。試展樵簑窺笑坐。暫拋茗
盞撥梧吟。嚶嚶況有遷高鳥。時向風前弄好音。

荷花

芙蓉一夜滿池塘。雲錦絳披十里香。涼帶淡烟歌
翠蓋。艷迎初日醉紅粧。漫將解語誇西子。已自消
魂到六郎。最是秋高勞夢想。水晶宮冷怯更長。

梧桐

梧桐多託嶧陽岑。分植中庭翠陰深。僻壤未堪成
鳳下。高枝先引露蟬吟。影交棋局幽軒爽。涼滿書
帷小閣陰。却勝焦枯經爨下。偶逢玄賞斷為琴。

落葉

漂殘秋思雜清砧。黃葉紛紛積滿林。樹底蕭疎窺
月兔。枝頭零落噉霜禽。爐中宿火應難覓。山徑行
踪何處尋。刻玉三年成底事。空懷松柏歲寒心。

雁字

塞垣音信倩誰通。只在依稀點畫中。揮洒雲烟誇

勢勁。往來夷夏見文同。行高似塌鵝經小。陣結如
臨鳥篆工。即有向奇人載酒。子雲老眼恐朦朧。

菊花

秋深衆卉旋蕭疎。僅有寒花媚州廬。滿地新霜扶
杖早。一籬香蕩引杯初。江洲道上携蘭瓮。彭澤門
前下筍輿。采掇芳英食不厭。楚臣標格本清癯。

楓林

坐愛楓林勝友偕。引杯臨眺踞層崖。目看樹色霜
餘媚。始覺山容日夕佳。製錦可成豪士幄。剪綃輕
襯玉人鞋。堂將二月花相擬。不逐香塵上六街。

苔花

峭山書卷北窓塵。滿地苔花稱隱居。綠潤階除春
去後。翠搖簾箔雨晴初。紛披榆莢錢文錯。點綴雲
根錦不如。濁世輪蹄俱屏絕。塵埃野馬見應疎。

悼內十律

已酉孟夏遭故孟之戚兒孀女幼對景凄然
昔人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抱病經旬燈前
懸涕聊賦短篇以志傷悼詞雖蕪陋皆出肝

隔中秋日湯錄于淨因齋中

其一

凋盡朱顏壯志灰
夢符炊臼思難裁
寒机聲斷煙
秋月奩鏡光昏冷
夜臺稚息未姻空
子立嬌雛索
乳向誰哀柔腸對此時堪結
不是平居日九迴

其二

蕭索空閨掩翠筠
蕉窗疎雨送愁新
曉曉日月羞
雙鬢歷落風塵笑
一身紉佩淪
宙湘浦蕙携筐誰
采澗中蘋藏名亦僞隣
家庶淒斷辛勤舉素人

其三

渴類相如鬱未開
歌同莊叟益堪哀
蒼茫伉儷終
天別彷彿音容子
夜回斗帳寒侵蛸
蝶夢玉簫聲
咽鳳皇臺芳菲墜
下宜男草記得閨人手自栽

其四

玉簫聲斷月微明
雲鎖空臺鳳不鳴
夜雨疎燈愁
心劇西風孤枕夢
難成寒前殿見
蟬銷綢床下那
堪蟋蟀聲獨咏無衣
當歲晚露涼偏使
菱荷驚

其五

浮世茫茫歲月徂
儵然抱影一鰥夫
嬾分螺甲迤
香篆忍見蛛絲累
綺疏九曲柔腸時
欲拆而行清
淚日將枯不堪行
傷銀床井綆斷瓶
沉謝轆轤

其六

向卷珠簾立小樓
忽驚梧葉報新秋
將拋画扇閑
蟬雀不向銀河望
女牛香可返
菟疑浪語殊稱如
意竟何求
莎鷄趨堦前草未
聽離鴻淚已流

其七

奉倩佳人不再逢
天荒地老恨難窮
舞鸞鏡掩蘭
閨冷別窗絃淒蕙
帳空孤館一燈
虛夜月梵家雙
杵搖秋風恹恹
河漢飛霜蚤刀尺
憑誰課女工

其八

箕踞狂歌湯鼓盍
婺星埋沒絳河昏
牛衣憶昔同
沾淚鴛枕于今獨
斷菟湯想顰眉攢
柳葉生憎微
步印苔痕
嬌兒弱女空揮涕
難忘羔羊跪乳恩

其九

蕭瑟商飈颭總帷
寒蟬落木送斜暉
土花暗蝕瑤
琴匣霜葉潛封錦
字机茆棟忍聽鷓
鴒夜嘯水弦難

寫雉朝飛壺觴負却登高節萸菊開殘未授衣

其十

綠繪虛窗別後容冤子何處覓仙踪驂鵝夜拾金
光草馭霍晨登玉女峰杜氏蘭香行嚮導羊家萼
綠咲相逢它年訪尔尋名嶽一箇壺懸九節筇

鼓盃解

已酉夏余內人黃氏年未艾而忽以病去世鯁翁
子女所藉以為伶養嫁娶之助者悲歸鳥有余甚
哀之哀不已而咏詩數章哀寄也偶出以示客之

知已者客生具熱腸一覽而惻然欲涓隨援莊生
鼓盃曲以慰余、謝之曰客慰余以情而援及鼓
盆事竊有言以解之蓋莊之學本于老子肆志物
外藐王公大人為野馬士之放者也夫放于功名
富貴之際則達放于骨肉存歿之間則忍莊生隕
君妻而代哀以歌一任口吻如所謂人欺人諄笑
話等唾更放而忍矣余亦俗一夫不迫莊生遠甚
一旦踵妻子之變睹而翁則哀之曰翁不可乏養
汝胡棄而翁去也觀弟子則哀之曰子甫駭然汝

胡弃而子去也睹而女則哀之曰女未許嫁汝胡

弃而女去也莊生所超然者余獨戚然孰放孰拘

客固有府公案然情濶肝腑不能自諱以拘而勉

強步莊生之放也試為鼓盃解而并為客之慰我

者解云

七言絕句

咏物十三首

水仙

鄰是江梅友是蘭翠叢含玉蕊珠寒一塵不染表

波襪緩過瑤池濕未乾

杏花

錦幃春風十里開倚雲疑是董仙裁曲江、上霞

千樹曾照官袍並馬回

螢

點綴江籬夜、秋御風無定帶星流飛來屋裏琴

書冷似把明珠暗自投

牡丹

曉霞低簇錦雲紅珍重名花出漢宮金谷擬稱姚

魏色綉幃深護曲欄東

茉莉

香藹先參卓觀風芳根疑出蕊珠宮冰肌入夜尤
清瑩小立亭上綉閣東

梅花

玉蕊聯珠近藹房韻同江浦水仙香何人披雪衝
寒訪策蹇狂歌灞水長

瓶菊

霜後籬花耀自明野人携贈到此制水壺冷浸山

窻下點淡寒香入酒清

艸

綉茵隨地散芳艸嫩綠柔香細雨中吟徧池塘犹
是夢六朝遺跡恨無窮

白燕

江燕差池雪色勻影涵新月剪梨雲飛來玉洞運
無跡不是烏衣舊日羣

朱魚

細數朱魚符藻香明霞點上印涼浪禹門未激桃

花浪且伴幽吟寄艸堂

瓶梅

膽瓶分浸一枝位玉蕊清香伴品題姑射仙人初
隱几羅浮移入夢魂迷

梨花

梨花淡、照清尊夜色溶、浸月荒十里殘香春
欲盡誰家細雨鎖重門

鷓鴣

落花林外翠筠西帶雨波飛錦瑟聲聞道長沙有

遷客聞關莫向此中啼

閒適六十首

索酒

索酒頻將磊砢洗黃花籬落竹蕭蕭、山窗喜對賢
人飲雅稱秋涼雨數飄

對雪

梁苑高歌懷舊遊謝家新白更風流酒後只合燃
爐坐懶向山陰夜泛舟

懷友

少小論文各髣髴，宦遊何日是歸期。
幾看楊柳橋前綠，攀折無因寄所思。

煮茶

試品名泉煮建茶，松清沸鼎雪翻花。
夜深和得盧仝句，七碗清風沁月華。

劍門

危峰斗絕天梯險，墮石雲扶鳥道斜。
誰試莫耶遺跡，跡品題新白掃苔花。

西湖

弱柳濃桃夾岸齊，青山臨鏡黛眉低。
往來多少風流恨，盡付黃鶯枝上啼。

玉峰

馬鞍高聳鹿頭金，剌珠林絳氣浮為產雲牙如。
紫玉山人爭說似，昆丘。

又

琢玉雕瓊歲月深，砢砢幽谷氣陰森。
巨壑恨不移山去，難伏雲霞護齊岑。

登塔

摩空金塔遠塵紛，佳節登臨思不羣。
天樂不知何處奏，冷然却在九霄聞。

采菊

栗里遺芳歲月深，露英香散一叢金。
幽人不減柴桑興，采上東籬見遠岑。

卜宅

誅茆結屋水雲邊，五柳垂檐弄晚烟。
幾欲移家事耕鋤，鹿門將買德公田。

聞梵

何處香風送梵音，更逢孤月照禪林。
散花環佩諸天冷，空盡迷津種寸心。

清明

芳草晴波媚遠天，山花雨濕啼鵲。
昨宵新火初分，潯却笑當年枉禁烟。

旅思

客裏憑高覽故宮，遠山烟樹雨濛濛。
別來多少還家夢，長遠親幃夜月中。

隱者

荷衣菱製作山翁結屋居然水竹中書卷篆烟春日靜野心時與白鷗同

草閣

嘉樹重林草閣偏綠陰長日落花天坐來添得幽人意黃鳥嚶上到酒邊

秋夜

石鼎茶香睡思醒芭蕉夜雨滴空庭稿梧獨據無窮意細剪燈花落硯屏

送別

江流湛湛白鷗閒畫艇清樽悵別顏不盡離情雲樹外莫教回首聽陽關

席丘覽古

名山覽古酒重携雲擁樓臺万木低荒雁影寒銀海涸綠陰微雨鷓鴣啼

寄懷二首

分手蕪城又十年雲林遙隔各風烟知君不淺淮南興招隱栽成桂樹篇
千里緘書朋長卿暮雲春樹遠含情想應山閣傳

杯夜南北江天共月明

瓶中牡丹二首

國色終上衛綺羅瑣瑤館得春多誰知小閣開尊夜亦有濃妝伴嘯歌

吾家兄弟惜春暉索酒看花禁客歸不恠酒痕衣上滿只愁花片席間飛

閨思二首

楚女傷春欲斷腸思君幽卧合歡床曉來却恨枝頭鳥啼破遠西別夢長

鶯老花殘秋復春獨憐夫婿阻邊塵何時平虜歸來日画作麟臺第幾人

金山紀遊

山為砥柱據中流貝闕龍宮次第遊多跡盡然塵網外何煩飛屐到滄洲

焦山一覽

選勝登山眼界清江雲江樹古今情六朝形勝空烟月不傳焦君大隱名

玉山釣鰲亭

玉山亭聳大江濤一眺山河王氣深壯士未撓醉
國志秋風忽動釣鰲心

登達摩閣

寶閣崢嶸據水濱松雲梧月淨無塵昔年面壁人
何處悟得西來意味真

月下泛湖

月夜撈樽泛碧湖笑看銀藻片雲無天風飛度笙
歌冷疑共仙人醉玉壺

秋棹吳門

霜添江楓紫翠驕笑看一棹破秋潮此行非弔吳
王跡自愛名山入郡遙

山中訪隱

檐日三竿尚掩關著書堪自隱青山不妨問字敲
門者載酒松陰日往還

寄僧達源

冷香澗出巖隈誰達真源識本來愛爾花飛泉
落處長披一袖坐蒼苔

春嶺携歌

丰笠芒鞋插斧斤携筐衝入萬重雲春酣一唱無
拘縛採藥班荆友鹿羣

秋江漁唱

颼颼浦口白蘋風唱飲沉酣卧釣篷酒醒弄竿江
月冷鱸魚躍出浪花中

出塞曲

羽箭雕戈馬上寒呼韓仁罷渡樓蘭胡塵朔氣迷
沙草愁絕將軍破虜難

武林湯輿

蘇堤維棹興飛騰一訪梅花一訪僧看盡好山蒼
翠裏松枝帶雪暮寒藤

元夕聞簫

踏月吟風過石橋千門燈火映瓊瑤昔季弄玉乘
鸞去誰復山樓奏洞簫

惠山觀泉

九峰飛翠樹蒼蒼梵演泉聲聽不窮却愛巖僧掃
片石烹茶臥坐證幡風

山居望月

石畔茅庵老衲家坐同香積飯胡麻淨看湖上三更月遙暎巘前四照花

拂水山亭

兩湖詩景落樽前以倚高亭對翠煙回首東風僧舍暝飛流倒卷濕茶烟

懷家君遠遊

夢入關河思萬重白雲飛處見慈容朝元獨曳盧敖杖名嶽知登第幾峰

山閣對南嶽

山雨空涵峭閣寒醉殘春日玉壺乾無窮騷雅凭闌處四照烟花象外看

採橘歌

洞庭菊月好風光院上秋風橘柚黃殷勤採之兩袖香豈毋九原那得嘗

舟中看秋山

葉添新霜江樹妍無窮秋色寫秋山上衣日夕看逾媚與客同舟蕩月還

夜入道院

巧石踈筠對玉壺烟霞樓閣月明孤道人靜夜多幽思戲折瓊枝打雀雛

泛棹遊洞庭

笠澤搜奇泛棹輕漁村樹接雲江琴篳滿載風流遶一路看山過洞庭

山店幽酌

綠陰山店柳花飛野蔭初抽櫻笋肥潦倒一樽天欲暮女牆孤月照人歸

僧渡蘆花

花氣泉香滿湖陽輕雲微雨濕松蘿雨時渡葦凌虛去應喚龍宮寶藏多

夜宮梅影

一樹梅花映竹居香風暗度淨琴書紗窓月靜高亭影寫太亂枝盡不如

月夜懷人

月華偏近捲簾人玄度分違動隔句點對秋花成獨坐幾多幽思欲誰論

江上聞笛

江笛吹殘折柳聲
蘆花月冷最關情
清宵歡聽思鄉曲
淒切山城幾處鳴

吳門一嘯

一嘯吳門草色青
斜陽把酒悵雲萍
霸圖今古都塵跡
依舊烟波滿洞庭

焦山三詒洞

名山江抱翠氤氳
洞口依然鎖白雲
却笑卧龍爭漢鼎
三徵不起獨輸君

雨後泛舟

雨歇方舟出美塘
鷗鷺飛鷺泛晴波
人城觸景皆詩料
秋色秋聲處處多

書齋夜雨

紅窓鬆几篆烟初
梧竹交陰近水居
清夜幽人何所事
一燈寒雨一床書

山店咏柳

山柳鶯鶯翠幄涼
綠烟絲軟颺金塘
風吹滿店花如雪
繫馬高樓春酒香

江上夜遊

輕舸載酒江上遊
江花江月無限秋
推篷把酒發清興
狂歌一曲江雲流

山家夜闌

跡居塵外野情賒
鳥宿溪邊樹影斜
夜闌開尊山雪霽
半窓殘月寫梅花

泛棹觀楓

仙侶移舟引浪輕
愛看楓葉更留情
幾經霜濯紅于錦
一路寒山似赤城

山家曉坐

露滴紅簷翠簾濕
石床曉坐看秋容
更憐佳處堪描寫
屋上青山樹幾重

禪房寓居題咏十首

梅花

小院疎梅暎翠筠
筠牀枯坐伴清真
禪家不檢人間事
觀壺香是早春

水仙

綽約瓊姿咲靨開
散花天女遶香臺
盈羅襪凌波至
曾向龍宮聽灑來

苔花

空庭石駭淨森：朝雨收時翠轉深。老宦守門能
拒客，莫教乘屐到香林。

松花

庭松蓋偃蔭虛堂，春晚飄花一院香。坐對
茗蔕清話久，不知金粉滿衣裳。

菊花

寂憐叢菊後，羣芳清逸偏。宜十笏房，
擬為遠公能好事。移來元亮籬，傷

薝蔔

香風美蔭旃檀樹，溫露幽花薝蔔林。客
自請禪癖味衆香國裏，不須尋

白蓮

止水誰將白藕栽，冰姿瑩徹遠塵埃。精藍
髣髴東林寺，時引高人結社來。

芭蕉

石畔紅蕉三尺長，花開似效美人妝。葉如
羅袂迎風弱，倚向雕欄惹佛香。

桂花

叢桂花香慧月圓，踟躕樹底看嬋娟。一枝
先鬢軍持水，金粟如來法座前。

茶花

鹿苑分栽席阜茶，季春採掇雨前芽。尤憐
百卉凋零後，吐出芬芳絕樹花。

玉樓春

咏荆花

田家兄弟知何處，漫田得栽荆花。一樹
綠來深院

香風裁近小窗和，細雨輕薄露。輕薄露
輕，嬌欲舞不及

此花多意緒，片時枯太片時榮。能諷友于
還共住，踏莎行

咏鵲鵲

萼艸平原薜蘿蕪，古路鵲鵲接翼風。前
度飛即鳴子行，即搖徘徊飲啄長相聚。動
止無睽急難，胥頤

頻洲荇渚烟光暮，成行只與雁鴻親。無
情不混，鷗鷺

鷗鷺

咏鵲

標出風塵聲聞霄漢翱翔不屑羣鵝鵠偶乘仙子
過蓬瀛歸來在昔人都換○塵席為儔鳳鸞為伴
條籠肯受人拘喚仙禽風骨本清癯浮丘依舊垂
青看

咏鷗

雪月丰神江湖情思浮沉去住如無意道人机興
久相忘随波閒逐行舟去○艸細香清柳疎陰碎
沙暄日午酣新睡一聲漁笛起烟汀驚飛點破春
山翠

子母鷄圖

前有五言米殫哀悰更賦七言以志之
何來伏雌毛羽枯也學鳳皇將九雛啄食忍飢不
下咽堦前緩步鳴相呼晨昏領復無偏向寒暑均
宜庶無恙有時非類恣貪饕超距張翰與之抗幽
花婀娜草葳蕤入草穿花不暫離但願諸雛露文
彩一身頗類不曾知雛知報母恩難忘不學凡鷄
各飄飄竊得淮王曰裏丹大家飛去鳴天上

聚桂軒詩稿下卷終



聚桂軒集二卷

浙江朱翼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吳大經撰大經字元常常熟人是集大經所自
編前有萬厯癸卯自序稱謝去帖括之學蓋山林
之士也其詩酷摹劔南圓熟有餘深微不足魏浣
初序乃謂袁宏道推明代詩人以徐渭為第一而
大經配之殆非篤論矣

蟋蟀軒草四卷

〔明〕劉士驥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蟋蟀軒草

無卷數》提要

類劉太史蟋蟀軒稿

神像中人各神像字以神像
語此寧肯屈曲久處人間哉
耶如曰道人骨寒以瘡死矣
只神玄牝豈其不死者固
自有在也吾年友祝陽兄
居東海上博學著書好讀
夷堅齊諧諸怪事而喜
冲舉脩煉之術其形神
類道而枯淡皆遠似絕粒

之鶴當其入舍門藥園間
歌咳吐同舍諸夫子或齊謳
或越聲或吳趨越吟秦
歌吟而先生獨蘇門長
嘯孤音振絕只今聽之者

飄飄有風露煙霧氣余嘗
嘯謂先生他年鼎成大還
共我坐泰山盤石上授長
生真訣決此際乃無糠粃
宰相耶一政恐有物焉有

之不免在子渴去中理發綠
僂首向橫杆也先生嘆曰
鶴長鳬短可能效鄭康小
兒強相面併耶吟黃蘗
衫曝背坐日中一箇乞靈

造物哉春秋抑吾本台
事余問向後着甚何對曰
唱道歌以伴語調之然鶴
鳴猿嘯差樂吾情而已
是時諸夫子立階下方

以志氣功名交勸勉而余
獨嘆先生為達人未幾先
生歸一於文益富而精神
日益瘠乃冲柔脩煉之術
彌不衰也而竟脩然他古
嗟乎古人那得生其古將
新卷長留天地間耳一今
年幸使濟上過里門乃
讀先生集而長失原系
序余方浮沉渾沌中安

能以凡夫語敘神像抑道
先生之雅尚而信其有儒
骨所謂有志者事竟成
也故敘之

庚申秋日古春坊古諭德

孟翰村院侍濟國館年弟

華亭張鶴顯



劉太史公遺稿序

濟南郡中有太史劉允良氏
才名譟齊州耳允良沒其子
為輯其筭稿而秦黎之允
良因木天者盡有宴也余道

序

其舊耳當甲辰允良舉南
宮其於魯太史稱門下士曾太
史聞中夢李于麟謁之覺而
得劉太史羔雉之文在案遂急
收焉乃允良與于麟同濟產

而為詩文已著聞中事果夢
耶真耶十年而允良業成名
宿矣將與于麟可接跼續夢
乃倏以芙蓉城主人去先是曾
太史早辭供奉騎鯨於湘沅

序

二

中先沒聲跡如舍譽星非不雪
煜竟霄而不竟曙兩太史向以
為孟簪者後人又且以夢太史
也所可醒世者言耳允良筭稿
安得不傳然允良距于麟可四

紀餘而文章好尚大變于魏非
古不組無組不古今則諸古組
而愛今縑袖鑿不投于鱗哉大
厄其說倡於楚漸及余齊亦和
之曾公楚人劉公齊人也曾公著

序

三

作未及睹而劉公固未盡逐風靡
如猩之癖酒猿猴之善末者也余
觀從古詞人時不相襲未有今
以後依前其劇乃爾元白溫李
何嘗笑李杜不直一錢韓柳文

擬二代亦不剽又四傑自詭賢
元七首故文體自當變而不當
依允良生時曾向余曰自少年濡
首李王諸家五賦結矣徒而新
日況不盡顧李王生今日宜另繡

序

四

其腸如仍以二物四陳自御不加減
力主恐黃庭朱衣人不服耳余
肯肯之允良不盡逐風靡抑不能
却新嗜其詩文具在溫醇鮮快
無不有之為猩與猿猴良未足

佳然世詎屏名釀於簞下棄良
材於豫章耶夫允良生四紀之
後不害其為子鱗也曾太史之
夢即千古且栩栩矣

臨邑年弟李若訥題

序

五



詩
蝶蜂軒草目錄

五言古

題歲寒松柏圖

重輯內閣藏書有述

詠史蘭相如廉頗選體二首

書懷

七言古

黃后山歌

清明過叵妹墳

書惺初記後

二鳳篇

蝶蜂軒草



目乙

雲間才子行送世調

為耿吏部尊人侍御公題

賦得上池水贈醫

蠹書魚歌題沈閣卿

蓬萊仙宰歌

長安行送楊養冲

董太君貞節歌

都城大水行

題楊岷川三壽圖

莫拔白

邊塞苦寒吟

元宵行

題陶士行選覽圖

薊門行

領眉有感作白駒行 來秋吟

擬唐父皇誕日十八學士內殿聯句

芝草歌贈楊君 斷簪吟

漢方壺歌 斑長生歌

五言律

題子鄉圖 憶先君

哭加家楊惟孝二首 杪穠有感

冬夜有懷

蟋蟀軒草

寧夏叛卒括城巾婦女數百送虜聞而賦此

病日廢書時有女弟之戚二首

秋夕 憶舊

病 偶成二首

夜坐 九日

之武城失路 鳴玉娶婦

上先大夫塚 秋日晚歸

書壁

曾老師宴門弟子值雨有作奉和

有感 送吳去聞省親

送金山人 送汪柱河二首

孟堯再至燕賦贈 送寒泉上人

野望 盧溝橋送母南還二首

張烈婦二首 送牛含宇之良鄉令

送吳默冲之河津令 贈韓明府

人日 妻病

解館有感 早春栗楮管二丈同飲

北墅二首 贈月峰山人

蟋蟀軒草

贈海鶴山人爲公室卜葬

因海鶴訊檀進士 慰醫者羅君哭子二首

登樓

丁艱在里聞補官之命蓋緣銓部誤題

七言律

登岱二首 秋日泛舟西河二首

丙戌秋母 冬日再泛舟西河

蒲坂 送胡山人二首

逢次偶成

元日

大司馬白川劉公拍節二姬同日死之長君省

白托高丈索詩爲賦二律

夢雷君

寫懷

冬至

謝給諫楊公二首

夜酌

偶成

奉賀曾老師宴門弟子之作

題孟封翁冊二首

題陳太翁百歲冊

送周念潛舅趙君

送楊太翁

蟋蟀軒草

目錄

送克之楊年兄二首

送汪容若奔喪歸

贈智王二孝廉

清明作

送荊州貳守雷元亮仁送楊少山之汾陽司理

題周文恪年伯祠堂

高別駕精卜筮與仲觀奪賦贈

送趙幼安南還將奉部檄從大中丞程水光

武關者三

仲觀還程士明携具見過惜別默然情見于詩

別仲觀

別遠在豐城人

別用沈中州人

留別木仲兼索其詩時木仲亦將東歸

酬上于贈詩

留別王道昭西河人

九日憐芳菊

賦得霜前白雁二首

南郊陪祀有述二首

曲水流觴

北郊陪祀

奉詔脩省宿院中書懷四首

長安秋興八首

至日用杜韻二首

喜歸

壽雷母

蟋蟀軒草

目錄

謝平原趙孟堯惠酒

謝子佩進齋先生

壽鳳岡楊老伯二首

五言排律

下第上太史尊師劉公四十韻

送賈廣文會試

苦熱

癸巳秋大水

途次感述

奉壽懷翁曾太老師三十韻

送王光祿擢郡倅

送江都陳明府

魏大中詩

題沈封翁崇德冊

為汪給諫

人題冊

送范元一使清源

為李吏部

人題冊

為燕年伯題冊

夏日彈琴

六庫帝南風之歌有述

秋祀恭謁長陵

賦得玉壺水

賦得草色遙看近若無

萬壽聖節賜百官寶鈔

賦得春鳥隔花聲

送陳萊玉公祖

蟋蟀軒草

目六

七言排律

送廣文曹行司可之官北雍

壽吳中舍八十

五言絕句

書壁

夢先君

汲水婦

題沈閣額悟迷橋

管孝子五首

悼亡

六言絕

偶成

感懷

七言絕句

遊仙詩

張郁文與余同舉子鄉遂締婚姻亡何而卒詩

以哭之

子光應試厯下聞父喪歸

元夕

莫春

蟋蟀軒草

目七

中秋不見月

有感

讀書有感

鄴下懷古

戲人納妾

讀蘇武傳

哭妹

宮詞四首

嘲蔡築巖

赴試途次書壁

答友人閨情之作

偶書

平原道中

秋思

述懷

岱宗雜咏十四首

迎春二首

米綿曲四首

贈豐城范子芳

寄家書

偶成

答仲觀見和

清美亭十首

賦木仲雲來亭四首

嘲木仲納妾二首

又嘲木仲五首

答字咸

次字咸韻奉嘲

用沈次莊韻見嘲因反嘲之三首

再疊莊韻嘲用沈

憶江南梅花

元孫彌月歡喜詞四首

戲作

偶成

哭亡妾二首

蟋蟀軒草

日八

紀異八首

嘲圓顏納妾二首

明妃三首

有感二首

憶內

秘館題壁

蟋蟀軒草目錄 文

詔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疏

擬治河防邊疏

擬緩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請告疏

薦諸孺人疏

奏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蟋蟀軒草

日九

表

擬封磻洞龍採珠池寶弄亭謝表

擬上以元孫生加上聖母皇太后徽號群臣賀表

擬皇上書禹惡旨酒于內殿羣臣賀表

牋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牋

議

處置宗祿各核邊餉議

賑濟南民民議

對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爲仁厚中有神武田叔燒梁
獄詞或以爲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二事寬嚴得
失何如對

論

體統正而朝廷尊論

續文德論

行天下之大道論

惟君子爲能通天

下之志

天地爲大父母論

四維論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論

駁文中子好諫論

蟋蟀軒草

目十

本原之地在朝廷論

聖人人倫之至論

燒絕棧道論

考

京營戎政考

記

觀音大士像記

雪山堂記

詹事府堂上題名記

振河閣私祝記

潛江縣新建尊經閣記

瀛洲亭記

重脩 都城記

劉氏世系碑陰記

序

刻家陽朱了全集序

邑侯紹統韓老父母履慶序

邑大夫柱石胡君侯履慶序

司君侯入觀序

郡太守見源丁公奏績序

青鳳翁楊老先生八十序

贈陸兵憲序

蟋蟀軒草

目十

贈司訓龍山陳君擢諭平陰序

贈司訓顧吾李君擢諭平谷序

賀光祿曾君遷典簿序

恭賀 襄王殿下嗣爵序

賀邑侯樞玄孫公疊膺嘉獎序

贈長清邑侯芳銘曹公奏寵地榮序

贈進齋馬君序

壽李大夫序

贈邑諭還蒙張君膺獎序

奉贈大中丞藍后孫公榮膺恩命序

大明律集解附例序

渡險迂談序

引

管孝子贈言引

賀武城訓馬

師誨并引

說

金礪鹽梅說

解

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解

辨

正直忠厚辨

蝶蜂軒草



日十二

頌

聖德光裕頌

王畏天恤民紀頌

聖母萬壽頌

郭汾陽大人頌

箴

君臣交儆箴

東華勸戒箴

意必固我四箴并序

贊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有序

碑

濟南將軍潘壽亭侯關公廟碑

墓碑

明隱君子藻塘房先生墓碑

墓表

明郡大夫熙齋蔡翁墓表

銘

衡鑑銘

志銘

明故承德郎戶部雲南司主事獻宸張公暨元配

蝶蜂軒草



日十三

贈孺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壽官桂國王公暨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覺亭任公暨孺人合葬墓誌銘

誌銘

狀

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心董馬公行狀

明河南布政司左叅議進階朝議大夫嚴賓李公

行狀

行畧

求撰 誥勅文行畧

文

餞愁文

祭文

同館公祭唐老師文

祭馬母龐孺人文

祭少司馬房備吾文

祭王太母文

祭張封翁文

祭嚴太守文

同年翁祭毛年伯母文

祭張獻宸文

祭高封翁文

郭太封翁祭文

蟋蟀軒草

目十四

又郭太封翁祭文

公奠毛年伯母文

公祭馬太夫人文

祭楊太夫人文

公祭張年伯文

祭累封魏太淑人文

公祭楊子擴文

祭李母張孺人文

祭大司馬王鑑川文

祭孫宜人文

書

與友人辯雅俗書

上劉太史書

再上劉太史書

奉答明玄先生書

答劉瀕陽書

迎于相公啓

公請曾老師啓

公請館師啓

答南大司成劉公啓

謝大中丞王年伯惠川扇啓

與蹇老師啓

回蹇老師啓

候蹇老師啓

餞曾老師啓

公請茅老師

東沈方伯公祖啓

謝孫明府啓

答張主簿啓

答陳按臺公祖啓

李老伯啓

蟋蟀車草

目十五

請曾老師啓

答南京王行人啓

王年伯啓

答元推官鄉丈啓

答秦寶坻啓

請曾老師啓

書牘

寄固安官年兄

復蹇老師

答楊厚老

答趙康衢

答任冲和

與楊仲和

答樂年兄

答李渤海

答孫明府

與楊盤老

和楊伯

答楊鳳崗老伯

答李渤海

答黃撫院

與任冲和

與曲州牛相公

與梁廣文

與我松先生

韓象老

答相公

潘麓原

答夏邑李明府

東河南按臺王

孫臨汾

文安陳明府

與張仲慕

孫恒吾年兄

蟋蟀軒草

日十六

魏年兄

答陳撫臺年伯二

張侗初年丈

答茅老師

答人龍馬年丈

答胤呂劉年兄

孫臨汾

汪九華

答茅老師

栗臨臺

臨汾孫恒吾

各道冲魏年兄

答張仲慕

吳默菴

陳廣文

郭前輩蘇門

高河寰

目錄終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五言古詩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題歲寒松栢圖

東風吹豔色。飛上桃與柳。松栢當爾時。昂藏不肯受。清霜一夕來。葉脫陳根朽。紅綠錯如綺。轉盼俱烏有。松栢當此時。色似三春茂。造物豈有私。榮瘁元非偶。

蟋蟀軒草

元乙

彼以穠故凋。此因淡而久。寫作歲寒圖。對我成三友。

重輯內閣藏書有述 閣試

名山多逸典。宛委弁酉陽。何如天祿閣。棟宇羅縑緗。六經日中天。諸子星垂芒。早平稗官流。鷄跖亦可嘗。文祖昔授戈。貽茲訓後。皇何期二百年。屢遭回祿殃。遂使右文代。秘籍多散亡。存者委塵埃。半克蠹魚腸。余生逢聖明。明筆列嚴廊。聊乘三餘暇。一撻千古藏。辛勤事譬助。對此青藜光。常編既已續。寶帙何堪煌。披閱如觀海。向若嘆汪洋。又如遊玄圃。觸目皆琳琅。

琅古人薄雕蟲豸徒誇墨莊類持丘索言佐 主進
虞唐

詠史前相如廉頗選體二首節試

相如奇節士奉壁西入秦張日叱秦王不敢與
睨柱髮上指左右色遂巡明月還歸趙英風震四隣
如何歸來却却避廉將軍勅敵方虎視安危仗兩人
本是蚤與歷肯爲參與驍丈夫計社稷纖介安足論
廉頗爲趙將趙國安于山秦甲如雲翔不敢闕邯鄲
當與相如伍盛氣何桓桓感彼引車避魏悔推心顏

蟋蟀軒草

元二

書懷

陽侯無迴波羲和無停輪茫茫穹壤間誰是百年身
金屋貯靡曼繡閣維奇珍奄忽先朝露長夜不復晨
四大非我有外物何足論荒丘竄狐兔悲風吹荆榛
政與六親聚俄爲萬鬼隣豈惟鄰萬鬼惡趣永沉淪
余生負奇志髫年慕道真踪跡胥名場蚬角爭蝕蝕
悲愉互循環晝夜滑其神窺鏡三嘆息青絲漸化銀

七尺非金石自分成灰塵翹首望蓬壺迢遞愁殺人
聖師垂憫憫無乃有夙因甘露一以澆朝菌成大椿
精首庭堦前感極涕沾襟願言乘寶筏從此渡迷津

蟋蟀軒草

元三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七言歌行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黃石山歌

有道人自言其師在黃石山蓋幾千僊矣因
出師手書云適在無極洞與同伴賞不二花
後數百言文采爛然勸戒一歸於正又寄一

蟋蟀軒草

元四

聯云八極渾涵色非色際疑無地一元宛轉
空不空中別有天字大于升筆勢飛舞余甚
異之因而作歌

君不見黃石山懸崖千仞不可攀无極之洞深莫測
洞裏僊人長玉顏不二花開映僊闕春風開宴斟瓊
液崔駕時時下碧空鳳笙夜夜吹明月我欲從之間
丹訣種種塵緣未能絕遙天極目空悲咽

乙未會試歸清明前三日過平原亾妹墳

黃塵匹馬征途遠孤塚啼鴉春日晚我行千里此時

而向九原何日返柳條綠徧杏花飛欲去不去淚
沾衣猶去年寒食節同將卮酒奉慈闈

長短句書惺初記後

我聞許旌陽神人授丹訣手握純鉤三尺寒長蛟夜
泣秋江月道成飛車向紫烟石函金字畱真詮云是
一千二百四十餘年後應有龍沙八百之地僊柏枝
拂地期將迫海內何人是僊伯惺初翁旌陽孫口誦
道德五千言元是玉皇香案吏墮地依然近 至尊
會借上方斬馬劍還似斬蛟之劍驚魂魄功行未圓

蟋蟀軒草

元五

不歸去避世聊須金馬門慧刀能斷愛智炬堪破昏
憊忽不整混沌竅玄牝長爲天地根惶初翁肖厥祖
紫袍寶節天應與名在丹堊玉室中刀圭入口身生
羽嗟余學道心尤苦只愁凡骨難輕舉願作崔奴翁
其許

二鳳篇

丹山忽摧桐樹枯驚鶯長離先後徂二鳳歛歔鳴復
呼長離有雛毛骨殊相與哺之敢言飭養成九苞笑
且都來爲一至尊啣瑞圖二鳳從之翔天衢醴泉爲

紫竹實飾陋彼區區返哺烏高崗一鳴驚八區好翻
樂府鳳將雛

雲間才子行送世調

雲間自昔多才子磊落尤推張太史明月須償十五
城垂天獨擊三千里青藜夜色映操觚語語風霜字
字珠才見蘭若驚翡翠又看鐵網拔珊瑚有時抵掌
談千古舌端玉屑霏霏吐第畜龍門兄漆園中壘以
下何須數正好濡毫待 聖明白雲凝望轉關情携
將漢殿金華露歸向庭幃獻壽祝嘏余落魄慙同調
崑崙華草 元六

爲耿吏部尊人侍御公題冊

岱宗鬱盤幾千里天門日觀峻嶒起正氣由來生正
人耿公故是奇男子明光殿裏惠文冠鐵柱風生騶
驚裏不愁徑尺龍鱗逆但思披腹呈琅玕精衣玉節
巡南土欲以澄清報 明主墨吏驚聞簡上霜
曹見車旁雨謾道薰天勢可憑此心元是玉壺水

有 朝廷三尺法殺人媚人吾不能拂衣歸去曾無
悔一片丹衷對眞宰青驄路險竟難行翠栢天寒終
不改世事浮雲轉盼移杜史高名千古垂却望岱宗
天際聳巖巖氣象似當時

賦得上池水贈醫

上池水原是大乙之真髓泓澄汎漾青冥間下隔塵
寰八萬四千里帝將少許賜神農日遭七十二毒不
能死此池潛與瑤池通王母飲之壽千紀後來越人
遇長桑才飲視見垣一方帝恐元氣太漏洩寥寥千

崑崙華草

元七

載無人嘗仁齋子何許人無乃越人之後身自非曾
飲上池水安得雙眸炯炯如有神旣邇黃庭源還涉
索問津直從橘井分遺派丹溪以下何足論焉來賣
藥長安市刀圭入口沈疴起來者攢眉去者喜長安
冠蓋多如雲何人不識仁齋子仁齋子與君約我聞
神僊元可學但苦生來體羸弱君其遺我上池水一
勺我且道君七返九還之靈藥與君憑虛御風日

樂

臺書魚歌題沈閣師存齋

蠹書魚問爾蠹書意何如和國牙籤三萬軸貯之腹
筭了無餘架頭糟粕空堆積我縱蠹之應不惜相國
論思密勿中坐令仁澤及昆蟲四方有蠹驅除盡書
中之蠹姑爾容只今拂衣歸綠野却把陳編訓來者
芸窗朝夕不停披蠹兮蠹兮知不知

蓬萊仙宰歌

爲邵來沙外舅作

蓬萊之山東海隈飛來南海何奇哉層巒疊嶂鬱崔
嵬金銀宮闕無纖埃羽蓋颺輪往復迴雲中時飲流
霞杯帝遣僊令相追陪琴臺無乃是仙臺春風滿
縣仙花開祥鸞庭下舞毬毬况君有倩文章魁彼在
瀛洲此蓬萊相看水玉皆仙才暫時分手莫徘徊朝
天卽見雙鳬來

長安行送楊養仲年丈使淮安

長安城頭日杲杲千樹萬樹雅啼蜚驪歌一曲酒一
尊送君遠涉淮陰道憶昔相携聽鹿鳴少年意氣縱
復橫君已青雲我林薄各天凝望空含情竭來通籍
金門下與君俱是忘形者時時聯袂出郊坰狂呼五
白酌三雅不謂君乘使者車煙莽雲沙千里餘征途

蟋蟀軒草

元八

飛蓋隨鴻雁野館雕盤薦鯉魚舳舻街尾清江口木
屑竹頭經濟手天子論功應召君與君重醉長醺

董太君貞節歌

秋來百卉顏色改女貞之樹依然在誰其似者董太
君苦節應堪泣真宰欲從夫子向黃墟可憐襁褓有
遺孤春風寶匣沉青鏡夜雨蘭鐙照綺疏彼哉耽耽
空似虎存孤誓不辭辛苦天教有子兼有孫霄漢歲
蕤騰鳳羽從今彤管播芳聲况復如綸出禁城惟
有雲門山上月千秋長共寸心明

蟋蟀軒草

元九

都城大水行

屏翳鞭龍怒發阿香車聲殷不絕飛廉倒捲四溟
波天吳向若舞婆娑須臾千里雨滂沱凝決碧波翻
銀河九陌三條生白浪紫金城摧御溝漲滄海桑田
轉眼更河流却挂窻櫺上場室傾墻聲震天男啼女
哭愁相向或如縮蜎依簷簷或似啼鳥巢林巔亦有
獨踣頽垣裏曉視晴光悲復喜錦帳流蘇半委塵繡
褥芙蓉俱濺水蛾眉憔悴立西風問君胡爲乎泥中
豈緣行雨仙衣濕不辨凌波羅襪紅試登宣武城樓

望處處洪濤禾黍空吁嗟乎萬井沉烟人灑 惟有
羣蛙喧鼓吹

題楊岷川年伯三壽圖

誰爲三壽圖疑出靈芸手鍼工精絕奪畫工世間巧
其何不有瑞日祥雲氣鬱蔥長松夭矯來清風靈椿
色綠蟠桃紅千年白雀翔碧空馴鹿間過芝草叢石
橋流水波溶溶紫衣童子携錦軸應有九還真訣在
其中三翁相顧笑且語衣袂飄飄欲輕舉三翁不知
何姓名岷山先生乃其侶先生厭次人元是東方曼
蠅蟀軒車

元十

倩之後身蚤年恥作雕蟲技晚歲轉於鷗鳥親春風
蹶展泰山頂夜月呼舟泝水濱兩鬢鬢髮未全白雙
眸清炯真有神只今春秋六十九命酒猶能盡一斗
却對此圖成四翁旁觀道是商山叟先王伯子承明
廬口含鷄舌侍玉除它日歸來駟馬車畫錦光輝照
里閭况有諸子諸孫如立竹籬觴舞綵紛庭趨圖中
之人應不如

莫拔白

莫拔白拔白轉傷心少壯幾何老已臨鏡中見白涕

沾襟欲拔未拔意沉吟情知拔後還生白且貴眼前
不見侵朝如青絲暮如雪可憐髮短根還深萬恨千
愁攻一寸人非金石安能任莫拔白拔白白轉多我
無奈吳何兩輪日月將人磨髮無奈我何歲歲花顏
笑且歌幾多青鬢沒荒草白髮白髮何足惱

遶塞苦寒吟 命試

遶草白邊雲黃朔風吹人人欲僵朔風夜捲千山雪
茫茫四野人踪滅水泉不流林木折瀚海層冰千丈
結駁馬縮如蝟欲行還復蹶忍冷捉弓刀指墮曾無

蠅蟀軒車

元十一

血驚沙滾滾肌膚裂漫思閨婦寄征裳關路迢迢音
信絕畫角一聲霜滿天空枕鐵衣泣明月君不見將
軍夜宴時狐白之裘金屈卮銕煎宛轉舞蛾眉軍中
苦寒知不知

元宵行館試

長安城頭明月吐長安城裏喧簫鼓正是太平全盛
時其欣佳節逢三五三五良宵春色濃金吾不禁九
關通百枝飛焰青霄滿千炬搖光白日同隱隱麝蘭
飄巷陌微微綵管出房櫺塵生寶鏡風才煖泥染羅

衣雪乍融狹路肩摩人似蟻交衢轂擊馬如龍肩摩
轂擊爭馳驟一天烟霧沾雙袖梵宇鯨鍾響未殘酒
鑪爲盞香初透此日嬉遊卸玉鞍此時談笑催銀漏
談笑嬉遊樂事頻千門兒女鬧芳辰何處不歌落梅
曲何家不簪紫姑神別有豪華五侯宅銷玉鏗金開
綺席絳蠟輝連十二欄瑤尊香撲三千客座上蒙茸
集翠裘燈前宛轉塗黃額宮移羽換調方新斗轉參
橫情正適參橫斗轉露華零聞道 君王宴鎬京鳳
衛雙闕彤雲麗翬架三山紫霧明雜省魚龍爭夜色

蟋蟀軒草

元十二

繽紛鶯燕競春聲金蓮却向空中現玉樹翻從火裏
生侍臣共效長年祝 聖主偏含公樂情由來 聖
德如春育省耕應使家家足燈影花光幾萬重不如
一寸光明燭

題陶士行運甓圖歌 節試

朝運甓暮運甓問君何緣勞七尺膚毛不生神聖勤
髀肉復長英雄戚男兒墮地須有爲肯把居諸輕一
擲九鼎安危繫此身聊從閒暇習苦辛往來渾似漢
陰更人非運甓運人君不見畢卓甕謝鯤梭劉伶

荷鉞醉顏酡王衍捉麈矜懸河坐令荆棘生銅駝銅
駝陌上風塵起八翼天門者誰子運甓以心不以指
提挈四海亦如此甕乎甕乎誰所圖渡江之楫應不
如

薊門行送友人賀

萬壽聖節竣事還部 節試

薊門八月穠色濃露華冷浸玉芙蓉盈庭禹貢來殊
域述殿嵩呼徹九重薊門九月穠光老垂楊搖落飛
霜蚤一曲驪歌白日斜馬蹄又踏王孫草臨歧握手

蟋蟀軒草

元十三

雙躡踏此去關河千里餘西風白雁隨征蓋野館黃
花待使車扶筇騎竹人如蟻遙識旌麾應色喜拂得
蓬萊五色雲化作甘霖霈千里 君王壽域自天開
歲歲彤闥獻壽杯願汝乘槎向銀漢一年一度日邊
來

頌曆有感作白駒行 節試

太平天子調玉燭鳳曆傳宣山金屋翠英初驚淑氣
回白駒轉覺流光速白駒之去那可旋才看陽谷又
原淵人生安得長少年逝余徒縻大官錢既不能叩

一上賈生策又不能閉門獨草子雲玄觀此白駒
移自憐吁嗟乎白駒爾何馳霄漢 聖主惜陰方待
且

麥秋吟閨試

三月和風緩翠浪翻畦麥猶短四月時雨收黃雲覆
隴麥已秋腰鏹農父立郊原共說麥秋天氣溫連年
飢饉幾家存今朝見麥減愁煩歸來茅屋未及飽又
聞縣吏催租來打門

擬唐文皇誕日宴弘文館舊臣十八學士於內

蟋蟀軒草

元十四

殿聯句詠試

天開壽域賴平格文皇久參帷幄寡石畫杜如晦論
功敢與鄭侯埒房玄齡諫苑差堪比藥石于志寧名
長意短聊守拙蘇世長文藻媿非河東薛劉孝孫侍
從先朝曾諫獵褚亮白刃可蹈志難奪姚思廉弱冠
窮經已華髮陸德明補道青官有六籍孔穎達曳裾
授簡承寵澤李玄道肉譜徒勞品人物李守素薄劣
詎堪稱五色虞世南裁詩難和郢中雪蔡允恭願爲
諍臣補袞闕顏相時萬年之觴調玉屑許敬宗朝陽

有鷁雛胡薛元敬春秋頗源洙泗脈蓋文達敬歌
并保祝明辟蘇坊

芝草歌贈楊君

楊君芝草圖燁燁驚心目絢爛疑排五朵雲玲瓏似
攢千瓣玉我聞漢殿芝九莖此是太平天子徵又聞
名山芝百種仙人餌之通神明既非仙人宅又非天
子都芝草之生胡爲乎豈君至性感天地故依馬鬣
呈奇瑞不則定緣餘慶長欲與庭除蘭玉爭芬芳君
家先墓飛大鳥四代三公人世少雲孫或者踵前踪
蟋蟀軒草

元十五

君不見生芝草

斷簪吟

劉子爲侍兒買銀簪已四冬觸物而折又旬
餘侍兒死劉子悲焉作斷簪吟

斷簪吟未吟眉已蹙當時簪映雪鬢綠簪短情何長
簪斷情難續少年摧折汝良苦今日見簪如見汝無
那見簪人不見此簪應與腸俱斷斷簪吟淚如霰

漢方壺歌

方壺之山東海東與波上下隨長風背崩摧仙聖

幻形飛入紅爐中良工製此漢何代質素似與商
彝同當日春醪浮淺碧爛醉不知誰氏翁土花侵蝕
千餘載中霄寶氣橫長虹以何因緣入余手爛然古
色搖雙瞳雲中碧落隱還見雨後青山淡復濃半似
丹砂含石隙半似翠羽在蘭叢盡日摩娑渾不厭終
身與汝長相從客言神物終當化得失毋骨達人曾
劉生掉頭笑不應呼童注水插芙蓉還期携酒隨真
侶醉跨東溟問舊蹤

斑長生歌

蟋蟀軒草

元十六

辛亥夏午睡夢有鹿在庭戲呼爲斑長生覺
而異焉因爲之歌

斑長生斑長生曾授文王圖曾趨穆滿庭生來不是
塵中物又傍長林豐草行匡牀午枕見君喜字君長
生喚君起雙曉才開蕉影空猶覺呦呦聲在耳吁嗟
茲夢何太奇與君俱有烟霞姿爲我駕車遊且嬉千
年萬載同襟期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久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五言律詩

題子卿圖

禿節滯穹廬孤臣萬死餘歲深羊不乳天遠雁無書
報國丹心壯思鄉白髮踈千穉圖畫裏麟閣幾人如

憶先君

蟋蟀軒草

元十七

泉路空長夜家園又早春所嗟人事改不分物華新
冠蓋來清夢琴書委暗塵昊天何以報撫景獨傷神
哭姻家楊惟孝

年少稱才子詞壇氣亦豪青霄鴻鵠志丹穴鳳凰毛
三策未能達一經空自勞年年更短玉樹掩蓬蒿
其二

忽憶君相送西郊暫解鞍論心爭勸酒握手願加餐
促悲歡並情深去住難早知成死別忍不更盤桓
秋秋有感

故里千山隔深秋萬木疎無人
是知已何處不愁余
哀雁殘清夢明蟾伴
索居病來諸事懶獨愛養生書

冬夜有懷

故里諸年少良宵何處遊
乘閒尋酒伴扶醉入娼樓
白眼元多傲紅顏不解愁
就中誰念我癡坐數更籌
、寧夏叛日括城中婦女數百
送虜聞而賦此

狂卒稱兵比佳人陷虜時
倉皇隨馬足憔悴損蛾眉
殺氣旌旗暗邊聲鼓角悲
男兒盡從逆婦女欲何爲

其二

蟋蟀軒草

元十八

半生香閣裏步未及中門
虎旅一朝亂龍沙千里奔
生爲嬌虜妾死作異鄉鬼
女伴吞聲哭胡天白日昏

其三

萬死到邊城悲風草木鳴
粧非前日態夢是故鄉情
鐵騎朝馳野金笳夜遶營
單于催進酒忍淚疆邊迎

其四

日落胡風勁山空獵火輝
心驚殊俗事淚濕舊時衣
易使紅顏老難期白骨歸
微身不如雁秋到卽南飛
病目廢書時有女弟之戚

生死悲何極凄然卧敝廬
可憐雙淚眼空對一床書
有夢迷莊蝶無心弄魯魚
此身如電露伏枕惜居諸

其二

骨肉幽明隔愁來未可支
病多懼索寞淚盡眼迷離
隱几青編廢垂簾白日移
幽窓吟自苦嗚咽不成辭

秋夕

夜色千家月秋聲萬木風
杜門塵事隔呼酒病妻同
逸興蓬山外微軀藥物中
半生空碌碌辛苦爲雕蟲

憶舊

蟋蟀軒草

元十九

鄉書初薦鴉秋色滿青袍
名姓空鷄口文章豈鳳毛
便思依日月何意困蓬蒿
歲晚山城卧排愁仗濁醪

病

長日惟高枕衡門掩薜蘿
馬卿病羊仲不相過
空老青春色誰酬白雪歌
業身如幻吾欲問維摩

偶成

漫誇千里足世路自崎嶇
暇日供吟眺浮雲任有無
迹堪羊豕混名可馬牛呼
剝啄門慵啟閉身且據梧

其二

春風三畝宅夜月幾編書紫氣朝儀在清霜蓬嶺陳
幸爲廉吏後敢笑富兒居天登私貧我逍遙任所如

夜坐

風雨閒庭暮苦吟頻剪燈殘編看易厭往跡遑難憑
世味淡于水禪心清似水從它晝隣閑且自伴魚曹

九日

佳節同愁至孤吟到夜闌殘燈妻卧病細雨雁驚寒
濁酒終難醉黃花不忍看年年秋色好人事幾悲歡

之武城失路

蟋蟀軒車

元二十

路岐人迹斷轉盼易東西慘淡黃沙冷躊躇白日低
難憑老馬智疑聽鷓鴣啼莫麗楊朱淚浮生處處迷

鳴玉娶婦

生兒今有室稍慰向平心共笑成翁蚤翻悲閱世深
頭顱今老大踪跡尚浮沉更覺思親苦停觴淚滿襟

上先大夫塚

劍履閒重泉沉沉十二年迷離秋草徑慘淡暮雲天
積雨陷墳土陰風飛紙錢獨將一杯酒和淚滴寒烟

秋日晚歸

露連皎月紅白各爭妍暝色催歸馬秋聲咽亂蟬
村皆碧樹步步是蒼烟轉覺馳驅苦筋骸異昔年

書壁

年年窮鬼狎日日病魔侵綠髻將成雪丹砂未化金
浮雲多變態流水少知音躍冶吾何敢浮生任陸沉

曾老師宴門弟子值雨有作奉和

怪底開筵日甘霖兩度逢前次大雨見柱吾師多雨化

諸子共雲從政好傾浮蟻今起卧龍衝泥歸去怯

馬上聽昏鐘

蟋蟀軒車

元二二

有感

世味成鷄肋吾生任鼠肝終翔千仞遠聊借一枝安
旅服春光暮吟窓夜色寒晴湖烟水濶夢遶舊漁竿

送吳去聞省親

別酒薊門道歸帆江上潯白雲千里目烏鳥百年心
驛路春花滿家園夏木深嗟余戀微祿送爾一沾襟

送金山人

當時一尊酒同醉峭湖春不謂來燕市依然見故人
清吟淹歲月短褐傍風塵削劍無勞嘆雲山處處新

送汪杜河二首

明月光初剖連城價可期如何金馬客却動白雪思
秋草隨車轍寒花映酒卮斑衣縱可戀其負聖明
時

其二

碣石談天侶相看臭味投忽驚同調別添得異鄉愁
河水帆前月嵩山杖底秋風塵余亦厭願逐子長遊

孟堯耳至燕賦贈

君去梅初發君來桂欲芳西風遊子騎今雨故人觴

蟋蟀軒草

元二二

轉覺年如電相看髮有霜無勞念兒女離合是尋常

送寒泉上人

空門無住著來往偶隨緣客路白雲遶禪心明月懸
聞鐘尋野寺洗鉢向寒川想到東林下天花滿法筵

野望

野望風烟迥羈愁節序新惟應芳草色猶憶故園春
車馬塵中事琴書病後身青山無限好不屬宦遊人

盧溝橋送母南還二首

膝前歡未久忽復泣臨岐歸去又千里別來知幾時

雲光迷驛路塵色黯征帷佇立不能返心隨馬足馳

其二

繫馬盧溝岸垂楊色未凋別離愁母淚雷滯異鄉心
貧怯金辭寡衰憎雪滿簪介山如可學將母向遙岑

張烈婦二首

忍負重泉約貞心天地知自憐生是贅翻覺死如飢
鏡掩鸞沉後簫停鳳起時沂川流日夜不盡此情悲

其二

本是子飛侶狂風比翼分何難棄人世或得倚夫君

蟋蟀軒草

元二三

黃壤千年夜瑤臺萬里雲殉名非爾志彤管自流芬

送牛含宇之良鄉令

雙鳬非遠去不必悵離羣已作郎官宿還依帝闕
雪驥堪空北土琴可續南薰自是咽喉地賢聲天下聞

聞

送吳默冲之河津令

又喜除書下依然縣大夫斷山存禹鑿芳草滿殷都
問俗刀爲犢來朝鳥是鳬丈夫宜砥礪不必嘆驪駒

贈韓則府

惟來郎宿燦韓斗瑞光凝沉水無凡調追風有異能
恩波甘比露宦味冷于冰明主重循吏璽書應見徵

人日

物色帝城好烟光人日晴官閒多嘯傲地僻少逢迎
強仕身無恙歡歌世太平青尊長不竭白髮若爲生

妻病

愁極門常掩愀然對病妻琴中風語咽枕上蝶魂迷
桂醕尊空貯蔡箋句懶題南華時自現生死總堪齊

鮮館聞掖垣報有感久之乃知誤傳

蟋蟀軒草

元二四

三載玉堂中回看事已空姓名成畫虎文字悔雕蟲
棄婦無歸日飛花一任風浮生蠻觸戰不必問雌雄

早春同栗社兄楮內弟過飲管宗舜

幾載隔風烟芳杯此共傳朋儔仍故里景物是新年
坐久渾忘醉談深漸入禪堪憐童稚友轉盼欲華顛

北墅二首

燕山久爲客舊業委荆榛不謂重來日依然四望春
鳥啼如訴別花笑似迎人欲向菟裘老寧愁生計貧

其二

一見止去歸來幾歲華舊隣酬訝客新儀未知
庭滿生孫竹林喧哺子雅所嗟容髯改且賞未殘花

贈月峰山人山人精形家言又能詩

碧落宵宵月蒼山處處峰雲煙共縹緲天地任萍蹤
旅况愁遙酒鄉心夢後鐘青鳥一編在誰解好真龍

海鶴山人爲屋上茅賦贈

客來從馬穴上築近云亭呼酒同緣眼將此其青
曾尋騎鶴仙傳得鳳龍經我有埋香恨從君問地靈

因海鶴訊僧進士

蟋蟀軒草

元二五

客路曾傾蓋幾年清夢中嗟余潘鬢改訝爾郢歌工
壁吐懷中月鵬胡背底風相思逢野鶴一札寄遙空

慰醫者羅君哭子

羨君千林杏林林媚春陽却惟耐霜凋翻摧秋夜霜
抱麟知有待浮蟻醉何妨且喜青囊在猶存種玉方

其二

君是東門吳何緣淚欲枯空懷朋後詆竟失掌中珠
理玉情何慘生苗夢豈誣人陰陽在明歲鳳將雛

登樓

殘暑千家雨斜陽萬木蟬登樓望秋色何處不凄然
宦况銷頌白年華付草玄浮生是泡影吾意欲逃禪

丁艱在里間補官之命蓋緣銓部誤題

啟事勞銓部微官奉 玉音却緣除目錯翻見 主
恩深久矣烟霞疾僕其風木心消埃何日報霜髮已
盈簪

卷之六

元二六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久良甫著

七言律詩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登岱

佇立高峯眼界寬迴看石徑已千盤春陰綠合層崖
楸初日紅搖大海瀾龍口泉聲千澗雨天門風色四
時寒振衣一嘯塵寰外我欲駕虛縱羽翰

蟋蟀軒草

元二七

其二

探奇雙屐躡蒙茸身在瑤天第幾重風落鍾聲青帝
觀霞明楸色丈人峯秦碑漫滅蒼苔合漢檢銷沉翠
靄封七十二朝隨逝水山形依舊削芙蓉

秋日泛舟西河

西風騎馬尋幽境忽聽漁歌喜欲狂卽棹扁舟隨綠
水還仰 紅粧幾株殘樹搖秋色萬頃澄波蕩

夕陽

浪

打破寒波萬畝青漁人欸乃正堪吟無邊落葉隨流水何處飛鴻下遠汀風拂蒹葭秋瑟瑟煙侵楊柳晚冥冥同來勝地須沉醉莫向靈均學獨醒

丙戌秋母病

寒山木落正愁余那更高堂病未除悶坐西風調藥物愁臨殘月檢方書垂垂客淚青燈後切切蟲聲白露初遙夜徘徊無限意只應明日翦毛疎

冬日再泛舟西河

川流渺渺接長空朋輩同來訪釣翁返照光搖漁艇

蟋蟀軒車

元二八

外浮雲影落酒杯中煙波迫暮偏增碧霜樹侵冬未減紅但有清尊皆樂地步兵何事哭途窮

蒲坂

到此淒然有所思欲尋往蹟悵何之西風綠草夷齊塚寒月蒼松舜禹祠雷首古今雲色麗黃河日夜水聲悲登臨已抱千年恨况是窮民野哭時

送胡山人

邂逅知君天下士坐中談吐氣驚人揮毫已見詩無敵倒杖還看術有神綠蟻斟來不辭醉黑貂敝盡未

言實可憐落魄風塵久此日纔歸萬里身

其二

范叔袍寒朔雪侵悠悠世路幾知心一官塞上功名薄十口天涯歲月深自爲耽詩生白髮誰因買賦贈黃金故園歸去逢春色憶我能無寄好音

途次偶成

十年踪跡滯窮途今歲公車又帝都誰樹壇薪新赤幟我投囊底舊明珠馮驩雙劍還悲感郭隗千金定有無蠻觸雕雄那可料客窗尊酒暫歡呼

蟋蟀軒車

元二九

元日

病餘拂曙一登樓積雪全消宿霧收朔氣已隨蓮漏換春光新向柏尊浮卽看林墅芳菲滿準擬壺觴汗漫遊獨有壯心驚歲改風簾恍恍看吳鉤

大司馬白川劉公捐館二姬同日死之長君肖

白托高文康詩爲賦二律

丹城鶴駕去何之腸斷孤燈照繡帷金谷繁花春並老瑤臺清夢夜相隨紫鸞舞罷覓難返黃鳥歌來調薄悲魂殺白家楊柳色一枝裊娜任風吹

其二

雲飛塞鴉亦識人閒恨常向墳頭叫夕暉
補同赴黃墟死是歸燕子樓空明月在鳳皇簫吹綠

戊戌五月遷安令雷君卒于官余夙辱小友之

愛于己庚正月念三日夢謁君傳令中君留

飲言笑不異生平余忽悟幽明路隔壺辭趨

出君隨而吟曰死生別已久今夕共銜杯恐

淚送君去此去不復來既出門猶聞鳴咽聲

曉峰軒草

余亦慟遂覺余甚異焉賦詩一章

塵世功名未白頭不堪玉樹忽驚秋寒瑟絕臺空
在雷劍光沉水自流雪夜命非無舊典山陽聞笛有

新愁還迷笑語休言夢廿載論交是夢遊

寫懷

蚤年詞賦學相如中歲耽玄讀遺書五色毫存空自
詫九還丹就竟成虛踟躕路灞楊朱淚寂寞蓬生仲
蔚居馭鶴雕龍都罷想且將蹤跡混漁漁

冬至

仲冬風日正淒涼葭管灰飛動一陽已見曆頭傳歲

月還驚展齒嚙水霜凜形似鬪梅花瘦愁緒偏隨絳
線長寂寞小樓耽伏枕兒童莫漫進霞觴

給諫楊公買園北郭開迤邐先壠以券見歸賦

謝

迷離禾黍傷荒丘樹咽悲風鳥亦愁豈謂平泉分片
地遂令玄塚可千秋眠牛敢望垂餘蔭化鶴還應憶
舊遊欲把明珠報明德鮫人惟有淚潛流

其二

曉峰軒草

杯土荒涼宿草萎故人相憶尚含悲却將金谷園中
絳畱作徐君壠上枝十載盜簪成大夢九原埋玉動
深思英靈寂寞歸何處生死交情知不知

夜酌

雨過新涼病骨清高城凝望夕煙生百年浮世空杯
酒萬里長空自月明却憶同袍青夢隔時捫短髮壯
心驚子虛賦就誰欣賞四壁蕭條絳綺橫

偶成

名場憔悴欲成翁却向玄關苦用功紫府依然天地

外金丹似在有無中還披靈簡消清晝設想鸞駢透
碧空多少臨岐楊子淚人間天上總途窮

來賀曾老師宴門弟子之作

幾載陵陽積淚痕問問明月是殊恩敢期附驥能千
里且喜登龍共一門帳擁管絃清韻合庭栽桃李綠
陰繁片雲頭上還催句鄂調何人許細論

題孟封翁冊

蚤年彩筆冠時髦晚歲芳尊對楚騷帝氏一經名獨
盛尚平五岳興偏豪人如畏壘清風遠家近田園紫

蟋蟀軒草

元三二

氣高誰向池頭裁五色河東瑞鳳有奇毛

其二

跡隨鷗鳥共徜徉心逐鵝鵝千仞翔陶徑菊松爭晚
色謝庭蘭玉圖春光天垂紫語雲霞爛人醉清尊歲
月長夜望少微多瑞彩文星况近帝星傍

題江都陳明府曾祖百歲翁冊

南極祥光燭少微靈椿餘老狎霜威六朝甲子雙青
鬚四葉兒孫五色衣野鶴形容疑得道海鷗伴侶總
忘機象賢又是神仙令玉島凌空萬里飛

送周念潛舅赴君

短筇長鋏久風煙俠氣還應似少年客况屢酬燕市
酒鄉心時夢太湖船平蕪遠道歸程好叢桂深山樂
地偏似舅有甥在金馬不妨蕭散臥林泉

送楊太公

衡門白首草玄文有子揮毫傷五雲燕市暫依金馬
署鄆江還憶白鷗羣風生南浦卅催發花浦東籬酒
易醺漫道木蘭朝露好金莖應自九霄分

送楊克之年兄使衡藩便道旋里

蟋蟀軒草

元三三

臨代賢良第一人從天擁傳下東秦夢珪特錫周同
姓負弩爭迎漢使臣風起滄波廻浩蕩雨晴岳色關
嶙峋壯遊此去如司馬史筆應知妙入神

其二

蕭蕭四牡立郊坰肸土恩頒自漢庭地接岱宗山
作礪天移太乙使爲星賓筵授簡臺生綵客路飛輶
草送青歸去萊衣歡不極也應回首念堯蓂

送汪容庵奔喪歸

才名藉藉滿詞場鄂調何人許爲行東觀夜驚方此

焰比堂春草忽飛霜黃河水漲停征騎赤壁雲間見
故鄉燕市酒人誰是伴鴻書悵望楚天長

贈智王二孝廉

曾于槐市見名流把袂相看意氣投一別關山勞遠
夢十年京國續前遊文壇逸興花生管旅舍長歌劇
作緩政值曲江春色麗看君得意驟驂驪

清明作

東風處處嘯黃鸝和雨和烟楊柳垂春色王孫芳草
路旅懷寒食落花時愁中白髮偏相逼病裏丹經強

蟋蟀軒草

元三四

自披回首齊川暮雲隔松楸蕭瑟不勝思

荊州貳守豐城雷元亮久客都門將之官金陵

詩以送之

詩名藉藉滿江關未許三春花鳥閒已佩干將似雷
令還携明月傍荆山禁城柳色疎烟外驛路蟬聲落
照間到處清尊可乘興風塵應不損紅顏

其二

展驥知君萬里才風霜何事滯燕臺青門忽聽驪歌
發白下應看紫氣來六代風流共以寧三山霞色映

樹杯吳震有句何當寄嶺南雲一馬迴

送楊似山之汾陽司理

才唱驪駒動別愁蟬聲草色路悠悠太行雲起千年
白汾水風生萬木秋行縣隨車時雨潤訟庭罷案暮
煙浮四知自是傳家學縱有黃金敢夜投

寄題周文恪年伯祠堂

文恪祠前綠草滋騎箕縹緲去何之乾坤竹素名千
古伏臘椒漿奠一卮峴首碑存人灑淚錦城柏老客
題詩九龍嵐翠橫天際吳鬚當年壁立時

蟋蟀軒草

元三五

其二

兩朝鳴玉紫宸班直節峻增不可攀一自夢寃遊帝
所獨留真氣照人寰音容想像有無裏俎豆輝煌天
地間賴有子長傳史筆遺書不必付名山

高別駕精卜筮與仲觀善賦贈

名士風流佐郡年歸來俠氣尚翩翩持螯醉燕臺
月握麈尾談碣石天其道公明真善易誰知曼倩本
通仙冲情不愛侯鯖味載酒惟應問太玄

送趙幼安南還將奉部檄從大中丞恭奉北轡

武閨者三矣

杯酒風塵恣嘯歌
場來歸夢遶烟蘿
十年作客身無恙
萬里封侯骨若何
李廣技成堪射虎
石軍書罷但籠鵝
誰銘一片蕤然石
待爾它年倚劍過

其二

草青南浦送君行
俠氣翩翩結東輕
驪發悲聲真歷塊
壁藏趙氏可連城
雕弧葉向風飛破
綵筆花從夢裏生
幕府自能容揖客
何愁國士不知名

仲觀遠程士明携具見過惜別黯然情見乎辭

蟋蟀軒草

元三六

驪唱一聲春色別
銜杯聊復盡清歡
君仍漢苑聯遊騎
我欲齊川理釣竿
故里賓朋歌雪少
異鄉兄弟聚星難
傷心洛誦齋頭月
不是而今把袂看

別仲觀

夜堂剪燭聽玄言
春野看花倒綠尊
久向金門借吏隱
却因綠服憶鄉園
長楊賦就名堪並
叢桂攀來思轉繁
碧草漫憐南浦色
王孫歸路總消魂

別遠程豐城人

汝是當年曼倩才
常將調笑侍蓬萊
劍橫北斗星光

動筆挾西山雨色來
把臂同鷗燕市筑分携轉戀滄
城杯懸知後夜思君處
月照空梁遠夢回

別川沉中州人

東觀何人不綴文
若論英妙總輸君
雄談倒瀉黃河水
逸思橫飛太室雲
婉我鷓鴣難附翼
於今鴻鴈忽離羣
車馬明日懷人切
回首蓬瀛隔夕曛

留別木仲兼索其詩

君賦別多情思何事
上飲少贈篇奚載
風搖蓬葉月一時
珂散薊門煙宿宗
秦樹秋聲壯瀛海
扶桑曙

蟋蟀軒草

元三七

色妍我欲與君同
躡屐遠尋真侶問
長年

上于與余先後以省親
請告君既還朝余始戒
行君詩贈別有攀高日
觀輝官錦之句賦此

奉酬

憶昔黎光照木天
共瞻親舍白雲邊
當君紫禁重來日
是我滄州獨往年
驪唱暫時同濁酒
魚書何處得新篇
那堪日觀峰頭立
指點吳門練影懸

留別王道昭西河人

誰似河汾後裔貴
太平奇策聖明旌
肯將辯口論

壁白獨有深心守太玄秘館交情同舍重他鄉離緒
暮春偏故園高臥逢秋色悵望鴻書到北天

九日憐芳菊詩 開試

陶家籬畔秋容好况過重陽逸興餘幸有金英開爛
熳何妨烏帽對欹斜采來襟袖香沾露泛入尊壘色
暎霞桃李千山搖落後孤芳憐爾傲霜華

賦得霜荻白鳥 館試

才見秋光著井桐俄驚素羽起西風先期已覺霜華
至入望渾於雪色同亂點蒼煙明滅裏高依玉宇有

蟬蛩書草

元三八

無中特傳檢塞征人苦嘹唳寒聲徹漢宮

其二

逸翮遙從絕塞歸玉關雲色冷沾衣青娥故倩傳霜
信金帝偏教借素輝月湛長空羣雁亂沙明極浦影
依稀帛書欲達君王側不怯凌風萬里飛

南郊陪祀有述 館試

衝灰朔氣移泰壇星斗夜低 笙鏞六變鳴周

其二

太乙壇開霽景妍紅雲縹緲護均天羲和正近初長
日祝史應祈大有年音叶雲門飄碧落影搖田燭破
蒼烟小臣鵠立疑眸久疑有 龍顏寶幄前

曲水流觴 開試

春日春煙碧澗隈羣賢脩禊興悠哉試看宛轉桃花
水却泛輕盈竹葉杯細藻搖風相掩映纖鱗吻沫共
潏洄蘭亭勝事無今古辭翰慙非逸少才

北郊陪祀 館試

蟬蛩軒草

元三九

玄郊展禮報玄功五夜神光滿碧空靈鼓飛音天籟
裏黃琮呈彩月明中漸看玉佩千官集共祝金相四
海豐 聖主精誠先俎豆遙知徹寢坐齋宮

奉 詔脩省宿院中書懷 館試

脩省朝來奉 玉音夜堂孤燭對沉吟風雷未測皇
天意宵旰偏勞 聖主心仙掌月明雙闕近羽林雲
擁九關深腐儒無計排間闔獻曝空懷一寸忱

其二

明樓已訝飛狂火泰時還驚起怒雷千古異災頻歲

見九天和氣片言回禹鍾會見人人擊湯網行看面
應開更思珪璋崇祀地從今應有翠華來

其三

紫塞烽煙未罷兵黃河波浪轉縱橫可堪土木興靈
閣空有金錢積大盈道上豺狼猶怒攫澤中鴻鴈自
哀鳴忠臣已竭包胥淚賴有玄穹悟 聖明

其四

徙倚空庭望紫微星辰易見垂衣 龍顏共想金
輿出豹尾頻勞白簡飛寰海有無歌 帝力 朝廷

蟋蟀軒車

元四十一

曾否答天威不知魚水何時洽黃美而今半欲歸

長安秋興 餘賦

縹緲雲霞護石渠漫隨英俊曳長裾月明玉署蟲吟
候露冷金波木落初抵掌縱談千古事閒情清對一
牀書太平未上河汾策祿食驚心 帝寵虛

其二

金壺漏盡管重關上苑秋聲萬木間日月祥光臨北
極蓬萊佳氣接西山崑崙露濕蟬頭靜 龍座烟浮
輝星間歌道 第門今萬里絲雲多處處 龍顏

其三

試問昭王駿馬臺迷離踪跡掩蒿萊薊丘霜落遙天
煙碣石颺寒大壑哀沙漠百年胡運歇風雲千載
帝國開于今豈乏黃金價不是當時郭隗才

其四

文皇定閭古幽燕陸海爭誇督亢田白浪忽驚沉大
地蒼生何計問高天人烟幾處秋原裏野哭千家夕
照煎獨有五陵豪俠子玉鞍珠勒政翩翩

其五

蟋蟀軒車

元四十二

浙浙商飆萬卉殘青蔥官樹不知寒侯家池館秋容
好戚里笙歌夜色闌唉口幾人開綺席饑兒何處覓
金丸珊瑚猶自殊方貢 聖主應憐道路難

其六

西風一鴈度邊城日暮雲沙野火明白羽搖空來朔
氣金笳吹月動秋聲胡兵猶擾長榆塞漢將誰屯細
柳營自笑窮年事鉛槧欲投柔翰請長纓

其七

齊川甘載混魚蓑乍向長安逐玉珂雙鬢風塵驚老

大一身天地任踈馳寒砧薄暮催楊柳旅夢清秋
薜蘿欲報春暉憐寸草白雲矯首泰山阿

其八

井上梧桐減綠陰階前蟋蟀動清吟滿天明月三秋
色一夜西風萬里心病骨漫誇龍劍在離懷空悵鯉
書沈停雲詩就頻回首黃菊丹楓滿故林

至日用杜韻命試

蓬萊曉月照鵷班萬國冠裳候聖顏廣漠風回殘

雪落旃提星轉一陽還過瞻御輦瓊階上共想

蟋蟀軒草

元四二

宸旒黼座間空食大官無寸補每逢節序憶青山

其二

一爐一几一繩牀文史三冬定幾行煖過葭灰初應

律寒凌梅樹不飛香璫幾轉覺催堯曆繡線誰當

補舜裳每對青藜愁夜色欣看化日漸舒長

喜歸

禽鵲紛色遶山房客路紅塵夢已忘金馬幾年聊避

世班永此日喜還鄉盈尊皓月池邊酒一枕清風竹

林更想雲衡生羽翼亟尋鴻質舊時方

毒雨母中丞公之配以十月望日生服于荊州

小春梅萼政飛香三五涼蟾萬里光恰喜鸞章來紫

闕何妨鵲髮對瑤觴傳家一劍從雷煥入饌雙魚近

武昌城是象賢新拜命鍾山佳氣板輿翁

謝平原趙孟堯惠酒

每到平原常獨醒都郵風味詎堪誇寧知從事青州

客却出平原趙勝家色奪金莖新滴露香欺玉井半

開花肯教十日同歡飲那得閒愁入鬢華

書葉師進齋先生

蟋蟀軒草

元四三

依稀桃李滿門庭身老烟霞似鶴形鏡裏不添雙鬢

白齋頭猶伴一毡青天教南極明秋夜人道東方是

歲星漫詫非熊今入夢伏生九十尚傳經

毒鳳岡楊老伯

伯起冰心天地知歸來壁立也堪怕家園自闢蓬三

徑宦轍猶傳麥兩岐丹穴有雛皆彩鳳青尊無處不

黃驪不須厭次尋遺訣自見蟠桃結實時

其二

林堅棲遲樂有餘消庭蘭玉更誰如尊前再見雙龍

寫門外猶存五馬車此日瑞麟曾繫轡何方靈島為
傳書荀家夜夜占星聚况復張南照太虛

蟋蟀軒草

元四五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五言排律

下第上太史尊師劉公四十韻

卷為劉公所收以末場甲乙界

誤格不錄

昭代詞林客何人筆似椽累朝鍾間氣三輔挺高賢
精自長庚降文從太乙傳風流題柱日英妙棄繻年

蟋蟀軒草

元四五

揮塵譚霏屑操觚思湧泉碧霄扶鳳翥滄海起龍眠
赤電真空冀黃金正積燕璧價城十五鵬擊水三千
斫桂香沾袂看花色映鞦蘭臺閭細素芸閣事丹鉛
紫禁堂為玉清宵炬是蓮雲光爛蓬島日影媚花磚
直筆董狐後雄才司馬肱朱絃鳴絕調白雲唱新篇
入搢隋珠瑩侵眸蜀錦鮮扶奇窮奧窅蜚譽滿埃堦
視草膚宸眷掄才秉化權春蠶聲競速宛馬步爭
先鄒律陽和轉秦銅朗月縣山輝識虹玉斗氣辨龍
淵推轂心殊切司衡意豈偏微生洛有幸澠陶

寒劣情賦驥輪困雜梓樹仁人虛勞拂薄命轉屯

還五枝窮梧鼠三年敗木爲郢書寧偶誤燕石自堪

捐難助那供嗜娥眉敢關妍禿毫花不發駒矢葉難

穿忼慨彈馮欽蹉跎讓祖鞭美片空欲獻苦李復誰

憐匿影匡衡壁謀身季子田卿生時去矣趾別淚清

然醜破情猶繫舟焚志益堅燕歸思六厦靈老戀殘

編畫虎翻成誚登龍或有緣指南迷可破奔北恥應

淋悵望風烟隔躊躇歲月還何時問奇字一觀子康

蟋蟀軒草

元四六

玄

送賈廣文會試 君蜀人

峨眉天半色絲筆鬪崢嶸白雲詩調青袍冷宦情

才名洛陽少經術濟南生 君治 灑泣會三獻逢時定

一鳴風煎鵬翼健花裏馬蹄輕更奏凌雲賦懸知漢

主驚

苦熱

何事陰陽炭偏于六月燃乾坤皆火宅池浴是湯泉

無那羲和駕來乘赤帝權汗揮真似雨吻燥欲生煙

癸巳秋大水

屏翳申省怒盆翻徹五更火飛狂電影山裂迅霆聲

其訝銀河漏還疑碧海傾詰朝看四野大水抱孤城

勢撼乾坤動光搖日月明誰知南津溢翻與具丘平

破宅隨波去奔濤共樹爭橋湮無馬度甍廡有甍鳴

闐闐頻移舫庭除可濯纓桑田渾欲變葑屋總堪矜

艱苦遷居計淒涼望歲情何人達旒纁亟命緩秋征

途次感述

蟋蟀軒草

元四七

檢點生平事依稀夢裏身以羊都是幻得馬也非真

童稚伴螢雪賓朋誇鳳麟親庭侍朝夕客路逐風塵

燕關彤雲繞秦關紫氣涇梁園三見雪虞坂雨逢春

驅馬時驚險維舟數問津毋勞嘆行役所冀脫沉淪

沽酒齊城市論文灤水濱孫陽收款段匠石探輪囷

一鶚書初上雙龍氣不馴秋闈欣奮翼春浪阻攀鱗

獻策情猶鬱聞詩迹已陳露晞難戀薤霜冷蚤摧椿

九杖虫絲滿松楸馬鬣新泣烏空有淚羅雀竟無賓

明月憑誰識幽蘭祗自初兔株誤田父魚肆困波臣

賦豈千金買歌惟一劍貧人情多慘淡世事轉酸辛

台常繁念存亡益愴神光陰頻轉殿天地獨沾巾

頓覺浮生苦勤將大道詢焚香閱雲笈掃室迂駭輪

脫俗酬初願耽玄了夙因一瓢延歲月孤燭守庚申

玉液朝恒煉丹爐夜獨親何當到堦辜猶自戰波旬

謗詫心如石終愁鬢似銀瑤池限滄海紫府隔青旻

秘訣寧傳我微名苦繫人觸蠻競雄長儵忽鑿真淳

李苦何堪笑桐焦或見珍請纓謀儻售題柱志還新

蹇足慵追速纖蛾恥放顰寄書鴈旅服欲懸

蟋蟀軒直

元四八

托迹元丹堅馳心又紫宸未能齊得喪無乃殫食

與春色催歸騎煙光映釣給壺壺休浪擊萬事任陶

釣

奉壽懷翁曾太老師三十韻

江漢有高士清時第一流長庚符瑞應大酉恣翁摯

塵源追秦漢微言佩魯鄒禎祥真鶴駕步驟是驂驅

流水音希賞陽春調寡酬楚蘭常默采荆璫肯輕投

事業嗤蕉鹿文章廢棘猴閒情遺組綬雅抱托林丘

馬已輕千駟銷寧戀五侯涼騰開北牖時雨事西囑

惟推心絕冲夷俠氣收葛天人似古良壘境偏幽

五柳色相映三槐蔭更稠芝蘭長衍慶弓冶善弘謀

有子排闥闔其文動冤旒蚌珠明照乘龍劍紫連牛

視草晨供奉然薪夜校譽不因傳世業何以潤皇

猷榆杜芳聲遠楓宸寵數優龍章垂煜霄鶴髮

任嬉遊門可容車馬身惟狎鷺鷥春雲隨躡展夜月

半移丹泉石堪供傲琴書足破憂九還時自煉二仲

日相求松菊開三徑煙霞接十洲但將杯泛蟻何用

杖為鳩上壽椿難老良辰麥及秋瑤池金薦果碧瀛

蟋蟀軒直

元四九

歲增籌處士星方燦真人氣正浮鰈生祝遐算願與

倅倅倅

送王光祿擢大理郡倅荊州人代

豈厭大官署而親佐郡勞九重方減膳百姓望投

醪人本如荆王才宜佩呂刀銀青稱別駕金碧對揮

毫春色滇南樹秋聲洱海濤從今看展驥定有重

書褒

送江都陳明府

乍剖陵陽印應償十五城銅章新沐寵綵筆傳遺章

別色一尊酒歸心千里程黃海春樹合瓜步暮煙生
白雪冰絃古青霄玉鳥輕卽看花滿縣不獨一枝瓊

魏大中丞雙壽

間代鍾名德清時重老臣心精光日月氣節挺松筠
古道工調瑟雄文妙新輪昂藏依豹尾慷慨過龍鱗
澤自登車濺威從秉鉞申身冠隆風望麟級值良辰
况有千飛侶同爲不老身東山瞻太傅南嶽見夫人
玉樹青霄色瓊芝碧海春張南聯寶葵千載照高真

題沈封翁崇德冊

蟋蟀軒草

元五十

高風不可極渺渺大江流博學如中壘誠心似太丘
黃金辭夜餽綵服奉晨羞雅有蘭爲佩何妨蒨作綵
口碑猶月旦血食自春秋 龍綵還褒寵幽光動
冕旒

爲汪給諫尊人題冊

名德垂銀管千秋不可忘高風似桑楚遺惠滿桐鄉
客避西州路人歌南國棠二時嚴俎豆數仞傷宮墻
芳冶家傳舊芝蘭世澤長驚看維是鳳翱翔在朝陽

送范元辰年丈使清源便道過里

論交燕市裏肝膽盤生平恰喜雙龍合驚聞四牡徂
君才眞絕世年少已知名賦以雲爲氣詩將雪作塵
風扶鵬背健花映馬蹄輕起草紆籌策含香侍 聖
明冠裳出漢署旌旆指齊城倦客乘槎去諸侯負弩
迎吳山秋色麗浙水暮潮生幸有星軺便何妨畫錦
行龍章 三殿錫馬鬣一親榮池草得新句竹林尋
舊盟豈因慰歸思便爾滯嚴程畫省須賢傑無忘捧
日情

爲李吏部尊人題冊

蟋蟀軒草

元五乙

閒氣生英詰高名月旦存文章周琬琰德器魯輿璫
霧雨空藏豹天池未化鯢青瓊無俗况絳帳有微言
涉世心非染歸田道益尊一編常閉戶三載不窺園
近源江門脈遙探泗水源人猶期振鐸志豈美乘軒
玉樹千尋挺鵷鵠萬里翺椿庭傳舊業楓陛荷殊恩
燦燦 雙龍語巍巍駟馬門不窮君子澤顯晦詎須
論

爲燕年伯題冊

英靈降恒霍俊傑起河汾弱冠能擒藻雄才迥出羣

襟懷同朗月意氣薄高雲鳳翥誰堪並是祥衆所欣

含香摠妙畫剖竹播清芬途荷疆場寄彌高矢石勳

風煙秋不警刀斗夜空閒抗志辭主組閒居半與墳

歲星忽沉沒真氣尚氣肅貌存瀛海千年仰使君

夏日彈琴奏虞帝南風之歌有述御試

日麗朱明霞風傳綠綺聲南薰忽入弄古調轉關情

味可忘三月音疑奏九成寧論魚出聽或有鳳來呈

舜德今堪嗣虞歌儻再賡窮簷都解慍攀壞樂昇平

秋祀恭謁長陵詩御試

蟋蟀軒車

元五二

躬膺虞曆勤手闢漢河山禮樂輝千古梯航徧八蠻

六飛清朔漢九鼎奠燕關龍駕何時去烏號不可

攀陵園秋草合帳殿曉雲閒日遶明禋處還疑識

聖顏

又

赤縣歸真主青山鎖故宮玉魚沉永夜石馬立西

風霜露秋容肅椒蘭祀典崇洋洋鑒取在濟濟駿

奔同傑閣轟雷後枯松活照中吾

望念繩武何以答玄寄

賦得玉壺冰 御試

玉壺冰始結冰玉兩規煌煌素質疑分月寒輝似挾霜

欲將清比潤翻化弱爲剛外示溫純色中含凜冽腸

對人無障礙鑒物及毫芒豈必鳴堅白澄心映玉堂

又

水貯玉壺中清光四坐同並看俱皎潔交映轉玲瓏

不獨塵埃絕還疑色相空嚴凝存正氣洞徹見虛衷

皓奪三冬雪明逾百鍊銅附炎吾豈敢守素向寒風

賦得草色遙看近若無 御試

蟋蟀軒車

元五三

細草媚東風萋萋遠漢宮望時春似染行色如空

綠映瀛洲水青分苑樹叢芳姿濃淡裏弱態淺深中

隱約朝煙裊迷離暮靄籠池塘清夢遠裁句轉難工

賦

萬壽聖節賜百官寶鈔 御試

羽漢絲虹懸弧南照御筵八方來禹貢並口祝堯

年共荷楓宸寵言將楮幣傳輝煌分內殿重疊散中

消惠比金錢重光凝玉璽鮮街恩何以報天保咏詩

篇

賦得春鳥隔花聲 間試

帝城春色遍啼鳥隔花叢幽調芳菲外繁音爛熳中
嚶嚶當曉日恰恰度和風似愛新英好如憐落蕊紅
深栖人不見細語意難窮疑是張韶樂飛聲滿碧空

送陝萊王公祖應召入朝

碧雞餞 氣繡虎起高名司李官非薄甘棠頌可成
雙輪時雨霈三尺法星明雀角寧穿屋孤踪敢傷城
紫泥來 寵綈紅雨送行旌拂斗龍移影朝陽鳳有
聲九重頻止輦羣議賴持衡退食懷同調飛緘慰遠

蟋蟀軒草

元五四

情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榜

七言排律

送廣文買行可之官北雍

維陽才子筆如椽幾載傳經泚水邊國馬豈淹千里
步文星忽傷五雲縣芹池化雨波仍在槐市春風景
益妍六館鴻辭新赤幟半牀蠹簡舊青氍西山秋色

蟋蟀軒草

元五五

吟囊裏北關煙光講席蘇聲譽欄衡惟一鶴助庸揚
震兆三鱣思鄉遙夢吸丹月對酒高譚碣石天煎磨
倘逢宣室問漢皇應嘆賈生賢

壽吳中舍八十

紫微花底舊揮毫歸去柴桑臥止高一片閒情游上
古數聲清嘯滿東臯頤山嵐翠朝隨杖震澤煙光夜
泛舸塵外何妨鷗作侶池邊况有鳳為毛翩翩瑞水
來青鳥爛熳玄都放碧桃道德五千心自醉春秋八
十興還豪長教椿栢凌霜色未許桑田化海濤僊掌

蟬軒草

蟬軒草

元五六

蟬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氏

五言絕句

書壁

盛氣雙螭角虛名一豹皮不如持斗酒郭外聽黃鸝

夢先君

一丘榮宿草夢裏見英靈覺後霜林曙啼鳥不忍聽

蟬軒草

元五七

汲水婦

携瓶傷井幹低鬟徐顧影見容却迴身纖指牽長綆

題沈閣師悟迷橋

浮生皆大夢處處誤輪蹄寧爲迷後悟莫作悟中迷

又

公且多才藝明農樂有餘偶從橋上過似覩指南車

管孝子五絕句

承歡

竭力營甘旨將承膝下歡兒身不求飽自有腐儒餐

請代

親死生何益親生死亦安呼天天不語雲慘日光寒

咀食

兒以父爲身父以兒爲口真成返哺鳥可憐不能久

嘗糞

味苦心轉甘味甘心轉苦甘苦迷不分低徊淚如雨

治葬

三尺猶未封一寸已先折淥川日夜流似助人悲咽

悼亡

蟋蟀軒草

元五八

風驟難爲雪春深不見花持觴人已矣和淚酌流霞

又

塵滿同心結香消半臂綾小樓明月夜惆悵不同登

又

靜裏疑聞語忙中錯喚名心頭無限淚強道不關情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六言絕句

偶成

若論人天煩惱都緣眷屬恩情識得卽空卽色不如
無滅無生

葦屋故人已去荒丘新鬼堪憐解道彩雲易散爭教

蟋蟀軒草

元五九

明月長圓

感懷

得鹿那如失馬飛鳩豈逐搏鴟尤竹爲鷄亦可南柯

關蟻何憑

兔角龜毛是幻鼠肝蟲臂奚悲君石上蒸黃犬何似

商山紫芝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七言絕句

遊仙詩

閒闌晨開露氣清霞裾縹緲御風行
彤雲影裏傳天語身是仙班第一名

一派鈞天聲韻和蒼龍紫鳳舞婆娑
天衣飄飄呼天

蟋蟀軒草

元六

酒第一仙班雨露多

瑤池宴罷酒微醺踏遍崑崙頂上雲
獨抱鸞笙吹皓月扶桑回首曙光分

萬里秋光倚劍看偶逢仙侶醉瑤壇
玉蚪斜跨海東去深夜不知風露寒

東溟轉盼已揚塵歎息人間事
事新一枕邯鄲都未覺蒹蘆有藥與何人

張郁文與余同舉于鄉遂締婚姻以何而卒詩

以哭之

名士風流自不羣當時杯酒細論文
空階碧草還秋色愁絕重來不見君

半世邯鄲枕上迷男兒幾度襟袵女
纔笄相如舊葉俱零落獨有文君日夜啼

秋閨玉筍暗沾襟兒女呼爺何處尋
縱向大羅天上去回看骨肉也傷心

風塵兩度入長安欲舉天池萬里翰
壯志未酬身已死牀頭忍見舊儒冠

踟躕鶴駕向三山曹盡啼呼竟不還
未畢向平婚嫁

蟋蟀軒草

元六

志不知何事厭人間

子光應試歷下聞父喪歸

腸斷靈椿一夕秋空懷明月未曾
可憐風木皁魚淚却與陵陽淚並流

元夕

青燈濁酒奈愁何隔巷微聞一曲歌
遙想綺羅來往處香風十里月明多

莫春

雨過飛紅亂委塵客中寥落度殘春
垂簾久坐如新

婦燕子楊花故惱人

中秋不見月

何處華筵酒欲醺西風絃管夜紛紛
嫦娥似妬人間樂故歛清光入碧雲

獨憐病骨對寒檠簾外瀟瀟暮雨聲
自是浮雲有深意恐人愁見月華明

有感

論文說劍氣何雄惆悵相如四壁空
且把窮愁付尊酒此身元在槐官

蟋蟀軒草

元六二

讀書雜感

古人遺塚草迷離往事千秋汗簡垂
泉口雌黃紛似髮賢愚枯骨總無知

落筆千言入錦囊提戈百戰靜龍荒
饒他四海聲名滿也只青編紀數行

讀罷齊梁月露辭續紛題麗藻似駢枝
却憐鳥跡蒼苔

上真率還同太古詩

椿菌何分大小年搶榆未必遜垂天
秋來多病慵披誦只玩南華第一篇

鄴下懷古

曳曳漳河楊柳條還如宮妓舞纖腰
魏王臺榭成塵土露泣煙凝恨未消

戲人納妾

房櫳深處隱妖嬈不向章臺問柳條
縱有舊時春色在也應不似小蠻腰

讀蘇武傳

一片丹心繫漢朝旃毛咽盡鬚毛凋
胡姬也解憐忠義故把風流慰寂寥

蟋蟀軒草

元六三

哭妹

青燈白晝照虛堂一別人間路渺茫
稚子不知慈母去依然戲舞素帷傍

汝憶嚴親淚似波相隨地下意如何
嚴親倘問而兄事莫道年來愁苦多

宮詞四首會試時作

垂鬟卽解弄銀箏拋擲多年玉指生
聞道君王閱歌舞翻從幼女學新聲

女伴趨朝向未央知留若個奉君王
雙蛾盡帶還窺

鏡不似而今半額黃

曉殿朝回翠黛橫青菱自顧恐非真笑呼侍女看容
貌可以昭陽薦枕人

初綰雲鬟態正妍當時卽擬至尊憐長門十載容華
損縱使承恩異少年

築巖蔡丈元日旅館召妓詩以嘲之妓字蘭卿

蔡多內寵李氏尤嬖

獨將酒聖對花神沉醉東風逸興新九吮殘香君莫
採家園穠李正含春

蝶蜂軒草

元六四

良辰偏值別離時尊底屠蘇欲勸誰蠻素相看揮玉
觴知他何處擁蛾眉

赴試途次書壁

絲絲垂柳拂征韁有客揚鞭指帝鄉寄語金明池

上女安排青眼候仙郎

答友人閨情之作

吳鉤初淬電光新俠氣思清瀚海塵壯士封侯輕萬
里任教柳色惱閨人

偶書

家徒壁立莫潛然且脫鷄裘當酒錢但對遠山餘恨
好不須詞賦滿宮傳

平原道中

風塵書劍久蹉跎此日還鄉喜氣多少婦不知郎欲
到還應對鏡覓雙蛾

秋思

鴻鴈聲中萬木秋故人和淚到心頭垂簾不放月明
入明月自明人自愁

述懷

蝶蜂軒草

元六五

浮生事事似空花回首陽鳥景易斜不趁天風三島
去茫茫苦海轉無涯

且向仙源一問津懶將七尺付紅塵西風鶴背凌空
去長作逍遙物外身

岱宗雜咏

玉皇頂

獵獵長風萬仞巔依稀夢裏到均天晚來嵐翠沾雙
袂疑是玉皇香案煙

無字碑

片石模糊岳頂祠千秋拂拭不須疑咸陽竹帛灰飛盡大地都成無字碑

丈人峰

噲昔丈人峰下行丈人老大我如嬰只今重過頭將白堪與丈人爲弟兄

日觀峰俗傳三更見日殊謬

天鷄喔喔十杓斜想像扶桑吐日華自是迢遙看不見教人錯恨海雲遮

泰篆碑

蟋蟀軒草

元六六

祖龍帝業竟誰論雨食殘碑帶薜痕聞道祝融峰上象鬼神呵護至今存

望海石

東髮尋師問大還風塵容易老紅顏十洲東望堪惆悵羽蓋騰輪不可攀

試心石

危石孤懸幾萬尋俯看絕壑晝陰陰石邊莫漫將心試若有真心不試心

十八盤

初底風生萬壑寒行行鳥道轉艱難世途到處千重險不獨天門十八盤

玉女池羣山亦有此池

東西二嶽對嶙峋池上仙踪若個真玉女雲車元不定西秦才飽又東秦

白雲洞

嵐光赫色翠千重古洞深深有蛩龍何事白雲朝莫起此間不是漢時封

御帳坪

蟋蟀軒草

元六七

春山訪古獨躊躇烟林含翠望乘輿惟有殘霞天平落至今猶似降天書

大夫松

老幹扶疎塵外橫白雲同結歲寒盟只因秦爵曾相汚千古號風怒未平

仙閣巖

漢武東封禪石間千官劍佩擁僊居金泥玉檢無跡處露草荒涼泣舊墟

迴馬嶺

惟石松牙縱復橫驕驕獨向人鳴但教畱取追風
足有日康莊自在行

迎春二首

待忍春寒試薄裳顏鴉鵲就貼花黃莫教遊客輕相
謂道是貧家不鮮粧

積雪全消風日和盈衢綵仗土牛過携兒少婦拋紅
豆不管春泥濕襪羅

采綿曲

蓬蒿荆釵真可憐短裙窄袂步萊田木綿滿襖堆如

蠶蟬軒車

元六八

雪博得人家幾許錢

誰家嫂嫂共姑姑聯臂郊原意態殊穠袖微裙爭脂
快從教香汗滴珍珠

寬無煙火饑生埃女伴相呼促步來采到日斜雙臂
軟暗勻紅淚灑蒼苔

霜葉繽紛移步難日高猶自怯衣單爾時羅綺叢中
婦穩臥不知風色寒

豐城范子芳爲其尊人大宗伯伏 闕上書兼

求仕國表墓簡部下三載餘矣不佞夙受知

宗伯老師而心高子芳之篤孝于其行俯仰

今昔愴然不能爲懷輒成四章以贈

雲擁天關虎豹驚回天千載一綫縈何如孝子排開
閨地下丹心日月明

幾載寅清霄漢間日明笙鶴杳難攀墓碑乞得如椽
筆墮淚還應似峴山

未報吾師國士恩卽君邂逅共青尊斷腸不獨因離
別猶有西州舊淚痕

獨携雄劍客神京不爲無魚感慨生別後相思何處

蠶蟬軒車

元六九

望遙因紫氣指豐城

寄家書作

冀北三秋鴻鴈飛欲傳消息淚沾衣倚廬慈母如相
問莫道天涯未得歸

偶成

異鄉風雨幾經秋擬仗醇醪破此愁其奈相如貧轉
甚文君無復鵲鴛巢

仲觀見和二絕仍以蔗韻奉答

東一片白雲飛我欲乘秋戲綵雲君自金門滿大

隨緣且住不須歸

鴻鴈聲中傳石秋驪駒未唱已生愁
應憐歲暮關山道風雪偏凌季子裘

清美亭詩有引

曾太師翁懷雲先生始居約與客圍棋松下
無論勝負意甚適也比既貴時時召故所善
客賭酒爲樂吾師太史公請假歸侍間以
手談當戲綵先生從傍指點竟日無倦色於
是取東坡詩語顏其亭曰清美而小子驢賦

蟋蟀軒草

元七十

十絕句

閒亭面面是烟霞二仲過從野興賒
敲罷枯棋纖月上呼童然竹煮新茶
紅塵赤日長安道處處輪蹄不暫閒
清美亭中人生隱始知樂不減商山
松畔支頤對一椀濃陰覆榻篆烟清
長風忽起松檜急似助幽人落子聲
藤蘿深護子雲亭戶外春山遠送青
一片欒檉真事不須辛苦草玄經

碁局朝朝伴酒漿頗毛老去未全霜
懶柯仙子今何在應羨人間歲月長

山靜依稀太古年罷碁勝負總欣然
無勞白眼看人世松下匡牀任意眠

肥水烽烟接晉都恩恩賄墅未堪娛
爭如盛代以機者除却碁枰一事無

李白爲詩非苦吟陶公亦有不絃琴
碁中禪理誰能會信手拈來趣轉深

主賓父子一亭中珍重看碁笑語同
流水長松白鶴

蟋蟀軒草

元七十

觀先生蒱世是坡翁

坡仙千載擅風流馳驟浮名可自由
應遜先生在林壑玉堂事業付箕裘

雲來亭四首爲木仲賦

海外三山隔渺茫千秋雲氣鬱相望
知君自是瀛洲客來伴青藜杖底光

雪氣輪囷錦不如非烟非霧照幽居
只疑才子毫端色散入長風滿太虛

縹緲雲光傍海濃閒亭不鎖倩雲月
忙來草樹長令

此地曾經起臥龍

白雲一片岱宗隈
畫棟朝朝往復迴
欲向八閭作霖雨
化為五色近蓬萊

嘲木仲納妾

吏隱金門恣嘯歌
玉桃偷復味如何
房中宛若年方少
伏日還應割肉多
攀將弱柳結同心
風雨摧殘一縷金
自是蠻腰春色好
虛疑繁綠已成陰

小詩寓嘲卿枉見酬中有云漁郎新婦磯頭卧

蟋蟀軒車

元七二

洞口桃花笑未休
又云從到廣陵看玉蕊
始知不比落梅香
托意甚工再賦奉答義取相
謹不計其工拙耳

謾道嬌娥半額黃
遠山舊樣未應忘
薄情恨殺臨中女
到處琴心奏鳳皇

晚粧才罷欲行雲
金鼎香消手自焚
夜久檀郎猶未
臥背燈先解后櫛裙

才從洞口泛輕舟
已見桃花逐水流
還倚東風終日
笑笑他曼倩僅三偷

瓊蕊休誇一朵奇
東皇好爲護芳姿
莫教長袖來相妬
化作梨花雨後枝

露泣烟凝傍畫闌
三眠乍起更宜看
只愁絮逐春風亂
不似殘梅耐歲寒

答字咸

寒梅開後損精神
設詔枝頭結子新
爭似君家桃李葉
渡芳姿傲殺武陵春

昨答字咸未罄鄙懷
復次來韻三章末章奉嘲
料峭東風半壁寒
強歌團扇不成歡
遙憐故里人相憶
月照瑩後淚自彈

蟋蟀軒車

元七三

客窗夢破五更寒
轉憶從前笑語歡
匣底雄雌成久別
可憐空抱蒯緱彈

春園繡幕不知寒
銀燭金尊夜夜歡
兩朵芙蓉俱解語
相如絲絢向誰彈

用沉次前韻見嘲因反嘲之

三尺焦桐玉珍寒
元從燬下永君歡
可憐流水聲音好
不許中郎夜夜彈

空衾冰肌照夜寒
銀河咫尺阻清歡
王孫縱有金丸

在隔葉黃驪未許彈

枕席芳盟久已寒雲輕雨薄片時歡耳邊私語聲
咽似聽潯陽月下彈

再登蘇韻壩用況

妬花風雨釀春寒欲賞清尊不盡歡縱有當時金縷
調傷心敢向曲中彈

閨裏霜飛六月寒美人何處接餘歡知君遙想羅櫺
色願作銀箏膝上彈

梅花紙帳晚來寒才抱瑤琴已自歡一種嬌聲生相

蝶蜂軒草

元七四

下絃無大小總堪彈

憶江南
梅花 命試

東風一夜扇微和回首孤山長綠難試向征鴻問消
息南枝春色近如何

噲昔江城共歲寒一株幽豔拂雕闌隴頭驛使今難
問只向梨雲夢裏看

侯家池館一枝新雪壓風摧認未真爭似故山明月
夜暗香疎影滿圓春

悵望天涯樹樹瓊花客憲煙月不勝情羅浮夢覺霜天

曉忍聽高樓玉笛聲

元孫彌日歡喜詞四首

璇宮視膳奉清歡彌月 神孫帶笑看怡值冰輪今
夜滿人間天上兩團樂

祖孫父子一堂中天樂風飄滿碧空青石為牆銀作
榜僊山重現長男宮

太平頌祝徧堯封盛事千秋不易逢星傷少微星更
少海當重潤海還重

乍傳若木長新柯 鶴禁龍樓瑞靄多 九廟神靈

蝶蜂軒草

元七五

俱色喜可能四海不謳歌

戲作

莫道梅花憔悴餘清芬猶足伴幽居千林紅紫饒春
色移植家園恐不如

一段韶華屬牡丹無情風雨故摧殘生愁國色隨流
水萬草千花總厭看

偶成

幾年心似沾泥絮忽見叅渦百念榮試問登徒真好
色何如元亮賦閒情

哭亡妾二首

太乙樓高燭影深，曾持綵筆侍清吟。只今孤枕樓頭臥，月色鍾聲五夜心。

一曲將雛喜氣生，回思煎事尚分明。道人縱有心如石，忍聽呱呱夜泣聲。

紀異八首

花殘玉碎淚潸潸，恨乏名香爲返魂。不意青春燈火夕，却傳靈語問寒暄。

芳魂燭下泣沾巾，已隔人間十五旬。對榻談心銀漏滴，

曉夢軒草

元七六

換全勝步幄李夫人

新茶會命侍兒烹，細聽松風澗水聲。泉下依然湏此味，一甌澆罷不勝情。

此生常恨短，因緣猶意相逢在。九泉聞道升沉隨，業轉始知一別是終天。

旅年桃葉墮寒烟，邂逅黃墟各個然。話到兒曹俱失恃，可能同病不相憐。

骨肉情緣本是空，暫時萍聚各西東。紛紛涕淚因兒女，恠底沉淪業海中。

慘寒愁雲幾萬重，冥途何處問行踪。生平不識雕鞍客，却索人間撒豆騶。
鄭剛先乘撒豆騶查冥器馬名

幽顯分歧恨有餘，衷腸已訴更躊躇。爲言禍向心頭種，因果輪迴定不虛。

朝圓穎山人納妾山人精地理

佐爾生平愛遠遊，佳山水處便淹留。客窗却擁如花女，應使文君賦白頭。

秀山到處可棲遲，新買娉婷貯翠帷。從此千峰慵着眼，綠毫且畫遠山眉。

曉夢軒草

元七七

明妃三首

馬首依依漢月斜，回看漠漠隔胡沙。不如身向長門老，猶得時時望翠華。

金屋秋深玉筋垂，風塵千里轉淒其。可憐塞上琵琶語，還似宮中絃扇辭。

敢道良工誤妾身，君王元自重和親。惟憑寄語毛延壽，莫誤麒麟閣上人。

有感

陡見乾坤動殺機，舌鋒頻掉筆鋒輝。縱教湯網開三

面已見冥鴻萬里飛

何人殿上爭如虎有客山中卧似龍白馬清流傷往事願隨沮溺學爲農

憶內

金馬歸來卧白雲不堪比翼忽離羣大窳他日重分肉腸斷還家無細君

秘館題壁

薄命元堪棄路隅莫將紅淚灑羅襦情知貧病終無分猶自慙勤事舅姑

蟋蟀軒草

元七六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關試

詔曰帝王御宇豈其規富強之效鞭笞四夷以明得意亦惟是內修農功和輯其民外謹斥埃俾邊塵無聳而已非不能勤遠畧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屢中國也朕實不明不深惟宗社大計見漢興以來匈奴

蟋蟀軒草

卷一

爲邊患邊吏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遺朕甚憤焉詔才郡國異才可爲將及使絕域者秣馬厲兵冀以雪白登馬邑之耻自是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數出塞以我長技當匈奴獲首虜頗衆而我士馬物故亦多又通西域置校尉欲斷匈奴右臂曠日持久糜金錢鉅萬萬僅得遲注數騎而已又軍侯弘奏匈奴縛馬足置城下朕聞之羣臣皆曰子占爲不祥天亡匈奴也急擊勿失朕信之遣貳師將軍廣利往無何全師覆沒廣利降朕用是疚心疾首怵惕惟厲夙宵興寤乃搜

粟都尉弘羊暨丞相御史奏遣卒西田輪臺嗟乎自
軍興以來丁壯困師旅老弱罷轉餉孤人之子寡人
之妻窮荒大漠之外骨白而燐青者疇非朕之赤子
今瘡痍未起呻吟之聲未息又使西徂數千里而田
輪臺是重困也捷枝渠犁雖曰廣饒水草其地與中
國異風烈霜憐驚沙彌望荷戈執矢兼服錢鎗士不
堪命必死溝渠未通荒蕪未闢枵腹待哺又死稼穡
甫成趣治亭隧戍騎時擾無日休息又死食不足必
輸自內地士不足必募自內地展轉川途又死此一

蟋蟀軒草

卷二

役海內益蕭然彫劫矣夫以高皇帝神聖猶采妻
言遺虜金縢文皇帝選六郡良家之子屯棘門細柳
躬自勞軍而不輕與虜角誠爲百姓也朕繼承先緒
數十年于茲不光昭休德俾元元樂業而第逞其雄
心以騷騷海內其若祖宗與百姓何昔苗民逆命虞
聖班師穆公悔靖之役而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
弗云來朕縱不能仰姬舜德成于羽之化豈敢忘稷
公之悔心自今當務輕徭薄賦課農桑修武備禁將
之世事于邊者輪臺議其罷之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擬治河防邊疏

閩試

臣惟天下有二患曰河曰邊河之患在咽喉邊之患
在肩背咽喉塞肩背傷而身不危者古今未有也往
不具論數十年來上所蒿目而憂下所搯摩而談惟
治河防邊是亟然河與邊無歲不潰潰者既虞其甚

蟋蟀軒草

卷三

禦而未潰者又虞其終潰也此豈果不可爲耶臣
欲治河其謀宜定欲防邊其備宜蚤自河決蘇莊穿
重堤而北豐單金濟化爲巨浸岌岌乎無漕矣河臣
條上便宜挑朱旺口以挽河流衆已集工已興乃議
者猶以爲非長筭也從來治河率鮮必然之畫旋治
旋決騷動無已時卽如加之後費二十萬若謂加開
可無虞漕矣乃河成之日卽河決之時聞徵赤二湖
爲濁沅所逼而加幾爲駢枝矣談何容易夫全河北
注勢若建瓴朱旺口之挑果能挽而南乎深十五丈

四十丈惡知其能容卽容矣伏秋之交惡知其
不溢卽不溢于此楊村以上小浮橋以下惡知不決
而後他出果爾是又舉八十萬而付之烏有也此孰
非民膏而以供河伯之一怒耶 陛下宜諭河臣博
求能濬川者相地形度水勢可挑則挑可止則止或
復故道或開新渠務求其當而又倣禹疏九河遺意
于入淮入海之處多爲之委以殺其怒河患或有瘳
乎倘曰事難中更無煩再計或復蹈王家口之轍則
奈何 臣所謂誅宜定者也虜之款歷三十載漸以

蟋蟀軒車

五

生心襲火落赤之跳梁順義實陰助之我不克折其
狂謀左支右吾以迄于今五路入犯逆志大露邊臣
謂扯酋猶奉明約卽別部不靖可譴而戢罰而懲耳
臣以爲不然虜之款豈我威能懾之啖之以利耳輩
府庫之藏以實沙漠劍軍士之餉以飽異類卽無它
變識者已嗟其非策而况虜欲無厭我財有窮以有
窮給無厭未有能長乂者也虜惟利是視既得款之
利乃并欲得掠之利業已掠矣又許之款掠而我
利款而我不能不厚撫也是虜兩受利而我兩受

害也夫虜不渝盟以酋婦頗感漢恩耳能必其不中
變乎能必酋婦不物故乎其部落入寇而彼因以爲
利能必其不與知乎倘部落中有劉淵石勒其人也
者能必虜之力可制乎故不款亦戰款亦戰戰形成
矣不若先爲戰之備 陛下宜諭邊臣選勇敢簡器
械明斥候復屯田我操其常勝以制虜可易款而爲
戰亦可緣戰而爲款邊患或有瘳乎否則苟幸目前
不顧其後是燕雀處堂之智耳 臣所謂備宜蚤者此
也抑猶有說焉當今之弊莫大乎名實之混淆而治

蟋蟀軒車

五

河防邊爲甚水衡之錢充奸胥之橐囊固寺之金埒
純袴之溪壑茲其弊在經費一也陽侯方虐已詫錫
圭之勲汗馬無功輒受延世之爵茲其弊在賞功二
也建牙釀其災而歸咎于黃綬債帥開其釁而委過
于偏裨茲其弊在罰罪三也上以虛文責下以虛文
應安望平戍捷伐之烈哉伏惟 陛下率作省成循
名責實則河功成而邊務修矣 臣愚不勝惓惓

擬緩 三殿及朝門工程疏 附試

臣昧死奏 臣聞國家舉事必因其時時當舉而首鼠兩端莫克自決則廢事時不當舉則攘臂爲之無論拂勢戾情亦竟歸于廢即使幸成而得不償失其憂方大耳夫霜烈周并不藝禾炎氣曠赫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故爲可爲于可爲之時者從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者凶蓋自古記之矣 三殿朝門之工煩 當宇寧盡者十餘年于茲今筮日舉事春插雲集 臣何敢妄有陳說以阻成議願 臣不勝欬欬

蟬蟬軒車

字六

之愚竊以爲時未可也從古興大役者必察其盈縮勞逸之形而後敢動財不足則思樽節之未聞以歸墟洩之也民不安則思休息之未聞以竭摩漁之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止之解者以爲勞民傷財今天下財與民何如哉自陸梁四起戈甲繁興壯拒虜東戰倭西平途時而西南定楊會之難所費奚啻數百萬頃河伯橫流則又輦府庫以投巨浪中迄今未已也大農阿寺水衡之藏無所不罄以三百餘萬之入而當五百餘萬之出持籌者計無所措有仰屋嗟嗟

蟬蟬軒車

字七

財益不勝誦矣數十年來噴溢之疏無日不上比畿輔大水千里陸沉男女之尸矯若巨魚被髮而浮于波瀾之莽流離載道鵠形鶉衣澤死暴骸傷心慘目民益不勝困矣竊計殿門之建金碧丹青羣飛鳥華所費金錢當無算其漁穴中貴乾沒于奸胥者又當無算一木一石致自殊方采諸絕壑其費窮簷之力又當無算况礦稅之使藉爲口實磨牙吮血靡有屬厭剝萬姓之脂膏充羣小之溪壑值此財誦民困之時惡能當此役乎夫茅茨不剪樸樸不鑿素題不枅堯不以是是帝乃其值九年之水而民無捫瘠則軫念殷也囊轡攸不戒益上天仁愛至意和氣未回又有大異之沴側身脩行發政施仁猶云不遑而奚必急舉工役以弊強海內乎 臣謂緩之便或曰 殿門乃響明臨御之所邇年深居靜攝羣臣莫望 清光徒以 宸居未建耳胡可緩也 臣以爲不然勵精圖治在 聖心不在殿門之建倘于文華等殿朝奉臣平臺煖閣召二三碩輔咨詢治道講論學術亦奚不可而必以大工爲或又曰工役之興藉以食饑民荒

政所不廢也臣又不以為然今之饑民力憊氣竭奄奄待盡豈堪執土木之役哉倘以工役之費移而為賑貸所全活當無窮不然民心既渙天命亦離即相梁建章窮極壯麗奚禪于治耶詔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 陛下裁察

馬韓軒草

謝告疏

奏為恩親增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臣山東濟南府禹城縣人由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授今職伏念臣猥以庸瑣遭際聖明叨蒙作養之恩濫厠侍從之列自省涓埃未報何敢輒及私圖但臣稟賦素弱加以調攝失宜自去年十月以來脾胃損傷飲食減少吐瀉交作喘嗽靡寧延醫切脉謂非旦夕可愈乃于四月初旬忽接家信臣母孺人魏氏感患風濕舉動艱難臣一聞之驚魂飛越臣母年近七旬生惟一子子既遠于膝下身又在病中無論依問之情紙牘之愛萬萬不堪惟是臣實有母而不獲奉旨甘臣母實有病而不能供湯藥亦胡顏立穹壤間耶是以終食而三失匕一夕而九覆衣方寸如焚舊病轉劇形神都改皮骨僅存惟有微侍 天恩放歸田里庶幾母子相依可望痊愈臣查得近年編修吳宗達檢討薛三省俱因恩親成病請告還鄉臣事體實與相同但京官告病例該堂上官代 奏臣于六月具呈掌院取有同鄉官

馬韓軒草

傳

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楊文忠同僚官本院檢討
炳謨保結候題問會掌院陞任迄今未題_臣之可惜
實難久待輒敢哀鳴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憐賜
下吏部查覈容令回籍調理倘未填滿經報効固
有日矣_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聞

張輝軒章

十一

虞褚猶人疏

伏以幽明路隔空灑泣于蘭閨伉儷情深敢摅誠于
連座痛念亡妻某某日命終隙駟流光時逾五月鏡
鸞失影淚積千行惟彼生平未諳婦則仰 佛乘于
西竺亦知五體頻投縛世法于南閭其奈百愆叢集
况以身多產育能無穢觸神明既迷惑于生前恐沉
淪于死後欲超苦海惟藉 慈航謹擇某日爲始祇
延淨侶恭演靈文拜禮梁皇寶懺兼誦諸品經咒伏
願慧風披拂法雨沾濡十惡冰消三業焰滅五滯化
爲無漏六根變作善根仗一乘薦悼之功指九品往
生之路庶永離于苦趣實難報乎深恩謹疏

張輝軒章

十一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乙巳五月下旬辭課

臣朔昧死言頃 陛下命太中大夫吾丘壽王等除

上林苑屬之南山 臣輒效獻之愚願 陛下以泰階

六符觀天變顧其說長非可卒竟敢以書奏惟 陛

下垂神少加察焉書曰念用庶徵易曰天垂象見吉

蟋蟀軒草

卷十二

凶聖人象之益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政失于下變形于上捷于影響不可誣也夫晝隨灰而月暈闕鯨魚死而彗星出一物之徵上通于天况握乾符而馭世者哉 臣少聞百家遠而昆吾巫咸之說近而禪龜唐昧尹臯石巾之術靡不研究謹按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二星爲天子若后中階二星爲三公若卿大夫下階二星爲士若庶人三階平則陰陽調風雨時而天下治三階不平則冬雷夏霜稼穡不成而天下亂治亂之幾非獨天運益由人事

焉王尊宵衣旒綈脫珥陽德以布陰教以理則上階

平矣三事調元羣工宣力大法小廉莫敢不飭則中

階平矣杓佩砥節黎昨樂業一道同風太和融液則

下階平矣然三階以上爲主上階又以上星爲主占

曰天子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奄奄疏濶

也問者東甌之役罷中國以爭小夷業稱失計又置

更衣十二所長楊五柞窮壯極麗茲復籍蓋屋郭杜

地長養禽獸以供弋獵 臣恐上天之變不旋踵而見

矣 臣聞泰階一曰天廷 號令故客星出則有苛令

蟋蟀軒草

卷十三

夫今出當順民心今故而壞人家基發人室廬令

戴白垂髮向隅而泣者非所以謹渙汗也 臣又聞泰

階卽三能也色益則君臣和不益則乖戾今賢良方

正布列朝廷 陛下不與商確理道而第借常侍期

門擊鬼伐狐以爲愉快夫導諛之黨進則獻忠之士

謝矣非所以洽泰交也 臣又聞泰階在中宮斗魁之

下與天極相近而天苑十六星列在外垣明人主當

端居大內不宜外作舍荒今遺九重之樂而騁蔓草

之墟輕萬乘之尊而闢軼材之獸則無乃紫微玉衡

之化爲天苑乎非所以尊宸極也如是而望秦
階平天下治豈可得哉昔在唐虞土階茅茨無所紛
華故景星見其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比及秦政
內築阿房外修馳道天下苦之熒惑守心秦卒以滅
此其尤大曄較著者也伏惟 陛下鑒虞秦之得失
尊九五之威儀親正諫之賢臣去拂民之苛令罷起
上林苑則天意孚而休徵集矣臣朔不勝惓惓

蟋蟀軒草

第十四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擬封磧洞罷採珠池寶井守臣謝表

伏以聖德天敷軫罷勞于郡國 王言春盎停開採
于山川省 國家可已之供兩造化自然之利邇遐
被澤中外騰歡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念九重
之好尚實關四海之安危財皆其財本無庸于封殖

蟋蟀軒草

第十五

實得其寶亦何事于珍奇追惟 明王之初心無非
惠民之實意祇緣經費漸細以致謏言得行內使交
馳如虎斯翼羣黨分布若猴而冠雙南之產有窮五
丁之斲未已加以採珠海上亦復求寶滇南淚已枯
于鮫人目或眩于燕石幽巖窮谷盡撻大地之藏暑
雨祁寒徒歛普天之怨仰奉 尚方之朽蠹煩資寶
小之貪饕嗟細民其何依宜至聖所不忍恭惟 皇
帝陛下淵淪元化綏靖嘉師 乾健儲精萬國運譖
乎上離明普照八荒具在日中頃因天變屢形特處

孔棘爰宣明詔用布宏慈謂麟趾裏號何碑

務之大卽珠池寶井第供玩好之私果德且以累民
所獲不償所失宜加嚴禁毋使擅開曲咄埋雲寶氣
頓沉于五夜澄波侵月瑞光空貯于重淵豈徒使物
力之弗殫且以明 君志之無欲 臣等職專守土才
歎承流歎鴻雁之劬勞徒矢心其何補求牛羊之芻
牧聊藉手以無慙伏願行如其言終惟其始散財發
粟長流周武之恩抵璧投珠永懋陶唐之德 臣等無
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

螭蟬軒車

卷十六

擬 上以光臨生原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羣
臣贊表

伏以 歲宮積慶欣 後嗣之克昌 崇極承歡出
親上儀之載舉綿洪休于奕世揭顯號于重闈宗社
光輝華夷罔澤 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惟聖主
貽謀百代欲親親賢賢之不窮皇穹錫寵一人必子
子孫孫之勿替顧銀潢演潤益自源深瓊幹分華粵
由本固惟內治同坤維之奠肆後人繼離照之明緊
考成周實稱上理葛覃樛木婉德于肅肅雖雖麟趾
螭蟬軒車
益斯發祥于振振蟄蟄不有思齊思媚時基 不承 承
昔有徵于今再見恭惟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
恭 熹皇太后陛下安貞應地光大承天媽內嬪虞
佐 帝猷之允塞塗山誕啓間 王道之敬承懿德
素隆繁登駢集春回 長樂政當甲子初周瑞霽東
華忽報曾孫載育前星接彩映寶婺以焜煌勿海連
被傍瑤池而混漾况葭灰始動適符陽長之時且桂
魄將圓顯示月恒之祉休嘉若此頌美云何伏遇
皇帝陛下 蕩蕩堯仁夔夔舜孝自天中命雖泰道

之方亨惟 聖蓋倫乃謙衷之愈惕謂有孫有子實
緣啓佑之慈而得壽得名可乏尊崇之典告諸 郊
廟達馨德于百靈率彼吏民萃歡心千萬國雞人罷
唱驚雷聞玉輅之音鳳掖乍開承日光翠華之影望
龍顏而舞蹈隨豹尾以趨蹌蘭殿風和椒塗晝永
金絲交奏聲追韶護咸英 冊寶並陳色奪雲霞日
月合成一十二字昭垂億萬千年 鉅典告成 湛
恩隨播將使英賢結綬同來儀鳳之庭且令父老扶
筇共歎祝俞之網都哉盛事允矣美譚 臣等叨列鵷
行倍深雀躍仰識 九重之愛日思陳一德以補天
伏願 益勵敬身彌宏錫類養以天下勿襲問安視
膳之文警于日中常廬裕後光前之想宣慈和于
鳳詔託之言不若見諸行肅諭教于 龍樓愼厥終
則當惟其始家齊國治老安少懷多壽多男永協唐
封之祝卜年卜世遠過姬錄之期 臣等無任 云云

擬皇上書與惡旨酒于內殿羣臣賀表

贊后防微垂戒特嚴于造口英君法古反觀常欲其
驚心聖學契千年忘情薏稊宸居題四字取義箴銘
知育德之日新宜豫鳴之雷動 臣等 云云 惟茹毛飲
血之世僅有汗樽卽飯餼啜鍛之時曾無狂秦追夏
王錫圭而御宇乃儀氏作酒以獻若雖可願神殊能
亂性時方下車懸鼓遑思舉盞之歡况且左矩右繩
肯允溢觴之禍隨加疏絕用任沉酣然欲實易開故
亂階繼起登糟隄而遠望 臣等 云云 飲之娛整酒池以
鹿遊竟致北晨之尊沛宮 臣等 云云 飲闌迭唱飛雲汾水
橫舟爾甚空歌落木對酒而哀去日持盃以勸長星
造玉蔗于隋宮十年不敗進翠壽于唐代千日弗醒
忘抑抑之儀但知濡首肆陶陶之樂罔恤棄身匪遇
今時孰遵古道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席資醇美明
德馨香酌量燮理之宜溫醲和平之化解澤恒沾于
萬姓奚取投膠黍交罔替于羣工詎同談醴國獨煩
稅節漢庭權酷之貪民樂曹年陋唐市醉人之瑞身
甘淡泊力挽澆漓卽稍 臣等 云云 樽 亦何傷于旒纓然以

何如遊翰墨之場歡伯爲朋孰與近忠良之佐將存
理而遏欲乃援古以準今爰念柯書魯言禹德彼其
會萬方之玉帛治豈未隆奠五服之山川功非不偉
宜享九重之樂猶裁一味之甘矧在斯時尤爲當慎
肅瞻遺範遂親灑夫毫端昭揭內廷俾常存乎目底
匪矜手畫實得心傳流霞空貯于金罍醴露不登于
玉竿麴生遠遁收來龍袞之前紅友淡愁難列鳳樓
之裡壁輪照夕歟琬液而弗掛錢蔬嬌春探瓊酥而

蟋蟀軒草

卷二十一

莫進塵滿琉璃之盞灰蒙琥珀之盃桑落萌生設稱
上品椒漿桂醕杜著嘉名益然行前陳若見當年之
旆業故虛懷內行不圖此日之晏安堪比韋絃何殊
柴石臣等學拘稍柏器限斗筭醒狂不效次公中聖
敢爲徐邈自慙尸素久承湛露之恩欲竭衷丹未獻
恩波之誠驚看御墨揮後殿以焜煌仰識聖情師前
王而惕勵永絕如澠之味應超在錦之歌踴躍奚勝
揄揚曷罄伏願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黜羣小之甘言
成四方之醇俗察奸于未著寧教錯認蛇形防患于

將來肯使潛居鴟毒多才彙進異楚國獨醒之臣萬
化昭登同周家既醉之治

蟋蟀軒草

卷二十一

蟬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皇太子暑月宮中視學牋

乙巳六月
上旬館課

伏以 德由天啓韋弦尤藉于見聞 學貴日新鉛

槧可疎于清燕必無逸以居逸乃已精而益精願發

西陽之藏常勤乙夜之覽恭惟 太子殿下 英資

玉裕睿質金相揚海雷之聲尊居蒼震垂明兩之照

蟬軒草

卷二十三

吉應黃離經帷頃聞左圖右書之時御儒臣屢接春

華秋實之義收茲當朱夏之臨暫輟青宮之講敢陳

惻歎用助緝熙惟宗廟社稷之基懸于主器而聖賢

帝王之道載在遺編觀古可以知今古可以得義

顧道期深造宜殫夙夜之勤時不再來 及春秋之

富山虧一簣無以就其高海納百川所以成其大欲

貽詰命豈溺晏安况邪正不能兼抒理欲恒相互勝

師保既遠則韶瑤粉黛之彌親墳索弗觀將絲竹觥

籌之交進山木之萌有幾徑茅之塞奈何是爲一暴

而十寒竊恐進寸而退尺我 皇上留神諭教式隆

啓佑之慈則殿下勵志進脩可乏怠荒之傲然而諛

耳之飾說必且借口于煩猷此謂小忠殊非長慮自

昔詩書絃誦寧論春夏秋冬卽事旁撝何妨靜攝且

涼生殿閣詎有流金燦石之炎日永宮闈雅多視膳

問安之暇倘翺翔文雅之圃斟酌道德之淵揆精蘊

于古人玄珠可得討典章于昭代金鏡具有義理會

心英華娛目豈徒禪它年之化理抑亦養此日之天

和伏冀 謨光特加乾惕臣等無任惓惓祈望之至

蟬軒草

卷二十三

濟南劉士驥九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處置 宗祿查核邊餉

節試

今天下大抵苦不足也而其最不足無如宗祿與邊餉天潢之派衍而宗日衆壯虜南倭之患棘而邊之募兵亦日衆乃所爲供其祿與餉者提封不加郭也以有盡供無盡以故民愈貧而宗與邊亦愈以

蜂軒草

卷二十一

不給常事者蒿目而愛以爲計盡無復之耳夫立法者不能保其久而無弊迨其弊也則必復有人焉幹旋整頓于其間或師意而畧其迹或循名而責其實故其法常新而天下可以久安則今之宗祿邊餉有不吝不亟議者已曩諸臣議宗藩所謂定本支之數嚴妾媵之額覈子女之溢城郭主儀賓之俸業已采而行之然無救于匱益此其少者也又欲將各藩之祿著無定額但使通融不致增益其說可喜而實無當祿與餉相稱者也爵如故而祿漸分數世以

蜂軒草

卷三十五

初將有立冕朱紱不獲僭石者矣于體不甚褻乎故封爵之當阻無俟再計而或者難之則以高皇帝令甲故噫乎高皇帝豈逆計二百餘年後食租衣稅者如是其衆哉國初親王祿五萬石後乃減而萬石最後有三三千石者其意可推也愚謂各宗一子世及矣衆子之爵皆當限親王無論郡王之衆子限鎮國將軍幾人餘皆爲輔國鎮國將軍之衆子限輔國將軍幾人餘皆爲奉國以下皆然費必大省或慮其譁而難制則宜先下明詔示以不得已之故已封者勿革而第裁未封者又開四民之業俾人自爲生毋徒仰給于縣官庶幾帖然乎此所謂師高皇帝之意而畧其迹者也至若邊餉則循名以責實而已國初右軍糧又有軍屯大要以一人守二人屯屯者足以養守者卽有徵發費不及民法至善也其後武弁侵漁屯法壞而餉始增然餉猶與卒相傳也乃今有無卒之卒因有無餉之餉益冒虛名而寡實用矣試言其槩有實而虛有似實而虛又有虛而虛乘卒之急貸以母錢比及給餉扼吭而責子錢之入

歲月既久子化爲母而卒立稿矣此雖有餉惠不及卒所謂實而虛也廝養弄兒山人游士或假術以巧中或借勢以先容往往以一人兼數軍之餉此曹既乏韜鈴又不任受甲而坐食幕府所謂似實而虛也亡逃物故隱覆不聞私其月糧以飽囊橐間值點查則顧田夫市人左支右吾伎倆既熟莫可方物所謂虛而虛也夫此軍餉皆閭左膏脂鬻妻賣子而供者也奈何令侵冒至此哉然弊所繇起非一朝夕間之各邊無地不然問之大將以至百夫長無人不然卒然覈之良亦難矣愚謂宜擇公忠憲臣奉 聖書以往虛軍之餉盡徵于官匿者以柱後惠文治之而又清查屯田頃畝子粒必使無隱歲可得餉百餘萬民力或稍紓乎然此兩事人人能口之而無敢身任者懼首事之禍而避刻礪之譏也此在 聖天子與密勿元老深計而決行焉不則道旁之舍安觀其成哉雖然 宗祿邊餉皆取給于正賦而爲正賦之蠹者殲與權也 皇上見重寶珍貨雜屬而來以爲殲權所得乃不知宗室邊軍所恃以爲命者已剝削盡矣

蟋蟀軒草

卷三

故殲權未罷兩事可無論也謹議

蟋蟀軒草

卷三

賑畿南災民議 傳試

今歲畿輔大水沃室廬漂城郭 彌望禾黍一空

民無所得食汎汎載道津死暴骸忠計之士爭搃堅而談賑恤顧救荒無奇策自昔嘆之談何容易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遺人罕委積以待施惠康人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防患甚預故猝有水旱民無拘瘠今毋論三年歲之入足以給歲之出于備荒之具一切無有至于大侵駛而閭之是病困而索醫雖有扁鵲俞附猶難措手已雖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然棄夫于始可坐視而不為拯乎夫遇非常之災必施非常之恩始克有濟今之予遺玉珠糟糠饕餮草樹菜色鵠形憔悴已極倘復餽空文事小補玩日愒月是無民也語口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民窮則亂饑寒切身欲其無為奸邪不可得也彼計等死耳束手亦死攘臂亦死與其束手而死也毋寧攘臂以幸須臾之生一夫揭竿呼于藪澤應者何啻千萬窺京師則根本搖據清河則咽喉絕走充豫則腹脅傷勾夷虜則肩背危是無國也可不為長慮哉愚謂今之議

濟如沃焦釜如塞漏舟上下協心中外并力或救萬

分一耳夫治病者非必創為方也即前人所已試量其脉理榮衛而增損之則病可已救荒之法已試于昔而可行于今者大約有六曰發粟曰煮糜曰平糶曰勸施曰通賈曰撫流今之預備倉社倉義倉皆以待賑也然按籍而給則貧未必賑賑未必貧又民奔走數十里以冀升斗而支放稽遲比及得粟不償又候之費故戶宜清覈期宜預定則發粟當議也曩各省災害煮糜矣然無救于民死益去民遠則民以竭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度死饑民羣聚又以疾疫死夜臥無廬又以暴露死里胥乾沒又以以不沾實惠死宜于每州邑設糜場數十處擇富而好義者董之各置寢處之所有司時時檢視則煮糜當議也平糶法甚善顧安所得金乎今欲留贖銀缺官等項此涓滴之惠耳夫旋糶旋糶其金不損又何愛焉倘于水衡間寺借數十萬給被災州邑擇人遠糶糶時量增原直以充轉運之費糜市價不至騰踴乎則平糶當議也今問里蕭條其為陶朱猗頓幾何人即欲勸施恐應者寥寥耳宜倣宋臣

賈從藝之奏不必盡責以捐貲或減直以驛或薄息以貸但利于民有司卽爲激勵或扁其門或復其役或予以官庶樂從者衆乎則勸施當議也古稱年不順成關梁不租山澤不賦周禮舍禁去幾是也乃今有租外之租賦外之賦矣買皆裹足不往以故市價彌昂宜亟下令販菽麥米粟者毋得有纖毫之稅販者輒奏價自損矣則通買當議也民不幸棄捐墳墓扶老携幼流于他方其計書無復之耳流民所往其年必豐賑亦何難而有司秦越視之以故道殣相望

蠶蟬軒草

中

謂宜隨其所至驗口給糈願留者予以田廬代之牛種民無生而有生矣則撫流當議也然愚謂有收荒之人無救荒之法焉守令者有如富弼之在予趙鼎之在越荒政不問而自舉不然徒滋弊竇耳宜 詔撫察監司秉公稽覈厚勸其勤而嚴懲其不職民生其有賴乎抑聞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此盈彼歉理勢固然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物固不能以兩盈也今內帑所積無慮數百千萬此數百千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皆卑隸之脂膏

也益藏盡矣又值凶年何恃而不斲誠渙發 德音出其十一以佐百姓之急所全活當無筭矣若謂此以供 御不得輒捐則請以節愛之說進君心也民肢體也肢體傷則心慙怛古帝王民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損上益下且樂爲之况此區區祇爲天府之朽蠹乎頃 皇上軫京師之灾已發十萬矣京師吾民畿南非吾民乎有如民窮而亂兵潢池卽傾內帑之藏能遽底定乎此愚所爲抱憂流賈涕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蠶蟬軒草

卷三十一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爲仁厚中有神武田叔燒
梁獄詞或以爲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二事寬嚴
得失何如對 館試

客問于余曰文景漢賢主也文殺薄昭而景從田叔
言不竟梁文獄以兩事相提而論一爲帝舅一爲帝

介弟不相稱貴倨哉又俱有太后在其所持同也一
殺漢使一殺漢議臣其所犯同也一當諸呂放恣後
一當七國叛亂後其不可不懲于前同也乃以嚴若
彼以寬若此孰得孰失子其剖之余曰皆是也客曰
子豈以文帝慈仁故宜矯之以嚴景帝刻礪故宜濟
之以寬歟曰否朝廷刑宥有不易之定矩寧得以意
爲重輕哉客曰子豈以昭之罪狀已奏故文帝不得
弛刑梁之獄詞未上故田叔得以隱惡歟曰否天子
以好生爲德何難于平反人臣以守法爲公詎宜置

非人不問哉然則胡爲其皆是也曰斷天下事者惟

是情法兩端法觴重則情輕然法必協情而法始正
情觴重則法輕然情必傳法而情始安合則兩得離
則兩失者也昭叔房之親耳梁王則帝之同胞先帝
之遺體而國家之屏翰也其不同一矣景帝梁事實
太后泣不食後梁王自以病死而太后曰帝果殺吾
子又泣不食有如梁王以罪伏誅太后不勝抵牾或
至捐生則奈何乃昭之死薄太后無恙也意必能以
義自解乎其不同二矣七國叛時梁王出兵與之角

故其楚不能越梁而西其功有足多者彼豈真有不
軌之心哉乃其迹涉不軌勝詭實爲之昭之功無可
稱而罪無可諉也其不同三矣故處薄昭則法爲重
而不聞大傷太后之心於情亦無礙處梁王則情
爲重而梁王乘布車伏斧質請罪下于法亦無乖
也若使太后不勝私愛日夜啼泣必欲全昭文帝且
以議親之典赦一人以慰母心又使梁王稱兵犯順
欲危社稷則見無禮于君者當如鷹鵠之逐鳥雀而
胡爲乎獄詞之焚哉甚矣情法之不可相離也持膠

枉之見者知有法則不知有情倘太后不食而死者
可弗恤耶是天下有無親之國而鄭伯黃泉之誓未
爲非也知有情則不知有法儻親藩謀逆亦可弗誅
耶是天下有無君之國而周公管叔之辟未爲是也
此皆見東而遺西執規而非矩二事不相矛盾耶夫
惟合情與法以論其臣而知寬嚴之各當矣雖然本
支威範祿重則易驕位尊則易逼所貴閑之于蚤耳
文帝愛昭渥其賜予可也而使之典兵不開恣肆之
端乎景帝不惜名器使梁王建天子旗出蹕入警甚
乃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不啓覲覲之念乎卒使薄
昭不能全其生梁王不能終其愛則二帝之過矣故
論其處此俱未爲失溺其致此俱未爲得也君天下
者毋亦謹乎微也哉客唯而退

蟋蟀軒草

卷三十四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體統正而朝廷尊論 周試

人主合天下以成其尊必挈要而後可夫主勢尊矣
非自爲尊也由匹夫匹婦皆衆而上之而有百官而
有宰相而後有天子絲牽繩聯總歸于一然後見其
尊假令無所以維持之則國與政家殊俗天下之勢

蟋蟀軒草

卷三十五

離渙不相屬仰天子亦人耳烏能獨運于巍巍而尊
無與對哉體統者維持天下之具所爲合衆卑而成
尊者也不可一日弗正也而正之則有要矣周官一
書論體統最詳蓋必有三公之燮理三孤之宣亮而
六卿萃辟始有所稟承藉令公孤不具卽具矣或不
獲盡其職是使周召無爲裴之勲而成周無太和之
治也夫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拊其本而
樹已搖矣取魚者必攝萬目而後得則煩而難攝引
其綱而魚已囊矣宰相致治之本綱也欲正體統必

先論相而人主鮮能任相何也此其患成于自用而
起于疑夫君有所疑則天下事無不可疑而其下亦
無不人人自疑宰相近君者也避市權之迹故其自
疑尤甚夫天下之權不可無所寄也不明而付之則
必有人焉潛而窺之有一人焉顯而避之則必復有
人焉陰而就之于是爲出覈于是爲圖池于是爲桑
離叢神而弊不知所紀極矣則無乃嚮之自用乃其
所以倒授大阿者歟嗟乎帷之外目有不見里之前
耳有不聞人主提衡四海兼總萬機而欲以一人之
耳目窮之必不得之數也則孰與破拘欒之網杜猜
嫌之隙擇賢相而任之乎夫百官萬民肢體也宰相
腹心也天子則元首也欲成元首之尊無自隔其腹
心也夫

蟋蟀軒草

卷三十六

續文德論 節試

北齊楊遵彥著文德論以爲古今詞人皆負才遺行
僭父因而借口雅士不免汗顏余有感焉續爲之論
論曰德與文其有二乎哉其未始有二乎哉說者謂
聖門四科德文並列故自昔命世之儒華國之彥或
咀道腴或汎秣海或以匹夫風百代或以片語耀千
古蓋立德立言俱稱不朽云或曰德行文秣輕重懸
矣德有可觀卽少文如勃不學如光猶能建爲劉之
勳豈擁昭之烈不然相如之文焉而竊背子雲之文
蟋蟀軒草

卷三十七

焉而笑新雄逸氣凌雲雄詞吐鳳何禪于世哉然則
冠冕人倫羽翼聖教惟德是賴而奚以雕蟲小技爲
呢乎斯皆岐德文而二之余不謂然也德誠內凝文
必外炳德爲文根文爲德華譬卞壁有成虹之氣隋
珠有代月之輝自然之符不容拚也三代以上元精
未泯師濟在朝雅睦在野當其時豈嘗祗窮翰而課
詞操薄號以角技考諸詩書所載鉅而聖臣賢相者
謨猷微而牧夫游女之咏歌穆如清風湛若玄淵上
文之文深于文矣孔子曰文不在茲乎何美非德哉

曰有德者必有言何德非文斯章不同條共貫哉然
而有文無行古今同慨何也則非文之真也夫文有
真贗大塊布德天喬叢生素英丹萼繽紛蕤蕤真文
也剪綵成花鏤玉作葉總極人巧終非天然贗文也
士亦有之真文發自性靈贗文鑿于唇吻士惟不足
于真也乃競趨贗惟競趨贗遂益以忘真是故以文
妨德大較有五一言入微輒誇混沌之鑿隻字創獲
自謝象罔之探微帚千金燕石十襲是謂矜心妨德
一也沉覽千載反鹵莽于現前冥搜六合顧濶畧于

螭蟠軒章

卷三十八

跬步批糠物理土直人綱是謂忽心妨德二也羔雉
既飾甘世味其如飴牛門堪媒游大人而若鶩但徇
五十頃忘七尺是謂躁心妨德三也聲名相軋乃吹
毛而洗垢意氣相勝遂引繩而批根口有雌黃腹生
麟甲是謂攸心妨德四也宦游稍忤托哀怨于呻吟
閑居無聊寄訪誹于種豆墨墨失志咄咄書空是謂
樞心妨德五也其飾章繪句豈不以文自命徐而察
之心矜者其文亢厲而多浮心忽者其文汗漫而多
誕心躁者其文遷就而多諛心攸者其文刻深而多

鑿心樞者其文憤懣而多澁以視大雅之章益薰蕕
哉不知咎其文之厲而第曰文人無行無乃因蹟而
廢步歟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故虞庭在治忽
以出納之五言夫惟文與德合故淑慝治亂可以坐
照使文無與于德何以觀人而論治矣余悲世之不
察而視闢道之具與贅匠等也

螭蟠軒章

卷三十九

行天下之大道論 闕試

大丈夫之大豈不以道哉道者天下所共由故謂之大而何獨大丈夫能行之惟不以私心小之而已夫道與我非二也以我求道非窮冥而不可控揣也惟是種種之私生于其心則心體始小而不足以配道是故見有所蔽則面牆焉而不能行意有所雜則茅塞焉而不能行情有所勾則限于畛域焉而不能行耳目有所奪則岐之中有岐焉而不能行鼓舞有所倦則百里半九十焉而不能行卽有六通四闢之途

蟋蟀軒車

卷四十一

孰爲越之而孰爲主之哉大丈夫者無私者也無私則神澄故其明足以察無私則氣銳故其斷足以決無私則念息故亦明亦斷亦何明何斷其行之不迷也若遙越而指南也其行之必以漸也若千里而始乎跬步也其行之惟日不足也若亦步亦趨而嗟乎恐後也是真能行道者也故獨而不爲激其濟而不爲隨惟其道而已矣進若鶩發而不爲躁退若弩持而不爲道而已矣自古鉅儒碩輔處而負

必歸焉而孰知無私一

念實爲權與乎甚矣私之不可有也有私欲有私見彼突梯脂韋與性命以饜富貴與大道固相牴牾乃若師心自用以恢悅懣怪爲豪舉亦道之所不載也顧彼則衆共嗤之此則必不左袒者譬荆榛蕪穢人猶知其非坦塗也迨引之羊腸九折之阪鮮不詫以爲奇觀矣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循轍者猶居道內趨乘者常居道外求道君子慎勿以私見入其心哉

蟋蟀軒車

卷四十一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論 韓愈

同人者非強我以同天下也又非強天下以同我也惟其同之以神神洽則述不能間大道爲公而無不同矣故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未有不通而能同者也今夫人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各司其官不相通也惟志動于中則百體不言而踰視聽持行可獨用亦可兼用何則耳目手足之用以形而心之用以神神故無不通也君子通天下爲一身惟其神而已且人與我對而爲二天下之人又分而爲百千萬

韓愈斬草

卷四十三

億天下人之情欲嗜好又各自爲百千萬億而不可窮合于此必迂于彼有所應且有所不及應而惡乎同之噫情欲嗜好非心之真也人之真心是名爲志我亦此志天下亦此志血脉聯焉痛癢關焉惟是以私泯其真而人我之相始分自智而愚人自尊而卑人自肥而瘠人我以恣睢凌轢求勝乎天下天下亦喬詰卓驚而求以自勝膠戾乖刺轉相冰炭欲道德一而風俗同必不幾矣君子無私者也無私故忘我忘我故視天下無非我由我志以達諸天下之志若

在河央而漢淵溝漕弊不盈也若陽春布而天香之倫靡不欣欣樂也是故人有所困而欲舒則毋以難強之人有所鬱而欲吐則毋以悞距之人有所蒙而欲展則毋以悞阻之如是焉則通矣其人君子也者而吾之爲收羅則愛行而知勸必共濟矣其人小人也者而吾之爲疎棄則惡當而知慙必弗怨矣其人心始小人而卒君子也者吾忘其舊而亟與之其人心君子而述小人也者吾矜而諒之如是焉則通矣口然而心不謂然吾不從其口而曲體其心則通一人

韓愈斬草

卷四十三

謂然而千萬人不謂然吾不從一人而從千萬人則通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益千萬人不以爲然而吾獨知其爲然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則又無不通矣夫通難言也有不通而塞有似通而實塞唐虞之時流四凶捷庶頑至嚴肅也且口同遠道以千百姓之譽而羣后和于朝萬民和于野夫非以同同之也以不同同之也所謂同之以神者也世之衰也意見角立相軋而爲爭爭不勝又借資而爲黨爭與黨交亂又兩持其說而爲調停其禍起于不同而成于同則同

之以迹耳故曰君子和而不同知不同之爲同者庶
可同人也夫

蟬蛻軒章

亭四十四

天地爲大父母論

益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則儒者大父母之說所由
昉乎顧人知其爲大父母而鮮有體其心者蔽于私
也夫生生者其天地之心與天與地穹然積氣憤然
積形大化氤氲終古不息而物自生自育于其間天
地何心哉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安稱父安
安所得其心而體之嗟乎是未知天地與人原同一
氣也子與父母身體髮膚靡不受焉喘息呼吸靡不
通焉是謂一本而有本之本焉則此氣父母皆稟氣
于大父母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始之生之且得不稱父母乎陽燧見日則然而
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生龍舉而
景雲屬一物之微與天地常相聯絡而况含齒戴髮
之民乎故首員趾方負陰而抱陽人之所以象天地
也起陽曦之馭生幽谷之泰飛六月之霜致三年之
旱人之所以感天地也和風麗日憂士亦爲怡顏窮
陰迫寒壯夫且爲變色又人所以感于天地也何者
父母與子其氣固未始有二也子而不體父母之心

蟬蛻軒章

亭四十五

命曰不肖人而不不天地之心亦豈天地之肖子哉
紫陽氏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其
心以爲心人也者物之最靈者也喘噴肖翅甲折勾
萌之細一有損傷介乎吾前猶爲愀然不忿豈其同
胞而以秦越視惟是情生境隔一膜之外都不相關
于是自貴而賤人自智而愚人自肥而瘠人甚且歛
天下之愁苦以成己之娛樂而有所不恤也論自失
其本心其無乃非天地之心乎或曰天難謀命靡常
顯赫而不可測者無如天地而曰父母何也夫使天

蟬軒草

卷四十六

地有生全而無肅殺有眷顧而無譴責則父母萬物
之用有時乎窮故肅殺所以爲生全也而遺責所以
爲眷顧也則造物之用意微矣然天地于物雖未嘗
偏有所遺而未嘗不獨有所注熙熙攘攘有欲則爭
所爲整劑之者惟宗子是賴故其寵綬甚殷而其責
成亦甚備自非加意煥咻元元安所托命哉然則位
九五者尤當體天地之心

四維論 節註

益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國之四維曰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而柳子厚駁之曰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
義抗而爲維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世
多諱之而吾以爲是惡足辨哉天下之理合之渾然
萬可爲一析之粹然一可爲萬仁義禮智命曰四德
要其實一仁足以統之義禮智可與仁抗而爲德廉
與耻不可與義抗而爲維哉古聖賢或專言義益未
有合禮而悖義得義而失禮者卽禮義亦安見其二

蟬軒草

卷四十七

耶故合之爲一可析之爲四亦可是無煩置喙也獨
怪二子之未及其本也益四名在下爲風俗在上爲
紀綱而所以擇其紀綱風俗之樞者則在人主之一
心夫禮義廉耻根乎性哉而發于情人卽喬宇鬼瑣
試百折其越禮賊義寡廉鮮耻之行必作色不肯受
夜氣清明自省其所爲必泚然汗浹背也曾有人而
無是心者乎惟其劇于接摶溺于緣染故有所迫焉
不暇顧而失其心有所宜焉不及覺而失其心有所
徇焉不能自克而失其心治民者曰吾操整一八羣

枉義施而不可彼其不暇顧也吾且爲之阜其生
彼其不及覺也吾且爲之敷其教彼其不能自克也
吾且爲之明其賞與罰有不同心嚮道者非夫也嗟
乎函夏之廣黔首之衆習尚嗜好萬有不齊詎一政
之所能把握一令之所能約束也哉故莫如求諸一
心人主之心甚不可中于欲也欲心之與禮義廉耻
若冰炭鈎繩之不相入一中于欲則源已濁矣而胡
以冀流之清表已枉矣而何以期景之直卽有所歸
張紉繆以塗天下之耳目而我匿之人且意之我

蟋蟀軒車

卷四十八

之人且窺之經曲等殺所以爲禮也上好奢麗則羣
臣百姓乘是而後僭斟酌訓劑所以爲義也上好曲
私則羣臣百姓乘是而後頗獎諂媚抑貪墨所以爲
廉也上好貨利則羣臣百姓乘是而後鄙樹風聲昭
激勵所以爲耻也上好放逸則羣臣百姓乘是而後
縱如是而望其移風易俗必不得之數也且維有繫
屬之義焉天下之心與君渙而不聯而不得言維君
之心與天下之心隔而不貫而亦不得言維故所謂
維容不徒形骸之攝持而在精神之向決吾以

先而天下未有不以禮義應者也吾以廉耻先而天
下未有不以廉耻應者也何者其心同也語曰君者
繫也繫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言上行下
效不與毫髮也趙靈王好鷄鶩羣下咸冠鷄官晉文
公不好服笑舉國皆衣疋羊越王勾踐好勇而揖怒
蛙戰士爲之輕命此鄙好也而猶若是又况秉彜懿
德觸其所自有乎周以關雎麟趾之德照臨于上當
其時兎豕武夫江漢游女皆忠貞潔白可播于絃歌
秦人戒德欲以法術督責天下赭衣半道田園無虛

蟋蟀軒車

卷四十九

而奸偽萌起不少衰止豈禮義廉耻豐于周民而害
于秦民哉所爲導之者異也管子天下才也而不達
正心誠意之旨三歸反邪已身已自不檢桓公內行
淫亂而四維之不絕者如髮耳聖門益稱政在于此
柳子第摘其語之小疵何也夫萬斛之舟苟無維焉
則汎汎于江湖而靡所止然維一也使揖師用之則
可凌風波之險使臧獲川之則爲人笑今以國爲舟
以四者爲維非賴主德其何能濟夫三代聖王固治
民之術師也

爲之自與者當如法論附錄

君子之心知有我乎不知有我乎以爲不知有我則我不可不盡也以爲知有我則我之心爲累而我益不可盡也夫惟無我然後能盡其在我故能濟天下事者不以事入其心者也范仲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雖聖賢有所難必此非仲淹之言而古聖賢之言也孔曰先事後得孟曰有事勿正而董子亦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皆于此意互相發乎且我非塊然軀殼而已具四端之謂我

蟬蟬軒草

卷五十一

備萬物之謂我塞兩間而參三才之謂我我之所得于天誠厚闕于世道誠鉅而所爲自待者誠不可輕天下事紛如蠅毛我能析之隱如伏弩我能照之迅如倒海之淵我能回之曾有絲毫不責成于我者哉然我有真有妄不可不務白也凡屬于我者真我也不屬于我而誤認以爲我者妄我也一有妄我之念據于其中于是同我則喜異我則嗔便于我則言否則默見以爲利我則前不利則却利與不利兩無所見則且前且却而靡所定彼其方寸間俄而焦火俄

而疑來自假之不服而奚顧天下事哉君子之心有真無妄非徒不計利害也乃非亦不計毀譽非徒不計毀譽也乃非亦不計成敗夫事之一成一敗宗社安危生靈休戚于此乎係誰能忽然無動念彼則曰事之在我者吾爲之其不在我者吾聽之幸而濟宗社生靈之福也卽不然天地鬼神或將鑒吾衷焉耳故有時乎特立獨行而非以立異有時乎同心同德而非以植交有時乎明諍顯諫而非以沽名有時乎潛移默奪而非以詭遇彼惟存無我之心而何我之

蟬蟬軒草

卷五十一

不盡哉且天下事本有不以一而成兩而敗者也紀昌之貫強梓慶之削鐻九方皇之相馬病僕丈人之承蜩皆以神疑不分故能精其業故余之與挾筴射鵠之與學奕不可兩而能也曲技且然而況有鴻任鉅規萬世之安者乎倘一心以圖事又一心以計功則有所親視雖慕于彼必有所苟且疎畧于此卽欲勉爲奮迅不免綏然中沮而天下事又何者可爲哉周公相成王所可盡者明光勤施和恒迪將之事耳流言居東鵠鳴于野誠益亦付之無可奈何至于風雷

之變成王感悟而天下安于泰山四維者則其具誠
所動也此所謂能濟其事者也下此則莫若武侯鞠
躬盡瘁付成敗利鈍于不知雖恢復之業有志未竟
而其忠赤亦足以暴于天下仲淹者蓋又心武侯之
心者也遠床停轡當時之服仲淹者服其識耳而孰
有知其心者哉欲學仲淹者必求諸無我之心而後
可

駁文中子好詐論 節試

人之患莫大于好名名者實之賓也始緣實以希名
繼且飾實以要名終且喪實以徇名故好名則不能
無好詐矣詐者細人之所以關其捷儒者不道也異
哉文中子之言惡衣非食少思寡欲人以爲詐我則
好詐焉此何可訓也大古之時淳風沕穆澹乎其無
嗜也恬乎其未有擾也世而降也紛華搖其耳目智
故役其心思而天下始脊脊大亂則有人焉起而矯
之返釐于澹還競于恬而天下羣然以爲高則又有

人焉起而假之醜而托之潛競而托之恬溪刺崖異
飾知以驚愚天下亦不能致結是故虎皮而羊質鳳
彩而鸛聲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俗之驚于詐久矣
夫所謂惡衣非食少思寡欲與耶僞耶不可得而知
也果真耶真心可以動物人必不以爲詐毋論神聖
卽如孔明澹泊寧靜曾有一人疑其詐乎果非真耶
仲子蠟李公孫布被安石巨廬之衣犬疏之食政有
道者所深鄙而又奚好焉且謂之好有沾沾自喜之
心焉君子以無心涉世何用不戒苟其沾沾自喜也

必出于人情之外以創爲奇孔之疏水韻之筆瓢吾聞其樂矣樂自有在不在疏水筆瓢也而竊竊焉以爲好無乃凝滯而不化歟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好者不能忘不能忘者必且不能適故有所好則不得其正矣而況以詐乎且好詐未有能詐者也拚護雖工鋪張雖巧然匿于形不覺暴于神勉于鉅不覺忽于細伸于昭昭不覺情于冥冥我爲詐人且并其詐而窺之我爲好詐人且并其好而意之故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又曰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言

蟋蟀軒草

卷五十四

詐之不可久也夫詐者性情之斧斤而風俗之煥騰也杜詐之源塞詐之竇猶懼狂瀾莫挽若之何其導之或曰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文中子嫉世之侈肆以毀名者是以甚其辭伊尹之要非要也夫子之求非求也文中子之好詐非詐也庸何傷嗟噫君子立言不可激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孫也寧固寧者不得已之辭也非其好也詐之視儉與固又甚矣而直以爲可好哉使天下而不從其言則爲真侈肆使天下行從其言則爲僞儉約真侈

肆之害小入得而片之也僞儉約之害大人不得而持之也言何可激也夫名者非獨君子有之而小人亦有也君子有之則德彰小人有之則德亂君子寡而小人衆則是以名彰德者寡而以名亂德者衆矣故爲世道計無樂乎有名好名非也好名而至于詐又非之非也故文中子之言不可以訓也

蟋蟀軒草

卷五十五

本原之地在朝廷論

人主凝圖撫運而欲奠社稷于靈長也詎不亟安民哉顧安民之責分之在羣有司而主之在一人是不容不握其要矣夫以天下之大林林總總之衆靡不待命于君而君以渺然之躬托于四海兆民之上坐視其窮而不爲之所則非吾子民意起而徧爲之則徒役其精神而勢有所不給是不得不責之羣有司矣顧此羣有司之治民也恒觀望于在上之意指上能寡欲清心以安民風其下焉嚆敢不敬應者藉令

蟬蛭軒車

亨五十六

徒以虛文責之則下亦以虛文應之而秦越斯民之肥瘠者徧天下矣卽令甲口中何益哉此本原之地在朝廷吾深味于程子之言也今夫民之屬于君也役使惟命慶賞刑威惟命其休戚固常懸于君君之主乎民也安則爲泰山危則爲累卵其休戚亦常懸于民此英君詒辟所爲殫精而慮而籌者釋安民無他務也顧其安之之道何如耳說者曰任人則逸自任則勞民之咎嗟怨嘆吾不及一一耳之也民之困窮拂鬱吾不及一一目之也吾以此責之監司

監司以此責之守令從吾命則已不則胥責之缺鉞之不下階序而濺澤流于寰宇矣嗟乎斯言也非不得爲治之體而于本原則未睹也夫不遑之名非獨賢者惡得之衆人亦惡得之爲守令者亦何忍戕吾赤子而宵不遑之名哉乃其所以甘爲此者則由于人主之多欲矣夫人主之有所欲也天下莫不斤斤焉求以中之是故命之自朝廷承之自監司奉而行之自守令所欲既廣所擾滋多守令者欲以應上之求而何暇于恤民之命乎故其賢者不過稍爲調停

蟬蛭軒車

亨五十七

俾害民之不甚而不賢者遂因而縱其溪壑之欲剥民膏脂充已囊橐矣而上之人于其穢迹之旣彰也始執而責之曰胡以不愛民吁此其守令之咎哉毋亦本原之地未澄也明主知其然其所以求安其民者不徒求之臣而求之已不徒求之文而求之實念民之糟糠不厭而熊蹯猩唇八珍五鼎之供吾不溺也念民之短褐不完而齊統蜀錦玄黃綺繡之華吾不悅也念民之衰號籲天而鄭聲郢調激羽流商之奏吾不邇也吾之中官下陳皆燕趙冶麗之奉矣而

民有內怨外曠者忍之乎寧遠色而已吾之內帑外
藏皆貫朽粟紅之積矣而民有擔石未儲者忍之乎
寧散財而已吾之娛目適體皆瑤臺瓊宇之麗矣而
民有穴居露處者忍之乎寧卑宮而已其心常周于
窮簷蔀屋之下而其欲常節于起居出入之間由是
爲監司守令者莫不仰承德意布之于民民惡嚴刑
也無敢以桁楊苦之民惡重役也無敢以城旦勞之
民惡厚歛也無敢以繭絲病之不煩程督不費指麾
而天下之撫摩掬育其民者不啻父母之于赤子矣

蟋蟀軒草

卷六

夫是以戴監司守令之德者因以戴天子之德望之
如日月歸之如流水名與天壤俱敝而業與三王爭
流也此何以哉惟其本原之澄而已嘗觀漢文躬修
玄默與天下休息而循良之載在青史者班班可鏡
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天下吏亦爭以爲儆相高
無復仁厚之意焉豈文之守令皆賢而武之守令皆
不賢哉所以風之者異耳此本原之地在朝廷吾深
味于程子之言也抑猶有說焉烏喙之殺人也審于
本草者知之不則弗知也世有適越而北其轡者或

告之曰此非適越之路也乃返而南欲之害人甚于
鳴喙而何可不監諸古欲之難去甚于適越而何可
不師諸人予故曰惟詩書可以養此本原惟賢人君
子可以輔道此本原有天下者何不注意焉

蟋蟀軒草

卷六

聖人人倫之至

戊戌場中墨

聖人所爲異乎天下者非其創爲不可幾之行惟卽天下所同者而獨詣其極固已褻然異矣夫聖人不求異于天下而天下之望聖人恒過高惟其望之過高也則竊意其炫奇弔詭理不必古今有而事必不可令眾庶窺夫使聖人不與人同焉皆生則可使其與人同焉皆生也又惡得外人之所共有者而創爲尊惟是綱常之理孕于太虛府于靈源派別支分于日用似顯而微似迹而神人以私隔之而聖人以公

蟋蟀軒草

卷六

應之人以形泥之而聖人以精會之人以有心出之而聖人以無心措之于是爲萬古綱常之宗天下目聖人爲純德而聖人固未嘗求異也故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既已謂之至矣且得無異乎既已謂之人倫矣且得有異乎試卽規矩論古今以技稱者小而齋棘而猴玉而栢葉鏤成而若鬼神斤運而削聖如風彼其匠心獨絕規矩之外故令天下神驚而目駭乃聖人獨無殊尤絕迹絕于人倫之外者哉想赫胥累陸以前人與蠢蠢狂狂者同賦形

于大塊標枝野鹿闕闕淳淳鳥獸倫乎聖人出而爲之上下尊卑長幼內外則倫固聖人所自制也自制之而自盡之固無足異而胡謂其可以槩聖人噫甚矣人之好異也古昔制規矩爲棟宇爲器械以利含生之用耳卽巧爲垂爲般如王爾如奚仲第運巧于規矩之內而不必溢巧于規矩之外謂所以利用者無以異爲也獨何以異求聖人哉聖人亦有規矩倫是也夫倫非聖人自爲之是受之天也天叙天秩所爲上下尊卑長幼內外業已粲然具聖人因其所本

蟋蟀軒草

卷六

有而何能增其所本無夫增其所本無以爲異去人道遠矣且倫根于心倫之用五而心之體一一者方寸耳而情之內鑠者七欲之外攻者三此方寸之舍不能不爲所據心猶鑑也鑑朗則可燭鬚眉鑑昏則不能察方圓故一者清而五者能中其察意有所猜于是嫌隙構焉而倫乖愛有所專于是狎昵生焉而倫乖聽有所偏于是雌黃之口入焉而倫乖薄者厚之厚者薄之或陽厚而陰薄而倫乖宜隆而殺宜親而隆或依違于隆殺之間而兩無所定而倫乖彼

固有所不能察也間有明哲英諠治其心以察其倫然氣質之陶銘未粹則有拘于跬步而阻于千里者則有啜其糟粕而遺其神髓者則又有成于九仞而虧于一簣者則又有堅持其肩輿而不能渾化于閭與者于倫不無遺憾矣然則是倫也不可謂異亦不可不謂難淺言之雖愚夫可與知能極言之非聖人不能全備譬規矩等耳使垂般王爾奚仲用之則極人官之能使拙工用之則爲人笑彼固有至有未至耳聖人之心虛乎其若谷也廓乎其無不覆也

蟋蟀軒草

卷六十二

綿綿乎其若陰陽之迭運而無停機也其以是心著而爲倫如衡平而錙銖不爽也如江河之源不壅而流自溢也如唾之爲珠爲露出于自然而非強也故堂陛之儼庭闈之愛琴瑟之諧疾徐之節然諾之不侵茲猶其小者耳曰仁曰敬曰劍曰承曰刑于曰友于曰師保曰切磋茲猶其顯者耳至若托迹在此寓意在彼或拂之而適以順或裁之而適以恤而于倫有長慮矣至若問非常之原胥不建之名對于天不惑知于人悞于心不必理于口而于倫有微權矣至

若傳典和衷綏猷建極制作以辨其等筆削以嚴其防俾天下萬世共遵大道而以倫垂範者無窮極矣人皆曰聖人之不可及如是而揆諸人生所同具曾無纖毫加也顧謂其有異哉聖人既遠異學繁興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辨縈瓦結繩自多玄解固于人倫不相涉至若柱下漆園者流攘臂離跂而治其虛無淡泊之教駢枝物理糠粃世故視人倫爲可有可無之物而視聖人之兢兢盡倫者且以爲亂爭之嚆矢也彼其馳念于玄渺冥滓詎不自謂已至哉然聖

蟋蟀軒草

卷六十三

人所謂至者在人道之中而彼所謂至者欲加于人道之上是木爲棘猴之類也其不可用于世亦明矣夫道術之壞常由于超乘之士益其輯非經之語習不徵之事決裂繩墨而務豪舉焉是人倫之蠹也夫子曰過猶不及又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然則所謂至者豈徒以其異也與哉雖然亦有人觀之見其至耳聖人之心固不自知其至也夫霑水足以溢壺植其量淺也若溟渤之大百川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聖人之於人道其猶溟渤歟無所不有而中若

一無所有文王之敬止于倫極矣乃望道而木之見
則其心可想也彼纓視一斑輒矜象罔其于井蛙醜
鷄之見奚以別矣

蟋蟀軒車

引六十四

燒絕棧道論

張良之辭漢而歸韓也。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曰示
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而世皆謂良之意。欲阻漢
王于蜀。而與韓王成共取天下。余心竊疑之。夫良五
世相韓。秦滅韓。則輔漢以報秦。楚殺韓王成。則又輔
漢以報楚。其爲韓之心。昭如日星。安所可疑哉。獨疑
夫棧道之燒。不如世所云耳。長山大谷。不足以限天
下久矣。良以棧道燒。而岷巖劍閣之險。遂可以阻漢
王之迹乎。則其還定三秦。固在既燒之後。而卷甲東
趨。取章邯等。若承蜩何以故也。吳起武夫耳。猶知山
河之險。不足恃。而良乃爲是迂濶之謀。智反在起下
矣。吾知其不爾也。漢王以寬大長者羅天下之英雄。
而誅無道秦。故懷王信其可遣。諸將述其願。從王陵
之母。以爲必得天下。天命人心之在漢。有識者皆知
之。而良何以不知也。史稱良會沛公于留。曰沛公殆
天授良。非不知沛公者矣。乃欲愚以燒絕棧道之說。
而寘之蜀乎。吾知其不爾也。成之初起。畧得數城。而
輒失之。其無能爲已可槩見。而何望以帝者之業也。

蟋蟀軒車

引六十五

若曰臣子爲君之心惓惓不已則當帝師之下兵良
宜與成厲兵秣馬一鼓而挫秦人之銳若項羽鉅鹿
之戰可也而良不能也當懷王之遣將良宜與成擁
衆長驅席卷雍州而椎安黔首若沛公霸上之師可
也而良不能也今秦鹿已失天下之大勢已定漢也
龍翔于西楚也虎視于東得天下者非漢則楚而欲
與韓謀天下乎且良以漢王在蜀而中原無與成抗
者耶項羽暗啞叱咤挾百戰之威而宰割天下其勢
十于漢王而百于成也成之命懸于羽手而欲與之

螭蟬軒草

卷六十六

謀天下乎吾知其不爾也然則燒絕棧道其意何居
曰所謂示天下無還心者此言非誑也夫有謀人之
志而使之知拙也善戰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驚鳥
將擊必匿其形理固然耳沛公之先入關羽忌之矣
其遣將守關羽又忌之矣龍成五采之氣與財貨婦
女之無所愛也羽又忌之矣幸而亞夫之決項莊之
劍不足以禍沛公而沛公始封于蜀使復日夜以漢
爲事漢其危哉故燒絕棧道以示之羽必曰彼安于
蜀矣吾東歸可無慮矣于是合關中卻彭城視漢若

非能爲者而漢因得容其金鋒而求羽之間無何而
三秦定無何而彭城拔無何而齊燕趙皆入于漢而
羽之勢孤矣垓下之捷未必非燒絕棧道之力也詎
徒以此誑漢王哉或曰良之爲漢若此則爲韓何稱
焉且其志既在漢矣而又何歸韓爲是未知爲漢耶
所以爲韓也韓之未亡不過爲王耳至是而亦亡矣
然天下未平干戈旁午韓之王未可保也觀羽無故
而殺成則其與成有隙已久而良亦必先知之故欲
與漢共滅羽以定天下漢永爲帝韓亦得以永爲王

螭蟬軒草

卷六十六

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京營戎政考 領議

京營之設所以固本強幹無事以壯國威而有警以禦外侮最重務也 高皇帝置五軍營曰中軍曰左右披曰左右哨以操練京衛及中都大寧山東河南各衛班軍而又有隨駕十二營園子手幼官舍人殭

蟋蟀軒草

卷六十八

忠効義等營兵額三十餘萬居重馭輕慮遠矣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營以肄巡哨神機營以肄鎗手是謂三大營 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其外分駐五軍又其外爲神機又其外爲長圍周二十里當是時鞏庭絕漠京軍之力爲多其後法寢以弛蓋三十餘年而有已已之變虜騎城下我不能軍于是于肅愍建議簡三營精銳十五萬分爲十營以都指揮把總隊長隊官統之兵將相維行伍不亂圍營自此始傾旋置旋廢至成化初始增定爲十二營分布益

嚴然大氏昉肅愍之意云此後法又日弛蓋八十餘年而有庚戌之變虜長驅都門我不克以一矢相加遺于是 肅皇帝震怒誅本兵修軍政罷團營復二大營總督則勲臣協理則少司馬彈壓則臺省而將領副叅遊佐以下約五百有奇營伍又稍稍改觀矣總之京營之制合而分分而復合益屢變云然景泰時不及洪武永樂嘉靖時又不及景泰非法之不詳歲久弊滋整飭爲難耳今去庚戌又五十餘年弊益叢積不可勝詰已尺籍伍符具有定數以逃物故歲

蟋蟀軒草

卷六十九

漸減損主者積空伍之糧隱覆不聞間有明註其缺又因循不行勾補視舊額十不得七見在之數非操畚鍤于公家則厥衛廩養寄名于營者也又不然則從四方礦權之使負弩而耀軍容者也又不然則薦紳輿皂輸月錢于主將者也在伍者十不得二領班之官曩猶畏三尺乃今公然包折兵部點驗則募人以充團營點驗則募人以充科道官點驗則募人以充其實數十不得八在伍之軍芋菽不飽往往菜色以應操朽甲鈍戈撥弓鈎矢見者盧胡其馬如蝟如

雖向風僵欲仆求其精壯堅利可倚驛便者十不餘
一操之日寅集展展鼓嶺然而咆然而戰翩然第
虛具耳以數十隊飾為虜而遣兵擒之若承蜩是戲
劇也其乃搬弄未畢輒披靡散亂無復紀律曾戲劇
不如矣求所謂有制之兵可死而不可敗者百不得
一嗟乎幽劇之賊自昔士馬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
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者乃今墮弱如此矣聚數十萬
眾坐食京師而縣官不得其毛髮用是附贅懸疣也
一旦有急必反募兵郡國平居既責其餉有急又責
其兵徒重困郡國耳是割股體啖口腹也欲覈其弊
則隱餉占役者多有投鼠之忌欲裁老弱之糧則慮
其肱中而呼欲嚴為之罰以軍法從事則懼在管轅
下諱不可制是養癰也今虜幸無大志耳有如燕境
雷動烽烟徹于甘泉安所恃以扞城摧敵乎夫一
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是在聖君賢相哉作
京營戎政考

蟋蟀軒草

卷七十一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觀音大士像記

曾大父金華公之罷官也奉

觀音大士暨二侍者像以歸已而貧甚無立錫之土
寄食女家里中馮媼乞得其像供香火焉媼卒厥孫
岱后移像于城龕之壁間久矣戊申冬偶話及遂以

蟋蟀軒草

卷七十一

歸余余驚喜攝衣冠以拜祝若見曾大父又呼女子
羅拜無不人人若見曾大父也曾大父罷官未幾貧
不自存計其歸裝必無裒贖赤仄而從數千里外載
大士像其雅致可想已子封中舍孫官廉訪曾孫驥
又竊祿詞垣安知非善報耶像之寓公于馮八九十
年矣獨馮氏知之先廉訪與不肖驥俱未有知而卒
歸于我似有不偶然者古人先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矧其生平所皈依而頂禮者哉余每遇攬意事輒默
坐像旁抽撈嚴一二則讀之若醍醐灌而甘露沁心

地清涼頓忘火宅竊謂西竺之教實于寧靜澹泊有助先人以清白貽子孫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因潔一室奉之非敢爲伎也

蝶蜂軒草



亨七十二

雪山堂記

余自髫年愛山而邑境曠然無出以不得見爲憾從先大夫游秦晉覽太華太行之勝意快甚然非吾土才轉盼而失之迫歸里偶雪霽山郭山莊東南百里外者雪光交映歷歷可數則大呼奇絕吾生祝阿三十載乃今知有山欲面山築一精舍力未能然時時夢思焉因顏其城居曰雪山堂客疑堂前無秦石如此名何余聰然曰吾直寄所夢想耳堯豎牧兒日在翠微中可謂愛山者哉夫愛山者不必其佳山也芥

蝶蜂軒草

亨七十二

子能納須彌吾不遇以目而遇以神卽齊右諸山盡入吾几席奚不可然更有說如來脩証實在雪山余不達天竺之教然性孤僻婦人不與娶房帷內蕭索如秋又以病胃晨昏一鬻一茗周妻何肉都無我緣殆似苦行僧取義雪山固宜抑弁州不云乎欲問津南奇絕處峨眉天半雪中看自婉薄劣不堪執鞭縛縛以此當雪樓倘亦高山仰止之思乎作雪山記

詹事府堂上題名記

國家設官詞祿最崇山淵詹事府簡自詞林又最崇也內閣贊襄主上詹事府輔導儲君內閣之務人皆以爲重且難而詹事府見謂稍輕且易辦矣賈誼云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內外百司繁簡精粗異職皆屬一枝一葉而無與于本太子天下本也巨闕湛虛不砥礪則不鉅繁弱鉅黍不排櫟則不正布衣草帶之士猶資忠告以成德矧赫赫元良守宗廟社稷者哉聞正言見正

螭蟠軒草

序七十四

事以預養天下之本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是賴可不謂重乎百司之職卽至煩且精意見可以控攝才力可以揮霍至若儲君之好惡取舍萌于有意無意之間而發于可知不可知之際所爲杜其欲實還之理寗必有不疾不徐非甘非苦者焉百司之奉職在意見才力而詹事之奉職在精神意見才力之展布在一時而精神之漸摩在歲月之久不可謂不難也夫內閣詹事府皆有格心之責然贊襄主上者且有所轉移輪旋而天下被其澤與人得濡見之

導儲君者轉移輪旋在今日而天下被其澤乃在異日故人不及知耳高皇帝甫定天下卽建大本堂命太子與諸儒講論其中後乃設詹事院已改院爲府累朝相承俱選斯職列聖鴻猷駿烈光天壤而耀古今皆由毓德青宮始卽生而神靈然滄海泰山豈無藉于涓塵哉余恐諸君子名氏久而湮滅因爲鐫石注其爵里于下方俾後有所考焉或芝蘭之叢間雜蕪莠然思齊內省皆足裨益將來云爾

螭蟠軒草

序七十五

振河閣私祀記

六司馬黃公始錄觀察晉右轄已晉而尤皆在我東
王恩威交暢 帝是以有節鉞之命公練卒蒐乘神
氣用張潢池罷警千里寧謐問民疾苦區畫便宜下
郡邑行之屬歲大侵督有司蠲賑罔敢以空文應獨
効頃蘇旣得民和半脩廢闕問德州城圯命駕往觀
周行睥睨慨然嘆曰是消晚之咽喉而畿輔之藩
籬也百雉頽矣保障謂何吾不敢以因循貽後艱乃
括帑餘按庾羨擇賢而才者郡丞孫君董其役閱兩

蟋蟀軒草

卷七十六

歲城咸易瑕而堅長堞蜿蜒樓櫓煥然高岸疊疊累
石鋼鐵河不能繫乃復依城爲閣翼翼義殿名振
河形勢彌壯士氓大悅會公入領南樞且行于是父
老錯愕狂呼泣謂鄉大夫曰縣官哀憐東土以公稚
席我今且去東土遂失所天願叩閣借公庶幾終惠
我鄉大夫曰公在此一方蒙休焉公在朝廷天下蒙
休焉 天子需公帷幄之籌而孰敢借公父老又泣
曰公德澤遍東土而以城工故尤注意廣川吾儕安
能忘昔賢有遺愛者往往生而血食願爲公建特祠

公大夫曰公謙讓君子不近名不居功儼然社而稷
之且大拂公意于是父老益大泣曰吾何以致吾情
矣卽不創祠必擇地而寓香火焉夫囂塵之區不可
以辱公是閣也縹緲天際四望廓然西則河流混漾
映帶平野東則宮牆數仞春林萬家南則雨旸風纔
千艘鱗次而來北則 帝闕五色之雲依稀在曉亦
一方之雄傑乎願以閣奉公歲時率子弟詣焉百稽
首以祝公戩穀是吾儕區區私念公所不能禁也豈
惟吾儕州當南北孔道乘傳者偕計者擔簦而遊者

蟋蟀軒草

卷七十七

牽車牛而賈者舳舨而輸將者耳公勲名想望而不
得見登是閣也恍然如見公將無瓣香之供乎哉鄉
大夫稱善乃屬士驥書其事于石余謂公之得民奚
但佚道之使自觀察以至開府捐循真念十五載如
一日宜其愛戴深也然公之德能使民祠而不有其
私祝其私也乃所以爲公與公晉江人名克橫道誼
義廉傾袖當世故不著書所謂得民者系以詩曰昔
仲山甫仇周中興賦政于外爰築齊試爲王喉舌再

辭儀刑於大司馬實嗣厥聲司馬元老國之幹楨維
帝賜履泰岱滄溟振揚我武銷化未萌刀化而猶
枹鼓不鳴大東不天曠溢相仍勸勵銅墨惠此鵠形
恩波四灑潤轍回生顧茲要害綰轂非輕豈無高壙
歲久且傾慎固封守渠狃時平鳩工慮材言言告成
金湯之險千載堪馮 帝曰司馬堯鑰畱京千旌垂
發羣心恆營遮畱不可涕泗雨零何以報公香火千
齡贈彼河干有閣崢嶸匪閣之崇崇者勲名伏臘羣
趨以羞豆登祝公之壽軼于錢鏐祝公壽民澤滿八
蟪蛄軒草

卷七十八

紱祝公壽國金甌永寧史氏作誦周雅是廣何必史
氏萬口爲銘

潯江縣新建尊經閣記

今天下郡邑皆有學堂之有尊經閣者十而七也潯
江楚巖邑介于鍾祥爲

肅皇帝龍飛地人材鵠起彬彬盛矣而學獨無尊經
閣甲辰冬司理李君來署邑篆政以次第舉而問周
視費序抵其北意若未愜者曰是不當有閣耶詢之
晉紳大夫博士弟子曰惟形家言亦爾顧其迫掌博
宅奈何司理君曰可徙乎問得射圃之隙地乃議徙
宅以建閣遂捐俸金百以倡而又謀之李封翁封翁

蟪蛄軒草

卷七十九

集同儕度土石甃木之需五百金乃濟于是邑孝廉
諸生率同志佐之得金百者三已而郡守李公新尹
曾公各佐之得金十者五封翁曰可矣卽不足吾請
任之乃涓辰鳩工屬者儒李君秉仁主山內而大學
生蔣君化董其役于是掌博之宅徙計日基就計月
闢成基高六尺表十倍環甃以磚閣高二丈二尺表
如其基前東西牆各高丈二尺中劈石爲甬爲階累
七級上崇臺飛甍峙于玄武之方不獨費序生色閣
一邑形勝若爲增壯云封翁介方郭二君屬余爲記

余惟經之尊存乎其人尊耶何必問仲不尊耶何
不問然有不可廢者大猷之世上倡下和惟是精神
灌注卽經爲駢拇矣奚閤爲代降俗染上下漸隔精
神不能論而以述示之匪迹胡瞻匪瞻胡勸郡邑之
有學與學之有尊經閤皆以聳瞻而生勸高皇帝稽
古定制以經學齊一海內士非此不得進而自隆萬
以來文教衍溢醇醲之極變爲高詭唾拾諸子膚剝
二氏險覓冥摻驚心炫目而視六經蔑如也 高皇
帝之訓上曰六經布帛菽粟也士不由此無以知理

蟪蛄軒草

卷八十一

道洋洋 聖謨有深慮矣夫經者常也布帛菽之常
卽有火浣弗貴矣菽粟食之常卽有麟脯弗貴矣乃
士厭常而趨異若江河不返謂叛經何今年春南宮
大比士禮臣議一大創之請一切語不典則者黜
報曰可于是計偕之士乃有格于禁弗獲竟試者
天子宗經范士之心甚盛而閤之成適適其時然則
是役也體 上指端士趨所闢宏鉅章區區形家言
也與哉余生于楚習知楚士祇往往氣銳而才穎
之爲叛經則決裂繩墨不後于海內而與之爲窮經

亦能窺其奧而挾其微自此潛江士絃且誦于閤仰
而顧頽而自惟必且遵制軌道灑然革趨異之習人
才鶴起益倍疇昔則諸君子之功宏遠矣司理君名
天培陽江人爲余甲辰閏中所得士郡守李公名仙
品高陵人新尹曾公名可立豐城人而李封翁名鳴
乙卯以書經魁其鄉爲今少叅峰之父卽邑人

蟪蛄軒草

卷八十二

瀛洲亭記

詞林署中有亭翼然與寶善成樂二軒相望曰瀛洲其勑建歲月不可詳或曰建于文皇定鼎時云夫亭宴遊吟嘯之所天下公署有者絕少卽有之或以爲妨于職彼其刑名錢穀是司簿領如山質成而會計者鱗次于庭舍而爲宴遊吟嘯且虞廢事惟是詞林以文墨議論爲職無刑名錢穀之煩而其建此亭亦非爲晏遊吟嘯也者坐臥其中且披且誦宛委西陽竹書石記莫不援其與突咀其精華有時磨礱塵揮蟋蟀軒草

卷八十二

不律潤色 王言鋪張 帝業燦然日星鏗然金石間與同儕酌 皇王之理道討昭代之故實名理精言烟霞霏屑足以資謀猷而備顧問凡詞林之職不出此亭而可盡然則公署之宜有亭者莫詞林若也顧其名昉唐人天策故事若羨李郭之舟而誦班生之行者取義似陋然亦自有說列子稱瀛洲在大壑中隨波上下帝使巨鼃戴之其言詡詡不經見乃世多訾慕之則竊意居其上者蟬蛻塵埃不以世故累

耳我朝詞林設官頗衆而不使預它事匪曰新之

益恐累心于世故歟夫累心世故者卽未有能經世者也嘗試觀于此亭清池環遶廣不盈仞非有渤澥之觀素椽碧檻疎簾四垂非有銀宮金闕五城十二樓之勝老柏扶疎枯藤蜿蜒黃鸝乳燕睨眄瓮池非有琪花瑤草青鸞紫鳳之奇也然而外囂不至內喧不起青籟時來白雲在望翛然若居六合之外厥心豈有累焉則無乃經世之業預養于澹泊寧靜中茲名也與 聖祖設官微意益深有會居是者澄其方寸由不爲而有爲庶無愧此亭不然境彌寂心彌

蟋蟀軒草

卷八十三

不令海上羣真笑人耶嘗以語同志因書以爲記

重修 郿城記 附誌

漢皇帝入嗣大統之七載做成周宅洛故事奠九鼎于燕爰建郿城周四十里門凡九所以壯威銷囂慮汲遠矣迨 肅皇帝申畫郊圻又建重城其南而勢益完固云 萬曆甲辰夏霪雨彌月城圯數百丈大司空以修築請 天子曰可發水衡金錢若干命營繕臣某某董其事給事中御史臣某某巡察之工起自東南隅踰年事竣督工之臣以逮各役賞有差臣不佞宜有一言以記之竊惟聖王最慎土功故用民

蟋蟀軒草

卷八十四

之力不過歲三日然觀月令孟秋補城郭仲秋築城郭孟冬壞城郭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隄渠之固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用其財器抑何煩煩若此哉春秋城沂城郕城中丘城西郭之類必謹書之不一而足詎非以設險守國王公所不廢與國家都燕上象北辰南嚮而控四海捷于建瓴第其限隔僅一衣帶水非有所謂斬華爲城因河爲池者也且也三面距虜虜輕騎而馳一晝夜可至已巳庚戌飲馬郿城下殺人如麻而城以市肆不驚黎蒸安堵茲

其故可思已 皇上遇災思警興不得已之役子來之氓畚鍤雲集百堵竝起睥睨如林詎獨聳四方之觀瞻也與哉所謂固根本杜禍亂建子孫不拔之基揆諸 二祖先後同符矣抑聞國有有形之險城郭是也有無形之險人心是也地利不如人和所從來遠矣 皇上軫災民業發帑金十萬濟之且省間架錢罷煤窯稅自此懷鮮惠保使衆心成城者渠可量哉臣不佞且偕嬉遊之民共歌商京翼翼矣是爲記

蟋蟀軒草

卷八十五

劉氏世系碑陰記

夫劉氏自諱天澤以前不可攷矣劉氏本河間人家
杏園諱天澤者既沒厥配川挈子來禹城遂為禹城
人劉氏世多長者然率川力田自給間一二為諸生
弗顯迨吾父禹坪公以經術成進士吾邑成進士者
絕少歷一百三十餘年而始得禹坪公故里人皆豔
慕劉氏已而禹坪公為中舍考最勅封其父若母
尊擢諫垣以直諫忤權相出歷藩臬所至有冰檠聲
比既沒當事者採公議祀諸學宮蓋劉氏益有間于

蟋蟀軒草

卷八十六

世云劉氏祖塋在城西十里許其後各卜塋則各自
為祭而于祖塋或不及也族無譜子孫多不能舉其
先世之諱禹坪公在時每為嗟咨曰俟歸田當講所
為合族而奉先者會蚤沒不果族有輩泉君最嗜義
約族眾為報本社合錢若干而息之以供祖塋牲醴
費歲時必祭祭必虔又謀諸士驥錫世系于碑而屬
士驥記其陰嗟乎宗法既廢有譜者寡屬疏則易渙
代遠則易忘視其族汎汎如塗人而視其高曾以前
茫茫如太古之世風俗偷薄所從來矣今仰不及祖

平生平行實之詳而姑楸此片石令世系燦如指掌
子孫上塚徘徊顧瞻不油然而動仁孝之思乎是禹坪
公志也然族指日繁居異鄉繇異里或終歲不相往
來吾猶懼報本社不能久有舉勿廢是在後人矣素
泉君名希苗

蟋蟀軒草

卷八十七

禹迹亭記 近作

城西南隅地多積水舊名皇城不知其所繇或曰禹名此蓋禹行宮云或曰禹臺在城西十里高十仞廣倍之相傳禹所憩也彼是則此非矣余思古帝王無都祝阿者周封黃帝之後于祝不得稱皇稱皇必以禹故邑在禹貢兗州之城充于九州最下治水底績最難計禹往來非一此地與禹臺豈皆常駐蹕與不然則行宮在此而築臺十里外特以相水勢與余嘗登臺見耕夫牧豎侵握處大類王侯塚墓則臺尚蟪蛄軒草

蟪蛄軒草

卷八十八

湮兮

蟪蛄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刻紫陽朱子全集序

館試

儒者立言大較有二意在闡道其言正正者令人思焉漸進而其傳可人意在救世其言激激者令人惕焉猛省而其傳或不可人意蓋人則皆有弊焉而激爲甚夫斯道之統鼻祖精一故傳文約禮卽孔氏謗人

蟪蛄軒草

卷八十九

必循循焉而子思譚凝道德性學問不偏廢也夫博之乎學問故可精不然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約之乎德性故可一不然是弱喪而不知歸也擇執交脩所從來矣去聖既遠道喪言湮秣糠于利欲羣悅于詞章影嚮于虛無者千有餘年宋儒周程張氏乃能昭揭聖真以續如綫之脉紫陽益發明而廣大之其言剖纖析微叩焉不窮酌焉不竭若南車之指迷而烏號之破的乃秘密之諦則在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印諸唐虞洙泗之旨如合符契豈不精且備哉

學者日星紫陽之名而金石其言童而習之白首不敢廢然往往循迹而遺心方且爲鼎瓦方且爲塗墍方且爲待兔之株亡羊之岐而紫陽初意寢失于是陽明出以致良知三言爲象罔之珠謂行卽是知德性卽是問學簡明直截聞者願解心醉相與尸而祝之迄今三尺童子搦管而脩制義有不津津陽明家言者乎紫陽之編幾爲駢枝矣嗟乎道而可師心舍筏也者則詩何必學官與禮何必問前言往行何必識且多也故紫陽之言萬世之定理也陽明之言一

蟋蟀軒草

序九十一

時之微辭也要以羽翼聖道則均焉然學紫陽不成猶然矩矱中學陽明不成且馳于無何有之鄉矣而世儒尤袒于彼操戈于此不亦舛乎頃 天子屢下尺一命學士大夫遵紫陽功令而溺于舊聞卒未盡革紫陽訓故多列學官乃其全集世或不盡見奈何以名理名言而不得與風雲月露共傳耶故校而付之殺青俾學者潛心焉而知其說之可久也

邑修紹坡韓老父學履獎序

上乘意吏治屢省乃成有司問驚虛聲以武健爲勝任詰之則藉鄭僑之說曰水弱多溺火烈鮮焚寬不逮猛甚明夫水能溺人然多濟物之功火能令人避不曰崑崗之炎玉石俱焚乎孔氏弟子宰齊魯問者單父武城最著單父之琴武城之弦歌于治似疎而千古豔談之彼其時上有清淨之理下有恬愉之俗何必威嚴哉丁未春韓公授禹令劉生官京師往謁焉知其爲仁人長者退語子孫曰吾邑得所天矣韓

蟋蟀軒草

序九十一

侯旣蒞禹則持大體務以寬和佐百姓夏竦大浸稽天永泰化爲烏有民不厭隸曩侯乘小艇行村落問問父老疾苦狀爲衆歛太息則日夜擘畫荒政尋奉檄發錢粟以賑率必簿尉分地給之民無竭蹶且嚴乾沒沾被惟均催科勿亟又不責奇羨曰收愛錫鉢以重困百姓兩造質成剖曲直而已不利矢金之人擁傳而至者供億僅勿乏絕不敢剝脂膏以媚人居無何士氓大歡悅臺察暨寺部各下旌書至于四五鄉大夫士聚族謀賀寓書京師謂劉生當有言劉

生謝不敏久之謂告旋里諸公申前請劉生曰夫旌
書固不足爲侯侈諸使者嘉侯治行且飛章以聞之
天子吾儕姑俟矣諸公曰嘻名實之消久矣狗名
者獲上易得民難務實者得民易獲上難夫世之能
吏鷹擊以爲威櫛髮數千以爲察置驛馬請謝賓客
以爲通侯有一于是乎卽有愛養真心吾儕過計且
虞其不見知乃今獲上矣可賀也劉生曰斯言雖旨
未獲侯心飯牛者忘爵祿削鐻者忘慶賞侯其似之
日當事者欲移侯新秦民皇皇若免赤子于懷侯不

蟋蟀軒草

卷九十二

色動也主爵寢其議以侯終惠禹民欣欣相告侯不
色動也侯心乎百姓奚計知不知哉今歲有秋枵腹
者果然向隅者破涕而笑邑去單父武城才數百里
侯之操緡與否余不及知入其庭先右圖書蕭然無
事依稀宓賤之堂民卽未嫻于禮樂農唱繇丙夜達
旦擊鼓賽神女巫紛舞猶有絃歌遺韻焉公方與二
賢心游千古遑恤其它它日卽飛章以聞召入爲給
諫若御史侯亦不爲動色矧旌書乎諸公曰善雖然
吾子太史也不以此時次第其事它日傳循吏安稽

乎劉生唯唯適爲之序

蟋蟀軒草

卷九十三

邑大夫杜石胡君侯屢獎序

史載循吏若朱桐鄉卓密縣寥寥數事民謳吟而尸視之今吏治蒸蒸中丞直指之薦牘無月不上論行則懸魚之介課政則烹鮮之理程才則割犀解牛之奇問諸其邑甚者流謗薄者含愠古今不相埒則何以故立古以實今以名耶等赤子耳親毋哺之則肥乳姬哺之則瘠真心異也鈞舉之吏傳舍其官而浮梗其民卽矯飾以市恩所謂強笑不樂強哭不悲如保之謂何夫不誠則惡能動矣劉生曰余邑胡君侯

蟋蟀軒草

卷九十四

雲與父母云君侯蒞禹三月北臺下旌書已河漕兩旌至已罔寺民部旌交至今按臺復以異等旌之欣欣相告君侯獲上矣縉紳逢掖亦欣欣相告君侯獲上矣然不能無疑以君侯治狀胡不飛章達旒縷而僅旌書爲余告之曰此君侯所爲可重也務名者始而赫然久之敗務實者始而闢然久之孚原泉雨集益善喻也始君侯下車謂余曰令禹難哉禹地多屬閭民臨窳而無積聚近省會輜軒如織供億實煩加以數年曠濫陽形遠野公私兩竭無米屑炊

蟋蟀軒草

卷九十五

令禹難哉余曰君侯難令則令易易耳無何大旱君侯以身禱迺羣望憂形于色卒獲甘澍無何蝗飛蔽天君侯督民捕煞之明年復旱君侯禱益虔甘澍復降當是時民不倚命天而倚命君侯邑故多逋賦屬大農告謂下徵借徵且停君侯俸君侯曰嚙子遺盡矣某不佞奉職無狀七尺之不暇恤而何有于俸則爲奏記臺畧曰禹之積逋急亦不克辦緩亦不克辦緩之民猶得延旦夕之命急之不濟整則潢池耳宜請于上濁之便臺雖不卽請然心是君侯言催徵竟緩矣會 上發帑金賑郡國饑君侯躬歷阡陌驗丁而給筦庫無敢侵里胥無敢謗湛澤均被無一向隅禹民解捐瘠君侯力也君侯宅政若省敲朴寬贖緩裁厨傳謹于掀繕學宮右青衿茸與梁種種堪述總之務平易而屏煩苛卽父母于赤子何以加焉日君侯入覲而民臥轅下不忍舍聞主爵才君侯欲徒劇邑則錯愕而狂呼叱君侯再至而人人色喜則真心動之也君侯政譽如泉斯達旌而未薦益科之進千從此聲名蔚起有本者如是矣吾聞眞心所注日

可反山可移石可飲羽今 天子瑩精太平間一二
事諸臣敝舌禿穎不能得其轉圜則竊意積誠未至
耳君侯它日應召爲給諫御史持此心以往阜囊白
簡庶幾回天之力哉縉紳縫掖皆曰善矣太史之言
請書以贈太史還朝具告同列書治績于簡不與桐
鄉密縣千載輝映耶劉生敬諾

蟋蟀軒草

卷六

胡君侯入覲序

胡君侯蒞禹垂四載政既成邑縉紳逢掖父老子弟
請建祠肖像比于萊公之社緣君侯謙讓未果會
天子大計四方吏君侯促裝欲行父老子弟驚鄂徬
徨聚而謀曰吾必畱君侯夫君侯今之卓茂魯恭也
不腆之邑水旱蝗螟無虛歲十室九空野多捐瘠乃
君侯爲民祈禱必以誠蠲必以實賑貸必以勤且慎
聽訟必以恤禁戢草竊必以嚴救荒之策不奇而奇
焉故子遭恃以無恐今歲有秋枵腹漸果蕪地有耕

蟋蟀軒草

卷九

未逃亡之屋有炊烟譬諸人病厓屢飲以參苓稍見
起色須稻粱芻豢朝夕哺之乃克有生是安能一日
離君侯盡告于兩臺使君借手以叩天關君侯可無
行則以質于逢掖逢掖曰不可夫君侯今之文翁也
吾儕辱教育實深固願畱君侯第三年一朝萬國輻
湊所以恢皇綱飭吏業典至鉅也詎可廢諸則又質
于縉紳縉紳亦曰不可夫君侯今之宓賤也吾儕辱
禮遇實深固願畱君侯第顧今有司令甲吏在遠塞
絕徼或有曠溢兵革非常災變兩臺乃以免觀請吾

已密邇神京又幸豐穰寧謐卽請必不得命奈何于是父老子弟深膺感額默然無以應比行之日繙紳逢掖咸出祖父老子弟來自窮鄉走者馳者扶者携者蹣跚喘而汗者咸至西郊侯君侯之車則又問繙紳逢掖君侯何時還邑逢掖曰縣官哀憐吾邑必不違奪所天計君侯旋軫不出十旬若直從里中兒竹馬以待耳繙紳唯唯否否君侯賢能兩臺疏告者屢茲以述職行必受上賞且畱爲耳目臣纔復還邑席未煖徵書至矣夫君侯在邑其惠狹君侯在朝其功

蟋蟀軒車

序九

晉帝簡至公豈常以君侯私邑其或徵天之幸宅年復以憲節臨海岱則士民再沐休澤矣父老子弟始而喜繼而吁乃相率仰天而祝繙紳逢掖觴君侯于蘭若乃共作歌歌曰西有焉津兮碧色涵君侯雅操兮百尺秋潭又歌曰南有岱宗兮峰嵯峨君侯爲政兮高名不磨又歌曰北有鳳闕兮五雲深帝寵君侯兮增秩賜金歌竟君侯登車父老子弟猶相與攀轅而泣依戀不忍舍出境乃返

郡太守見源丁公奏績序

近民之職郡守爲重其在省會輪之軸而綱之綱也軸運而輻隨綱提而目張蓋列郡精神畢縮于茲故論守則省會尤重 國家自畿輔外名藩十有三遠者萬里近乃千二百里濟南襟泰嶽帶滄溟古所稱十二之雄國者距京師不滿千里緩急可供也故論守于省會則濟南尤重先是濟南守闕主爵難其人乃以刑曹郎丁公往公驟從閑曹典劇郡或以爲不易而公至則精于其職郡務絲棼造謂十五延見

蟋蟀軒車

序九

三坐堂皇治簿書爲晷幾何而公裁決如流積案頓空猾吏舞文間有所下上公灼見姦竇亟寘于理咸惴惴重足立莅苐時警公授有司方畧夷其淵藪鵠冠裂幘佩解矣公雅有治辦聲而不欲以赫赫見長其大指乃在寬和愛利元元是務而造在庭剖曲直而已鈞金束矢勿污三尺上官委誠必反覆考驗鬼薪以下不輕坐何況重辟州邑輸賦不取苛羨功曹以故事請曰民膏竭矣忍重困乎頻年旱蝗野多捐瘠公日夕蒿目白兩臺議賑議蠲奏得請于大農而

又戒諭州邑毋以空文應官毋漁胥毋蠹務使惠逮民全活無筭公又以文學飭吏治時召青衿談經課秋間爲之周饑寒助婚葬爭自奮勵彬彬如也蓋合四州二十七邑之士氓若家有一丁使君望之如水壺依之如冬日而慕之如申茱杜蒞治理流聞數騰薦剡今春滿三載臺復上最狀計 褒章與 簡命旦暮交至矣于是郡丞若理讎貳若判咸謀賀公問言劉生劉生曰公治行不佞耳熟之第不佞杜門久干旌之行縣未嘗謁也則何敢有言郡丞孫侯笑曰

蟋蟀軒草

亭之百

子不爲陽喬其言彌信必無辭竊惟漢良二千石無喻黃次公潁川卽大郡不加濟南而漢大守得便宜行事美易于今守乃班氏稱之第曰用寬和爲名耳乃若某所木某亭猪何瑣瑣也吏食道旁烏攫其肉何察察也提衡千里大體謂何彼猶有沾沾自喜之意焉公才如龍淵太阿而圭角盡融伎倆不試恥然犀之照戒數米之炊所造福豈淺哉抑次公績在一郡公之績不獨一郡矣自公下車撫察藩臬張設釐革有一不屬公擘畫者乎公上其議有一不下列郡

著爲甲令者乎列郡奉行有一不以公爲儀的者乎恩波旁灑遍滿百城此古郡守所無也 天子脩漢故事必以九列召公計其功名豈損于治郡時耶益次公之大臣器故綠鵠雀事爲張京兆所詆公前以郡守上書論天下大計識者謂通達國體賈太傅之流此過次公遠甚夫公爲守守益重公守濟南濟南益重以公爲大臣其使朝廷重于九鼎大呂又何疑矣

蟋蟀軒草

亭之百

壽鳳翁楊老先生八十序

吾邑自正德丙子後四十餘年士無成鄉薦者人不識孝廉何狀豈天人也耶而鳳崗先生始舉嘉靖辛酉則爭慕說以爲景星卿雲出輒羣聚觀之然先生試禮部輒數奇久之乃起家靈寶令靈寶故多伏田富者脫租庸而貧者滋困先生毅然均之請詠弗沮又辟畫便民事百大第咸舉民大歡悅尋以令高第擢守陳會霪雨河決先生日夜露處河上董丁夫下竹捷而慷慨爲文以禱隄遂成其壁畫便民大氏不

蟋蟀軒草

卷之三

異靈寶時民戴若慈父及遂以守高第擢武蘇郡而先生已倦游拂衣歸矣歸而嗜義若渴里有大役倡俾陳說利病縣大夫敬諾故人貧窶推食解衣無佞色冬月粥饑鵠結而集其門者以百數積十餘年全活無筭于是里中益嘖嘖賢楊公歲庚戌先生春秋且八十孟夏廿日實維覽揆之辰邑薦紳縉掖往賀先生出肅客髮鶴而顏童視聽不衰行步趨提客相顧耳語胡嬰鑠乃爾有客曰梗梓豫章長于幽巖故無斤斧之患先生遺榮知止高蹈丘園無簿領之勞

蟋蟀軒草

卷之三

形無寵辱之擾心日高而起問諸孫佔畢之業則拉二三社友手談命酒數行輒醉醉則步齒舊池上怪僮奴桔槔耳優哉游哉其獲壽固宜又有客曰旋斲而混沌傷機息而純白備人有靜躁脩短因之先生自壯迄老無解衣怒馬之好無季女嬈童之侍蕭然環堵恬淡寡營身在羲皇家如畏壘海鷗爲羣野老爭席雖不習熊脰烏仲收視返聽之術而天性實合于道宜其壽哉又有客曰不然惠迪之吉作善之祥書有明訓先生口碑在官而無不祝其難老者月旦在里而無不祝其難老者人心所欲天詎違之先生大夫子三兩薦賢書一餽贊序而次公方縉墨綬接脩良之武孫曾列於珎見頭角者森如立竹天福楊氏世世未艾而何疑于壽乎劉生曰美矣諸君子之言前所稱全天者也後所稱感天者也然一天盡之矣先生生有奇徵太公夢如龍出于河河水爲涕夫龍動則爲霖居則千歲而不化先生之謂乎吾邑近俗俗龍從神天轡盤千里其渾龐博大之氣鍾于人多英傑而壽考奇峯公居岱下先生同年友也爲大

司馬以歸歸三年而臺先生為郡貳以歸歸十二年而臺兩賢相望若日觀月觀然豈非天所為哉特付以渾龐博大之氣者與岳峯公竟其用而先生亦竟所餘當盡發于壽俗政在邑南諸歲歲為先生歌南山矣諸客稱善具以告先生因迭起稱觴

蟋蟀軒草

卷四

贈陸兵憲序

文章史治昔人合言之屢矣乃有謂文人無實用何以解也以爲合則估畢飯生摘藻如春華而不能效尺寸以爲弗合則鴻儒詰匠既擅雕龍之譽復垂鍾鼎之黜要以立言立功俱非委瑣所辦萬類之蹟千古之變若別黑白數一二始可吐爲辭而豎爲烈世寧有曠曠于筆了了于事者然則經術世務不可分爲兩已沂泉陸公用文章有聲當世者也往守吾荆荆介南北孔道多黠胥悍民而公以經術試之則荆治已守東昌東昌之爲孔道甚于荆又會有治河之役爲百姓則不能無虞河爲河則不能無勞百姓而公以經術試之則東昌又大治主爵者才之請命公治兵西陲而行河大中丞奏曰方今稍勞于河習于河無如陸某不可使去河上乃移沂州兵使者于淮徐而以公代余惟公所轄察吏詰戎平賦斷獄疆場之事無所不綜專職固不在河乃中丞舉公則以河故往河之潰大行堤而止也鉅野以南幾于一壑今脩繕嚴完防之宜亟也洳河一衣帶疏淪稍不繼

蟋蟀軒草

卷五

百艘能飛渡耶茲其事良不易而余謂無足難者
若公通才偉幹兼饒心計一切捍禦決排之畧固其
所優乃余所信公則亦惟是文章之道可與行水通
行乎其所以當行止乎其所以不得止即神主之功
不過爾爾而又奚難焉 主上亟命丞言真知人
善任使矣余舊居公宇下習知公公郎西署時文章
名已噪海內而校讀一錄尤膾炙人口為諸貢籍冠
是科得三人今博平令某司理是也博平之弟銓部
君又從考功令廉得公兩郡治行而心服以為古循

蟋蟀軒草

中百六

良吏合辭屬余申言余誼不敢辭不敏輒述公治狀
崖畧而推本于文章以見世有真文人若季札言偃
輩者程功課績若挹水于江而取火于燧必無爽也
夫非敢以區區文人目公季札言偃則公之鄉先哲
即以為公券可矣

贈司訓龍山陳君推諡平陰序

世之易博士職者曰其秩微無樞要之寄其事閒無
錢穀兵刑之理旦坐一廛延羣弟子唱揖而升散之
或勾稽廩食畢則飽飯齋頭于于臥幸旦夕遷去宮
墻直傳舍耳嗟嗟博士可易乎國家繫序星列俊乂
鵠起治化爛焉軼于前代豈非以學有師師有教哉
博士師也可教者也高冠長裾擁絳帳據臯比談說
魯鄒之微言矜佩濟濟頰首北面秩即微望尊矣事
卽閑道隆矣藉令不模不範第勾稽廩食督促升散

蟋蟀軒草

中百七

已也師之謂何官負人耶人負官耶吾益多龍山陳
君云君始訓吾邑士見其寬然長者爭暱就之間以
非義請君毅然持不可或打功令君正辭譙讓之士
始心伏然徐察君竟寬然長者無它賜也東脯有缺
無幾微見于面士以此益愛敬君君于世俗窺矚趨
走一切不為閉戶手陳編庭草茸茸沒履疑塵滯席
意豁如也君提已待物寧為太羹不為鱗脯之新奇
寧為玄酒不為中山之酷烈庶幾古人淡且溫者之
道法于模範美地哉臺使僕下雖書久之撫平陰堂

之僚率問贈言于余余曷敢以苦塊辭余惟君
產南畿南畿文物甲寓內然往往以藻績掩純白君
居然未珣之璞可不謂賢乎東土故椎魯近益趨于
文士或佻囂浮浪出匣而躍治君以獨存之質挽在
敝之文蓋士習深有賴焉君以教禹者教平陰平陰
亦吾東土而邑論于官爲長敷教老易士之瞿然顧
化當又甚于禹官以人重世從此不易博士矣

蟋蟀軒草

字百八

贈司訓顧吾李君權論平谷序

博士冷官耳然非超卓之品不稱夫其分師也其所
儼然而臨濟濟芹序之英也其所講說于函丈古聖
賢之遺言也倘以塵情測方寸以機事役七尺卑卑
手負此官矣歲丁未顧吾李君來訓吾邑君滇西人
也問距齊幾何曰萬里而遙問携家乎曰萬里而遙
而安能辦資斧問童僕幾人曰僅一平頭僮于壯土
不自滇來也問得家報不曰卽有飛鴻不達吾鄉益
經歲無八行焉于是聞者皆爲不堪而君怡然自如

蟋蟀軒草

字百九

也屬大侵弟子束脯不繼厘厘飯脫粟官舍平陋柱
礎欹欲仆仰屋見天雨則琴書盡濕風號戶牖間于
喁相和于是聞且見者皆爲不堪而君恬然自如也
君下帷佔畢非公事不出諸生來謁出尋常供具相
對默然或諸生載酒問奇輒爲引滿談論經術世故
娓娓竟日無倦色余聞而異之何以灑脫如是曲肱
瓢飲不可及矣漆園鄭圃皆中有所得故能不累于
外君之見解歟亦有超然世味者哉彼有庸庸乘驢
出則六印駢組朱丹其轂光曜足衡入則高懸絳帳

酒清歌一八迭侍然心戰于得失利害俄而焦炙
俄而凝冰日夕攢眉若有大苦故能適者無往而不
適也不能適者無往而適也然則君之賢于人遠矣
今年春君遷平谷論平谷去君家益遠君怡然如舊
君待禹士恩義甚篤善惟恐不揚有過輒掩覆之貧
士假貸多委曲以應人人以爲君親已君以教禹者
教平谷其得士心可知也它日宰百里而以待士者
待民其得民心可知也君之行兩博士暨鄉紳出祖
諸生送者如雲酒三行諸生進而歌曰滇有海濤滺
滺兮先生之量與海俱濶兮又歌曰齊有涉波洋洋
兮先生之澤與涉俱長兮又歌曰燕有山峯從從兮
先生之名與山俱崇兮遂書以贈

蟋蟀軒草

亨百十

賀光祿曾君遷典簿序

漢置光祿勳掌宿衛署典謁職內外之禁於九列爲
首後代易勳加勳始兼司膳蓋禴祀之政而自國朝
漸承以下四分其署之屬又特設典簿以轄其出內
蓋皆侍從清華之秩云夫卿丞職其總總故逸四署
乏屬職其分分亦逸而典簿介乎總與分之間分其
總又總其分故策勞而職亦最重非才譸開練聲望
炳煥者不以授其來舊矣乃今得偉宸曾君君故漢
陽名家尊人一川先生以進士拜夕郎數上封事論
國大計已數歷外藩有赫赫聲而君自弱齡已能
世其家學仲紉染翰輒數百千言不休一時高才生
咸自引以爲不及而君亦沾沾謂一第可芥拾耳顧
屢試屢墮君嘆曰士一命足以自効何必守博士業
以老乃謁選得監光祿之珍釐庶事君彬彬儒雅而
能諳 國家之故實精于其職夙宵不怠居三載名
籍甚當事者才君爲超選典簿于是三楚薦紳大夫
有粉梓之誼謀稱觴于其堂而屬簡不佞往不佞讀
周禮所稱六官之首佐王治邦國者其屬士五十有

蟋蟀軒草

亨百十一

六自膳夫庖人內外饗烹酒正漿人微而至于獻饌
幣脂邊醢醢醢之職每十居七八而炮燔醢醢甘苦
薌膾之節又井井列焉何櫛比而是也姬公建官務
持大體宜其修冗員以奉一人之玉食而明得意必
不然矣毋亦藉是保王躬弼主德酌國用所關宏鉅
無嫌于鄭重與今 天子焦勞九五屢諭玉體失調
又頃來寇潦為災 陵寢震驚方戒膳撤樂講明禋
之事且軫念災民發帑以賑而嘆金錢之不給也其
君之才一當薄事每論 聖躬斯夕賴以調攝而將

嵯峨軒車

字百十一

之太和至于上佐輔宸受聲明神俾布有盼望下修
省約之術時其羸美以稍裨水衡一日用其默移滂
養有益 縣官豈淺眇哉抑聞一川先生負不世之
才未究厥施嘗手其諫草以示光祿君曰惟而之畢
吾志也君幸無忘此言事益繁所為精于其職者益
勵 主上見知且有不大之擢豐功偉績又何可量
焉庶于弓冶為有尤矣謹書以為左券

恭賀 襄王殿下嗣爵序

我國朝展親誼重裂茅土而封天潢者幾遍天下
其在江漢則巍然帶礪而燕翼最著者毋如襄襄故
開國憲王初受長沙已告遼更封襄陽憲王賢而多
大計屬 景帝易太子王以叔父疏止之 英廟復
辟得其疏詔王入覲親洒宸翰賦襄陽四景歌以賜
稱特典云更傳而為莊王敦睦好脩孝事 兩太妃
至賓禮賢士撫循戎隸份如也迨靖王而世德益修
詒後以殺三楚之封屈指賢胄必以靖王為首稱

嵯峨軒車

字百十三

迨今則嗣王新紹丕基克繼克承四年于茲矣王即
德在冲齡乎然資性明敏刻意問學譽籍甚諸藩間
惟是不佞臣某于襄三世寔徵寵靈先莊王奇之弱
歲先靖王賓之里居益無日敢忘明德焉而茲復辛
此嗣王宇下覆露且益渥矣顧羈簡書數千里外無
能捧千歲之觴輒有片言用陳踴躍竊聞之古藩屏
之國甥共皇家篤緇祖武惟忠與孝用能長世在唐
新造三監流言國岌岌矣周公能保明辟而莫熒焉
于是後世有肅恭明神如孝公者起而振魯漢之初

業疆藩驕放極矣河獻王能慎其明德為諸侯倡于是後世有脩行前烈如惠王者起而振河間益百世之下每嘖嘖于兩作者稱忠而于兩嗣者稱孝也景帝之易儲也難乎其為裕陵矣又其時版蕩而多故憲王之斤斤以疏請其忠寧讓公旦與河間哉自莊靖二王代踵芳躅保世滋大庶幾繼述之大孝焉今王嗣起初服克篤前烈兢兢成訓之守要以砥礪臣等聞發祖德于所稱忠孝大節不啻兼擅之矣夫崇德象賢之典人主故縣以勸親親風厲天下之為

蟋蟀軒車

卷百十四

良屏翰者益周宣于孝公而厥有夷宮之命漢帝于惠王而厥有封戶之益無相併也今天子敦篤宗盟獎誨臣節恒曉曉風夕誠南望江漢而緬然有二代之思其于今王嘉樹靡極將亟下璽書及龍章裏號之錫如英廟故事稱詩若歌寵之掌故為襄國百世作求計寧直方城漢水之墟有所憑藉為山川光抑他日表侯王于南紀而且得與孝公惠王三君並其芳徽以流聲萬禩也非是是一時盛哉此以為王賀

賀邑侯樞玄孫公登膺嘉建康

臣為濟郡屬邑距郡僅百里郡故神臺左賢也一切軍儲郵傳之供禹獨受什四比歲大侵蠶鴻且遭野矣檄書交馳惟是逋責為斤斤故顧森然毫不藉貸天行之數禹獨受什六夫議撫循肘且掣于上議役課脂且竭于下非得忠實心為元元造命噢咻而指使之未能兩全無傷也孫侯以三晉之彥振藻登壇茂明宜弟來流茲土甫下車慨問民所疾苦請父老洎博士弟子具書常典誰何當帝誰何侯憂

蟋蟀軒車

卷百十五

曰歟動為大自非太其其誰驗之而不問烹鮮乎乃以寬和持大體與民休息民稍稍有起色則度其力能有者率之民無不竭蹶以延縣官之急春秋解俵雲錦飛黃足備天閑之選于是有同寺之獎陸輓水輸絡繹而致輦下俾材官六餉芻牧有資于是有司農巡青之獎發奸剔蠹稂莠芟而嘉禾滋黔首相與誣于野又以其間進諸生談說六籍而品隲其藝青杵相與鼓舞于庠未及再莽政通人和百廢俱舉印川原草木亦若為之神聲色飛勞勛積而不可掩于

又有撫臺使之獎蓋侯之所砥礪者瑩然粹白而不
不燦燦以炫異其所自操者不爲惠于法之內不苛
經于法之外大質不雕個幅淵古而政是克成且莫
薦剡達于 常寧且拜璽書黃金之賜獎烏足爲侯
後哉獨念循良之理巧于收實而拙于取名易于得
民而難于獲上古今言吏治惟詔神爵五鳳間卓魯
龔黃之賢何代蔑有或者上無以鼓舞之其志約結
而不信耳 天子瑩精太平 詔守令以愛養斯民
爲急率作省成埒于唐虞何論西京當事者體

蟋蟀軒直

李百十六

意仁心質行如侯卽未嘗遠察淵之智矜毛摯之能
乃深嘉而亟與之侯自此得信其志矣豈獨爲侯一
人慶爲天下吏治慶可也夫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畏
墨之所以大壤也侯以庚桑之治治禹歲月愈久厥
績愈赫卽徵入爲夕郎若直指民能一日忘乎哉余
等其偕野老共歌蔽芾之章

贈長清邑侯芳銘曹公奏最地榮序

國家建置守令視古侯封三載而底績具以政報往
歲 上命朝歌曹侯來令長清乙巳侯用循良報最
天子詔尚書按功令下璽書褒勵贈侯父如其官
毋封孺人邑士大夫榮侯政成戒司農大行兩君微
言不佞不佞讀史成周列侯報政獨齊魯爲有聞尊
賢而尚功則尚父之烈也尚父錫履于齊爰始朝歌
侯固朝歌產也長清隸濟南定齊盧邑志稱其民習
耕織士燭于大學第自漢忠鑑盜及濟南聊氏豪宗

蟋蟀軒直

李百十七

陛下諸邑類稱難治而盧尤甚侯自下車課農桑崇
學校嚴征薄賦禁追呼毋得厯突鄉鄙謹繩約以防
盜賊所爲政務去煩苛遵寬大久之邑大治卽尚父
洋洋表東海豈遠出侯上哉益昔若惠文君聞庖丁
言而得養生賈太傅策治安而稱屠垣之解牛令宰
四境四境其游亦地也養民猶養生休爲戒而視爲
止奏刀之術也億兆寄命于令令坐堂皇而計治安
能解理解芒亦斧斤之用辨焉侯躊躇四顧批卻導
窾而迎外解之技中經首之會矣乃今三年有成而

乃若新發于硎也雖以邇來海內多故青齊淮泗之
間災浸游仍鑛權騷繹所枉蕭然告困而盧氏猶得
農安耕女安織士雍容而安紆誦潢池之寇不警顧
氏之豪屏息邑中聚族而誦侯政者其氓黎則曰侯
爲寒衣餒哺而樂只父母我也其青衿之士則曰侯
爲春風化雨而作父我也其舞文墨而恣武斷者則
又嚮嚮侯三尺若負米而相率引去也侯技至此乎
不佞家食時旣幸波及侯之河潤比守闕下從白虎
青藜後睹冢宰上計授簡史臣傳循吏至上嘉侯

蟋蟀軒草

卷四十八

最績賜寵命輒又屬草制二三良史氏則不佞所耳
目于侯政甚悉私心以爲侯技試于割雞其用小竟
侯滿志善刀徐而宰割全齊其用大故進之則馳馬
柱下觀風肅紀芒刃之用也又進之則秉鉞建牙長
城萬里斧斤之用也不佞敬以錫履爲侯祝矣司農
大行曰善雖然侯之禮有平陽懿侯乎其始師益公
術以相齊而齊治及代鄼侯以清淨畫一治天下而
入下亦治子爲全齊祝願侯爲尚父請更爲天下祝
願侯爲平陽侯而平陽也以宰天下天下幸甚

贈進齋馬君序

代

大塊之氣有所鍾必有所用鍾之薄則其用速而易
竟也鍾之厚則其用遲而難竟也竹挺然以出不數
日而高尋丈然以飾器則易毀以代瓦則速裂鮮有
能久者若夫松之生于窮巖曲岫沐雨露飽風霜輪
囷礫礪鱗皮虬枝不知幾何年而後匠石材之乃以
棟百尺之室航千仞之淵而其殘膏餘液猶且爲墜
爲琥珀人人珍貴不脛而走天府竹與松均騷人達
士所欣賞而以速若彼以遲若此非稟氣有厚薄耶

蟋蟀軒草

卷四十九

夫士豈無弱冠知名中朝廷甲乙之科者乎又豈無
壯齡當軸印纓紫綬若若權寵震天下者乎然貴矣
或不克壽考貴且壽考矣或中廢卽不廢又或乏象
賢造物忌完歟如此至若華門圭竇之儒吾伊一編
童習而迄白首每扼腕于數奇然往往功收桑榆慶
沅蘭玉所得固已多矣余少偕諸友結社而脩操觚
之業諸友皆一時雋才而進齋馬君蔭最先共推君
執牛耳後余暨一二友相繼舉于鄉舉于南宮而君
青衿自若也余暨一二友宦中外其顯者至總憲

方而君所授門弟子且舉于鄉者三人矣而君青衿自若也今年春君乃腐歲薦其伯子先已爲諸生有聲至是仲子又補諸生余從邑人士稱觴于其室而告之曰君毋嘆遇之遲也天之生人若徂公賦享朝四而暮三朝三而暮四數等耳故人知蚤用之用而莫知晚用之未爲不用也人知盡其用之用而莫知不盡其用之尤爲不用也公孫次卿年六十餘始以文學徵乃對策第一卒爲丞相封侯老泉先生晚年乃仕仕卽不顯而其子軾若轍以文章氣節爲時名

蟋蟀軒草

卷四十一

臣君之行誼遠出曲學阿世者上封侯拜相卽非今制然雙鳬五馬之宦可循階而進也金子才藻翩翩雄視桃林卽不敢望肩山庶幾有聞于世哉君其松耶令子其鑒與琥珀耶余且拭目以觀其用矣

壽李大夫序

李大夫益始爲潞安倅云大夫倅潞安有卓犖聲譽便者以狀聞天子贊之擢霸州守霸三輔要害地也然當諸河之衝甲辰夏霖雨河溢田化而沼食鮮糠覈大夫曰嘻吾民盡矣則日夜督丁壯築長堤捍之白于上發長平以賑吏畏大夫嚴明無敢乾沒糴糜食饑者饑者蠲集設法以次第給腹皆果然所全活無筭文安大城保定三邑皆隸霸大夫與其令謀脩荒政如霸州法所全活又無筭明年有秋彫勑

蟋蟀軒草

卷四十一

浙蘇流移來復嘉平月哉生明大夫覽揆之辰也三令君謀晨慶焉則預脩酌者之辭康閭二君曰守令與民猶腹心與肢體也肢體傷則心惜但曩者歲大侵公無日不高目而憂也假令民貼危猶背仰傾如漚之酒獻如山之祝公必不色喜乃今撫摩之餘閭閻樂業公可自愉快矣公豈以一己爲壽益合百千萬人以爲壽乎請以是觴公陳君曰未也林穀則穫林木則蔭未有櫟德而無報者活雀與蟻猶致福佑矧百千萬之氓乎夫一州三邑之編戶所不胥溺者

誰力也所不榮色而轉溝壑者誰力也戴白垂髻欣
所相告願君侯之難老民欲天從登虛語哉始以身
壽民繼且以民壽身又何疑焉請以是觴公二君稱
善顏色若不足者則介陳君以問于劉生劉子曰三
君盡之矣不佞何言夫壽民自壽非有兩也庖丁解
牛合養生之肯彼其目無全牛而猶怵然為戒視
止行為遲所以十九年而刃無損也大夫之才若斯
發于矧蒿目而憂則怵然之心哉以此養民能益其
所不足以此自養即能爾其所有餘姑射疑神物無
蟋蟀軒章

卷三十三

疵癘與桑得道畏壘大穰大夫與百姓相忘壽域中
惡計彼我哉 天子察霸州治行且待以不次之位
計遊刃恢恢有餘地自壽壽民益不可量矣于是
君具述其語奉一觴前為壽大夫笑不應趣左右觴
客

贈邑諭還蒙張君膺獎序

關中形勝益古稱百二云禹敷九州雍土上上其內
川瑰奇婁敬東方朔之所不能譚而長卿平子之所
不能賦也苞秀孕靈是生英傑伊衡且與不論若楊
伯起張橫渠之行誼班蘭臺壯工部之文章李鄴侯
郭汾陽之勲業亦既踔絕煜燁矣余自垂髫侍先大
夫入關陟終南瞻巨靈之靈壑臨清渭濁河煙雲清
沆慨然想見其人必有如蒨蒨者比通仕藉則聞
三原富平耀州渭南諸君子海內指為祥麟威鳳余

蟋蟀軒章

卷三十三

或及謁或不及謁未嘗不私心鄉往焉及請告在里
而朝邑還蒙張君以鄉進士來司教鐸望之魁梧丈
夫也卽之晏然有以台卜者問與語古今成敗得失
若別黑白若馳波濤若金僕姑之破的余灑然異之
倘所謂鍾秀靈而英傑者耶已而詢諸友友曰先生
之蘊百叩而不窮非蠡測可竟然且佩服其教矣先
是弟子吳武逢歲不見師先生束以功令稍以嚴見
憚既而詳詢德教是訓如春風也又得長親與
談說經術而興義其人必蒙厚化矣余以

蟋蟀軒草

卷百二十五

是益悉張君賢無阿指督學使者檄而來之。兩勝
士諸生往賀鄉紳與焉問言于劉子余惟 國家設
博士責恭重而或厯厯借升斗焉伏臘計其絲賢科
起者謂吾且莫對大庭不亦懸銅而臨百里廣文舍
如逆旅安事據卑比而講授焉則終日掩關臥耳乃
君能精心于其職可不謂難乎吾鄉山川古稱十二
以視關中東西秦也士習嘗醇而近稍醇矣昔遼今
亢昔恬今驚昔朴今華昔平今奇醇之象也山川之
勝自西徂東秦當其源齊當其委委則醇矣源猶未
也君挹秦之醇濟齊之醇俾士靡然從化大有造于
吾邑哉然使者褒君非獨以魯教也懇膝乘且伏櫪
未馳已知其千里桓公之賢君之名匣而藏之而
鋒固神也英傑如君歷塊之足而朝犀之鐔乎厚積
徐發取甲第猶擬之耳行誼文章勲業鄉前詰芳躅
具存當世諸君子又近在肩膊于思齊乎何有抑君
或不志舊游之區攬濟瀋施而至化雨之澤將沾及
海隅蒼生蔽芾甘棠豈惟桃李生榮而已余爾特更
推諸友以慰酒壽君矣書此以俟

奉贈大中丞藍石孫公榮膺恩命序

蟋蟀軒草

卷百二十五

歲壬寅大臣言奉常孫公宜以中丞節撫填保定諸
郡益公忠孝大節煜燿一時又先官兵垣兵曹練習
疆場事故廷議咸推公報曰可時畿輔屢遭曠溢閭
閻凋敝公至則命諸路條上便宜其鉅者為之請于
朝而餘以次第舉大要燠咻其疾苦裨席而乳哺之
流徙者歸饌者粒向隅悲者喜且謳公則以其間繕
亭障明斥候脩屯牧之政簡飲飛賑張禁債帥股削
軍實者將卒廩廩奉要東虜不敢近塞益屹然萬里
長城云居三載值大開直指以狀聞 天子嘉其績
增俸一級錫褒蹄文繡于是公之屬二千石以下聚
族而謀賀公以言屬不佞不佞與在筆札然時時從
長老問邊事而知振飭之難也自虜修呼韓邪故事
鮮鮮而稱外臣橐弓隊鼓邊塵不聳三十餘年矣介
冑之士徂于款而諱言戰兵餉積弊如鬼三窟莫可
問當事者避察淵之譏有仰屋嘆耳夫虜忘戰而我
亦忘之則拙虜不忘戰而我顧忘之則恃聞公最在
京師與客談及輒撫髻髮上指乃今幸秉鉞其所聲

畫戰備務以警玩心作勇氣卽虜一旦寒盟我可扼其吭而咎其背豈不老成長慮哉且遼陽薊門雲中河朔皆邊也公所部郡則邊而腹也彼之虜患猶在門庭茲且爲入室之戈矣故其視它鎮爲重治邊者詰戎兵已耳治邊而腹者則不得先威而後惠急于虜而緩于氓公所爲衽席乳哺蓋欲張國家之神氣而先固其元氣焉其實力尤在根本乎故其功視它鎮爲高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之謂矣夫有非常之功宜有非常之報魏絳霸臣也其策僅僅和我

蟋蟀軒車

卷三

猶拜歌鐘罇磬二八女樂之賜矧公之安攘計社稷萬全者哉或疑天子寵靈而光大公者未及破格然聖明有深意焉公之位去槐鼎才跬步而勲業日隆隆起卽循格以酬之必至于無可酬而後已吾儕姑拭目俟矣于是諸君以不佞言告公公聽然曰余惡能望吉甫雖然敢不夙夜以無忘天子之德

大明律集解附例序

自結繩以來不可施于世而刑罰制焉五禁五戒八成至周而詳當其時縣之象魏狗之木鐸雖未有成書已顯示民趨避矣厥後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意自有在而孔穎達以爲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然則聖王三尺與晷晷等耳又何以異于秦之愚黔首也高皇帝御極命大司寇定律每奏一篇輒揭西廡之壁躬灑宸翰爲之裁酌凡三易草始就燦然而日星赫然而規矩準繩矣自是諸臣精法意者取

蟋蟀軒車

卷三

其字剖句析爲瑣言管見諸解而列聖原情定法間有所輕重則著爲例解解會其意于律之中例通其意于律之外總之以佐律耳循習既久外銷實多泥于解是燕說也膠于例是刻舟也因解而生解因例而生例是疊瓦也取解與例而漫用之是無儀的之射也借解與例以行其私是并絨膝竊鎬而竊之也是故輕而漏網重而束濕輕重倒置而斧斤與芒刃易施矣談者搢掣以爲高皇帝律精且備而安所事解與例爲噫世之由簡而趨煩是人力無如

之何者也救時君子惟願而不失其簡之意漢約三章矣後之典事比乃至萬餘唐約十二條矣後之格敕至不可勝計豈非始作太簡卒乃致于太煩與聖祖制律最適煩簡之中然時異事異微文或難以庸俗定法或難以盡變匪解胡明匪例胡懲勢固應耳其又何病焉書曰惟良折獄故因煩以求簡存子其人耳轡街不設策綴不具不可以服馬然使王良操之則馳驅周旋惟其所欲使臧獲操之則爲人笑今以民爲馬以科條爲轡街以桁楊爲策綴而不得

蟋蟀軒草

卷二十八

其人可乎夫咎繇蘇公亦治民之王良也茲故校刻大明律并解與例以俟善用者

渡險迂談序

鳳岡楊先生之謝政歸也口取古人嘉言懿行訓戒子若孫間爲里中後進論說德義及臧否成敗譽毀不倦人以聞所未聞恨見先生晚久之出一編曰渡險迂談以驚世之冥行者劉生卒業嘆曰思溪哉先生之言夫夷險何常見謂夷靡不險矣見謂險靡不夷矣瞿塘灩澦駭浪如山覆舟者百無一焉戒心勝耳借令維楫不具卽安流能濟乎莊生論畏途在柱席飲食間渠惟二者處處皆陽侯波也沒夫以身爲

蟋蟀軒草

卷二十八

胥甘焉河而不悔悲夫夫先生此編若長年三老之談風濤語語實際其苦海之慈航與而自少其不文夫世豈乏雌虫之技塵飯木齧未足以果枵腹則孰與先生之言案食大羹也雖然有意避險險常出于意外惟是天道福善化險爲夷則理可必者先生質行君子爲令及守多惠政居里益務樹德今春秋且八十神明不衰子孫薦鄉書者二籍諸生者七而繩繩未已也是福善之徵哉蹈水有道焉忠信以出入先生涉世實類之此編故其淺者耳

序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暴甫校

管孝子贈言引

孝庸德也狹提之愛是爲真孝弔詭乎哉曾子養志
僅僅飲食唯喏問乃其孝千古罕儼則真愛完耳教
衰俗敝始驚非常以博名高夫孝感神致瑞誠有之
然傳譽多誣襲迹多質鼠腊魚目寧容亂真矧夫鑿

卷之五

列二

膚啖親全歸謂何尤君子所不道矣管孝子吾邑諸
生也父業儒而貧孝子捐妻養珥得錢若干而息之
以供滄漣無敢私父疾籲天請以身代延醫求藥憂
容可掬父舌強不能食含哺哺之終歲如一日又嘗
糞以解甘苦父歿衣衾窆窆務殫誠信歷十餘年而
於春秋薦饗未嘗不涕下沾襟也茲其事若無非常
可喜然愛親一念動乎天而不容已庶幾存孩提之
民者與史氏曰吾邑蓋有張學詩云母欲遊玄岳貧
不能具乘則架木于肩坐母其上往返數千里如是

者三兩臺聞而旌之彼窮巷細民行未合禮其心足
多耳乃若盡心而不違禮管孝子近之矣直捐已署
門示勸猶未請于朝其有待耶余與孝子同研席事
親自媿弗如先大夫寢疾一三而終不及購藥餌浣
裙綸以爲恨每念孝子事親絜歛太息恐其久而湮
滅也邀同志爲之歌咏以俟觀風者采焉孝子名大
韶字宗舜

卷之五

列二

賀武城訓馬師誕彌令旦詞弁引

伏以發宏絳帳培桃李之濃陰名紀丹臺近松椿之
永筭駿望夙崇于北斗鴻禎彌固于南山麟級凝祥
鱣堂集慶恭惟 老師得天間氣爲世偉人真醇不
媿先民清介堪風末俗天高海濶朱紫陽之曠懷月
霽風光周濂溪之雅度朝經暮史左矩右繩殫見洽
聞學海探驪龍之穴崇論宏議辯河激白馬之津識
洞幾先燭照數計而龜卜辭臻理與日光玉潔而蛟
翔信有德而有言宜成已以成物其在閉門脩業之

蟋蟀軒草

附三

日已多負笈從遊之徒追奉 綸音益宜鐸響典謨
親授濟南重見伏生文學夙嫻武城再逢言偃力回
士習躬飭師模滿座春風拂杏壇而布煖及時化雨
灑芹泮以流波茲屆仲秋適當初度金行毓秀節操
所以堅貞桂魄分精性靈宜其圓朗雲間瑞露醲香
曉泛丁瑤卮月裏玄霜大藥宵凝于玉杵况際一人
之華誕尤爲千載之奇逢既示兆于從龍必分榮于
附鳳青雲自致搏九萬里以何難綠鬢長新歷八十
秋而不老籌增東海桃薦西池堦照綵服騰歡門下

齊矜獻頌某等自慙拙陋夙荷陶甄瞻景福于尚陵
欣逢華旦托微忱于潢潦祇奉清觴拜手祝遐齡矣
齊絳縣老人之壽滿毫載短調奈乏黃絹幼婦之辭
詞曰

玉鑑懸空才過却中秋佳節當此日九天閭闔高呼
聲徹已見虹流生 聖主還驚嶽降鍾人傑羨文星
卽逐帝星來真奇絕詞倒啖談霏屑開後覺光蕪哲
想天教耆碩身依日月漢代申公經術好周家呂望
勳名燁更朱顏難老似錢鏐傳傳傳訣

蟋蟀軒草

附四

右調滿江紅

金礪鹽梅說附註

金可以無礪乎曰不可雖有純鉤魚腸巨闕湛盧不加礪不能斷也羹可以無鹽梅乎曰不可雖有熊蹯猩唇烹鴻臚不加礪不能適口也何者物固有所資而後成也夫君資于相大都若此矣然謂所資者皆能善其用乎則吾未敢必也夫良工之礪良庖之調天下以爲美者其技精也今礪設而拙工不能礪也鹽梅具而族庖不能調也夫有可用之資而不能善其用者其技拙也相天下者之輔德訓志

螭蟠軒章

利 臣

豈不難哉方其臣主初遇堂簾猶隔患在齟齬而不合惟是動以積誠入以巽語若礪礪和調者之弗敢驟也及其上下已交魚水漸投患在雷同而寡濟惟是正言無諱深計不疑若礪礪和調者之弗敢偏也迨喜起既洽鐘鼎堪垂患在盈溢而靡節惟是不矜不伐若無若虛若礪礪和調者之弗敢懈也斯亦相天下者之良工良庖矣抑聞張華拔劍取華陰之土易牙調羹別淄澠之味彼其神識在心豈區區較量於精粗交寒之間也與哉上臣事君幹旋在口舌之

先運用出形迹之外所謂格心之大人也進乎技矣雖然緘金于篋筭則良工無所施其巧付羹于臠獲則良庖無所呈其能自古蓋臣孰不願效其長技而能展磨礪調變之川者卒寥寥也豈不在任用哉豈不在任用哉故惟木從繩之說視金礪鹽梅爲尤切云

螭蟠軒章

利 臣

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有何解開試

傳皆揭心之一字而亦子之心獨發於孟氏
曰此即聖人之心也夫使聖人同於赤子則指赤
子而命曰聖人可乎聖人與人耳目形骸未始有異
此所為異者此方寸心耳彼其心可以燭天下之至
隱可以剖天下之至夢可以制天下之至變宇宙在
手萬化生身環中以應靡弗宜也而赤子有是乎惡
乎同嗟夫人之所以不聖人正以其不赤子也人生
之初何焉無知泊乎無欲渾渾默默孰別聖凡迨知

曉曉事章

利七

誘物化以後與物為構相刃相剝有所鑿于此又有
所馳於彼有所怵於前又有所避於後焦火凝冰無
暇休息增入彌多根本彌損而去聖人始遠矣聖人
者有知而無知有欲而無欲能完其初者也初心氣
清清故可以燭隱初心氣定定故可以剖夢初心氣
常常故可以制變即動業爛然宇宙而以聖人視之
若浮雲之在太空耳若唾之為珠為霧一出於自然
耳曾有纖毫知故入於其衷哉故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梓慶削鐻慶實非譽之不知而後巧

若鬼神病僕夫人象九不墜身若槁木之枝而後承
蜩若振也彼曲技耳猶必冥其心而後精况聖人之
于道而可以有心得乎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所謂赤子之心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儻其或以二
參以三則非赤子之心而何貫之與有或乃曰以赤
子之心為聖人必擴克而後可夫人盛此心心盛此
性性上不可加一物而心豈可加乎概枏豫章于霄
拂雲而始生不過尺寸謂此尺寸也者非概枏豫章
之性則不可夫赤子與聖人之心亦若是焉矣然則
老氏所云能嬰兒者與此同乎吾所謂赤子欲其心
有而無也彼所謂嬰兒欲其心無而無也一如宿火
一如死灰此毫釐之辨也是為解

曉曉事章

利八

正直忠厚辨

道不可以偏廢亦不可以兩持自巽夷詬之夫不能植朝常扶名教而君子于是乎貴正直挺諤諤天下想望其丰采久之皆有翫然自喜之心其弊爲激君子病其激也而撤牆帷融圭角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天下天下翕然訢然久之又皆有頽然自廢之心其弊爲靡激則爭靡則不振爲世道害非淺也夫正直忠厚皆天下至美之名而不免爲世道害則偏廢故耳宋儒合言之以救其弊曰立朝以正直忠厚

蟋蟀軒章

利九

爲本思深矣然自正直忠厚之合而弊益甚何也正直忠厚不可以有心求也有心求之將畧其實而名是狗名偏屬則偏鶩焉名兩在則亦兩赴焉俄而百鍊俄而繞指俄而藏鋒俄而露鍔進欲有爲懼其妨于忠厚也退欲觀變又懼其乖于正直也氣有所凌將正直自命張極而弛曰吾濟以忠厚耳情有所服將忠厚自詡恩極而讐曰吾濟以正直耳彼此莫中其窾煎後兩失所據爲者自相桎梏談者互爲矛盾愛則以其正直而多之憎則以其不忠厚而少之

以其忠厚而譽之慎則以其不正直而毀之議論混淆風尚錯迕是世道之憂哉故偏廢者非也兩持者又非之非也余謂正直忠厚不必分不必不分在察其時而善用之冬而裘夏而簞陸而車水而舟各有所宜未可疑夏之不裘而水之不車也世有治亂人有臧否事有緩急境有順逆必持一切之見其無乃膠柱而不協於宜故時當正直卽寓忠厚之意而正直重時當忠厚卽寓正直之意而忠厚重持以無我之衷運以達權之哲苦口與納牖法異異而皆以

蟋蟀軒章

利十

悟君發奸與蔽疾寬猛異而皆以善俗獨行共濟廣狹異而皆以報國辟諸造化烈日嚴霜和風甘雨各以其時斯臣道之鵠乎西京之季尚忠厚士皆依附王氏以固榮寵而國鼎遂移東京之季尚正直俊顧及厨高自標置而黨禍烈焉茲其患之廢今之天下以爲尚正直乎推折之餘氣漸涸鏤以爲尚忠厚乎乘人圖捷往往有之茲其患在於兩持余故爲之辨以俟轉移世道者

聖德光裕頌御課

自昔皇王祗載庭闈貽謀祚胤莫不頤融融洩洩奉
親顏于千載振振繩繩綿帝統于百世然而歷稽往
牒罕際昌期何則天以人感福緣德應紫極之懋昭
匪粹蒼穹之眷命或缺書稱百祥詩咏純嘏修爲美
談良有以也我 皇上具至神極聖之資撫重熙
累洽之運長樂永歡問安恒勤于三至東華垂裕齒
學必謹于四術而總得一以居貞叶吹萬以亨毒威
武紛紜恩澤汪濊暨朔南咸訖聲教有血氣莫不尊

蟋蟀軒五

卷十一

親是以陰陽循序鬼神降康惠迪而吉積善則慶歲
在旃蒙大荒落實 慈聖皇太后六袞之期葭灰乍
動花甲初周天統屆子乃十二支之元地數維六爲
億萬年之兆且于其時 皇太子誕育 皇第一孫
赤日入懷叶初陽之漸升瑤光在天映間魄之將滿
內而紳弁外而黎赤靡不矯首以呼動色相告蓋
皇太后歛社璇宮符坤維之奠 皇太子迎禧玄圃
繼離明之照而皇第一孫毓秀蘭殿開震索之祥非
我 皇上體乾健之純懿致泰亨之上理惡能臻

蟋蟀軒五

卷十二

此者乎大德得天古稱有虞以今方之實相輝映夫
其靈爽獨運則濟哲之衷也恭默以思則無爲之化
也孝隆一本則尊養之極也慶流累葉則子孫之保
也然烝乂者德懋于始傳賢者尚歎于終我 皇所
遴蓋曠古無前者哉臣叨居中秘濫食大官恐盛美
之不彰俾將來之罔述謹撰 聖德光裕頌獻之
九重不足揚厲鴻休庶幾敷陳雀躍云爾頌曰皇天
無私惟德是祐 列祖憲天父母元后二百餘年太
和宇宙比及我 皇厥德益茂茂我 皇穆穆生而神
靈恩威交運雨露雷霆百志惟熙庶績其凝山微海
濤以莫不寧皇天鑒之爰畀戡戡穀穀伊何蒞開後
續曠爲之祚 文母多福曠爲之後 文孫載育英
爽 文母保翊 皇躬含弘光大以配穹隆 衮衣
在侍玉食是供甲子重開鴻筭無窮亦有 文孫生
于 文子麟趾螽斯世濟其美旅星煌煌切海瀛瀛
萬壽爲潤有加靡已四世一堂千古一壽 天顏有
喜值此繁釐夫何爲哉止孝止慈曉漏問寢晝日含
飴小臣作頌敢獻天鑑頌我 文母後天而老 文

子文孫諭教惟承我 皇萬年德以爲寶

蟋蟀軒草

卷十三

聖主畏天恤民紀頌節譯

上在宥天下道久化成雖深居靜攝而乾健獨運惟天命民心爲兢兢先是兩宮三殿災銀夏樂浪牂牁數用兵費無算大農告訕上憂之點弁乘間言礦稅事報曰可諸璫銜命往四方游手無賴從之翦午于道鳩聚鑿山得不償費則勒民納朱提第以礦爲名或恐鳴富人發掘廬墓曰是有金銀氣得重賄乃已開隘市井無地不權權者虎而冠十五分其貨無誰何者監司以下間持義與爭輒以撓阻激上逮

蟋蟀軒草

卷十四

赴詔獄或罷不復用大小臣諫疏無慮數十百上不報自是內外要職缺輒不補省臺尤甚諸璫益橫姦利百千狀久之稍稍聞會連年陽月日食長陵明樓郊壇望杵相繼火郡國災異之報無虛月上心動一夕下手詔朕曩因度支缺慮加賦以煩百姓是以有礦稅之使使者不明朕意重爲百姓患苦天變屢警朕用惕然其罷礦務諸稅歸有司勿以奄人半供內帑半以佐工役工稍竣朕不難盡弛以予民也又詔冢宰省臺需次者補之少則選取以克賢而削

籍者以大川 詔司寇諸以礦稅逮繫者置勿問
詔司空饒謹荐臻民多流徙而伐石採木以罷其力
朕甚憫焉殿工姑緩之 詔翰林講讀官春秋言天
人之際甚備可日以講章進于時內外臣氓歡聲若
雷無不頷手稱 天子神聖云臣聞臯陶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召公曰欲王以小
民祈天永命庶此 上非忘天下也而膏澤偶屯蚩
蚩者見以爲忘天下非常之災頻歲叠見可畏哉一
旦幡然掃累年之積蠹出民湯火登之衽席何其仁
也煬竈不蔽萬里目庶何其明也太阿自持言無反
汗又何斷也一事而三美備 皇上真善于承天矣
積陰而日久曠而霖鼓舞謳吟太和在于宇宙天鑒
厥德將昇億萬載無疆之慶猗與休與臣誠樂光昭
聖德垂諸罔極敬爲之紀而繼以頌曰明明 元后
握符御天照臨有赫履載無偏凌輓輓近登闕古先
履豐如約終日乾乾小臣獻計欲籠利權采礦于山
征商于座 帝曰試哉爰命中涓彼翼者虎爪距紛
然血牙銜生日削月朘乖氣致異陰秋陽愆維

蟪蛄草

利十五

帝曰咨民生孔艱天寔惠民朕敢不虔五丁勿鑿地
脈或殘勿擾于市物力其殫事有司存貂璫勿專匪
朝伊夕稅且盡捐朕有四海豈乏刀泉布利于下王
道平平朝無空署野勿棄賢釋彼強項勿滯往行
殿工勿亟以俟豐年乙夜之覽春秋一編 綸音誕
播遐邇謹傳恩流九野譽滿八荒宏茲昭格福祉其
駢 慈闈萬壽瓜瓞綿綿宇宙清寧宗社奠安鴻猷
茂烈金石永鐫

蟪蛄草

利十六

聖母萬壽頌

綱尋曩代彤管垂光星娥肇吳簡狄興商塗山誕啓
摯仲生昌厥藉母儀衍祚靈長於鑠我明天休允篤
俾億萬年永調玉燭爰有 聖母茂膺景福福豈無
因厥德孔淑猗與 聖母秉睿含貞植慶仙李圖光
玉繩吐辭依幸動容中程壺政肅贊房樂和鳴電繞
樞星虹流華渚篤生我 皇聰明神武乃撫蘿圖以
爲民主 徽號聿崇歡騰率土我 皇御服 慈訓
是遵日昃不暇懷保小民賑窮雪枉忝谷生春匪曰

蟋蟀軒章

利十七

子惠聖母之仁冠帶月謁梯航日域萬鱗仰流羣星
共北下鮮震騰上無眇側 聖母對茲其樂何極赫
赫 賢王分茅大藩 帝女子歸綠綬承恩 龍孫
主鬯執圖禮園 聖母撫茲其樂實繁歲在執徐絳
灰衝籥畫增繡紋陽回梅萼甲子初周寶婺光灼
霽未央祥凝長樂我 皇龍袞以捧瓊卮禕衣旁烈
榆翟後隨雲和繞繞翠蓋葳蕤載斟載酌色笑怡怡
綵女中涓同聲以禱願薦水桃願羞火棗願乘斑麟
願集青鳥王母瑤池麻姑蓬島小臣獻頌獨曰不然

金根玉帙亦仙之輶八珍五齊亦仙之延我 皇
孝旨違膝前惟願 聖母時勤明保我 皇養志欽
崇大道治類華胥熙熙皞皞 聖母 聖皇同錫難
老

蟋蟀軒章

利十六

郭汾陽大人頌有序關試

蓋孔子稱忠信可行于蠻貊或者疑焉異類之性驚
驚難馴閃倏莫狀弱則鼠竄強而豕突渠可化海懷
服也與哉乃觀唐汾陽王見虜事抑何奇偉罕儔也
方回紇吐蕃從懷恩而入寇合諸酋長之謀挾數十
萬之衆控弦堪方于肩頰投鞭豈遜于秦符國疑累
邠人憂孤注而汾陽以烏合之師當鴟張之敵堅壁
不戰單騎以趨此方免胄而傳呼彼即投兵而下拜
易鬪爭而盟誓化劍戟而杯酒豈以虛聲聳動之浮
蟪蛄軒車

利十九

辭籠絡之已乎彼其真實心誠孚于諸戎也或曰大
將一身安危攸係油幢雲擁虎帳犀嚴豈爲七尺之
謀蓋求萬全之策今乃計出裏革危甘蹈尾輒以輕
裘緩帶之身付諸鼓鳴矢流之地有如梟獍不仁蜂
螫肆螫馬不及還轡人不暇施勇縱不自顧奈國家
何噫嘻回紇懾令公威德久矣遠之則疑近之則親
杆禦之其黨彌堅約結之其交自解蓋定盡于再思
匪輕生于一擲矣卒之虜旅完而無挂龜鼎危而復
安功勒景鐘名垂汗簡不亦燦乎回紇謂見一大人

而還誠哉是言今北虜跳梁東倭窺向空勤拊髀之
慮莫救剝膚之災獨不得此大人爲務耳豈憂疆場
哉余有感焉爰作頌曰唐自天寶關隴腥羶元陵闢
霧再起塵煙逾臣勾虜潰我疆邊甲光鏡野旗影鏗
天天子曰咨國步艱難趣召令公復登將壇士乏精
銳府貽金錢衆心洶洶令公怡然彼衆我寡戰豈靡
全信格豚魚奚事戈鋌維藥葛蘿進兵涇川彎弧注
矢鼓音其填猗與令公矯矯桓桓投彼綠沉挺身以
旅諸兇如林竦立駭觀果吾父也羅拜惟虔僕固

蟪蛄軒車

利二十

我願謝旅愆長爲保塞奉天可汗尼酒酹地易仇而
歡吐蕃聞之棄甲奔還三輔靡警九廟以安績掩狼
胥勲軼祁連旂常日月帶礪河山稱曰大人令聞千
年

君臣交儆箴節試

天澤儆判爰有君臣既首三綱亦冠五倫匪臣何德
匪君何事爲君實難爲臣不易疑圖御曆詎不崇禎
當大寶之重寄亦有至勞儆爵析圭詎不榮寵鑒
石之具瞻亦有深恐君猶天也臣猶五行化機濯注
萬彙乃成君猶心也臣猶四體元氣周流一身乃理
堂簾分隔其道實通止仁止敬以禮以忠可否剛柔
交備不懈治亂存亡動色相戒君曰股肱良臣曰元
首明君曰予違汝躬臣曰朕言可行君曰若金作

蟬軒草

卷二乙

臣曰惟木從繩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儆于保泰乃無
傾危積羽沉舟群輕折軸儆于防微乃無顛覆蒼蒼
在上厥鑒惟公出王游衍君惕于衷臣亦若時以代
天工總總在下厥情巨測與溟幽遐君布其德臣亦
惠疇以作民極念彼高賢造國之福君既側席臣亦
推轂念彼奇貨蕩人之心君既投珠臣亦却金依社
憑城儉壬難屏君既奮于拔山臣亦慎于決瘦刻木
畫地法罔堪畏君既慮于飛霜臣亦羞于赤渭君臣
勿太狎懼酬唱之同聲譬諸清濁諸而後成曲甘苦

而後成曲甘苦君臣勿太狎懼尊卑之別意譬諸工
將而後技可精與馬調而後遠可致聖君賢臣千
一作君如飛龍之在天臣如巨魚之縱壑君戒詭譎
臣戒諾諾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庶宗社之無虞
而生靈之有托小臣作箴以告荃宰罔曰不文狂夫
可采

蟬軒草

卷二乙

東華勸講箴館課

明兩作離潛雷居震繼體承祧 青宮之胤孰助煎
星之暉孰增幼海之潤斧藻身心粵惟學問玉必琢
而始章弓待檄而後正貽詰自初少成若性失養則
木濯千山不用而茅塞其徑易重煎言書稱古訓緣
字赤文寸心可印綈裘縹緲千秋若鏡囑麻情而不
際疇淬礪而不進垂精旃厦游意典謨翱翔乎文雅
之圃馳騁乎道德之塗惟聖惟賢亦步亦趨勿宴遊
博奕之爲娛惟師惟保爲楷爲模勿便辟柔曼之與

蟋蟀軒草

利二

惟務帝王之學勿爲章句之儒寧忘蹄而得兔勿
而還珠寧遺華而採實勿棄瑟而好琴勿日精
精蘊于古初勿日勿蕘納忠告于狂夫勿日何
罔念作狂勿日難竟積學成聖歟吾之神勿使外
一碎不勝衆楚一暴不勝十寒虛吾之懷勿使中
象白萃而成裘千貼合而成味吾之志勿久而
九仞而井棄少一簣而山崩密吾之心勿

常 于鹵莽芸常 于

恭敬溫文之德以爲社稷宗廟之基小臣稽首敢獻
箴辭 龍樓鶴禁念茲在茲

蟋蟀軒草

利二四

意必固我四箴并序開試

蓋聞理無常形心有定體喜怒哀樂未發始可言中
忿好惡懼有所則失其正豈其虛明之令可爲構圖
之場彼柱下崇玄覽晏說寂恐混沌之鑿窳罔象罔
以求珠罔儒者所不道矣乃若神役于刀屢精馳于
鞭撻發若機括奔逸而其可隄防留若龍蠶牽縶而
不能解脫以我癡冰焦火笑彼朽木死灰不亦愚乎
舊論之稱將聖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乃知儒可
煩動不礙靜明鏡非有相俟萬形之自呈太虛本無

蟋蟀軒草

卷二

心任浮雲之自散感而後應過而不留斯至聖之時
中而吾儒所願學者哉第在至聖則情境忘而一時
俱遺在吾儒則功力到而四病始祛輒著箴言用以
自警儻片念之常惺庶幾塵之不滓云爾

恍兮惚兮真君所位憧憧往來遂離其次以心生心
還爲心果合志于漠絕白乃備無將無迎去故去智
如鑑斯空如舟不繫箴以警心厥心毋意 右意箴
靈府至神變化罔測彼哉徑徑廢百舉一獨彼從此
譏彼爲急曰適曰莫焉拘爲慢任情度物權衡必忒

不如環中以應無極箴以警心厥心毋必 右必箴
心爲真宰事爲寄寓所貴轉尤詎宜膠柱成心是師
或避或赴展轉纏繞迷焉弗寤心以事滯事以心誤
因其自然道若大路箴以警心厥心毋固 右固箴
我聞至人無可不可一膜自封其計轉尤吟域隔閡
判然水火徑寸懷私百爲皆煩因物付物疇衆壽
以事處事奚趨奚捨箴以警心厥心毋我 右

蟋蟀軒草

卷二

新都楊永嘉張二文忠公贊有序銘

肅皇帝起自侯服光應 鴻圖勛烈彌六合制作高

千古伊考厥初所爲鑑 默新贊以明其隆者有二文

忠焉 武皇之末翠華屢出青宮未建電煬兼借實

繁有徒比及大漸外而封豕長蛇方逞牙爪之權內

而社鼠城狐將構肘腋之亂竊弄太阿盜窺神器國

勢机樞羣情搖惑于是新都楊文忠公廷和智能處

變才堪應卒違玉几之遺言奉璇宮之懿訓顯正逆

帥之罪潛消姦豎之心乃迎 肅皇帝入踐大統九

蟋蟀軒草

刊二七

鼎屹乎若山四海就之如日誕布 給音與民更始

省漏卮之浮費華益脫之贅員氣靈悉清日月重朗

可謂有功于社稷矣然當其時 肅皇帝愛隆一本

慕深二人方思萃萬國之尊養軼百王之繼述而天

下學士大夫近憶 泰陵政抱遺弓之慟遂稽濮議

難鮮刻舟之惑遂欲考孝皇而叔興獻新都實堅持

其說青蒲日伏皂囊時投朝論益激宸衷良苦于是

永嘉張文忠公孚敬學窮墳索識邁等夷剖析統嗣

證曷今古一命而沮當途之說片辭而推舉朝之議

其此位定至孝以光不亦熾乎迫其登槐鼎之會

魚水之遇奮不顧身言必中竅罷中治之鎮守裁外

戚之田莊僅舊風清菴且實絕抑何卓犖堪衡也夫

新都定策邁絳侯尤祖之勲永嘉言禮傲考叔錫類

之意至若矢志奉公銳意剔蠹則二公有同心焉俱

謚文忠誰曰不宜然而杻鑿氷炭論者惑焉夫惻誠

欲其自竭意見不必盡符永嘉議誠得矣新都進苦

口櫻逆鱗身老編氓子甘謫戍竟百折而不同也此

亦有所挾持豈苟焉已哉乃爲之贊曰於鑠世廟應

蟋蟀軒草

刊二八

運中興飛龍乘雲贊詰是憑寒寒新都風儀峻凝康

陵晏駕羣小縱橫公處其間獄時淵渚計深決瘦逆

折奸萌猥綸授首窟鬼潛形卜迎外藩兆叶庚庚真

人御極宇宙清寧獨抱寸丹以抗風雲角巾鄉里脫

蹤浮榮磊磊永嘉才埒青萍大禮聚訟堅白爭鳴蟬

不知雪蟲或疑冰公操獨見欲破盈廷洛陽雄辯終

灌皆驚鑠金雖衆簡在聖明鴻編金石鉅典日星光

膺爰立霖雨和羹造膝密謀恢綱廓紘嗚呼二公皆

國之禎彼既雍容以定危傾此亦慷慨以飾太平彼

迹于懇實守其貞此迹于隨不損其名異軌同歸俱
炳汗青敢告來者視此模型

蟋蟀軒草

荆三九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朕聞帝王御宇事無鉅細必藉神庥矧夫報罔極之
恩展不匱之孝祝親壽于崗陵綿國祚于旗翼不祈
陰相曷克有濟順天府涿縣之永樂店朕 母皇太
后誕生處也朕欽瞻 懿範仰溯慶源知地靈之攸

蟋蟀軒草

荆三十

鍾斯天眷之永固爰建景命殿復于其右徇漢前將
軍漢壽亭侯關公廟堂庶既構俎豆斯嚴繁牲有石
宜書歲月朕惟義士忠臣寶稟間氣生著脩伐沒爲
明神理之恒也侯起市衣佐義旅從故主于垂危扶
正統于將絕精誠一念天地式臨以故血食萬方朕
蠶千載戾夫聞而欽容宵人因之累思蓋其靈爽如
日當空無幽不燭如泉行地有觸卽通况 聖母桑
梓之區山川迴合風氣融結乃夏代之塗山周家之
莘國也侯得無擁衛其間與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

蟋蟀軒草

利三乙

降之百祥夫神布列在天將上帝之命是奉我 聖
 母誠一精專儉勤孝敬慘憺恤孤憐得以佩服
 訓辭和柔百姓茲非上帝所欲降祥者耶其獲神佑
 又何疑焉抑聞侯之禦災捍患炳朗簡冊不可縷數
 儼益幹玄功襄隆理陰陽調風雨時出 聖母湯沐
 邑以迨山微海溢歲成蜡通無天札為之患斯
 聖母之德益溥 聖母之心益慰而侯之聲名益熒
 宇宙無窮時猗與休哉則侯廟祀意乎乃為之銘
 銘曰在昔昭烈乘時奮起開侯協謀扶漢之否大呼
 陷陳肅無堅壘耿耿丹 日可矢正氣兩間于今
 不死上為星辰下為 聖母之里雲
 葢電旗開侯戾止歲時 酒醴佑我 聖母
 奕膺繁祉螽蟄繩繩孫 燭金甌垂萬千禩

明隱君子蒲塘房先生墓碑

蟋蟀軒草

利三二

嗚呼此隱君子房先生之墓先生諱竹堂字延祚藻
 壻其別號也父處士公某以俠聞娶于王生先生先
 生幼而警敏異凡兒稍長受尚書屬文有奇氣數百
 言立就然試于有司輒不利年三十乃補郡諸生朋
 吾父禹坪公吾師進齋馬公暨鳳崗楊公礪石劉公
 丹峰高公俱與先生結社而脩制舉義英聲隆隆起
 先生雖俯制舉義非其好也傾好為詩詩有白香山
 之遺其為詞曲尤善輕俊稔至令人竟銷順解開游
 青樓青樓人得其品題不啻纏頭錦久之社友相繼
 登仕籍吾父總外臺礪石公郎工部鳳崗公貳郡丹
 峰公為邑令進齋公為郡博士獨先生坎壈以老干
 是奏記學使者乞諸生冠服歸歸而棄冠服不御褐
 衣草屨意豁如也社中貴人旋里輒與先生過從一
 咏一觴相嘔如昆季也人士花晨月夕妓館僧廬張
 飲為歡無不欲得先生先生至清談雅諳一坐盡傾
 歲時伏臘里父老賽禱叢祠數百人推先生為祭
 酒先生家故饒以不治生產漸落有屋數椽為大水

漂去貧益甚寄居書舍神祠中曰相如家徒壁立我乃無壁于是益托諸詞曲寫玩世之意聞者絕倒然不以貧故輕有丐貸或遺之錢米則辭固囑之乃受其操行如此庚戌歲八月先生以疾終年七十四有子四人二爲諸生俱貧社友出錢爲先生治棺殮傷哉先生于余爲父執以談詩相治疾革泣謂余曰吾不起矣得太史一言可瞑泉下余悲其意而爲之銘銘曰以先生之文采行誼足表見于世而困窮汲澗孰測天意耶此生浮漚總歸一丘窮達等耳何善何憂以爲不信問莊周

蟬蛻車車

列三三

明郡大夫默齋蔡翁墓表

蔡于弋陽世有名德自學博公斌恂恂篤行與吳聘君雅相切劘始以理學著奉政公鳳翹踵起益闡其緒嘗以抗疏議大禮忤旨杖闕下直聲震宇內累齋公者學博公孫而奉政公子也生有異質甫獻侍奉政公與文成先生論良知力行不合則從傍謂夫能寧渠非知也文成大奇之既補博士弟子郎藉甚以文名一時乎然業駿駿有向道之志比對公車時筆序新鄭兩相君當事皆夙高公名或勸往爲之地

蟬蛻軒車

列三四

公不可曰昔所聞進退禮義之謂何歸而下帷研精宛委小西之編無不窺覽而時時從王淮川耿天臺二先生遊砥礪身心不求聞達毋夫人彊之乃仕凡再爲令一爲州再爲郡丞所至以治行顯勅令江寧華故邇也方被兵公爲招流移募勇敢脩古兵陳法以時教開久之成湖南保障屢歲除吏以養鑑進曰沿久矣公愕謂夫僕胡不自諸上吏叩頭謂白則蔽官吏俱抵三尺矣公竟請當路爲免其抵歲得餼于五百用給軍需華俗生女多不舉公行連坐法六載

計活女數千往徭人來市華千机者多累殺之以爲
功公厲其禁俾五市無間而夷俗每禱祭輒殺降虜
童男子會殺公密諭巫以神語恐之令以牲代俗遂
革賊犯錦田敗官軍公督帥性援敵其魁事聞受欽
賞既薦卓異江陵相不憚弟子一階以靖州守調如
寧遠寧視華較饒公務爲節省不以纖微自潤屬入
覲上疏列安邊事四巡會教職事十時江華大餉洞
亂御史檄公往公謂此曹志在金帛非陳涉吳廣比
也遣客諭禍福且單騎詣之賊素憚公名宵遁

嶽峰草

卷三

遷守海州海苦潦公拮据爲理甫四月彫勅漸蘇客
有自江陵過公謂君執掌郡國德矣盍內之圖公謝
謂吾惟不能賊施故吟嘯爾爾即汗顏而內與僧急
之矣竟權貳東充尋調臨洮遂上頌挂冠去之公仕
極循疾苦銳意興除而恒以其間講學會友以興
斯文爲已任于華則會胡廬山周崔川吹三先生
生脩臯比之政于寧則改諸祠爲濂溪山氣崇正等
賢院于海則爲孔聖書院成集四方名理士開析玄
與時月獨得比諸歸借子弟及諸同志講論無間寒

居簡出郡邑吏罕見其面一日謂長公敬中吾
子人間世且盡夫生生者不死知生則知死矣朗吟
含笑而逝公之學大抵箕裘先世尸祝文成奠壻王
胡諸君子以靜而入以敬而有以無欲而化爲扶秘
密之諦性至孝遭奉政公及母夫人喪墓居三年哀
毀骨立嘗獨處有艷婦來奔公正色叱之婦慙去其
端慎如此公結撰瑰偉鉅鉅足式所著有書院寧遠
光山三志及中興頌不惑論諸篇行于世公諱先字
汝謙嘗自稱崑崙主人配宜人何舉子七輩知名者
同知潁州教中貢生一元及太史毅中信陽衛撫軍
亨中諸孫二十人卒于萬曆己丑壽七十二明年而
學使者祀之鄉校又十二年以教中貴 誥贈奉政
大夫余於太史幸有一日之雅太史灑泣以表墓請
余惟世儒侈口性命若河漢無極究其致用塵飯塗
羹耳公譚道而要之實際內行淳備尺寸不渝施于
有政又何卓絕罕儔也所謂真儒非耶余故次其梗
概勒墓道以爲後人模楷云

嶽峰草

卷三

衡鑑銘有序銘試

等物以衡貌物以鑑衡鑑亦物也然而轉移妙于外
光耀含于內權輕重則銖兩不失昭妍媸則毫髮靡
遺亦神矣哉夫物自有等各以其等取諸衡而衡不
知物自有貌各以其貌取諸鑑而鑑不知故揣摩于
吾手未若持衡之審也借明于衆目未若窺鑑之便
也有心不及無心因物乃能齊物所從來尚矣雖然
衡以動爲用不平則偏鑑以明爲體不空則礙爽其
衡昏其鑑而欲以度天下何繇哉君子觀此得治術

蟬蛻軒草

利三七

焉作衡鑑銘

因物推移以行其權乃低昂之無偏

右衡銘

不能顯相相亦成空無垢無磨光明在中

右鑑銘

明故承德郎戶部雲南司主事獻宸張公暨

元配贈孺人劉氏合葬墓志銘

萬曆丙午四月二十日戶部雲南司主事獻宸張公
卒明年獲吉壤于祖兆之西南將以十月丙子葬而
劉孺人附焉公弟仲慕次其事來徵銘余旣于仲慕
婚姻而曩者公居燕時旦夕過從促膝抵掌驩然相
得無何別去豈謂成永訣耶余安忍銘余擲管而泚
瀾也雖然忍不效一言之役公諱其忠字伯蓋獻宸
其別號也幼而穎倬與群兒戲左右指顧群兒趨避

蟬蛻軒草

利三八

恐後人固已異之稍長工屬文辛巳補郡諸生公益
研精下帷于書無所不窺乙酉以高等受廩自是連
試輒冠而當其應戊子試也直指令峻士羣譟相誡
不入闈以公冠諸生趨使先去無爲墮彼阱中公不
可曰奈何以私撓三尺哉其後不入闈者皆麗法人
始多公定識云辛卯與弟其孝同薦于鄉卽仲慕也
乙未成進士授潯令公至則延士民問所便苦殫心
力圖之訟至輒剖或戴星不得休客謂公過勞如七
尺何公曰吾不忍兩造久失業也歲大旱白于上

令以賑仍煮糜食饑者饑者哺集設法次第給而躬
自綜嚴里胥無敢乾沒寒予衣疫予藥全活無算備
河迫城公計引以溉田可殺河勢頒水車式教民樹
稻遂成永利焉故事六曹掾自領書役歲費不啻人
苦之以故掾絕少事劇則以市人充或借自劬邑公
計所費給以官帑居無幾掾滿曹矣公雖務愛養以
寬和爲名然貶脂膏于權豪無所避錢柱者大璫璫
也植李家道口虎而冠公以法裁之仍廉得奸狀與
兵使者謀置諸理屬僕馬公預以直給僕者俾購

嶧縣軒車

利三九

良及期或扶貴勢以款段來市謝曰馬數足矣卒不
內其持正如此公在滄七年滄大治遷民部百姓避
道泣留不可得相幸建生祠祀之公在民部主收大
通橋滑糧車戶僦直及脩路費皆以時給無缺人大
悅尋奉 勅監兌江西餉公既潔白自矢而又軫東
南彫劫第持大體不以簡髮數米見能然于積猾幸
利者無所縱舍軍民交頌抑兌罪謀取道爲二尊人
壽抵夏鎮舉疾卒于舟距其生嘉靖辛酉十月二十
七日得壽四十六公貌豐偉須髯如戟望之可畏即

與語凜然長者也內行淳篤事二尊人無忤 友
諸弟俸入悉散與之不以私其子宗黨有急不難傾
橐以濟或以金求居間有司笑不應然時時察其枉
爲宛轉白之故公沒而里人無疏戚皆爲盡哀號平
以公端凝和厚宜都晏津樹非常之烈不亦宜得生
壽若此天道謂何然宦迹鄉評皆令人思慕不置亦
足以觀公矣公父旱茶翁諱檢磊落有大志爲邑靖
生好行德以公知縣覓封文林郎如其官公母李
孺人旱茶翁之父應斗是爲太學公嗜學急義

嶧縣軒車

利四

邑志中太學公父曰隆隆父鵬蓋其先爲北平人
國初有德林者避靖難兵而徙長清潘家店五世同
居遂爲邑著姓號平張氏世孝弟力田公祖父始業
儒公始以儒顯而公遂蚤世朱草易葵醴泉易淵
夫贈孺人劉氏在平處士公鳴欽女衛輝守注東公
孫女也幼而字公七歲失怙歸于張待期焉婉嫕有
志操事李孺人惟謹又九年乃婚栢栢中饋以佐公
學年十九卒公二十七年歲以葉葬今與公合云
繼配劉氏封孺人子一肇胤邑庠生贈孺人出娶往

平庠生孫聯芳女孫二續繩孫女一許聘高唐庠生
楊燦子銘曰有令有令古循良祥風甘雨民弗忘戶
而祝之如庚桑賢聲藉甚司農郎明不大用銘旌常
條爾返駕白雲鄉仁者必壽天茫茫誰哉同穴有五
光卜云其吉子孫昌

蟾蜍軒草

卷四乙

明故壽甯桂園王公暨配馬孺人合葬墓志銘
陰歷間有名臣曰泓陽先生桂園公其叔父云桂園
公以丙午九月捐館而配馬孺人先均四載矣厥子
下以戊申十一月某甲子其窆祖兆是歲泓陽先生
起少師冠且之官則具事狀以書徵志銘曰惟是九
原不朽之計以累子夫泓陽先生則余父同年友也
卽余小子無能爲役曷敢辭按狀桂園公王姓諱芳
字馥卿其先洪洞人有諱榮者徙聊城之沙鎮遂以
高貴著再傳而爲公會大夫興與生劍劍生奎奎有
蟾蜍軒草 卷四乙
丈夫子四伯封翁某是爲泓陽先生父叔卽爲桂園
公桂園公習經生業未成去爲邑掾已歎曰吾安能
以七尺軀趨走跪伏睨貴人面孔哉鎡基可操惡用
刀筆于是去而爲農農恒得歲又間脩什一之業貧
益饒里有大繇公佐伯兄拮据辦應當是時郵使旁
午其索錢虎而翼觸者立破產而縣大夫屬公家領
厥役或諷公盍避諸公曰我以黥脫誰當其累不腆
先人之田廬寧盡鬻以供耳無何獲免人莫不多桂
園公久之泓陽先生舉進士爲京朝官而公不以是

公諱益務樹德後已而先人與人語惟恐傷之卽有
排逆置不問賑人之急無倦色嘗使人糴麥夏鎮其
入乾沒佯爲遭溺也者公不忍面折好言慰之得失
有數若柰陽侯何里猶訟田公恥角唇吻卽與之有
司驗問事得白還其田笑不內不疑償金文饒歸牛
于公而三矣歲大饑公謂季弟道璉相望而吾私國
窶食且不下咽于是計口予之粟人人感泣稱王
我是時荏苒多警賴公施盜不復起公義聲既著郡
守延爲鄉飲賓一往輒逡巡謝野老涼德渠堪再辱

蟬軒草

卷四三

盛典有司奉詔推公壽官一再御官服輒簪之布
衣紳蹻蹻整齊阡陌弗以三尺平頭自隨其不忌退讓
如此公于人倫篤至蓋其天性事父母備甘毳之奉
周旋昆弟間無遠言脩先墓徇先祠罄心力爲之課
子吾伊愛而能勞咸川感喬伯兄孰卒泓陽先生又
宦遊則爲代持家柄日夜督童奴力作卽竹木質細
無輕擲而時時囊金輦粒以佐宦邸費曰勉事聖
君毋問家泓陽先生填浙數從公爲竹林遊歲暮
伏臘先生張其壽公公伯丁太學生仲邑廩生迭起

爲壽衣冠甚都公大悅爲引滿盡醉聞者喟之泓陽
先生得叩杖以奉公公手之喜曰此仙人九節壽杖
而登天門日觀玉女飄飄下九垓快哉然未幾復病
竟不起獨戚聞左來弔靡不盡哀已其慰泓陽先生
先生泣曰叔父以樂施成吾睦以勤與書成吾廉以
不上人成吾慎生我者父成我者叔父也言已又泣
弔者益相與泣不止公之好行其德則馬孺人委
相之孺人淑慎明惠處諸姬怡如也訓子婦御戚
肅如也綜理榮炙殖臨機杆井曰秩如也其賢真公

蟬軒草

卷四四

儷矣公生于嘉靖庚寅壽七十七孺人生于嘉靖已
丑壽七十四子二汝諤卽太學生娶楊氏繼王氏汝
試卽邑廩生娶王氏女二長適邑庠生許炳禮部侍
郎成名曾孫次適邑庠生孫銘孫一國禎娶太史郭
東女孫女一適馮應瑞陽穀庠生汝南子曾孫一劉
生曰齊魯故多質行長者若桂園公尤堪稱述哉往
下所實曰慈曰儉曰不敢先庶幾備矣泓陽先生德
其文章天下模楷乃亟稱叔父成我其人可知也公
既以泓陽先生特聞且有詩嗣可致融顯天道與善

公之德不出問公之名垂千祀而不渝則以芝蘭玉樹生于庭除嗚呼公之夫婦可以含笑于黃墟矣

文學覺亭任公暨配劉孺人繼配趙孺人合葬墓誌銘

嘗任公爲諸生時輒藉甚以然諾推重閭閻先大夫高其誼以不佞女弟女公伯子旣締爲葭莩歡益有公懿行若趙孺人閨德甚具比先大夫不祿公覽喪來唁哭甚哀已時時語及未嘗不灑泣霑襟也凡何孺人卒又九年公卒伯子乃并元配劉孺人並窆北郭祖兆而以誌墓之石請不佞業有餘楚然毋敢以不敏辭任故出東萊之平度先世仕宋明初徙瀕海

限實內地曰財富公者遂遷平原凡四世皆力田耕德稱隱君子迨大父天錫公始業儒補博士弟子以孫大司馬公士馮貴封如其官舉子五而公父造道居最少娶于唐實生公公諱士審字汝問別號覺亭先生公甫樞樞而旅後兩母若父相繼均賴仲父母啣洙以生公穉善病諸父不欲困之讀議入貲成均公不可曰兒不任書卽任耜耳竟以明經高等受旣于校聞殷文莊公講藝歷下不遠百餘里負笈從之游大爲文莊器重旣五試不售業焚筆研或搃擊謂

公學稽幾二十年惜也不幾得以歲薦為公車計乎公笑謂即售奚俟歲薦且吾寧得與命衡也竟謝去其諸生公事先甚孝雅篤宗盟歲時薦饗必致豐潔先境累舉宗數千指幾不能容亟捐地擴之世絕乏祀者為代其蒸嘗即有緩急無難傾橐以濟子弟不任脩脯輒啓義塾毋問疏戚羣授之經曰吾宗一體而分籍稍見腴瘠胡以見先人于地下也至慷慨務施好行其惠故本天性其孝廉以謁選貧若千緡其人廉吏久弗能償質畝二百悉焚其券嘗

蟋蟀軒草

列四七

點者所構積五年始白已點抵辟計且死公顧力周旋其院曰夫不可忘于德不干怨也唐某屬渭陽之戚而貧公餽問不絕且預治葬具翁媼賴以朝夕至九十餘竟得令終歲三值侵公為粥其饑者藥其病者瘞其道殯者益數百千人里民德公惠毋異慈父母也公既以屢施而復不喜備什一之術家稍稍坐旁落然其自好為義益甚大都豐于急人而嗇于奉已生平室不升獲畀不雕鏤恭饌極取給周身徙來山間窮僻十餘里不一御款段曰聊以惜吾福且

令子孫可繼耳獨督課伯子無稍弛數謂庶幾無誤司馬公之世澤也晚歲暨二三父老結枌榆盟以栢酒相勞苦間為聲詩樂府寄感慨悲歌之音其詞具在風概可徵已公為德既著咸謂宜獲福佑躋大年然卒之日僅六十有二元配劉孺人有淑行甫二十卒繼配趙孺人為封長垣公惠女福建總憲公焯女第其孝而善操閭政公故好客為具咄嗟而辦臧獲分授指揮井井具有繩度御貳室荆若李莊而有恩燕劉孺人遺女若兩貳室子噢咻乃甚已出公好施

蟋蟀軒草

列四八

而孺人能左右應以成其德賢相埒也亦五十止耳子男二長光譜邑廩生博學工屬文娶陝西按察使劉公中立女即余女弟也繼娶武城禮部尚書諡文定王公道孫女趙孺人出次光謚娶王三戒女側室李出女五一適邑庠生隋一琴劉孺人出一適邑庠生霍棟為監察御史霍公從教子一適邑庠生毛一鵬一適故城庠生周喬為南京兵部尚書周公世選子皆趙出一適同邑王一鶚為武陽令王公時泰子側室荆出孫男二有則邑廩生娶州太學生楊應

女有剛娶德州庠生鄭大經女皆光譜出嗟乎公
雖年未配德然有賢子孫亦足以瞑矣是宜銘銘曰
胡參于脩而逢世弗偶胡饒于施而食報弗厚有封
若坊厥林孔茂宅斯藏斯二淑爲友蓋不足者以自
居而有餘者以貽後也耶

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心董馬公行狀

萬曆庚戌夏四月己丑太常寺少卿馬公卒于里其
孤贊卜以某月某干支葬公祖兆將徵惠椁筆光昭
令德而手述公賔行三千言屬余布狀余與公同鄉
舉稱莫逆卽稚少文詎可辭公諱大儒字漢才別號
心董先世出扶風宋有諱近者宦青州遂爲青州人
其徙陽信自士能始五傳思仁思仁生伯鑑皆爲諸
生有聲伯鑑生作是爲小溪公小溪公游太學仕蘇
州府照磨民稱其廉平居鄉退讓好施子娶于李三

索而得公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李贈
太恭人公生而聰穎甫壯以神童聞邑令召試大驚
異孺子國器也旣壯隨小溪公蘇郡會太守季試士
公請與焉糊名而校哀然高等吳士心伏誦謂齊無
人已歸試本邑傾其曹補弟子員歲試復冠廩學宮
乙酉與計偕又三年成進士初授濬令延見父老問
便苦開白河灌漑遂貽永利市猾斂善良急置千理
民用豫附居數月奉小溪公喪歸民呼號奔送三百
里不絕服除補曲周漳河橫溢築隄捍之水不爲災

是時多盜公計鄉落聚祠實盜藪屬游徼伺之有傳
徒羣聚或亡賴子竊匪撈捕勿佚盜昨指遠遞籍城
垣葺庫庾置學田百務犁然臺使者屢上治狀為三
輔第一丁酉遷吏部稽勲司主事民進道號呼視漭
有加既出境相與建祠刻石以頌公甫蒞任會

天子汰後先銓臣僅留其五公在數中無何徙文選
已進驗封員外郎已徙考功已復徙文選已進稽勲
郎中已復徙驗封遂請假奉太恭人返里假滿還部
僅三月復請歸省三載起補考功郎中念母春秋高

嶼嶸軒草

刊五乙

不忍違膝下疏起轉假不許乃入朝時已迫上計簿
領紛積公鍵門鉤校恒四載不交與比集方岳數二
千石及黃綬以下大抵考功為政故事郎立尚書左
倦或小魏公竟日儼然跬步不移按籍而名殿最無
不得當間置辨則口其實蹟若官評如響上下交譽
公精敏乃爾真考功哉尋奉命分校禮闈公方以積
勞病猶矻矻披閱即棄卷必竟或諷公士榮進有數
無為自苦公曰半生心力在尺幅間敢以齒耄失之
且吾目底有神何論暗裏朱衣比放榜所得多名士

長歲徙文選郎中公于選法最難若觀火更慘慘相
戒不敢為奸自矢公廉即故人竿牘不得通無論羔
雁公子嘗以赫蹏問起居大驚譙讓之量才品酌年
賁閒劇淹速權衡靡忒士論翕然稱服先是銓部疏
多不報比公在事十九得 俞旨蓋希遷云事竣還

奉常公嘆曰吾倍親從仕欲報 主恩萬分一今暮
月間一計吏一校士一典銓幸免督尤庶畢以人事
君之分可歸于舍矣遂以奉使過里侍太恭人色怡
志養融融如也太恭人棄栢樞公畢力襄事哀痛逾

嶼嶸軒草

刊五乙

禮因成疾雙眸漸昏服除所親勸駕公曰太恭人已
矣即有祿不及養惡用紫纁若若為烟霞泉石吾將
老焉日過從二三社友笑謔鴈咏頗適未幾疾作竟
不起矣公疾革猶肅衣冠見賓客訓戒子贊皆古格
言懿行問後事不應贊六痛則曰有來必有往奚慟
為又曰吾生于子當死于子沐浴更衣及午而逝異
哉距其生嘉靖辛酉九月九日得壽五十耳公神儀
明秀軒軒韶舉出入人咸目屬之傳極羣書尤嗜先
秦西京援筆數千言雲流霞爛而無一贗製語疏義

龍善臨胸馮宗伯謂其似宜公嘗東門人姚給諫
曰凡章疏欲君省覽須明白簡當事理躍然聽之者
神竦而言之者無罪即逐無禮以肅風教言其可言
者足矣一切曖昧瑣屑幸無吹索描畫唐突君父
以薄諫體聞者聽之公受兢兢不以脂膏自潤雖
官津要服御無所紛華一茗一香左右圖書潛如也
事兩兄其謹讓田讓居終身無忤色見諸猶子輒問
比讀何書為解疑談古今長短得失聲塵不倦御
童僕有恩曰夫非人子與然約束甚嚴無敢色于市
者見鄉里後進輒折節講敵禮人忘其貴宗黨緩急
倚公為外府饒子精婚子采葬子棺德施甚普里中
利病僞僞白當道當道雅重公具如公指嘗為開府
言旱災蠲邑稅二千金又與監司郡守論米價改拆
省民間金千餘邑人德公甚沒而累歎流涕不能已
在朝恥為龍隨嘗曰丈夫生墮地當磊落挺拔若選
蔭戚施以苟富貴與禽獸視息何異然性坦洞不設
城府即之溫然長者故質士大夫願交焉嗟乎靡靡
寡純情自寡容二者均病公和不徇俗介不近名足

當世矣公又負人倫鑒當令曲周時諸生周
方家壁立公一見器重延以訓子卒魁北畿又拔
劉率性弓兵中厚遇之俾領操卒成進士夫相馬失
之瘦相士失之貧神識如公畧驪黃而觀滅沒者耶
其為名吏部有以也公配王氏累贈恭人邑人洪洞
縣訓導大化孫女繼配吳氏累封恭人海豐順義縣
教諭珂孫女子一即贊康諸生文行有父風吳恭人
出娶舉人王可久女孫男一素願聘武定陝西道御
史劉策女孫女二長許聘陝西道御史張五典孫廷
祚次許聘舞陽縣知縣張世鑑孫希程劉生日公之
宦中外僅八載而為民興利剔蠹為朝廷進賢黜不
肖名實燁然固其才足辦亦惟是奉公一念夙所自
盟耳若夫養而遺榮毀而遺生慕親何專篤也出為
良臣處為孝子公于穹壤間奚規哉豐德壽年天道
似舛然有子英奇翩翩圖南之翼公之竟其用不必
于身矣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進士朝議大夫嚴賓

公行狀

公季重同籍夕託姻好甫旋里卽謁其尊人嚴賓
公嚴賓公邨居僻遠老且病矣而神甚王談古今如
指掌然其意條然塵外余嘆慕不能已而匹何公病
劇季自都門馳歸公不待矣悲乎先是歲丁未銓部
奏起公關中兵憲不報會議補牘而會季重入計公
曰爲我謝諸公吾絕去簪組久矣毋煩山公啓也諸
公乃不復請而海內賢士大夫猶心儀公時時問起

蟬軒草

利五五

居狀天卽不以公衡國是澍蒼生宜留以砥柱頽
俗而今已矣悲乎公諱汝相字希說嚴賓其別號也
李之先自隴西系不可詳永樂間由萊陽徙臨邑彥
祥以下世受農五傳而爲訪籍諸生訪三子仲國幹
以諸生膺貢伯國禎卽公考也負隱德以公貴贈文
林郎娶崔孺人舉子五公最少生有奇徵稍長能屬
文英氣勃勃受經苗李兩師咸曰此千里腰裏才也
吾安能據師席既補博士弟子而贈翁疾革屢自公
公雪涕自矢兒敢不力學以光先世贈翁頌之乃贈

久之不得志子有司脩業東邨益自刻勵吾伊世遠

而夜庚午舉于鄉一再計偕不利則讀書濟南之大
佛山掩關僧廬竟歲忘返研究經術務深湛之思而
爲制舉步趨王文恪唐中丞超然神鮮承蜩并庚辰
舉進士漢冲蕭公其榜第一人也見公文大欣賞以
爲令調公令其邑公不應夫已氏心恨會直拍言隴
西邊邑罷而早宜用韓韓士夫已氏謂主爵李氏子
才如劖刃何難體解實隨之也主爵從之隴西距家
蟬軒草

利五六

三千里太夫人春秋高不能以板輿往公太息曰吾
豈以墨綬易斑衣不願得百里願得廣文一片氈庶
依膝下具疏欲上當事者以有成命不可乃畱婦張
恭人侍母而單車之官友生贈行有路似王尊坂官
衡子厚州之句蓋公始進已持正如此既履任首批
一奸胥論如法左右股弁已諗父老令不悉民便宜
具言勿隱每行阡陌父老樂散而旅爭陳疾苦半雜
方言公未嘗不溫言以受邑郡首也諸務綵芬公竟
日據案儀買民間餅餌啖之筆不停揮滯牘如掃民

述賦匿山谷急則鳥獸散耳公設法徵督戒里胥毋
擾完賦十之八較昔贏數倍民不稱厲也居隴西三
載一錢不自潤官舍蕭然僮僕僅免枵腹聞太夫人
喪不能治行至質衣市肆而貧可知已比發民泣送
者塞塗服除補魏邑魏于三輔稱饒而公益廩廩米
禁其治約畧如隴西隸卒一而應者二且三率漁民
以餽口公曰獮獺多則池魚勞民不堪矣亟汰其冗
宿蠹一清有貴郎橫于里上官廉得狀跳而免公使
人微伺之捕獲三尺民大畏服盜三犯矣而賊甚微

蟋蟀軒耳

利五七

公憐而活之叩頭流血誓不爲非漳河橫溢壞民田
廬公率寮佐虔禱水立退民歌曰江陵火魏縣水惟
德威神劉與李南樂魏少司馬端介慎許可亟稱公
賢曰此列宿中福星也公爲令先後五載薦書屢上
召爲戶部給事中故直方又居職遂慷慨論列
無所避條上六事皆救時切務而汰賦稅之餘羨禁
生祠之冒濫嚴家丁之冗耗尤中膏肓識者趨之中
貞鯨勢張甚諫官多有彈射而公援逆瑾事言尤劇
直鯨大志將陷以巨測偶不果然其黨皆側目公金

蟋蟀軒耳

利五八

公卒夢山楊公少宰吉亭趙公多公骨鯁持不可
與悉公指則曰省臣外補者二名曰年例夫不宜外
而外非例也乃以公增爲三以示賢重公公僉憲山
西所司清戎治驛及嚴政黠吏請曰故事文移往返
率以甲乙問贖公笑曰乃公宦久而貧豈樂贖銀者
哉曰用薪薪一切與市價又以時給歡溢閭閻晉藩
切弱郡藩乘而斂之昏議久不決監司諸公不肯整
持公獨力爭至憤懣廢食曰吾終不能作繞指諸公
遜謝焉已新吾呂公來撫晉呂公名臣所至務脩實
政公持議與合清嚴郵符尺籍弊實罔匿又倡臨汾
令開水田千畝呂公大喜稱公政績宛然張益州矣
遷河南參議治稅糧時以災沴賦多後期公精心酌
議緩急適宜百姓便之甫半載公患脾濕慨然曰吾
通籍清時固欲報主恩萬一而慨懣不能借俗自
顧七尺惟且丘壑今又病何戀戀浮榮爲泰記乞休
中丞南渚趙公固留謂君名實燁燁年未及耆故遽
作縣車想縱日勇退殆非中行而公已命長年具舟

其供伏臘不置姬侍不親絲竹不畜古器玩奇花
若無論絕長安問訊即守令不通刺冠蓋謁造率謝
病不見性不喜居閒人亦無敢請閉戶高卧起則手
一編故舊過尋常鷄黍相對清言我服君去都忘賓
主所謂古之沉冥非耶公雖天性曠達然惇倫扶義
真念肫肫別母赴官一語一淚瞻雲陟岵悲咽弗勝
及持喪哀毀幾滅性伯兄歿無子為製衣衾庇窀窆
遺畝推與其女叔兄早世撫其孤以迨成立族屬感

蟋蟀車草

列五九

急倚公為外府公乏宦囊惟是南畝之羨委曲辦給
友人孟尚寶喪燕邸為經紀身後甚備任楊二故人
一貧一無嗣瞻恤殷勤無間生死居約有所貸貴即
償之或已物故償其子孫子孫不知所繇感激涕山涕
邑人曹某為小官客死于邇則致書李總戎俾得返
葬齊河人為山西巡檢罷官而妻不能歸公在臬司
瀛其令長朋之歸而踵門泣拜曰微公幾為異鄉鬼
矣生平多此類也公泫泫十三載而季連成進士為

身雖窮困而志氣不墜

吏夫剝民以結歡吾平昔不為今不教成調矣
率重課策公進階朝議大夫又二載卒蓋萬曆庚戌
三月八日也距其生嘉靖己亥七月二日得年七十
有二公自曾美鬚髯目光炯炯議論如走九罪肩聽
者忘倦談覽典籍尤愛左氏丹鉛屢易誦薛軒先生
讀書錄欣然有得曰是吾師也性不喜伎術尤紉形
家言曰人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家乎所著李山人謬
議掖垣疏草藏于家公配王孺人處士詔女繼張恭
人處士天瑞女丈夫子三君虛邑廩生娶葛氏翰林

蟋蟀車草

利六十

檢諱曠女繼路氏處士某女若思邑廩生娶郭氏庠
生楷女繼党氏容城令天爵女煎卒若訥甲辰進士
內鄉令即季重也娶任氏商水令博女繼高氏省祭
推女女一字太學生王止省祭天祚子天孫男四寓
廂止畝觀天士繼娶王氏太學生社女士章幼孫女
十長字王東純太學生止子天次適庠生馬敦循廩
生貢圖子次亦字衷純次字王繼國庠生士元子大
字范某庠生承胤子次字余兒振玉天次字周某武
生之揖子其三幼基在邑城北以壬寅年某月日葬

史劉曰士君子能爲用易而能爲不用難公爲令而循爲諫官而忠爲監司而才且業已試于用矣拂衣高蹈白首松雲垂棘不點青蠅鵠鵠腐鼠何其卓也惜哉能爲不用也者固能爲大用者乎然公雖不究其用而桂嗣灼然玉舉其用弗可量矣季重屬余具狀余不能辭論次其事如右俟鴻筆采焉

蟋蟀軒草

利六乙

求賢 誥勅文行畧

先府君諱中立年二十四歲舉于鄉嗜學安貧于世味泊如也又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考最授徵仕郎選工科給事中府君持重不妄發然于軍國大計慷慨論列無所避江陵相黨少司馬某勢張甚府君彈射之遂大相忤已遷禮科右已遷兵科左江陵相有所銜某一再屬府君論劾皆不應遂出爲陝西叅議治商洛已遷河南副使清戎兼兵備已遷山西叅政守河東已遷陝西按察使所至俱有威惠丁外艱

蟋蟀軒草

利六乙

歸葬以哀毀卒年甫五十里人識與不識皆爲累欬流涕益又十年而思其德不置舉祀鄉賢府君立朝審直恥爲詭隨歟歷藩臬務持大體不肯小失居里無競周窮恤孤人人稱長者終其身無所矩矱于辭受宦遊廿載家徒壁立詳具大宗伯誌中母魏氏處士魏公女歸先府君屬家貧拮据中饋以佐先府君學先府君既通籍則又拮据中饋以佐先府君宦先府君于米鹽瑣屑無所問而聞以內井井如也比先府君捐館益操家政不憚曰不欲妨兒誦讀耳不休

驥舉于南宮母不色喜曰士所當爲未止此也不佞
驥爲庶常母來視諄諄以守已聽命爲訓云 劉士
驥年十七補諸生二十舉鄉試第四三十九成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四十二授檢討寡聞渺學濫竽辭林
復荷 恩綸深懷慚作妻褚氏尉氏縣縣丞褚公女
年十七歸不佞事家大父母父母惟離難具藥炙躬
自總理頗使不佞無內顧憂然婦職之常無足稱說
耳

蟋蟀軒草

卷六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餞愁文

余居恒忽忽不樂問其所苦亦不自知竊昔人逐貧
送窮之意作餞愁文然愁非貧窮比也故直欲其去
不復若昔人之留焉

萬曆丙戌十月之望索居子載脯于豆泛酒于觴呼
蟋蟀軒草

卷六

愁三指餞諸柴扉之傍曰噫嘻吁愁乎與余何求乎
汝困余極矣余尚可汝留乎原夫汝之爲物匪剛匪
柔其苦如荼其慘如秋如山之長如經之幽刺人如
刃牽人如鉤夢夢如未理之絲搖搖如不繫之舟其
來也如壓千鈞于嬰犢之首其去也如从病而未全
瘳彼鵬飛鶴舉翔于青雲之上者果何術以制汝
汝畏焉而弗與游其龍蟠螭屈困頓于汚泥之下者
抑何意以招汝汝狎焉而日爲備今其依依于余也
豈謂余之氣味亦與汝有投者耶居嘗思之世有忠

臣初放員上見疑念錄金之此製恐投杼之身危屈
門萬里控訴無期吟江潭而形稿抱荆璞而淚垂是
誠與汝乎相宜者而余豈若斯哉又有深閨離婦長
門棄女望遠陌之楊柳聞別殿之簫鼓慵窺青鏡獨
掩朱戶歎珊枕而有懷對銀缸而不語是誠與汝乎
堪處者而余豈其侶哉今汝釋伊弗就惟余之從伴
余于燕市又伴余于關中伴余于夷門又伴余于蒲
水乍遠更近將澹復濃屈指七八年間蓋無左無右
常與汝逢無起無居常與汝同斷余枯腸攬余幽衷
蟋蟀軒車
列六五
挽余淚珠闔余眉峰髮將改黑顏欲失紅日居月諸
爲害寧有窮乎哉且夫幽夜短檠清曉寒氈毛氏蓋
銳緒生逞妍效羣賦聖學步詩儒不飲灑連綿之月
露走落紙之雲煙忽爾汝來此心欲顛憑几出涕擲
來思眠班超堪爲之投筆楊雄何意于草玄又若錦
蓋嬌未壁輪輝夕簾捲水晶樽浮琥珀間以簪珥錯
其履烏衆方呼盧唱梟舉鵬浮白忽爾汝來此心若
摘離席向隅竟斷神竭劉郎何暇於花李白安能以
醉月又若炎天攬轡落日擊柝北窓半開南風扇涼

和熙村醴暫解征裳方欲逃跡平郡聊冥身于茶
忽爾汝來此心若狀彼唯歎息出戶榜徨厚于不
平槐國裏王難抵于高唐自此之外不可殫計未嘗
何嘗若此相戾噫嘻吁六合爲幻百年爲倚磨斷不
停隙駒易過長與汝居徒爲余果待來途汝汝亦可
舍余而他適乎問愁再三愁終不對嘆肺飲酒顧然
自醉愁于是顏色沮喪措躬無地含辛茹酸遲延而
辭避

蟋蟀軒車

列六六

同館公祭唐老師文

嗚呼天佑朝家乃生名世九峰之精三湘之瑞孕爲
我師實擅高華崑崙溫玉才爛朝霞是雄蜚冲决起
衝漢首魁大廷如日在旦麟麟炳炳伊始玉堂翱翔
明聖爲龍爲光道德文章世藉爲重 國有暴呂人
占星鳳既膺注渥敷庶儲端從容講席模楷崇班比
貳秩宗持衡綸禁一代典謨東顧藉甚頃司薪蕪掄
秀南宮洞觀滅沒萬馬群空師表詞垣大雅赤懷范
以準繩詎飾鑒悅皇皇風望方赫高閣佇作霖雨流

楚辭集

卷六

潤遐荒豈其一朝而厭塵囂喑喑千秋永摧梁木
等樸邀幸被陶鎔執經函丈披拂春風仰止旅塵亦
趨亦步不有指南迷塗曷甯俯仰穹壤敢忘私龍蛇
遶危天道寧窺莫挽僊遊驚呼悲感相向失聲雪愁
日慘望帷布奠椒酒蕙肴蕪辭托告以擬楚招吁嗟
人生幻形誰久我師之歸庶其不朽名登琬琰勛勳
旂常豐碑大隧旂典輝煌至其餘休不靳來者詰嗣
如林克紹弓冶翩翩踵起行振芳猷誦信後天且
弗遺黷黷九京有恨妻結髮髻光靈聊慰永訣尚饗

祭馬母龐孺人文

萬曆乙巳春二月待封馬母龐老孺人卒踰月
將葬濟南劉士驥時爲翰林院庶吉士孺人令子嘗
問業焉傷聞範之遽遑悼仙遊之不返聊陳薄奠托
告于茲文辭曰坤化綱緼鍾秀靈兮雋生賢媛德流
馨兮夙嫺姆訓婉而貞兮來相君子鳳和鳴兮虔恭
中饋佐力耕兮麻枲絲繭躬自營兮歲時蘋藻薦以
誠兮動容吐辭協準繩兮九族六姻奉爲誠兮積善
貽慶玉林榮兮迺手熊丸教一經兮猗與象賢器識

楚辭集

卷六

宏兮才鋒犀利若青萍兮蚤登芹序蜚英聲兮垂天
大翼息北溟兮天風與便當鸞鵠兮母膺孝養宜康
寧兮云胡厭世反幽冥兮夢星方燦雲掩精兮萱花
正茂霜折莖兮吁嗟生死理之恒兮茫茫宇宙嚙千
齡兮英皇任姒丘壠平兮儻照此理可以瞑兮況有
令嗣終揚名兮佇看紫誥賁泉扃兮後祿綿綿久彌
增兮需應心懌遊蓬瀛兮我歌楚些酌一觥兮願鑒
惻款駐雲輅兮尚饗

祭少司馬房簡吾文

天佑皇家諸人從生爲生之模爲國之相氣節太昭
襟度滄溟言符著蔡動協準細少奮棘開振藻蜚英
九霄看鳳萬里搏鵬離疏釋踰委質帝廷明光起草
表忠秉誠剖竹出守茹蘗含冰雨畦五榜洋洋頌聲
偶有亂卒潢池弄兵化劍爲牛開閭戢寇歷落泉
諸路風清氓歌惠澤吏憚威稜 帝曰賢哉汝作良
厥疆場秉鉞懾彼羶腥馬騰士飽神氣用增天驕款
塞俘馘不鳴 帝嘉乃績延世錫榮方賴安懷鴻飛

蟋蟀軒車

利六九

已冥約伴泉石客與林垞山雖卧四海馳情天不
慈道遽慶兩楹劍沉玉毀本壞山崩朝野嗟咨邇遐
震驚河流悲咽雲色愁凝人生泡影嗚其百齡古人
已矣不朽者名維翁行業竹帛丹青歿也奚憾千載
流聲驥與令子幸締姻盟龍門在望久欽典刑玄旨
忽絕逝軌何憑臨風寄慟千里神榮生芻在握椒葉
在觥物非情真願駐仙旌尚 饗

祭王太母文

嗚呼太母初誕瑞芝示徵坤元孕秀月魄分精爰自
待年姆訓是習吐辭中程動容依率歸相都護和鳴
鳳皇琴瑟靜好蘋藻肅將奉彼慈顏躬治滫醢組紉
織絰無微不理赴赴都護功高將壇賴有壹政內顧
以寬丹山產雛藍田生玉清夜和九勤倦式穀伯氏
卓犖甲第蜚英叩墀獻納攬轡澄清維仲叔季俱稱
麟趾乃武乃文科名蔚起 九重錫命鞶綬焜煌稱
觴舞綵爲樂未與覽謁煩賈薰脩內典頓悟無生萬

蟋蟀軒車

利七十

緣俱遣倏歸淨土乘彼白雲心無罣礙何去何存某
幸托粉榆夙欽令德聞計衆歆雲日無色轍車何處
誰云可招聊擬楚些以酬桂椒尚 饗

祭張封翁文

條山矗矗河水泱泱鍾地靈丁者哲紹世德之芬芳
生應長庚之瑞學探大酉之藏鋒銛筆陣波泄文江
奈扶搖之未便困垂天于榆枋獨依叢桂寧缺長楊
駟馬之門三槐之堂既積善而有慶宜厥後之克昌
藍田產璧丹穴生鳳剖連城而璀璨聳千仞以翱翔
外憑熊軾遺愛甘棠内含鷄舌起草明光淵淵源子
式穀聚庭闈之義方 天子曰都兩錫 龍章烟霞
容與泉石徜徉追高風于良壘抗雅志于朱朱海鶴
蟠峯軒直 利七乙

方狎野鵬告殃驚少微之埋雲歎大椿之摧霜嗚呼
公不求聞名達巖廊公不求榮纈服輝煌惟象賢之
功益懋則燕翼之澤彌長羨綿綿之後祿公雖公而
不公驥與令子情均鴈行公今騎箕令子支牀望總
帷而稽首痛切但以霑裳耐鬱金以將悃擬楚些于
巫陽尚 饗

同年公祭毛年伯母文

長離翩翩睨耳翩翩攫揆厥產丹穴注川於太孺人
佩蕙握荃既作頌止壹範穆宜潔爾蘋蘩靜爾几筵
思齊思媚肅雍兼庚其缺如賓龐德比肩豹斯澤霽
神龍蜿蜒好善樂施積慶縣縣篤生詰嗣天路騰駕
茲仕巖邑政善烹飪河陽之花單父之絃攷是式琴
克燒三遷帝眷將隆福祉宜駢副珈翟服肅少頃焉
謦草殞霜寶婺埋烟舉案之樂誰與周旋哀深風木
奈此籲天吁嗟生死理有固然和熊流譽含笑重泉
蟠峯軒直 利七乙

某等附尾詰嗣昆季情聯誼均休戚聞訃悲纏陳詞
薦絮風日悽然魂如招來髣髴雲轡尚 饗

祭張獻宸文

嗚呼惟公崛起若雪為星風賦才瑰偉補德琳瑯
坦衷熱腸與物無迕若持醇醪沃人肺腑至其捐管
尺寸典刑馳騁騷雅場模楷 盛明爰奮長風翱翔月
漢調掇紫青燁其有爛誕參三禮于彼奉常敷歷南
北用相規煌煌迨司爽鳩有聲棘木 主眷惟殷鄭重
珪玉頃茲錫命出守名都皇皇上饒方竚行車豈其
一朝濫謝纓組千旌在途竟闕膏澍惟公素履貞介
絕倫水白金匱生塵綯當立朝蔚赫華聞遂巡廿年
蟪蛄軒車

卷七三

上 饗

祭張獻宸文

嗚呼憶在辛卯君之伯仲共薦鄉書若懸黎結緣之
聯輝而履裏乘黃之並驅余與仲氏既同蘭臭遂締
葭莩時君已對大庭之策而剖巖邑之符比余通籍
晤君燕都君含香于粉署余佔畢于石渠雖時時把
臂論心而猶憾風塵鞅掌未能罄飛觴舉白之娛君
肩商命乃乘使車余會有它冗未及設祖席而聽驪
駒猶念聚首之有期也詎知分袂未久而君已跨鶴
于雲衢耶嗚呼哀哉君之才利若青萍君之量浩若

蟪蛄軒車

卷七四

滄溟君有淵然之識而不察察以見異君有嶙然之
操而不皎皎以為名故薦紳想望其丰采謂它日之
司鎮鎬而秉銓衡者必張先生也胡為年未知命遽
卽幽冥遠猷迫于急暴脩能扼于短齡嗚呼哀哉有
數必窮有形必敝西日難挽東流易逝城郭忽化為
丘墟桑田忽變為滄海而矧人生之柔脆惟君宦轍
鄉評令名不替其為大年何可數計此亦足以自慰
矣豈君有愛弟垂天之翅君有令嗣追風之驄行將
翺天池空冀北盡于上第所為實二親垂老之悲哉

九京未竟之志者自有在也而又何志乎余也一官
千里聞計累欷追尋言笑皆成涕淚聊陳短詠絮酒
盈卮君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尚 饗

蟋蟀軒草

列七五

高封翁文

主有晦而顯融兮惟傑行之孔臧矧有子以充厥宗
分宜令聞之顯彰惟翁生于海岱兮鍾淑氣之渾龐
懷剛刃而弗剖兮佩幽蘭以自芳息機心于淇園兮
追古道于夷桑既潛德而弗耀兮肆厥后之克昌產
九苞于丹穴兮聳千仞以翱翔播花縣之春風兮飛
栢府之秋霜平三尺于北寺兮流雅譽于嚴廡源淵
源于式穀兮絜庭闈之義方方笑如綸之兩錫兮貢
泉石而煇煌翁蒼顏而鶴髮兮偕鷗鳥以徜徉衆方

蟋蟀軒草

列七六

祝其千齡兮介景福而未央胡昊天之弗弔倏龍蛇
之告殃豈厭世之溷濁兮駕鸞車于帝鄉嗟大椿之
摧榦兮歎少微之沉光某等欽高風于榆社兮驚逝
軌之茫茫視桂蘭之馥郁兮知餘慶之無疆想九京
之怡悅兮晒吾儕之盡傷聊寄忱于炙梨兮擬楚些
于巫陽尚 饗

郭太封翁祭文

嗟世俗之日滴兮賴耆舊以爲模胡不跡于百齡兮
修返駕于清都信大化之外簠兮筮錯愕而秋歔緊
嵩少之岌嶭兮帶洪河之瀾瀾惟翁鍾其清淑兮紉
秋蘭而扈芷紛既有此懿德兮又才名之蔚起探宛
委之秘編兮羅象緯于心胸懷明月而暗投兮豈齊
瑟之弗工既發礪于佐州兮亦展驥于倅郡扇仁風
于閭左兮流循良之華問挺奇節之昂然兮遇權貴
其弗避也夫豈不知統指之易合兮非自盟之素志

蟋蟀軒草

刊七七

也輕圭組而若遺兮樂泉石而高蹈既有子以事
聖明兮何必致身于廊廟爰丹穴之一毛兮照木天
而焜煌 帝推恩于式穀兮錫璀璨之龍章何天之
不憖遺兮驚大椿之摧霜飄悲哀于邇遐兮雲日慘
而無色擬楚些於巫陽兮魂冥漠而難測亂曰杜蒞
秋萎存其芳兮于將遂波不汎者究兮歸人逝兮名
無疆兮矧多象矣而昌兮九京何憾鑒此一觴兮尚

饗

又郭太封翁祭文

嗚呼室璧璀璨河洛漣漪英耆挺出璋幹瓊姿秉虔
跬步襲蔭紉斬博綜丘索研精下帷文成風水絢爛
歲蕤懷珍弗售貴在知希筮仕清源峻節自持慨然
不滓恥彼如脂有冠者虎耽耽逐私心懾彊項爪距
靡施乃倅中都譽冠一時解綬而理氣淨潢池比擢
姑蘇方賴猷爲飄然解組蟬蛻塵縉積善貽慶庭滿
蘭芝於赫太史濡筆石螭 帝嘉名世頒寵綸絲游
源燕翼 紫誥淋漓山巔水滢皓首麗眉稱觴舞綵

蟋蟀軒草

刊七八

徜徉愉怡政庶鼎養壽考維祺遽卽長夜胡不憖遺
訃音遠屆風木淒其言念泡影誰則期願翁多詰嗣
奮翼雲達厥名不朽亦復何悲某等望塵翁嗣亦步
亦馳欽翁德範矯首光儀溘驚妖鵬錯愕齋浴微誠
胡展椒漿一卮尚 饗

公奠毛年伯母文

嗚呼坤極胚休聖善彰軌爰自待年遵戒女史動必
中節靜無違禮言歸甲族克相君子德洽琴瑟勞宜
沼沚鳳凰鏘鏘丹山鍾羹厥有象賢文成風水辯軼
洛陽博掩中壘培風九萬負翼南徙乃對大庭寄茲
百里鳥影翩翩琴聲盈耳方播春風河陽桃李擬奉
板輿晨昏滌髓胡天不弔仙輶倏起機杼存枯槨已
矣獨有形管令名不毀某等交聯詰嗣附驥之尾誼
均休戚聞計悲涕椒漿蕙有意具物非我歌楚些庶

蟋蟀軒草

刊七九

其鑒此尚饗

公祭馬太夫人文

有燁者玉如虹燭天厥美奚鍾粵惟藍田于太夫人
佩蕙握荃夙開姆訓溫惠寒淵旣作嬪止壺範穆宣
瑟琴克靜沼沚惟虔相厥君子慕職稱賢馳驅夙夜
以顧罔愆篤生詰劄鳳翥鵬騫操割巖邑善政烹鮮
必琴既播乃入司銓藻鏡無爽鑑冶靡偏爰擢奉常
名績赫然考是式敷克媲三遷龍章象服帝寵斯
駘奉常言歸舞綵翩翩胡天不弔寶婺沉煙音杳珩
璜澤留枯槨言念泡影嚙其百年和熊流譽含笑重

蟋蟀軒草

刊八十

泉某等附尾詰嗣見季情聯誼均休戚聞計悲纏阻
陪弔鶴矯首齊川桂漿椒醑頻駐雲軒尚饗

祭楊太夫人文

嗚呼教之降精兮何母儀之孔淑蚤毓德于景胄兮
佩蘭茝而芬郁謹珩璜之長度兮憲女史以自勗迨
結縭而宜家兮效和鳴之鳳皇職中饋而無遂兮羌
蘋藻之肅將督百指以力作兮身罔飾乎統綺相夫
子之好施兮蜚義聲于梓里乃發祥于丹山兮雖九
苞而決起挾大庭之麗藻兮播宓琴于帝畿帝
曰作朕耳目兮司封駁于鎖闥撓逾鱗而弗避兮補
仲山之衮衣爰歸美于式穀兮錫龍章于霄漢借

蟋蟀軒車

利八乙

夫子以垂白兮披象服而璀璨舞萊綵以稱觴兮奉
清歡于旦旦矧孫枝之秀拔兮貞謝庭之瓊幹胡造
物之忌盈兮倏大椿之摧霜曾日月之幾何兮謏草
亦萎于北堂指霍馭于西池兮驚總帷之慘淡既生
榮而死哀兮歸九原其何憾余小子視猶太母兮聞
訃音而悲纏屬繫匏于千里阻執紼于新阡寄束芻
而陳誄兮倘煩鑒乎微虔尚 饗

公祭張年伯文

嗚呼天佑熙朝篤生名世剗犀之鋒剖牛之鼎景星
慶雲人仰其瑞高山大川物蒙其利蚤探二酉胸羅
象緯鵬怒以飛豹變而蔚爰對大庭百里是寄望爾
絃鳴爛焉錦製入司銓衡無偏無陂簡要清通以課
群吏暫拙旋信朝翔卿寺納言惟允虞龍堪繼帝
曰賢哉擁旄重地霜肅奸頑春回彫劫物望方隆而
懷引退蟬蛻纓組徜徉蘿薜善積慶綿施及詒嗣花
封粉署聲稱罕儼擬拜夕郎資其謙讓源源式穀

蟋蟀軒車

利八乙

天寵滋至胡不愁遺一朝長逝水壞山頽邇遐嘆
人生泡影無榮不瘁立德立功首賢所貴出有芳猷
處有高致千秋不朽九京可慰某等分屬猶子夙厲
瞻股稽首總帷潸然出涕乃歌楚招以酌椒桂鶴馭
翩翩將無少憩嗚呼哀哉尚 饗

祭累封魏太淑人文

嗟嗟吾母逝矣吾母寢疾十有八月兒日夜望起色
乃竟逝耶吾父蚤背二十年來拮据家政使兒居而
安于學出而安于仕者秋毫皆母德也祝母百齡猶
存乎見少乃遽逝耶吾母春秋七十一不爲不壽兩
奉 恩綸翟冠象服吾邑自國初兼受夫若子之封
者惟母一人不爲不貴暑月屬蠶蠅蚋不侵殮時顏
貌猶生不爲不考終人謂兒可無憾乃兒一念隱痛
有人不及知者劬勞罔極恩本難酬竭力致養或稍

蟋蟀軒車

利八三

慰焉兒躬躬自省養何疎矣 食時吾父廉宦囊
鮮遺貲歲屢不登田如甌脫 女婚嫁親賓應酬往
往力諱則與吾母仰屋歎 不才不克治生又以
爲母憂奈何言養比兒過長安五斗不飽其孥則
母致薄田所入以資客邸費千里迢迢四年離隔足
省不親溫清都廢白雲在望陟屺空勞奈何言養比
兒謁告幸侍膝前慈顏有喜稍進匕箸惟是華髮而
歸不能備致甘脆白魚青笋屢屢尋常無何而母病
矣奈何言養嗟嗟人誰無子獨母于兒若種之不及

誰無母獨兒于母寸草之報闕如也能不痛哉
能不痛哉嗟嗟帟素兮旌丹雲駢起兮何時還青燈
熒熒兮白晝昏酸風蕭蕭兮六月寒槐烏之返哺存
殘喘以胡顏雲和愁而黯黯雨雜淚以潏潏漫幽咽
之睽隔徒裂膽而摧肝嗟嗟痛哉尚 參

蟋蟀軒車

利八四

公祭楊子擴文

嗚呼子擴遽棄人間世耶天有意子擴耶其無意耶子擴瑰瑋之才深沉之器筆挾風霜胸羅象緯業已薦東粵之書掇南宮之第不可謂天無意也然涉獵百家三十載往返八千里之途者四數矣而磨銅墨之寄乃僅僅四十餘日驥足弗馳牛刀弗試曷初飛而影滅琴乍調而聲闕慶者未旋弔者已至不可謂天有意也嗚呼痛哉母未竟其養子未迫其成身未究其施是皆不可以逝子擴仁心質行君子也且神

蟋蟀軒草

卷八

港而色眸揆以栽培之理又可以不逝乃竟逝矣嗚呼痛哉景星慶雲祥麟瑞鳳一見而失之豈造物之所珍秘耶將榮瘁有數而初莫能避耶世有年不及子擴遇不及子擴有後不及子擴而流先朝露者不可勝計也子擴奚志焉素韞丹旌川途迢遞訃音所屆邇遐同喟聊歌楚些以奠椒桂惡能不酸心而出涕耶尚 餐

祭李母張孺人文

維 萬曆乙巳秋七月 旌表貞節李伯母張孺人卒其歲冬十一月且葬翰林院庶吉士眷晚生劉士驥瞻德增欽臨風寄慨遙具牲醴庶羞之奠而侑以蕪辭辭曰繫岱宗之巖巖兮脉蜿蜒于盧城維靈鍾其正氣兮端闕則以流馨憲女史之典戒兮蚤秘儀于景冑鑄鳳凰之和鳴兮供蘋蘩而克懋奉腴洗雪尊章兮寇拮据于中菁何均播之謬戾兮忽降割于所天悲遺女之始孩兮慟胤嗣之無傳將捐生以自

蟋蟀軒草

卷八

引兮願相聚于重泉邇高堂之明訓兮聊蓬首以終年譬女蘿之附松兮總摧折而不改也苟明忱之罔虧兮卽速殞其無悔也槩和舟之飄揚兮膺霜臺之薦揚表宅里以示勸兮美如繪之煥爛宜榮享于百齡兮胡二豎之爲殃訝雲帡之倏逝兮傷總帳之淒涼啓鬱鬱之佳城兮雲慘淡而垂野酬夙願于同穴兮庶含笑于地下亂曰寶婺兮沉芒女貞樹兮凋傷嗟天意兮難量皎志兮日光峻節兮秋霜名垂穹壤兮尤獨陳惠有兮椒漿之獻兮米川尚 餐

祭大司馬王鑑川文

嗚呼惟公德業孰與比肩卽古載竹帛而畫丹青者
恐未之或先矣方其雍容于廟廊也天下心幸其見
庸亡不交口以誦乃公忽拂衣而歸田迨其優游于
林壑也天下心冀其再起亡不引領以俟乃公忽騎
箕而登天是以澤及億兆而或猶以爲用之弗究齎
齡七十而或猶以爲齡之弗延天下之恫嗟嘆息于
公者固爾而愚謂公之心可無遺憾于其間彼醜虜
之猖獗自先朝而已然羽檄飛馳乎朔漠烽烟接于
甘泉土權矢石府竭金錢空深謀于借筭竟莫遏其
控弦當穆皇之御極適那吉之款關拘擥者德忌踐
之害異更者憚就功之難公也力排羣議獨計萬全
以冠裳化狹羯以衽席代戈鋌遂令翕侯中行咸伏
子斧鉞自此雲中上谷不擾于腥羶事聞 九五喜
勳 夫顏擢以樞府錫以世官卽至于乞身之後而
所爲存問資子者不可一二計焉公于是忘情宦轡
肆力墾殖俛仰則丘陵生艱咳唾則月露連編倡陽
春于郢調鼓流水于牙絃卽今窺山堂歸與二稿而

蟬軒草

利八七

有以識才藻之翩翩然則公之用雖未竟乎而勳在
社稷已掩後而光蔭公之齡雖有窮乎而名在宇宙
應千萬祀而猶傳何讓乎汾陽之烈何美乎老彭之
哉某久欽令聞若仰泰山驟耳計音有淚潺湲屬繁
苑于遐土阻執紼于新阡遙陳詞而致奠冀少鑒乎
微虔尚 饗

蟬軒草

利八八

祭孫宜人文

嗚呼雲掩望舒霜脆共葉清光乍晦芳華條枯夫人何許碧落黃墟俾我郡丞鼓缶歛歛丹旌垂發川長路紆日憺岱峰波咽峭湖天道福善斯言豈誣於惟夫人德粹璫璵蚤嫻姆訓令問蘭敷吐辭中率動容依模謝女道溫曹氏大家子歸鉅閤瑟琴鏘如珩璜有節蘋藻忘劬塞淵溫惠六姻咸孚郡丞爲學緝補編蒲執苑文江以佃以漁鳴鷄屢傲勿負三餘樸枿之聲吾伊與俱郡丞爲政軟勝衿裾屬歲大侵麻沸

蟋蟀軒草

卷八

荏苒解繩定焚王事馳驅誰寬內顧中饋拮据懿行彰聞天子曰都惟茲淑儷佐賢大夫龍綵耀紫翟冠流珠舉案政示欬曰嗚呼遯朕塵躅而駕蹇車園鳳瑤水一夢遯遯嗚呼黃河東注白日西徂桑田變海城郭爲墟英皇任姒黃土青蕪有形必盡脩短何殊夫人有丹山鳳雛弱冠能文凌雲子虛明月一削爲璉爲瑚綿綿餘慶地下堪憐其等郡丞部下惠澤深濡久知壺範彤管宜書臨風寄懷椒漿一壺願緩仙遊矯首雲衢嗚呼尚饗

蟋蟀軒草

濟南劉士驥允良甫著

長清張其孝仲慕甫校

與友人辨雅俗書

頃辱惠書論雅俗之品文藻巨麗辯若波濤大抵右夷曠而左精勤鄙人欬啓有疑于中默而止乎恐非忠告之誼輒以書盡其愚幸吾子察焉夫雅俗非易白也厭故而喜新則新者雅而故者俗矣賤異而貴

蟋蟀軒草

頁乙

同則同者雅而異者俗矣任心易偏任耳易成故有昨以爲雅而今以爲俗者惡能定哉竊謂不如辨之以理理有虛實凡屬于虛者世多目爲雅而吾直謂之俗凡屬于實者世多目爲俗而吾不敢不以爲雅也何則雅者常也有常道卽有常職自公卿以逮士庶各共厥職斯夕匪懈而常道始可以不墜成周盛時人皆勤王事畏簡書至于靡室靡家載饒載渴而播諸歌咏命曰雅音未聞以是爲俗也周室旣衰柱下倡虛無之教一降而漆園益洗泮其說再降而也

林遂肆然無復顧忌彼以俗物斥人渠不自居于雅
卒致綱淪法斃神州陸沉卽有起舞之現運麾之侃
會莫救其尚一向所云恬澹清淨適亂爭之嚆矢耳
曾是以爲雅乎且夫好逸而惡勞人情也務實甚勞
慕虛甚逸惟是浮游任誕有不韙之名故不得不舍
逸而就勞有如虛者獲雅譽實者蒙俗詬誰復以身
任天下是立潰之術也常道之謂何今天下風俗日
媮紀法漸廢避投鼠之忌則緘口以爲異畏然犀之
殃則藏疾以爲容虞儻髀之莫解則處錚以爲靜處

嵇中散

真二

矩矱之難合則裂檢以爲通樂畫鬼之易工則逃之
竺乾氏以爲高一唱群和其弊何極吾子豪傑士也
竊意當爲中流之砥忍復揚其波耶甚爲吾子不取
也子又曰遊神事外者卽爲雅櫻情事內者卽爲俗
是亦不然夫身在事內卽未有心在事外者也古聖
人惜陰待旦豈無所用其心哉而可以俗病歟鄙人
伏處金馬門以吾伊爲業不與聞它事然一日不開
卷卽抱伐檀之怨又况擔爵懷符百務囁集可玩愒
歲月百十一思乎哉誠願吾子察古聖之用心嫉

今俗之滋熒黜晉人之清談違周士之懿軌勿曠職
素餐爲起舞運甓者所笑 某拜

嵇中散

真三

上劉太史

竊聞古人重知己卽日受千金一歲九遷不以彼先
此何則方其坎坷抑鬱中忽爲名卿鉅儒所賞識片
語示褒榮逾華衣區區得失奚論矣驥碌碌么庸勿
受一經于先君子適有天幸蚤薦鄉書當此之時志
凌神厲敢謂自珍矜詡夜郎固知漢大謬謂一第可
以芥拾詎意擁腫離奇匠石不領亢鼻白賴巫祝棄
之又繼以先君子大變五內崩摧口衆食貧俯仰爲
累以故舊恩子遠荒三獻而三不售捨檣之羽絕望圖

蟋蟀軒草

頁四

南湘轍之鱗僅思斗水今歲棘圖我師有意甄收牛
溲馬渤且入藥籠中而朱衣之喜不勝窮鬼之妬旋
以印卷錯謾復外孫山譬欵段駑駘縱伯樂一顧終
不能踈蹠千里朽株枯木卽欲列之門牆桃李而不
獲欣欣向榮也豈不悲哉我師以雄才健筆潤色
國家鴻業足使中壘退舍龍門避席且也量包雲夢
識過驪黃啞啞餘音便成月旦寓內士向風慕義靡
不願爲執鞭驥雖無足當我師之知然是實深知驥
也幸而爲入殼諸君子不幸而爲驥其受知等耳在

昔烈夫俠士若田光慶卿夷門井里之儔其于知己
義不難捐糜以報橫槊如驥吾伊璫膽似伏蟄之蟲
卽感結心脾亦何由酬德萬一乎亟欲九頓增埤川
途脩阻不克卽途因儀部臧丈而以姓名通登膺門
侍融帳固有日矣驥年三十又三矣東隅已失安意
桑榆我師不惜塵尾玄言祛其茅塞驥雖文戰屢北
猶當糾裏傷之卒策殿後之馬復決雄雌以庶幾曹
沫之功第恐李廣數奇終無封侯骨耳臨楮無任瞻
企悚惶之至

蟋蟀軒草

頁五

再上劉太史

去秋上一函念經樞賤士詎宜輒以姓名潤記室不勝主臣乃重午前數日忽奉報音長跪捧讀恍惚疑夢魂搖魄震欣媿交并驥欵啓寡聞無所比數揣摩未成暴顛垂超因頓憔悴路鬼椰掄我師以道德文章領袖中朝鑪錘後進門下桃李籠中枝桂芳妍馥郁者何限而乃賞囊下之焦惜溝中之斷曲垂獎飾字字春溫款段也而謂其千里馭夫也而以爲連城豈憫其坎壈不偶而姑慰之耶抑真龍是好而不能

蟋蟀軒草

不及其似也寸心感佩何日或忘憶驥之初舉于鄉也謬謂士已屈首受書不傳綵群籍而第株守制義若雁鷄之見堯天耳于是手左國莊列馬班李杜諸編讀之病懶相仍不克卒業則第觀齊諧夷堅虞初酉陽俚語猥談辭順鼓掌三試南宮不免陵陽之泣歸而自惟曰事成于一敗于維古之相馬解牛貫虱承蜩者皆以神凝不分故能精其業驥性資不逮中人而往往隄念本業之外奚惟乎道以多岐而亡羊蛇以添足而失卮也于是焉篋諸編不復觀而一意

泊經生言病懶相仍復不能窺堂室戊戌之試仍遭放黜歸而自惟曰物各有分詎能彊哉鴻鵠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而鸞斯奮飛不越蓬蒿局于材也陶朱程羅藏鏹巨萬珍惟山積而操馭以乞者不能得一金制于命也夫才薄命蹇而欲騁志于名場是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也其不可幾亦明矣且天實限之而不聽其無乃爲蹕冶不祥之金于是焉掃室焚香日對圓覺楞嚴不復問公車業已而友人以書來言場卷幸爲大君子甄收雖不及列名于榜猶若嘆其

蟋蟀軒草

數奇者乃遂躍然以興幡然以改出舊業于凝塵中伏而誦之譬醜女久矣不售蹇脩過而問焉雖未卽委禽猶時時塗飾脂澤顧鏡自詫耳然當是時私計庚子之秋當躡蹻擔簦而北拜清光聆玄論乎詎意行負神明禍延先大母也忽棄背斬焉衰絰踰伏草土間惟是藥裡之役不克襄爲懼而它無論矣嗟乎六合爲幻百年爲寄卽黑名鼎鼎猶然爲蠻觸之爭爲邯鄲之夢矧區區一第耶得鹿奚喜失馬奚悲鶴真鳬短天飛泥蟠奚而可意以是芥帶于胸中哉

第以我師命世偉人海內所想望以爲景星慶雲
麟威鳳者誠幸以棄置之餘得稱門下士而人事錯
逆未能卽付函丈惟此爲邑邑耳竊觀當代作者若
北地之沉雄信陽之簡俊歷下之奧雅信文壇絕技
矣然惟其以秦漢爲宗僅取色澤之肖以歐蘇爲不
足道而神情或未逮也夫以歐蘇之神情傳秦漢之
色澤意者弇州乎而鄉視我師木天諸作卽與弇州
並驅中原不知鹿死誰手矣蠡測如斯非敢爲佞它
年負笈我師傾篋以示卽未能盡辭儻藉以滌塵襟
蟋蟀軒草

里神馳

而銘鄙志乎驥不知詩傾慕之私鬱積而無所寄輒
爲一詩塵覽辭意膚陋堪以捧腹矣場卷如命錄上
中多荒謬如惠藥言庶幾補牢未晚耳臨風擲管于

奉答明玄先生

先生識洞天學開墳虛飛洛陽之逸辭煥龍門之
雄藻士驥始獲棘闈之魚繼得木天之作讀其文想
見其爲人后又聞先生達神宗精持戒律朝草黃
麻夕緇只葉出則宰官入而頭陀身處銅龍白虎之
間心游鹿苑驚峰之側稚子解誦如來蒼頭知談舍
利仇鬼獲釋冤結蠱類得證善果私心益嚮往之顧
莫由望見清光忽辱惠書不勝忻躍士驥與先生不
猶牛溲之與溟渤乎先生幸不鄙夷使得克門下墻

蟋蟀軒草

貞九

除之役有餘榮焉奈何褒借太隆俾其面赤汗浹舌
吐而不收也士驥凡骨鈍根素乏慧識然每流覽史
編旁觀物理未嘗不衆歎太息忽忽若有所失自昔
梟雄之姿倜儻之才目空六合負富千古圖汗馬之
功則決雌雄于一劍逞雕蟲之技則爭伯仲于片辭
叱咤風霆映吐月露何其豪也才轉盼間便成陳迹
七尺之棉一杯之土疇疆疇弱何知何愚豈惟古人
卽如二十年來內而骨肉外而姻戚當塗知已同袍
友人屈指而數往往淪謝白楊灑淚宿草驚心西州

驚慟山陽生慧乃知有慮必哀有成必毀逝川不停
隙駒易過然而自目俄而長夜俄而華屋俄而山丘
道家所以嘆行尸釋氏所以觀白骨也又况造種種
業受種種報二六時中同離煩惱百千劫內常在輪
迴自非遺迹紛華樓神玄寂然智炬以破昏運慧刀
而斷愛惡能延月照之急景免身後之苦趣乎願威
慨難深解脫無自披尋雲笈罔獲玄珠參訪黃冠松
混魚目猶復櫻情鷄肋攘臂蝸角處處裏城之轍日
日邯鄲之枕自分此身永沉生死海中耳不謂中年

蟋蟀軒草

良十

忽有奇造雲車風駕日枉衡茅金篴刮膜醍醐灌頂
曲體人情照相追妙仙真之度群迷急于群迷之自
度乎用是偕諸同仁各辦肯心呼蜚短羽輟期龜鶴
之齡朝菌微生妄意喬松之壽然而燭理不明持心
未固既有猜疑復多縱脫因致怒譴飄然長往撫躬
自省噬臍靡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既絕之後猶
示誨言數其咎尤勉其省改庶可望于後日耳嗟乎
向也日提其耳尚蹈罪戾乃今九天之高萬里之遠
覲面無從舉趾成錯安保終無墮落乎恐度世超劫

事此生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仙緣既斷魔境永
之同侶之子年甫十二矣有聞見詭異多端不欲盡
述久之始辨其爲魔魔嗟乎昔之病在疑今之病又病
在信岐中之岐夢中之夢學道者不亦難乎先生悟
不二之門必達得一之理會無生之旨何難不死之
方而且素熟楞嚴于聖魔之辨必了然方寸願垂法
會以指迷途幸甚相晤何時書不盡意遙瞻紫氣拱
矣神飛

蟋蟀軒草

良十乙

答劉涓陽

先生識洞天人學，包流畧換西京之雄藻。裴建安之高韻業已探龍領，執牛耳矣。咫尺榆社夢寐芝宇，顧未及登元禮之門，問于雲之字曩者天假之，便獲奉玄旨，證曩古今剖析文義，牛刀導窾烏號破的，評者疊疊，忘倦聽者規規自失。蓋觀海而知埒井之爲淺，觀漢而知夜郎之爲小也。雙旌南邁，仰止徒勤。春初一山未殫寸臆，顧辱垂念，遠惠好音，語語霞爛，言言春煦。過自挹拍，譬諸草木，夫泰岱蒼松，千尋獨聳，東嶽時軒草

卷十二

八

八十二

溟瑤草萬年長秀，豈區區杜之楞澗之藻，尺幹寸莖，春榮秋落者，可考繫乎哉？言念鴛鴦，濫竽詞林，鶴鶴之棲，雖托一枝，鼯鼠之窮，深慚五伎，自非主齊盟倡郢調也者，時時藥共膏肓，覺其弊，賁將安望乎？不佞媿卯金之子，而先生實太乙之精，願示南車，不辭北面矣。來儀過牕，非所宜蒙，彌顏以拜，銘心爲感，使驅庸此附謝，臨緘不勝詹馳。

迎于相公啓代

伏以斗望高懸，鳳仰金甌之姓，字台司峻陟行看玉鼎之勛猷。帝心允注于真儒，天章應開乎泰運，邦家幸甚，動植欣然。恭惟老先生閣下氣鍾海嶽之靈，道續鄒魯之脉，休休汪度有雲夢之吞胸，斷斷坦衷無儻忽之鑿竅。玉堂染翰，秋林獨擅，春華青禁，橫經談苑，還生秋實，甫佐統均于銓部，尋司禮樂于容臺。非堯舜則不陳忠，堪貫日安社稷，以爲悅力可廻瀾，方曳履而上星辰，忽抽簪以樂泉石，上思名世，久欲賜環人望，太平群然推轂下蒲輪于綠野，登槐位于黃扉，丹楫鹽梅，際千載風雲之會，股肱心膂，依九霄日月之光，弘化而弼一人，奮庸以宅百揆，中國相司馬，豈惟名動遠夷，南陽起卧龍，片見功高炎漢，某官叨壁水教，槐春風，視大號之揚庭，知端人之得路，步後塵于金馬，曾依蓬島之雲，遲仙駕于青牛，深喜門內之氣，謹專一介奉迎，雙旌不勝禱祝，希慈亮

卷十三

九

頁十三

公請曾老師啓

伏以玉堂藻翰簪裾依日月之光珂里旌旌冠蓋動
山川之色畫繡分榮于榆社晨羞致養于椿庭昆季
同歡裁池塘之好句賓朋共話慰雲楮之深情寧容
高卧東山行見趣裝北闕惟是及門之士叨承知己
之恩遽遠由丈之藥言應多方寸之茅塞謹詹某日
恪陳浮蟻肅迓鳴騶冠者六人聚樂叶舞雩之數時
維九月良辰逢滕閣之秋霽月光風炙清標于咫尺
爛霞灑雪聆玄誨于斯須肯枉龍光易勝雀躍

蟋蟀軒草

頁十四

公請館師啓

伏以南宮羅俊及門叢桃李之芳東甌育才入室染
芝蘭之化仰清標于北斗承玄誨于下風敢枉龍光
用陳燕喜竊惟稅場之獎拔與夫師席之提撕皆爲
成我之恩宜結終身之感然薦賢爲國或弗覩其傳
經卽明道淑人亦鮮聞于推轂未有始而甄錄繼以
陶鑄獨獲二天有如今日者也恭惟 老師閣下乾
坤間氣宇宙完人殫見洽聞學海激驪龍之穴崇論
宏議辯河激白馬之津赤墀策奏三千丹陛名傳第

蟋蟀軒草

頁十五

一掌絲綸于玉著文章追兩漢之醇陳謨訓于青宮
義理洩六經之奧乃從蓬禁以典棘闥秉鑑無私具
眼光懸于日月持衡不爽點頭情叶于鬼神障百川
而迴狂瀾務還雅習洗萬古而空凡馬漸得真才衆
志歡然 帝心簡在惟熙朝之尊士尤重鶴坡而翰
館之作人必資鴻碩載宣宸綍仰飭師模範太乙之
藜未照常分東壁借瀛洲之駕迷途作用南車滿座
春風吹清芬于芸閣及時化雨灑餘潤于鳳池某等
鹿鹿庸流魚魚下品大庾賜對已淪公泮中秘窺書

龍山望外自非蒙乎鉤播安敢冀其玉成瞻三島之
雲光幸依函丈望八磚之日影願情分陰亦步亦趨
懼後塵之難繼爲律爲度賴前轍之可尋謹卜某日
之吉恪具蟻尊言攀弱從黃花滄露迎瑤島以飄香
翠巘凝煙對綺筵而送色塵尾之高談霞爛案頭之
多士雲從山木非材聽準繩于大匠澗蘋可薦簞鐸
釜于王公冀奉誥金竹吟詠佩玉

答南大司成劉公

蟋蟀軒草

貞十六

伏以染翰北門久踐蓬萊之雲氣談經東序今敷桃
李之春風未陳燕厦之歡願辱魚書之寄披絨驚眩
撫已汗惶恭惟老先生閣下梧月冲襟松巖逸韻雲
夢胸吞八九天池翼擊三千抽金匱之秘書探驪珠
而先得乘棘園之朗鑑收駿骨而靡遺著蔡中朝十
山當世爰披聖皇之簡俾端胄子之模絳帳日開
塵尾有爛霞之論青衿雲擁案頭皆立雪之徒璧水
浮輝橋門動色凡茲濟濟不欣欣某以樗材叨分
慕照方欽懿範逮辱好音瞻五朵之雲情實深於羅

雀隔八磚之日念彌切于登龍到鳳皇池卽願具儒
之秉軸爲牛馬走儻客小子之執鞭

謝大中丞王年伯惠川扇

伏以威肅干旄卿月正輝于益部惠分篋笥仁風忽
到于燕臺把握生榮提携增感恭惟老年伯臺下節
堅湘竹德粹齊紈詩咏畫鸞掩休文之麗藻陣塵白
羽追諸葛之雄才令若霜嚴掃盡人間煩暑恩如露
散挽回天上清涼驥瞻迥徒勤披承莫遂方愁趙盾
之畏日第賦宋玉之雌風何意瑤函特頒寶篋襲超
蟋蟀軒草

貞十七

六角裁玉壘之輕雲色奪七華墮峨嵋之片月團團
在手習習飄襟頓生五月之秋實賴二天之德其爲
感哉莫罄敷陳

與蹇老師啓

伏以東土持衡夙荷陶成之化南宮入穀幸沾登進之榮獲通籍于清時益感鴻洪造謹憑手牘用達心旌恭惟老師天賦瑰奇嶽儲靈哲一腔正氣並劍閣以峻嶒萬頃文瀾映錦江而瀲灩天高海濶朱紫陽之曠懷日霽風光周濂溪之逸度精忠體國雅意憐才辨附斗之龍光見起雷煥賞絕塵之駿步識遺孫陽品藻無私縣素銅而落月獎題不倦吹鄒律以皆春如某者學僅窺乎豹斑跡未脫于牛口方慙樸樸

蟋蟀軒草

頁十八

遶辱驟收遶諸稠人置之高列溝中斷木被緝采于青黃爨下枯桐發輕音于宮徵沐及時之化雨披蒲坐之春風因而益勵三餘遂爾幸叨一第不有當年之識拔必無此日之遭逢報也未能忘焉何敢龍門在望空馳想于斗山鯉素是將聊托沈于潢潦悃誠莫罄頌祝常勤惟願績勩燕然形標麟閣旂懸日月坐消九塞之烽煙履踐星辰入霈八埏之霖雨下無任瞻企悚惶之至

回蹇老師啓

伏以疇昔持衡陶鑄已周于矜佩于今秉鉞明聖益逼于簪紳自脩兩世之微踪均被二天之渥澤感而鏤骨辭不宣心恭惟 老師品格鳳麟聲名山斗直節屹千尋之壁曠懷澄萬頃之波讀八索九丘以來之書學堪經世完三光五嶽未分之氣德可維風接道脉于洙泗主文盟于齊魯春風蒲座拂桃李以生榮化雨及時滋藻芹而動色中懸朗鑑下鮮遺珠追落泉之屢遷乃默猷之益茂 帝心簡在士論翕然

蟋蟀軒草

頁十九

故當建牙之初業已交口相慶輕裘緩帶運石畫于帷中卧鼓囊弓消烽煙于塞上會見狼胥勒績佇看麟閣標形凡屬幘幘共深忭舞言念家君之未遇曾蒙國士之深知賞爨下之清音枯桐發響辨斗間之紫氣古劍騰輝幸藉 鴻恩濫收鶚薦第幾多年之孤落有孤當日之甄成矧在公庸尤爲揆選一經自業賴問學之相傳數仞聳瞻喜范型之不遠未遑越謁顧辱注存儼然瑤札之頒俊矣朱提之賜若爲報稱惟有慙惶結遐思于門墻深嗟匏繫托微忱于潢

江蘇貢芹私仰冀心融俯垂領納

侯魁老師啓

伏以絳帷敷教秉東土之鑑衡玉節專征司北門之鎖鑰詎期兩地均獲二天瞻丈席以知恩裁尺書而布悃恭惟 老師兩儀間氣一世偉人鳳躍龍翔文焰照蠶叢之國鵬搏鯢運才名高駿馬之臺始也飛鳧播絃歌之雅化繼焉分虎流襦袴之深仁光奉綸音丕宣鐸響執文壇之牛耳及門詎止三千索藝海之驪珠得士寧惟十五駭歷瀕久黜猷益多高枕東

蟋蟀軒草

頁二十

山百姓望其霖雨賜環 北闕萬里依爲長城雲間旌旗號令壯貔貅之氣風清刁斗威靈寒蛇豕之心羽檄不馳消烽煙于邊鄙龍輻獨運固盤石子邦家勲在鼎彝光垂簡冊凡蒙雲庇咸切斗瞻某自顧庸愚夙叨獎援片言之重魚目軼于靈蛇一顧之榮駘逾于仙驥言念後來之通籍皆由當日之受知此及操刀徒慙膠柱更私鈞播遂得瓦全在大造無不陶成于微生更爲優渥一官自繫阻面謁于庭堦數仞逢瞻恒心馳于左右聊羞菲具用

表芹私伏冀鑒存焉勝光荷

饒曾老師啓

伏以身依鳳闕常懸捧日之心跡阻鯉庭忽動瞻雲之想華軒星駕繡服畫遊融帳遠移訝龍門之漸隔郭舟追送嗟燕厦之何依敢向郊關薄陳樽俎煌燄翠巘迂征蓋以攝光露浥黃花對離觴而送色暫領爛霞之論卽卽爲化雨之恩伏冀儼臨曷勝翹望

公請茅老師啓

伏以幾載東山杖履染煙霞之色重來北闕簪裙依日月之光膺寵命于楓宸踐清班于蘭省帝念茅焦

蟋蟀軒草

頁二乙

之諫人傳工部之詩駿望彌崇鴻猷益昭某等夙蒙陶鑄久阻瞻依龍門再遂趨承燕厦實深忭舞謹詹某日恪陳浮蟻肅迂鳴騶霽月光風炙清標于咫尺爛霞灑雪聆玄誨于斯須冀奉諾金佇聞佩玉

東沈方伯公祖

伏以薇省宣猷駿望獨崇于四嶽楓宸報政鴻恩應沐于九重徒懷燕賀之恍尚阻魚緘之便胡然下問能不中慙恭惟老公祖命世具儒匡時碩彥蔚豹文于上帝含鶚舌于清班關陝持衡鯉席時濡化雨岷

曉挽轡虎冠共懾霜威迫受命于保釐益撫忠于壯
翰泰山滄海咸回黍谷之春白叟黃童俱被棠郊之
蔭恩流千里績奏三年詎惟能錫龍章會見高標麟
閣驥夙蒙覆庇倍切瞻依何意弘慈特屢俯念好音
飛墜真成五朵雲光豐貺遠頒詎止一枝春色若爲
報德惟有銘心九頓登嘉片辭布謝驥臨緘無任感
激之至

謝孫明府

伏以王正布令調風鼓鼙于八埏卽宿疑輝甘雨流

蟬蟬軒直

白二二

恩于百里泰符義畫福欽箕疇自媿微踪未獻野人
之暴詎期高誼特頒幽谷之春華賡句麗于頌椒豐
貺情深于投李盟而圭復寒威頓欽坐間盟以珍藏
和氣長留篋內憑茲來使謝以片言驛梅一枝空佩
仁人之雅惠莊椿千歲惟祈君子之繁禧不盡鄙悰
統希台鑒

答張主簿

伏以展棲棘之才方流雅化佐種花之政忽遘芳春
當茲媚景之臨知有繁禧之集未馳燕賀顧辱鴻書

言言將履日斗輝字字與卿雲等爛更承臆貺益仰
臨前對使登嘉空佩寄梅之惠裁箋稱謝莫將報李
之忱仰冀高明俯垂鑒亮

答陳按臺公祖

恭惟老公祖臺下倒峽雄才濟川偉畧氣槩屹中流
之柱襟懷澄千頃之陂光奉金綸榮分玉節冠冠霜
繡詎惟狐鼠之潛踪烏府風生應使魚龍之效順咏
數千里之災疹于今春鍾俱興通四百萬之轉輸不
日舳艫並進其夙欽蔭乘深愧後塵幸藉照臨于二

蟬蟬軒直

白一三

天將霑潤澤于九里忽枉卯雲之被彌勤韓斗之瞻
感敢實深敷宣罔既

李老伯啓

士驥羣蹄微踪機線謗材獲與季重同籍雖欣謁附
實愧貂續老伯品高麟鳳望重山斗荀氏之子稱
龍于公之門容駟乃不鄙夷小子遂令樗散之質得
托葭莖之好緣出三生感深五內卯奏尺書未殫寸
悃業蒙批答復辱注存遠損華札兼貽佳幣祇奉瓊
瑤之惠彌慙桃李之報謹對使拜嘉削牘鳴謝伏維

尊慈垂照不宜

請會老師啓

伏以丹禁鳴珂又傷長安之目玉堂染翰還遊蓬島
之雲朝者增華士林動色矧惟小子夙被宏慈龍門
再遂趨承燕厦彌深喜躍聊陳濁酒冀聆霏屑之譚
儻枉高軒願下望塵之拜

答南京王行人

伏以嘖履東山玉署猶隆舊望宣綸北闕皇華載荷
新榮徒懷燕厦之歡尚阻龍門之訊胡然下問能不

蟋蟀軒草

貞二四

中慙恭惟臺下命世眞儒匡時碩彥追董狐之直筆
掩司馬之雄才殫見洽聞探玄珠于北海崇論宏議
垂秋實于談叢鳳方呈其九苞鵬暫息于六月旋因
宸眷特權留都天明使者之星衆逐眞人之氣從此
復還舊物踐三島之雲光行將益展弘猷需八埏之
霖雨曠仰瞻前乘俯媿後塵詎期薦劣之材乃枉鴻
書之寄言言霞爍語語春溫佩長者之隆情永以爲
好報來俘以片札言之無文未罄鄙衷惟希慈鑒

王年伯

伏以龍門仰止心馳韓斗之光御素傳來目炫郇雲
之色卽垂情于猶子知篤念于故人九頓以承片駭
爲報念先君之通籍附老伯以策名宦轍聯遘離蓬
踪之鮮心旌嚮往實蘭味之相投其時小子之過
庭已聞大賢之名世迨銜悲于風木遂匿跡于衡茅
鼓暮空殷^起無自不圖京邸獲遊台旌八月乘槎暫
奉霏霏之玄屑一時攬轡咸惟赫赫之鴻猷尋憇前
于九重乃保釐乎兩浙稽山茗水俱回黍谷之春白

蟋蟀軒草

貞二五

曳黃童其頌棠郊之蔭凡居履疇彌切瞻依欲陳賀
燕之忱奈乏蜚鴻之便顧厯高雅特記謏微一札遙
臨光奪珠璣之燦多儀下逮惠逾瓊玖之珍情倍萃
常義舉今古感而鏤骨言不宣心長者賜不敢辭惟
祝端人之秉鉞大匠誨必以矩尚期他日之執鞭

答元推官鄉丈

秉三尺法風欽司李之聲飛一函書忽枉寄梅之便
開絨鶯甚拊已赧然恭惟臺下標峻斗山品起麟鳳
聲聲昂霄之挺特追風逐電之機奇心鏡高懸燭明

勝其如見才鋒妙運刺龍牌而不留車傍欣甘澍之
零盆底快大明之照政成三載譽逮九重豈惟褒望
之頒會見徵書之下某世同梓里未識荊州徒結想
于登龍阻趨陪于賀燕何圖高雅特問謫徵瑤札溫
于三春珍儀重于九鼎受而拜手言不宣心何以報
之愧我虛金錯刀之思永爲好也願君入青鎖闥之
班

谷泰寶抵

追隨齋禁叨沾除目之榮把玩經書具仰同心之雅

蟋蟀軒直

頁二六

况多儀之下逮尤拊已而中慙竊念第灘腫散材苦
竄小器分太乙之照雖不憚于披吟發小函之裁竟
未窮其與空虛空虛升斗無補分毫詎意承恩俾陪史
局正魏庸流之忝竊乃厘知已之注存札燦珠璣似
脂郎官之列宿惠逾瓊玖如分花縣之餘香對來使
以登嘉裁片辭而布謝鄙忱是聲台照是祈

請曾老師啓

青帝芳時皇州麗景桃紅李白暎遲日以爭妍燕語
春風和風而競巧謹詹某日恪陳菲靡肅迓華軒

杯滿流霞豈獨賞三春之花事譚飛晴雪還應開詩
子之蓬心伏冀惠臨可勝延佇

寄固安官兄

昨拜翰貺之
丈之不忘劉生也 丈以尊窳
長才發硯一邑去帝京才百里郎官之宿與五雲爭
輝宓賤琴絃與南風解慍之歌聲相應也內詔計在
旦夕甚休甚休弟掩關習靜已三載忽墮名場中見
冠蓋繽紛如爰居之駭鐘鼓古所謂春風得意看偏
長安花者今殊無有馳道上塵高數丈雙隄眯不得
蟋蟀軒直

頁二七

復蹇老師

某黃口之年一斑之識辱老師拔置高等稟諸學宮
知已之恩高天厚地鄉薦後曾以奏記于今又十七
載竟乏尺牘起居豈其幸列門牆而甘自疎絕惟是
先君捐舍某又屢困名場匿形蓬蒿與當代冠蓋踪
跡睽隔卽有鴻便都不及聞家惟二三平頭又不克

裏糧走數千里闕然脩候固無怪耳茲適有天幸謬
授一第追原本始蓋由 老師煦之以陽和故朽株
枯木得與桃李爭榮假之以顧盼故短脛薄蹄得與
驂騑爭馳拊躬自省敢忘大德方致一函布悃欵計
猶未徹電囑乃瑤札珍貺儼然及之魄震竄搔且感
且愧罔知攸措矣 老師雄才碩望爲國家萬里長
城漁陽上谷問羽檄不馳烽煙絕警鴻功茂烈炳炳
麟麟不日且有銓衡之命大鈞所播無物不春矧某
馬渤牛溲素收于藥籠者愉快當何如也使旋肅此
蠅蟬軒直 貞二八

奉謝臨城無任瞻依之至

答楊鳳老書

辱鼎愛種種感激私衷非毫素可悉大庭之試曷敢
不盡其心名在甲尾固自有數敢益牛後哉某與人
交一念朴忠稍久未有不相諒者第乍見時無浮禮
無浮辭煙霞蕭散之性與世途殊不相宜蒙念及此
足仍骨肉之性矣某選期甚遠都下桂玉艱難非可
久居俟新秋當爲歸計耳承諭賢嬪力學并兩生清
安喜可知也暑氣漸迫惟加餐珍攝臨城無任瞻切

答陳康衡

吾伊半生博一第便欲芻狗陳編乃復玷此選自是
佔畢業未滿耳積雨數旬牆屋欲圯夜燃燭不敢寢
卧榻傍點點滴滴不減連漏顧無奈滴破故鄉心耳
聞兄丈欲千里垂訪用意良厚第此時敝止湫隘無
斗室可以款客則不如姑俟異日儻儻得一區稍疎
豁者庶可與丈擊筑和歌耳

答任冲和

不佞辱足下愛氣深抵都門五破月矣而不一寄飛
鴻之音詎敢忘足下惟是日在牛馬走中形神都倦
間搦管作書了無致語遂不欲溷記曹耳拜手翰之

蠅蟬軒直

貞二九

辱感媿交并館選見收適有天幸第久客金盡桂玉
甚艱徒日夜仰屋嘆窮鬼多情昔伴不佞圭竇中今
又隨之金馬門矣雨四旬不休衣上皆生綠蘚竈產
蠹矣破屋滲漉卧榻傍點點滴滴不減芭蕉葉上聲
旅邸之苦乃爾令人鄉思轉深耳足下近况
旃脩業取大物者舍君其誰

與仲和啓

兩兒北上儻仲和暨小女同舟而來瞻天朝之宮闕
觀當代之文章亦是壯遊但旅邸貧甚脫粟菜根當
不嫌耳足下惠然是幸

答樂年兄啓

雙鳬過敝邑一把臂而別未能爲平原十日飲殊悵
然也鳴琴既久政譽遠騰黃金璽書日莫且下甚休
甚休第幸撥一第又玷中秘之選實逾分涯惟是窮
鬼相依不肯捨床頭金盡壯士無色非虛語也遠辱
朱提之貺感何可言取付酒家對月引滿半酣耳然

蟋蟀軒草

貞三十

味太白天生我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之句覺愁
城暫破耳聚首何日臨橋瞻馳

答李渤海

一尊蕭寺欲話別悵久俟不至悵然而返比台旌發
則第以冗奪不能出祖矣歎甚歎甚別後三辱翰教
具何注念之深惟兩兒迄今未至書亦不達深可惟
也錦里畫遊斑衣晨省裁池塘之好句鼓鳳皇之豔
曲想大愉快不日飛鳬而臨百里出一攻下一令能
使輟鮒回生社鼠憫氣丈夫得意之時于第于九月

二十三日入館矣每日昧爽輒策杖段馳道上霜風
欲裂人而至館手一編嘯嘯師長庶若兒童畏箕楚
也者蓋日晏始得出歸則與細君相對撥簪嘆牀頭
之盡也人生若此良苦兄薄而不爲高識哉老伯雄
篇第因欲附名其間但第不嫻于辭兄所知也不足
爲重適以累之若以微天之幸得讀中秘書便侈然
欲列作者之林則第豈敢它人或不可以情告兄必
能諒之也惟兄問諸如椽之筆不然則第爲轉求何
如佳既非所宜蒙又不敢卻已拜嘉矣翹望丰神有

蟋蟀軒草

貞三九

懷如縷篝燈捫管不罄萬一

答孫明府

敝邑土瘠民嫗家鮮葢藏又邇省會輜軒如織不勝
供億之煩數值大侵彫劫彌甚老父母以丁鎮長才
發矚于茲明徹冤窟恩流鮒輟縮綬無何而自簪紳
衿佩以迨田夫紅女若人人飲甘露而醉醪醪也者
敝邑自此改觀矣驥泰列編氓倍雷覆露未克脩候
方用歎然顧辱注存兩貽瑤札朱提之貺迴破恒格
九頓登嘉感愧無以爲喻使旋肅此附謝篝燈呵凍

不盡欲言

與楊盤老

久違道範懷仰之私曷日不勤冗病相尋未能時候
興居將無罪其疎簡乎老叔卧東山之雲愛北堂之
日誠大愉快豈遂忘蒼生乎何不亟東北裝補華虫
之闕而俾欸啓如驥亦得朝夕奉矩誨也望之望之
驥濫竿秘館羈跡京華胸中之乎盡矣而索之不已
橐中阿堵盡矣而索之不已應人以所無有仰屋攢
眉良苦龍沙之事近復如何儻有便羽無悵德音

蟋蟀軒草

貞三二

答楊岱宗

弟與丈同標鴈塔共登龍門附芝蘭之末臭追驂騑
之後塵過辱提携時承規誨言皆肺腑肝情逾骨肉比
丈東還弟爲冗奪祖帳開樽路岐把袂缺焉未遂歎
何可言丈錦衣畫遊綵服晨省夢裁春草之句歡同
竹林之飲斯亦人世之至快也第本管窺乃分蒸照
渠翰空勤覆瓿何益已窮鼯鼠之技強作蒼蠅之聲
勞我攢眉供人捧腹奈何奈何遠貽醵金實徵至愛

答陳謙所

秋 拜雅

然無物可以爲報曾未幾何而

珍又至矣丈用意誠過厚乃弟不以其身爲壑耶
槐市把臂恍焉如昨屈指已逾十霜流光迅速乃爾
弟短髮種種乃日下帷焚膏而脩覆瓿之業仰屋呻
吟若病嫗就蓐良苦何如丈飛喬鳥鳴宓琴種潘花
而栽陶柳也第聞今歲豐隆降沴天吳助虐閭左之
菜色者十而七也不大費擘畫乎

答楊鳳崗老伯

遠承手澤恍奉面談更辱雄篇彌深感愧何物么庸

蟋蟀軒草

貞三三

乃煩長者之哀張敢不砥礪以副厚望欲裁鄙句用
謝明德屈有新憂頭岑岑不可搦管當以異日再覽
別揆均有詞人之致高年爲此可以願神遣興賢于
絲竹麴蘖遠矣仲和以館中張伺初爲師極蒙賞鑑
以爲必中仲和亦自黽勉第恐歲試期迫不能久于
此耳

答李渤海

前辱多儀愧無以報曾未幾何又拜朱提之貺抑何
垂愛無已也丈以芙蓉之錫小試割鷄計游刃有餘

亦朱絃歌白雪耳仙令哉又况板輿相依桃夭
再咏白魚可饌彩鳳堪乘更自快心矣弟寂賞玄亭
離蟲自吟今晨枯不律欲作館試詩而其頂禿矣因
戲呼中書君汝髮短乃爾猶疆戀文字間不與余類
耶書似丈以發一笑闕下炊玉然桂又屬大侵難可
知也苦無適生澆我胸中塊壘得佳惠輒付酒家免
典文君鵬鶴矣前委作文序念短才無能爲役又恃
骨肉之愛故以情告儻丈代作數言俾弟得附名其
間尤深幸也

蟻齋軒草

頁三四

答黃撫院

曩先大夫守河東而老公祖以平反冤獄至獲共周
旋小子驥雖未望見顏色然時時聞先大夫口高雅
不置誦姑射平泉之佳句私心竊嚮往焉後節旄臨
東上分隔雲泥未敢以故人子上謁茲不自意見錄
于南宮遽辱洪慈特頒鼎臚且有袞褒以耀門閭用
途阻脩未及俯謝而朱提之惠又至矣抑何慙慙無
已也老公祖安撫之畧彪炳中外獨東土能福曜
久可謂厚幸乃驥父子間俱承渥愛又幸之幸矣不

日曳星辰之履晝日月之常驥得侍左右其藉教庇
寧有既耶

與任冲和

久別深念不佞策高骨之馬從如鬼之隸朝夕風塵
中烏帽青衫敝者已屢則人可知已回視家食時苦
樂大相懸不知業者何望此之深也足下當樂境幸
無錯異日曳裾金馬門即念苦豈可得哉

與曲周牛相公

曩老伯弟視先君而子視不佞其所爲垂愛甚篤時

蟻齋軒草

頁三五

不佞與門下皆童穉也亦相與講昆季之好其後遠
在各大無由再奉老伯杖履而亦不獲與門下把臂
久之老伯與先君相繼捐館而兩家音問益邈不相
及矣言念疇昔恍如隔世故邕范太學晤門下于京
師歸而不佞得聞動履甚慰不佞幸獲通籍未及遣
候而門下遠損瑤札惓惓數百言藹然故人之誼又
遣佳貺感何可言聞門下暨令弟俱負瑰瑋之才幸
所辦脩業以取大物伴不佞復得與一覓丈鴈行而
列簪綰間不亦大愉快哉

與梁廣文

客歲晤連渠令弟亦恂恂退讓君子也雙壁哉內外翰俱冷著然門下抗顏而稱師不佞乃頽首而稱弟子誰謂黼堂不如芹序乎一笑振鐸既久門下桃李當益欣欣向榮不次之權想存旦夕間矣

答我松先生

曩不佞驥垂翅歸而先生因感異夢惠之儼語以玉堂期之今庶幾有徵哉第自顧凡骨不堪踐蓬山雪氣恐終負厚望耳先生曳屐東山高枕北牖白鷗爲

蟋蟀軒草

頁三六

侶黃鳥堪聽青松當門紫芝在握計甚愉快視鹿鹿紅塵者何異鷄雛與腐鼠乎然不佞驥蹇避世金馬門耳索五斗長安不及侏儒果然其腹麋鹿之性自在長林豐草矣

韓象老

曩者計偕辱愛良渥已而垂翅伏跡蓬蒿與當代冠蓋邈然隔絕若武陵人不知有漢者以故翹望空切竟無片札問訊卽閣下讀禮亦缺然生芻之將歎何可言雲卧久矣蒼生望霖甚棘北裝何時恐不宜戀

戀叢桂也驥款落寡聞誤收東觀焚膏徒勤覆瓿何

益每誦閣下佳篇亦步亦趨嗟乎後矣則日夜冀旌之來矧其膏肓覺其職嘖伴不以畫虎貽笑幸莫大焉任宇丈行便削牘起居漸通炎歊惟冀若時珍重不宜

答 相公

曩從先君泮上獲侍老師丈席提誨惓惓恩埒高厚因而辱交于門下畫簷之贈雅誼藹然久之聞老師捐館潸然雪涕時先君致炙絮之奠得門下報書情

蟋蟀軒草

頁三七

辭酸苦與不佞共讀之相視以淚矣庚寅先君見背不佞又屢躓名場伏跡一隅乏畫鴻之便以故音問濶疎然不能忘老師渠能忘門下茲幸獲通籍方思致人一奉訊而瑞函至矣文藻陸離褒借過當非不佞所敢承至道及通家之好令人累欷不能已嗟乎老師與先君把袂恍焉如昨乃草木俱已拱矣人生在世何異空花石火耶惟是門下老當益壯自致青雲而賢弟又汗血駒益蹀躞千里以畢老師未竟之志則九京或當破顏也佳貺拜嘉不勝聊以將忱幸

荒存屬多冗不及作僂語統新鑒諒

潘麓原

五馬專城威行澤沛丈夫得意之時哉顧日迫廢事恐不似雪暑中間適也弟心髮兩短臂諸既老之蠶卽強吐一絲兩絲終不能成文章又欲借之登吟壇乎弟無脩葺可憐有却步走耳遠承腆惠蓋恐劉生之枯魚也而被以河潤乎乃弟以身爲鑒奈何

答夏邑李明府

熊問安陽之調竊爲躍然喜已乃知其不果茲事竟

蟋蟀軒草

貞元

如何直指再有疏乎抑坐待山公之啓也觀新刻制理入微釐弊中窾文學政事兩擅其長矣弟家有垂白囊無阿堵况官蕭然明春決計歸之犂丘謁老伯期固不遠耳館試詩數首呈覽以發一笑

東河南按臺王

臺下攫龍鱗撥鼠社直節忠謨霄煜朝野不佞某家食時已耳熟焉通籍後一再接襟舄聆慷慨之論用自愉快台旌南發而不及設祖都門款可知已兩河有幸藉法星照臨寒霜飛斧甘澍隨車銅墨肅清蒼

赤閣澤計帝心簡在行且入總臺綱慶在宗社詎惟梓里分榮而已驥吾伊一編徒索長安米無益縣官毛髮烏臺白簡願踵後塵第恐邯鄲學水匍匐而歸耳

孫臨汾

精廬脩業無日不抵掌也丈雄飛于花縣第陸沈于金馬而踪跡頃爾睽違矣雲樹月梁能不榮懷乎承手教知丈廢事甚也然苟利于民卽拮据何辭焉且賈如鄭僑猶有與人之謗丈一舉事而聲稱藉甚尤

蟋蟀軒草

貞三九

宜自愉快矣來儀過腆非所宜蒙強顏拜嘉圖報當以異日紅藍杭紬各一以克嫂夫人之下裳幸此內文安陳明府

丈神君之譽流聞輦轂視弟徒抱蠶編無益縣官毛髮者益大相逕庭哉承委毒序不敢辭弟款啓不嫻于文又從多冗中棚管語益膚陋丈不笑黔驢技乎來惠太腆強顏拜嘉則以付書肆中得古書數編置案頭便似與丈相朝夕也此復不盡

與張仲慕

家報至傳狀宸兄丈消息不勝錯愕謂小僕驥不驟
車當是誤聽耳已有自鄉里來者詢之皆以爲眞予
是涕淚縱橫不可勝抑歸與婦子言之皆相視以淚
矣一月前猶承翰教辭意諄懇不謂郵筒往來從此
遂絕痛哉憶昔都門恩惠分袂謂聚首有期何知便
永訣乎老叔翁暨兄罹此何以堪處弟脩短有數不
用勘破勿徒爲無益悲也風便則隨奉候多絮之私
尚容專致

孫恒吾年兄

蟋蟀軒草

頁四十一

承諭知公冗竭如然以丈霽懷手當之想案無留牘
耳第比來多病心情殊懶每日玉堂一揖卽掩戶高
卧除塵不律久與相忘碧雲香山咫尺地未及一曳
屐則意緒可知也屢擬請告今未果丈入計時當握
手于都門耳

魏年兄

弟以小草獲附芝蘭之臭追隨兩載誼等壘虎方藉
藥言爲指南而不謂丈遽銜恤歸也每與諸兄聚首
金馬署清譚雨集雅譚蠶起應接不暇然四顧乏吾

丈之塵尾令人神不王耳喪事在何日聖天子恩恤
足慰孝思讀禮餘閒想稍稍留神二酉之藏名山大
業千載不朽是在吾丈弟比爲病魔所苦日日藥物
中老親在堂白雲繫念談及林壑輒色飛倉卒未可
遂耳拜函書之辱知丈不忌么膺也肅此附復臨紙
瞻悵

答陳撫臺年伯

蟋蟀軒草

頁四十二

曠幸托世講之末得與長兄周旋受教良多長兄雖
屈就輶鈴乎而貌溫然而學淵然而識超然所建豈
當不可量四兄懷瑾握瑜取大物在旦夕間耳二兄
世文武之業益知老伯積德深也滇燕相距萬里何
時侍老伯左右以聆緒論耶不盡

又

中使激變四方屢見告矣焚殺之慘惟滇爲甚老伯
燭于事先防諸意外緩急適節寬嚴中察上不激九
重之怒下不傷百姓之心此自豪傑所爲獨令調停
一不當其貽患可勝道哉夫撲燎原障滔天其功易
知也熄之
功不易知也老伯

一片苦心廟堂之上自能諒之矣

張侗初年丈

每與諸君集清譚雅誦應接不暇然四顧少吾兄之
塵尾令人意不懽耳別後道冲容庵以丁艱歸桂河
以請告歸第夏試謬居首諸長者頗有意玉成之而
事多齟齬因念大鵬斥鷃各有定分鶴長鳬短詎可
相易哉遂不復束裝鼠肝虫臂吾且甘焉解館在即
休沐多暇引細君坐東籬殘菊下小鬟供伏雌酌大
白頗然醉矣不知身在長安市也丈言語妙天下名
蜚蜚軒草

貞四二

山之業想已就矣便中可賜觀乎

答茅老師

孝若先生行恩恩奏記不罄所懷尋來瑤札誨諭諄
切至所云顯晦有時尤足喚邯鄲之夢小子驢舄落
名場二十載斥鷃短羽自分老榆枋間不意上林一
枝忽復見借去留俱是清途敢著一意念哉但慮人
負官不慮官負人也老師誠心直道內美脩能具學
者之泰山若生之霖雨嚮之以六月息也乃其所以
九萬而南者乎孝若先生不遇令人悶悶總之顯晦

有時盡之矣

答人龍馬年丈

昨拜芳訊之辱恩恩裁復不記作何語無何而翰貺
又至抑何縉縉不忘也丈才品無雙鴈紳先生十九
能口之異日鎖鑰銓衡為國家豎崇伐者非丈其誰
第比苦多病時時掩閣謝客興味蕭然不殊林壑差
多頭上進賢耳長安雪後冷甚擁余兀坐如蠶在繭
得佳惠卽以買烏薪綠酒寒齋有春色矣

答胤昌劉年兄

蜚蜚軒草

貞四三

丈以千鎔長才操劊百里在宜黃而宜黃治在臨川
而臨川又治所為活轍魚鰥窟免者具士氓口碑中
立德立功足稱兩不朽奚但受明天子黃金璽書為
光寵也第碌碌秘館二載餘日條不律坐幽窗下若
寒蛩夜吟雖極凄苦無當于金石之音今且視玉堂
為傳合視覆瓿之業為敝帚矣此奚足以煩丈之齒
頰而津津不置耶

孫臨汾

奉初拜腆貺又惠及童稚輿臺用意何厚也日迫塵

元未能致款款爲歡台旌留里中十日便爾西邁良
苦然何如弟旅寓三載不一歸乎弟比來益嘗病宦
味殆如嚼蠟儻微一命爲二親光榮卽謝歸作深川
主人耳

汪九華

北寺與東觀等冷局耳乃分悲弟者既頻且腆丈垂
愛誠厚顧常者何能不報顏乎請獻辭察情如鑑照
瞻議法如繭抽絲筆則老吏心則慈母政事文學具
見于斯矣承委作序弟固願附名其間惟脾病半載

蟬蛻軒草

頁四四

遂至委頓索詩文者一切辭謝爲性命計不得不爾
丈或能見諒也解館誤留猶得陸沈金馬殊非杻望
所及第以效啓濫等深自媿耳萍散已久星聚何時
臨械不勝瞻注

答茅老師

日觀河使者之推轂也而知老師河上功鉅鉅惟是
久繫中外之望不宜猶使爲郎意乃爲玄圭張本乎
聞公署卽在小濱案牘樂乎煙霞吏胥雜乎魚鳥宦
况想甚適耳遑道范且二載殊乏淵源之將領序記

存貽之願既對使登嘉槐悚不知所惜矣

栗臨亭

冗病相仍久無尺一奉訊將無訝其簡乎前聞蘭夢
叶吉明珠生蚌爲兄躍然喜已乃聞丘嫂如嫂相繼
仙遊悼亡之巖不減潘郎又爲兄妻然悲也閭浮界
中誰非夢幻雲來雲去總屬無心惟作莊周維摩見
解爲佳耳弟請告東還只在一兩月間把臂不遠矣

臨汾孫恒吾

冀劉明府行一函奉訊想達清覽丈宦况比來何似
蟬蛻軒草

頁四五

或常屢事乎丈夫生墮地得百里而宰之澤加于民
俾尸祝無窮時異日與龔黃同傳此不亦愉快哉如
必飽食安坐無所事則奚不山林而以仕易農也第
入辭林謁請前輩畢門庭如水殆可張羅口携殘編
坐綠陰聽黃鳥耳所謂飽食安坐無所事者也雖與
病軀相宜而一片用世心亦大約結矣

答道冲魏年兄

金坡把袂不覺其樂比及分携遂有離羣之感今且
載徒于梁月想像丰神耳老伯精忠大節本自不

朽復得年丈以顯揚之益昭灼宇宙存歿皆可無憾
讀禮餘閒計必留神著作遙瞻大匠紫氣屬天非丈
藏書處耶第誦劣無足比數解館誤留得追隨諸丈
幸甚惟是短絆深汲謁鼠之技立見其窮恐顛顛以
爲同袍益奈何燕京暑氣已酷搦管揮汗不能觀縷

答張仲慕

才如兄丈久不得志于有司咄咄怪事第素諳此味
者鰲角勝負若可馮若不可馮直須以有意無意當
之化工雖巧能使菊吐春華哉長兄誌銘不敢辭政

蟋蟀軒草

頁四六

恐庸陋有負委託耳使者欲留以待自念冗且病茲
事非旬餘可辦姑令歸往來人如織定于八月寄上
素性雖懶于此却不敢懶幸勿再煩使者第自夏五
移疾欲歸會掌院新遷無人代奏然屈指歸只在秋
仲奉教日矣懷玉頗能吾伊然筆底尚不了了奈何

吳默菴

別後莢莢數更不勝離羣之嘆接翰教知雙旌抵晉
爲慰丈之才純鉤魚腸也披卻導窾合于桑林之舞
遇盤錯適別利器耳第已上書移疾日夜望俞

若窮措大望泥金報伏枕掩關卽有剝啄不復應矣

陳廣文

曩門下有振鐸之命不佞以病杜門不及見除目比
文旌枉過僅題鴈而去尋強起報謁則從者已行矣
迄今念之輒煩赤汗下自非索之形骸之外不諳劉
生京德乎家慈在里上丁之祀聖胙及之實大惠也
未能脩謝抱歉如何伏惟模範端嚴矜佩獨風不次
之擢匪朝伊夕甚休甚休不佞碌碌一官徒糜升斗
無足爲門下道夫鱸堂餐禁冷局等耳不佞門可羅

蟋蟀軒草

頁四七

雀胡不如門下春風桃李濟濟彬彬也呵呵兩兒東
還八行奉訊縉紳一部登科錄一冊伴緘冗次不旣
郭前輩燕門

老先生文章行誼赤幟詞林海內靡不嚮風而某幸
步後塵尤勤仰止詎意椿庭構變雪涕南還川途阻
備未能削牘以候乃損翰札辭意諄切媿作何可言
伏惟大事克襄孝思以慰所爲副夜臺之望而奉慈
闈之歡者必更有在願節哀自玉以迓後祉以全大
孝某不勝惓惓

高樹哀

丈榮蒞甫三月而還憶故人分俸相嚮茲其誼甚高
顧當者能不赧顏乎丈之才如太阿在匣出其餘
自能上足國額下畱民膏而安所事長慮爲且以爲
可慮也者則未有可慮者也清源齊魯間要害地也
長川如帶舳舻銜尾而其傍樓臺壯麗人物殷繁絲
管入于天風羅綺嬌乎綠水丈以公暇命駕出遊一
觴一咏亦大愉快哉弟濫竽史局無所事事空索長
安米垂白在里日夕思歸一再上書移疾都不報則

蟪蛄軒草

頁四八

先遣妻子歸獨身卧燕市耳

蟪蛄軒草

頁四九

伏以名登彌表夙蒙剪拂之恩跡遠膺門久鬱瞻依
之念遭際幸叨乎一第陶成實木于二天敢削尺書
用通丈席恭惟 老師長庚孕秀大酉探奇正氣干
霄並燕山而舉偉雄辭倒峽映易水以汪洋價重金
臺聲蜚玉署廼官青鎖屢奏皂囊請劍披丹蹈儉王
之虎尾伏蒲抒素懷 明聖之龍鱗士論翕然帝心
簡在光膺宸綍筆典文衡識邁陵陽賞虹光于荆璆
見超雷煥辨斗氣于豐刃品藻無私具眼推分于天
地蒐羅同棄黜頭情叫于鬼神如某者鹿鹿庸流血
魚末品燕后方虞賈笑齊竽乃許濫吹爰下焦桐音
流宮徵溝中斷木未被青黃既獲售于秋闈遂見收
于春榜使嚙甘之鴻臚之識按則于今無鯁士之光
榮有幸逢時敢忘知己塔堦在望結遐思于斗山筆
牘是將托微忱于潢潦白慙芹獻伏冀莞有

茅老師請啓

昔荷陶鑄附驥幸馳于千里今瞻光霽登龍獲集于一門敢竄鴻慈式陳燕喜時維朱夏氣正清和榴火包紅對瑤尊而生色荷錢展綠映綺席以飄香儻敷蒲座之春庶沫及時之化裁蕪箋而豫請殊切冰兢聽華轂之貴臨願爲塵拜

寒老師啓

奉列金門獲蒙神山之雲氣欣承珍翰遙分師席之春風拜厚貺以抱慙裁薄贖而申謝切念某蓬蒿賤

蟋蟀軒草

頁五十一

品標標庸流豹窺僅見其一斑鯢化敢期于千里當童年之挾策值夫子之持衡拔諸衆人既與秋闈之試升于黌序復叨月廩之榮朽株階桃李以生華駑足共驛駒而騁步既辱南宮之甄雖參東觀之編摩言念遭逢實山陶鑄竦瞻山斗未酬萬一之恩光捧瓊瑤已辱再三之惠媿而浹背感則銘心長者賜不敢辭徒仰勤于頌禱大匠誨必以矩矱深望于提撕不盡鄙悰惟希尊鑒

答栗臨臺

瀕行辱厚賜且和于郊關之外謝謝家食時謂一登第卽事無難爲者今殊不爾弟肄事銓部辰進未退力慙腹枵矣而不得休出則策瘦馬走淄塵中候謁貴人歸而兀坐一室蕭然似有髮僧來此僅月餘而橐中朱提已損二十流持刺索醴金者日呼于門未已旦夕攢眉都無佳趣安得如兄丈擁紅粉携綠樽箕踞長松下也鳳亭至孝况在莫逆又重以兄丈之言何惜喙長三尺弟係明府以命未下不見客徐俟

蟋蟀軒草

頁五十二

與富平山相公

曩先君見背遠承腆奠重以哀誄感結五內匪言可悉川途阻脩久缺裁候乃一函致自王太學者抑何勒倦不忘也曾削咫尺之牘寄至都門而文駕旋軫魚腹却返今漫滅笥中若彌生之刺矣媿歎殊深兄丈見諒不兄丈娛目梓澤把臂竹林想甚逆弟懷中叨月猶未償十五城也世酒而歌老驥將無

飲與弟濫收東觀中蓋有天幸惟是款啓寡聞嘔心
而事覆瓿之業短綆深汲徒自苦耳奈何貴邑張明
府行便八行奉訊弟已懇托張明府必爲兄丈青眼
也擲管神馳不罄欲吐

答房壯字

伏聞老伯大變不勝驚愕涕淚山頽水壞朝野同嗟
詎惟小子驢私痛而已竊計二丈至孝荼蓼推心何
以堪處第老伯九京所屬望自有重且大者抑情
禮勉旃顯揚之業固所以報昊天耳山川阻脩未能

蟬蛸軒草

頁五二

躬信爲歎生芻一束容卽圓之臨紙悲咽語不多及

韓對亭

昨一函奉訊恩恩不記作何語忽枉好音恍疑瞻對
秋試近矣驟裏飛黃寧久伏櫪追風逐電在旦夕間
耳不佞避世金門徒竊五斗卽有燕石不敢發藏而
買笑也辱下索能不赧然明春決計歸當抵掌以盡
所懷耳

馬老師

久道尊顏徒勤仰止忽聞長兄之變始而錯愕繼而

歔歔追憶曠昔談笑嬉遊不覺涕泗之橫逆也痛哉
士驥與長兄交情在文社中尤稱莫逆別幾何時其
人已古事不可豫料乃爾老師值此定當不堪惟是
念人間世夢幻泡影都非真實或當自寬耳勉繫一
官無能躬弔伏惟崇鑒

答劉紹西推府

計偕時書而連鑣夜而接榻把臂抵掌何其歡也已
而弟陸沉于燕丈雄飛于蜀山川阻脩各天一方四
首舊遊依稀若夢矣忽接翰教喜慰殊甚至拜新筵

蟬蛸軒草

頁五三

佳幣不勝愧報司李門庭如水而分惠故人用意良
厚提携被服暑寒各適感如之何丈洗冤戡暴政譽
赫然召補瓊臺可翹首而待弟惟不文無當于承明
著作今秋解館恐亦濫竽瓊臺庶幾與丈左右携毫
囊論別當世事乎使旋肅此附謝臨紙無任瞻源

臨邑任相公

燕市再聆玄屑爲俗冗所絆不能竟兄水吐之奇是
用歎然兄以蓋代逸才杜門而探二酉之藏清進益
不可量取大物者非兄其誰佳稿故是神物弟誠願

附名其間惟是入春來無日不病每構思頭岑岑也
又阨于奇數白玉堂中將不復有劉生之跡以此心
灰意懶遂與管城子絕交所論未敢輒諾容徐圖之
兄能俯諒不新作事與文弁奇可供抵掌留置案頭
佳貺非所宜蒙敬完壁側身東望渺渺神馳

答孫應中

丈以仁心朗識洗狴犴之冤所謂惟良拆獄者也
題稿推情中竅論事入骨而文藻亦復爛然大之
舉當益隆隆起矣熊承翰教茲復拜佳貺之辱抑何

蝶蜂軒草

貞五四

繾綣不忘劉生也弟讀中秘書二載毫無所窺徒塵
五斗今又當改它署媿可知已何時與兄丈把臂以
罄所懷

夕可了今惟兀坐斗室習熊鳥之術得沉
矣來諭褒借過當非所敢聞

貞五五

貞五五

蟋蟀軒草 無卷數 山東
巡撫採進本

明劉士驥撰士驥字允良禹城人萬曆甲辰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士驥於李攀龍爲鄉人而不循其
門徑是集前有李若訥序稱允良自言少年濡首
李王諸家顧李王生今日宜另繡其腸其不肯從
風而靡不爲無見然集中詩文乃作啾緩之音是
則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

四然齋藏稿十卷

〔明〕黃體仁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然齋集

十卷》提要

自叙

余讀清庵先生中和集閱委
順圖曰身心世事謂之四緣
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在混
然委事自然作是見者常應
常靜何緣之有
余惛然有概

叙

一

於中當在士得尺璧尋得隴
望蜀絳宮之禽日翱翔八表
閱之皇之芸之攘之不得須臾
寧其身甚勞其心甚苦其於
世事亦甚紛拏矣苟得是說
而存之身心俱泰在事而平

內無馳想外無構聞舍急湍而就安瀾不慮幾火宅晨涼也哉真司馬相如一句金莖露也余雖不能至中嚮往焉竊用以比弦常遂取而名其齋之太和斗凝塵常滿尔無

叙

二

世賢家法物僅先贈公遺書數百卷朝夕督兒子輩吟詠其中里中知交不諒余之不文無餘為後也時以文字相徵余亦輒據梧榻管任手酬應不復加點較工拙稿脫而

童子輒携玄霞甌障窻風存者什不得四五知交謂其中一二有闕於邑之興革利弊與茂宰之循績先正之芳軌在不應盡棄玄霞哀而付之梨棗余謂付之梨棗與玄霞甌

叙

三

障窻風無以異遂聽之而并以名齋者名其篇其或討余之不終藏拙而輕為尖末或揣余之有素博名而妄自懸書則非余名篇意矣



穀城先生四然齋集序

語有之傳翼兩足予茲去角言偏至
之易而得全之難也蓋自西京而降如
西司馬其人于文章辭賦各有所極唐
宋以來則韓柳李杜輩心選之分曹

序

擅場耳

明興益之以制科之業其理彌深其
繩墨彌謹其言與格亦變而日新士
抑首受笑今所謂是明復陳笑自非
龍章豹文乘雲隱霧將褐屨鄭

郭趨時之不给何暇乃及古文辭賦乎

故今世文章之士名能古文辭賦者多
駭數過至不及以制科之業傳而研
精味道以制科之業傳者其彊弩
之末勢多不及為古文辭賦夫以前

序

二

代名人之所不能兼而欲以經生之餘
畧集古昔之衆長即其難何倍哉
可論哉乃若律古綜今兼條總貫
經旨文心駢習儼至則吾師穀城先
生其人也先生夙承家學升堂睹與

博探津潤開廓著述其爲文覃
精名理大都銳思極意于百千載
之上而去陳言標新義必開先啓秀
於數十載之後光啓來襲從游見
所爲經生之業率三年而一變之必

序

三

擢新演異出人身目之外迨時風驟冒
而先生已復謝去其故矣亦與門牆
私竊歎仰以爲神化無端於此道
中獨稱龍德設科以來未之見也
而爲古文辭賦亦復稱是每見講

席執壇古今通作斐然造適肆
華滿帑受而讀之如泰華高時峰
嶠千名終成峻絕又如海納百川波
濤萬狀率歸雄渾至其伸名教
領志雖復率爾命篇非可以弘

序

四

長風義增益標勝者不入毫端也
蓋天授靈奇實出獨絕力到功深
潛發自然故能任境所之波屬雲
委自非然者雖復抽羣玉之藏極
才人之致未有出之彌新酌而不竭

囊括文人之大業兼包前哲之所
難若斯之盛者矣嘗見海內文章
之士睹甲辰以後先生暨光啓所為
行卷特相欵評以謂兩家何氣脉
相似乃尔既而知光啓為先生門下士

序

五

也則人以為知言嗟乎光啓之學於
先生也滿腹而已夫舉子業豈足以
盡先生行卷又豈足盡先生之舉
子業哉讀是集或足見先生什一
矣夫我

國家之課士也有專業而用士也無專
職有專業故束以經生之言而不獲
脩古學無專職故朝刑夕兵旦禮暮
樂而後乃始稱轉移之任夫惟無所
不有者其為學無不學不以有專

序

六

業而困而其任也無不任不以無專職
而窮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易曰富
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叔孫氏
稱立德立功立言資深達源其幾一
耳讀是集而想見先生之大全即他

日三不朽之業旋至立效亦庶幾見

若狐之甲於于得者也

萬曆戊申嘉平月門人徐光啓謹

撰



序

七

四然齋藏稿目錄

卷一

上海縣築浦塘記

上海縣省役便民碑記

重修羣忠祠記

許侯德政碑記

許侯重建生祠記

刻侍御日公鄉約公移碑記

劉侯生祠記

四然齋

目錄

署上海縣事司理毛侯修儒學記

卷二

古詩類苑敘

王李兩先生尺牘敘

翼學編敘

省括編敘

臯比山斗冊敘

瞿氏家乘敘

兩度陽春詩卷敘

輿誦藁編後敘

瑤池紫氣冊敘

竹素亭稿敘

吹藜亭稿敘

朱季子草敘

談氏世宦流芳敘

豈弟同聲詩冊敘

適志齋記稿敘

片雲齋詩稿敘

四然齋
目錄

夢花軒詩敘

卷三

賀司理孺初毛公祖奏最詩冊敘

賀郡伯情符蔡公祖考績詩冊敘

壽朱母戚孺人八十敘

壽鳴陽蔡先生八十敘

賀八十翁金年伯榮壽敘

壽懷溪徐翁七十敘

壽見淙朱先生七十敘

壽見淙朱翁八十敘

壽朱見淙先生九十敘

賀秦侍御鳳樓先生七十壽敘

壽封公景華杜先生年伯六十敘

壽高臯甫社兄敘

壽吳太孺人七十敘

壽新都汪母程孺人六十敘

壽鳳彩庭先生七十敘

贈朱節婦敘

四然齋
目錄

續刻蘭花社草敘

題王直八卷

卷四

賀對揚鄒先生膺薦敘

賀邑侯仰亭許父母三載奏最敘

贈觀察靖予劉先生太史敘

贈郡侯濬源詹公擢山東憲副敘

賀封公孫翁雙膺恩命敘

邑父母李斗冲奏最敘

賀顧參軍堯亭先生奏最敘

賀兵部駕司育吾李先生擢陝西僉事敘

賀憲副韓公祖擢湖廣大叅敘

壽憲副詹公賢母張太夫人七十敘

送貳守匡公還郡敘

賀虛江杜先生八十壽敘

壽別駕澄源潘大翁七十敘

賀仰拂王君榮封敘

壽方伯克菴潘先生七十敘

四然齋
目錄

四
一六七

賀陽谷蔡先生偕配曹孺人榮壽敘

卷五

青山稿敘

問若編敘

高臯甫制義敘

王汝一制義敘

朱敬之制義敘

題喬生詩義受彈編敘

賀鴻臚文谷王先生七十壽敘

壽西樓朱公八十敘

贈朱爾正世兄任廣信郡從事敘

壽姊丈道南吳公七十敘

壽四明許翁八十敘

壽七十翁望玉錢君榮壽敘

贈小汀倪君五十壽敘

壽杜母周孺人七十敘

壽八十翁芳洲戴先生敘

回頭說引

四然齋
目錄

五
一四一

遠遊篇敘

劉仲熙感懷詩小引

金萬里詩草引

題金翰舫經書藝

感遇賦小引

挿竹圖跋

題高孝子卷

募造丹鳳樓左魁星閣疏

卷六

朱叔郊先生傳

杜稗珪先生傳

秦侍御先生傳

石先生傳

喬先生傳

吳逸松傳

顧孺人傳

姚善人傳

豐穀毛先生傳

四然齋
目錄

六

吳敬齋先生傳

卷七

催熱審疏

水災疏

叅科場割卷招語

新建請究沙氏疏叅語

寧陵請詳竊盜疏叅語

衛官侵糧疏叅語

行薊州道公移

邑乘十志

曾大父汝洪公會大母任氏行實

先祖靜菴公祖母徐氏行實

先考中山府君先妣顯孺人繼妣沈孺人行實

卷八

明登仕佐郎工部司務對揚鄭先生行狀

原任刑部主事俞識軒先生行狀

明朴齋王公行狀

明故王母陳孺人行狀

四然齋
目錄

七

明鴻臚王公元配姚孺人行狀

明鴻臚寺序班 勅贈 文華殿中書舍人文

谷王先生行狀

卷九

祭別駕劉龍州年丈

祭金年伯

祭陳太石

祭朱令人

祭潘孺人

祭陳通林

祭方明齋

祭徐贈君

同郡同年祭徐贈公

祭喬純所先生

祭王隆槐

祭潘衡齋先生

祭秦太夫人

祭孫果亭

四然齋
目錄

祭三弟

祭秦孺人

祭喬味湖公

祭王仰槐

祭王文谷

祭潘心菴

祭喬孺人

祭朱嫂黃令入

卷十

八

餘慶錄誦

贈陳節婦

暑謙

贈沈黃門尊人崇祀鄉賢

仰止篇送李郡伯

題琴鶴高風冊送詹太府陞山東憲副

送徐令君

送劉使君

題忠烈祠詩冊

四然齋
目錄

題項贈公太老師崇祀冊

自鉅園

百花居

超遠樓

宜暑亭

獨笑軒

澹逸處

片雲石

夜雨分得桂字

九

俞子如從燕市以詩見寄次韻懷之

秦子聲丈過訪以夢中所換制稅并賦五言見

示依韻答之

送張人則應貢北上

春盡日聞遼左報兼得彭欽之獄中書

張叔翹索壽座師董誼臺尊人

三月三日同朱叔行渡浦禮佛兼訪趙繩之索

飲

中秋喜晴邀月於王爾中池橋再和朱伯縉韻

四然齋目錄

十

山行卽事

遇雨

懷張脩之

秋日送萬石朱十三丈遊燕

山居喜伯縉雨中見訪次韻

送朱敬之秋試

送王汝一秋試

咏掛蘭

雨阻利國驛和黃海鰲先生壁間韻

題比部李步存母夫人壽冊

東渡壽道南吳姐丈艤舟夜宿因懷亡姊

戊子紀事

兩度陽春詩送許令君

贈逸士顧見恒

送邑父母顏令君應內召

送鄒師上春官

贈詹使君

俞子如園居摘荷辦寫詩見寄走筆答之

四然齋目錄

十一

丁丑五

和溫公真率會詩二絕爲俞子如賦

官怨八首

聞歌

聞鴈和杜袁度韻

河間道中見美人走馬四絕

雨中看落花

春夜飲天花菴客去偶賦

春日登浦口沙上有懷

題堯叟

旅夜不寐

獨坐

初夏偶題時春日共事諸子俱不在

夜聽布穀

苦雨

憶顧仲韓往吳門

雨中招伯縉

夏日雨中偶題

過毘陵遇雪不能踐孫淇澳舊約賦謝

四然齋
目錄

十二

丁廿五

病目

題秋日玉蘭

和楊鐵崖題平鳳樓韻

壽尚寶顧龍海八十

壽侍御秦鳳樓七十

唐氏枌溪咏

送吳學博擢沙縣令

送李郡伯思弦

送燕二守歸滇中

九日集王爾中新居同朱伯縉咏雞字

懷對揚鄉夫子

辛卯秋暮遇顧仲韓於虎丘夜集仲韓酒罷詩

成依韻一首

和顧仲韓途中感懷韻

再泊黃河

送朱爾正從李則遊燕

高臯甫舍中生栢一蒂三函賦以紀瑞

途中見菊

四然齋
目錄

十三

丁七十五

途中懷俞子如

雨霽舟行志喜

途中過九日

旅夜

端陽日送學師徐三泉擢慶元諭

送張博士擢寶安令

送張仲遠同潘氏兄弟遊留都時仲遠丁外艱

送勾章沈先生從海上遊廣陵

輓徐儼弦夫子

秋日寄碧漪堂

送姜夷伯歸越

夏日山居喜朱伯綰昆季見訪次伯綰韻

夏夜酌雨花菴次越人楊海東韻

乙未下第將出都門吳中翰出扇索書賦贈

秋日山行感懷和杜袁度韻

途中懷楊青萍兼訊潁州徐箴韋二君將厚積

薄售詩以招之

同李味石王伯元過鄒嶧山上人傍馬首而言

四然齋目錄

十四

山勝甚悉三人將策蹇就之竟以雨阻不果

悵然賦此

彭城道中送李味石歸廬州

贈樵李高文江七十

贈陳孝廉節母五十壽詩

送鹽官轉任鳳陽

春日從家君登龔雙筆耕樓次壁間韻

和顧仲韓生朝雋長壽菴韻時仲韓病後益三

月二日也

春日寓清華堂朱士模叔履過訪時堂已易姓

玉蘭盛開如故

顧仲韓卧病山居春日過訪留酌依韻奉謝

咏燈花

泊江頭見南錄有感二首

同朱季則杜袁度至徐二君復先我而行賦此

中秋喜晴同王伯與夜集朱伯綰齋中時有道

左之變

送潘元漢遊南雍

四然齋目錄

十五

黃河風雨不寐

早過汶上將雨

途中遇雨

過河間

過雄縣大似水鄉和朱伯綰韻

輓秦子聲

輓喬與立

悼三友俞子如

贈慈谿蒙師沈龍南六十

乙未下第別孫淇澳年丈

和杜袁度夏日山齋見懷作

壽戴芳洲八十

壽杜虛江先生八十

送胡中野初應南宮試

題紫芝圖贈韓伯達

贈吳五卿

戊戌歲遇孫淇澳年丈於德州道中隔水譚寒

暄悵然賦此

四然齋
目錄

十六

送龐混成歸嶺南

送青浦丁丞

壽湖州沈年伯

壽廣平王年伯

題房年伯八十雙壽冊

壽民部馮年丈老年伯

題李詮部尊人壽冊

送朱季則還水部時不佞亦將偕計

春日遇趙繩之金萬里共酌和萬里韻

送喬中翰還朝

送朱爾實從兄入楚修興陵

長至日賦送季則水部入楚修興陵

題秋浦圖賀張秋浦遷居

送趙繩之北上應試

送朱幼裳入都侍尊公

甲辰中秋夜宿良鄉有感

河間道中遇杜袁度王叔朗聞得孫志喜

秋日從陸行登舟志喜

四然齋
目錄

十七

壽宣城張年丈年伯母

秋日過呂梁懷朱季則丈卧病

冬日過關山遇雪

壽朱見淙翁九十

壽陸明張年伯

壽嘉定陳侯尊人

壽吳母

甲辰春高臯甫計事畢還楚聞余南宮報以詩

見寄依韻奉答

題嚴州毛年丈公祖兩尊人雙壽冊

贈同寅張曙海往豫章恤錄兼壽太夫人七十

朱爾正再之申州省季則兄時爾正方賀乘龍

之喜兼有獲麟之期賦以贈之

壽吳年伯七十

贈楚地師張鳳儀

聞著泉劉黃門訃

四然齋藏稿目錄終

四然齋
目錄

十八

四然齋藏稿卷之一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誤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上海縣築浦塘記

今之為德於民也莫大於逆消其害而使民永享其利顧利害有伏於所忽未必倉皇告急而愈緩愈迫實切剝膚者非深識之士不能蚤見預圖即識及矣以傳舍視茲土或慮首事之難或畏眾喙之易亦多浮沉簿書間與淹引歲月二恙道其責以去以故境

四然齋
卷之一

三

內利害較若列眉而出身為民犯難者百不得一也上海枕江負海稱岩邑而故無城城於

世廟之季年以島夷故議寔從郡守方公始公來相地定址斥而西則桑麻之墟是營空堞也斥而東則煙火之聚然與海若鄰也擇於斯二者寧移城就民毋徙民就城于是址稍斥而東東北隅舊有天妃閣丹鳳樓琳宇峩峩民居稱是城城初雖漸湮滅乎去浦尚里許不能以一矢相加遺踰十載盈數百武又踰十載盈數十武自海潮決李家洪浦水益湍駛陽

侯之波晝夜浮天拍岸如駕怒螭策奔駟砰磕而薄城下睥睨搖搖若簸矣會島夷再犯玄菟當路厯先桑之戒令郡國繕城修隍不佞體仁從諸縉紳曰於邑侯許公曰城卑宜高城薄宜厚第水齧而城圯縱言言其若之何數十雉圯而數萬雉俱圯勢必移城移城必徙民費且不貲卽邀天幸水齧而城不圯如魯靈光脫一旦島夷乘鸞衣帶之士我躬之將思之可爲廩廩許侯慨然以養食者議爲是亟以狀聞於當路若中丞趙公若侍御秦公若備兵使岳伯曹公

四然齋

卷之一

三

會侍御岳伯兩公行部差池至海上親憑城而望低徊久之曰危哉城不浸者尋尺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事莫此爲急矣第古人重時詘舉羸當此公私罄懸一朝而兩役並起子大夫計將安出許侯前請於兩公曰語有之曰刃在前不救流矢倉有義田儲粟以備庚癸今姑暫發以應卒不給則海上縉紳士民商旅素好義願佐縣官急各徹桑土以綢繆牖戶其何辭之與有衆心成城其在斯乎兩公擊節嘉許侯之能出身犯難而中丞公亦移檄報可與兩公意合

於是繕城之役未竟而築浦之令下許侯既發粟自捐俸爲縉紳士民商旅倡縉紳士民商旅更相勉勸曰侯之勞苦於茲土幾八易寒暑凡濬河渠省繇役更諸額外科擾之弊幾竭頂踵今旦暮應

內召去于女信處猶然不忍魚吾民思登之衽吾民奈何恹囊中阿堵不爲桑梓計久遠羞見倪內史邑子也於是縉紳士民商旅爭先輸金錢若干工材稍稍具侯乃身蒞其地筆路藍縷以督畚鍤而委二三義民愿而習於事者干楸其役夫綱紀其物料之出

四然齋

卷之一

三

入浦水一日潮汐半汐而水落可施春杵潮則袖手而觀其澎湃許侯亦乘潮汐往還還而周咨熟計求所以中流砥柱之方往則屏騶從撤輿蓋飛蓬於炎風烈日中驚沙撲面噴濤與耶呼聲貫耳了無倦容累寸而尺累尺而丈累丈而岌業出水涯幾與岸平鑿鼓稍緩侯屬二三義民告曰石與岸平吾不虞目前而將來之虞秋水漲則高溢於岸岸溢則土疎土疎則石罅而不能獨障此與以蕭葦捍衝流何異毋惜重勞無恤小費二三義民如侯指石視岸加尋水

從岸下激灩而逝聲如千軍相搏卒不能漂沫於層石之上陽侯效靈亦稍稍折而南水迴沙注漸如浮雲之護蒼虬偃卧而不飛有羽士化侯德不召而願傾橐裝仍構曩時天妃閣杳恩窈窕欄楯參差與城上新建丹鳳樓交蘸黃龍浦金碧雜波光上下疑落霞孤鶩垂白父老昔曾遊戲於斯者過堤上瞻禮其下舉首讚曰前有方公而城成後有許公而城俾無壞不圖今日復見深谷爲陵此宜名許侯堤乎吾儕小人但願侯世世尸祝于茲土也是役也用役夫千

四然齋

卷之一

四

三百六十七

指木千章石數萬丈灰沙數萬斛鳩工於夏四月迨冬十月而工訖夫大浦混茫水時至而岸善崩險不可截壩不可支勢將與溟渤鬪力而用智吾知其難也且塞上赤白九日報郡邑之城隍敝函諸費傾藏金庾粟不能給驟欲集數千緡問之水濱吾尤知其難也值此兩難又處茲多口地射影索瘢者環而伺其後何但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即銳而壯往者有心折乎三公主之侯以一人堅持之不恤胼胝不忌誹譽不却顧於瓜期之及設誠而致行竟奪數十年

龍鼉之窟還之平壤七越月忘乃不績晏如也乃知任天下事大至鑿龍門闢伊闕總在有真實心置身名兩者於度外而已彼沉璧負薪勞攘而無成者非夫也哉當今天下多事腰脊咽喉爲梗思得人如侯不沮不撓爲國家禦災捍患不佞用是采石而爲之記并勒助工姓氏於碑陰以爲將來任事好義者勸云

上海縣省役便民碑記

上海習耒耜業兼仰機利成弘閭民頗饒迨後賦稍

四然齋

卷之一

五

三百六十八

繁役稍重繼島夷作難軍興徵發旁午民用漸絀村落中稀殷戶多廢宅撥厥所自大半以役故役有大害害有時輕時重不常重者勿論論其最者曰縣總其次曰斗級曰里甲縣總主錢穀盈縮利歸奸胥害中於王者課不及額則取盈焉勾校微有絀悞則坐罰焉自糧收革而筐篚餽牽以待境上則責辦焉雖素封之家徃徃役未竟而室若掃至斗級主儲恃里甲主租調比縣總五不當一然浥爛有償耗折有譴出入有橫索朝設供帳暮執燿燎交際燕饗備文

屬綺席盤餐之具有程多者費五六百金中亦不下百金上戶三役而獨中戶再役而斃以故民之畏役甚於鼎鑊以阡陌爲祟以困窘爲厝火惟恐生產之不盡而影之不幽民其無如矣天不忍大戾吾民歲戊子許侯從常山以才移上海首下車問民疾苦輒有概於中會以太夫人捐館行未究厥施邑父老听夕祝天曰願天其哀此矜人卒惠我許侯乎庚寅歲天子軫念海圯爲擇賢令則俯徇醴泉之請許侯再捧檄至許侯至而喜可知也乃屬父老告曰役苦諸

四然齋

卷之一

六

三百六十五

父老久矣余益傷於虎者迄今聞櫓楚聲中忤忤如刺余不難畢慮爲諸父老去其太甚王錢穀盈縮苟得善計筭者足矣何必富民必富民而官且以爲外府也主儲侍苟得分委各倉使及傍衛所著姓足矣何必專派必專派而官且以爲私藏也主租調苟得無逋稅無乏踐更足矣何必因以雜繇困以雜繇而官且以爲可奴虜使也侯語既諸父老厥角稽首淚涔涔下曰微真父母不能登吾民剝膚椎髓之痛至此侯遂一一條陳便不便狀請於當路當路一一報

可則悉汰曩時科擾之弊以與民休息曰余聞諸父老役甚苦自今以後我無爾侵爾無我虞各奉公稟度而勤本業會水旱之不時歲之不易又爲議蠲議折徵福九天以培此僅甦之民民忻忻如脫鼎鑊就衽席抱籍以待清查者袖手而嬉裹糧以赴公旬者不解橐而竣閭閻間無追胥無叫囂聲日含哺鼓腹覺天壤寬綽而無局踣一時膏腴頓長價而爭買卽斥鹵不及畝鍾亦驟等於曩時沃壤富者安意適志競高其閭閻都其裘馬不匿肥而示瘠以塗縣官耳

四然齋

卷之一

七

三百六十六

自政成化洽時和年豐後先凡七稔麥之兩岐者三花禾之兩岐者再民已飲侯之醇幾於滿腹邑有二留心民瘼虞侯旦暮行久之不能無生異同議均出役田以佐役費侯聞而攘臂奮袂與瞬息立就爲民世世無窮計適 天子念前薪擢侯留都之天官選曹尚書郎以行寒谷之人久向春陽煦煦焉忘其寒亦忘其燠俄而蒼精下春顧影廬廩始瞿瞿望魯陽之戈父老諸數百人謁不佞而請曰侯迫於簡書鴻飛信信吾儕誰能尼侯行第吾儕微侯之汰諸

役也其以澤量乎若焦何以有今日凡今老者得安於戶牖壯者得安於郊原一椽尺土得數十年相守無恙秋毫皆侯賜吾儕寧能畧刻去侯於胸臆間知侯者莫若君君盡紀其實以識吾儕不朽之思不佞竊觀柳州捕蛇者說民寧蹈險無寧往役知役之爲禍最慘毒矣侯一旦爲民盡去其所不便遺之以所便民安得不德侯乎凡事難於更始易於守成自侯勇扶其積蠹垂來許以芳規後之嗣侯侯茲土者誰不願爲民尸祝故奪其所德予其所怨終當視侯

四然齋

卷之一

九言四

成事益講求諸有便於民者竟侯所未竟之緒是侯雖行海上猶世世沐侯惠也民安得不重德侯乎余體諸父老意因不辭而爲之記若侯種種造福猶高穹厚載也業已具陸少保王太師唐諭德記中不復載

重修羣忠祠記

邑何以有羣忠祠也爲島夷初發難諸公以死勤事有合於祀典而祀之也祠何以建於邑神廟練兵公廨之左方也爲其能佐神禦災捍患且其材官蹶張

之士時時投石宇下有所感而動經始者意深遠也諸公姓氏爵里死所及祠之堂寢開闔器皿已詳載盱江黃令君記中矣今何以再爲記也爲其王中移他所祠幾化爲烏有而潘方伯公子第五君名某者善繼先志更葺而更祔之立義甚高不可無記也嗟乎興廢之故蓋難言之矣惟昔悲其廢不得不望其興惟今幸其興又不得不虞其如昔之廢而重徵靈於金石夫以諸公忠勇能出身以衛百萬蒼黔而不能保其俎豆之一椽依附灌莽者十餘禩阨矣然卒

四然齋

卷之一

九言六

能復其故宇神光景耀不終與青燐野燒爲伍豈非其英爽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湮滅者與昔歐陽文忠記菱谿石歎劉金平生雄勇不能長有此石用此爲世戒石猶不可取之而去矧英爽所聚風教所關有其舉之寧可廢乎祠是相與保護而繕完毋傷其薪木以累後人此祠永存不爲魯靈光與邇者島夷出沒叵測在事者拘成法日甫離東井則戈船下瀕悉收泊內地千頃鯨鯢之窟不聞橫草呼吸緩急將問之水濱矣孤城斗絕安所恃而不恐亦恃有此人心

也人心所最愛者身最惜者死而獨以名義兩者與之而或能消其係戀作其慷慨然又在豫教風誼可驟發不可卒致自此祠永存奚啻材官蹶張屬耳目焉有所感而動村市父老歲時偕子弟嬉遊坐談往事歷指其人而稱之曰此劉公丞也此宋公亦丞也此武吳兩將軍也皆卑僚非大吏也丁特一賈勇丈夫而楊固土著民與吾儕夷也倉皇死義名且不朽至尸而祝之勤縣大夫北面灌享縣官之報死義者亦足矣且邑之琳宮梵宇諸名勝大半滄桑一失則

四然齋

卷之一

十一 音六十七

永失此獨喁喁講求過故遺址輒低回留之瞋目扼腕如周鼎之必不可問務及其七壘而後爲快是吾儕祖宗茅茨僅信宿傳舍此且世世以清議守之無能改其鍾簾矣又何長也人生等死耳與其死而死也孰若死而與諸君子爭烈猶生之年也目擊而心維脉脉熱衷類秦風居恒無事志高氣揚琅琅歌無衣每願得當以死一旦西戎告警徵車賦馬誰不樂捐七尺以成其千秋彼蓋有所慕而蚤自決也語曰知死必勇又曰衆心成城百里應聲不屹然金湯與

是役也可以勸忠而固圉可以興孝而用譽可以告後之爲劉金者而消妄念衆善備矣故曰第五君義甚高不可無記也

許侯德政碑記

代草

萬曆戊戌歲余春秋九十仰荷 天子薦念耄耄道大行持 璽書存問寵至渥焉自分龍鍾老人無能殫頂踵報 陛下矣惟昕夕祝天願 國家多得賢士大夫守四方爲 天子戮力惠養元元所以報也歲且暮海上孝廉黃君體仁肅衣冠謁

四然齋

卷之一

十一 音三十一

余而請曰上海之有縣而有令也已三百有餘禩然以一人兩令茲土與兩去茲土而士民兩爲建祠豎碑以識去後之思者皆前此所未有也有之自今許侯始侯以治行久特聞擢留都之天官選曹尚書郎行有日矣敢布邑縉紳衿章及諸父老商旅意微長者一言之賜以記侯德政余有慨於今之難且喜上海屢得賢令也亟問侯所以治上海狀孝廉君避席對曰鄙人何能名侯之治狀哉但知侯之兩蒞我上海也前後凡七載如一日衣縕袍食脫粟飯乘敝輿

張蒙戎蓋繇役供帳不備不計左右呵擁侍從之人
不設不問徵發期會稍差池不如令不深責日焦心
蒿目求寧觀成其事便於民思何以興之某事不便
於民思何以革之某事於民便者半不便者半思何
以調停之某家以主進費若干金以轉輸費若干金
爲之攢眉太息思何以休燠之某家以豪橫凌某子
甲以桀黠誣某子甲爲之正色語難思何以化誨之
天之告稷若早若水若無麥者三而議蠲議折三爲
之請地之告急若城圯若浦竭者兩而議繕議築兩

四然齋

卷之一

十三

三百六十七

爲之捍至於政成化洽吏習民安庭若水焉或延見
鄉先達與碩士俊民周咨博訪商確救寧之法或乘
單騎輕軻巡行江潯海澨滹河渠課農桑問民間疾
苦倣古聽斷隴畝之風上而遇當途貴人不見有擎
蹠態下而遇白屋寒賸黔首襁褓不見有睥睨態惟
熙熙煦煦如襲人以春風而飲人以醇以故縉紳矜
韋不格於公儀不知有令也父老不煩於督責不知
有令也商賈不苦於侵漁不知有令也旁及胥史隸
卒鼠雀之徒無所用其上下之手勾攝之威羅織之

術亦不知有令也總之令知有民民不知有令民之
癢痾疾痛無毫髮不有籍於令而令之服食起居無
毫髮有需於民如是而已鄙人何能名侯之治狀哉
余聞而知侯之能爲令也是則侯之所以大得民而
民之依依不能忘侯也凡令初釋疏屬以儒生來謂
永冠非都雅聲色非莊厲功令非刻核不足以使民
畏而惟我所欲爲於是先震其威稜以自爲尊大邑
之人始廩廩重足不敢帖席人愈畏令奸人益挾令
之勢乘人之畏以恐喝善良繇役繁興訟牒橫構兩

四然齋

卷之一

十三

三百六十八

造克庭三木載道卽縉紳家猶望令如在九閭不能
驟鳴其不平況於閭閻父老闔閭之商旅乎固宜人
之視令如鳥雀之見鷹鷂也今日令知有民民不知
有令民之癢痾疾痛無毫髮不有藉於令而令之服
食起居無毫髮有需於民則令何所妨於民民又何
所不得於令雖長子孫猶安之寧忍其一朝舍耶昔
漢班史不載廉吏爲廉固吏之分也不載能吏爲能
亦吏之害也而獨傳循吏循吏或稱其好文雅或稱
其勤勞來或稱其明察善御衆皆若數其美而稱之

獨於何君公則曰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侯其君公之流與夫侯之事上使下一以平易爲王未嘗脂韋迎合巧以希上官之譽又未嘗慘毒搏擊猛以要強項之名不績晏如神工寂若卒之上合符而下成踐鬱鬱棠陰奕世猶存大類君公然則爲令者宜何從焉後之君子庶幾視侯成事如蕭規曹隨則海上常歌清淨而侯之澤長矣余龍鍾老人方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故不辭耄耄而爲之記侯名汝魁號仰亭江西湖口縣人登萬曆丙戌進士

四然齋

卷之一

十四

三百五十

許侯重建生祠記

蓋聞之令轄一方而制其休戚之命其救而寧之也惟令其騷而驛之也亦惟令蓋令之一顰一笑其意指無巨暮不習於民民亦無巨暮不窺令意指以爲起伏令好伺察則虞影響之不幽而民不得安令好承奉則虞奔走之不前而民不得安令好搏擊則虞雉兔禾莠之不分而民不得安老氏有云女慎無撓人心人心撓則上下囚殺桁楊者相催刑戮者相望是故令之最上者在於悶悶淳淳使人心安赫赫者

爲次上海僻在海陬民多佻闌類驚風飛羽尤易動而難靜令之意指稍有所着青天之斧時或不測合沙之魔競爲妖祥則民遂譁然多事而惴惴焉莫必其命曉起而不知日中之若何也夜卧而又不知來日之若何也危哉民其局踖於高天厚地中寧止一朝夕乎自我許侯來蒞茲土其出身爲民興利除害未易毛舉其最造福於民者獨在坦腹披襟使人洞見底裏明知侯誠先覺然非好逆億人吾儕無庸彌縫爲侯誠尚寬和然非好迎合人吾儕無庸熾趨爲

四然齋

卷之一

十五

三百六十八

侯誠無欲而剛然非好任意刻灼人吾儕無庸畏鼠雀避鷹鷂爲無事則高枕緩步卽村落剝喙不問而知非追胥有事則輸情露悃卽桀黠巧構不問而知無誣服罔咎曷苟削格羅落置果之知省而魚不亂水獸不亂澤士安於絃誦農安於耒耜四方之商旅輻輳而居貨者安於貿遷其民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雍雍熙熙不覺邑宰之尊法網之密蓋八年於茲矣以八年之人心安若覆孟而一旦欲舍之以去去其所可知而貽之以所不可知之懼其牽衣繞膝者

戀而不能釋也容自禁乎侯始之去也邑人已建祠於城北隅內侯今之去也則新都之商聚而謀曰海邦之民侯民也宜受侯賜若吾儕願受一廛而寄命於侯德則其民也不德則其鹿也假令侯而有二心吾儕豈能兀兀久居於此乃今而得操竈竒逐什一與海邦之民耦居無猜侯賜渥矣吾儕寧獨無畏壘之念於是鳩工庀材復建祠於城東闔外臨江甃石而泐數楹中肖侯像左構小閣設大士壽亭侯像召比丘旦暮翻貝葉爲侯祝釐祠成而問記於不佞不

四然齋

卷之一

十六

言字八

有試登侯祠憑欄而望茫乎黃龍之浦東接十洲西灌三泖蜿蜒而環其前若帶皆侯所懷柔之安瀾門外舳舻相屬或漁或商連檣數里皆侯所生聚之遺黎夜靜江楓颯颯歎乃而歌吳歆隔浦荻蒲際天桑麻滿野送青遶綠隱映襲侯像皆侯之棠陰輿誦至侯平夷易直浩浩蕩蕩無不受而若無受無不有而若無有則又與此浦並存不朽固知侯且百世祀也已不佞遂不揣而爲之記以告來者

刻侍御甘公鄉約公移碑記

代草

四然齋

卷之一

十七

三百五十七

古者張官置吏設直指使令持斧衣繡巡行天下以觀風俗燬慝自漢家授署御史每於風霜始嚴鷹隼隼初擊時世遂以搏擊爲御史職而御史意亦期於問一二大姓主名得附於埋輪破柱之風遂侈然自謂足吾事可籍手報天子矣至所謂薪槁作人清源正本之論概乎未之聞焉則觀風之謂何余吳中風靡極矣城狐書鳴屋雀夜攫灰骨之慘甚於要離繡土之侈過於賈傅總之司馬長卿所謂俗不長厚繇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今侍御甘公之

來按吳中也首屬諸三老而告之曰余奉有

天子三尺不難震用雷斧以繩若輩誠不忍罔若輩以博此強項名也周大夫以刑政紀民民覩毳衣聽車聲檻輒廩廩畏懼同穴之約卒要以相從則宣尼所云德禮不彰民無耻耳諸三老其爲余行鄉約保甲法上以對揚 天子休命下以挽回人心磨礪世道於是命縣大夫置鄉約所若而區擇鄉約正副若而人縣大夫仰體侍御公意躬帥士民朝朔望講讀如禮刊行條解布之窮鄉下邑誠念富者踰制

四然齋

卷之一

十八

言五

貧者匱生作奸者觸禁化雍闕而不行其源皆起於奢凡宮室衣服飲食婚喪各爲等殺以訓之儉有不若於訓者則用惠文法治之母敢貸民知畏威慕義始蒸蒸響風矣迺諸三老樂觀其始永思其終也肅衣冠而告於鄉之望若陸少保宗伯曰天不遺我東人而賜之侍御公之教訓脫侍御公信宿釋我東人我東人無從瞻袞衣也得無積久成玩積玩成弛乎我儕細人願托之貞珉以圖不朽庶穹碑屹立炯戒森嚴恍然如登烏臺觀驚車而瞻豸冠也少保公曰

偉哉三老之議諸三老誠不忘侍御公之教訓也誦

而習之以口爲碑銘而識之以心爲碑則此物此志不有堅於金石者乎於是諸父老伐石勒辭并徵余言以記其事而余更有進於此者夫風起清蘋之末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栢之下蓋有自也自古聖喆端型植軌至爲銘盤孟几杖蓋知風之自也今人情佻巧怙侈輦轂之下爲甚侍御公之報 命也抗白簡伏青蒲有不以作新之念爲 聖天子日新之規乎有不以吳人建碑之意爲 聖天子銘盤孟

四然齋

卷之一

十九

言三十四

几杖比於丹晨之箴乎余又知侍御公之勲爛焉有旂常竹帛在矣侍御公名士价號紫亭江西信豐人登萬曆丁丑進士

劉侯生祠記

劉侯著臬先生令吾海上凡四易寒暑始擢春官尚書郎行行之日士民走數百里外卧輒攀留不得則歸而庀材鳩工建祠肖像將百世祀焉祠不日成矣諸薦紳縫掖暨父老子弟相率而來徵余言以記其事余起而揖諸君子曰今去而民思之難矣思而不

已甚至尸而祝之抑又難矣此豈可虛聲借哉脫諸君子不明言侯所以爲德於吾人與吾人所以德侯之故俾來許視爲河梁故事而陽鱗之徒且藉手爲干寵地一今去一祠興百里菰蘆中將不勝俎豆之區三代直道之謂何於是諸薦紳縫掖暨父老子弟爭前致辭有曰吾儕薄海請言海海之民與竈竈而竈爲苦竈有課徵之以供轉輸竈有繇蠲之以示優恤邇者海利微而竈丁瘠富者設財役貧盡竈其所蠲之利而貧竈之所徵如故吾侯慨然曰之鹹可卽

四然齋

卷之一

二十

三百六十八

以其所蠲者償其所徵者而竈乃大甦是則吾儕所以不能忘侯也有曰吾儕傍浦請言浦浦受海龍華港受浦海潮日一至潮則駛而汐則緩緩則水落泥積歲勤耨費緡錢旋浚而旋淤匪獨農民苦旱澇且帆檣爲梗榜人從大浦走郡舍夷就險往往罹驚濤暴客之患吾侯亟請之當途而議荆石闢於龍華港以司啓閉閘成而濁流不入舳艫從枕席過蓄洩之利勝十萬桔槔水泉無壅榜人與農民並受其福是則吾儕所以不能忘侯也有曰吾儕近城市請言

城市城市囂而桀黠之徒穴於其中猾胥逞計筭緣上下爲奸惡少游手足任睚眦爲奸甚至姚冶之家踰閑蕩險驕寒之子犯上凌尊雖衣裳采采不異行禽吾侯首剔侵漁之蠹再嚴格博殺越之禁某子甲不脩其惟薄則置之理某子甲不順於父母則速之獄務令重創悔罪而後已閭井之間藉是稍稍還淳不大骹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家是則吾儕所以不能忘侯也揚芳數美口媿媿不能休余作而歎曰善哉自竈丁法行而民害除是何易于治益昌拒鹽鐵

四然齋

卷之一

二十一

三百六十九

官推取之政也自龍華開建而民利興是孝頒治武功疏六門堰之政也自詰奸禁暴正俗敦倫之化行而民志畏民習端是鍾離意治東平使鷹化鳩虎成狸之政也諸君子言侯之爲德於吾人與吾人之德侯者備矣獨不有侯之爲德於吾人而侯不自言與吾人之德侯而吾人亦不知所以言者在乎海上喜鬪健訟三甲五甲自昔相沿而性更佻巧善鬪看如驚風飛羽惟意之所嚮爲的羣起而環射焉上意重人命則借人命爲贅浮屍枯骨奪之魚鱉螻蟻以爲

詐局上意重國課則借國課爲贅積銖累奮搜諸成
弘嘉隆間以爲難端上意重介特抑豪強則借豪強
爲贅纓組衿韋與貴遊世胄不問曾史踞蹠強半挂
名訟牒微獨武健嚴酷之吏有意近名者之爲戎首
卽公忠之長勵精求理廷廷以良法美意久而濫觴
卒爲奸穴令鼠牙雀角縱橫於白晝大都中外騷擾
相奉人且歎免爰悲雉羅罔有寧日故曰民不可使
知而長民者大體在無生民心吾侯恬漠愉靜以無
事爲智以不顯爲刑若鑑之空若衡之平妍媸低昂

四然齋

卷之一

三十二 言六十九

自來獻狀而吾不先爲妍媸低昂以待其來微獨四
封之遠無所規意旨卽胥吏與隸日抱案牘環堂簾
呼擁後先不見顰笑安所迎而合不見愛憎安所規
而左右袒四三年來死者安中野無椎埋之慘生者
安戶牖無射影之虞冠裳閭閻之家安弦誦無株連
蔓引之禍此侯之不動聲色而陰有造於海上者也
視諸君子所言侯之爲德於吾人與吾人之德侯者
孰多亢倉楚有言聖人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
口不可道之功又曰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

在漢循吏指不勝屈而元和間獨稱劉襄城方曰靜
正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方雖無他異
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足爲漢循吏冠若吾侯者庶幾
不貴耳目而貴靜正其古劉方之儔與雖百世祀吾
知無間然矣諸薦紳縫掖暨父老子弟咸咤唯曰
哉黃生之言吾儕見不及此請記之以垂不朽侯名
一嶺江西南昌人登乙未榜進士

署上海縣事司理毛侯修儒學記

國家設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郡邑而又佐之李官廉

四然齋

卷之一

三十三 言五十八

訪諸郡邑之利弊蠲惠直指使職要李官職詳以故
李官之權幾與直指使埒而其煩劇更甚於直指使
者繡斧未臨李官業已取前矛往案一切部事侯弭
節而受成車塵馬跡十九在外偶一歸沐則臺憲之
檄交馳諸郡縣衣赭衣望嘉石而待理者羣集如是
者無虛旦間郡守相縣令長缺移視代庖以李官行
守令事亦不過日月至焉無能昕夕勾校之爲兢兢
又胡能離刺訊之庭履絃誦之地下從章縫輩揚扃
今古施恩於芹藻之區也非其意所不注亦其力所

不遑耳歲乙巳余邑侯著泉劉先生擢春官尚書郎行在事者念余邑當江海之衝探丸推埋易於哨聚而錢穀訟牒與豪猾之作奸甲於它邑非得重望者彈壓之不可於是郡司理毛侯遂來署余邑篆侯恂恂雅雅舍采醞奇如渾金璞玉而神明天授累歲之積逋與同隅之隱情憑社之宿蠹悉數計而燭照又如流雲走電轉盼立決案無積牘庭稀擯楚聲簾垂晝永青衿士持方寸赫蹏錄經生語伏謁就正必手爲丹鉛而甲乙之拔其尤者剗剗而傳播之綽然辟

四然齋

卷之一

二十四

三百六十九

畫紛糾而又哀然領袖後進既能使梧丘之鬼無恨於灰骨而又能使陽春之調不混於巴人士民爭歌衮衣惟恐飛鴻之遽渚也甫匝月今李侯斗冲先生至侯乃解邑篆還治李官事臨發而總覈其所應入之餽如千兩侯無絲粟染念積舍日久漸圯盡捐而輸之爲綢繆補葺費於是庀材鳩工構明倫堂之前楹繕東西兩廡敗棟頽垣一朝飭新而更諸莢塏學博士黃君偕其僚夏君鄭君屬諸文學聚而謀曰侯李官也邑事其攝位也信信宿宿又非枳棘所能久

信也猶然不以傳舍視之而榮瀝澤波及於吾橫令直可令頑者廉懦者立矧吾儕有專職朝於斯夕於斯敢不砥礪名教率先多士爾多士亦安可自爲菲薄情窺肩越以有負於侯雖然歲久則事湮事湮則志懈微要靈於金石令諸生習禮其間低回留之常見侯所以薪槁盛心其何以識不忘片石可以爲師保其亟圖乎乃牽率而來徵余言以記其事夫以李官行縣令長事恢若遊刃難矣以縣令長所最稱煩劇邑驟而操刀劈畫中程不崇朝營壘俱變鳶魚芹

四然齋

卷之一

二十五

三百六十九

藻亦若忻忻色喜抑又難矣假令當局者人盡侯也兼才能宜於左右真實心能信於士大夫則到處可爲功業誰謂替月不可千秋哉蓋侯之嶽峙淵渟類李文簡飲冰茹蘗類趙清獻發覆摘伏類錢宣靖焦心蒿目吐哺握髮歷寒暑不輟又有韓忠獻風集古李官之長而文之以禮樂余固知侯它日建豎當有挾日月貫穹壤勒諸旂常竹帛不貞珉而永者在姑記其施於海上之一班云侯名一鷺浙嚴州之遂昌人射策甲辰榜黃君名居中夏君名直卿鄭君名澤

於法得並載

四然齋藏稿卷之一終

四然齋

卷之一

三十一

四然齋藏稿卷之二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誤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古詩類苑敘

詩之有類苑也自吾鄉先輩張玄超始也玄超性恬澹寡營而獨嗜書若東西京史鹽鐵論諸書靡所不品騰而尤沉酣於有韻之文網羅歷代自黃虞迄於六朝列爲古詩類苑自唐武德迄於天祐列爲唐詩類苑編蒲織枲幾於蠶絲牛毛綺縵甚設矣而家故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十二

貧不能殺青擘而授余社友比部俞子如子如亦雅有書癖業已繕寫讎校一旦捐賓客而不能卒業而藏者十餘載歲庚子唐詩類苑始刻於吳門曹氏家而壬寅歲子如弟顯謨惜雙美之未合悲先志之莫竟亦偕其壻王君頴陳君甲刻古詩類苑於海上夫是兩書也玄超集其成而厄於空囊子如將廣其傳而抑於短晷令寓內騷人墨卿日啁啾如壁間枕中之秘爭以不得覩爲恨而神劍出匣終當復合豈非千古一大快與第余讀之竊有懼焉余私心謂經

四然齋

卷之二

三百六十七

史子集皆可類獨易與詩不可類蓋易王平變陰陽互祿祥倚隱顯鉅細雜其取象也員可以神解不可以類求次則三百篇匿意於此托辭於彼似美又似規似揚厲又似刺誹謂其類蟻矇也可謂其類龍象也亦可大都變化圓轉玄而難爲封畛與易類宣尼刪詩止定風雅頌三體又取王風變雅魯頌舉出其間謂王而頹然不足比強藩元侯則雅不得與雅類退而列於風侯而郊廟禮樂儼然王也則風不得與風類進而列於頌一以弱周一以衰周公并以勸天

四然齋

卷之二

三百六十七

之恩而纂裳貽珮安見其不當與干旄白駒之類爲伍凡解經者稍著意見臚列便不免附會牽合而訟乃搆余故曰易與詩不可類詩即類第可以世類以地類以人類而不可以類類可以類類收其紛紜而不可以類類掩其靈怪昔人謂唐詩多賦少比興其詩猶局於制無甚香眇不可控揣古詩寧論太上天籟卽漢魏尺幅尚沿三百篇遺響如蘇李嵇阮諸賢含情寄興遠調淒歌冥冥乎殊不可施繒弋而奈何玄超之以更漏自苦也玄超蓋雄心人吞雲夢不願八九而止直欲窮天聲地盡獵而置之几席間以爲快而銖積寸累虛其掛漏故門分而戶別之我疆我理豈不井井乎甚辨也故而東西南北自在任其所揚鑣而取道焉如醫師藥籠中物若辛若甘若寒與熱自水碧金膏以至牛溲馬浮種種備具及其臨時調劑或辛而代甘者之用或寒而濟熱者之所不足參和之妙則又存乎其人是則玄超之意也夫玄超以其類而不類者俟諸後人脫後人不能以其不類而類者求玄超井井魚夏蟲產南則不復夢車產北則

不復夢舟方且硜然奉爲不移之局至於借翰丹彩給事紫微喜於搜索省而採掇便則又從而剽掠其中囊携皮置果然遂視爲不涸之倉無乃非玄超意與余猶及侍玄超杖屨間嘗謂余曰行不厭常文不厭變易方爲圓非變也卽方爲圓乃變之變也丈夫攬三寸柔管玉長其間不能出有入無令九天爲九地安所極才人之致玄超蓋深得夫易與詩之解而此特其濟世之稀膏棘軸云爾讀者尚另具慧眼毋自爲方穿以傷長者意則厚幸矣

四然齋

卷之二

四
三百四十七

王李兩先生尺牘敘

王李兩先生尺牘余友張長輿所校潘光祿君之子君述所輯而梓者也君述風神秀徹髮方垂垂覆額於制舉稅已能揮筆振綺猶囂然有封狼居胥意請於光祿君曰男子墮地落統緒中以豹皮囊盛隴麋以疏黃酒舒遼西麟角以文綾蓋掩于闐青錢不煩編蒲緝橋凡蟲篆鳥跡奚求不得而卑卑守經生言不能發一聯城矢甚至對方寸赫蹏須覓君房而辦安所稱丈夫也願得里中博雅士坐臯比左旗右鼓

大蒐於二酉間盡發寓內名家所稱不朽業伏而讀之庶幾出乎垺井無爲海若所笑光祿君嘉其志曰孺子可教爲延長輿先生長輿益以博雅士推里中者也至則首示以婁江元美濟南于鱗兩先生集君述受而卒業則又請於長輿先生曰君家難弟嘗刻眉山豫章兩先生尺牘矣而先生實操其衡今濟南婁江方之兩先生可當鴈行今古今分則四絕合則雙美亦千秋快事先生得無意乎於是長輿再爲校其尺牘各爲小傳并其首而梓之聊以備九鼎一鑄

四然齋

卷之二

五
三百五十二

云夫當世獨長者家兒不無厓伏波之慮遂令柳氏垂誠數語爲千古著蔡君述承累世金紫乃所嗜好獨與諸貴游異以昂貴高門下而侵寒皴白屋者事誠長輿之能爲指南若君述者謂之翩翩佳公子非耶君述爲恭定公曾孫爲方伯公孫爲莫廷韓先生外孫以方伯公視之固猶朗陵之有文若恭定之澤豈出蘭陵下也在廷韓則如袁榮之有空筇倘遇沈休文必歎王郎非獨額似袁公其風韻都相似矣

輿學編敘
代草

昔人論韓昌黎氏原道而遺格致爲無頭學問至朱陸兩先生驚湖會講互相酬答於格致又似分道而馳者然邇來聰穎之子喜頓惡漸強半左袒子靜競起而托宿其間勾襟委章甫揮塵而譚空解大都看火撥衣如禪那棒喝之教病蠶絲牛毛爲支離舉一切載籍等之糟粕煨燼入眼成翳悉棄去以明高儼然自謂不出戶見天下莫已若矣試一叩之無論蘋羊蘋實耳目所未嘗覩記者茫然無所置對即古今之往行前言與天壤內庶品雜彙亦緘口結舌十而

四然齋

卷之二

六

言六十七

不得一彼且枯稿其身心意知又安望其爲家國天下指迷發覆令其遊於昭明之宇也斯真聖學之靈耳余友眉山朱麗明先生才雄而志篤雅好編蒲織柳於丘索墳典靡所不漁獵取大學八條目門分戶別擇其相肖者臚列其中精而芳規懿訓麤而鳥獸草木顯而天苞地符朝典戎索隱而仙源釋派牛鬼蛇神粲粲落落如珠如宿名曰翼學編余初受而展卷中竊疑焉學貴反約戒在徒博且彼藝文類聚與六帖通典修矣旣名翼學奈何而與歐陽率更曰香

山杜氏等爭勝也徐讀之卒業始有所悟凡人撰造各有所主觀者亦各從其所主者以爲標主於修辭則操觚者染指雖真言法語亦視爲刻脂鏤冰之屬至於窮理則見道者營精雖稗官小史亦視爲提躬繕性之助如大易一書乃萬世理學之宗中所載者比象連類多似巫媼禳祥與村農陰晴之說然有不以天時之消長與人事之吉凶悔吝視之而竦然動念者乎是編也概其網羅總之以類聚六帖通典爲洛陽之肆獨借以印證大學宗旨非以闢靡令人游

四然齋

卷之二

七

言四十八

戲得三昧一披覽而思古今之往行前言誰爲發覆何若此其至當而不可易天壤內庶品雜彙誰爲效靈何若此其至變而不可究詰方寸懸鑑左右逢源土苴瓦礫動見本始其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故且瞭如指掌聖學不庶幾大明殊異乎譚玄說幻者之爲杳眇哉學者而僅欲修辭已乎則有歐陽率更與白香山杜氏諸纂組在學者而有志窮理也則是編恐未易小之也朱先生信爲若家考亭增一羽翰矣

刻省括編敘

余讀漢史至始元間男子成方乘黃犢車詣闕事當時詔使公卿雜識視堵而立噤莫敢發一語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引春秋以違命出奔拒蒯瞶例立收之衆相顧愕眙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異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夫漢去古未遠譚經術者猶然如晨星而況後此者乎意漢承坑焚之餘墳典丘索未盡流傳人間士多從囊韆起故以樸失之而後此則又以浮失之矣聰

四然齋

卷之二

八

言五十二

穎之子馳情於月露風雲香眇之夫遊神於寶洲金界總之若刻脂鏤冰無益於用一旦掇巍登臚盤錯在前茫然無所置對豈盡如狄梁公所謂文士齷齪不足成天下務亦裳華詩人所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彼其中誠無有胡怪乎其叩之而不應也武林養谷姚先生壬辰以進士高第選入中秘輒厭薄雕蟲非壯夫慨然自謂丈夫昂然七尺得時而駕徒繡其顰悅爲華而已抑曉鬯今古將以經世也古今雖異世試以今之人情物態參驗於古未嘗不同則以古

之前言往行譬畫乎今又奚所不合譬諸射者千萬世矢道同的甘繩飛衛之彀律具在彼蓋有先中中者也顧有省有不省耳守其彀律如矩如附運以巧心安見今人之不爲甘繩飛衛也迺於綜覈六經而外取歷代史訢夕改漁其中擇其破的中竅爲今古所共賞者門分而類聚之間於會心處附以已意命曰省括編凡若干卷先生從中秘拜夕郎歷更兵戶諸垣其論銓選論邊徼論錢穀盈縮礦稅利弊鑿鑿俱以古人腸籌今人事心得手應麗龜遠腹無虛發

四然齋

卷之二

九

言六十七

焉人皆知姚先生言必有中不知先生之布侯於是編也居多矣客歲先生姻家淇園楊先生手是編而歎曰此真經世之鵠奈何私諸枕中不令爲世儀乎遂携至吳中授余邑李令君乃姚先生典試豫章時所首取士也亟繕寫而剞劂之俾行於世當吾世而矍相抗侯高壙集隼利用決拾誰爲控弦而先登自分蓬矢無能射革則釋冰以藏拙間屬鋒氣喜於摻弧則又如庭氏以枉矢與太陰之弓望風而射影先張後說靡所止疑誠得曉鬯士如雋曼倩者與

然處盤錯之會酌古準今片言七札其解紛抹鬬豈不勝聊城矢一時公卿更相推重也又豈出霍子孟下余固知姚先生之名聲將爛焉流鴻暨駿軼曼倩而上矣

臯比山斗冊敘

今昔士一也昔之士用其雄心銳氣以課正業發公憤今之士用其雄心銳氣以逞彊陽恣要挾居恒無事則俛首而干蠅頭稍有事端則攘臂牽率而前以舌戰博強項名余每仰屋竊歎當此狂瀾誰爲砥柱

四然齋

卷之二

十一
三百廿七

輒誦古人師道立善人多之句乃適者師道更難言矣上者僅僅採春塾忘秋實下者且營營纖趨越苜菰俎而規鼎珍餘瀝楚楚青衿面而師背而嘲視之若雙鳬乘鴈然士習之澆日甚一日猶河漢而無極也實由斯故矣歲癸卯甲辰吳中屢煩白簡至厯輦上君子慮思擇名師爲風勵海內計而淮槎沈先生遂來司吾郡教事沈先生家樞李去吾郡不百里而近甲午與余同舉順天試乙未成進士懸書藝苑海內士莫不家傳戶誦守爲指南望之已如泰山北斗

一旦聞沈先生且翩然惠顧吾郡昕夕引領跂足歌來暮然猶意其爲經師已也比至而却臆脯捐廩餼以賑貧之省繁禮屏縉節蕞修行攻文諸條以釐正浮薄對諸弟子員藹然色笑如家人父子間有不類而敗羣者則又毅然面叱廷辱語刺刺不休對監司守令凝然恬漠如雞羣野鶴遇涸轍波臣懷竒而不展覆盆灰骨飲恨而不伸或事關名教議重風紀衆所蓄縮不敢置對者則又慨然太息堅然持論寧不合於當路務大快乎輿情蓋凡諸弟子員平日所持

四然齋

卷之二

十一

三百六十八

以餌其師長者無一足以嘗沈先生凡沈先生居恒語默作止無一不足以令諸弟子神往而志銷不獨爲經師且爲人師矣詩有之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誰不飛躍焉於是楚楚青衿莫不洗心易慮以聽沈先生約束稍惰窳不中程則面熱內慙乞不使沈先生知甫朞月宮牆若峻泉流若清荇藻若芳而潔諸弟子得以養其重監司守令亦得以全其尊沈先生之有造於雲間士也豈其微哉唐天寶後藩鎮獷悍朝廷百度廢弛永泰間以楊公權品裁清允從國子

祭酒拜平章軍國制下京兆尹黎幹去從騎數百御史中丞崔寬毀別墅池觀堂屋中書令郭子儀亦減座中音樂五之四公權何以得此乎亦以公權素行高恬淡寡營一室凝塵滿席而請罷帖括置孝廉科議論常依名教故耳今沈先生擢成均去以其師吾郡者師天下又以其師天下者秉衡握樞宰割天下其爲潛移默奪令頑者廉懦者立所以陶鑄羣品鼓吹休明又詎可量也沈先生行矣余且拭目俟矣

瞿氏家乘敘

四然齋

卷之二

十二

三百五十三

家有乘猶國有史均所以興繫世辨昭穆記言記事彰往而詔來者也史代不乏自董狐南史而後獨孫盛吳兢以直著聲舍此若陳承祚魏伯起之徒或索米立傳或挾私憾令是非失實千古猶穢夫國史所載者朝典以法勝猶不易任意出入家乘所載者族屬以情勝欲其堅持袞斧抑又難矣總之亦存乎其人壯心勁氣足空四海網羣品雖鍾鼎鐃鏜不能脂韋殉人心弱而氣餒不耐人色招目懾利誘威惕蔑弗靡耳余邑瞿氏之家海上也最久歷參軍京兆其

一姓亦最殷繁然雄偉特達負丈夫概不比於俗而有合於古者則莫如永山先生先生少受直性長懷剛腸遇公正發憤如弦如矢雖尊官大吏與鄉之望人勢甚薰灼不惜面折而庭叱之毅然責育有古汲長孺劉伯言之風近世可稱壯心勁氣者先生非其人與邇謝海澄政家居慮先世譜牒久而湮沒不傳也爲作瞿氏家乘載其本宗以明其水木而不濫存其碑銘敘傳以徵諸金石而不浮質而有直體不庶幾哉瞿氏之天球大訓也乎余觀近世秉筆執簡之

四然齋

卷之二

十三

三百五十八

官隨聲傍吻如韋如脂多承祚伯起恨不得一二矯矯謬謬者砥柱其間令鼠子蜚膽戰即不敢望董狐南史尚及見孫吳遺軌惜先生位不暢才僅僅爲瞿氏一家之天球大訓也雖然蘇氏族譜亭記有二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吳中風澆以此示吾鄉黨鄰里令貴家大族之子姓知再世之後非有芳名不傳非有懿行不傳稍有不類則宗老之斧鉞隨之終不爲親者諱悚然有懼志相期日征月邁以求無忝所生無詒家乘羞其於易俗移風豈曰小補語曰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余亦曰是亦爲史奚其爲爲史

兩度陽春詩卷敘

我師許侯蓋兩去我上海矣侯始期年而去而民爲之歌其聲愀然悲以慕若不能竟侯之施者侯今七年而去而民又爲之歌其聲穆然深以長若不能名侯之德者夫今固恩怨府也暫猶易爲逢久則不能無生得失侯何以令民思至此也凡令好姬煦輒蓄縮作模稜態民以爲浮沉而不思好武健輒搏擊見

四然齋

卷之二

十四

三百廿六

所長民以爲然然而不思介於姬煦武健而寬猛未必中理解驟以爲赤子驟以爲龍蛇則喜怒有辜不幸民又以爲不可任也而不思侯自戊子迄於今戊戌星霜雖屢更而侯之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其弦轍曾少變乎謂侯而喜有爲減騶撤從示夷易而不煩似於恬靜謂侯而喜無爲捍患禦災當盤錯而不讓又似於伉慨以侯之疎節濶目爲無意豎標乃其堅持大體違權貴請而不惜拂監司旨而不忘未嘗軟熟媚人以侯之食素衣麤爲有意近名乃其獨行壹

意課殿宦拙而不巧於迎瓜及薪壅而不速於化又

未嘗炫燿露已侯之妙用蓋在有爲無爲有意無意間而其質則以豈弟爲主曰豈弟而又何齟齬之與有辟彼風雨霽雷有宜有不宜至於陽春融融熙熙寒谷也可煖室也可高春也可下春也可侯寧啻縈係我東人不佞固知侯之無所不入矣留都古六朝遺址竹林風流瀟灑類放達而山巨源居選職最稱廉平是行也其將有許公啓事乎自昔名賢以留都爲回翔地況今輦上惟選曹孔棘太甘也不可太苦

四然齋

卷之二

十五

三百卒四

也不可思得斲輪手安知侯不自留都借而帝京也以侯之不疾不徐者處茲見會上可使宸衷不疑下可使士則不格天下真大治安知侯不從選曹持中丞節再撫我東人也侯之來與否不可知其來而山川風物爲侯所陶鑄者景色之改與否亦不可知迺侯之深仁雅度淪浹於人心當依然如故不改竹馬懽迎時甘棠之歌變爲濕桑美哉洋洋乎其將與黃龍之流俱長乎洵酌之詩有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於侯驗之益信爲民父母者宜以此爲座

石銘矣

輿誦彙編後敘

輓近民僞滋而面背分面則握三言則掉臂甚矣民之善忘也朝夕者猶然況世所稱傳舍而居者而又適轉徙之會威福屏而無可與率其何所挾而能令人依依且愈久而愈不能已已也其所從來深遠矣吾師許侯有迎刃之才而不以才露有燃犀之識而不以識見日子于而脩混沌之術未嘗赫赫炫鬻以賣名聲以故侯後先令海上八稔民晏然若不知有

四然齋

卷之二

十六

三百三十七

侯一旦侯去海上民復瞿然若不可無侯侯迫於簡書當以歲杪行諸父老扶杖裹糧從村落四出環而謀枳侯行侯聞而愀然曰奈何以余故妨民間歲時權聚也改卜新歲姑示寬期而先期過發意欲無動民而諸父老業已雲集夾道頂禮者如蟻中流鼓枻銜尾追逐者如蕭葦百里而郡則環而號呼於郡又百里而青溪則環而號呼於青溪曰此猶我宇下也過此他封矣願侯須臾無行侯再三慰勞不能去則又數百里而金閭侯艤舟虎阜肅衣冠堅謝諸父老

曰若等不後則余亦不前若等寧忍余稽王程以遠

大戾諸父老遂擁侯登虎阜執香而前者若而人執綸像而前者若而人執兩岐麥禾四面木棉而前者若而人其龍鍾掖而上其摩肩接踵竭蹶喙息而恨後至者又若而人各羅拜泣下不能起侯亦泣而手起之曰重累諸父老若等皆當家而業耒耜此其子耜時矣若等其亟歸歸而訓子孫課農桑奉公守法無爲雀鼠令桁楊犴狴不入若夢世世長有此丘壠則余雖去猶在也諸父老復羅拜泣下曰敢不祇服

四然齋

卷之二

十七

三百三十八

嚴命以沒吾世俱嗚咽低徊久之始解去有越許墅至橫錫潛叩侯舟而返者有過潤州臨楊子江遙望侯行旌渡金焦而返者至今諸父老出市中必造侯祠展侯像加額拜祝其下而退夫攀轅卧轍東西京相傳以爲偉觀然不過分袂時惆悵車塵馬足脩離亭故事何至跋履山川曠違歲月而眷戀乃爾此豈侯之有要於民與民之有瞻於侯蓋中心達於面目民雖多僞實有天矣不佞當日惜不嫺丹青無能圖此駢闐悽惻之狀又念數百年所未有之光景不應

泯泯因采其記頌詩歌臚列於最顯鸞龍細素與途巷口吻者彙爲帙而剞劂之并敘而附及焉將以告四方循良其毋逆民僞曰若面奉而背忘者膠漆無所用之而任意爲其亦希民譽曰若桃投而李報者非有香餌不可而刻意爲是惟先之以不欺行之以無事積誠以感其天之不能自己如是而已

瑤池紫氣冊敘

當世事親者率以希韓鞠脆舞班戲彩爲兢兢一朝得時而駕親之幸躋稀齡也務窮荆吳之珍酌匡廬

四然齋

卷之二

十八

三百五十二

之泉以介眉壽遠引漢宮班麟雲軍事恍如董雙成許飛瓊范成君輩相與吹笙鼓簧擊洞陰之聲以佐介壽之觴自謂事親之道無踰於此不知聖賢論事親貴於養志本於不失其身萊庭懽笑而窮簷蔀屋已有同隅者矣一人祝釐而四境以內四境以外已有心非巷議一人之祝不能勝千萬人之詛者矣是謂欽怨爲德聚膏血供滄澣也無論干和召愆假令親而賢智也其能晏乎不能晏乎吾侯李斗中年丈之令吾海上也迎其母王太夫人偕來就養官舍太

夫人性恬澹茹苦食辛類桓少君更溫惠隱惻好生惡殺持訓務從寬厚有雋母風吾侯奉令承教恂恂雅雅絕似渾金璞玉未嘗鷹擊毛舉喜於踴躍升騰超等喻匹以博名高而冰蘖之操凜然懸魚却鮓不可以絲粟染盤錯之會洞然燃犀置水不可以燭竈蔽不可以通關轉移堂皇之上大都有投膠飲醇嬉嬉登臺之象無震電馮怒令人縮頸駭汗惴惴集木之思總之約以褫躬寬以臨下期於無違慈母之倦倦而已當其委蛇退食太夫人據胡牀問所勞畫若

四然齋

卷之二

十九

三百五十八

何問所平反若何吾侯以剴決某事以全活某子甲對有當於衷太夫人嫣然願解吾侯婆娑而歌曰華烹葵剝棗具胡麻飯以進太夫人爲加一餐其樂也融融境內外士民亦知振振麟趾厥有所自爭曰不有少君何以有永不有雋母何以有不疑莫不舉首加額擊節歌呼願太夫人眉壽無有害彼東隣之牲孰與仲由之菽瑤池之桃孰與河陽之花譚玄說幻揚芳數美孰與白叟黃童長謳短吟家爲頌人爲祝也自古稱善祝者莫如南山詩人曰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吾侯身為樂只父母而詔
太夫人以不已之德音其為延曆續紀寧須覓金莖
露哉歲在丁未太夫人春秋七十不佞匏繫曰雲司
中不能從諸縉紳先生後登堂稱兄修年家子禮而
姑彙燕歌以助吳歊豈曰阿私所好而以此貢謏亦
曰若吾侯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吾侯者可也

竹素堂稿敘

四然齋

卷之二

二十

三百五十一

文無所忌諱如漢武神仙土木征討之類雜見於篇
端公孫丞相而下無論已孟堅性與陰昆委蛇婉轉
不無忌諱宋儒取其特恕杜張余謂孟堅猶有今日
世人腸為其子孫貴顯故不欲傷其父祖曲而少直
體此政孟堅之不如子長處也嗣是則韓柳歐蘇四
大家擅場矣四大家體裁不同總之匠心撰造無所
沿襲任情發舒無所顧忌而眉山子瞻更以鋒氣佐
其雄才想其胸中不能着世間一物筆底不能留胸
中片語寧我盡人所未盡毋寧人得發我所未發咏

檜諸詩直干雷霆之怒而不懣子瞻之文人人快讀
而膾炙千古也以此余友陳子有性剛毅有斷不屑
不潔皂白太分明已獨醒而惡人醉迂欲以律已
者律人不能與世俯仰用則行用而不能先則藏調
合則投分結契雖單門寒賤不難握手交懽熏猶不
倫則移牀舉扇甚而豎髮裂眦雖至烜赫貴人不難
面折而廷辱之願為衡鑑不願為河海令涇渭合流
至於發為文章亦復如是論事之文則主於核其顛
末是非得失令人按而了了論人之文則主於肖其

四然齋

卷之二

二十一

三六九

象貌妍媸好醜令人不問而知為某某無論鴻章巨
裁即小草雜著動引正經務有關世教驟讀之而刻
畫儼然頗似滑稽不覺捧腹絕倒深味之而袞袞凜
然大似監史賢者心賞不肖者志消子有英雄欺人
每自負生平不喜子瞻余獨謂子有之好彈射時事
與刺譏世人醒齷胸不能着一物筆不能留片語酷
類子瞻未必類其迹寔類其神至於縱橫變幻布鵠
子長則子有自道之而人亦能為子有道之矣夫近
世文章家匪獨沾沾小巫撥抬晉人唾餘雖譚大理

亦涉諸謠如王弼州先生所謂乞人唱蓮花落不足
比數卽建鼓登壇卓然名家梨棗蟲蠹克棟第有訟
而無規千頃一色不見驚濤令人嘗其片鬱慨其九
鼎不終卷而棄去此亦僅足炫世不足傳世子有有
懷必吐有吐必盡有盡必於世道人心各有所干係
無論久近欲論世者將於斯采風欲知人者將於斯
定品覺天壤內若不可一日無此議論以感善懲佚
潛操其磨礪之權蜚樓蚊室靈怪萬狀惟恐觀止焉
而誰能舍諸余固知子有之又當與子長子瞻並傳

四然齋

卷之二

二十三

不朽矣而亦因知周旋世故之人畏首畏尾蒞縮而
囁嚅未有能爲崇論宏議焜耀天壤者也

吹藜亭稿敘

吹藜亭稿不佞社友劉季球先生製也亭以吹藜名
并以名編者雅慕天祿遺事曰庶幾不愧吾家子政
也子政年十二爲輦卽與王褒張子儁等競爽而季
球亦垂髫補邑弟子與董少宗伯張觀察王督學使
諸君名聲相埒子政講論五經於石渠屢奪經生席
杜門沉思結撰最富而季球亦少以經術擅場試輒

先鳴旁及漢魏而下若文若詩若賦若頌靡不染指
而各嘯其馘遠視子政何多讓焉第子政居列大夫
偃蹇三十餘年不得遷當時臭味相投共爲推挽者
斤斤蕭周二三耦他無論許史弘石輩卽韋玄成貢
禹不稱儒流乎亦踴躍引繩批其根罕所得齒牙之
利季球起家博士始遷而成均再遷而別駕再遷而
鹽大夫再遷而今州刺十餘年綬屢解屢新而輦上
嚮用之意猶然如川方至讀其集中所往來賡和大
都名公鉅卿如吾鄉徐文貞潘恭定陸宮保其人又

四然齋

卷之二

二十三

三百六十九

皆以酬恩報施而托之敘述吟咏則其交口而推轂
季球也可知此豈其所遭之有幸不幸哉抑史謂子
政簡率少威儀不接世俗所致然也今季球尋捧檄
赴永寧之命矣永寧古百粵地道經五嶺兩越登鷲
翎鳳巢摩顏魯公碑謁周程三先生祠按張子壽張
敬夫諸君子宦蹟美哉山河之固人物之盛疇非其
所抽毫染翰之助況感遇愈深稱塞當愈厚邇來災
侵屢告浮雲數起城社之孤鼠晝見海內喁喁望治
天子因言官有所感悟驟披重瞳二三大典亟議舉

行舍華韞藻之士卽不得越俎上封事爭願操觚而
抒發其三四載鬱鬱編計季球此行世方嚮用衆方
推轂天下方開霽無所忌諱不知其憂時憫事從心
矢口亦有洪範五行傳十一篇不亦有新序說苑五
十篇不亦有疾謫摘要救危及世頌八篇不至尚方
雖乏金錢枕中鴻寶秘書所云黃金可成稍涉誕妄
其有無不必論獨前諸篇不佞固知季球之必有作
也日者季球膺新命過里中恂恂雅雅卓然以
古道自處恩施宗黨之存歿者甚殷而波及於數十

四然齋

卷之二

二十四

三十五

朱季子草敘

古作者卽情抒辭寥寥片言率本性靈三論墳索風
雅漢魏而下武侯中郎之表牘靖節少陵之吟唱炳
烺謨詰依稀匪風禾黍之響真尺幅千古矣近代撰
造極博直視此爲行已外篇妄謂古名流卓軌竹林
犢鼻故自汗巖奈何稱通人而妮妮作采齊伎倆爲

任放浪爲豪舉笑鸞和爲款段質敗絮之行緣雕蟲
之辭其詩文出於誇毘者什之八出於淫艷者什之
九縱華藻鏘鮮如白地明光錦性靈之謂何又安所
較工拙也海上朱氏世徵文獻初發藻起於仲雲
文皇時楚材上安邊策麒麟頌迄侍御太學隱見異
遇並得擅場適今而有季則季則日月清朗公正發
憤有節俠風二三同調雜坐河朔間擊筑和歌興復
不淺顧融融若天倪而繩墨自在生平篤於倫常慕
曾子輿爲人年僅三十不再娶當牢騷鬱結或觴咏

四然齋

卷之二

二十五

言六十九

陶寫不無寓言托興而根極性靈者居多試讀其祭
張令人文與悼亡詩含情淒惻卽逍遙如蒙莊不能
破涕爲歌它可知已夫季則爲經生耻隨俗磨墜業
已登古作者之壇矧今釋滄塗而騰風雲乎士惟時
繆遇乖氣沮而聲不揚方思向六駸晨風假足借翰
推敲迎合胡能謬謬出一語苟得時而駕業不分於
帖括情不馳於比附志不束於忌諱在吾奚所嘖嘖
不得畢吾言在人亦奚所言不識爲明月夜光上爲
天子議禮銘功賦天保采薇不然則批鱗探珠賦南

山正月下爲蒼生沛澤宣化咏黍苗洞酌不然則陳
瘠告哀咏大東小康毫楮袞袞吐沫雨露鴻裁偉製
行且與武侯中郎靖節少陵諸家共垂天壤寧啻管
中一班斬斷齒舌間得利哉語曰國有道不變塞蘭
臺石室且虛以幾焉季則其以此爲嚆矢矣

談氏世宦流芳敘

昔范宣子問於穆叔也自多其先世由虞夏商周迄
於晉世世保姓受氏以守宗枋遂以此爲不朽業穆
叔對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豹聞古所稱不朽者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六

言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偉哉穆叔之言其千
古懿訓與吾鄉談氏在異代者遠不可攷 明興
自宣德壬子至嘉靖乙酉百年之間科第五嬪其族
豈不赫然望於梁溪準以穆叔之言雖焜耀藝圃幾
於立言然猶云世科未可遽謂不朽迨讀世宦流芳
錄而知談氏之先若秋雲公之守廣信有甘棠遺詠
類何君公若鶴林公之令應山有應山遺愛類狄懷
英若十山公之鎮兩廣筦樞秉鉞遠迹於番禺陽朔
有武成詩有平粵頌又大似羊叔子武以撫字馳聲

或以安攘素績總之所謂德逮蒼黎功垂

社稷

勲名爛焉談氏不朽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思永君
旣刻談氏世科錄以昭慶雲之祥再刻談生鄉試硃
卷以鳴抱璞之厄而復有斯錄豈徒高其門第爲華
而已亦以此彰往詔來令來許知其先世皆有功德
爲當世賢公卿子孫承藉寵靈不宜妄自汗巖庶幾
保而益亢談氏之宗則斯錄也其殆談氏所奉爲天
球赤刀也哉余獲觀先正典型且嘉永思君意有合
於穆叔也爲之敘其首簡云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十七

三、四十七

豈弟同聲詩冊敘

我邑濱海在百里蘆葦中至轉輸之繁繇役之劇訟
牒之填委則甲於它邑其膚革似盈而其神不王其
綺縟似設而其氣佻而不馴索之則易耗燭之則易
動以故億萬蒼赤之安危淳澆注意令所幸者微天
之眷仁人長者相繼而來廷廷得賢令前者吾未暇
悉數今又得我劉侯矣侯始令新都之祁門暮年而
祁翁然稱平再移我邑邑父老堵而觀罔不舉手加
額曰望之其容藹如是不習鋹薄能爲吾儕衽席者

乎已而侯果大近吾士民久之士民亦大和會甚習
侯通計侯所歷已三載於茲法當錄其茂異狀上天
官攷縉紳大夫士欣欣喜色相告曰侯報政矣

天子尋下璽書增秩賜金修元和故事矣既徵言陸
宮保以揚侯懿美復各爲長謳短誼竊效輿人之誦
聲洋洋自黃龍徹曰鶴雛驚濤互爲宮商夫古者弊
羣吏陳詩以見三百篇之歌甘棠歌騶虞純乎天籟
尚矣嗣後浸不逮古吏業莫盛於東西京自考城恒
農榮陽洛陽而外吟聲何寥寥也至晉潘尼贈長安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十九

令劉正伯乃有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之句豈非
以奔走擊蹠唯諾可以威稜機知得聲亦有天不容
人易其喙乎甚哉聲之難也是東西京循吏所不可
多得者也而侯獨得之意者其德厚政明類其家正
伯與曰似之矣未窺其深也我邑屢得賢令士民仰
秣無厭私心虔祝常願得罔酌詩人所稱豈弟君子
終惠顧之而侯以豫章華族爲海內崔盧又以宏詞
博學建旗鼓壇坫之上不難方駕應劉其門高矣其
望隆矣門高者妄意生貴不屑勾校好漫漶以成其

倨侮望隆者妄意才雄不中理解喜武健以快其擊
斷竊竊焉各有所覩而侯不其然乃一以豈弟爲主
雖其嚴於約已峻檢押以遠脂潤而急於生人輒捐
頂踵以當盤錯如平徕而肥瘠辨均賦而侵漁息繕
城濬隍而金湯固問豹渡虎而萑符散崇獎俊髦品
題商羽而鳶魚飛躍種種治行總之若慈母於子旦
視暮撫異其俱立俱達並向於榮而心誠氣和未嘗
震電憑怒矜長炫奇令封內脉脉陰受其賜人見其
鋒鏑盡歛不如其先人之妄意而喜又見其疴癢周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十九

知勞畫畫度不違其私祝之隱衷而愈喜口津津其
能自禁乎其歌之也如春至而嚶嚶嚶嚶自不能已
已耳不佞槩觀近世萬曆初年 廟堂勵精晷筭
舒展天下士亢直者進中年朝野恬熙寮案輯睦天
下士敦大者進邇者征求無藝法令滋章在事者袖
手而觀仰屋而歎大恩釜鬻隔而雷雨盈括囊雖可
無咎屯膏則又貞凶思得人如鮮于子駿上不廢法
下不害民庶幾在一邑則一邑蒙休在天下則天下
禔福不激不隨委蛇調停其間故士之豈弟而實心

任事者進今豈弟如侯實心任事如侯東諸侯未能
或之先輦上欲奪我東人袞黼以紆拊髀之急舍侯
其誰也由此進而黃扉青瑣必能化其予戟天下歌
卷阿之鳴鳳矣再進而專城秉鉞必能投其醇醪天
下歌下泉之陰雨矣再進而持衡握樞必能斷斷休
休回天挽日保我子孫黎民而天下歌蒸民之彙嘉
矣美哉此洋洋者其侯之先聲乎蓋未可量矣

適志齋詩稿敘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十一

言宣尼不云乎言莫辨於詩三百篇大都忠臣義士
征夫思婦所矢口而成其情摯其辭懇惻而不浮干
載而下其心胸面目恍然可觀故曰詩可以觀嗣是
而蘇李嗣是而陶韋質而有直體猶存三百篇尺幅
至開元大曆而後郁乎文哉誠爲騷壇鼓吹然姚冶
而淫佚虛恢而杳眇雕繪滿眼靡靡已極讀者想見
其風雲月露之態而卒莫窺其底裏其何觀焉總之
養粹者聲和德侔者言巧理固然也余同郡惺初許
先生少薄世味謝豸冠而歸沐於鶴城者十餘年

天子嘉其恬靜斷斷得大臣體起自田間再司封駁
主式序先生直躬而行喜持大體未嘗毛舉鷹擊博
強項名旋晉岡卿愈斂鋒氣秉淵塞心有執策數馬
風居恒與人交破械忘機可孚豚魚可押鷗鳥而飲
人以醇終不效膏夫喋喋先生蓋今之人也而非今
人也皮相者直意以悃幅勝已耳而孰知其能詩又
孰知其詩而能工不作人間細響感憤則摠忠贈送
則慕義吊古懷今則吐露肝膈因物而付肖衷而出
不欲枉性委蛇以投時好亦不欲隨時變幻以拂性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十一

三十九

靈大致如天籟唱于唱喁不假繫會天然合節試讀
一過不覺欲平躁釋無論識與不識皆曰安得此長
者之言而誦之其元始之遺音乎宣尼所云有德者
有言是耶非耶然則立言立德安可分之爲兩令人
爭道而馳也余慨世之日入於澆采華之士相率而
競刻脂鏤冰之技以自揚詡盡喪其本質幸微年誼
結契於先生從孫公愚因而識先生庶幾可爲碩果
乃今誦其詩益知其人言與德合若從真人游於塵
垢之外摹其范型時聆其警歎萬戶侯豈快於此哉

此余不揣而題其簡端意也拜命之辱若謂太冲之有藉於玄晏則吾豈敢

片雲齋詩稿敘

仲韓刻其近所製經生義將殺青竟矣復刻五七言詩若干首人謂律詩制義分曹而奏騷客經生不得並轡而馳仲韓故經生也奈何而有詩嗟乎彼蓋不講於作詩之旨且未覩異才也詩以摠寫情素宜通湮鬱三百篇多征夫思婦田夫邨嫗感物志慨矢口而成非如後世覃精肖像銳意驚人章煅句煉浸淫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十三

成癖乃稱詩也晉魏而下如曹子建移玉立成王仲宣抽毫宿構雖未能嗣響三百篇然創自靈襟不從外鑠總歸天授無煩郢斲矢所推異才非耶余觀仲韓美秀都雅翩翩欲仙或解理於經史或觸幾於翰墨或悟意於丹青或得句於丁丁落子時而於佳麗名勝心之所會寄興尤多益多發於觴豆嬉戲間如不經意者以故仲韓不稱詩而有詩亦不爲詩所苦而有詩自仲韓之詩出而借資四庫編吻三體一字推敲頭鬚俱白才情索然神采並乏者偃旗遁矣雖

然于將莫和貴在剗犀不期立斷仲韓信不窮才匣而藏之摩礪而須之肩鴻任鉅矣所不可亦無以雕蟲小技輕用其鋒哉

夢花軒詩敘

當世士品卑稍知掇拾唐人吐沫輒挾之爲贊而東西借交蹙蹙五侯之門分其鷺鷥餘粒夜夢虺夢穢成然覺而喜曰是當出人珠玉錦繡也余從楚之漆博士先生衙齋識吾鄉雷聖蕭聖蕭僅弱冠子衿青方抑首受經生筵而買其剩技爲五七言韻語且

四然齋

卷之二

三十三

斐豐成帙所稱兼才非與以彼其才稍炫鬻以買名聲豈不能傾動海內令到處逢迎乃聖蕭獨杜門結撰時跳而吟嘯於佳山水間集中強半與棲巖逸士面壁頭陀相酬和不多見貴人問其家直蕭然四壁耳至客歲丙午聖蕭舉於鄉名始燥於里中里中人始嘖嘖歎賞以爲賢者固不可測若是而聖蕭之四壁如故無所紛華此無論聖蕭之詩秋神玉骨卓然大雅斯其品亦奇矣爲聖蕭作玄晏者咸謂聖蕭居嘗夢遊萬花叢中自是文章日進一種清虛之氣淡

蕩之襟宜其相感致然也雖然花幻形也花而夢幻境也夢花而能詩詩而能工亦幻業也余於聖肅讀其詩而知其才論其人而知其品將砥節礪行庶幾千秋寧能采春華忘秋實日營精幻業乎先正有言夢寐卜所學余固知聖肅且夢黃髮叟而著決錄夢鹿裘道士而解易夢游華胥之國恬然悟至道不可以情求矣

四然齋藏稿卷之二

四然齋

藏稿

卷之二

四然齋藏稿卷之三

四然齋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撰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賀司理孺初毛公祖奏最詩冊敘

國家所托以造福寓內者無如郡邑守令然守所得行者郡郡之四境治則守之責塞令所得行者邑邑之四境治則令之責塞不得越局而有所展布惟郡司理從直指使者廉及旁郡邑事一切士習民隱暨豪右諸不法皆得糾舉而彈壓之故郡司理之威命

四然齋

卷之三

三

所控制最遠功德所沾暨最弘而士民之屬耳目窺意旨者亦最衆或引繩批根索癥射影喜於摘發以博強項名則人且重足有束濕之譏或陽避鷹鷂浮慕鸞鳳一於摸稜婉轉以投世情則人且翫法有倖穴之歎意氣逞而中竭尺幅窘而路置即郡邑之在宇下者猶掣肘不能了了矧旁郡邑其何能及茲者天惠顧邦人孺初毛公來司吾郡理公上分廉訪之權下專刺訊之責炳若觀火而不喜察淵幹運若干將莫邪而不喜輕用其鋒鏑至於臨事握樞秋霜凜

若無論絲粟之所不能染即貴人通關亦不得以一
紙書借聲勢恐喝撓其三尺大都寬恤之仁常行於
簞門圭竇而不假憑社之鼠培養之澤寧施於章甫
縫掖而不漏吞舟之魚四顧遊刃各中理解恢恢乎
常若有餘富華亭侯之則檄公治華亭而華亭治青
浦侯之則檄公治青浦而青浦治余邑上海侯之則
又檄公治上海而上海治上海借公最暫荷公賜最
渥春風化雨波及橫舍青衿士爲之勒石頌德以識
不忘至旁郡邑若晉陵吳會南徐之間越數百里外

四然齋

卷之三

二
三六五

燃犀而照窾會之緩急豐蔀之呼號精神潛相灌輸
而無所核閱凡旌旄所注士民忻忻色喜惟恐其袞
衣之信宿遄舍我以去盧扁之技到處肉骨亦到處
懽迎耳今年冬三載於茲法當錄其治狀獻之

丹展湛露之歌洋洋載道余邑諸文學朱君禮端輩
亦爭爲長誼短謳以揚公盛美而抵書燕市徵不佞
言以弁其首竊念不佞匏繫西曹當世所稱冷局也
目治爰書奉 天子令甲惟謹猶然救過不暇過

者兩師爲崇犴狴若河漢朝夕從縲紲中兼干楨

之役更焦心蒿目方恨力殫不能勝其任而愉快乃
公當數郡邑盤錯直咄嗟而辦如在股掌間絕不見
倥傯態豈人力也哉其天授乎裳華詩人有曰左之
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其公之謂與 當今西北憂虜東南憂賊輦
轂之下憂人情思得擔荷調停之人閑閑如農夫望
歲不佞憂 天子拊髀殷於桑梓引領而幾公之
內召也不待旦矣

賀郡伯情符蔡公祖考績詩冊敘

四然齋

卷之三

二
三四三

夫坐擁百城旬宣之命重威臨千里綰轄之權尊故
稽漢制則治郡高第入叅九列之班而按國常則循
良異等擢備大藩之用乃知露冕郊行上以示寵異
褰帷廣聽下以展時謨從古而然於茲獨盛伏惟明
公金心韜映玉度輝成振鳳穴之儀標龍門之峻水
鏡虛涵漾波光於靈府冰壺朗徹通燭照於神機據
秋實而絢春花毫奪江生之彩辨亥豕而窮篆籀學
研董子之帷是以高步春宮馳聲魏闕初參秩於地
官望隆華省繼剖符於天府作我蕃宣固持衡者因

錯節以掄材亦濡膏者當驕陽而待雨乃闕逢乘傳人吏懽迎庶幾德化之成惠茲南國想望紀綱之布安此東方公果煽以仁風宥之寬政兩造務悉其情三征必平其役敝竇俱釐清途載啓關西之介氣臨乎與秋日爭輝東魯之文辭爛然與春星共照九農外勗五教內弘望隨車之甘雨曲蓋雲凝格佩犢之頑民朱幡日映叶隼擊以防胥人飾羔旌而禮君子加以分庭讓善虛席訪賢接士盡盛德之容搜才多逸羣之品牛溲馬溲盡入筠籠海澨山陬不遺葑菲

四然齋

卷之三

四
三
手

蓋居貞歷三年如一日而慕義合萬姓猶一人環峯迎而際滄瀛咸熙化日覆雪霓而暨茨蓋悉被春輝故天表之應應以時若溟渤翁而不揚人示之徵徵以救寧雞大安而俱寂但見禾麻被野桃李成陰野罕拾遺之珉村扶醉歸之老府無事而亭不囂政布優優日不足而歲有餘名非赫赫所以章礎獻頌黎庶與歌既深來暮之思更切攀轅之懼第鼓歌而儻何能盡述高深丹青以圖詎可描摹蒼赤亦不勝生成之感聊共效風謠之什云爾

壽朱賢母戚孺人八十敘

昔漢二疎大夫不欲以財私其子若孫曰賢而多財則智損愚而多財則過益悉散以分諸宗黨戚屬而子俱爲名士孫束皙以避亂故去足從束能辨嵩山下兩行蝌蚪最稱博雅匪獨當時嘆曰賢哉二大夫卽後世亦歎曰賢哉二大夫此真達人卓識縉紳丈夫猶然難之況可責之閨闈女婦千古而上瘠土沃土之訓僅僅聞之敬姜殊未易多屈指也乃今得之戚孺人戚孺人者可山朱先生配也先生有子爲名

四然齋

卷之三

又三
三
五八

諸生食廩積舍不祿而天孺人大召宗人謀所以繼先生者諸宗人各以序對而孺人獨屬意於叔邦憲先生叔子遂定立立而撫之也勤課之也嚴舉其室中所藏翠鈿羅紉彤鏤青黃之飾盡爲其女治裝而身與其子叔行食麤衣素以守其庇雨糊口之產娶有婦而朝夕訓以天之不假易聽雞問夜其刺泉織履以供其編蒲緝柳之費踰數年而叔行爲名諸生矣又踰數年而叔行亦食廩積舍矣又踰數年而孺人春秋八十且含糒弄孫矣叔行衣萊彩具春酒爲

孺人壽孺人持觴而語叔行曰曩余之初抱若也而竟以一空囊與若若雖無幾微見顏而臧獲輩得無謂若與若姊之有肥瘠也而疑余有一心乎而非然也余固皮相若非凡兒才足自致雲霄不須纖纖阿堵而辦地憂若之以溫飽驕墮類當世長者家兒故盡去其耳目口腹之奉而集若干蓼以貧賤戚憂玉若成耳今汝姊去時裝俱化爲烏有并其家亦幾剪焉傾覆而若已翩翩矯翼人群能不喪朱氏七世視若姊孰瘠孰肥向令余戀戀祗憤務爲若營其困窘

四然齋

卷之三

又四

六八

齒予角去安知若之能如今日乎此予老身倦倦隱衷見其念之余從此而壁翻貝葉韻意禮西方矣於是叔行再拜稽首曰微吾母見不及此諸臧獲環而侍者亦再拜稽首曰微吾主母見不及此咸交口而頌孺人之爲其子孫計若此其深遠有古敬姜風雖二大夫不加於此願孺人眉壽無害長爲世儀而不佞二三兄弟與叔行爲硯席交獲聞其慨忻忻不禁仰止其又何用侈詞爲遂命副墨子理前語以備史氏採內則者使知閨闈女婦未嘗無達人卓識云

壽鳴陽蔡先生八十敘

孟氏之尚論往詰也伊尹稱聖伯夷亦稱聖又曰聖人百世師也伯夷是也夫尹載旆秉鉞左右商王位極尊顯夷株守西山至采薇而食何隱約也乃其名號相埒並擅千古之譽尚論者於夷尤忻忻嚮往屢執鞭之思焉豈不以夷之敦倫固窮其清風高節足以廉頑立懦與鳴條桐宮之業較隆論烈未必多讓哉且尹際其章夷值其困更爲難耳世廟庚子余郡之舉於鄉而今歸然如魯靈光者三人一日陸

四然齋

卷之三

五

三百五十二

先生平泉一日馮先生勅齋一日蔡先生鳴陽今天子戊戌歲陸先生春秋九十天子遣大行持璽書存問以旌元老而馮蔡兩先生亦俱春秋八十郡縉紳衿韋士倣香山洛社故事各繪圖製歌以侈其盛夫三先生心貌俱古崖岸盡消淵懿而直亮恭謹而質木其裊躬繕行精嚴玉立毫無所染於人間世也則同其養孤長幼沾濡河潤好爲德於宗黨感屬也則又同固宜峯泐之墟望之如藐姑射至人艷說而奇瑞之也顧人情臨淵則終曰不出汲

決灣而注之隣久鵬則遇橫汗竭蹶欲飲過者乞消
勺忍弗能予以故飲冰之操分財之誼可望之身寵
而家溫者不可望之寒士陸先生起家金馬爲大宗
伯晉宮保馮先生歷京兆同守稍不暢厥施然承侍
御公後高門鼎盛兩先生其臨淵者與蔡先生累代
困於冷瑣首霜家徒蕭然四壁耳乃寒木之心不以
殺節而凋自爲孝廉迄於今歸田也三十餘年不聞
其絲粟有所染於鄉自爲博士迄於秩二千石宦轍
遍燕趙滇黔也又幾三十餘年不聞其絲粟有所染

四然齋

卷之三

六

三百六十七

於官官有餘廩鄉之鼠壤有餘蔬垂橐而任諸昆弟
出入并日而食易衣而出白首而不悔此其飲冰之
操分財之誼非有加於兩先生權其所處視兩先生
爲難矣其古高讓千乘堅卧首陽之流與先生雖謂
吾猶今人非今人也夫士登籍而不能取珠玉錦繡
世之所羞也老不念子孫寧枵腹而急人之難世之
所謂大愚也而先生不以其故貶名卽與官保公鴈
行而前操月旦者如尹如夷未敢輕爲差池所謂郁
烈之芳生於委灰然則貧亦有助哉上冬之月爲先

生八十誕辰兩丈夫子抱橫天之翅尚須羊角方自
愧審鞬鞬不能如兩先生之給於鮮不佞乃因勿
齋王翁之請而論先生清風高節足追首陽者如此
先生子聞不佞言當灑然知仲由之菽不減東隣牲
矣至先生飛舄所到膏澤及人如師携李而却脰脯
令新河而消荏苒守趙守懷守肇慶守思捐俸以活
犴狴建衙以防魴波修乘以新夷俗有龔渤海之能
而濟以劉會稽之寬有畢興祖之介而不失鴛京兆
之厚種種福國壽民足以延曆續紀者則有畏壘之

四然齋

卷之三

七

三百六十八

尸祝與傳循良者之班管在是以不論

賀八十翁金年伯榮壽敘

余郡同年兄弟若父母若大父母壽七十以上則爲
捧觴致詞修通家子禮罔敢後至金翁者雲程丈尊
人也客歲丁酉春秋且八十矣二三兄弟差池偕計
不獲雁行躋翁堂今戊戌歲八十加一縣大夫廉翁
齒德並茂足稱里中祭酒奉揚 天子優禮胡者
至意爲具冠服榮翁二三兄弟亦相舉前之曠典翁
正襟謝余二三兄弟曰諸公等獨不聞當世所詭

而推重者僅有兩途乎其上則以制科進國家設弓旌羅鴻碩筆精墨妙擬覓登臚世之所謂不經而走不翼而飛者此類是也其次則以貨進邇者國家苦用絀采金於礦不足思以官爲礦粟紅貫朽之家得逢年通籍世之所謂多財善賈長袖善舞者此類是也舍此而愚不能獲雋貧不能通神不及格矣矧余八十老人稿項黃馘虛糜此歲月者乎是世之所不顧而唾者也而我我聚聚是從何等諸公等其爲我謝縣大夫余執爵而前再拜而請於翁曰當世勢利

四然齋

卷之三

八
三六

薰心誠如翁言第孟氏有天爵人爵與三達尊之說翁豈獨不聞乎高雲羽儀風穴勁翻石火甫熠電光已滅如洛陽少年此漆園吏所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者也至於杖杜未識蹲鴟莫解而積錢如山閉戶成市朝混闌闌暮登岩廊如崔司徒輩其子猶嫌銅臭此又漆園吏所謂牢筴之機而希文繡之榮妄置肩尻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者也翁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坐閱人間世陵谷滄桑八十餘年而性命無鑿手足無傷衾影無愧作日正范端型操月

旦以分守令之權至勤縣大夫折節將修祖割奉食之禮其望於鄉也有陳太丘風且有子而才襟度廓落日月清朗如陳太丘之後又有元方挾屠龍繡虎之技傲

九天雨露以娛翁桑榆翁試與前兩者較長絜短何異蒼松獨秀於千仞之崖黃鵠迎風矯翰遊於九垓之上而俯視朝華壤蟲也翁蓋天爵之矣三達尊翁取二矣翁聞余言亦嫣然願解曰諸公等爲八十老人開歡喜門重以縣大夫命敢不敬承諸公等爲我謝縣大夫父母之恩晚父黎老矣自此

四然齋

卷之三

九
三六

而里中知有數年之誼凡青髮黃髮白藏素封不得憑藉而陵齒危髮秀之老皆縣大夫賜矣

壽懷溪徐翁七十敘

世傳莊生言可得養生之訣夫谷神玄牝老氏猶明言之莊生荒唐謬悠何居乎有合於養生也稽叔夜有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而羲皇以降漸少壽類則以吾有身故有身而凡身所受享與身以後子孫所受享靡不宵旦而籌擗攘而爭或抑首受策重趺于時窮年累月熱中於升沉之會或蓬蓬襁褓挾子

母綏綏如猛獸驚鳥馳驚於霜雪阮谷兩者總爲重
精歸於富厚最上者身致之其次家故業堅守之最
下不問生產并其所已有者敝屣棄之俗之衡纘非
此不重亦非此不爭爭力而神勞神勞而形憊覺宇
宙狹暑刻短矣南華萬餘言彼且以天地爲遽廬彼
且以盈虛消息爲春夏秋冬四時行彼且以五帝三
王仁人任士之所經營爲塵垢糠粃而自視若藐姑
射之神日乘雲氣御飛龍吸風飲露遊乎其真雖不
言谷神玄牝宗旨不出乎老氏所云外其身而身存

四然齋

卷之三

十

言卷七

其於養生不亦善乎余今觀於徐翁益信云徐翁之
先家故饒幾與里中素封者埒乃至翁而落其落也
非有五陵裘馬之好亦非有繇役爭訟它意外之擾
翁性坦率胸次毫無崖畧其於囊中阿堵直以苓通
視之半周宗黨戚屬半爲桀黠奴所紿與丐貸家稱
折閱不問舉數十年蓄積與敝雨糊口之產一朝而
盡人語翁曰牀頭黃金盡矣將奈何翁笑曰金不盡
吾身不閒奈何以有盡之身爲此銅臭所奴虜使金
貴乎吾身貴乎於是里中人相與揶揄謂翁爲愚翁

弗顧也曉起飯脫粟羹藜腹果然則鼓而出出而之
市中知交呼之則坐市中譚踊屢出而之梵宇有
老衲呼之則坐梵宇中譚因果出而之郊原有村氓
野叟呼之草茵至矣則又坐草茵中譚田農拙業或
一觴或一豆援而止之而止與盡始歸歸則盤舞庭
中高歌戶內截如嬰兒傍晚成然而寢寢而覺人間
世方孳孳爲利或翺翔爭時翁且擁膝于喁或嚙然
長嘯披衣而起不省瓶罍虛實復出如昨天道陰晴
寒暑有異候而翁無二態與人亦無別腸一言而合

四然齋

卷之三

十一

三六八

遂傾其底裏一言不合口刺刺誚讓不難觸其忌諱
移時問所以喜怒哀狀則又都忘之矣既不樂禹行舜
趨以觀天下耳目又未嘗爲伸熊頸煉氣服石以自
私其筋骨惟晚食當肉緩步當輿鬱鬱然不知天之
高地之厚人間世之有濃淡如此者十餘年而翁之
甥俞子如舉於鄉成進士人爲翁華而翁食貧自如
其逍遙遊也自如又十餘年而翁之子光啓中順天
試稱第一人人益爲翁華而翁食貧自如其逍遙遊
也亦自如翁之逍遙不改其常而翁子光啓砥行立

名能守身以事親凡可先意順旨娛翁桑榆者靡不
委蛇而仰承仲由之菽更甘於東隣之牲于是翁益
舒展得全其天今春秋七十矣尚童顏鬢髮時從燈
下作蠅頭書或偕諸少年走四三十里外狼蹌而前
諸少年瞠乎其後翁了無倦容猶然登高履峻以買
餘勇里中人見翁年彌高神彌王逍遙而遊也彌樂
諸與翁並起家巧營多藏號素封者悉化爲烏有而
翁獨如故于是昔之椰翁者又轉而若有艷慕於
翁嗟乎假令翁而斤斤自守無損其故業粉拮据將

四然齋

卷之三

十二

三六

茶以求滿其溪壑三論久盈而犯陰陽之忌爲之後
者智損過益類長者家兒卽翁且朝持籌暮握算數
手塗足不得須臾寧又安得偃仰而有今日也八知
艷慕翁而不知翁之所以有今日在蚤自解其纏繳
故方且熙熙攘攘得尺望尋得隴望蜀以風波之民
而妄希長生久視於世何異爲朝露之行思喬松之
壽也豈不愚哉其初人自謂智而笑翁爲愚今衆人
皆愚而翁獨智大智若愚生而不有惟其不有是以
不滑然則世傳莊生言可得養生之訣是耶非耶雖

然余觀莊生似有所厭苦於人間世強欲跳而遊於
塵垢之外且恍恍其辭娓娓不能休亦多此口業無
乃自言逍遙不覺勞攘乎翁不厭世而玩世不言逍
遙而日逍遙心口兩忘混沌無鑿幾於大易所云良
其背不獲其身翁其無懷之民與葛天之民與其於
養生更超漆園而上矣至翁子光啓繡虎鸞龍旦暮
冲舉九天雨露可屈指而待余知翁坦率之性不羨
此爲重余故不論論其有合於養生者如此

壽見淙朱先生七十敘

代家君作

四然齋

卷之三

十三

三六

余友見淙朱先生卽邑志所載方介雪蓬公子也先
生性孝友狷潔博雅有父風子四人伯仲叔爲名諸
生季出入農商間皆恂恂稱儒家子今年冬先生春
秋七十尚能篝燈作蠅頭書徒步走數里外不杖晉
人曰人不可無子又曰人不可無年先生蓋兼之矣
余方有羨於先生而謀所以章先生者乃先生則固
遜曰爲余謝黃先生余不佞有先人遺籍不能讀而
老青衿有先人糊口庇雨之產不能守而東西鳥舉
以徙有子鬻鬻壯矣而偃蹇固有種乎猶然泣牛衣

中不能自樹尺寸此余所旦夕刺心不能下咽者也
奈何先生念及此也且世之有年有子者亦趾錯矣
奈何先生念及此也余笑而語先生曰先生信獨行
不若榮名菽水不若鼎食乎余謂兩者似塞馬耳試
觀一二富貴人憑藉寵靈恣行淫兇平旦內熱垂老
追悔居嘗忽忽如霆震而鬼矚其室若此而何樂乎
有年此夫朝縲縲而暮犴狴也有能如貧賤人坦坦
蕩蕩性命無鑿耳目無營手足無傷顧影擁衾無愧
作者乎富貴人子異室而食分第而居日月一至作

四然齋

卷之三

十四

三六八

寒暄語如賓父母冷燠肥瘠疾苦不省而時窺其私
藏虛實欲探囊肱篋如禦若此而何樂乎有子此夫
身馬牛而家胡越也有能如貧賤人子其斗室中時
時造榻前盤舞膝下卷韞鞠臚問中看廁掄作孺子
慕者乎今先生自少至壯自壯至耄倫全行完無幾
微忤物亦無纖芥妄取予家徒壁立處之晏如諸子
又能善承先生懽更相侍杖屨開卷則爲拂几展籤
誦梵語則爲設蒲團焚博山閒行田間則爲執蓋携
苦茗觀溪花開謝指點禾稼庭碩狀卽脫粟蔬素亦

必合食爲懽余視先生蓋朝蓬萊而暮方丈也身巢
許而家曾閔也於先生意又奚所不當先生忻然起
謝曰命之矣非黃先生不能爲此言自此葛巾藜杖
若玄納駟馬車也茅簷草坐若芸閣芙蓉褥也吸水
啜粟若酌匡廬之泉窮荆吳之珍也乃今而知富貴
之不勝於貧賤也如是余幸言之當先生意遂呼副
墨子提筆記之以佐介壽之觴而朱君某某皆與先
生稱通家子復爲先生加一觴云

壽見淙朱翁八十敘

四然齋

卷之三

十五

三九

曩歲在戊子朱先生春秋七十不佞從先君子偕二
三兄弟祝先生於黃龍浦上奉觴致辭盤桓於茂林
脩竹間如昨也今戊戌歲又爲先生八十誕晨矣不
佞喜先生壽彌高竊觀世道亦彌改因有感於先生
之爲海上碩果也甚哉今日之觴不可無舉也記不
佞髮未燥堂上望見先君子交遊士容多頽然口多
訥然衣冠杖屨多闇然所謂敦龐樵朴者蓋什之五
六矣迨不佞遊膠庠稍稍佻巧者錯出然番番黃髮
間能守其繩墨猶及見采齊肆夏狀所謂敦龐樵朴

者蓋什之三四矣卽先生七十時佻巧之習幾於風靡而先輩與刑猶有存者議論不甚諧詭舉止不甚放浪視老成人偃偻退讓不甚譏笑所謂敦龐樵朴者蓋什之一二矣至於今而尚有昔時模楷乎容飾而僞口辯而肆衣冠杖履華而詭步武揚而高議論舉止滔蕩而叵測奚啻少者習於少者之態卽老者亦慮故態之爲石田也無以逢少者而中其懽務爲模稜纖趨矯拙爲巧矯遲爲速或迫於水火而與爭刀錐或艷於金紫而願爲驚驚數十餘年來人心世道頓化爲梟獍而先生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涼涼踽踽未嘗旦暮異形少變其金玉之度累世好儒儒不一效而編蒲之業不輟累世好善善不一酬而移山之志不衰累世好課督其子若孫子若孫俱英英挾干霄之技耕無積園狩無懸鵠而伐檀之訓不倦生平不失足於狹邪不脇肩於朱門綺第居恒枯坐斗室中飯脫粟衣裋褐翻經史子集旁及二典一二知交至則剪畦蔬沽村醪煮茗茗相對雅譚若不知人間有甘毳錦冰與雕榭峻宇窺先生意寧爲株守無

四然齋

卷之三

十六

三六八

爲磨墜寧披裘負薪無吹竿彈鋏越尺寸而有所俯仰於人間世蓋其敦龐樵朴根於天性如此此詎可於今人中求乎以今人見古人桑濮迭奏而聞土鼓之音鳶鷂羣飛而觀祥鸞之羽通國之人側弁號呶踈踞若狂而一人正襟危坐揮麈而譚禹行舜趨真如剝極之後僅存碩果而安得不鮮然異之夫數十餘年世道遂屢變如先生者已不可多屈指目是先生進而爲伏生之九十再進而爲衛武公之九十有五吾不知世道之變將若何海上所以奇瑞先生者

四然齋

卷之三

十七

三四八

壽朱見淙先生九十敘

余生也晚不及侍朱先生少壯時

今皇帝御寓

以來歲在戊子先生春秋七十余捧觴致詞爲先生

四然齋

卷之三

十八

三六十八

壽又十年戊戌先生春秋八十余又捧觴致辭爲先生壽今又十年戊申先生且春秋九十余從燕市乘使車還里中又將捧觴致詞壽先生矣數十餘年中天道星霜不知凡幾易人事陵谷升沉不知凡幾變而先生之玉貌如故也其薑桂之性如故也其集水臨谷惟恐殞越之小心如故也雙眉常蹙而不舒如懷隱憂兩肩常斂而不放如荷重負舉趾則累跲若緣罔敢濶步起口則柔下若捫罔敢揚聲遇貴介則鑿坏而遁卽村氓稚子必偃僂聲折無惰容見無故

四然齋

卷之三

十九

三六十九

惕厲胡以得此上壽也余應之曰否否是淺之乎窺二氏宗旨也柱下貴齋在早服重積漆園貴大年如大椿灑灑霜雪色澤不改乃能以八千歲爲春秋曷常不從戰兢惕厲中來耶凡人涉華登臚席溫履豐因而汰侈其意氣淫縱其耳目饗樂積而必還受享盈而必毀匪獨犯天道之忌其精神蕩而不寧其筋骨弛而不束屑越甚則榮華易零斲削多則根蔓易絕揆之人事亦難致遠惟戰兢惕厲之士含尾運甕不傷於晏安之鳩毒如苦食辛不戕於饕餮之斧斤天矜其前勞綏以後祿人情其常虧願其久視少一羶途多一簣境修短之數大畧如此是故愚人祈年年與咎俱集而常不得壽達人祈年年與德並邁而常得壽客不聞詩之咏周文王衛武公乎文王九十有七勉勉綱紀不忘臨保武公九十有五上畏皇天下畏監史幽畏屋漏之鬼神雖細而寢興灑掃罔有不欽直至瑟僖赫喧比於金錫圭璧而切磋琢磨愈益砥礪知古聖賢所以培其壽命之源者如此又何疑於朱先生宋儒程氏謂人不學便老而衰又謂

宜尼發憤不知老之將至爲得延年之訣合而觀之
朱先生之躋上壽所從來矣客起揖余曰某乃今知
朱先生之所以壽雖百歲無有害宜也非倖也請以
是質之朱先生并以佐介壽之觴

賀秦侍御鳳樓先生七十壽敘 代草

嘉靖中有鶴野秦封公與雲汀潘先生暨先君子其
生年同其遊膠庠同其硯席攻鉛槧也又同以故
三姓稱通家而余生也晚即秦封公子侍御君亦余
丈人行也今侍御君且當杖國之年矣潘先生子素

四然齋

卷之三

二十

三五

愚君來謁余而請曰余不佞不能紹先君青綢而辱
諸君子惠顧前好每不爲閤人所辟如秦侍御君至
尊顯矣而無所夷自謂余家封公每飯不忘尊君封
公有女而余撫之願與君之子締爲婚姻以大順封
公意此何異敦然葛藟上附五大夫也且侍御君時
時召諸老人修蘭亭禊事謂諸老人曰坐不可無潘
君必招致乃快詎意季世而有薦於故舊如侍御君
者乎余知其念封公意深遠矣仲秋月夕當侍御君
七十誕晨邑薦紳先生以至章縫士俱鑄辭以修介

壽之觴而余又何敢差池然非先生不能稔三姓世
誼布余悃也敢以煩副墨子余曰唯唯余因知侍御
君所以壽矣上古葛天無懷之民中無權衡不知低
昂同與羣生居族與萬物羣其混龐之氣結爲大年
多者千餘歲少者數百歲而西方宗旨亦在無人相
無我相無衆生相除一切罣礙便見如來今侍御君
遇貴客不知其爲貴客而偃蹇自若遇貧交不知其
爲貧交而懽好亦自若熏灼之勢燠可炙手而不加
熱清冷之淵肅若飲冰而不加寒語曰雖有姬姜無

四然齋

卷之三

二十一

三六

棄樵悴雖有絲麻無兼管絃非侍御君之謂與余觀
侍御君當 世穆兩朝也外不以毀譽愛憎懣志
內不以榮辱得喪滑和其持風裁忤二三執政也猶
其振威稜繩諸豪下吏也其爲大行爲柱史爲臺憲
也猶其爲判爲理爲郎署也其懸皂囊操白簡鳴玉
於黃扉青瑣間也猶其冠葛巾披野服誦歸來辭於
鷗適明農諸園也余益知侍御君之相空矣齊秦襲
而天淵平矣彼世人腸日營營而好爲皎皎駕則讓
席蓬累則不讓路得肆則哆口高論不得肆則卷舌

不出一語勢在則擊踞曲拳慕其羶若濡需勢不在則掉臂而去若日中之市此其雲雨在朝暮間不亦形勞而精撻乎侍御君畧其等差忘其青黃而逍遙於無事之場湍瀨旋淵呂梁之所不能留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所不能難何內寧也內寧則無越思無越思則消其壘礙而遊於葛天無懷之鄉莊生所謂無勞汝形無撻汝精可以長生宜其壽也已君歸而爲侍御君壽也君其歌蒸民之五章曰人亦有言桑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又

四然齋

卷之三

二十三
三六

歌行葦之末章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余知先生必喜而爲君歌頌弁之首章曰萬與女蘿施於松柏既見君子庶幾悅懌觴且無算矣

壽封公景莘杜先生年伯六十敘

不佞每讀楚茨之詩言天人之際相爲感應孔熯莫愆則卜以幾式之百福匡敕齊稷則錫以萬億之爾極孔惠孔時小大歡慶則匪獨使其身康寧壽考且使其子子孫孫勿替而引長其後祿如人與人相酬投桃報李不爽尺寸合之於太史公之傳伯夷致疑

於天之報施善人竊謂詩人一時頌禱之侈詞慮非必然之說乃今觀於景莘杜先生知太史公乃有激而譚詩人不我欺也杜氏世家南浦挾策負書者半自虛江公與孺懷公相繼登賢書杜氏始以儒望於海上孺懷公渾渾噩噩令人望而意銷如遊無懷葛天之世子二人並博雅以經術著景莘先生爲之伯最醇謹有父風聲藉藉費舍者垂三十餘年善息以養其百中之術授諸子若孫子長君成乙未進士次君甲午舉於鄉餘各補郡邑弟子員矯焉鵲起吾邑

四然齋

卷之三

二十三
三六

以子貴紆拖金紫者不乏大都以遲暮得之未有身甫及強兩尊人方啖桃食棗得微天子寵靈藉象服爲萊彩者有之自先生始歲壬寅先生兩尊人皆躋八十壽先生亦春秋六十先三載已拜璽書封如長君官敝衣繡裳捧椒酒介萬壽贊無疆於前子若孫緋袍青衿相錯繞膝盤舞於後人見一門貴顯兼以醇謹類執策數馬或比之萬石君家不佞以爲萬石君家少文不逮庶幾荀朗之後有叔慈慈明餘六龍競爽卽小坐膝前不讓車中所載今之

杜浦可當高陽里乎於是里中嘖嘖歎美以爲海上希觀盛事爭以意揣摩妄謂先生幸值其豐而不知以先生所受享合於先生所修繕實如執券於此取償於彼者然先生居恒世芬不入無繞綺甘毳形鏤長姣雜賓之好而天予之以父母兄弟之樂名不馳無炫華耀采建鼓懸書之念而天予之以孝友忠信之譽形堞不呈遇村農野老未嘗昂首強項白眼赭顏能自鉏其荆棘而天養其清淨和平之福智主不設處宗黨比閭未嘗引繩批根吹毛射影能自偃

四然齋 卷之三 二十四 三十九

其矛戟而天保其敦龐完固之祚自爲博士弟子以至膺寵命未嘗加一膏腴之產增一怒馬鮮衣之僕出一指天畫地之語能自濬其不溢之量而天縱之以純嘏鳳之毛麟之趾九天之雨露大椿之春秋任其茹納不爲程限然則天之左袒先生也似無意乎似有意乎正楚茨詩人所謂孔熯莫愆而卜幾式之百福也匡救齊稷而錫萬億之爾極也惠時歡慶而子孫壽考全得而全昌也確乎天道符於人事而何幸值之與有吁嗟乎世人得隴望蜀得尺望尋常營

攘攘恣恣睢睢直欲籠罩天下所推炎炎隆隆欣艷而無方收者盡收之以爲愉快卒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白藏信無涯乎守藏者僅嫻吹竹彈絲不識一丁將焉用之先生挫其銳解其紛蕭然杜門却掃觀濤灌園終歲不一至城市至則相與駭異以爲雲中仙子偶遊塵界蓋舉世人所謂高鬼奕燁者先生無一之有至其讓角得齒讓羽得足瞻前顧後靡非吉祥善事舉世人所謂昭明融朗者先生又無一之有不乃知世人炙手薰心之具適爲招損買禍之門而

四然齋 卷之三 二十五 三十五

先生所抑情忍性雌伏墨守之方皆爲迎福集祉之地矣兩者所得孰多乎老氏有云物壯則老是爲不道不道早已又云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其斯之謂矣不佞以年誼附次君稱通家子知先生最深故奉其從子袁度中翰君之請而言天人之感應不爽以徵先生來祉之未有艾且并以規世庶幾觀於杜先生悟壽命之源而悉屏其機心機事寧含真以還造化毋取盈而先爲之極云

壽高臯甫社兄敘

歲著雍涸灘音諸羽奏景長南極爲高先生懸弧晨社中二三兄弟將捧觴致詞壽先生而先生且粲然正襟謝二三兄弟曰諸君子胡不觀而世乎自古在昔敦年而尚齒齒之尊直與德爵鼎立而爲三上而天子下而王公大人親爲祝嘏祝嘏脩袒割之禮海內化之少者遇長者居則讓席行則讓路有謀則奉几杖以從雖負英敏如平原洛陽偃僂磬折罔敢向長者露睥睨態以故人生而微靈於天得躋期頤老

四然齋

卷之三

二十六

三

耄則間閉戚屬知交爭持椒酒爲賀從世所尚也邇操衡績者謂長者已晚無復之而少者有不可知之畏無論賢不肖輒以少長爲輕重少者亦自謂吾少也志揚足高有陵蓋其長者之念望見長者尺步而繩趣輒掩口葫蘆曰此高曾規矩也相與訾議而姍笑之甚至口語闌出胸臆橫加赫赫克斤梓里而番番黃髮幾於無色以故昔人喜於增年今人喜於減年或以年爲諱令人疑年頗駟對漢武曰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此固好少時矣諸君子胡不觀而世乎奈

何以世之所輕者爲重也不佞嫣然解頤復於先生

曰人之自少而壯壯而老也如春夏秋冬四時行誰能免焉先生胡不觀於老氏之論師乎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不佞謂論人之老壯也亦然蜉蝣之子髮未燥作魚鱗狀或偶窺一班妄竊半通不爪牙而攫不弧矛而盜身蒙無可改之愆口犯不可磨之玷形立而神銷朝華而逆其夕槁雖壯吾猶以爲老也端亮之士含淳抱慤居易行素即辛荼備嘗霜雪凜凜性命無鑿耳目無營屋漏貪影無愧髮短而心長大人

四然齋

卷之三

二十七

三十九

而不失赤子雖老吾猶以爲壯也今先生試於平旦廻環其生平少而壯壯而老冠北冀而令南楚迄今倘佯柴桑間也括囊而祈無咎曾咄叱而呵有指天畫地之語乎處鐔而願守雌曾彊陽以逞有械取晉奪之事乎安步而羞巧宦曾凌躐以進有媚竈由徑之想乎裴足杜門守株耦影朝夕瞿瞿思外思憂奉天津公遺訓討其子若孫以日征月邁無忝所生駉望而廉隅甚峻秋霜凜若徐叩而冰炭都捐春風盎如若先生者寧可於今人中求之不佞竊謂先生居

恒嘿而好深沉之思也類楊子雲而不善飲澹而甘
凝塵之室也類楊公權而不喜譚空襲鑠而每懷凌
霄之志也類馬伏波而無其倨傲任俠總之先生無
負於人無慙於天而人未深知天未大報蓄已極而
猶含祥屢發而將大來祉殊未有艾也準以老氏曲
直之旨先生果老乎壯乎昔楚丘先生披蓑帶索見
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文先
生曰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乎則老使我深計
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乎吾乃始壯矣何老之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八

有不佞二三兄弟敢以楚丘之對孟嘗者爲先生賀
先生聞不佞言亦起而謝二三兄弟曰諸君子非賀
我也而實規我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不自老尚作
抑戒切磋琢磨廩廩如少年時余胡敢耄未至而自
爲偷違諸君子倦倦乎敬受而書之座右以當抑戒
可矣

壽吳太孺人七十敘

古今稱賢母賢子曰孟氏尚矣其次則柳母九熊而
仲郢以博學馳聲趙母輟膳而武孟以脩行延譽顏

母嚴訓而魯公之文藻獨擅冠母端型而萊公之勲
業無雙其它如此類者不能枚舉總之爲世膾炙而
不佞所最忻忻嚮往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則惟尹
母與和靖先生云蓋觀近世父母愛子爲之計榮利
而閨闈尤甚閨里中貴人紅金拖紫呼前擁後烜赫
過戶外則舉首祝天願異日生兒如是兒髮未燥卽
思矯翼速飛不得則執執熱中得則揚揚快意惟恐
不朝拜而夕掇華廬如農夫穰田志在甌窶滿簞汗
邪滿車而止爲之子者知親願不踰此亦旦莫圖所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九

三十九

以光寵其親之地得寵望蜀至於車且生耳不休攘
攘熙熙誰能處炙手可熱之會蹶然振衣就清冷而
甘心乎此不佞之傾意尹母與和靖先生如藐姑射
至人而詎謂身親見之有吾吳太孺人暨懷野駕部
君也太孺人爲贈公同野先生配生駕部君甫髫年
而同野捐館太孺人蕭然無室躬紼緝泚以供饘粥
課讀之費攻苦茹荼幾十八年而駕部君補博士弟
子尋領已卯鄉薦庚辰中南宮選人皆以爲華太孺
人方念同野先生不色喜駕部君亦陟燕山瞻望庭

聞愀然傷感曰余微吾母無以有今日余乃以有今日故遠離吾母以蝸角忘烏哺之私猶獲敝蹻棄珠玉也亟束裝出都門歸謁太孺人於堂下太孺人嫣然頤解曰兒歸得矣吾正慮女之未能操刀也家居十餘年太孺人徐謂駕部君曰兒一草茅士天子實式靈之舉之鄉又舉之南宮薪槲網羅異收養士之報兒爲老身竟不少效尺寸以報天子兒其忘古之叱馭人乎駕部君不獲辭乃出就已丑廷對成進士剖符得武林司理三載天子下圖書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六

嘉乃不續贈同野先生如子官封朱孺人加大尋擢司馬郎以示當亭汪念賢良令典樞要紆拊髀憂駕部君捧珈璵藻繡之飾獻之太孺人跽而請曰曩奉太孺人命敬竭鴛鴦一備鞭策幸而迨於吏議且得徵九天雨露以爲太孺人重兒復何望兒願終其身長侍太孺人矣太孺人手起駕部君而慰撫之曰能如是乎吾性喜仲由粟甚於東鄰性自是縞衣綦巾不啻若明光錫嘏粟九峯飲水三泖不啻若匡廬之泉荆吳之珍在駕部君幾不知身爲官人

在太孺人幾不知身爲官人母牽衣繞膝依然寒皴矣歲戊戌太孺人春秋七十駕部君衣萊綵滿引椒酒盤舞而祝千秋郡邑大夫士爭嘖嘖歎賞曰是母是子爲之歌瑤池之桃賦滕園之椿而不佞獨竊念翩跹鵲羽諸詩一則曰不遑將母一則曰將母來詎至祈父之篇若恨恨於有母尸養想當時爲母子者不勝其倚門齧指憑高眺遠之懷何鬱鬱不自得也假令駕部君猶世人腸艷當途高不能勇撤柴柵太孺人中有肅心亦動念於太常鼓吹安仁板輿納言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六

之紗籠蟠桃則駕部君正飛蓬於紅塵車馬地方愴怛憔悴不能賡翩跹鵲羽祈父之什而何暇朝夕弄烏以娛太孺人桑榆哉駕部君誠足繼和靖先生賢哉太孺人視尹母矣讓焉不圖今日復見千載人矣壽新都汪母程孺人六十敘

海上通估客帆檣民仰機利頗稱饒樂以故當世治白圭計然之策者往往輻輳而新都之人什居其九大指以趨射乾沒技相高其所誇詡在於操奇羨微賤貴無息幣無後時俛拾仰取可比一都之君舍是

雖嫻文史譚仁義無暇屈指焉如范大夫居陶人但呼陶朱公善生殖不復理其伯越之績所重在彼不在此也荆源汪君從新都來亦治白圭計然策而貴最雄於海上諸賈人海上遂以白圭計然目之不知其它乃汪君雖隱於市乎而非其好固篤行勤學君子也盡擊其橐中裝委諸門下受計出子者聽其趨射乾沒身跳而遊於縑緇琬琰間日具羔膾陳盤餐招致四方鴻碩士相與切劇兼以課督其子歲計所出恒倍於所入於是汪君家貲稍稍不益於前自其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三

三六九

貲不甚益而汪君之篤行勤學始稍稍著海上交口稱汪君曰此夫博綜是能爲六館之雋也者此夫任俠是能令門外多長者車轍也者因汪君又知有程孺人曰此夫能刑家得賢配脫簪而相以勤鬻錫而佐以施處兩姑而能爲婦撫三子而能爲母其有女士庶幾東郭先生也者夫汪君與程孺人賢自若也不稱於前而稱於後豈非前者囊中阿堵爲之柴柵哉久矣朱提紫磨之障吾汪君與程孺人也汪君鬱鬱不得志竟捐館賔程孺人益端型正范拮据而握

家乘所以鼓鑄其三子者不遺餘力三子昂然若干里駒於諸賈人子喪馬六博長袂利屣之權未嘗一寓目競下帷發憤並挾雕龍繡虎之技行將以經生業起家程孺人猶日討三子而訓之以天之不假易日而等其無忘而翁之鬱鬱與老身之惓惓望而等也有味乎昔人輓鹿之訓與沃土瘠土之旨矣若孺人者亦豈尋常諸賈人母可同年而語也歲在庚子孺人春秋六十浙之龍南沈先生館於汪君家最久其德汪君與程孺人最深謀所以爲孺人壽而徵余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三

三六八

言以侑觴余起而問沈先生曰先生視汪君家所得與諸賈人孰多藏鏹積貲孰與宵旦睥睨之聲可噲可炙曰不如也持籌握算孰與宵旦睥睨之聲可弦可歌曰不如也設財自衛縱來天子之旌築臺加禮如女懷清孰與敬姜少君片言千古可傳可法曰不如也夫三者皆不如汪君家而孺人之延層續紀寧須覓瑤池之桃哉沈先生再拜稽首曰偉哉黃先生之言是可藉手以報汪君觴程孺人矣敬授簡而往

壽鳳羽趙先生七十敘

凡天意在安宗社則若不惜老成人之疲於奔命而士什九在朝天意在寧老成人則若不惜宗社之艱於佐理而野與朝爭士試觀宋當慶曆富鄭公彥國文潞公寬夫俱年餘七十黃髮番番而參朝政至熙寧元豐匪獨兩公年至乃老即王司農不疑張龍圖景元方七十而致其仕司馬端明未七十亦從洛中諸老後矣此其已事可徵者而余因有感於鳳羽趙先生云先生少負雋材與弟銀臺君後先領鄉薦元方季方之聲藉甚里中迨銀臺君成進士第五之名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四

卒不能加於驃騎人謂先生取一第如寄耳而竟以久困公車起家爲真陽令令真陽多異政天中石城推良墨綬第一 天子數下璽書嘉迺不續人謂先生尋且衣繡乘駟簪白筆聽烏聲啞啞而竟遷執金吾從事分典飛騎久衛宸階丰彩廓然人謂先生循資而進當補尚書郎含香侍釐轂下而竟得留都之水部視榷蕪關關轄江而山出者輻輳秋毫無所脂潤魯江靈山呼爲真司水大夫人謂先生超格而上高可爲藩臬下亦不失名都而竟以二千石守廣

西潯州潯古百粵地南北限以二江與都嶠勾漏爲鄰椎髻之風稍改於昔而諸蠻穴時出剽攻雖有五屯所不足扼其咽喉人爲先生難其行先生獨慨然曰余家世荷 天子寵靈中心有懷每以不得捐頂踵備驅策豎立絲粟爲恨一當盤錯遂規避不前則古之叱馭者其謂之何且是以不共報也其何以避辟卽日治裝戒行歷驚濤浪石抵鬱林郡訪古谷永遺規教民以禮義忠信惠洽而威行於大藤諸穴西甌駱越稍稍畏太守神明不敢犯當路自御史大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五

夫而下交口推先生治狀至飛章相屬人謂先生奏最 大廷宜有異賞以旌鴈臣如古特給路車鼓吹或增秩賜金而竟以老注考功令賦歸來歸之歲適先生春秋七十踰躔屢鑠矯矯如野鶴之在雞羣其懸弧之月爲仲商子若孫爭具彩服滿引椒酒盤舞而稱千秋先生亦軒髯長笑曰自此耳目口鼻吾有矣夫以先生長才偉望與其神之王也假今天意在宗社留惜其車之生耳不使得一朝謝其事當今雲中鴈門玄菟樂浪之間羽檄交馳 廟堂方側

席拊髀思得老臣如趙營平馬伏波者以當長城此時先生焉知不飛蓬金城湟中曳足浪泊西里下潦上霧仰視飛鳶跼跼墮水安得臨滄洲窺煙液前侍白髮之兄後撫青雲之胤其舉椒栢娛此桑榆乎余故謂天之意在寧老成人甚於惜宗社也雖然禮大夫七十有德君不許請老邇者 宸衷頓開浮雲

盡釋

天子更念舊人焉知先生不用蒲輪起也

不然禮七十而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卽先生堅卧東山 天子崇重三老五更焉知屬囊桃枝不日暮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六

三六三

下也又不然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子孫森立其子上舍君隆培出後銀臺君者美少而文與余門人徐生光啓並挾吳鉤北遊燕市徐生取鰲弧先登而先生子尚偃旗爲六月息愈益下帷發憤鳩諸同調士修射鵰之技彌精焉知先生未竟之緒不傳諸其子如文正之後復有忠宣也語有之不予其身于其子孫先生誠絕慮塵網超跡蒼霄而徐觀天意之所屬寧須飾混沌以娥眉冠越客於文冕哉諸同調士再拜稽首曰偉哉先生之言雖歌瑤池之桃賦濟園之

禧不加於此是可藉手以觴趙先生矣

贈朱節婦敘

余觀當世男子鬚髯如戟猶然不知以義自裁遭際蹇厄寧爲艾榮無爲玉折况可責之閨闈女婦孱焉女婦而能慕義如烈丈夫若古所稱截髮斷鼻塗碧磨笄之類斯亦奇矣而苛責者尚曰死節易立孤難此何以解也豈非以死節者一時之慨慷而立孤者歷萬狀拮据備嘗終身苦辛哉揚母之能成元珍賡母之能成士行宜其爲千古膾炙也而余更有進於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七

三五十

此者彼楊陶兩母其子皆身所自出掌珠英英在望中有所與而徐有所待故不惜少忍須臾以觀其成苟瞻前顧後靡有孑遺而爲其舅姑之遺孤子甘心拮据苦辛以延其如綫之緒者則從古所未有也有之自今朱節婦始朱節婦者余社友朱伯縉長女少其大義年十五嫁陳氏子治功先未嫁時姑已卒治功少病痿卧牀第間節婦入門成婦無幾微愠怏怏爲之供湯藥謹調護而病在一豎牢不可起節婦痛絕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九

誓以身殉時其舅以哭子故亦奄奄垂盡泣而語節婦曰兒死婦死固當婦死而余死誰爲余視舍衾婦已不能生死者獨忍促死生者耶節婦乃彊起朝夕抱其孤女而泣未幾女尋夭節婦愈不欲生適舅側室趙氏舉一子舅復泣而語節婦曰此呱呱者意天之不欲大民陳也第戶內外環而側目寒冰廩廩誰爲覆翼吾婦脫能收而子之異日陳氏宗祐如故令余不爲若敖鬼則余長笑入地矣節婦再拜稽首曰大人有命願竭頂踵以報送往事居有不惟力是視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九

者有如此日又踰年舅卒節婦儼然猶母幼而偕其生母趙氏與其伴曹氏共爲乳哺長而延其父伯潛嚴爲課督娶有室而儼然壯也持其葳蕤鑰悉以付之膏腴數頃臧獲數百指聽其鏐畫父母家自歲時餽遺外絲粟無所私趙氏曹氏亦重德節婦而心服其先君之訓三十餘年耦俱無猜爭自砥礪以求無負節婦間則身爲麻而能消人蓬心若此雖或天之所廢人之所挑招坎坎代擅未必行陸不能保其子之爲元珍爲士行而節婦之拮据苦辛更出揚陶兩

四然齋

卷之三

三十九

三十四

母外以正氣持其遠志以剛腸運其偉幹有廉頑立懦之操有興滅繼絕之功真陳氏忠臣矣視彼截髮斷鼻塗碧磨笄而輕於一擲者可同年語哉節婦之標格久而彌峻而宗黨咸屬習聞其概亦久而益信爲之擗其大節聞之縣大夫縣大夫亦鮮然詫異不虞閨闈內有此女婦亟旌其門將請於朝以風末俗昔已寡婦清始皇以爲貞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而寡婦得守其業人不敢犯今節婦以介特之性著於彈丸蘆葦中少見多怪昔人有云衆女競閨中

續刻蘭花社草敘

沒而遂衰墮云

自不佞二三兄弟爲壇而盟之後經生社幾寥寥希聲矣乃今而有蘭花社其社草刻於丁未者大爲督學楊公所賞鑒業已盛行於世如霍定遊曲江賣蘭於羅綺叢中士女爭拋金錢一時紙貴矣日者郡縣大夫暨學博士季有試月有課復嚴爲程督諸文學每聞秋風起亦不禁神往爭思預整其凌霄之羽會日益勤文亦日益富又將刻其成於戊申并衆子弟如蘭草若干首而來徵言於不佞不佞唯復於諸文學曰善哉諸文學之名社也是則督學公之所以

四然齋

卷之三

四十

三六

深嘉而樂予也豈靳靳以其文而已耶當世士習漸澆柔靡者如穠桃艷李多斌媚而少郁烈狼戾者如山荆墓棘多芒刺而少醞釀惟蘭孤芳獨潔幽馨自韻隱顯咸宜寒燠不改古人比之君子之香比之善人之室又比之同心之言其比類甚美而諸文學取以名其社想見諸文學之執牛耳而更相矢志以求稱此名也定能養以綺石貯以黃磁斗慎漸靡而近鴻碩戒淄染而遠鮑肆處岩藪而修道立德完其清標異日或出而應王者握而趨丹陛亭物表矯矯

霞外垂光結蔭度幾無負薪樵盛心不然而脫湛以苦澀不堪以麤醢則無論征馬不駕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旁觀者且歌芄蘭矣其於名社之義何居焉督學公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宣尼聘諸侯莫能任反魯見香蘭於隱谷援琴而鼓歎其與衆草伍故曰蘭雖生於深林不以無人不芳昭代

宣宗皇帝寤寐賢豪

御製倚蘭操以招四方邁

軸之士今督學公又能帥諸司奉揚

德音加意

振作務窮搜隱谷母爲宜尼所歎諸文學地顯精於

四然齋

卷之三

四十一

三十三

砥行攻文業患不芳耳豈患無人哉諸文學亦唯唯謝不佞曰命之矣

題王道人卷

王道人向負耒耜披襟禮維田農間直一崑崙珉耳忽幻目生花自稱神授預言吉凶事余遇而叩之非有熊頸鳥伸之術亦非有吞刀吐火之奇卽其言吉言凶間有驗有不驗里中愚夫愚婦少見多怪詫異而奔走也固宜奈何遠近縉紳先生亦爲傾動爭欲召致如司馬承禎陳希夷豈其見不逮范蜀公乎

偶作崇耶余觀古今達人長者每值世蜩蟬沸羹如
懷璉復孫莘老云天下有所不忍聞時廷廷願分華
山半席脫火宅而就清冷之淵韓昌黎之從大顛富
文忠公之訪荷澤禪師歐陽文忠公之造浮山法遠
皆心知其理之未必有而竊喜其事之涉於幻誠謂
與其對蠻觸蟻穴泚泚翕翕徒亂人意不若聽禽語
蟲鳴似解又似不解夢惺間作生活差足消駒隙遺
躁念耳道人將結廬東海上杜口靜修滅動心而生
照心俱不可知而余有感于信道人者時事可知矣

四然齋

卷之三

四

遂附數言於紙尾

四然齋藏稿卷之四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誤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賀對揚鄒先生膺薦敘

代邑侯草

國家建邑而設之令邑之鉅細惟令是轄而獨於作
人造士則顯屬之博士先生譬之家然令則家督也
民之秀者其子弟也博士先生其塾師也師之聲教
子弟之型范係焉子弟之純漓家之善敗關焉入其
家視其子弟彬彬恭讓者不問可知其爲良家也入

四然齋

卷之四

三六

其塾視其師侃侃端嚴者又不問可知其多賢子弟
也知此而令之籍於博士先生顧不重哉非惟令當
重博士先生而博士先生亦能重令是古者蓋交相
重也自師道不立世所稱博士先生率自視爲冷局
人不甚惜其官而令因以常員視之落落莫莫意氣
精神殊不相綰結弟子睥睨其旁遂無所忌憚爭爲
屑越邑始不得比鄒魯以薪糧聞博士先生負令令
亦負博士先生是後世蓋交相負也余從常山移令
上海入疆而視其子弟則章甫綈掖之士森若琳瑯

辨而歎曰皇皇乎此大國之獻哉梗楠杞梓微匠氏其誰繩之入序而視其師則晉陵鄒先生實王教事春風化雨霏霏遍槐市間已踰年於茲矣先生生於太伯吳公之鄉志潔而行方外恂恂土木形骸而中岩岩壁立雄於萬夫刀錐屢鍊未嘗勾校似不了了至品藻熾惡又較若淄澠子弟富而情竇披猖者雖豐其饋遺語刺刺諂讓不休貪而好修卽臍脯不具懽如也時爲之宣其湮鬱通其疾苦以故一時諸士斐然嚮風賢者益奮不類者亦俱而改轍富者慕義四然齋

卷之四

二

三

循禮貧者亦賴以舉火不至枵腹而甘嗟來邑承累歲大祲教化翔洽弦誦之聲不輟於閭閻非朝朔望堂簾外罕覩青衿非有身家剝膚之害未肯免冠徒跣作楚囚狀間一二敗羣輒厭然消沮乞不使鄒先生知直指使李公廉得其實推其文章行誼爲絳壇赤幘之薦剡而溢喜餘光波及於余余蓋藉先生以覆短匳取評於青衿而借聲於黌舍也然則余胡能爲先生重先生實重余矣於是諸士肅衣冠微余言以張先生余知先生喜悃悃華競貌言非先

生意也且前使者飛章相屬先生固辭弗樂也而余私心爲子弟慶竊以自慶其能默默乎先生師也父兄也余代邑子弟擇師以課之者也今而後儲養之事余爲政譽髦之事先生爲政庶幾哉不至如後世之交相負也亦可藉以副直指使矣而余且別有感焉世之嫻於世故者娸娸俛仰以博名高識者羞焉每斷斷不理於公評先生恬漠愉靜真有浮雲鞅鎖之態而士林監司交口詡詡青氈首肯不讓黃扉馬鐘有意於名者名未必得逃名而名我隨則人亦可四然齋

卷之四

三

三

盡其在我以聽之而奈何娸娸俛仰以與造化爭此名哉先生喜余言之合於道也諸士遂執簡而書之

賀邑侯仰亭許父母三載奏最敘

我師仰亭許先生從常山移上海僅暮年以內艱去青衿士依依攀先生轅相與建祠豎碑塑像時時舉手祝天願前度福星再照我黃龍浦徼天之靈先生果再以上海令至青衿士鵲然前歌後舞重趼走百里外迎先生其驟見而喜大都如赤子踰年離襁褓捧負相勞苦喜不能出口久之政益成士益習通計

所歷三載于茲法當錄其茂異狀上報

天子

璽書綸語將冉冉從九天下學博士偕諸青衿士敦
緇衣之愛擬修邠人登堂稱觥之儀而來徵言於不
佞爲不佞知先生深也不佞竊揆古稱令難難于得
民尤難于得士鄭公孫僑爲衆人母至比鄉校于防
川廩廩有畏心先生其導奚術得此于多士哉凡士
上不同纓簪下不同襖襜而喜持短長愬利害其風
波易動德怨易成要在服其中局養其大體爲令者
稍操持骯于度既不能厭士望稍砥節勵行嶽嶽負

四然齋

卷之四

四

三六四

氣又趨然作貴倨態有夷其瓊舍眇其章甫意里中
望見令與士勢相隔不復接言笑通殷勤遂謂令不
重士士無所重於令因而狎侮士遑遑以此傷士心
先生飲冰茹蘗敝車縕袍寧生萊蕪之魚無留壽春
之犢寧任知希之拙無要通神之巧其誠實心已足
矢曰日服青衿矣迺標格期抹撇世緣而肺腑凝注
又願鴻鈞內靡所不得與人無衆寡小大未嘗設城
府危觀臺以聲音爲蘭綺遇博士先生不異墳簞視
諸弟子員真如家人父子賢而以藝文來者則與商

鉛槧轉波臣於涸轍貧而以塵甑來者則與謀舉火

吹寒谷以煖律寬而以覆盆來者則與宣湮鬱或延
箕裘或保丘壠恩且流朽骨陳人其他不以理遣則
以情恕未嘗有洗潰武怒令人有免冠搶地之辱卽
朝爲訓督微示誚讓暮仍霧釋驩然不記憶前語里
中皆知先生愛士士無不當先生意願爲讓畔讓路
雖雀角鼠牙亦少知懲創不敢輕犯我冠裳總之如
春風襲人人人薰其和煦故先生不爲赫赫震物不
爲矯矯博名而多士自醉心於先生也夫官之難莫

四然齋

卷之四

五

三五七

如令令之難莫如得士先生處兩難皆能易之然則
天下事又何一足難先生能浮雲軼鎖則無欲而剛
首尾不至牽掣能平等彼我相則逐境而融到處可
爲功名或進而居青鎖爲天下通喉唇再進而建繡
斧爲天下調盤錯再進而列槐棘爲天下秉衡鑑任
真獨往爲天壤內所絕無僅有之事皆先生所恢恢
游刃而有餘技者也余以是爲先生賀并以告世之
爲令者猛不如寬畏不如愛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斯道若夷彊陽者勝矣

贈觀察靖予劉先生太史敘 代草

余少聞父老稱先正文襄周公之有大造於我吳中也吳中苦重稅積逋以千萬計文襄公抗疏於

朝爲設畫一之法至今吳中人頌之如畏壘之於庚

桑楚夫文襄公從中秘起家出爲秋官郎宣德間以

水部少司空來撫我吳中其所堅立烜赫迺爾竊念

天子儲材之意豈徒糜大官餐錢僅僅供筆札之役

亦欲閱歷今古圖迴宇宙爲 國家建不朽業如

文襄公耳假令燃藜斧藻日鳴珮鳳池之上以爲清

四然齋 卷之四

六 三五七

華而無所豎立雖賦三都著中經其何補於肝之一

毛廼世之能爲文襄者殊未易多屈指矣而幸於今

劉先生見之劉先生與其兄二千石接武登進士世

比之眉山二蘇劉先生選入中秘授司馬郎再擢河

南憲副持虎符備兵申州申州守朱君爲余猶子同

榜人其兄若弟從申來口津津道劉先生按申州治

狀甚悉大都方嚴耿介濟之以寬和喜爲 國家

持大體不喜毛舉往歲 天子以鼎新 宸居

念天下西北苦餉東南苦侵大司農金錢匱於是開

礦之令始下中貴人銜 天憲乘使者車東西四

出 天子意在不欲重困元元謂取之閭閻不若

取之山海之藏也第民之趨利如水就下聞上以搜

利孔發聲萑苻之聚捷於教猱且奉行者未必仰體

德意使車所至境內騷動一時監司欲順旨則惧起

釁欲拂旨則惧速禍往往束手仰屋憑奸人妄言有

無以希中貴人旨禍且波及申州中貴人旌旄旦暮

至矣申州益 世廟時向不入礦籍者也天中石

城之間驟聞而相顧駭愕謂禍且叵測劉先生召朱

四然齋 卷之四

七 三五七

君謀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古人不難拒節節薰燭

吾曹惡得唯唯以無爲有開申州無窮怨藪違

天子不欲重困元元意遂以實白直指君及御史大

夫奸人之議紉而中貴人亦爲停車轍不遽臨申州

夫劉先生爲申州造救寧之福其功等於文襄公而

文襄順流與吳中更始劉先生逆流爲申州計安直

以身當雷霆之威其爲力尤難正氣直節真有古大

臣封還內降侃侃不阿之風至今天下謂中秘有人

不徒以中山之兔膠西之麟角侍 陛下不亦偉

與余與劉先生後先稱同官借有未光方忻忻塵執
鞭之想而朱君子里貽書徵余言爲申州萬姓佐兇
饒以祝劉先生萬壽余老矣無能爲劉先生重矣顧
江湖之叟不忘 廟堂之思竊沾沾爲 天子
得人慶庶幾劉先生永爲世儀與二三元老相爲彌
縫匡球上無負 天子不致騰箕歛之聲下無殘
小民不致釀瓦解之變令余九十老人扶杖而見德
化之成寧不益藉有榮施因忘其耄老遙舉觴引滿
擊節而歌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四然齋

卷之四

八

三四十七

子萬壽無期聊自附於緇衣之愛云

贈郡侯濬源詹公榮擢山東按察副使敘

國家設觀察使臣分路採訪而於要害地尤慎選擇
邇者東西告警羽檄分馳 天子拊髀思得頗牧
數數 詔王爵者無輕任使於是王爵者聚而議
曰方今憂在三輔潼關居華陝之間爲關中保障誰
可任潼關者迺循資望推良二千石以成都守詹公
請成都公余郡侯同母弟也未幾又聚而議曰方
今憂在遼海山東登萊之道爲中原咽喉誰可任山

四然齋

卷之四

九

三六四

東者迺復循資望推良二千石以余郡侯詹公請命
下之日郡父老見其小者近者意在桑梓蹙然曰公
實生我我儕小人方藉公以生奈何遽奪公去也郡
大夫士見其大者遠者意在天下忻然曰盤錯之會
非公誰能遊刃庶幾宵旰其少紓乎善哉輦上君子
之能掄材也於是大夫士競爲歌頌以率公之行而
來徵言於余夫諸君子之爲公喜意念深矣然知公
之所以可喜乎當 今天下憂愈大圖之亦愈難
將顯而計之則以爲杞人也不然以爲講張而挫衆
也將徐而待之則以爲燕雀也不然以爲選悞而持
祿也且觀察之職王於規調糾迭欲振刷以博勵猜
之名則神運鬼輸風行草偃勢旣不能必出於一切
科斂束縛是敵未至而先困吾民也欲簡默以要鎮
定之譽則旣雨忘桑中流棄楫心又不忍倘一旦戕
害之觸任俠之靡乘汎竊發是棄吾民以資敵也以
故身當之者緩而如韋不可急而如弦不可喜事而
紛更不可優游而釀成不可圖之蓋憂憂乎其難也
今公之守余郡也外若山苞中實川流形若循循而

無欲速神實汲汲而無敢慢居恒進章逢譚經史勾
校簿書不動聲色而凡積芻粟礪矛鋌繕城隍消崔
苻實已咄嗟而辦公蓋化乎競祿剛柔而莫窺其朕
殫於綢繆補葺而不尸其勞試以爲郡守者爲觀察
無事養烹鮮之福有事收射隼之功投之所向奚所
不得是則公之所以可喜而逆覩其無負於諸君子
之惓惓者也諸君子謂余言當公廼敘以爲公別而
諸父老卧輒攀轅益戀戀不能釋余再屬諸君子曰
爲余致諸父老麋鹿在前不顧走兔 天子將以

四然齋

卷之四

三三四

陵颺之羽當疾風耳異日公奏績於夾谷長白公之
弟勒銘於驪山終南伯仲鴈行而爲 國家勲
天子終念東南公且持中丞節來惠我吳人矣諸父
老地爲公謹守甘棠勿令剪伐可也於是諸父老舉
手加額星軺稍稍得前而歌袞衣者自九峯幾徹岱
宗雲

賀封公孫翁雙膺恩命敘

往牒所載棣萼之盛如二到以凌寒擅譽二崔以摩
天馳聲誠代不乏人求其最爲烜赫足鼓吹千載者

則無如潁川陳氏之元方季方也無論其它月旦卽
太丘亦自謂元方難兄季方難弟兩人將車奉杖侍
太丘詣朗陵至太史奏真人東行動于天象其烜赫
概可覩也已然不有太丘何以有此二難也不佞每
念爲人父者幸而比於太丘有子如元方季方旦暮
弄雙珠於掌中光陸離四起不覺神爽願解其爲延
歷續紀寧須泛滄海渡赤城問司馬承禎哉乃今而
於孫太封公見之矣封公生堯舜之墟高郭有道王
彥方之誼而抱朴不試留諸後人長公登壬辰進士

四然齋

卷之四

十一

三六四

起家恩縣令擢居南臺侍御次公登戊戌進士來司
吾郡李長公先以縣令最封公得拜命如其官次公
三載于茲亦以異等聞再徵 天子璽書而長公
遇 微稱大典又當拜推恩之命九天雨露灑灑
而下世爭以是爲封公華曰是可以比太丘之有元
方季方乎不佞曰未也昔太丘性長厚類祥鸞瑞鳳
強者德綏弱者仁撫不喜刻覈以博彊項聲其子亦
恣柔愛之道論議務依長厚今聞長公之令恩也政
平訟簡興學課農其所鼓鑄而全活者甚衆次公之

理吾郡察而不苛文而不害庭有燃犀之誦獄無灰骨之冤衞衛峯泐之民罔不舉首祝釐願封公躋眉壽介景福以報薰冒之恩世又爭以是爲封公華曰是可以比太丘之有元方季方乎不佞曰未也昔太丘於茹納中多所幹旋宇宙之畧如調停侯覽張讓兩中常侍令天下默默陰受其賜類桂樹生太山之阿霑以甘露潤以淵泉在桂樹不知山之高泉之深而其子亦每事敦大體欲培養國家元氣於其孫長文所稱父鴻臚家訓可見今天下朝野之間喁喁訛

四然齋

卷之四

十三

三六十三

訛務屬雞口以角勝貂璫之徒又迂迂與縉紳士互爲水火輦上君子方思得秉心無競者推誠布公以綏靖之而兩公之雅望甲天下或從烏府召對螭頭總風紀之憲或從郡李徵拜夕郎操彈壓之權兩者休休斷斷並位槐棘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封公日啖桃食棗翺翔其間今日報長公爲 天子披浮雲開離照明日報次公爲 天子回春陽運斗樞今日報長公消城社之孤斂神工於寂若明日報次公化樽俎之予調庶尹於熙如當途益高豎勛益茂

天子益出上方山龍黼黻以示寵異不啻如元方季方遇非其時其沾沾自幸有子寧不十倍於太丘不佞固知雲壠之秀且遠讓太行王屋矣日者封公俯念兩公瞻雲陟圯之思從高都過秣陵就長公問封駁若何又從秣陵過茸城就次公問平反若何于徐徐歷覽六朝三吳之勝惜今世無善占天象者有之當亦奏真人東行賢人聚五百里內乎不佞門人朱生輿與諸文學數曹受知於次公最深計無所藉手以效拳封之祝則乞言於不佞不佞遂述封公之

四然齋

卷之四

十三

三四十一

比芳太丘與兩公之齊美元方季方者以授朱生且起而歌有騶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諸文學起而歌麟趾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而次公亦爲歌鳴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不佞又知兩公之終能慰藉封公永保此思皇之祐矣

邑父母李斗冲奏最敘

國家張官置吏莫重守令而令尤重爲令初釋青衿棄三寸桑管一朝綰墨綬受百里專寄刑名錢穀未

必其周煉土俗人情未必其通曉多操刀製錦之懼
故自御史中丞而下皆得日省月試持其短長比及
三年則總計其治狀上之

天子

天子下太

宰核其實與屏書合克副厥

命乃下

聖書

褒美增秩賜金封其親與配如其官灑灑露零舉室
而沐恩波焉一以示寵靈酬其前勞一以示鼓舞異
其後效而鼓舞之意賒於寵靈所以觀由察安防其
末路者視昔加密蓋官成而志怠名立而實漸衰者
人情乎輦上君子更慮之長矣余邑父母斗冲李先

四然齋

卷之四

十四

三百六

生不佞二三兄弟微天幸附驥金溫玉潤訥訥如不
出口每於衆中望而知爲長者匪獨目屬且心所之
曰安得若而人撫我桑梓令蜉蝣之俗挽而敦龐如
天保歌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乎未幾剖符先生果來
令我海邦矣海邦刑名錢穀之浩繁十倍於它邑土
俗人情之怙侈佻巧五倍於它邑卽自負強力智慮
聞識者不無縮頸流汗而苦執掌先生甫下車食廩
衣素却鮮懸魚首以身帥民而徐視民所欲惡爲之
開榮灑澤除煩沃焦與民更始徵科之緩急以額定

奸戶與嘉師不槩督聽斷之上下以情求斧斤與芒

刃不混施桀黠之暴橫以嚴馭謹其寵檻可以化鷹

而變虎誹譽之紛紜以真調任其聚散可以馴雉而

盟鷗望之而夷然城府都捐卽之而坦然肝膽畢露

似乎無所刻畫至坐堂上辨堂下人曲直則又炳若

觀火恢若遊刃老吏積胥擱心而退竊歎賢者之不

可測如是政平訟理蓋于今三年矣在事者業已錄

其茂異狀聞于朝天子當天官議隆恩與

數亦且旦暮仰承得籍手尚方伽瑱光太夫人萊彩

四然齋

卷之四

十五

三百六

矣不佞二三兄弟快觀盛典嘉先生之前勞而喜且
懸知先生之後效當益懋於前無負天子鼓舞
深意益又喜凡爲令者或念已方筮仕虞人且書生
我也而以猛氣出之震電憑怒毛舉鷹擊以賈餘勇
則進銳退速所謂再而衰三而竭矣或匿已本質欲
乞人齒牙我也而以名心出之上下綠飾東西借交
以賣名聲則魚得而筌忘所謂千乘讓黿豆見色矣
惟先生恂恂雅雅無雄行橫鶩一日千里之思悶悶
淳淳亦無采華蹕腴翼飛蹕走之想窺其胸中第知

爲民父母者當冒弟如是與民煥休當恬澹如是與民砥礪不知天壤間別有捷徑有巧宦日者愁霖爲災魚麥蛾飛數百里膏壤渺若河漢先生蒿目語難所以爲民請命者不遺餘力然終不作煦煦聲色而恩以賈譽擾擾橫目亦陰受其安靜和平之賜忘於何有無論先生今日之令我海邦卽由此而青瑣黃扉三事九列不佞二三兄弟固知先生之色澤不變神骨如故異乎當世躍冶之金也昔周之南國諸侯化於文德召南之詩爲歌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四然齋

卷之四

十六
三
四十二

賀顧參軍堯亭先生奏最序

邇者塞垣之上多羽檄期門羽林亦多驕悍難馴不可卒得指臂 天子乃拊髀思頗牧尤注意況武庶幾坐而畫諾自金吾緹騎以下凡諸禁近幕府參軍務慎選老成練達者當任使而堯亭先生始以參軍起家云先生尊人愛香公挾長桑君術全活江以

南數千指至先生徙而儒曰余操三寸柔管調金丹玉液足令一世肉骨盧扁之功孰與夔龍多也儒成而數奇數數困名場弗售遂輸貲遊太學解千金裝結客折節海內賢豪長者偶念 天子需材意咄

嗟歎曰彼張建尉大夫非夫也耶丈夫昂然七尺寧能老青衿倘得一命而可吐吾胸中奇不難與絳灌伍矣欣然謁選人授義勇後衛參軍日從材官伏飛輕裘緩帶而譚詩書禮樂旁及金版六爻諸蓍茸陸梁之徒爭心下先生以爲今之況武歷官凡三載四然齋

卷之四

十七
三百六

于茲法當錄其茂異狀上之 天子行且下

璽書褒異超格而簡拔之諸戚屬同里閭者樂覲盛典以爲先生率而徵余言以華先生先生弗自華也方念太夫人春秋高愀然有登山望雲之思曰母老矣奈何僕僕飛蓬風塵中而置菽水不問獨弗念圻父詩人所謂有母尸養耶且余幸有子能操觚矣未竟之業余其屬之吾子異日足報 陛下母自苦夫當世士多貌繫少圓轉業冠章甫非博一第幾灰注不釋率得之則又若卷婁然眷戀華膺藉口叱馭

忘情倚門若此者蓋比比也先生獨能大能小能舒
能卷如神龍之不可羈而係假令 天子馳域外
之觀不以常調淹異才俾得噓氣成雲天矯九天之
上盡需其金丹玉液計所標緊奚啻卜大夫將張廷
尉之勲爛焉 廟堂之上又何須宵旰而厘拊髀
也虞山爲虞仲隱居處高風雅致猶有存者先生實
生其鄉固宜有古通人概矣然爲輦上君子計可使
虞山之巔有兩虞仲哉

贈兵部駕司貢吾李先生擢陝西僉事敘

代草

四然齋 卷之四

十八

三言四七

目古三秦之境稱天府神皇登崆峒而望玉關以西
青海賀蘭在焉真要害也往者天驕之狼煙繞塞不
注而重以靈武陸梁物力漸絀人心風俗稍變凡杖
節入秦者率厚應懷靡及 天子亦數數拊髀思
得人以鎮關中一時自督撫守巡而下非有實心勁
氣與鍊事之通才不以克任使貢吾李先生鍾靈於
三塗二室其端方弘鉅與嶽峙河流相應輦上君子
之掄才者念 國家提衡天下士莫重於銓曹非
得端方弘鉅如李先生者不可則以李先生司天官

務已而念 國家可佐 廟算銷鋒鏑於樽俎

者莫重於樞府非得端方弘鉅如李先生者不可則
以李先生副司馬郎司車駕事今且覩塞垣之上羽
檄交馳亟於外憂念 國家肩背如三秦之境隱
然保障而稱鎖鑰非得端方弘鉅如李先生者不可
則又以李先生分巡陝之河西夫鄜州之地宋元昊
歌採花處韓范兩公嘗經畧於此邇承凋弊之後機
巧者視爲傳舍王於彌縫畏悞者視爲險道利於規
避拘局者視爲盤錯苦於旁午豈不憂憂乎其難哉

四然齋 卷之四

十九

三六三

而先生出其司天官者以謹論除懸鑑持衡以辦材
官蹶張出其副司馬者以相便宜輕裘緩帶以譚綦
制安節出其一介不苟四知不欺百折不回所謂
端方弘鉅者以廉頑起懦而清債帥之謹作超乘之
勇解紛劇劇著伐豎標當如遊刃建瓴矣先生旌旄
將翩翩西指余輩與先生雅其墳簞稱伯仲於其行
也不歌渭城而歌采薇歌出車歌六月曰庶幾戒定
居而奏三捷之勲曰庶幾畏簡書而成于襄之勲曰
庶幾兼用文武而垂萬邦之憲異日歸自朔方並受

福社令天下知居銓曹者能明於八觀亦能諳夫九地能爲山巨先亦能爲羊叔子則余輩實藉有榮施矣

賀憲副韓公祖擢湖廣大叅敘

國家財賦半出東南諸郡東南沃野千里東薄大海西浸太湖蓄洩稍壅遂成菹沚淫霖忽布又鬱焉滌漾以故廟堂之上所蒿目注念莫切東南水利

特命憲臣專督其事視唐宋時都水營田開江等使之權爲重邇年旱澇數告陵谷失常掄材者尤不敢

四然齋

卷之四

二十一

三

輕任使務擇端方持重明通練達者以往而吾韓先生實來司東南水利先生每語人曰余水官也沿古稱善治水者必曰神禹禹之行水非曰行所無事乎余不能令高者下下者高與白圭爭尺寸之長能令高高下下無失其習坎之性自東南之有韓先生也吐納各順其常淳委均時其用三江五湖悉受其安瀾之利先生且不獨以無事之智行水復移其行水者以當諸盤錯凡影響風聞幾成騷驛之變釀株連之禍者先生神閒氣定屹如山苞務在調停寬解如

驚湍怒濤迅駛而來徐挽之就下天下不見決排之力亦不罹衝激之害蓋先生之爲東南造福也已三年於茲東南之民方倚公爲長城而天子嘉公不績既下

璽書褒異尋晉先生秩擢楚藩大叅

展其治三江五湖者以施之洞庭彭蠡余郡之邑父母王侯某許侯其不遠千里來徵言於不佞以華先生行不佞念先生之行也誰爲余桑梓父老養此和平之福此中殊依依不能釋又念天下波靡不患無才患不能善用其才不貴喜事貴於行所無事彼理

四然齋

卷之四

二十二

三

絲而夢烹鮮而擾者蓋比比矣而邇有端方持重明通練達如韓先生爲之砥柱且簡在帝心羽翮當途高則國家糾紛終將賴之奚憂多事哉余因敘以授使人并以告諸任事者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智亦大矣

壽憲副詹公賢母張太夫人七十敘

代草

我郡侯詹公既覲天子則迎母張太夫人於署中日修志祿之養太夫人春秋高明歲癸巳七十矣郝大夫士咸釀春酒庀兕觥以待今壬辰冬公績最

望隆甫三載遷山東按察副使郡大夫士依依不能
釋聚而謀曰鴻飛遵渚于女信處吾儕其如公何其
又如太夫人何於是競歌甘棠雜以南山而來徵酌
者之辭於不佞夫親有年而不沾子祿子有祿而不
逮親年與有年有祿而賦翩離鵠羽不得時時繞膝
爲孺子慕皆人生憾事今太夫人壽躋希齡猶然兒
齒黃髮可謂有年矣長公次公鴈行登進士秩中二
千石陟齊秦大藩其隼旗熊軾則同其星軺玉節則
同其各被 天子璽書寵錫得製冠帔以新太夫

四然齋

卷之四

二十三

三六

人綦縞則又同可謂有祿矣往年次公守成都則迎
於成都今年長公守雲間則迎於雲間太夫人從翟
幃中歷覽錦江九峯之勝而兩郎君以歲更昕夕衣
緋紫侍左右可謂時時繞膝矣迴環宇內彼稿項黃
馘而老田中負不知人間有瓊瑱者無論已卽有子
而貴曳纓組膺綸綽孰有聯蹄齊頤重沐雨露眷戀
晨昏如太夫人之得於子者乎不佞有母亦年踰七
十得比於太夫人不佞兄弟安敢望長公次公然亦
微天之幸各衣租食稅得幾於太夫人子顧不佞母

慈桑梓視官廨若柴柵不佞兄弟固請而不得日從
黃鵠玉融諸山瞻雲鬚指腸一日九迴翹首太夫人
與長公次公不啻閬風仙子矣寧非宇內盛事哉夫
太夫人慈仁以宅心端嚴以正范在成都以廉平相
成都之治在雲間又以廉平相雲間之治凡長公次
公之春雨秋霜斧斤芒刃各以其時不失理解類從
太夫人陶鑄是以人爲祝釐天亦鍾祥也如是乃知
善壽親者在承親之意敘億萬姓懼心以不朽其親
爲壽彼酌匡廬之泉窮荆吳之珍僅僅帑鞢鞞也

四然齋

卷之四

二十三

三四

者抑末矣

送貳守匡公還郡敘

余觀漢曹平陽侯參之相孝惠也擇吏必重厚長者
稍稍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去之見人過專覆蓋
掩匿舉事無所變更喜陳事者飲以醇酒令其開說
較長絮短似不及郗侯而人歌其清淨寧壹鴈行稱
漢家勳豈才固有不足貴時耶漢之繼世當百戰瘡
夷之後天子不得具鉤駟齊民無益藏參與休息無
爲此參之善識治體而能成其名也余邑值累歲大

侵境內騷動民廩廩有今無儲茹草根木實枵腹行乞者填街衢相枕藉斃者以澤量桀黠者復煽饑民闌入富室攫金曰晝隼待之聚東西竊發桴鼓數起邑之難卒撫而定也不啻若渤海矣承縣大夫乏士民方喁喁引領曰安得如龔少卿者用治繩之法便宜而來也監司亦思得重厚長者如平陽侯所置吏拊循凋瘵我郡匡公遂以貳守來視邑篆公不夷棘單車行縣至則首諭諸父老曰當今所最急者非國課乎余亦知課額多寡卽爲吏者殷最然余胡能

四然齋

卷之四

干四

三六九

來詣余言曰諸生僅僅藉糊口之產若而畝邇以歲侵至不能給饘粥微公緩其徵輸則索稅者噉囂戶外胡能一日安弦誦公大都簡其繁禮似莫莫也而余諸生實陰受其生我之惠敢微一言以識感佩之私余維往昔視篆者無論營營脂潤卽赫赫務名高文峻網密奸軌不勝邑亦多故公鎮之以廉靜持之以惻悃甫及半歲而士民懷其惠深入肺腑如桃李不言而成蹊蓋邑當極敝辟重傷之夫惟衽席而偃卧之猶庶可延歷續紀無所用於熊經鳥伸之術爲也公能審時度勢含采韞奇濟之以烹鮮救闕之法其古倪寬劉方之儔歟真可謂德讓君子哉余遂述公所以福余邑者復學博士暨諸童縫而因以告來者多事不如省事擾民不如便民斷斷無汶休休有容卽平陽侯之相天下可也無論一邑矣

四然齋

卷之四

干五

三七七

賀虛江杜老先生八十壽敘

世傳東方曼倩三竊西王母桃最爲長生曼倩依隱玩世數數奚落公孫丞相董視魏臚若烏有迺其誦詩書二十餘萬言誦諸子百家二十餘萬言口諧倡

辨鋒出泉涌胸中又似無所不有益能有人所無則其得於天者多能無人所有則其損於人者少耳近世縉紳先生厚於世味薄於性靈衣冠甚都騁從甚盛宮室臺榭甚麗鉤榮致肥引繩批根之術甚習而試令其兩齒牙樹頰脰吐唇吻則如眉山氏所謂求一言之幾乎道卒不可得內者無一之有而外者無一之不欲有精弗聚而基傾神弗寧而真泄莽莽營營無壽類矣不佞先君子少所兄事者曰虛江杜先生杜先生喜獨行一意不能磨磨從人性更澹宕無

四然齋

卷之四

二十六

三六十九

他嗜獨嗜竒字晝夜漁獵於二酉三墳間博覽雖畢方之烏秦獄之漬氣靡不通曉結撰務追西京而上足並客難平樂賦非有先生論廣坐中玉屑從橫間發單辭涉詼笑聞者莫不願解有滑稽風一時陟巍登臚謬謬引重者見先生輒嚟不出一語而先生亦示以地文腐鼠來嚇人不令其入意中自孝廉起家始爲令再移藩幕二又爲令直躬而行竟不能枉性以博善宦名卒卒掛冠賦歸來歸而杜門却掃如爲諸生時仍兀坐烏皮几校讎丹鉛與蠹魚爭出沒

旁及黃老養生家言捐橐金構浮圖譚出有入無之

旨諸戶外事悉屬其子孝廉君孫太學君居恒閉目握手曰慎毋以踣躄溷乃公乃公寧能以夢中身交臂歷指腕腕然就繆繆之中至終歲未嘗肅軒冕對達官要人作罄折狀大類金馬門浮沉傲睨態有安步飽食拙首陽而工程下意總之則人所無者先生如懸河倒峽無一之不有人所欲有者先生如虛舟飄瓦無一之有老氏有云虛其心實其腹此其爲長生之訣也已歲乙未先生春秋八十猶然朱顏綠髮

四然齋

卷之四

二十七

三百五十一

望之如雞羣野鶴誕彌之月爲玄英邑人侈然希觀爭持兕觥祝萬壽不佞因新都洪君之請獨敘其有合於曼倩者以佐鰣曼倩爲千古第一流童兒牧豎想其遺風餘韻或肖像景仰疑爲天神云今有杜先生庶幾再來曼倩夫曼倩雖位不暢才然猶遇漢武數召幸被恩禮而杜先生竟以一邱官老人壽榮名此齋彼豐又曷有旣也昔班史傳曼倩戒後世好事者毋取竒言怪語附著之不佞亦無用卮辭爲杜先生壽矣

壽別澄源潘太翁七十敘

邑負海枕江多驚濤激湍潮汐異態以故民生其間
佻巧善幻亦隨時雅化緣所憑藉爲轉移變態百出
或于其身或于其祖孫父子兄弟稍得時而駕則盡
棄其蓬蓽故態而脩富貴容衣服自朴而華飲食自
苦而甘宮室自卑而高僕從輿馬自寡而衆自彫敝
而鮮麗至其意氣之揚詡語言之譁張陵轢里閉造
作矍鑿真有上無天下無地中無人于五步之內者
未幾而驟雨疾風不能終朝竟夕靈光漸以消歇枝
四然齋 卷之四 二十八 三六

也自 穆廟登極以迄 今天子馭宇恭定位

槐棘學憲方伯公雁行而稱名卿此如日臻于衡陽
對于昆吾靡于鳥次時也當其時炎赫赫炙手可
熱凡爲子姓者幾于指一洗其困復陶穴而更諸爽
塏雖彼不自知其變而以人視之則旦暮異態矣乃
澄源翁者温州公之子恭定公之從子而學憲方伯
公之從弟也試詢之里中長年父老猶及見翁之侍
恭定温州周旋學憲方伯者其視今日曾有異態乎
無論其所憑藉即其身自大官而別駕以迄于懸輿
四然齋 卷之四 二十九 三六

翁已春秋七十子一人將筮仕大官以續翁之緒孫
曾若而人或馳聲成均或蜚英鬻舍各頭角斬然又
將以進士業益亢翁之宗世之艷羨翁者咸謂翁得
于天者厚而不知其持于人者堅也古今稱善養生
者莫如柱下漆園大要在于挫銳解紛人察察而我
獨悶悶如嬰兒之未孩其言亦曰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然則
翁之既壽且康屹然如魯靈光也誰曰不宜哉余兒
子兆玉爲翁孫瑋將從余遊長安而先于濯枝之月

四然齋

卷之四

三十一

三十一

修介壽之觴余無能爲諛遂述翁所以長生久視之
故以侑觴云

賀仰槐王君榮封敘

代草

國家置更有司大官者以供膳羞有司秘監者以供
筆札保王躬宣王藻兩者最稱禁近以故人不見驟
致亦不能一門並得卽並得矣轉徙靡常亦不能遽
微寵靈榮及父母名器蓋若此之難也余聞雲間之
海上有仰槐王君者少緣龍蛇機利起家丈夫子二
爲光祿典簿以膳羞事 陛下者一人其長子楷

也爲中書舍人以筆札事 陛下者一人其次子

國棟也兩者雁行曳金紫立螭頭而長子先數月被
命首以續最封父如其官次子綸綽將差池至已燁
燁從 九天下矣無論東海上少見多怪侈爲盛
事卽宇內誰不嘖嘖若有艷於王君者曰此夫雀蛤
雉屠目暮而化者也信長袖易舞也曰此夫軒冕而
不苦鉛槧者也奈何斫斫攻刺繡也曰此夫卽往歲
發粟千鍾活民溝壑者也惟天所相非人所能爲也
美與歎參半要未得其本也三吳之俗日入於偷形

四然齋

卷之四

三十一

三十一

立而神傷父子兄弟亦各有心或分堂室而私囊橐
或分垣墻而私園窖甚至親昆季競刀錐角立門戶
奚啻秦越人如晉楚然日執兵相從事寧虛內廐以
實外廐辟人一身左持矛右操闌戟以相搏豈不殆
哉又安望迎祥葆和承天寵也余聞王君操麤奇轉
輸京師命行燕市如在宇下二子曳組鳴玉惟其父
韋布是念奉令數千里外若唯諾膝前伯子不恃其
倜儻善計然策有雄視其弟心朝夕謀所以矯弟翼
促之雪霄其仲子日出入承明置身高華鉅細一稟

於兄東西南北惟兄是從若石慶之事石建惟謹此其元氣旁流腹心手足融貫無壅關痠痺無良之人不得乘隙竄肆爲蠻貊且其積厚而光得全而昌以有今日也自今以始能慎厥終益敦萬蘿松栢之愛則王氏之澤應未有艾也已又奚啻有今日也善哉莊生之言曰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惟王君家不自爲病故立人之所病而不危不自爲爭故聚人之所爭而不傾試觀當世之傾危者率以角弓造彘而知王氏之澤非偶然矣王君宗人上

四然齋

卷之四

三十三

三十三

舍君暨其子太學孝廉兩君往來朱方遊余父子兄弟間數數言王君事以故得習聞其概適上舍君來乞余言以張王君之遇也遂忻然樂書并以告世之有艷於王君者使知所慕效云

壽方伯克菴潘先生七十敘

代草

世廟時多名公卿亦多賢子孫奕葉濟美共勤泰運雲間潘恭定少保公其一也少保公次君爲方伯公方伯公先余登進士起家郎署回翔藩臬多所敷歷余不悉論論其大者方伯公之督漕於淮也上念

國家之艱於漕數十鍾不能致一鍾下念小民之苦於漕率以肥家往以瘠身歸亟爲濬內河以便河漕而復倡海漕議按勝國時遺蹟募長年鮫人赦株送徒習之自是海舟稍稍達京師幾成二百年所未有之業而竟以此來射至今內河之利民猶賴焉相與俎豆之如畏壘海漕之議則以公歸尋格矣往歲河伯告驚海氛甚惡當事者抱隱憂一時纓組非哆口而輕動風波則畏首而巧規趨避余每仰屋竊歎曰安得有出身任事如潘方伯者翫辭以當盤錯爲

四然齋

卷之四

三十三

三十三

天子舒霄旻而公且高枕東山矣才大而無貴仕妄意公不無咄咄作書空狀時從其季子光祿君訊公家居何以爲樂則又知公之蕭然有出世之思輒向客曰安石東山信足自娛然須着屐倚鳩而往余欲置蓬萊方丈於几席間旦暮寢處其中號卧遊主人詎不勝安石東山耶於是種萬箇竹鑿數十畝魚陂累千石爲層巒雜以雲屏瓊壁爛汗青蔥此雖范大夫霸越之剽校哉亦足以窺公廊落之度揮霍之才矣今公已春秋七十猶然嶽嶽如山苞遇事慷慨論

列有伏波據鞍態昔少保公年幾衛武人疑公家不
獨世顯亦世有延歷之術而不知蓋有天道非獨人
事凡人能爲國家出身任事者則天必福能爲國家
出身任事而位不暢才聲不副實者則天必厚爲之
福以公之峻調迴韻直可芥須彌而蛙海若乃令其
乘幽控寂專一丘一壑以老則天所以福公者殊未
有涯也而奚壽祺之足云適中翰王君與公有葭莩
之戚來徵余言將致其封公脩介壽之觴余故爲敘
次如此以爲公長祥左券因以告世之纓組者幸無

四然齋

卷之四

三十四

蓄縮以負 天子卽人之不知尚可責報於天哉

賀陽谷蔡先生偕配曹孺人榮壽敘

邑之東大海環焉風剛而氣勁人生其間多雄心喜
鬪好訟三甲五甲之風自昔已然而俗尚樵魯少文
猶僅以力爭有耒耜無戈矛邇來桀黠者出機智橫
生狡焉與偏霸之思不控拳而設械不搏形而射影
志必欲盡食諸弱者之肉以益強而後爲愉快里中
人惴惴莫敢誰何間或徼天之幸營人之巧以發禳
易章縫青衿楚楚如虎而冠則勢益張里中人益惴

惴奔走流汗惟其願指莫敢誰何并彊兼巷戶千人
億膏腴第宅廣侈儼然一都之君自謂子孫百世不
遷之業矣然彊陽以逞竟犯天道所忌悖入者亦悖
出立而盈者亦立而涸根不深而易撥蔓不長而難
延不數十年已化爲烏有陵谷滄桑余不知凡幾變
而獨蔡氏之宗幾二百餘年其開闢依然如故其宗
人余不能遍識因蔡生遇時來執經余門識其父陽
谷蔡先生先生豐願偉幹雅度樸衷其孝友納篤不
惜捐頂踵傾橐囊也類徐仲原裴叔則其型范端方

四然齋

卷之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不難化頑懦起薄鄙也類王彥方陳太丘身補郡弟
子凡四十餘年子相繼補邑弟子將十餘年與人
以理遣則以情恕未嘗憑藉寵靈修睚眦之怨構雀
鼠之恠無幾微有所忤於物又類婁師德沈麟士今
先生春秋七十配曹孺人春秋六十遇 天子覃
恩大典得拜冠服之賜縣大夫亦將隆袒割之禮以
彰隱德諸鄉里戚屬爭持椒酒願先生壽長表此東
海不以惴惴而以欣欣如忘機之鷗馴擾而狎於先
生然則先生之能庇其宗令其屹然如魯靈光也又

胡怪乎其然也易稱受益也以謙詩稱干祿也以豈弟古今推善攝生者必曰老氏而老氏亦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挫其銳解其紛嗟乎世豈有暴戾恣睢而能長生久視於世也乎哉得是說也可以壽祭先生亦可以告東海上之強陽者倘有意於保世元宗乎當以蔡先生爲的矣

四然齋藏稿卷之四終

四然齋藏稿卷之四

三十七

四然齋藏稿卷之五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諱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青山稿敘

昌黎氏羅池毛穎諸篇直與河東相頡頏而佛骨一表忠犯人主遂定山斗之望然則立節立言雖類稱不朽事節不較重哉予友子如性彊毅堅忍動引繩墨尺寸必求合古人居嘗指心而矢曰丈夫貴任真獨往抑首蓬茅張膽廊廟爲吾所得爲耳彼守黑抱

四然齋藏稿卷之五

三百八

雌與世浮沉而甘心焉者非夫也人爭迂視子如而子如自信其不迂弱冠領鄉薦及強竟成進士官刑曹郎甫八月卽上章論時事憤發怒罵類汲大夫卒絳越俎議罷歸田里被布衣從闕下亡命又類張京兆子如之爲人亦奇矣夫千里之驥久伏於櫪驟而駕途慮途之短則速邪徑而馳間道慮途之蹶則斂騰驤而效欵段子如綬方若若千里在望獨不能超乘而前或安步而至而直爲此廩廩正言不諱以危身此豈與世之汶汶絜樞者伍也一時海內人士無

論知與不知有不岐舌譚俞先生行誼者乎慕其爲人不獲覩其心胸面目如馨而辨此有不延頸願快讀俞先生文辭展幾遇之者乎今子如家居蕭然動濠濮之想葺半畝官構數楹於水竹雲樹間閉關絕遊裏足洗耳逍遙蚪蚪鳥跡之場以自愉快昔虞卿窮愁著書書乃益工子如年足聚糧志若飲河務克其量詎搶榆枋而止行將翱翔西京而上以古文辭名海內稱不朽矣茲校其未第時暨歸田里謂諸弟子所作經生言若干首哀而梓之令海內得先窺其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三

問若編敘

一班題曰青山稿云其文辭多創造罕勦襲勃窣爲理窟而骯髒激烈溢於毫楮稱其爲人益更相重矣當世以弱頽登僞者非沾沾揚詡無人乎五步之內卽營營纖趨馳情於六鑒之中意得則氣浮志卑則業謝一二偕計後喻屢不律幾灰注矣不佞門人王子與甫束髮而先不佞鳴乃性沉深謙退語訥訥不出口耳目亦無它嗜好日枯坐一室攤經史子集以咿唔作生涯戶外剝啄不啻海濤聲若轟雷不聞赤

曦流汗玄冰侵肌不輟當撰造據梧冥討不驚人不休文成則坦腹受彈射不中理解不止公車累上黑貂蒙戎益枕戈卧薪修背水焚舟之業不衰不佞觀子與之深居簡出專精勵意類魯叔陵皇甫士安其編蒲緝柳映月望星不減寒畯白屋又有江泌任末之風昔晏子語梁丘據有云嬰聞爲者常成行者常至世寧有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息如子與者而其技不日進於道也乎哉日者負書擔囊就不佞下帷城西草堂得經書若干首大都抽毫截角足成一家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三

高阜甫制稅敘

當世制稅之變極矣蓋嘉隆之際以制稅攻制稅其格卑其遇合也易人操觚而不春糧於是剽竊者爲政而沉酣者退邇來以古文辭攻制稅宿衺之士詭

常慨迂晉魏以下無論已意直薄東西京窮蒐於柱
下漆園侵淫入毘耶之室其格高其遇合也難人匠
心而不傍吻於是沉酣者爲政而剽竊者退陸士衡
有云傾羣言之瀝液嗽六藝之芳潤正其時也余社
友高臯甫少負探奇之癖困諸生十餘年始發順天
解今又困公車十餘年人以爲淹而臯甫方樂觀時
變盡出二酉之藏伏而讀之關覽益博揆造益幻化
大都取材於古創意於今非古有今無者不以煩不
律夫臯甫昔好古於趨今之日是欲臯甫遇時今臯
四然齋
卷之五
四
三六

迺其可傳不可傳亦自懸殊語曰小知不及大知小
年不及大年余於臯甫見矣

王汝一制義敘

國家三歲一比士余邑士每三歲脫穎者數曹大都
行修經明天與人合間或有一二不大副物望令人
疑信半而生倖心於是朱門丹穴狡然起問鼎之思
士氣遂以大喪歲在癸卯余邑士脫穎者視昔最爲
溢額亦最爲得人其人皆編蒲織柳含英咀華稟足
而燃熊丸者也其家皆囊脯繩樞羹藜含糗懸磬而

四然齋

卷之五

五

泣牛衣中者也其先祖父強半困章縫守株作老蠹
魚不則務田農拙業皆無所風波於世者也總之彬
彬質有其文異乎孤裘而羔袖焉而余所最悉其素
者則莫如王生汝一矣生之尊人勿齋公食餼費舍
凡五十餘襖鬚髯如戟未嘗脂韋諸物亦未嘗凌厲
有所傷害於物晚而舉生髮方覆額來執經於余曉
出而侍余帷中攻鉛槧之業暮歸而繞勿齋公膝下
奉菽水之歡不然童子乎已雅負傳人之望未幾補
邑弟子又未幾名大噪稱茂才異等又未幾登鄉書

爲豫章去非劉先生首取士一時海內所推夜光明
月廷廷屬目於生而梓里青衿欣欣色喜咸謂以生
之世德也而顯以生之沉養也而獲信哉人桴而天
鼓太史公恨恨於天之報施其欺我乎於是蒙夙垢
者懼而齋沐不敢輒微上帝之祀抱空質者退而春
糧不敢橫希行人之得雖擅多藏力能通神者罷倚
市而刺繡不敢妄異萬一於于巷之遇是役也奚啻
衡文者可間執讒慝之口卽造物亦藉以解慝而釋
憾於世不重有關於世道哉生勉矣世道所望於生

四然齋

卷之五

六

三十五

不止此生勉矣昔樂正子爲政於魯子輿氏喜而不
寐其喜非以智慮聞識以好善足風世故余竊附子
輿之意因敘生制義而論次如此至其制義之秋神
玉骨不問而知爲翩翩美少年則又無煩余言也

朱敬之制義敘

余每聞先輩譚弘正間一二衡文者匪獨文之甲乙
不爽尺寸讀其文想見其人某也實而晚榮某也華
而早謝某也剛而多概所暨未可量某也柔而少骨
終當易靡其言若犀燃燭照雖司馬季主姑布子卿

不過是一何神識若斯而後則不復聞矣此豈盡衡
文者之不逮古亦爲文者之去古遠耳蓋昔人無論
工拙期於掩己性靈今人無論工拙期於塗人耳目
以故讀昔人文其肝膽象貌若瞻之在前而讀今人
文則閃爍不可方物其文類惛惛其人乃蜉蝣流佚
其人或呶嘗么麼其文復勦襲高論故爲披猖迂悞
之語所謂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又胡怪乎衡文者
之不能按表測裏也朱生敬之余亡友叔郊仲子也
髮未燥來執經於余余心器其矯矯非凡兒束髮補

四然齋

卷之五

七

三十七

諸生家無擔石乎嶽嶽豪爽不作窮措大技倆遇公
正發憤面折不能容人過有宗世林汲長孺風至其
發爲文章人之好醜數之奇贏悉不入其胸中而惟
堅然行壹意大都沉深其旨骯髒其詞丰骨稜稜酷
似爲人試讀其文不問而知其爲朱生言也假令文
盡朱生衡文者卽於暗中摸索可得何至大相繆刺
哉夫當世之爲人與爲文如出兩途然總之喜投時
好以磨墜爲主朱生寧匠心寧忤俗人則朱生之人
文則朱生之文庶幾中立而不倚者焉有此勁質加

以善養人與文俱治而鎔之稍斂鋒鏑偕之大道則古稱不朽業豈足讓乎區區黌校尺幅余不爲朱生沾沾矣

題喬生詩義受彈編

昔宣尼當處士橫議而雅言詩書執禮以示反經之意子輿氏亦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其所謂經固不顧於簡冊所載而所載人綱人紀爲備且耳目覩記與精靈所傾注盡出於此則不見異物而遷焉其關於世道人心非淺鮮也兩漢地節元和盛際

四然齋

卷之五

八

若石渠白虎大爲表章而一時真儒輩出斐然嚮風其間議論文章壹稟於正迨其季年博士倚書不講而瓦釜雷鳴漢業遂衰豈非其明驗與 國朝以經術取士士雖有雕蟲繡虎之技而於經義帖括一不中程則格於制而不收以故五經皆能鼓吹休明而葩經尤稱絕盛若王文恪顧文僊濬其源而唐中丞薛孝功瞿文懿徐黃門諸先輩竝起擅場狎王齊盟當其時操觚之士非諸大家矩矱弗弗弗趨誰敢自建旗鼓出左道角勝於中原以竢瞽天下視聽邇

來文體之變極矣其所宗尚自諸子徙而之西方三乾侵淫罔極吾且不知其稅駕其所懸之國門以叱海內者大都如嵩山下兩行蝌蚪卽有博物張華未必能驟曉其義典秩宗者俱責有所歸亦三令五申務釐而正之然自黌舍以至南宮試率視經義爲贅癭而弁髦棄之每試僅取一二書義當意者置之上第而經義則漫不之省以故海內竊窺意旨顯意書義而經義遂不得其道而馳楚楚青衿有案死經史者爭掩口葫蘆目爲腐儒不達世變里師不復以此

四然齋

卷之五

九

課士而士亦不復以此自課書義幾汗牛充棟而經義寥寥絕不可多致間有一二晨星亦不過漫近來書義口吻盡失風雅和平婉轉之體其餘諸經吾不知而葩經一派此其中葉矣日者余門人喬生引瀨手持一編就正於余則葩經義也且題其編曰受彈而自爲之述曰窮愁落魄心計轉麤生葢浮沉壁水十餘年不無並世而人達之感故其言憤激若此嗟乎世人方顧攻書義爲終南之徑而生獨兼通經義世人經義方競掇輒茁之詞以塗人耳目而生獨摠

其情性峻其丰骨委蛇其聲韻力追先輩典刑與當世宗尚大相刺謬遇安得而不窮哉昔東坡先生海市詩曰信余人厄非天窮而正月之詩亦曰伊皇上帝伊誰云憎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天下之勢極則必反當有深爲世道人心計而力持反經之說以回此狂瀾者如漢初承坑焚之後索習禮諸生則舍生其誰也吾知生且遇矣生其勉乎哉

賀鴻臚文谷王先生七十壽敘

自昔稱善祝者莫如華封人其後則既醉之詩曰君

四然齋卷之五

三十三

子萬年永錫祚胤祚胤而皆曰萬年所謂既醉備五福是也顧天道分予有定齒角翼足得全者不尊門圭竇之士有今無儲力不能具脫粟稬褐稍溫飽矣俛首而老阡陌望煌煌金紫奚啻層霄乎卽庾盈廩羨邀有黃艾矣旦夕而幾賢子孫爲保世亢宗計奚啻鳳毛麟趾乎至於席厚實處顯名蘭玉森然繞膝所須延歷續紀獨有金莖露耳廷廷長算屈於短晷其誰能衰數者而盈取之也稽諸往牒太原鄉珣之族甲天下然王彥方以布衣終其身王沂公勲在社

稷竟艱於嗣王魏公籍三槐之蔭身致宰相年僅踰中壽於此數者亦不能無遺憾詎意今東海上乃有文谷王先生者承保御公開拓以來陶復之業日更諸堯塏赫然比於一都之君先生不以寬裕故損知早遊黌舍再遊成均屢就棘園試當平津之年尚有封狼居胥意晚奉天子詔拜爵大鴻臚典屬國

備位交戟子三人伯君倜儻有節俠風不得志於諸生浮沉金馬門日奏事明光供天子筆札仲君

朴茂而文翬年中壬午應天試方修屠龍繡虎之技

四然齋卷之五

三十四

行以進士業起家季君甫十齡與其二孫並幼而清朗居然出羣器今歲在庚子先生已春秋七十尚神王氣壯戴星而起呼子婦若當關綜理家政旁及米鹽細故凡於陶土行之運甕不厭木屑竹頭含輿走數十里如躡雲駕少年者從而後輒捧腹笑其委頓憑豐榮之祚撫琦璋之胤而加以康強之壽考凡人間世所喁喁欲得於天而天之斷斷不能悉滿人意者先生曾有絲粟抱歉於隱衷耶於是諸姻家於其覽揆之辰爭詣余稽首請曰王先生得於天者全

既醉之五福幾備矣不佞輩無能復爲侈詞以效華封人而願乞一言於先生以佐介壽之觴余謝不敏而復諸姻家曰諸君知王先生之爲福而不知王先生之自今而能有其福也先生素負精悍自謂足任拮据蓄聚之勞吐哺握髮宵旦經營殊不以有家有官有子有年爲解余固虞先生樂此不爲疲自此而進於畢公之八十又自此而進於衛武公之九十終於孜孜矻矻勤小物而傲屋漏雖於聖賢夙夜匪懈之道當如是然母乃爲勞人也與邇者先生從長安

四然齋

卷之五

十二

三六

歸視其伯君之能爲宦也視其仲君之能爲進士業也視其季君之夙惠不減驃騎也視其孫長官之駟然已露頭角而幼亦岐嶷可方後乘所載也慨然欲擊其家歲黉鑰均授於子若孫而少弛其負擔以養其清淨和平之福則先生自今以後其豐融之祚可坐而享也其琦璋之胤可盤桓而觀其棣萼之韡韡也其康強之壽考可弄月吟花餐霞吸露繇期願迄於耄耄長陽陽陶陶一日而似兩日也凡人事少則人貴無營則意平以數十年飛蓬轉掌不遑啓齒者

一朝而息肩休影如從至人而遊蓬萊方丈其爲福孰大於是諸君稱既醉余爲先生歌卷阿曰泮奭游矣優游爾休矣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聊以補既醉之闕於是諸君欣然以余言爲合於尊生之旨大類漆園吏之譚遂令副墨子次前語而書之以祝王先生於東海上

壽西樓朱公八十敘

近世無論貴人卽富民宦侯多藏一當懸弧之晨大夫士爭繪華袞齋筐捧觴爲壽里中蓋競爲盛事

四然齋

卷之五

十三

三四

云至蓬戶桑樞雖有巢許曾史稿項黃馘不問幾甲子矣西樓朱公故友叔郊尊人也叔郊癸酉舉於鄉再稔乘箕尾去迄今凡二十年公閱春秋八十且超希齡躋上壽矣顧門外則草芊芊僅可施雀羅耳余二三兄弟俱叔郊所共鉛槧者修社中故事敬奉春酒以往公愀然謝余二三兄弟曰余不淑而見壯子被天天也又不淑而爲日月所柴柵永集於蓼也余方以有生爲悲諸君子乃以長年爲賀得無以樂居憂乎余執觴而前致辭曰人莫貴乎有年年莫樂乎

無累累多生於席寵寵最忌於太盛故人非兒齒黃髮之爲壽而神完氣定之爲壽壽亦非絢采列鼎之爲榮而行修名潔能全其天年之爲榮假令叔郊在而登臚握樞如近世貴人公亦如近世貴人父年益長寵益盛累亦益多卽窮荆吳之珍酌匡廬之泉是謂以耻榮也公豈安之今叔郊卷其未達之志收其始燃之名遺人以不可知之望而一無所染於世以忝所生公又能嚴以閑家捐以視躬不以得馬盛氣不以失馬改節機槍衡杓莫不彌靡而色澤不變蓋

四然齋

卷之五

十四

三六八

人知損公之華去公之寵而不知薄公之累成公之高也公試度俯仰宇宙耳目無營性命無鑒八十餘年如一日視彼紆青拖紫而蒙垢含吝者豈榮於此乎矧諸孫森然鵲起有世其醇謹而恂恂者有世其英敏而矯矯者並膝前玉樹行將復爲叔郊庶幾李公不亡荀令可想語曰去角子齒意亦有天道焉而公胡以愀然爲且叔郊有親而不及養猶勝余二三兄弟欲養而親不逮也公始輟然若有當於余言而二三兄弟亦以余言當公意遂命副墨子書以侑觴

云

贈朱爾正世兄任廣信郡從事敘

先君帷中弟子朱爾正之將赴廣信也謁不佞言別載拜稽首曰主臣余無論余祖余兄之世微寵靈而今卑卑捧此檄以去也竊有九州五湖之憾卽曩者與二三兄弟鴈行而侍先師之側過承先師眄眄旦字暮撫惟冀一日千里今二三兄弟已有掇鬼登臚然藁鳴玉於鳳池之署者而余且卑卑捧此檄以去也又得無重爲師門羞余起爾正而慰藉之曰不佞

四然齋

卷之五

十五

三六九

聞官以人重不聞人以官重位台鼎而覆餗品猶之輕也爲委吏乘田而能展驥品猶之重也爾正豈不知君先世有楚材公當文皇時以布衣上安邊策麒麟誦炳耀天壤者乎至於君尊人贈公邦憲先生建鼓登壇直與歷下侔州狎主夏盟子衿青青耳奈何人之重輕論官之顯晦也廣信爲古上饒地其形勝襟帶吳楚閩越之交而其俗慕禮義矜名節彬彬質有其文則甲於鄒魯自朱陸兩先生講論於鷺湖而謝先生疊山復以節義懸於桑梓迄今諸縉

紳先生尚清議凜凜嚴於斧鉞所從來者遠也且君之大王父清江公在

世廟初年曾持斧衣繡埋

輪於豫章之墟肅紀振綱獎廉汰暴皂囊白簡貫日飛霜縉紳先生屈指而數其鄉之名御史必首清江公萬曆壬辰而後聞君季兄半石之登進士爲名水部也莫不引領北望曰此嚮者名御史朱公孫也安得其隼旗熊軾辱臨於茲以慰吾人奕世之思君家清白聲信於士大夫久矣君誠矢勤矢慎不汙不淄承上而蹇蹇有執王捧盈之虞臨下而肫肫有投膠

四然齋

卷之五

十六

三十二

飲醇之念處脂潤而皎皎有飲冰茹蘗之操母恃門第而驕蹇以奉奔走母任文罔而恣睢以侮介特母見金夫而忘其躬或顛願拂經而于丘願令縉紳先生交口延譽曰清白吏子孫若是方爲君具隻眼而其誰以下僚故輕君凡位高者養尊處優其不忍屑越而自愛也常易位卑者窘促途短其不甘菲薄而自愛也常難人未必能爲其易而君獨能爲其難則君重君既自重而人亦不敢輕君則君之人與官俱重以委吏乘田而隱然有台鼎之望是君之祖孫父

子兄弟可稱世顯寧不休有烈光哉倘或飲水問源此誰爲陶鑄而曰吾師乎吾師乎則先君子亦藉有餘榮矣爾正君載拜稽首曰命之矣余敢不竭其爲鈍重自鞭策以求無辱於師門無忝於祖武不佞嘉其能坦腹而受射也遂命副墨子詮次其語授君之行李以當驪歌

壽姊丈道南吳公七十敘

余每見父老譚說往事稱

世廟時以貴雄里中

者必首黃溪吳氏云黃溪翁起於市佐以田農拙業

四然齋

卷之五

十七

三四十三

藏鐵巨萬邑有大縣如掌稅而王一邑盈縮督運而飛輓數千里漕艘輸長安悉倚辦翁翁亦忼悌喜出身佐縣官急什九在外什一在內獨其時方安瀾未有兵燹供止歲額亦未有橫征而吳氏原大用饒所入尚倍其所出以故力猶足支不見告匱至其子仰溪翁實已半落而名猶全存里中幸於借其名而在上者亦不覈其實兼之島夷竊發軍興旁午朝檄而轉餉暮又檄而繕城脩墮東走而謁縣大夫西又走而赴郡守諸監司令符牒雜沓伍伯叫號真如蜩蟬

涕羹然仰溪翁始疲於奔命不得片刻息肩以保其
天年矣子道南公爲余姊丈記余姊初歸於吳也猶
及見其列屋而居重茵而處擊鐘而食裘馬休休類
素封家未踰年而廣廈腴畝悉化爲烏有袒褐脫粟
不給公帑私室之積逋交窘而路亶不能應仰溪翁
先鼠首竄道南公亦携其妻孥隨之東西烏徙登旄
丘而歎瑣尾撫其楚而羨無家不知凡幾爲愴悅先
贈公家貧力弱卽身爲覆翼曲爲經紀潛致絲粟以
周其乏困終不能起之溝中時時灑淚語余曰昔人

四然齋

卷之五

十八

三六十八

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道旁余謂富家兒亦然何如
窶人子得也今而後安得骨肉團聚相與啜粟飲水
還其首丘乎又四三年無論郡縣不知有吳氏卽里
中戚屬亦不復知有吳氏而公私積逋漸及寬政道
南公乃復携其妻孥歸歸而僑居東海上倚其鄉之
善人曰費守齋公稍稍營其燕壘錫其鼠壤十年生
聚蔬布漸給子若孫亦漸壯就其居旁墜魚陂半畝
種竹千竿藝雜果數百株春觀刈麥指點溪花開落
秋觀束苴獲稻釀春酒修里社遊素封家無艷慕色

視爲後車入城市過余信宿別去望縣解若火宅今
年冬春秋七十遇 天子覃恩得拜冠服之

賜于于徐徐飽食安步不復知有昔日流離狼狽之
狀嗟乎向令道南公之故業猶在卽上不得比祖中
亦可逮父邇來政事愈繁繇役日煩誰能舍公公且
飛蓬重趼縮頸流汗逐追胥而伺候公庭之不暇安
望保其天年以有今日哉信乎富家兒之不若窶人
子有如先贈公語也余捧觴無能爲祝忽憶蜀富人
羅冲自謂有餘驕語嚴君平不足也君平曰不然吾

四然齋

卷之五

十九

三三八

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
以下爲業不下牀而錢至猶餘數百塵埃滿寸此誰
有餘誰不足耶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
殺我身其言殊類先贈公語遂爲歌鴻鴈曰鴻鴈于
飛集于中澤子之干征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寃安
宅歌畢浮大白進公公亦欣然酬余曰草野得聞至
論勝金莖露矣

壽四明許翁八十敘

余昔下帷東海上則識於越之完一許先生許先生

業擅大小戴記兼綜羣書直窺二酉之藏且爲人峻
爽如雞羣野鶴飄飄有御風凌霄之態已而許先生
返於越余亦去東海上然於心終不忘歲甲辰嘉平
月余友喬先生穀侯偕余門人王生君鼎謁余曰許
先生尊人春秋八十高矣二三同社將渡錢塘修通
家之禮願微一言以佐椒酒余謂兩君曰余視許先
生清遠絕俗大類陳元方固知其家之有太丘也第
許翁何術而能長生久視若此其鳥伸乎熊頸乎其
以青羊書金莖露乎兩君語余曰許翁朴而喜閭修

四然齋

卷之五

二十一

三六

善於藏名自讀書譚道外惟好詩與奕有時側弁而
哦鬚幾斷不輟至於詩之工與不工弗論有時整局
而談柯幾爛不倦至於奕之勝與不勝亦弗論杜門
裹足以此兩者爲遣興消日之資但聞嚶嚶據梧丁
丁落子與其子咿哦聲雜出戶外不知其它余謂兩
君曰是則許翁之所以壽也已當世士不得時而駕
則托於汗漫遊能詩則以詩爲贅而借交能奕則以
奕爲贅而借交朝叩吳門夕之燕而飛蓬重趺而走
四方夫中有所注則好勝不無凌競馳騫之思外有

所期則好得不無逢迎遇合之想形勞而神亦耗矣
今許翁好詩與奕而意不在詩與奕如醉翁好酒而
意不在酒足不出戶庭之外裾不曳侯王之門以此
遣興而不以此博名以此消日而不以此規利工拙
勝負都捐而風波冰炭又安所入其胸中是許翁以
側弁整局爲鳥伸熊頸而推敲攻圍得趣時絕勝青
羊書金莖露也其眉壽無害顧不宜哉矧翁有子而
才旦暮冲舉行將歌鴻章於天祿而收全局以娛翁
桑榆翁之壽且無算矣兩君謂余言有當於許翁遂

四然齋

卷之五

二十一

三六

令副墨子記之祝翁於四明之上

贈七十翁望玉錢君榮壽敘

男子墮地父母爲設桑蓬以示志在四方自少而壯
壯而老每遇生朝則稱縣孤晨弗敢忘也脫槩其生
平無論四方卽閭閻間毫無所事事以自表見徒稿
項黃馘而老牖下豈不媿此生哉顧人之不任事也
有三有懦而畏事者惜羽尾而偷旦夕有惰而不曉
事者昧肯綮而操刀斧有黠而好從事者或借以爲
名或規以爲利浮沉陰陽其間而不期於究竟畏事

者不欲任不曉事者不能任好從事者似任而非任
任事之難也蓋自古歎之矣余邑雁島夷之難急而
議城城倉皇迫見弗暇相視東偏浦不嚙者僅一帶
西環蒲漚塘浮沙爲梗朝鑿而夕闕中斷薛家浜與
位之地脉絕戶千人億苦不得水泉之利城亦且築
且守土甚薄易圯久之害愈滋人情洶洶愈危四顧
躊躇僉謂害且剝膚而莫敢誰何徼天之幸先後縣
大夫賢力請於監司得請而難其任事之人乃屬其
父老告之有錢君者年最高鬚髯如絲前置對最悉
四然齋
卷之五
言言中理解遂檄而委錢君佐以二三同事者議甃
城則檄錢君而城議捍浦則檄錢君而浦議開關以
復薛家浜故道則檄錢君而關議建閘以遏蒲漚塘
濁流則又檄錢君而閘錢君籌度其盈縮勾校其出
入而日巡警其役夫其語喃喃飲人以和也暖於布
帛其聲刺刺怵人以威也震於擊鼓其飛蓬重趂東
西奔走以風勵諸勞人也勤於負畚鍤數年之內不
基斬然昔之傾頽者有綢繆之固長堤偃然昔之湍
悍者無衝激之虞內之潮汐便於蓄洩而沾灌溉之

恩外之往來免於停滯而省疏鑿之費功方告成錢
君春秋七十嘉平月王侯臘日爲其縣孤晨適與成
功會於是縣大夫嘉其耄耄而肯出身以當盤錯曰
夫夫劈畫中程才也奉公無懈忠也才而能忠是爲
良士於是旌其廬更其韋布而錫之章服以爲錢君
榮并爲後來好義者勸里中知交亦爭持牛酒賀錢
君見錢君冠峩然而帶垂然而堂之顏爛然噴噴艷
美曰錢君少年裘馬休休大似五陵之俠而今若此
奈何吾儕昂然七尺不爲縣官效尺寸甘局促作轅
四然齋
卷之五
下駒乎相對咨嗟而出昔晉悼城杞絳縣老人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而與於役趙孟召而謝過焉使爲
君復陶以爲絳縣師夫趙孟不早知老人令其辱在
泥塗而後任之晚矣今縣大夫知錢君早而錢君早
見知於縣大夫是縣大夫賢於趙孟而錢君之遇幸
於老人也錢君縱不得時而駕盡展其助勤之技於
四方而縣大夫改容而禮里人交口而羨撫躬捫心
回視桑蓬之初志不庶幾無負也哉余固知錢君舉
鵬無算矣

贈小汀倪君五十壽敘

余讀班史至樓君卿傳稱其五侯兄弟盡入其門結士大夫無所不傾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夫五侯兄弟方爭名賓客不得左右已難乎不見隆薄況士大夫長者咸得其驩心想見當年必有妙用然殊不得其解乃今而見余友小汀倪君幾令古今兩君卿矣倪君少業儒於博士家言無所不通曉連不得志於有司遂咄嗟而歎曰丈夫寧能學一先生而坐視家徒壁立也遂棄去博士家言亦不習諸方伎

四然齋

卷之五

二十四

三百五十八

術獨以八尺軀幹運其間遇金紫而喜遇衿章則又喜遇青揚少年而喜遇黃髮胡耆則又喜遇五陵遊俠裘馬休休者而喜遇四民雜沓襁褓蓬蓬者則又喜即其曉出莫還重趼而走公庭可稱勞人而無日不浮白然紅婆娑於竹林河朔之場又似逍遙閒曠之流即其尋花問柳隨地而開笑口可稱遊士而無日不蓬首墨面經營乎盤根錯節之會又似憂時憫事勤於肩負之主蓋倪君外若委蛇樂於諧物而中實駸駸勉於慕義無論其他即邇者邑大夫議薨城

議掉浦議助役田縉紳之家藏鏹不貲或恡不顧桑梓或特不念子孫猶有難色倪君獨出身犯難不惜殫頂踵爲士民倡此其人詎可與婉轉磨礱傍人作妍媸者同日而語也彼特借其員通以涉世而人莫窺其妙用耳倪君方春秋五十諸知交爭持椒酒爲壽而要余言以佐觴余謂蘧伯玉行年五十自知其

四然齋

卷之五

二十五

三四十九

九醞千日雜進且無算云

壽杜母周孺人七十敘

自大易以臣道比之婦道曰婦道無成而代有終於是譚婦道者率曰婦德不出於閭惟蘋蘩筐筥刺泉簪羞之爲兢兢即欲強有所稱述不於其夫則於其子而已未聞有內肩外禦彌縫匡救卓然可紀之功夫臣子當安常履泰時方將順之不暇曾何功之與有如周公旦受遺而輔相其冲主卒成哲后至拮据捋荼羽殺尾敝雖欲遜其碩膚盍得泯泯乎觀於臣

道而婦道可知矣杜氏爲海上望族代有聞人然亦
內德茂焉周孺人者杜光祿穉珪先生配也穉珪先
生年未及艾而捐館其子中舍君袁度纔弱冠耳大
都爲人母而婆居者保蓬戶易保朱門難繩督其愚
子易繩督其馨兒難蓬戶勞而思苦朱門逸而思偷
愚子少機心常俛而守株馨兒多鋒氣常跳而敗度
難易所由分也中舍君擅穎異之資既易逞其才而
席豐融之祚又易損其智其負騰驤而竊銜馭也惟
母其受羈縻而中鸞和也亦惟母孺人蓋處兩難之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六九

間豈不子子乎不易爲力哉乃孺人正范端型稟然
以慈母而任嚴父之責曰先君不斬之緒惟恃有此
子耳子且才可教他日之賢不肖是誠在我當不遺
餘力以報先君於地下中舍君嗜書丙夜編蒲織枰
不輟孺人則效仲郢之母凡熊以助之勤中舍君喜
客戶外屢常滿孺人則效孟宗之母作大被長枕以
招貧士中舍君能飲興不減河朔孺人則效元珍之
母累日不怡務令悔過而後已中舍君好俠慕古高
節獨行不修硜硜之細孺人則效榮公之母責之動

循矩矱凡市井之語鄭衛之音無得一入於耳中舍
君性頗下急藏獲輩朝夕左右惟恐幾微忤孺人則
效元珪之母教以性在檢束當珮韋自寬若西門豹
秉金石心操歲幾鑄鑄畫餘二十年舉穉珪先生之
業全而授之中舍君而中舍君又不因之損智學探
武庫詩摹青蓮鳴珮鳳池裁雲縹閣有司馬相如東
方曼倩浮沉金馬之風歲月荏苒今孺人亦春秋七
十矣中舍君將分尚方之饌携太液之泉佐椒酒而
祝介壽矣回視初娶居時家若累巢陰晴未定于若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六七

湍水東西未決子子乎莫知所稅駕其情境當何如
也絕類周公旦暫釋其拮据捋茶羽殺尾敝之勞不
歌鴟鴞東山而歌鹿鳴天保君臣上下相與歡然而
稱萬壽之觴孰謂婦道果無成哉不佞請假歸里中
富孺人設悅之晨而新都洪君承袁度之意來徵余
言以侑觴遂述孺人之卓然可紀者如此

壽八十翁芳洲戴先生敘

代草

人間世所最艷觀者豈非長生久視也乎哉廼詩曰
壽考維祺曰眉壽無有害若不問其受享而槩以長

四然齋

卷之五

二十九

三百六十九

生久視爲艷覲如絳縣老人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不能由而辱在泥塗趙孟且重恤之又奚以艷覲爲余觀世人無論庶人工商較手釜足朝不謀夕勤苦而終其身卽青衿士朱輪之三事大夫類清華矣矍儒舍糗結鶉冠灰注之冠白首而蹣跚膠庠任眊目上下乍沉乍浮倏驚倏喜不知幾爲刺心貴人一受柴柵往來畏途流汗於簿書期會飛蓬於紅塵青蠅矢懸命於煙嵐怒濤得壠望蜀憂讒畏譏不知幾爲執中兩者異趣總之欲周旋世故故舊親戚之私酢四然齋

當途要津之公儀奔走伏謁伺候趨趨日出而事生歲莫而車不得休又不知幾爲磬折若此若戰鬪觸封蟻穴機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無須臾寧正蒙莊所謂風波之民攘攘營營其生也勞其長生也則長勞矣余友芳洲戴先生性豪爽廓落能自解其纏繳而天亦厚爲之遇以釀成其煙霞之癖生而門高家溫烹鮮曳組不復知人間有俯仰累博綜彊記思若懸河足自致雲霄一爲邑弟子再爲成均弟子俱薄經生技非壯夫棄如脫屣不復知人間有寵辱念

四然齋

卷之五

二十九

三六

丈夫子三請纓鳴劍繡虎鬻龍各行其志而先生悉屬以戶外令代其筋骨之禮杜門裹足晏坐高枕者餘二十年不復知人間有偃僂狀舉人間世浮雲幻影莫焉糞除不難斷以純鉤魚腸雖結廬人境乎別爲洞天福地偃仰其中調鶴觀魚眠雲嘯月拾花下落英聽枝頭間關聲當關呼之不起二仲索之不得人謂先生似其家安道余謂安道誠風流然子猷輩猶時翺之不置乃先生更愉靜也靜則慮澹而鑠精者少神閒而君形者存今歷春秋且八十矣骭髀如申公伏生耳目齒髮種種猶故人不得數覩先生之貌而竊望先生之廬如蓬萊方丈疑先生餐沆瀣帶朝霞翩翩天游如山圖赤斧迺詩所稱壽而祺壽而無害者不庶幾近之乎余與先生少遊橫舍臭味最合而余無奈世緣一生之暇日樂境半耗於蠹魚半消於腐鼠今始得返其初服欣然有羨於先生之高而益悔余往事之拙遂敘其中之艷覲者致之先生以當南飛先生將曰人非余焉知余之樂余亦曰人知先生之樂不能樂先生之樂而因以知巢許之流

不獨生於聖皇之世蓋世可義皇人可巢許亦存乎
卓覺立斷堅持之而已矣

回頭說引

余執友秦子聲先生學齊子固行追君實迺數奇弗
揚器韞靡賈笑笑偶影鬱鬱懷沙世爭惜之邇者容
塵觀盡傾意西方長齋繡佛面壁禮懺六時不輟青
衿學士頓成黃面頭陀世又爭笑之先生惜亦不悲
笑亦不惑爲作回頭說勸諭世人世人以先生爲愚
先生復以世人爲愚兩者更相誦余方勾襟委章甫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一

三十三

豈遂左袒西方然讀回頭說切中世人膏肓真能令
火宅晨涼矣世人攫挈昧反背之明快迷心之毒居
必懸黎垂棘遊必梁園習池供必熊蟠蘭英曳必白
地明光錦玩必紀甌隋珠蓄必敷庾海陵五都姬妾
必荆艷楚舞佳冶窈窕并彊兼巷戶千人億自謂銖
積寸累蒂固根深堅於沙沱之穴一旦孽重釁開牙
淺弦急骨未及委肥壤多藏與藁局黼帳金屋玉容
向所偃仰以明得意者爭若脫兔旋化爲烏有尚有
纖塵能與身俱往乎假令其人可生縱甚強項當亦

回頭悔往事之已拙而無奈其車之既覆也覆車者
不及回當局者又不知回哀人忘已舉一忘三鶴望
方慙雀啄無已以怨數爲福地以劍樹爲瀛洲方丈
茫茫苦海誰登彼岸倘得此說而存之憬然如重昏
夜曉不有聚也其何能散散誠可悲聚寧爲樂回煩
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於一切世緣俗幻薄乎云
爾毋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不庶乎真際法雲康
衢慧日哉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子
輿氏亦曰學問無他在收放心種種皆欲令人回頭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一

三十三

其成正覺孰謂西方與吾儒大相繆戾也先生精於
儒晚悟此道實窺大乘故期度衆生隱然有大民內
溝之念蓋又異乎掩室杜口托於摩竭毘邪者矣

遠遊篇敘

凡騷人墨士之吟咏多得於孤舟逆旅而時繆遇乖
其感情不平廷廷嘯歌以見志阮生泣途甯子扣角
自古然矣往歲辛卯余友杜君袁度與余後先遊燕
袁度念其大王父及母夫人牽衣而發中心有違悵
矣雪痺不禁齧指之想淒然夢繞時廣陟屺之章比

其及也瑟徒工而竿好足雖則而舌存鴈陣楓林盡
成刀劒隋堤漢業總入縹緲吊淮陰之故墟慕延陵
之絕節景會意屬酒對思生綠竹吐辭破涕爲笑彤
管共黑貂俱敝黃塵偕白雪爭飛易水再寒邯鄲獨
步益江州之青衫半濕而陵陽之紅淚幾枯矣夫袁
度妙年矯志統質蕙心未克整轡丹霄驤首皇路令
其器不賈於當已恨轉深於長謠蕭條如宋玉之傷
秋憔悴似屈原之怨楚興念及此不其惜而顧余備
嘗坎壈同爲失路之人迺袁度滿握珠璣聊解空囊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三

劉仲熙感懷詩小引

自入貲之途廣而仕路混然有招之而入者有驅之
而入者招之而入者危漏泉竭國計無復之則令農
民輸粟佐縣官急於是多藏家若雀司徒輩進驅之
而入者驚梁鶴林抱奇者末由處囊中則懷三刑之
璞幾幸一當下氏於是厚養士若司馬中郎者進夫

司馬中郎當未遇時家徒四壁安所從取貲勢不得
不鬻產傾家稱貸以益而胸中傀儻澆之不下則又
泣牛衣擊缶歌騷賦伏櫪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意
歲丙午士爭先投牒願爲成均弟子橫舍中知名士
幾虛無人余蓋不能悉數而劉君仲熙其一矣嗟乎
此固士一時之遭程士者奈何爲成均作鸛鵲令士
若此哉自昔市駿必於燕市邇來慧日重朗浮雲頓
釋寧可謂畢世而無伯樂余讀劉君仲熙感懷諸詩
固知其不虛此遊也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三

金萬里詩草引

詩始於康衢擊壤而盛於三百篇強半村氓里嫗矢
口而成卽靜女姣童極其淫艷亦並載焉取其緣情
托興觸景寓言而底裏洞然無所忌諱如枝頭間關
池塘鼓吹乃天壤內真韻非後世人間細響也余同
年友金萬里廓落坦夷近於自然而好以翰墨游戲
正業外沉酣少陵旁及右軍虎頭各欲染指而嚙其
馘有登山唼麋之思茲獨刻其韻語若干首又悉汰
其贈送酬應之詞僅存籃輿青雀中流連鴈咏所得

豈非以秋水芙蓉雕飾盡去令人可不問而知爲萬里哉雖重山橫霧其五色變幻自在然亦足窺其一斑矣

題金翰紳經書藝

昔馬新息介介於長者家兒夫漢去古未遠尚塵新息之慮況叔世之末流乎今無論長者家兒卽賈人子多金輒休休裘馬逐博徒酒人盤舞青樓紅粧間或聚爲格五六博之戲俾晝作夜一遇有司校文之命下則奮袂而起倩人作君房或挾而藏諸懷或賄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四

三十五

而入諸寶甚至目不識一丁足不履有司之廷而名已燁燁掛鬢舍矣父兄方以此爲便于子進子弟方以此爲易于博名而羣然趨之此胡可令新息見也不佞私心正介介於此同榜友人金萬里子翰紳乃手持其帷中所撰經書藝示不佞更願坦腹而受彈射焉雖其才豪氣盛如新羈之馬多跼蹙態未必悉中焉和然龍文汗血自見且能易其青樓紅粧格五六博之戲而殫精藝苑喜從高賢大良遊豈非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不佞喜萬里有子并欲勗兒子輩

逐題數語于首簡云

感遇賦小引

不佞每謂士之所遭非逐若湘纍滯若梁傳不宜妄生怨尤然梁傳擅千古無兩之才甚至不得與吹簫取繒者伍宜其怨也而東坡猶病其志大量小不善處窮士之不宜妄生怨尤也若是不佞通家子王生叔朗奈何而有感遇賦幾於怨也王生生平類相如之善病似廣老之數言數數以經生業試有司試數數不利將卒業爲經生乎則不勝埒軻欲跳而爲騷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五

三十六

人將遂徒業爲騷人乎則又不禁胸中傀儡時馳而爲經生視其庭可搏鼠展展窮愁靡所底止聊以此寫其牢騷不平之意云耳怨之云乎然在王生不宜怨在有司憐才奈何而忍蓬茅間多向隅聲也雖然昌黎氏有言業患不能精無患有所司之不明不佞觀王生季子之喪雖敝張生之舌尚存安知一不遇而以不遇終也凡業專則精而人定業精則通而天亦定古人爲不朽業廷廷責遇千古縱當世知我者希未必後世無知我者遇一時與遇千古等遇耳而于

古爲長王生勉乎哉不佞當爲王生擊吐壺歌老驥
伏櫪詩令王生爽然破涕爲笑矣

插竹圖跋

衡翁潘先生爲恭定公家子當其持斧柱下秉衡關
中其勢豈不多手熱而里中殊不知有潘先生者迨
陟岵與懷投簪歸養氣氣衣緼袍乘敝輿從一二小
蒼頭跼蹐行里中強者肩摩不讓路弱者且掩口胡
蘆之矣乃死之日里中罷市停春杵無論知與不知
率奔走悲哀曰天乎天乎奈何忍空我里社奪潘先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一

生速也至葬則街吁巷泣插竹掛紙錢爲楚聲以助
薤露又何惘然銜恤而心知有潘先生若此乎太史
公曰天下君王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然則始之赫然
而有者乃其終之所以無而其闔然若無者乃其所
以有者與雖然以萊公之勲當時弗有而雷陽之人
有之哀感枯竹潘先生揮霍不逮萊公而肫肫誠篤
可方司馬君實今窀穸施豈不能廉頑敦薄垂芳竹
帛乃養高泉下幾十餘年竟老東山至厯愚夫愚婦
身後之思比於雷陽惜才者之謂何此又關世道哉

識者更滋感矣

題高孝子傳

孝誠庸行乎乃蓼莪陟岵鼓吹千古而宣尼亦歎事
父未能然則譚何容易德色諄語漢時賈太傅已爲
太息況當吾世父母彌留稍蠅頭不均輒信然動色
不能降心相從孰能捐頂踵以急親難如高孝子哉
宜鄉之大夫士相與詫異咏歌而孝子遂赫然被此
名也雖然孝子涉驚濤冒利刃身之不有名於何有
子輿氏謂休惕惻隱非以要譽鄉黨乃真自孝子被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七

此名而一腔至性令後人視爲名餌恐又非孝子心
矣

募造丹鳳樓左魁星閣疏

上海舊有丹鳳樓蓋建於宋咸淳八年燬於今嘉靖
初年幾甲子一週前侍御鳳樓秦先生始因城樓更
諸爽境置陳三山楊會稽顏若詩於其上而斯樓之
名遂以復著登斯樓者西望九峯東望三神山感慨
於廢興之故亦憑而吊侍御秦先生曰微侍御安有
斯樓也夫侍御之業已化爲烏有而侍御之名獨得

與斯樓並存不朽豈非其所有者不終有而其所不
自有者可常有歟然則縉紳士庶與其積銖累寸塗
糞膏血以營私窟竟爾灰塵孰若倒橐傾囊捐棄粟
絲以飾琳宇可傳姓氏住持羽士曰顧拱元既循斯
樓增翔壽亭侯閣又謀構傑閣塑魁星像雖以壯一
方雄觀實以振一邑文運欄楯參差於丹鳳樓之側
金碧璀璨乎紫微垣之傍小則登眺之客俯臨龍浦
可以舒懷大則博碩之儒仰應奎躔可以發秀遙想
令圖誠爲盛舉然非羣力何以鳩工以故不佞敢告
四然齋

卷之五

三十八

三十三

諸縉紳士庶悟諸相之皆空識好施之非妄其成勝
槩毋悵餘資

四然齋藏稿卷之六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謨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朱叔郊先生傳

余社友朱叔郊死十五年矣其中子與乞余傳其生
平余方蓬累愧無能爲叔郊重顧念非余傳叔郊叔
郊當誰爲傳者如是又十五年終令與骨俱朽後死
之謂何遂傳之叔郊名應麒別號梅屋吾曹更相字
故口習叔郊其初本莊姓爲曾大母朱節婦德朱氏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九

之全其節也令後世祀我必以朱故叔郊尚蒙朱而
子卒從莊莊世有隱德弗耀父西樓公亦以市隱自
叔郊始通經術補博士弟子員蓋已抑首遊經生矣
而意若敞帚我經生言者跳而攻古文辭雖齊諸越
絕亦思一探其奇所尤嗜者左氏內外傳漢司馬班
氏史宋西山真先生正宗悉爲丹鉛而手錄其犀角
鳳毛彙爲若干卷娛當世學者小拘刻王新建陽明
王憲使夢澤唐中永荆川歸太僕震川周僉憲萊峯
茅勳部鹿門六先生論草以風諸經生亦自出其論

三閭大夫論嚴子陵等作與六先生並行於世今古業蓋分曹而治如登山啖蔗未見其止矣里中朱邦憲先生以博古爲邑祭酒聘叔郊暨余二三兄弟共諸郎君爲鉛槧交余二三兄弟始得當叔郊叔郊亦下余二三兄弟居恒不嗜酒不近俠邪遇而強之坐則終夕危坐低徊不能仰視或一觴一豆促膝論心浮一二大白陶然入醉鄉則仰天歌呼曰吾曹昂然七尺豈終蓬蒿人耶不覺足高而志揚矣其貌恂恂而中自引重若此嘉靖辛酉卽結髮事戎行偃蹇至

四然齋

卷之六

二

三六七

萬曆癸酉薄園而瘍發於股強起槃散而入青衿朱殷典試兩太史得其卷奇之知非經生竟以疲薈收舉旗之績馬卿雖善病乎子虛上林之技固隨地出也甲戌當試南宮病轉劇廼止然猶整衣冠出肅客榻前商今古口娓娓不倦卧牀又踰年而叔郊死矣叔郊爲人沉毅峻潔志遠才密不爲而無不可爲處世少崕岸中繩律在清和間爲家懶問生產謬謂計然策直吐餘耳縱不能致身青雲亦當種竹千頃疏魚陂百畝吟誦其中有韓淮陰行營高敞意然未嘗

妮妮作世人腸畔援吳中風靡士朝舉於鄉暮雄於里卽家素若洗居無何門外蒼頭森立膏腴動以千計此寧有鬼輸乎甚至株連姻婭亶侯多藏不問王謝矣叔郊子女五人務慎擇其當與社中互相委禽娶嫁皆貧交有富民徐某願鬻身以仇其兄者薄鬻而厚爲之賂進而諭之曰余能親於若兄乎兄之親何嫌而以爲仇闕兄而鬻已已亦何所利焉且若忍棄其宗於人何有人亦於若何有立遣之矜名而好爲修悼末俗而力爲砥以故叔郊死而囊若罄父母

四然齋

卷之六

三

三三十四

妻子無庇兩餬口之產東西鳥徙待機杼以養孤長幼人多委咎叔郊拙於身謀云夫近世貴人撤四維以營三窟欲遺所不知何人肉未寒而子姓狼藉蒼頭膏腴仍化爲烏有今叔郊死而十五年如一日諸子不習統緒態類儒家子中子輿慷慨能文有父風爲晉陵鄒先生所器重去角子齒事未可知善論工拙者當別有在矣

黃子曰晉陵鄒先生與叔郊同舉於鄉者也而未覩其面乃執誼甚篤庶幾無爲而爲叔郊好交海內名

士素所握手通慇懃者豈少乎而死之後又何寥寥如日暮之市也人各有心矣余與叔郊亦非有嘔心捐脰之契嘗德其夜分起檢方製藥瘳余大母疽也每念不能忘叔郊語云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信哉

杜穉珪先生傳

上海有黃浦紆而南獨名杜浦爲杜氏族繁而禪姓於浦也杜之先出宋祁公衍而聚族於斯則自黃門宗原弟勉夫始數傳而有平梁公松有浪穹公時登余王大父縷縷言平梁公俠家大人得當於浪穹公

四然齋

卷之六

四

三十五

言浪穹公亦俠且博綜篆素爲杜武庫平梁公者穉珪先生祖浪穹公則先生父也先生名獻璋字穉珪生而矯矯異凡兒甫八齡適外家衣單而寒暴嚴寧毛骨凜凜不願衣女人衣宗老喜而戲之曰介哉是兒豈欲爲陳無已耶長益負氣豪舉喜用我法不喜用人法大都人棄我取苦於婉轉磨墜以投世情弱冠補邑弟子邑侯豫章黃公文煒督學楚黃耿公定向妙才宿儒並擅人倫鑒試先生各高等食諸生餼募試南都不利浪穹公令北遊太學當世方以貴

四然齋

卷之六

五

三十六

薄成均而諸生一掛餼籍中便覲繫不能捐先生弗計也遂投牒作成均弟子閩林公慊爲北太學祭酒得先生奇之如耿黃二公比試有以道地嘗先生者先生曰而視杜生面孔願俛而從倖竇人耶願則先此售矣立謝遣試北都復不利凡試用成均售者北什之五南什之一率趨北爲終南先生曰人自有利不利而何方之拘請徙而南適林公亦遷南宗伯相見驪甚曰而南人願操南音乎余當登鍾山觀女傳扶搖上也薄園瘍發於背不成試再經母氏顧孺人喪益下惟揣摩爲背戒之戰又兩試兩報罷於是悉取所制義焚之慨然歎曰鼠遇而倉也不遇而厠也而皆幻也丈夫昂然七尺何所不足吾事而久自苦爲造化所幻也乃自號悟幻道人絕意仕進矣時浪穹公令瑞安左遷浪穹忻然戒行先生曰此古犍爲郡卽司馬相如持節通西夷叩犍再馳境也一涉靈應臨葡萄江讀南詔碑不亦快乎顧公老矣效馬伏波據鞍走萬里外視飛鳶跼蹐墮水中得無重傷兒子心哉固勸止得無行而浪穹公旣家居則日趣先

生赴選人當世遊成均者以選爲無復之爭耻言之
少文之士以得一命爲榮則又揚揚曳錦冰克斤里
中先生曰張廷尉不以貲得官哉選固不足貶我然
終不願與崔司徒爲伍以腐鼠之肝爲嚇也往授光
祿署丞歸一具冠服拜浪穹公亟東而載之若柴柵
矣先生雖骯髒不受格律然性孝友事浪穹公顧孺
人惟謹與弟孝廉君獻璠少長無幾微忤旁及三族
之戚務人與以恩宗之黨有結悞公帑坐危法者爲
傾囊脫之檟楚母之黨有子姓周謝鬼且若赦者爲

四然齋

卷之六

六

三六十七

置畝鍾供其伏臘多所生死肉骨卽其人以德爲怨
不銜結而操戈亦曰寧人負我不曲校昔原臣先樂
爲人具含飯胸中睚眦未必能遽遺先生似寬仁過
之然遇公正發憤則又侃然秉鉞不以寬仁廢疆直
里有駭不能修帷簿殲於彭生者亟爲聲其冤罪狀
著矣竟以錢神寢先生植髮穿冠履幾及室皇窺其
中抗憤無所顧忌小有鬱伊靡不以曉鬯之爲快獨
以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居嘗介介殊不能調視世人
皆樸樸小拘若不足辱吾睫尤不喜長者家兒遇趣

移牀舉扇曰此妮妮者若夫牧豎所叫呼而奈何溷
乃公坐人謂先生醒而在大類簡兮詩人匿迹伶官
故爲睥睨不恭態而其志別有所注不忘西方美人
終朝嗒然懶脩邊幅非肅客侍浪穹公輒岸幘倒屣
擊唾壺起舞每聞秋風對空庭落月齋谷涕洟共知
交呼鴟夷作醉鄉侯抵掌驚座杜門裹足數旬厭苦
塵甌則放舟三竺六橋散髮箕踞嘯歌傷懷與松濤
鳥韻互答如屈大夫行吟江潭時晚謀闢畝宮壘奇
石疏方丈清流種千箇竹伊吾揆造其中爲幽人以

四然齋

卷之六

七

三六十七

老而不禁慢慢賦鵬鳥矣垂沒戒其子開美曰見母
爲兒女子泣兒才倍我足繼我志仲氣和於我足保
祚而寧我浪穹公以老我豈憂目之不瞑憂兒之以
繡衣我令我不得逍遙而反其真死且囊檻我也無
論揚王孫卽我家鴻漸詎不灑然哉夫先生尚不欲
衣繡行夜臺況白晝通都乎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黃長卿曰太史公傳李將軍稱其意氣無雙而惜其
數奇不遇時其言惻切有餘悲蓋爲其才能不下衛
霍而無尺寸功以取封侯之賞爲命所制也余讀杜

先生狀其亦有李將軍之感乎以彼其才數十戰而一收舉旗之績不倖也竟淒然飲恨以逝豈非天乎而世人靳靳不甚知杜先生無乃以成敗論乎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此太史公之悲李將軍也顧李將軍再傳而名敗隴西之士皆用爲耻杜先生之沒也迄於今名以子文爛焉其數又贏於李將軍矣

秦侍御先生傳

余髮未燥而聞里有秦先生今先生且杖於國矣

四然齋

卷之六

八
三十四

計先生之立巖廊也什之三而卧泉石也什之五其言行世者什之六而忤時者什之四先生其在遇與不遇之間乎乃其匠心獨往自足不朽余按長老所陳說作秦先生傳秦先生者名嘉楫字少說家枕邑之丹鳳樓因號鳳樓云父鶴野封公妣王孺人有異徵而生先生先生而捷悟懸解氣英英自負舅氏行倩代其子試試中程願以二百金爲王孺人壽先生拂衣起曰長者嚙其兒兒何不自嚙忍以纖塵一擲此生耶會封公與外家訟縣令嘗耳先生而目之

竟直封公而於衆中語封公曰佳兒當一日千里未童縫也而余視其肘後印墨纍矣尋補邑弟子督學使奇之繼至者復大奇之而餼之壬子魁選於鄉海內宗其制義不踰而走四方名甚譟然不類輓近稍借眄睞輒提尾乞餘瀝爲溫飽計家仍灰冷也請貸知交金托越賈徐氏爲子母作治生計賈失利不能償竄歸越乘先生計偕時夜逆於途語哀刺心先生益傷於貧者亦泣曰賈一寒至此許寬其責已未登第筮仕大行乘使者車過家賈復宵見遂裂其券

四然齋

卷之六

九
三十五

里中高其義曰是嘗邵舅氏金裂徐賈券者慎無以私干秦先生持節至周藩周王以寒贈孤裘先生重違王意稽首拜受行至杞以裘屬杞令爲啓謝王曰篋中黑貂未敝軀孱孱不勝重裘并謝卻其贈贐裝若洗然壬戌春考行人績得告身引故典乞貤封其父是歲秋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時總憲臨溪張公前撫河南習聞其使周藩事喜謂太宰東野郭公曰此夫素著清節臺中有人矣未幾奉命按畿輔屯田屯務劇而轄地又甚廣

裹蓋三官子粒及屯糧草場分隸內府戶部太僕而親王勲戚貴璫豪右庄田基布當事者率視成案望瓜期而先生銳意搜剔境內廩廩奉法惟謹甲子春以屯事弭節塞垣閱伍符弓矛墉壘多情礙圯壞殊厯衣和慮而當事者方怡堂也先生疏請久任撫臣使習於邊無數轉徙如趙克國所上便宜事得

旨報可居無何虜大入墻子嶺俘王帥遊騎薄都城世廟震怒至盱食疇咨重法前當事者人始服先生識能未雨先桑一切軍國要機咸欲取財先生顧是

四然齋

卷之六

十

三六五

時太宰意在淪貢途嘗前王銓語諷先生使請於朝而先生論歲薦列可者率龍鍾狼藉請增進士額以甲科註巖劇地與太宰公意左保定撫臣某耄且重腿矣以新鄭姻故戀不能去先生論要害地不宜以耄而累者當長城卒報罷與新鄭公意左逮肅縣豪吏政府貽書貧之先生惡其力能使大將軍言竟戍遣復陳六事首禁請遷葬以杜欺給騷動適政府子方在告與疏會又重與政府意左先生強項聲雖鵲起乎而人已圾圾攸馬視之矣未幾左遷浙

江按察司僉事乙丑抵浙臬曰臣奉

陛下三尺

內外憲等耳請以按畿輔者按之威稜益勵拔西湖芙渠歸漁人以克權稅供繕部箭翎徐汰老弱冗兵追琢精銳歸各營將領以備材官伙飛量增春防後良家子餉使易戈而鍾濟久湮城濠剝勢家桑柘菰蒲歸洳渰以便商舶省負戴置邏卒駕輕橈上下蕭山富陽桐廬截阻山遡江隨波圍攷者歸牛犢以消荏苒之聚至引胡司馬故轍寢撫臺進曰鹿議謂人臣不宜以祥瑞迎合上意而又謂足色犁不中

四然齋

卷之六

十一

三六

獻意杜媚子亦毋令含沙者媒其後處事應變尤有古大臣風撫臺劉公羽泉按君龐公惺庵嵯院楊公象川皆器重先生凡遇盤錯率以先生爲嚆矢平湖有犯重辟而竄輦轂下者遊於政府諸公子間入貲爲太學以道地舉於鄉辛黃門論黜之有詔命直指使推勘事下先生昔之公子與遊者遺書丐先生而先生不大爲彌覆類前處肅縣豪吏事政府子憾益力丁卯穆廟登極考察京朝官先生用御史考謫判鄧州量移汝寧司理尋擢南水部所

至皆有善政而在南水部司節慎庫及南北關權稅利孔所集益濯淖不緇大司空貞菴曹公新蔡人也識先生於汝寧謂先生才不宜獲落若此終當收之桑榆而新鄭公且以宰揆典銓矣先生同年友生從長安來督江防私以新鄭脩隙意語先生先生曰不佞逐臣無能通要津且吾命有制姑聽之而已幸未大計竟以汝寧司理落藉先生忻然解組歸拜封公及王孺人於堂下曰兒不善宦動爲時損然幸兩尊人所遺膚髮不致汚蟻猶故我也脫微纒不釋日掉四然齋

卷之六

十二

三六

尾囊檻中何從捧此椒漿弄鳥膝前又安知非塞馬耶於城居町疃增葺封公舊遊處顏曰鷄適案列鳥策篆素日集一仲章倣古五柳三徑復於墓田丙舍誅茅結廬顏曰明農所課藝杭秫以供歲時伏臘酒後跌坐誦陶靖節歸田園居篇歌儲光義田家雜興詩生平未嘗咄咄書空向人作喑噤侘傺態監司旌旄過里中及縣大夫雅重先生率造廬問民間疾苦先生侃侃論列羞爲寒蟬見人惻惻可憐或傾囊賙之解紛救鬪雖鄉隣不惜纓冠性喜接引少年不解

藏人善有過僇務正言彈射嚴於斧鉞如柱下時至有非意橫加又怡然順受曰吾願爲巢真公不校也夫人情乍而離疏饒何能擇而先生之爲大行也雖嘗以熊蹯蘭英不苟染指當世以臺諫爲華仕朝拜而夕磨堯以祈速化先生之爲柱史也批鱗犯諱忤三執政意而口不緘仕方金甌猶兢兢俱失尺寸一蹶而慮無復之日暮倒行矣先生自外憲而爲判爲理爲部也歷擢搶衡杓色澤不變如薑桂愈辛以故善宦者既宴汗邪穰穰滿願率捆載歸而先生獨垂四然齋

卷之六

十三

囊歸上者超乘其次安步而進鴈行魚貫亦不失爲公卿而先生獨後來者居上不無積薪之歎蓋先生喜用我法不喜用人法自得其得而人亦得我先生固曰我爲秦先生事也天下後世亦曰秦先生脩然不與俗同也可以想見其人矣

黃子曰宣尼惡鄉愿至不願其入室而今世方持其無非無刺之術以爲涉世要覩務模稜趨陰陽其間以求瓦合自苦而人亦苦之秦先生高標孤介旁睨千古其志似狂其守似狷大類古汲長孺趙子都

唐子方之爲人非董董風流少游也其於世枝柱豈能盡諸然月旦者終不能抑先生使在闇然媚世者下宣尼之思狂狷而惡鄉愿也有以哉有以哉

石先生傳

石氏之以才望於海上也自比部君見山始而揚芬闡幽再亢中葉之祚歸之光明則由臨江水部二先生臨江先生者名應魁字啓文別號吳曲父贈公悅山早卒奉其母曹太安人教惟謹水部君諱應朝者則先生季也兄弟自相師友學益茂文日益有名曹

四然齋

卷之六

十四

三百五

安人時撫而嫣然喜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可籍手以報地下矣先生丰儀峻爽骨稜稜鶴立性方廉介特論議纒纒常依名節楚然青衿時卽負氣天矯首不能頽會督學使馭士甚莊周生某坐聲牙黜諸士懾息偃倮五色無主莫敢仰視先生抗言周生家貧業大戴禮經孤志苦請留督學使故厲聲問抗言者誰何先生徐以姓名對督學使卒霽威從之自是海上推高義者必曰石先生而一時節俠之上以才得譽於石先生爲快顧先生雖治博士家言而性

僻嗜古旁蒐於齊諧越絕之間試輒摻瑟偃蹇不能投好竿者聽季水部君已領應天鄉薦矣先生尚淹橫舍顧影歎曰丈夫昂然七尺豈能抑首老童縫彼才如司馬長卿非夫乎猶然以貨進矍屈以求伸也遂請於曹安人投牒北遊太學嘉靖戊午領順天鄉薦已未落第歸偕其季審鞫鞠脰修曹安人菽水之懽安人春秋高遇設悅之辰捧觴上壽膝下雙珠綵衣都麗里中侈爲盛事浮沉公車者又十餘年時季水部君已授餘杭令矣人有爲先生勸駕者先生遜

四然齋

卷之六

十五

三六八

謝曰母老矣而季方宦此身未敢許人也會季從余杭擢居水部在告曹安人復促之行先生乃謁選曹主爵者才之欲令當盤錯領全州牧全古百粵地其民獷悍士亦情窳不束於禮先生以禮督之驟歌靡裘三月化行易麤裘而章甫法鼠子輩以清靈源格貴人通關以塞倖竇芒刃斧斤互中理解循良之聲飛章相屬不三載晉江西筠陽郡丞承郡守乏視篆吏故持兩端以嘗先生先生燃犀而照如道亭猶烏獲狀筠民方呼爲神君而曹安人訃至矣先生卽日

徒跣歸以不得視含殮爲終天恨且夕作孺子泣服除補臨江丞臨去筠不百武而近臨民喜相告曰曩守筠石公來貳吾臨矣先生至而累歲積牘如篲汜塵途有二囚以株連誣伏沉犴踰年先生廉得其寃爲治爰書幾千言卒發其覆盆臨民益加額尋得水部君手書以疾聞忽忽不怡遂投簪乞骸骨歸曰人壽幾何而日苦柴柵爲雖乘駕唱騶終不如三徑五柳間携手奏塤箎樂且孺也歸與水部君葺先世丘壠勒碑碣表石氏阡旁及戚屬附寡妹殯封外祖四然齋

卷之六

十六

三十八

於中丞且余旣任受德獨不能任受怨耶人有爲先生訟寃者先生徐曰是欲揚人薄而令余不得厚也亦不講於交絕之旨矣其篤於恩誼不難以身爲溪谷類若此然先生素強項中實不能脂韋從人間有辭勝於理以赭爲聖者先生旁引曲喻如懸河倒峽指挾執迷震用雷斧如鉅鹿之戰務令赧服乃已雖談天炙轂之辨不能以舌戰勝先生其憤世嫉俗至欲排雲叩曼索真宰而問其夢夢云何四坐爭掩耳流汗先生正襟危論曰如若輩畏禍結舌籍口於不四然齋

卷之六

十七

三十九

怨不尤則小東詩人不平於西柄之揭而太史公以回天距壽致疑於天之報施非耶余亦知口爲飛門第方寸間如快如焚不覺瞋目列背莫捫朕舌耳蓋先生精敏強幹明而練於事犯霜露而神益王其善綜理稽覈不失尺寸可令王計司太農其設機應卒見於守孤城扞島夷之變可令王賦當羽檄其觸事孤憤抵掌圖迴使玄黃較然無所顧忌可令王封駁爲柱下史投之所向何所不得而董董以下大夫乃老時忤於人而莫控於天則先生之按劍斫几咄叱

而介介不能降以死也有以矣



黃子曰宇宙亦大矣人生其間非有一二琦行如粵之鍾燕之函人盡能之則人且謂粵無鍾燕無函何所托以不朽世稱石先生生平惡譚空桑如傅太史令而陰陽巫覡祿命堪輿龜策諸家如呂博士所刊定者一切棄去破習俗幻妄忌諱亦可謂不染於人間世矣至與季水部君共操家乘迭爲行藏季出而伯也爲政季無內顧伯出而季也爲政伯無私虞讓棗推梨七十餘年如一日此尤人所難者獨季沒而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四

喬先生傳

凡人專一業則人亦輒從其所專者名之而不復衡量輕重鉅細夫玄晏先生習覽經方盡醫之妙然終不以醫顯以著論守玄篤終與奉所後母任氏訓顯豈非以其重且鉅者在此不在彼乎喬先生名迨字志一別號未湖少穎悟絕倫以厭薄經生業去而業

四然齋

卷之六

十九

醫醫非自先生始始於先世南樓公鎮中更正已公豫泉香公廉及先生父月湖公寵數傳乃有先生先生與其伯兄卧東公選並以醫起而先生鍼入血脉稍出視色上自邑受兵燹後疫大作闔戶枕籍僵卧不能起先生組袍苴履環走而遍視之聞陽得陰聞陰得陽匪獨能生人力能生垂死人若號太子者聲遠播郡邑間下而闔閭上至守令監司無不待命於先生歷四十餘年醫益精全活益衆名亦益噪於是里中無論學士大夫曰喬先生善醫即婦人女子亦莫不曰喬先生善醫嗟乎孰謂喬先生而可斤斤以醫名哉醫蓋先生之附贅懸疣適足累先生矣先生爲今人而懷古人之心其高節獨行有不可以世人腸揣而合者世人好周旋世故修其尺幅則不能自適其棲逸之性而逍遙閒曠藉口竹林以爲高則又簡傲紕漏不復倫常之爲兢兢先生性恬澹寡營不艷結綬不羨藏鎡偏饒習池之興挾米顛之癖從舍後隙地構精廬數椽累怪石數疊雜植名花異卉朝旭暮霞綠樹碧簷隱映几席席列圖史赤管青錢

旁置博山瓠子靈人器朝夕吟嘯其中或面壁趺坐若禪或手仇灌園若老圃或玩弄古法物如遊商周間二三知交叩扉而入則命童子煮茗出牀頭金盤椒花相與槃舞爲樂達丙夜不休當酣暢時有貴人以疾召倘其人大當物望或矜嚴作魁岸人先生攢眉顧額不欲往卽往亦咄咄趨趨中心有違時逢貴人怒謂先生偃蹇不易致然貧家告以癢疥亟謝知交曰吾儕信歡甚其若牀褥間呻吟者何匍匐而往一晝夜三四往不辭費藥餌數斗佐以金錢不惜

四然齋

卷之六

二十一 言六十八

遇姻戚友朋慶吊大典雖囑門窮巷必衝黑至不以雨雪載途自解而稍委遲緩啓戶戶外履聲橐橐不問而知爲喬先生至矣先生不以任達而甘於遺落若此然此猶其纖纖者耳其重且鉅者乃在乎孝友天至能爲人所不能爲足以風勵當世云先生幼喪母旋喪父月湖公尚髫然兩髦而哀慟如成人幾令韓母輟事少長而殫力供繼母趙孺人惟恐見不鮮至鬻田廬以虔庀其終事一如月湖公有王司隸風更念伯兄卧東公顛毛種種矣而未有子也朝夕上

食惟謹已而伯兄僑居茸城以便峯泖之遊則存問相望於道旬日不見戚戚如有所失必褰糧走百里共妻被幾晝夜乃返曰吾不及見吾父吾母吾得侍吾伯兄杖屨猶吾父母在也已而伯兄沒竟無子則以子士燦出後伯兄而迎其嫂奚碩人偕其壻與女歸養丙舍垂二十餘年悉爲經紀其喪葬終不名伯兄一錢曰吾不及見吾父吾母與吾伯兄得撫吾嫂及其壻與女猶吾父吾母伯兄在也他若弟之歸而以正訓之弟之弱而殺羽敝尾以覆翼之親親長長

四然齋

卷之六

二十二 言九

之恩波及於外家之遺孤女艱難迫危中務百方收恤以全其餘生曰吾不及見吾父吾母與吾伯兄而吾父母伯兄内外之遺孤若而人幸無殞越庶幾死者竟不媿猶吾父吾母與吾伯兄在也蓼莪之思老而彌篤先世丘壠以城城而斷其地脉先生當春秋七十人勸另卜吉阡先生愀然曰吾父吾母吾伯兄藏玉於此而吾奈何去之吾去而子孫世遠不類或舍其舊而新是趨安知不爲芸夫牧豎所有亟治其生壙而封焉戒其子士燦士琰曰吾死必於此先

生匪獨以生孝且欲以死孝不聞大理而見至道何以有此蓋先生居恒朝朔望再拜庭中以旬日奉無大過無傷先人遺體爲謝大類趙閱道治心有古聖賢不媿屋漏之念先生之動與道合不可以世人腸揣而合也所由來也嗟乎孰謂喬先生而可斤斤以醫名哉先生蓋如韓伯休之隱於醫而人遂以醫名喬先生何異韓伯休爲女子所識逃名而名隨假令太史公而在亦必爲先生作列傳令與曾閔同科扁鵲倉公不得厲行而進矣

四然齋

卷之六

二十三

三十三

黃子曰宣尼以狂矜愚爲古三疾而太息於今之症變且深入腠理也豈非以形疾易愈而心疾難瘳哉近世曰華之響絕角弓之怨張卽矜韋士親死而窺其橐之垂也則掉臂而望原巨先來脫橐中阿堵果然則又昆季信然攘臂而內闕於牆甚則操戈呼外援求直之公庭不顧其親已化爲齊桓之尸中覆而根撥病且在死法矣得先生傳而讀之有不泚然而熱內慙瞋眩而消沮者哉昔人歎死病無良醫雖以醫名喬先生其可也

吳逸松傳

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余初不知鶴沙里有吳逸松而於東海上太原氏家則識五卿吳君柳太原氏家原大用饒戶外屢常滿然鮮善客未必悉當王者意獨五卿遊於其祖孫父子兄弟間人人盡懽若以爲一日不可無五卿蓋五卿少業儒爲人蒙師雅馴而練於事且誠心爲質力能急人難而不大責報人有古游俠風故無所不入耳一日手述其父逸松君事泣而告余曰此先人之飲恨於九泉而迄今未瞑者

四然齋

卷之六

二十三

三十三

也倘幸營於大君子則先人死且不朽此不肖枿之所晝夜切齒腐心而不卽自刎以報先人於地下者也倘幸營於大君子則不肖枿亦死且不朽余悲其志而綜其概取其事可以戒來者遂提筆而屬之副墨子吳君名其字其號一泓先汙人建炎間移海上之開港再移鶴沙里少負氣而慙面折不能容人過類灌將軍里有貴人頗橫於里中里中人惴惴不敢摩其牙而君且顯訟其短恠乃大構里中人人危君君方揚揚曰丈夫得志尚當逆探彫龍徑寸珠安能

蓄縮任人刀俎而不一吐氣乎語聞貴人貴人遂羅其影而射焉君竟中危法謫戍關中里中又人人惜君君復揚揚曰丈夫等死耳不問烏為蟻蟻恢恢宇宙何處不可埋吾骨而必於首丘第為我謝貴人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掀髯長嘯歌易水之歌而往羈縲中苦不能自為生而且急於生途有貧而不能前者有病而不能起者輒倒囊賑之又類原巨先於是關中人爭謂君俠士相與護持君願無歸君而君遇天子封三錢府及於寬政竟保骨歸歸而絕

四然齋

卷之六

二十四 三百五十七

口不理前怨竊效范叔之避仇也更姓陳隱於茗溪構李間故又號逸松云當其往戍時微獨貴人自謂已無吳君力能從竈上騷除即其肺腑戚屬亦謂吳君死灰不得復然匿其牒而要其子之重賄子叩頭流血慘於秦庭之泣流離瑣尾極矣里中又安知有吳氏迨其歸也釋行枚製寒衣再覩苦瓜果薪盤桓數十餘年乃以上壽終子五卿傷於虎善藏其骸骸齋之委蛇有俠氣而無傲骨奉其母蔡氏拮据埒茶以收其遺業家漸溫子姓漸蕃息仍復其姓為吳回

視曩時相齟齬者微獨戚屬鼠子已化為烏有即貴人累世生聚第宅甲里中剪焉傾覆且靡有孑遺斬然為若敖鬼里中又若有吳氏而無貴人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矣

江夏生曰嗟乎嗟乎獲罪於人天猶可回獲罪於天人其何逃吳君以口吻翹人過過矣貴人自為曲而惡人直陰嗾而幾殺之報之不已太甚乎蔓之長所以報也能報者不卒報而不能報者倍於報報報者別有權矣詩曰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又曰豈不爾

四然齋

卷之六

二十五 三百六十

受既其女遷人不幸而與雄行者處鑒於吳君亦可自捫其舌而後之為貴人者慎無以語言薄罪快其睚眦之怒輕犯天道所忌哉

顧孺人傳

南浦以杜氏著杜又以虛江先生著其著非以紫磨墨綬以才情品致兩者總屬孤高大似北郭先生故夫北郭先生有箕帚使勸辭楚金千古雙美為先生配者不亦難乎詎意又有顧孺人顧孺人者東泉顧公模與王令入女也年十七歸先生先生名時登素

落拓開爽志在雲霄懶問家人生業孺人藐焉季女
寔嫺敬戒之訓自蘋蘩筐筥以至種桂錢鏹罔不既
厥心聞以內斬然大有倫脊克成先生遠志先生遂
顙意下帷修千秋業兩夜遙見孺人篝燈弄機杼輒
閉目咄叱曰爾曹分吾焚膏徒足亂人桴桴聲縱組
霧紉雲陵聚丘累視吾所得夜光明月孰多孺人曰
君自爲君事余自爲余事其可也先生攻苦幾十年
數不利於有司居恒怏鬱不平曰磊磊乎夜光明月
竟不若見女子機利易爲售乎孺人從旁寬解曰君
四然齋
卷之六
二十六
抱瑰琦而處終當連城十倍豈若余纖纖一手一足
之爲烈君無以河水清連衰墮其伐檀之志先生益
肆力揣摩壬子舉於應天人謂孺人有相之道戟手
相賀而孺人方食麤衣縞仍銳身力作爲臧獲嚙矢
曰吾猶故我奈何舍其舊而新是圖幸未先生苦僕
僕上公車去謁選人授瑞安令孺人堅不欲從曰二
親老矣寧可令顧影而單兩孺子亦儼然壯也失今
不承於訓罔知異日君行而憂菽水乎余子憂箕裘
乎余父俾君無勞內顧畢慮以報
天子才亦可

予先生乃携二三蒼頭往留孺人王家秉孺人持歲
菱鑰嶽立而刃遊視昔益匡敕舅平凉公松性任俠
喜出身佐縣官急戶外賢豪長者屢常滿酌應比一
都之君最旁午而姑楊孺人復嚴重御下凜若朝典
鮮能當意孺人外庀供帳備厨糈內奉色笑伺寒燠
饑飽進軟溫甘毳周旋舅姑間各中其懽伯子獻璋
仲子獻璠俱尚困童縫令游於碩儒快士間漸之以
芷然亦日討而訓之曰久矣若等之沉酣於竹素也
而未見瘡人豈其沾沾索之竹素間耶古人薪盡而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七
火傳奈何不得火而忘其薪兩君蓁蓁奉孺人教惟
謹二親亦忘瑞安公之不在子舍晏如也春日偶聞
間開聲二親相對歎歎曰兒去又一臘矣婦以吾與
爾故不願從婦去吾與爾猶有二孫在無廢臆臘無
虞晨昏婦留兒委蛇退食誰爲舉盤餐也固強之行
孺人重違二親命乃往居下何平梁公計至孺人泣
不能起曰余固早慮有今日曩徐太姑謝世猶得佐
舅姑分其總總今且不獲從君後視吾舅舍檢是空
爲人婦也自瑞安抵家哀號不絕歸相先生經紀衰

葬幾殯頂踵姑楊孺人相繼卒相之一如喪平梁公未幾孺人父東泉公亦見背家漸落爲逆王令人養之旁舍而推解之恩波及諸昆季終其身不衰曰無令長逝者竟覓私恨蓋孺人篤於孝友更於大義多所曉嚮議論灑灑常依名節不類今人人謂東泉公故博綜士得之閨訓者居多入瑞安衙齋見無魚可懸橐中斤斤圖書數卷不改來時裝輒舉觴賀先生曰君能自砥爲清白名遺子孫子孫受賜不亦渥乎先生笑語孺人人方嗤余之拙於宦子何居乎以人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九

生下急不能容人過每佩章以待曰君無若王藍田爲右軍所笑人負平梁公生德而死棄之覆用爲悖先生聖其幻態則爲先生屈指歲序曰寒燠天道不免況人情乎人欲爲薄吾必以厚責之芟芟分北令人顏厚有忸怩恐自吾而失諸侯彼翟公署門宜其門可羅耳有不可不忘信陵客真長者言矣孺人相先生垂四十餘年隨事諷諫匡其不逮庶幾於脫簪解珮先生亦時時向孺人曰吾自得子不大速戾於厥躬子其音女史乎閨闈中安可一日無此君吾將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九

言六十九

及子姓姻婭則志表狀業先之矣

江夏生日語有之利令智昏無論閭閻駟贍之若餓豺狼也卽薦紳士鬚眉如戟其誰能幅不於阿堵爲攘攘況可責之婦人女子哉孺人不苦官中之垂橐不問牀頭之三金於世所攘攘操弧矛而固局鐫者直以荅通視之此其高行殊邈寧可與尋常里母道也北郭先生配貧而能恬此其家不貧恬然若以貧處之若孺人真不愧北郭先生配矣

姚善人傳

四然齋卷之六

三十 言四十二

余爲兒時記姚君來從先君子遊也髮方覆額垂垂耳今年且六十矣荏苒六十餘年天運人事不知幾爲滄桑而姚君醇謹朴茂少壯無異態總之所謂無懷葛天者近似宜尼曰得見善人斯可矣若姚君是耶余爲作姚善人傳善人名浩然字養正別號城南魚目昂齒口期期類周相身孱孱如晏大夫見縣令丞尉縮頸駭汗面五色無主見鄉里貴人亦耳根發赤幾欲鑿坏而遁貌殊不上人眼人以爲此痴癡丈人耳然性喜酒又不喜營酒遇秋黃白露蘭英力能

戟口割腹者則百斗不辭有客亦飲無客亦飲道逢

麴車流涎永歸傾杖頭錢沽酒未及歸而知家出牀頭援而止之則止或嬉遊青樓間二八雜坐身躑躑盤舞口烏烏作吳歌浮太白無筭卽秋黃白露蘭英興豪而力微矣人又以爲此高陽酒民耳迺其學儒不成去學醫操青囊以世其尊人懷園公於陰陽標本之理中甚了了至一腔活人心少世人腸銖兩窶人子以疾告必竭蹶而趨未嘗責報人以爲善承懷園公志稍稍重善人呼爲長者而不知其大節獨行

四然齋卷之六

三十一 三百六十九

在孝友敦篤事親事師雅有古人風能爲終身之慕居家奉懷園公與孫令人甚謹其初先壠介於城郭道路往來樵牧者趾錯懷園公旦夕縈心議改卜轉徙善人窺公意傾囊中金錢經紀其事一不煩公亦一不告其兩季自高曾而下咸寃安宅公喜可知也孫令人有弟而贅時時橫索善人念渭陽之情數爲解衣推食猶不厭其溪壑甚至速善人於訟善人寧關出錢求解未嘗作曲直語懷園公老尚豪舉裘馬休休絕似五陵少年善人尤多委蛇務端而中其驩

公喜甘毳卽爲窮陸毛海錯公喜統綺卽爲製薄縐
錦冰公喜聲妓卽爲招蛾眉曼睩公嘗戲語善人口
余百歲後若等祭我必以妓不然而令黃冠緇衣款
乃作薤露聲余且悶悶不得開笑口梁莫苦矣善人
自公捐館凡遇四時之祭必設其生時所嗜旁坐紅
粧行酒而身匍伏几下號呼爲孺子慕竟日乃罷去
雖云從其戲命見不逮屈子去菱席幾哉思成遺意
其王修吳隱之之流耶善人侍先君子四十餘年髮
垂垂者忽已種種猶僂僂踖踖不改握衣鼓篋時往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三

歲先君子疾善人蹣跚榻前省問寒燠偕同儕若喬
君儻余仲余徐君元卿或修藥餌或敦匠事或代余
不肖兄弟周旋戶內外至今登余堂北向几延長
揖或譚往事淚蘇蘇下古所稱任末顧潤之義甚高
假令善人當此何多讓也此又豈病瘴丈人與高陽
酒民所能辦哉

黃子曰聖賢謂善人質美未學夫近世學士戴繼垂
纓而談經術乃迂迂傷恩薄厚奚啻名其唐父於水
木本源甚至秦越人視之而沉於貌而師者存之不

存亡其能存若姚善人可謂不咕俾而合於道安見
其出近世學士下也語曰天道平分常予善人獨其
艱於嗣人恨恨謂天不可問顧善人年六十貌若嬰
兒壽未有艾卽百歲後多富貴男子者芳華歇絕而
人呼善人不衰則爲善人子者多矣

豐穀毛先生傳

當今海內多貴家大族必推吳越云吳風靡於越故
吳之陵谷易遷王侯第宅是不一姓而越雖前代衣
冠遺裔猶有存者其子姓繁衍或數千百指甚至禪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三

姓於鄉如紹興餘姚所呼毛村云毛之族甲於越世
比之崔盧王謝子姓聚廬而處若星羅歲時或不相
往來近者亦不能擊鐘而食卒然遇於江湖相與疑
族不能卒辨大都肩耒居者什之五擅方技遊者什
之三挾經術居與遊半者什之六七人 國朝以
科第顯無論數十人考其文章節義最著有謚忠襄
者一人列鼎甲者一人余皆聞其名不見其人也乃
今見其人則豐穀毛先生云先生名某字某別號豐
穀世家紹興餘姚之毛村豐願廣穎而若傳粉頰然

美丈夫且秀外慧中少以驚記馳聲譽舍屢爲督學使所推擇時命大繆年餘艾猶然青衿輒咄嗟歎曰丈夫寧須蓬首垢面冠灰注之冠匏繫廣文藉中以沒而世將爲榮耶吾從吾好吾食吾力吾無與造物者爭遂謝去諸生而一意爲人傳經近世經生師在厲相違率昆橫發彊陽者魁然作崖岸凌人而高其價猥瑣者媿然自脂韋揣人而中其權不終歲而此合彼離不能溫臯比矣先生和而介羣而不黨能方能員可磨可涅煦煦如春風襲人而不習及覆雲雨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四 言字九

態爲人師歷數十餘年人我如一日其供帳膳羞使令鮮腴便給不色喜或簡朴惰窳不色愠朝夕訓督主人知而頌之功不加勤或主人不知而任之功不加怠與其父兄處既不失父兄心與其子弟處又不拂子弟意微獨其王者之父兄子弟卽一方人見纓組不偃見襖襪不侮而倨博通多能叩若懸河人有以問奇來者則與言奇有以問虛扁來者則與言虛扁有以問堪輿星官曆師之事來者則與言堪輿星官曆師之事人人如飲醇焉總不離於正經未嘗設

城府較尋尺此其文章節義不獲大爲灼爍然賢於近世經生師矣膏霄壤可謂不愧其宗哉

黃子曰余以吳人傳越人故其行事不甚悉然先生什九在外師模多於鄉評卽其所居人愛所去見思韻宇亦可想矣而余別有羨於先生者則以老將知而耄不及之也凡人抑首爲諸生猶曰束於章捷不能脫離槩鉛先生謝諸生矣於一切博士家言旁及七畧九流終日操不律攤烏皮几親爲繕寫至丙夜猶篝燈作蠅頭書銖積寸累載可兼兩知交勸之公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五 言字六

老矣母自苦輒正襟謝曰余爲人師奈何先自暇也且余以此消白日猶賢乎已今後世賢師我勸耳墨子有云華髮毀鬚而弗舍其性主人乎先生庶幾近之若先生爲人善藏其用無所不入其柱下之流與論其好學不倦漢有毛公豈其苗裔與

吳敬齋先生傳

吳先生生於新都之商山讀先生志狀其鄉薦紳業洋洋乎足術矣寧須余言而傳乎顧先生居之多不如客之多鄉評之多不如黃龍之上交口而譽之多

語曰觀遠人以其所王先生交於余家者凡三世則余亦惡能無言而處於此以故先生之世系家施不載載先生之爲德於上海者先生諱世祖字本承別號敬齋少行買吳會值島夷破斧先生咄嗟歎曰良買不以折閱不市善舞豈必長袖哉貴在得地與得人耳遂來卜余上海買焉上海仰利機饒魚鹽以故賈者鱗集什九新都總之如猛獸驚鳥左右設罟罾罾笥析及秋毫其喜遊子弟裘馬休休羅紈錦冰罽繡銀黃乘策曳履於博戲馳逐長袂利屣之場而斤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九

斤宰裁又如駟儵然耻言任俠里中議出財佐公則掉臂而去雖以名義相勸勉剝膚狀宛轉目前忍弗能予或重歛而輕捐或刻取而虜守大體如此矣先生於百貨貴賤上下智能權勇能斷而獨附以仁義出入必信幾可折衡子稍倍於母弗曲計也諸賈人惡其額裁誚讓先生先生曰我用我法毋多言人以此益服而歸之往吳市者肩相摩贏得過當貨遂甲於諸賈人然先生恂恂似儒生食羶衣素終身惟松形樸紙革鞮皮廬燔黍煇豚以明恬澹於諸五陵少

年之好目未嘗加睫至彌留之際口諄諄不及香履而戒子孫毋爲紛華驟窺先生指非願以纖膏矯其汰靡者乎迺遇先生性復慨慷急於行義居恒不喜習賈人子而喜與高賢大良遊門外多長者車轍青衿士或以言朝告輒解橐中裝佐之余邑神廟日久漸圯瞻禮其下者不無孔安之思計費且甚鉅徒低徊咨嗟而已先生銳然庀材鳩工垣闢杳恩欄楯不煩馨鼓而更之爽塏瞻禮者復噴噴功先生邑大夫亦移書議旌先生功而先生卒遜謝弗自功猶曰此福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九

田也人易勉焉客歲余邑屢侵海波數揚縣官勸富民積粟虞弗給則有意於諸賈人先生首爲應命願儲黍稷種桂來麤千鍾以備緩急諸賈人復來誚讓先生曰奈何爲緒使且銖積寸累以有此阿堵不以灌吾桑梓而委諸東海上乎先生笑曰鄙人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奈何食土之毛不分人之憂也彼卜大夫獨非賈人哉遇公正樂施有古烈士風此豈有所徵而然殊異乎曰首赤刀醜齷纖膏態矣先生蓋處於不汰不膏之間總之所謂攘攘而仁義附焉余

以上海知商山信其鄉縉紳所稱先生孝友任郵累善積功不誣也

東海生曰班史傳循吏稱其所居人樂所去見思吳先生挾范蠡計然之策而斟酌廣狹動合於道惜其盡用之賈不獲大爲遊刃一施之國然其生於商山卒於上海兩地之人依依如有餘慕假令當途高卑亦不失百里焉知其所至不爲畏壘也詩有云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當世有賈儒亦有儒賈彼黷貨無厭屯膏勿施宜轍鄉評兩歌歌乎有削迹之思者視先

四然齋

卷之六

三十八 頁六

生何如哉

四然齋藏稿卷之六 終

四然齋藏稿卷之七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撰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催熱審疏

刑部河南清吏司王事見委提牢臣黃體仁謹

奏爲敬依職掌直陳獄囚迫切至情懇乞 聖明

亟勅臣工仰承 恩命俯救殘喘事臣於萬曆三

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選授今職蒞任數日卽欽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咨

四然齋

卷之七

一 三〇三

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臣不勝踴躍竊謂邇來議論紛紜諸臣有力爭而不下者此獨斷自 聖衷不待疏 請不煩催促雖古帝王如禹之下車湯之祝網何以過此尋輪次督獄一入圓扉親歷各監遍閱諸囚總計幾及千人有執戾而哀鳴者有含淚而飲泣者有偃卧仰天而不能言者有尪羸仆地而不能起者臣一一諭之曰 皇上熱審 恩旨下矣汝等曰暮有生路矣諸囚無不

舉首祝天懽呼動地乃越數日而各堂不視事又越數日而諸司不舉行臣再對諸囚則諸囚疑臣之言似出於妄而臣固信 皇上之命必不可虛第時愈久天愈暑囚亦愈困以靈雨滲漉繼之炎暑鬱蒸以桎梏拘攣兼之口腹饑渴今日報某監某囚病矣明日報某監某囚死矣無一日而不有數監報病無一監而不有數人報死隨報隨相隨相隨理今尚有數屍哀積呻吟之聲徹耳顛連之狀滿目且垣墻倒塌禁防難施鳥動出籠之想則張翅待飛獸極就柙四然齋

卷之七

三十三

之苦則躋足欲逸魂飛湯火夢繞關山雲夢萌生禍機巨測臣晝夜靡寧寢食俱廢竊思事有關於國脉有益於民命者即未得 俞旨尚當叩關固請況 恩命昭如日月在臣子喜於對揚雖有沉疴亦宜力疾而起竭蹶而趨願勉強須臾以觀德化之成而乃不亟舉行潛窺其中期於全體不期於致身使雲霧而兩不下春回而物未蘇論勢則勢已剝膚論時則時將徂暑是非 皇上之屯膏實諸臣之曠職也是非 皇上之寢閣實諸臣之稽

留也夫 皇上一念之不忍可保四海可弘萬化所恃以弭天變收人心者首見此一節嗣此赦過之後繼以舉賢則補官之 命下明罰之後繼以肅紀則黜幽之 命下省刑之後繼以薄斂則停礦稅之 命下 皇上恩波正如泉之始達又復延遲至此壅塞以後無限良法美意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諸臣其何所避辟伏乞 皇上切責諸臣速出視事督率各司務要矢公矢慎無內無來以其成 皇上浩蕩之仁其爲四然齋

卷之七

三十四

俾補豈曰耶小昔東海一匹婦耳稍有冤抑即召飛霜之變于公一獄吏耳好行平恕遂徵昌後之休今獄中幾及千人或一時詿誤論定而當釋或他事牽連無辜而就繫寧止於匹婦之含冤熱審活可數百命殘疾疲癯驟解放而驚喜父母妻子重團聚而悲歡又寧止於一獄吏之造福將見 聖母之萬壽益增而 皇上之百祿永固矣臣在獄言獄就事論事目慄心傷詞真意懇非敢越俎而言亦不敢當局而譁伏乞 聖明垂察 宗社生靈幸甚臣

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水災疏

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臣黃體仁一本 奏為霍霖

肆虐園土盡傾羣心徬徨百官愴悅而天災愈迫

聖聽彌高不得不哀鳴懇祈以完職守以免罪譴事

臣等備員刑曹分司邦禁日隨堂官供職惟知為

皇上堅持令甲嚴戢兇頑真如收虎兇而置之柙驅

蛇龍而放之菹內則有提牢一員專於調度外則有

巡風一員專於稽察而臣等朝夕兢兢其為干掇以

四然齋 卷之七

四

圖稱塞廢幾無負委任之意不虞閏六月二十五夜

風雨連朝門內路竟成河監外墻俱倒地獄官浮水

奔訪堂官衝雨往拯亟呼兵番周防隨葺木城曲護

臣等諸司絡繹奔走濡首濡足分漏分更猶幸無事

至七月初五初六兩晝夜雨復驟注其震蕩之聲如

千軍萬馬爭驚猛於鉅鹿之戰其澎湃之勢如千溪

萬壑倒流迅於廣陵之濤萬戶傷心胥為沉甯三注

司更汎濫而堂宇都摧各監慘目悉似飄蓬一老監

先潰裂而獄官首禍臣親履其地勘視各監高者如

燕集幕上而重足卑者如鵠立水中而延頸老病者

戴縲綬而垂髫明知與死為隣強壯者呼庚癸而長

號自分求生無計歐陽修水災疏不能述其哀苦鄭

俠流民圖未易狀其顛連雖云此輩誠孽自已作安

保彼中無疑而可矜且一日未就死地當一日尚開

生門臣竊謂 皇上深居九重明見萬里 朝

審熱審 洪恩屢施況剝膚之災近在輦轂自當

無待臣下疏請沛然發 德音下 明詔以挽

回天意收拾人心乃臣之堂官初以監墻倒塌慮囚

四然齋 卷之七

五

之騷動也具疏 上請詞極迫切而不報再為獄

官壓死慮囚之駭逸也復具疏 上請詞展迫切

而又不報甚者閣臣言之部院之臣言之臺省之臣

言之數百年 大內之垣墻忽圯天威赫赫若耳

提而面命之而 皇上慢不加省以夜不能待旦

者而日復日焉置若罔聞其果宮中之綠樹碧簷不

知外邊景象耶邇來仰窺 聖衷或為多言煩興

甲可乙否欲以鎮靜消其躁妄故一切章奏大半留

中如今日所陳關係 國家急務要機抑有是非

好醜淆雜與孟浪聚訟者比而悉從報罷耶宋臣蘇軾有言國家之患莫大於下呼而上不應自今日之呼而不應也如子之疾痛號泣於父母而毫不蒙顧復令臣等狼狽鶴望掣肘曳踵懸旌搖搖而無所薄將欲立而視之覆巢寧有完卵既恐傷生將欲繫而維之急策豈無敗羣又恐召變將欲徙而遷之則鬼薪城旦之輕繫可出而

欽犯重辟未敢繫發將

欲營而葺之則贖錢紙價之積銖易窮而歲供常額未敢擅動空持籌而無畫徒仰屋以興嗟彼蒼之陰

四然齋

卷之七

六

三十七

翳未開諸囚之驚魂未定儻有不虞六七百亡命之徒一旦窮而思攫其將問之水濱乎到此已噬臍無及而蛇龍自蒞復橫虎兇自桀復出是誰之過與如臣下僚萬不當越俎言事而職守攸存俛思曠官之罪甚於越俎故昧死瀆冒懇祈 皇上速示聖斷俯賜 欽恤使繫囚之殘喘暫延刑曹之法網不漏真 宗社無疆之福矣臣不勝殞越待命之至

參科場割卷招語

看得鄭汝鑛猥瑣下愚猖狂浪子仗錢神爲道地憑市棍以鑽天窩錢炳家揮千金任其出入托王賢輩營百計潛爲轉移鴻碩之士歷風簷寸晷之苦竟爾付東流而飲恨銅臭之夫造胚篋探囊之謀偃然空北冀以掄魁五經四人數百年惜此缺典一卷兩手億萬口泣彼遺珠是惟魍魎公行遂致玉石倒置蓋各官之耳目有限而羣小之機械無窮作奸料非一科被害亦非一士或挾重賄以布置於外或恃權胥而發縱於中裝頭換尾捷如反掌接木移花巧若弄

四然齋

卷之七

七

三十六

凡若非汝鑛列前而易查縱使顯忠在近而誰覺棘闈伏狐兔之盜駿才受刀劍之傷已往者覺後生疑願食肉而甘心將來者懲前思懼恐蹈轍而重足倘或稍從姑息何以永絕根株但弊出於尋常之所未經而法窮於律例之所不載蓋鄭汝鑛錢一炳王賢朱方等不止利己兼之害人而余萬燭尤著名神奸積年漏網乃衙門之元惡真科場之大蠹合無先將央免被誣鄭汝鑛造謀分贓錢一炳王賢朱方余萬燭等姑依例科斷其現拘未到金大綱諸震東陳紹

基等已衆証明曰定擬照提各監家屬金大俊諸曰
完陳一、月、總事馬氏男官壽發行各城兵馬多
差兵番緝拘務在必獲虜神奸不縱而後患稍息矣
新建請究沙氏疏叅語

看得沙氏妬悍成性慘毒甘心主以驚害之母真同
攫子之鴟佐以奸狡之兄恰似傅翼之虎據司道會
審并干証招稱謀夫有據已無可赦之條溺水無屍
尚有可疑之跡合行原問衙門務將沙煥窮覓下落
鞠其果死果生或將沙氏定罪照提令其雖生猶死

四然齋

卷之七

八
三、四、三

果死則已雪生者之仇不必再索雖生亦已坐死者
之辟安得復燃明爲具 題通行結卷毋留將來
之害毋羈久繫之囚庶法網不漏而禍水永絕矣
寧陵請詳窩盜疏叅語

爲照王遵訓居官既掛吏議處家又犯鄉評大都任
氣凌人強半因利昏智今據撫按會叅司道確審雖
積貨聚馬或涉風影之疑然窩盜分贓重千金矢之
議紛然執証慘矣呼號惡既稔於羣兇罪宜歸於王
藏雖願築城自贖抑何悔於噬臍尋復鑿坏潛逃更

安脫於竄首但賓館非刺訊之所學官非質對之人
公庭未經面折難言本犯之伏辜盜招尚屬偏僻竊
恐將來之藉口合應行本處撫按加意緝獲秉公研
究另具招題 請依律定擬庶三尺之法可伸萬
姓之冤得白矣

衛官侵糧疏叅語

看得羅文魁等身叨纓組行類穿箭軍故已十年而
冊籍不除糧冒踰千石而溪壑不厭當帑藏俱空正
厘衿捉肘見之苦矧寇攘式內奚止繩鋸木斷之虞

四然齋

卷之七

九
三、五

長此後將安窮若輩又知凡幾計其累歲之侵漁盡
數追償已失萬而得千念其先世之汗馬依律永遣
姑懲一以警百再祈申飭各衛通行嚴查畏法改正
者聽其補償從實首告者免其罪犯庶 國儲之
積蠹全消而禁近之戎政亦肅矣

行薊州道公移

叅看得告人李崇豹原知隔縣不便拘提而每見其
衣則網掛食則瓢乞到處逢人呼天搶地聲言萬朝
武力可通神柴書手智能罔上極其迫切誠恐觀望

者將謂法官不能爲彼匹夫伸此三尺故屢牌行縣復移剗到道以求其持平止提生犯一盾非必死屍遠來今據申文仍執不發更欲本部轉解李崇豹并審數日前李崇豹泣稟該縣恨其越訴伊弟又垂斃杖下矣安知不願得崇豹而甘心焉本部未能求其生反驅之死乎法不可易本當公之於人天不可欺惟恐枉之自我還宜嚴諭該縣秉公虛心毋得徇私曲庇

邑乘十志

四然齋

卷之七

十

三十一

析壤樹邦法資畫一仰應星躔俯定疆域陵谷代變并牧遍遷習尚殊軌雅浮改弦勝備探奇跡存懷古式圍固圉屬在守土作地理志

邑瀕大海環浦枕江滌洞若帶風稱水鄉疏塞攸殊利病孔亟動由人謀罔咎地脉緬稽往哲代懋厥庸昭茲來許載績禹功作河渠志

任土作貢徹田爲糧計口譏繇厥有典常土膏漸境物力時絀杼軸告空飛輓靡極源之將竭其流曷支軫念東南休養是宜作賦役志

屏宣猷芹宮敷教詰戎威遠設險禦暴杠梁利涉宅里旌賢丘隴埋玉梵宇通玄鼎峙基分辨方正位圯壤咸修規制斯備作建設志

爰命重黎地天乃絕崇德報功往牒罔缺粢盛豐潔壇宇穹隆右文錫祉靈爽攸鍾載在祀典以似以續禁彼昏淫毋滋諂瀆作秩祀志

擾擾橫目厥有攸司漸摩覆露是牧是師一夫得情百年誦德桃李不吝下自成陌甘棠識愛岷石興懷非獨彰往將以詔來作官師志

四然齋

卷之七

十一

三十二

昭代羅賢科貢並陟上勤蒐揚下圖稱塞展采策勳簪纓乃尊適賤名器規用多門軒蓋塞途冠裳掃地非有表見草木同斃作選舉志

古三不朽得一者傳功德尚矣言亦次焉勁節高標含真流耀雖無典刑梁月猶照韋布縉紳闔壺丈夫誰云異調范世同符作人物志

書契聲聞代番汗青載籍未備文獻曷徵敦洽菁莪俊乂接武羽翼經傳煌煌藝圃晉唐遺蹟鳳翥龍蟠並擅墨妙爲世奇觀作藝文志

自昔志乘鉅眇咸綜敘存一氏藝備百工上天示象妖祥類至狼燧鯨波慘毒尤肆爰及懲勸軼事遐陬泰山土壤河海細流作雜志

曾大父汝洪公曾大母任氏行實

黃氏世爲上海人遠不可攷宋元間有諱德富者一傳而清再傳而文祥三傳至西郊公銘始入國朝爲著姓公讀書談道人呼西郊先生邑志載西郊野趣軒以子貴封刑部主事具胡祭酒儼志中子二人長諱恭字孟莊即太守公太守公宦績鄉評則有

四然齋

卷之七

十二
三十五

邑乘與顧廣南志在次諱敬字季脩即體仁六世祖兄爲二千石不類今人憑氣勢作奸惟孝弟力田如故大都敦本尚實累善積功云生子諱珮字伯玉即體仁高大父甫弱冠天歿遺孤子未期高大母陶氏泣曰余不難死第余死兒死先君且死而死人將謂余女而不婦也二年携其孤大歸於陶又十年復携其孤來大召宗人而告曰此髡然黃氏孤兒余忍死以望其孚化冀報先君於地下不待旦焉今微先君之靈髮且燥矣先君有敝廬薄產在幸憐而歸之諸

宗人唯唯悉還其遺著是爲曾大父曾大父諱海字

汝洪周涇上有任公道復里中所莊事者也見曾大父於赤身時慨然以女女之是爲曾大母曾大父秉心淵塞外勁中權曾大母亦嚴重有威勃若怒生相與披霜露斬荆棘鳩高大父之業不遺餘力然以在外十餘年一旦來收舊物宗人側目欲願氣使之有從子行年若也且邑諸生意殊介介不能下時邑侯思齊鄭公洛書以禮訓俗曾大父遂白之侯侯曰余皮相汝知汝能嗃嗃開家非尋常村氓得汝數曹揭

四然齋

卷之七

十三
三十六

標振鐸足吾事矣立召所曰者至以杖授曾大父使歸杖之卒于家祠中免冠受杖謝不謹乃已自是里中長者始折節曾大父曰母少黃君黃君沈而雄朴而有禮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黃氏西郊公之後季脩公鬱而未章其後衰者也其將由黃君乎凡邑掌稅多大姓每設蜡飯會間伍必得曾大父爲重曾大父未至雖少長畢集酒清而不飲或曾大父先諸少長至則諸長少竭蹶而趨曰黃公至矣余何敢差池里中蓋比之陳太丘王彥方云子六人長諱傑次諱

松次諱樟次諱椿卽體仁大父次諱林次諱相悉爲
娶良家女子婦俱鬻藥壯矣男子畝婦人織外許許
芟柞內軋軋弄機杼非薄暮不輟暮復熒熒篝燈索
綯治繡過丙夜始各就寢明星爛然互爲聽雞望曉
兩尊人隱隱啓戶聲徹枕上爭顛倒裳衣趨侍左右
稍晏起廢業或飲食衣服過侈不類田家卽呼至庭
中提耳而詈曰余羽殺尾敝以有今日吾冀而男女
效績食蠶衣惡以爭寸陰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奢
怠其何以避辟一朝後時舉家枵腹一人浪用終歲

四然齋

卷之七

十四

三六八

不償逋奈何以白屋草廬效高門鼎貴競些鼠屑越
也洸潰譙讓語刺刺不休春日聞鸚鵡遍呼子婦若
當關曰此非惡聲也鳥猶急生人矧伊人乎暇爲周
行阡陌辨土膏肥瘠燥濕儲黍稷種桂相水泉高下
刻鏤溝塍視茅茨完圯繕葺垣墻困窘坐無煖席而
足常趺雨則戴笠披蓑臨溪投網得小鮮命童子畜
家池中滿尺者煮以供夜餉遍餉諸子若孫而諭之
曰若輩苦雨不窺足戶外安所得魚聞古人采茶以
食魚不勝茶乎雖甌窶汙邪穰穰滿願不知人間有

薄紙異騰歲時伏臘整冠服坐堂上子婦以次上壽
跪拜如禮嚴若朝典孫曾若而人兩階鴈行罔敢跛
倚府君坐箸郝前數數加盼曰此兒舉止似儒家子
長當潤色吾宗其不以襁褓老乎甫六歲卽出市椒
餅作脰脯令就里師夫曾大父少孤起灌莽中目未
覩汗青而壁畫多丈夫之槩終歲葆力作苦量入議
出絕類郊風七月之章未雨憂桑旣濟戒衣淵乎有
唐人蟋蟀之遺風焉至身操錢鑄志慕弦誦願子孫
易農而儒自太守公後實再闢混淪詩稱貽孫謀燕

四然齋

卷之七

十五

三六九

翼子何以過此天之所啓默與道契靈必句襟委章
甫哉撫今遡往昔太守公登仕凡封公詒業悉遜之
弟後太守公子營墓域建碑樹亭隘不能容曾大父
復割產讓之戚戚兄弟何雍雍也當太守公時自周
涇東西行人呼黃家闕子姓殷繁擊鐘而食子彥宏
試留都者十而十不利嘗自題其齋頭云半世讀書
且喜識今還識古十科不第已知由命不由人爲邑
通儒又非若近世長者家兒也今太守公子姓尚有
能存遺址守青緗者乎體仁六世祖流離瑣尾極矣

子姓蘭蘭里中猶知黃氏豈曾大父拮据迤邐爲能
延其餘澤太守公身顯名尊盛則昇盈必毀天之道
與抑子姓恬寵賢者智損愚者過益如疏大夫云也
太守公身降苗獠有活百萬功猶爾況其誦誦者後
人憮然懼矣

先祖靜菴公祖母徐氏行實

王大父諱椿字廷茂別號靜菴自德富公三傳而爲
西郊公自西郊公三傳而爲汝洪公汝洪公卽王大
父父也汝洪公娶於任曰任太母舉子六人四舉王

四然齋

卷之七

十六

三四四

大父娶於徐曰徐孺人是爲王大母汝洪公嘗語任
大母曰此兒能迎吾意吾夢魂亦安之以故什一居
伯叔所什九居王大父所自汝洪公捐館任太母乃
居王大父所老焉時笑謂王大父曰人言願爲人兄
供養日長今汝弟也寧獨短乎任太母又後汝洪公
七年卒疾且革潛呼王大母出黃金釵鈿授之曰留
佐汝喪塋費王大父罄囊中金營喪塋一不望於諸
伯叔妯娌尋出王大母所受分諸伯叔妯娌無少匿
任太母晚好佛歿爲設桑門之饌火從佛燈上炎幾

任太母極王大母亟以身扞火火乃熄額爲之焦
王伯祖早幼遺孤子幼而貧王大父謂王大母曰余
兄弟六人惟兄逝矣儻余得沒於地兄若問遺孤其
將何辭以對請子收之以延兄嗣長爲擇對又爲具
子母錢使遊青徐間凡其喪五十餘年孝友天至類
如此王大父性更慷慨立義不侵然諾嘗貸友人金
貿布鬻天津市布朝發而河水暮決民走集岡阜以
免家僮請亟收責王大父曰民幾魚矣寧可復督過
之吾寧歸須其歲稔也遂番囊歸家僮復請以水決

四然齋

卷之七

十七

三六

故告貸金家王大父曰吾能忍人負我不能忍我負
人吾寧棄箸乎繼以繇役繁興公私旁午庇雨糊口
之產一朝而殲幾不給饘粥然於屢絲裹蹄直以苓
通視之終不以貧故取非有亦不以貧故恡所有一
錢尺帛以得與簞人子共爲快王叔祖老無子而家
素饒諸宗人爭爲染指嘗暮懷數百金寄王大父人
有風王大父者曰公之弟實畏諸宗人有意於公子
也王大父曰余方惡宗人虎而視之果爾則彼且爲
鷗而余且爲叢乎踰年擲歸目不加睫遇黃冠緇衣

及弱桑之夫必倒囊以應所須不給則解衣脫簪佐以銅杓金錯有胡僧東西叫號願募布百疋又願得檀越一人兩人卽百疋不願也王大父竟以百疋與之自是聲益重里中而卒無有幾微影撇少忤於里中雖憾獲亦未嘗輕爲譴呵每曰人幸同閉同室不過百年生聚奈何高自崖背苦與競乎里有少年酒徒闌入戶內裸而踰胸且呼且詈諸環視者忿恚不平爭爲磨牙王大父力禁止曰若醉也奈何以醒者與醉者校地聽之少年比醒問狀拊心批頰曰吾四然齋

卷之七

十八

三六

爲黃公盛德所容愧死無地矣每出紆道不敢經戶外曰吾親黃公廬而心惡之也偶於冬月訓一小蒼頭杖欲下而相服見纓可指掛釋而詈王大母曰此亦人子奈何忍其一寒至此王大母復婉轉承志屢勉代終急人之難甚於剝膚好行棄蠶之惠而善得人欲炙之情王大父喜賈遊什九在外念王大母疲於井臼羽且譙譙也過青徐携一侍妾以歸王大母卽遣人逆之途而謂王大父曰余一子懼不獨茂且余展四體以相君室猶懼不給精力日就消亡矣儻

新人能廣君嗣而分余勞幸甚遂以所卧榻讓之等其飲食衣服而先其龜手汗足之事有戚屬嫁富室甚夫之妾有娠也私謀於王大母欲爲醮王大母艱然驚叱曰若亦有天而安得此遽言若以此無種矣旋內悔曰余言亟而堅脫若他屬而計遂行陰且隲余之忍心也後律牽戚屬至密室紿之曰頃語出肝鬲乎余畏汝泄故却汝余所習媼視也挾淳于衍之術以遊易致也戚屬躍然問可立致不王大母曰易致也第棄非以時製弗效汝當償其將就草遣急足

四然齋

卷之七

十九

三六

報余戚屬果先期來報王大母卽以粉糕作丸塗墨固封與之戚屬信而詭云可闢生也強爲之灌母子俱不善無恙今其子尚存戚屬竟老無子暴屍中野蓋太父母俱仁心爲質遇而輒發王大母尤可謂巧於行仁矣嘉靖壬子王大父忽卧病語王大母曰若真賢婦余有若若其食報於子孫乎未可量也又呼府君曰余上世嘗以簪纓顯然余願子孫世爲儒俗呼善人足矣赫然顯於簪纓則取盈而犯忌憑勢而積孽如樹花盛發明年無復再榮詩曰高岸爲谷深

爲陵汝不見宗廟之犧牛爲畎畝之勤乎言竟而
安然以逝遠近聞訃有咨嗟雪涕者有持紙錢誦梵
語爲資冥福者凡數百人引將發雷電大作二龍繞
庭府君泣而仆地曰生多艱辛不能一日平陸行歸
三尺胡爲乎泥中須臾雲霧日出人以爲天佑善人
然猶以下壽少之又明年癸丑島夷驟起海水群飛
市中男女望岐而竄府君携王大母及諸少長匍匐
移遠方晝隱宵遁非浥浥行露則瞿瞿伏榛薄中橋
梁險隘灌莽迫阨一時以疲繭不前蹶而仆水澤中

四然齋

卷之七

二十一

三六

或罹鋒鏑者不可數計人始歎曰乃今而知天意蓋
歸休乎黃公也假令公在能勝此馳逐以身免乎時
王大母年已六十先以王大父死鼠思泣血重以烏
徙困飢兩目忽盲不辨東西行至七十雙眸炯然口
生兒齒顛黃髮耗耗踰八十猶思緝木綿沃釜滌器
如少壯時將就寢則諄諄言往事曰其家起茅茨中
而今貴顯聞其先蓋長者也其家蠹隱交路而今衰
謝聞其先暴橫子姓亦豪奢也凡美惡周而後復若
等無徂目而忘背蓋其語多類桓少君言云萬曆丁

丑府君正司訓祁陽冬十一月值王大母誕彌之辰
不肖體仁捧觴上壽覓丹青士爲傳貌像王大母忻
然語不肖體仁曰汝父旦夕陟阼而望兒宜好聲寄
之云老身無恙不煩遠念可也又十日曉呼不肖體
仁至榻前曰余不待汝父歸矣疾汝祖在余將從之
行乎復諄諄言往事幾一晝夜而卒王大父生於成
化丙午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於嘉靖壬子六月初十
日享年六十有七王大母生於弘治辛亥十一月十
三日卒於萬曆丁丑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有

四然齋

卷之七

三十一

三六十九

七子一卽府君諱一岳上杭縣學教諭孫三孫女三
曾孫九王大父懿行畧載於邑志淳德傳中然家施
不及邑猶管豹也而王大母之幽芳一言一動中於
大道合之雙美並足千古惡可令湮滅不傳以故不
肖體仁姑自幼所親記及獲聞於府君者蠲加詮次
庶幾昭茲來許知先世寸積銖銖相與培此仁厚之
脉罔敢輕爲刻鏤以批根涸源自絕於天則不肖體
仁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意也敢云取已朽之骨變其
本而增華妄博名高哉重違兩大父母閭然好脩之

心矣

先考中山府君先妣瞿孺人繼妣沈孺人行實
當世惟貴人有志或富而饒於貲者亦有志府君半
世諸生十年博士不能徼有天幸致身高華不肖孤
體仁昕夕烏鳥泣牛衣中無能耀聞胥於光明賤且
貧焉胡能借一言之譽實墓中石乎獨念府君兢兢
拮据箕漢之名不減槐棘而後人祇邇前模紹衣往
訓徒以一時之厄頓令前休之不千秋梁莫苦矣用
是俯首流涕而詮次之謹按胡祭酒儼志黃氏可攷

四然齋

卷之七

二十三

者始於德富公著於西郊公銘西郊公生二子曰孟
莊公恭曰季脩公敬孟莊公秩中二千石單騎降苗
獠以萬計有郭汾陽之概季脩公以隱德世西郊公
季脩公生子曰伯玉公珮伯玉公天遺孤子曰汝洪
公海汝洪公生六子王大父靜菴公椿季也娶徐孺
人實生府君府君諱一岳字子鍾別號中山爲兒時
卽爲里中胡先生芳所器曰此兒嶽嶽端凝似萬石
家兒異日當以篤行稱矣稍長受詩於鳴鸞鳴鳳兩
徐先生門歲時兩先生已解絳帳猶弓旁舍啾唔其

四然齋

卷之七

二十三

三十六

中娶於瞿爲瞿孺人婚未踰月蹶然起日時駛不可
失奈何緩轡駒隙中請於王大父負笈遊武林下帷
天竺苦心如頭陀面壁慕越之通人曰孫先生本往
問奇焉逾兩歲念王大父困於賈再困於縣望雲下
淚歸就貸金家杜氏館歲爲王大父供子錢王大父
猶苦不支日對王大母歔歔佗僚瞿孺人向府君曰
余性少鉛華緣今兩尊人賴且日覺箚中簪珥羅紈
何不慮以償諸逋府君喜動顏色洗橐以急王大父
而日令孺人從王大母夜作以供早餉早作以供晝
脯一日廢業餽塵灰冷矣尋以試應有司試先賄不
中選有謀者曰傾君斧尚可爲道地府君謹謝謀者
悉市經史歸外王父瞿公念貧且屢躋也從容風曰
語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何謂也府君面發赤終歲
不至外王父家益肆力揣摩宵膏達丙嘉靖乙巳補
弟子員已酉食廩橫舍大爲視學使胡公植所賞試
革更相傳誦幾令紙貴里中少年鼓篋擔簦者雲集
乃開講堂延生徒生徒貧者却其贄簡傲不率者雖
貴家子不令汗函丈門下士多明經修行上可稱鴻

鉅下亦不失醇謹或以經術轉相傳授往往令人解
顧必曰吾師吾師云里中無論知不知輒尊而稱之
曰中山先生咸謂先生奚啻學足先人即德厚如是
天亦不淹乃淹橫舍幾三十餘年先後試留都五隆
慶癸酉以貢入對 大廷萬曆丙子再試北闕竟
弗售府君咄嗟嘆曰母老矣微一釜以逮親存可乎
遂謁選人分教楚祁陽人傳祁陽道險俗纖膏府君
忻然曰余幸歷三湘九嶷探顏柳遺勝自是快事且
天子責余造士非責余宰藏奈何計豐嗇哉即嗇不

四然齋

卷之七

二十四

膏首箱一盤也至則爲諸生講學興禮刻

皇明

聖諭詩以風士民弦歌聲洋洋幾鄒魯尋奉府檄署
縣事縣當夷庚百貨輻輳每什而呈一主者即多乾
沒無墨聲府君署幾一月絲粟無所染稅鑑封識死
然諸生有貧不能舉火若李生元亨丘生之學日召
與對食兩生食不怡知其有母在爲之斗粟與肉令
廩人餽之周生某貧而修奸民熊某謀侵其墓旁產
訟乃構熊潛行賄齟齬周當事者不能無生左右府
君憫然曰奈何叶剛茹柔擠貧士墮奸民械亟白之

縣大夫周竟得直自此邑縉紳若刺使鄧公球若今
司馬郎盧公奇若今中丞陳公薦岐舌高府君誼爲
作曹丘而一時刺者監者爭重之有疑義及諸撰造
悉屬府君人稱奪席博士居亡何王大母訃至府君
不暇治裝即日徒跣就道諸縉紳競爲楚聲以識哀
諸生追送至三百里外相向泣不能起陳中丞公復
屬兄典謂府君曰余知黃先生故貧今贏糧不能供
修途歸伏苦塊若何滌塵釜余善上海令願作片紙
爲黃先生介餘腥其少穢乎府君稽顙謝曰孤始願

四然齋

卷之七

三十五

三十九

微升斗以供一日養今恨且終天孤五內裂矣詎能
忍刺心之痛爲糊口計且孤不習借交囑之猶石田
也亟解維長發歸哭王大母柩下幾無生強起營喪
葬力殫而家益罄仍聚徒如爲諸生庚辰服除補丹
陽首拜延陵季子墓謁陳少陽先生祠每謂諸生務
依名節慎無辱鄉先正學泮水深而紆僚請漁府君
笑曰博士可兼校人乎且爲緒使非所願也賀生某
途毆於豪豪賄而多金有爲豪作說客者府君廷語
諸生曰余鬚髯如戟寧肯以子弟毆白晝易暮夜金

十人咸謂府君知大體假令當塗高不難拔葵置水
矣甲申擢閩上杭諭上杭僻處山谷民獷悍難使諸
生危冠短服翹關扛鼎赴赴不類青衿府君初下車
殷如也三日大召諸生諭之曰邇師人者不開絳帳
規赤刀身如牙儉奈何罪爾輩弁髦棄之諸生其徐
視余余不敢以身爲壻辜 天子開設學校意已
而定日課諸生甲乙之如燃犀曰此春華也毋忘秋
實鍾生某以餽爭曰餽若魚貴必以次奈何積薪視
之雖縣大夫言弗能奪俗之偷也角弓爲甚周生某

四然齋

卷之七

二十六

三六十七

傲而訟其兄曰是章縫而蠻髻也收以夏楚再爲鳴
鼓歌棠棣之章大指以地僻士驕務陶鑄而剪拂之
教益莊於前兩邑諸生亦雍雍肅肅翕然顧化素以
空名羈縻不敢繩以弟子禮者畢從山谷來謁舊例
新補弟子員學博士爲贖金錢庀幣帛爵竿謝縣令
府君嫌其箕斂涉市道因廢格不行而令固心望之
會大計以老註考功令乃老府君躍然色喜曰從此
得高枕作晏眠人矣即日束裝戒途諸生齎咨涕洟
伐石頌德携樽疊載筐篚塞道納欵竟日車不得發

會前令先數月行士民歌歌有削迹之思市人益環
聚駭異曰縣尊官以高華去闔戶若掃惟恐其車馬
不驅奈何冷局人報罷矣諸君子依依如有餘戀也
蓋府君披衷推赤不彼彼我我得於眉睫知爲長者
久洞見底裏金溫玉潤愈不忍欺故三邑之人皆若
飲醇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豈勢位所致然乎
府君生平督於倫常多至性居王大父喪門下執經
者幾廢蓐莪之章後王大母以上壽終府君髮種種
矣烏鳥作孺子慕不衰刑于之化至格於閭閻先瞿

四然齋

卷之七

二十七

三六十八

孺人卧病旬日聞外王父疾強起歸省府君力止之
曰汝以病往無救汝父徒傷汝奈何孺人泣請曰父
一而已死不再生寧與俱耳遂輿而往病坐毀增劇
歸三日先外王父卒孺人性沉靜簡默對女奴恂恂
不聞譴呵聲室內稍不當府君意惟抱持弟體信引
咎自艾淚蘇蘇落襁緥中侍妾梁氏頗嫻女紅精刺
泉磨羞之役孺人舉室內事悉委之無幾微嫌比歿
而府君哭孺人哀不忍再娶未幾梁氏亦以疾卒非
曰無王乃請繼室於沈是爲沈孺人沈孺人至撫不

四然齋

卷之七

三六

三六九

肖孤兄弟以恩忘其爲沈孺人而府君喜可知也曰
余能事居送往不愧矣家居動引繩墨自慮餽脰脯
外於世未數數每曰丈夫昂然七尺奈何不牧而牋
生於輿不田而鵠生於突使絳宮之禽日翔翔八表
冀腹果然遊庠至應貢未嘗投片紙以恩澤向有司
宗之奴死於豪宗人純起噪之豪度府君爲宗祭酒
遣人宵見請命於府君曰但願公無左袒當以五十
金爲壽府君叱而散之曰若殺人則有三尺與縣大
夫在安得以齷齪濁乃公防禦使董公邦政駐節海
四然齋

四然齋

卷之七

三六

三六九

長袂以趨公庭卽縣大夫重袒割禮虛大賓席以待
而身爲勸駕亦堅不欲往知交有以治生語進曰君
不於此時營菟裘誰爲君來許登首山而呼癸庚乎
對曰余非老不念子孫實不能妄意五都自投阿鼻
獄中也吳中沾一命率置官甲朝無立錫暮連阡陌
知交又以此從吏復對曰余家僅敝廬與先世丘隴
若而畝無田而爲有田將誰欺且韓子有言附託有
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正今日謂矣每
歲雖至稔不知有逢年之樂時時向市中易升斗以
四然齋

雷去族人謀移舊坊改并其宗老請問曰少喏余可
令中寢無遺跡焉府君辭其宗老語不肖孤體仁曰
是鄉之先達也嘗甲第十邑中今悉化爲王謝燕矣
余獨不能存其一棹揆予昔宋司城子罕居隼以南
家之墻經以西家之潦而弗徙竟以存宋名顯利不
利何問地脉也新涇里人歲通租積二十鍾有奇心
知其貧責令半償以輸公稅居下何持金錢來償府
君問所從來其人默不言而淚交睫府君固以問則
泣而告曰實以長者寬仁不忍負頃鬻子得此金也

四然齋

卷之七

三十

三六十八

府君慘惻改容曰傷哉貧也奈何以升斗割人天性
愛乎立命贖還其子而盡蠲之爲諸生時所共鉛槧
友生曰陳先生理曰張先生允治曰薛先生良儒曰
何先生如圭曰孫先生繼英陳先生家待秋而盈亦
薄秋而窘府君分得廩餼未至家先分其半以給陳
先生張薛何孫四先生俱前府君卒府君一一經紀
其後事有宗人乘間齟齬者戰支甚力曰吾欲使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也其他急貧交澤枯骨施恩不報
類如此府君性嚴重目不視狹邪少習養生術喜從

羽衣黃冠遊年踰希齡兩鬢黧然行數十里不鳩歲
辛卯不肖孤體仁迫於縣大夫命將北遊上雍至三
月尚依依不能發府君謂不肖孤體仁曰懷與安實
敗名汝猶翺翺達蒿間不知決起而上豈以余老爲
念乎亟命唐子買舟偕至雲陽登茅山再返吳門眺
虎丘諸峯舉趾趨然不肖孤體仁私心自喜謂且百
歲亡有所苦也秋七月忽忽不樂午夜起燃燭書訓
辭辭不及私曰古人謂遺金不如傳經余謂傳經不
如種德浪子孫憂歸盡棄縑緗如塵垢狼藉慘於咸

四然齋

卷之七

三十

三六十九

陽之炬鄴架何如于門也大意更出韋長孺柳世隆
兩先生外九月疾作不肖孤體仁自燕抵家疾少間
上食如故踰二十日疾轉革沈孺人泣告府君曰大
兒在有言否府君謂孺人曰爲人子而待父言非子
也余望有不煩父言子耳言旣而嗔嗚呼痛忍言哉
時笑笑諸孤獨有沈孺人在乃孺人晝夜泣血呼不
肖孤體仁曰若父自楚及闔跋履山川出入煙嵐怒
濤幾數千里余未嘗不從之行今若父且大去其楚
乎其閭乎其煙嵐怒濤乎不知渺渺何之而余奈何

忍獨生令若父顧影無儔也積哀傷脾甫一月卒旬
月間父母繼殞東西奔號怙恃俱喪嗚呼痛忍言哉
府君卒于萬曆辛卯十月十八日距生正德戊寅十
一月初八日享年七十有四瞿孺人生以正德庚辰
正月十八日卒於嘉靖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三
十有三沈孺人生以嘉靖己亥八月二十二日卒于
萬曆辛卯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三子三長
即不肖孤體仁娶李氏次體信天歿俱瞿孺人出次
體全娶王氏沈孺人出女三一瞿孺人出適吳熙載
四然齋

卷之七

三十一

二沈孺人出一適姚執中一尚幼沈孺人命體仁女
之字喬在誠孫男九應申兆錫徵蘭兆蘭禎桂象鼎
體仁出兆寄體信出兆譽兆昌兆芳體全出兆寄娶
龔氏應申聘太學朱君家教女兆錫聘進士朱君家
法女皆以莫逆故有葭莩之盟先瞿孺人之卒也值
兵燹之變東西鳥徒急於埋玉喪葬俱就苟簡不肖
孤體仁旦夕刺心居常忽忽如有所失辛卯冬卜葬
府君沈孺人於周涇祖塋之昭位別爲瞿孺人治藏
合封焉府君篤行淳備齊穎古人既不爲崖異以危

觀臺亦不爲磨隧以逐風羽自青鬢至白首性命無
鑒耳目無營顧影擁衾無愧真所謂人貌而天也兩
孺人一相府君於食貧時死前府君三十餘年以念
外王父死一相府君於遊仕時死後府君一月以念
府君死前後異時生死合禮大節並足不朽惟是一
二知交誼切肺腑詞擅華袞或諒所陳述信而有徵
慨然賜之九鼎令死者可生生者可死則不肖孤體
仁庶幾得籍手以慰先父母於九原所願子孫百世
銜結於下執事亦寧有既哉

四然齋

卷之七

三十一

七卷終

四然齋藏稿卷之八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誤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明登仕佐郎工部司務對揚鄒先生行狀

萬曆戊戌春王正月吾師對揚鄒先生卒于官余方
上公車得周旋旅次備舍檢之役越三月先生子溫
叟增顧應謙至扶輿出潞河夏六月抵家歲且莫
溫叟偕弟淳叟斬然衰經過海上謁余請曰先君子
從海上歸口津津稱說黃君長卿曰余識長卿而庶

四然齋卷之八

三十九

幾不肖此遊也因先君子之知吾子知吾子知先君
子深矣不肖孤將舉窀穸願微華袞於立言名公俾
先君子死且不朽微吾子一言之賜其誰信而有徵
乎吾子其重圖之嗟乎以先生之清標雅度足爲世
儀位不過郎署而死年不踰中壽而死死不干首丘
于燕市而死行道之人尚罷春杵矧余門下衛恩士
惡能挾柔管狀先生哉竊念表德述行如子華之於
尼父公儀之於顓師皆弟子事卽余賤而少文其何
敢辭按鄒氏世家梁溪相傳裔出宋考父迄趙宋文

忠公浩之後代有聞人十八世祖章生鸞鸞生歲薦
君諫諫生邑庠生今贈公進言贈公配錢孺人寔生
先生先生名明良字爾賡別號對揚土木形骸丰骨
峻峭壁立望而知爲介士少嘗下帷數十里外夜歸
逢山鬼出墟墓間披薜荔作猓猓狀先生正襟徐行
鬼爲辟易人遂以此器重先生方之魏元忠馬公亮
嘉靖丙午補博士弟子試輒先曹耦聲乃噪至萬曆
癸酉與兩從父並登薦書人稱晉陵三鳳聲乃大噪
第先生不獨以文藝發聲性方嚴篤於倫常處叔世

四然齋卷之八

二

而能爲人事其父贈公與母錢孺人有至孝遇諸
伯叔昆季姑姊之屬俱盡恩禮仲叔暨配華氏出四
女而歿太史鴻山先生者華氏兄也曰吾聞鄒氏有
從子賢遺產當一聽其劈畫先生果不名一錢悉剖
分四女迨長而贈送貧寡而收卹又不遺餘力所居
名太伯鄉每同諸宗人戚屬曰人生而同水水又同
廬井慎無信信令角弓翻然有愧其鄉戊子歲旱田
圯成龜豪家爭壅泉爲利先生身督疆以潸其上流
與下流者共是歲四傍所收粟號鄒公粟故人吳其

弟久逮繫不得白諸當途高無能爲曹丘先生雅受
縣令知纔緩頰而解吳重德先生持金錢爲壽先生
正色謝遣曰此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凡人有幾
微睚眦不曲校或非意相齟齬亦侃侃不詭讓理直
而其人自悔罪仍冰釋霧解卽風利時不復以有所
憑而脩恡人故知先生非匿而要長厚名益服而歸
之里中少長皆呼對揚先生蓋先生彬彬質有其文
人謂且莫冲舉發一第如寄耳晉陵癸酉榜人後先
成進士者什之六七先生獨數困公車人以爲淹先

四然齋

卷之八

三

三六七

生恬然不色動曰士亦有不須一第而重者遂應博
士選來王余邑教事首下車揖余青衿輩而告曰鬱
勃乎名賢藪梗楠杞梓如雲所不與諸君吊海若一
開埕井雙眸而竊黃龍水以自脂潤苜蓿笑人矣於
是月有試日有會捐餼廩供膳羞筆札一不煩諸生
諸生中有塵甌者爲矜其乏有豐蔀不得驟見斗者
爲訟其冤橫舍鉅典曰舉刺曰鄉賢曰鄉飲往有一
二驚害者任愛憎上下其手而饕餮之徒又不難借
公法以實私囊令錢神作奸苟家贏曰鏹卽踞蹠而

則曾史之席先生毅然堅持曰此

國家所設以

風勵天下者奈何情竅至此令人人自危以俎豆袒
割之區爲金穴也悉謝去有潘生某與華亭之富人
訟富人力能得當事者意當事者亦惡潘生之喜爲
鼠雀也陰簇先生許其短將中之督學使先生辭之
力當事者忿然改容曰不去此人何以清士風先生
徐起對曰若去此人何以培士氣當事者語塞許鄉
賢曰據吾耳目所及如衡齋潘先生不可當吾世而
失之評齋欽賓曰苟得人如中山黃先生鳴陽蔡先

四然齋

卷之八

四

三六五

生吾無可然矣所稱黃先生卽先府君也自先生主
教事諸生非大跼踖雖終歲不通問遺無意外虞富
室縱積錢如山力可通神亦無敢覬一截一爵先生
處宗人戚屬最雍雍穆穆以平恕爲主乃其鼓鑄海
上廩不可犯如此則其方嚴之性然云已丑再上春
官再不第先生橫經講藝如故當路若御史若御史
大夫交薦先生渾金璞玉之守陽春白雪之才至飛
章相屬辛卯翰林孔目缺天官選曹郎思擇人爲
天子重玉堂之選採訪而得先生遂擢先生翰林孔

目諸青衿依依不能舍聚而謀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逢今而後素絲之質安得復近朱藍乎爲之伐石頌德以識去後之思壬辰詣長安先生故善病日杜門校書諸太史有所撰造必取財先生無能傲之以所不知燃爇幾一載擢工部司務工部主錢穀出入先生無絲粟染嘗奉使易州解額外羨百餘金胥稱故事嘗先生先生勵聲叱曰若以余爲盜臣耶胥流汗而退京師呼先生真司水郎丁酉三載考績 敕贈父如其官會 兩宮 三殿災 天子廼

四然齋

卷之八

五

三、五十五

召司空馬工庀材司空郎半乘使者車先生亦以采木行先生年未至而體素孱竣事後益尪羸不能支子姓勸先生無出先生曰余豈不知僕僕宦轍令車生耳非夫耶第方今 天子側席百執事焦心蒿目罔敢寧處余未報命遽乞骸骨休其何以避辟且余亦有私臆念吾母未沾雨露猶縶縶也冬且深徑携兩蒼頭往歲杪始入都門覲 天子北土風寒倍於南中余視先生衣緝臬勸先生製一狐裘先生笑曰一狐裘非千金不可奈何費中人之產爲輕煖

計吾子豈遂忘余冷氈時耶未匝月以中寒臥牀褥元日余候先生於榻前先生命童子治酒散留余坐榻前圍爐而譚時事抵掌咄咄有伏波據鞍狀越五日漏下二鼓呼童子取湯沐具來起就沐更衣又呼童子執燭趣導野顧先生來顧先生者先生之壻翁爲宜春二尹以奏計來長安者也顧先生至則執手語曰余將大去矣以後事累君以家事累君長兒平日事余甚謹其細縹拮据歷風雨之苦余心不能忘君其 記若善撫若弟次兒恂恂似不能言然篤行

四然齋

卷之八

六

三、六十七

無他賜有子頗惠孝加意課督母墮家聲余女君媿溫恭諱太體余所衣緝臬衣猶其手製可取以檢余故儒家子服食堂寢無所紛華余死猶生之日寧須美其題湊以虛地上君其以二十金治水尋出一匣授顧先生曰此余常俸所遺也別有海上知交若黃君長卿輩損橐饋余余俟其奏捷後歸之以佐酒資今已不可待矣君其一檢而歸之無悞語既伏枕索筆手書數語於方寸赫蹠俱端楷密緻投筆揖顧先生就寢室顧先生堅不忍去則堅揖至三而顧先

生出顧先生履及外戶報先生乘箕尾逝矣詰朝余聞訃至先生之同鄉顧侍御驤宇楊黃門鳳麓及余同榜趙蓋菴諸戚屬亦差池至先生顏色如生環而哭之哀顧先生述先生彌留語并出歸書片紙及所授匣匣中之遺可掬無長物讀遺言悵悵絕似古人易簣時訓戒不爲恒化環而哭之愈哀各相向失聲侍御顧公更出身經紀其喪首倡議曰鄒先生志在守素不虞子孫抱終天之恨且吾輩在可令鄒先生以二十金治木乎乃厚爲之賻木若美然木成親爲

四然齋

卷之八

七

三六七

置柩翼中慎嗣是或一日兩至或薄莫至至必憑棺慟哭升輿就道猶聞嗚咽聲嘗謂余曰余與鄒先生非有私暱先生蓋吾鄉丈人也其格律峻整風氣道上實吾儕祭酒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何時復見此偉人是以愴然悲心不知涕之無從也在侍御公雖自行古人之誼如任末之於董奉然侍御公慷慨特達爲邦司直未嘗輕有許可而猶傾心於先生亦足觀鄒先生矣先生生於嘉靖辛卯卒于萬曆戊戌享年六十有八配華氏吳門太學生婁江公女子二

一曰溫叟娶蔡氏繼娶錢氏邑庠生虞齋公女一曰淳叟娶華氏邑庠生娛峯公女先生少無子而子溫叟生淳叟而子溫叟如初女二一嫁吳江顧應謙即前遵野顧公子一嫁夷陵知事蔡川章珍川子榮邑庠生孫男女六溫叟出者三曰枚娶紹泉浦公女曰棟聘禮部儒士昆陽顧公女曰楨未聘淳叟出者二曰正己未聘女亦幼未字俱側室王氏出曾孫男一枚出溫叟淳叟奉母命卜於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塘真橋祖塋之次從先生志也夫吳中士多華少

四然齋

卷之八

八

三六七

實率以款熟媚人以緣飾達世詎意乃有不雕而朴無欲而剛如先生者不足當碩果乎余嘗造先生廬門外夾寂無人門焉視其庭多錢鏹蒼頭襖襜蓬蓬有幽人風遇田中負問鄒先生成舉手加額曰此其家不漁吾民光景絕異吳中縉紳由今思之此余西州路矣而先生之高致殊可想者宜其真實心信於士大夫死之日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也昔元伯樞須巨卿素車來而進今二孤屬余詮次先生之生平將徵靈主立言名公銘其墓中石揚芳闡幽於是乎

在先生之望不允乎伏惟賜之椽筆生死而肉骨
以起先生於九原則豈特鄉氏子孫世世願爲銜結
哉

原任刑部主事俞識軒先生行狀

海上有衡齋潘先生識軒俞先生兩先生並以悃悃
著於鄉里迺其位不暢才也同壽不稱德也同貧不
能厚祿也同死之日無論知與不知爭咨嗟雪涕若
有憾於天之夢夢也則又同夫以兩先生之位不暢
才壽不稱德貧不能厚祿而至於死之日爭爲咨嗟
四然齋

卷之八

九 三百四十二

雪涕豈非人心之天蓋棺始定乎是亦足以觀兩先
生矣顧潘先生有王大司馬鳳洲先生爲之誌庶幾
不朽俞先生胡可令泯泯哉哭者在位無如仁舊遂
不揣而爲之狀先生諱顯卿字子如別號識軒其先
宋樞密使彌恭從太原徙大梁再徙嘉禾三徙北橋
鎮子姓若端若彬若英若雄若俊俱以世德顯英之
裔數傳而有悅朋公宗源是爲先生曾王父隱耕公
楠是爲先生王大父而先生之家上海也則自其父
近村公煬贅於西溪徐翁始近村公與配徐孺人好

予樂施能增修前人之德寔生先生公隱於市而先
生用儒起年十四來執經於家大人中山府府君
見而奇之曰是兒丰骨端凝似貴人獨以方質處員
世慮異日非善持青紫者十七補諸生十九領鄉薦
不以年少自喜益下帷揣摩凡八上公車竟成進士
其成進士歷二十年膏晷力而冠進賢冠纔八月直
旦暮報罷耳而綜其所表堅赤足千秋蓋先生性沉
毅喜引繩墨不喜越矩矱尺寸喜矯志崇邈不喜胸
臆作模稜態初授比部郎上三議於大司寇舒公一

四然齋

卷之八

十 三百六十七

曰清滯以召和祥二曰厚垣墻以嚴防範三曰申
職掌以飭因循大當司寇公意刊示諸曹郎尋需次
督獄見胥靡赫然庾死者厄然垂斃而婉轉呼號者
家屬凄然對面不踰時而隸卒呵散各飲泣去者不
覺淚交於睫詩以識哀有哀聲隔園土隨雨入庭除
之句然其寬仁中又不廢彊察獄法積久漸弛舊刺
服重辟置老監者終歲關木帶索近分置見監多解
徽纆施帷薄矣諸供帳飲食器皿如平居矣江陵餘
游守禮與方士季玄習鍊劍之術意匠測先生廉

得其狀出不意突至園扉帷簿窮而諸藥物鑪錘見將疏於朝白簡就矣念疏入則掌囚與先督獄者疑故縱相株連禍當大構奈何身受摘伏名爲人造彌天之累也江射押中兇不武禁加嚴而事中寢人以爲先生知大體察而不苛於是諸曹郎爭讓先生能先生愈慷慨欲得當以報天子會有蕩而軼於度者復念四維不張如三尺何遂露章糾之大指謂聲勢下不宜聞鼓缶聲猖狂詣襲自四方游士穴而作奸法當禁時諸曹郎遽起言事爲世側目方四然齋

卷之八

十一

三百八十四

思借一人以警越俎游士復從中挾而搆之雖天子明聖收游士悉置之法一時郎官列侯肅然稟度於世道人心不爲無補而先生竟與所糾者俱削籍歸田里羣口曉曉獨月林丘公西江張公豫章饒公夙負霜氣稱俞先生壯夫後省臣成所王公追論官箴宜肅游士宜禁稍稍爲先生訟寬而會且歸矣歸製荷衣集芙蓉裳奉近村公于城西之大椿堂日鳩諸老人與公槃舞其中食必麴飲必醇御必緝六博嬉戲之類必設度杖屨所經行徒杠小徑必葺先

生亦身爲恭鞠鞠肥迎諸老人意而曲爲先時時語公曰使兒善宦方晚晚在柴柵中徒有陟屺望耳胡能朝夕牽衣爲公娛桑榆也如是者五稔公忽稱疾疾且疑先生惶懼持筐篚四出冀得秦越人起公公呼左腋楚楚如刺先生親爲撫摩至夜分聞公徐徐鼾睡則心喜微聞減獲章足音懼驚公寢汗溼淫沾背寤問欲溺乎則僂而進溺器候公欲藥乎則僂而先嘗爲甘語勸公欲溺乎溺苦燥不能下咽乎則舍粥漱津僂而喂公移時踣伏牀第間股戰慄不能起公亦數勞苦先生先生輒強起謝無所苦俄而公忽下若蜩斗狀環視而言吉凶者人人殊然人人言苦嗅者吉不苦嗅者凶先生五色無主亟爾而嗅且舐之殊不苦益惶懼疾呼願以身請於天而公竟殞恨不能攀公箕尾徒跣踣屢仆地欲絕晨昏卧起柩側必長號數聲或中夜淚潺湲滴苦塊幾令韓母輟事先生體素豐三年唇不沾勺醕飲血愴甚頓雞骨嶮嶮矣余間謂先生曰豈不聞以死傷生孝所禁乎先生感悟稍稍修藥餌攝生起爲公營喪壙母

徐孺人早卒業已葬城西羅家灣先生念少且倥傯於心未校也別謀卜吉壤合封先生家故貧公所遺南畝悉讓弟太學顯謨兼贍父黨母族暨邑諸生而獨鶩前所奉公之大椿堂以供馬鬣龍耳之費卒定宅於華亭長橋里穴左有故塚如髻里人不年矣亟爲加封而表識之曰彼爲子者其初願保骨之心寧後余乎穴右泉涌如鮫珠上飛郡陸少保平泉翁以爲孝感作靈泉歌雙玉旣藏繞墓側構數椽讀禮其中每聞泉聲與松楸聲竟夕欬枕不寐間歸城市戶

四然齋

卷之八

十三

三百六十八

外事若滯窺先生隱真有臨深履薄思忝所生意先徐孺人驟得危疾先生甫弱冠嚙指出血致辭於邑大神願減年益母里中業已呼孝子至是孝子名愈諫爲里中父老目不見有此勞悴惓惓狀競撫其事諱於守令監司前守令監司雅慕先生介直名復廉如里中父老語益傾心先生直指使李公雍野甘公紫亭陳公岐岡相繼持斧交旌其廬咸鞅鞅以奇寶橫棄爲歎豫軒鹿公用韋彪法思求忠於孝所以推穀先生者甚至海內方以先生出處卜世風澆淳而

先生病且死矣先生爲人任真推赤居恒閭閻未嘗震震騰發憑意氣陵轢人人有齟齬先生者先生亦侃侃不能曲讓羅羅之兔窮來投我雖犯難觸忌不愆以身翼全毋使爲強食遇公正發憤尤攘袂而樂爲蒿矢治河有議濬吳淞江有議建義倉有議清絕田有議往歲島夷犯朝鮮聲發射天之矢條陳安攘攻守三議四術令人有封玄菟樂浪意雖耦影乎而凌霄故態猶有存者邇其意更以功不副志欲嘔心而盡據其湮鬱杜門裹足兀兀學老蠹魚上下典墳

四然齋

卷之八

十四

三百六十九

外復縱目於金匱石室之藏思僭用衮斧旁及蟲篆鳥跡比類分門務一訂千古魯魚之誤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如登山嚼蔗見其進未見其止結撰非關名教不妄吐沫終身多懷沙之吟少高唐之賦所著有國朝史輯五十卷韻府通義四十卷春暉堂集十二卷倚廬雜草一卷禮雲篇一卷二江稿一卷千里游稿一卷吳淞漫稿一卷和陶詩一卷皆藏於家未得行世而卒卒於萬曆乙未十月一日距生嘉靖壬寅四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四配唐孺人年及強尚艱

於嗣弟顯謨舉子先生欣然曰人貴有子爲先人祧
鬯計耳微天之靈祧鬯有王安論弟子與余子也卽
命唐孺人子之名穀貽爲娶春元顧秋宇女女二一
嫁府庠生顧國鼎一嫁太學生潘雲章皆唐孺人出
處家常食麤衣素思矯豪族怙侈爲賦漆巾布履以
見志約鄉丈人修樸社戒無盛供辦以穢素業死之
日廬無餘粟家無餘貲施無新衣僅存圖書數卷糊
口之產若干畝命弟顯謨分遺書別知交割若干畝
授二壻若干畝周三族之戚而以其存者養孤長幼

四然齋

卷之八

十五

三六

屬其子穀貽曰余聞貴家當彌留時分金授產若荆
山汶陽而余斬一空囊余其安所逃拙乎然寧拙齋
母寧巧盈盈則必毀彼持籌鑽核固非其有爲子孫
作蛇蝎徒令過益智損者巧拙殊未可定也遺音悵
悵之死靡忒是則先生之得正而斃也已吁嗟先生
孝爲世則忠足維風稟固不苟剛亦不吐學探文遠
之與境家食周顒之晚松誠墨子所謂九人處一人
耕也無奈頓遠跡於促路屈長算於短日有登舊曳
組之名而蕭然無受享之實有砥行攻文之實而闇

然無烏奕之名蒙莊氏稱天之畸人者非耶矧輓近
秉纖纖迂迂進千駟而退首陽潘先生猶然以貧故
隱而未耀又何望於俞先生余亦微靈於人心之天
如里中父老再據其事九頓而請於當世名碩倘能
察其用心而哀其志爲之揭德振華俾與潘先生並
垂不朽庶幾後死之責其少追哉

明朴齋王公行狀

當世秉纖纖率飛纓組而壠畝始抑雖有獨行無踣
不走矣余謂家起錢鏐至與封君比入且敦倫慕義

四然齋

卷之八

十六

三四

不佔俾而合於道此其人多賢豪長者壠畝之名何
必減纓組也去海十里而近曰川沙堡堡城如彈而
雄於諸鎮則有一二大姓若太原氏在江左風流率
推太原氏此豈其苗裔耶遠不可攷近得朴齋王公
公之先相傳出唐僕射瞳之後在宋爲求得之良在
元爲子進孟紋入 國朝爲隱園公駒梅庄公仁
愚菴公鑑凡八傳生公父西田公懷里中東墅諸公
其子起家縣令貴矣有女而才見西田公以爲足當
也配之是爲諸孺人西田公生四男子公仲也諱潭

字克深惡世僂巧別號朴齋公生端凝有度而敏燕居平衡翼如從容論議恂恂似儒生晚窺玄理尤喜習熊頸術客以儒冠羽衣來必爲倒屣無留門焉里中兒突首短後蓬蓬襖襟公亦無所夷必以貌有脩虞芮之隙來質於公公爲坦腹而諭必以情曰若輩幸同間開何忍厓毗當有鼠子相爾予乎訟不敢必取其族瘠困窘以肥胥隸而使官室露是爲路窘將十年之田弗償也大都視曲者用法語直者用軟語兩者稍稍解則飲以醇酒凡武來者多好往歸語其

四然齋

卷之八

十七

孖曰余初如悒爲王公盛德所化而若飲冰王公實生我里中有公不祠而福矣嘉靖癸丑島夷驟起里中鳥徙而散大姓被練負蘭聚獲夷之徒佐縣官捕虜公曰執干戈以衛社稷庸人事也獨余有親在此身未敢許人時諸孺人已卒遂奉西田公避兵於邑西田公寧居公亦不憚征繕數歲之中家醜屢動首城邑次城堡又次捍海公奉耒耨周爰執事凡可佐軍興者靡不身爲先里中岐舌推公嚆矢公更諳大義篤於典常紛有內美不在圭撮間西田公嘗爲邑

掌計歲值大侵民魚者半鴻者半縣官且急責掌計者胡能令鬼輸空以淚往耳公問西田公曰額幾何而盈曰五百金公計私橐僅五百金足相當也遂垂橐以免西田公西田公以得免故重念公謀以前市堡中徐福房償公公蹠而請曰兒痛父疲於奔命恨不能捐頂踵奚有身外長物乃望償耶且父產少而昆季衆均分之猶虞不支也力讓而止西田公益喜出意外以家業授公公取沮漆之業更之岐豐儲廩靡衍十倍於西田公後西田公卒於邑公以父死逆

四然齋

卷之八

十八

旅舍檢校惵惵哭幾滅生強起營喪壙一不煩諸昆季尋籍所儲廩均分諸昆季又不以身所倍也有自功色時兄素齋公渙將以仕往弟慎齋公泐家溫而苦繇庶弟敬齋公法年少而好弄公一一慰藉曰兄地往余主兄管鑰曰而無苦繇余代而征輸曰而無好弄余作而阿姆或肩其內或禦其外或設監監其家出者無內顧居者無外侵通蕩者無南北阮異態雖戶列乎心如貫矣它宗人饒於貲者教之禮讓貧者督之鋤鋤貧甚而身爲鬻者拔之奴牧五世以前之

塚半屬他姓草莽莫澆一孟矣搜遺址斬而新之
再謀建義塾鳩宗人俊子弟輟而礪之以故宗人樂
爲公用不徵而既巨細一稟於公公念彼薦蘿波及
三族之戚諸孺人家自縣令公切業漸單公收恤其
後窮萬道力素齋公舉子晚愛其女女嫁於喬喬之
女嫁於周公視兩姓不異子壻配陳孺人族與王氏
埒鴈行稱內兄弟者人予以恩季先捐館遺孤子弱
里中不能無生刀俎公戟支尤力當陳隧者往來如
織居嘗歎曰余祖父世以好施得里中懽當五世而
四然齋

卷之八

十九

紛華孺子驟以經術選余其有趙襄子之憂哉懼如
江河風雨也首爲蠲田租之半再發粟以賑貧者遇
同井益僮傭煦子太學君奉例請太醫童服爲公
壽非公好也曰母危冠臺以自厓異令里中人目攝
時時葛巾野服周行阡陌鳩數澤表淳鹵規偃豬每
飯必設早荇晚菘曰此余祖父所常食也公蓋猶然
壠畝忘其纓組里中以此益服而歸之三槐之下望
之鬱然中翩翩不鳴而揮塵者真陸地安期矣歲庚
寅公忽卧病呼子太學君曰人無越思當如農之有
四然齋

卷之八

二十

令人怛化遂安然以逝時萬曆庚寅九月十八日也
距生正德甲戌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七娶陳氏
男一卽太學君學詩陳孺人出娶姚氏女二一嫁贈
公喬春山子太學生楠一嫁衛經歷郁復菴子光祖
俱側李出孫男四一乾昌太學生娶雲南按察司副
使喬玄洲女一偕春士午舉人娶貴州布政司左叅
政唐純宇女俱姚出一慎行早卒側賈出一家翰側
龍出曾孫男二一廷勗乾昌出一杏芳偕春出聘鄉
進士張岱淵女曾孫女三乾昌長女嫁山東按察司

四然齋

卷之八

二十一

三百六十九

僉事俞新宇子廷諤學序庠生次女受光祿寺署丞
潘足菴子嗣定聘偕春女受太學生艾光宇子廷機
聘公子太學君卜癸巳歲塋公而先乞余狀公謂乾
昌偕春皆從余遊余待公杖屨久知公莫如余也夫
計然之策五用以霸越而歸其餘於家公則盡用於
家不得一施之國似乎業不暢才顧公陶鑄其鄉生
死肉骨爲衆人毋功豈出解紛者下矧有大節在孝
友天至皮相者比之程鄭伊頓局照者以爲李仲元
謝幾卿之流是余所謂不佔俾而合於道蓋天授也

有此賢豪長者烏容泯泯哉余故妄加詮次俾微靈
於當世立德立言之士庶幾播之穹壤令採獨行者
知壠畝間未嘗無通人不必皆鬱鬱若若云

明故王母陳孺人行狀

東海上朴齋王公卒于萬曆庚寅余嘗奉公子太學
君命狀公矣又四年爲甲午而陳孺人卒太學君再
泣而請曰先君起壠畝幸不至湮沒得信於士大夫
者則恃有先生之言在今先孺人卽有一二幽馨不
出於閭微累世通家如先生其誰知之儻垂憐不肖

四然齋

卷之八

二十二

三百七十五

孤匪我之痛再辱吐沫庶幾假靈微寵合爲雙璧坎
而藏焉先孺人死且不朽不肖孤亦死且不朽余矜
聞孺人之爲婦爲母大類桓少君願揚其懿美以備
內則而又重違太學君命也遂爲之狀按陳孺人爲
朴齋王公配朴齋公父西田公與里中守拙陳翁並
以賢豪深相結綢繆往復每至各出子女爲壽陳翁
於西田公諸子中目數數屬其季曰不意斥鹵中乃
有此兒異日必克王氏宗吾有女而才此其對矣於
是陳孺人來歸朴齋公孺人生而齠髻儉勤無近世

閨閣純綺態姑諸孺人爲縣令諸公女弟性頗貴重
於諸子婦中獨宜孺人孺人且暮上食惟謹視諸孺
人色喜而後就刺臬膳饌諸役滌筐筥諸器儲忝桮
檀棊諸種課感獲機杼錢鏰諸勤惰庀戶內諸細纖
井然若畫而尤諸大體喜立義以高里中目里中島
夷驟發繇役數起凡輸菽粟以佐軍興奉耒耨以繕
城修隍傾囊中阿堵代西田公償縣官稅以脫之楨
楚孺人三論無幾微望於諸伯叔實從旁贊助之力
居多朴齋公或疲於奔命燕居太息孺人從容風論

四然齋

卷之八

二十三

三六九

曰丈夫拮据蓄租豈靳靳爲筐篋之藏亦爲義使耳
且君處今日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君獨不能
爲卜大夫令婢子得比於虞潭母耶時諸婦人已卒
朴齋公始奉西田公邑居而出身以當諸盤錯孺人
脫簪珥具滄隨未嘗見不鮮居三何西田公卒於邑
朴齋公痛逆旅倥傯不能如舍衿禮屢哭屢仆孺人
再爲經紀幾殫頂踵先西田公德朴齋公之垂橐以
免於難也彌留之夕尚諄諄遺命以堡中房償公孺
人莊語曰父死之謂何而因以爲利也朴齋公遂悉

分諸昆季不私名其一錢而家且日隆隆起甌窶汗
邪之入且什倍於西田公孺人懼溫於家涼於行也
亟勸朴齋公曰財帛欲其行如流水君幸鼠壤有餘
蔬盍周恤君三族之戚而以其餘波及君之同井利
者怨之藪也轉怨爲德不亦可乎於是盡出橐中裝
授朴齋公與戚里相緩急戶外繼至輻湊如歸市孺
人復謂朴齋公曰君豈以是爲黃金毋耶謝家玉樹
勝巴婦丹穴遠甚君何不專意訓督子若孫漸之以
正而忍令過益智損人終呼爲田中負耶子太學君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四

三六九

始負笈出遊名師交海內諸快士二孫亦日露苞采
燁然矯翼人羣矣稍舉趾高輒厲聲誚讓曰吾終不
使若輩當吾世而有遊閒名棄累世積箸如風雨之
不終朝也子婦姚令人髮已種種對孺人未嘗不下
氣怡色無敢忤旨二孫婦俱貴家女居恒爲孺人減
華飾戒女奴毋嬉戲務貶損以修女紅歲時或進薄
繒異膳孺人愀然不樂曰蔬素我家故物奈何些窳
屑越效爾朱門爲且晉且呼女奴亟取余脫粟飯大
布衣來身起曳屣而加爲之餐曰若等以是爲不足

溫飽耶恐終不如余所有爲安且吉耳其母儀方嚴
有如此者至其遇朴齋公側室李氏則又任真推赤
多所寬假有小星江沱風李氏生二女孺人謂朴齋
公曰若以女爲子猶吾女也慎爲擇對一嫁於喬一
嫁於郁凡治養具甚設李氏先朴齋公卒孺人泣然
曰若少而事君令死不得遂同穴之願恨其及我乎
且人固以少託乎老生託乎死而君受之矣可使倍
其託乎務令治壙於朴齋公生壙之側迨朴齋公捐
館賓于太學君改卜周浦之新阡又命于太學君曰

四然齋

卷之八

二十五

若必塋而父於新阡則請以而父之遺衣冠與而庶
母合窆焉庶無負余初心異日好相見地下也時孺
人年已踰耄幾耄矣不以倦勤爲解益勵精操家乘
戶內米鹽窳益悉爲握籌太學君於戶外有所處分
亦必入爲陳說如對朴齋公聽其劈畫卧病且革聞
雞聲嗟嗚呼子婦起督亞旅疆以視明星若何曰
老身從此休矣若輩其思居思憂無忘先世之緒孺
人卒萬曆甲午距其生正德乙亥享年八十其子女
魯玄及嫁娶姓氏具朴齋公狀中不復載余維詩咏

公陟以揚周家世美始於陶穴成於疆理宜畝極於
木拔道通蹶然文明而中本之姜女胥宇豈非以姜
女實相古公而啓任氏之傳開文武之統耶陳孺人
其朴齋公筆輅藍縷以斬荆棘大有造於王氏不讓
周姜其後綿綿日闢湫隘更之爽塏亦一家之豐岐
也誰謂王氏有朴齋公可無陳孺人哉余故妄加詮
次以備當世立言者採擇庶幾知家之興也微獨丈
夫能彷彿彥雲亦多婦人比蹤英傑云

明鴻臚王公元配姚孺人行狀

四然齋

卷之八

二十六

姚孺人者王鴻臚公元配也孺人世家吳門父仰菴
公僑居海上樂海上土風愿始家焉閭右王氏伯仲
曰恕齋朴齋公並號長者仰菴公與兩長有游最相
厚善時恕齋公未有子子朴齋公子卽今鴻臚公仰
菴公既厚善兩長者又見鴻臚公豪爽心知非埃霧
人遂以女女之是爲姚孺人孺人生於嘉靖辛卯甫
十六來歸鴻臚公鴻臚公名學詩別號文谷偃蹇名
場晚就職鴻臚以典客起家有子三人孫男女五人
曾孫男一人伯子乾昌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娶喬憲

副女仲子偕春中壬午應天鄉試娶唐大叅女俱孺
人出季家翰側龍出聘唐太學女孫男女爲乾昌出
者男曰廷鼎娶杜中翰女女一嫁俞文學廷諤一嫁
潘太學嗣定爲偕春出者男曰廷球聘陳水部女女
一嫁艾中翰廷機曾孫男則廷鼎出尚幼孺人享年
七十有三於萬曆壬寅正月以未疾終鴻臚公卜明
歲癸卯正月葬孺人于朴齋公新塋之昭位先率諸
子若孫踵余門請余狀孺人將走千里乞銘於俞觀
察公余唯唯而謝鴻臚公及諸子若孫曰余不佞辱

四然齋

卷之八

二十七

三九

在知家曩已狀朴齋公再狀陳太孺人矣今孺人其
何辭第知闔以內終不如知闔以外著以余狀孺人
終不如諸君子之狀孺人覈也盍各言而孺人之所
以焜耀而室乎鴻臚公起而言曰自吾婦之相吾室
也幾六十寒暑其間豐約異數少壯強羸異態然未
嘗一日不見其手龜而足繭也身敝縕而口羸糲也
曉披星呼滅獲理絲枲種稂夜篝燈達丙始罷也先
府君望於里中戶外屢簣屨至供應旁午先妣陳孺
人性嚴重鮮當意燕私勃若怒生吾婦外飭厨精內

順意旨未嘗一日見不鮮或幾微忤適者多痰疾四
體痠痺兩目瞶眊不辨東西行恃女奴掖而起居詔
而飲食余謂吾婦曰子休矣老將至而霞集矣慎無
效少壯時徒自苦吾婦尚愀然作色曰人生而不習
生人事日晏坐若尸何以生爲居恒坐而暗校米鹽
出入之數不爽尺寸薄莫必索模諸局鑄下恙而後
卽安其它三族之戚余宗若伯父後外氏若外父母
而下卽疏屬靡不左右顧匍匐拯之窮年兀兀竟不
得旦夕弛其負擔而忽焉歿矣吾胡能忘吾婦也伯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八

三六九

子乾昌仲子偕春蹠而泣泣而言曰不肖兄弟兩人
之苦吾母也微獨幼而保抱携持與狼狽竄伏脫吾
兩人於倉迫中之爲兢兢稍成童就外塾矢聞塾師
與家大人誚讓聲未嘗不心悸而五色無主也長有
室亦既抱子矣慮妻子累重不肖兄弟且沉沉也未
嘗不潛爲嘯畫騷除其竈上而縷督其帷中也微天
之幸俱得從衣冠後矣懼懷與安實敗名未嘗不討
不肖兄弟而伸傲之以天之不假易訓之以若祖若
父之披棘斬荆積銖累寸之孔艱也斯夕飛蓬操葳

四然齋

卷之八

二十九

三六十七

麤鑰佐家大人綢繆其牖戶靡有朝矣豈直沾沾固
窄是營誠願躬處其勤以逸不肯兄弟俾得少堅尺
寸九身以亢宗耳今乾昌濫奉 天子筆札未能
微一命以榮吾母至扼繫燕市終天之日不得與於
哭泣之位偕春人困公車每俯計不知費吾母手中
線凡幾而猶然雖伏倚門望眼喁喁未舒匪我伊蒿
昔人所悲不肯兄弟雖捐頂踵何以報吾母罔極也
時叔子家翰貌焉坐鄒前余視其神愴然而色淒然
而淚汪然摩其頂問曰孺子亦欲有所言乎潸然涕
泗橫流哽咽而言曰痛哉吾之不可一日無吾母也
甚於吾兩兄吾見兩兄之來侍吾母也未嘗得近吾
母襟裾亦未嘗借以嬉笑而吾母之出入必腹我食
必舍肉啖我衣必擇軟溫繼祿我護持必敦琢老成
監奴左右我我與仲兄子年相若也時鴈行而索梨
棗於吾母前吾母必先與我後仲兄子我而推讓仲
兄子則喜我復予我或仲兄子行偶先我則必後仲
兄子前我我生而吾母億不勝乳矣別有乳哺我者
吾母念我所賴以乳哺也而厚爲之遇凡糲醪紆編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

三六十八

供帳之具隆殺華素必引與埒有時輒詈我撻我則
吾母輒呵止之背而爲好言提命我且給我曰此亦
汝母也兒無不自它於我故跳躍以干彼武怒啼而
向我吾母之顧復我也不遺餘力蓋未嘗一日相離
也今夢魂猶時接之而醒則已不知其所之天乎何
生我之晚而奪吾母之速也天乎而後誰爲腹我而
食我而衣我護持而提命我也言既鳴嗚泣孺子慕
不能已鴻臚公與伯仲子若孫亦爭泣下覆面不能
仰視者移時夫鴻臚公同甘苦而其爲俯仰故言其
勤儉孝敬之德美哉質而不偷戒而不違太原之業
始基之矣伯仲子藉長養而念其劬勞故言其孚化
翼飛之功美哉慈而嚴媚而正猶有凡熊羆鹿之遺
風焉叔子沐真愛而忘其自出故言其嫗姁休煨之
恩美哉熙熙乎倡而能隆隆而不憾釣之以禮撫之
以惠其儀一其心結吾聞詩稱太妣其詠穆木螽斯
也若是是麟趾之嚆矢乎合之而孺人之幽芳隱懿
於是乎備乃余則深有感於孺子之言而知孺人之
於人遠也凡相室而勤儉孝敬啓後而孚化翼飛

詎不云婦人大節然閨閫中時亦有之至於妾媵庶孽之聞能堪此孺人有子已魁然壯且才也而願爲鴻臚入置曲室更撫其子不異已子子且深德之如屬毛離裏不知非孺人出此寧尋常閨閫所可能哉亡論馮賈家婦即宣夫人猶以母故夷裴秀微賔客皆起不能爲母重他可知矣余重賢孺人不復溢以侈辭敬理諸君子語爲孺人狀致之觀察公觀察公其誌而銘之微獨王氏籍以不朽庶幾備史氏之傳內則者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三

三百廿五

明鴻臚寺序班

勅贈

文華殿中書舍人文

谷王先生行狀

東海上多剛風地饒魚鹽便耕種易爲積者人生其間好大喜功氣壯焉類齊俗余每謂居其鄉者氣足以任事以佐施惜不得善用之者以其壯氣運其厚力乃今而得鴻臚王先生先生名學詩字可與別號文谷相傳其先出江左近世可知者曰隱園公某曰梅庄公某曰愚菴公某世家於農數傳有西田公某生朴齋公某父子並骭髀沉毅爲布衣傑

仍用農起而閨閫漸高朴齋公配陳孺人生先生先生生而穎敏不類田中負長益揮霍有丈夫概貌似惻惻不華中實丁了勞畫中程不爽尺寸遇人偃偃聲折能下人私所自許直欲籠蓋一世而上之耻爲人後初慕儒之爲世榮名也猛然攻鉛槧業負笈擔簪遍遊名師快士間補邑弟子十餘年再補成均弟子二十餘年後先應應天試者入兩幾售冠以數奇弗售中歷驚濤危疴幾入鬼錄先生按劍咄嗟曰丈夫奚所不可起家務兀兀作老蠹魚遂以儒授其子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三

三百六十九

出身以佐朴齋公理家政曉衝黑而起暮然紅勾校其出入達丙而寢算效爭時捷於驚鳥之發立起累世奧渫更之爽塏雙扉纔啓屏外肅衣冠入者戴笠荷鋤倚杖入者趾錯某也饒塵欲火某也骨暴欲收某也虞萬互爭欲平先生人濟而人剖之令各滿其欲而出鱗次輻輳儼然一都之君然終無所紛華身衣單絛食脫粟晚松酬應旁午日高春猶蓬首垢面衣不蔽體家人進蕪羹渾沌之饌懼然共野老對食忘其旨否一切薄繒異膳與諸古今法物靈人器悉

謝去戒子孫毋得寓目邑人士華爭謂王先生固竊
竊冊笑先生弗避也用我法自如獨於奉西田朴齋
兩公及陳孺人則必具軟溫甘羣當厄時雖捐頂踵
不惜西田公以避寇作於城先生虔庀其終事不以
倥偬從苟簡引發而雨驟集先生不忍雨侵廣柳以
身翼而蔽之淚與雨淫淫俱下丙夜盜闖入先生與
朴齋公鑒坏遁矣已而知陳孺人爲盜所執挺身出
語盜曰若輩利吾財耳若輩母不難傾囊勞若等
盜遂得飽去先生方喜釋陳孺人也竟不搜崔苻朴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三

三六九

齋公最友愛有兄曰恕齋公其有弟曰慎齋公某恕
齋公艱於子先生朝夕上食不異朴齋公數擇宜子
女婦以進晚竟舉子三人長卽今別駕君若石某者恕
齋公重德先生願先生與其子鴈行而均分其產先
生固讓不可得則舉而歸之別駕君不名一錢慎齋
公憐於事有子而天二孫孀孀不絕如綫射影者睨
而視先生代其踐更撫其遺孤使其生不爲絳縣老
死不爲若敖鬼者秋毫皆先生力其他餘波所及首
母族若陳氏次女兄弟族若喬氏郁氏又次妻族若

姚氏於陳氏更多渭陽之情身爲戟支不避勞怨每
值社時會諸父昆弟甥舅輒舉觴告曰我在而令三
族之戚無鳩不能保其寧字者有如此觴其視同室
亟於纓冠如此至於公家之役更不煩纛鼓竭蹶而
趨邑有大故大繇如往年島夷發難監司議城邑則
先生操畚鍤而邑議城堡則先生操畚鍤而堡矢石
及睥睨則先生司鈐析慎封守爲諸少年倡蛇蠅陽
侯爲崇則先生收遺骸輸積圉起瘠於溝中以佐縣
官急閭左二三著姓與先生鬻足而立先生慮當吾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四

三六九

世有先王生著鞭因以矢諸侯故喜於先登不能多
讓人間左著姓亦脉脉壯先生敬奉盤匱以從一當
盤錯率推先生爲嚆矢歲壬午先生仲子領鄉薦庚
子伯子官中舍先生亦拜爵典客縣大夫推擇而隆
袒割之禮齒且杖於國矣知交憐其齒危髮秀間以
嚴至諷先生少弛負擔先生自恃神王艷然作色謝
曰凡保家之主氣不可使一日餒餒則無可憑以翕
張力不可使一日絀絀則無所恃以緩急人言太原
齋出江左吾家夷甫揮塵而坐譚苦空殊不足法九

原如可作也寧人笑余固木屑竹頭吾其爲陶士行
乎仍食蠶衣素操管鑰問米鹽如故壬寅疾作牀褥
間口媿媿說家政稍間卽輿而出召諸綱紀之僕權
子母奇美不欲畧刻就閒蓋先生壯氣厚力不妄用
以陵其鄉里用以任事不專用以營其困窘用以佐
施篤於倫勇於義滿而不溢毫而不偷瞿瞿蹶蹶有
古良士風此豈徒好大喜功隨俗雅化者耶余觀邠
之爲俗家長日討家衆男子畝婦人桑布褐苴荼是
甘終不以非廢禮內備果蔬修介壽之懽外供裳裘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五

三百五十九

趨藏冰之役朋酒羔羊直與君公相揖讓而卒歲播
穀之慮尚咨嗟相戒試爲歌邠風七月先生之精神
猷念恍然可覩是可以狀先生矣先生生於嘉靖辛
卯歿於萬曆甲辰享年七十有四娶姚氏子三人長
中舍乾昌娶憲副喬玄洲女仲孝廉偕春娶大叅唐
純宇女季家翰側龍出娶太學唐景文女孫二人長
廷鼎乾昌出爲邑庠生娶中舍杜象南女繼娶余年
伯張青鰲女次廷球偕春出聘工部郎陳成所女孫
女三一適僉憲俞新宇子文學廷諤一適光祿潘足

養子太學煥宸乾昌出一適太學艾光宇子中舍廷
機偕春出曾孫一有孚曾孫女一俱廷鼎出乾昌等
卜於某年某月某日從先生遺命塋於朴齋公之昭
位而先乞余爲之狀將借輦袞於太史氏適長子中
舍遇 天子覃恩大典得徵 寵命贈如其官
龍章爛焉倘太史氏俯念先生生平未必合於今人
未必不合於古人保世元宗亦自有不可磨滅者而
賜之齒牙豈惟太原氏子姓實嘉賴之亦庶幾世道
去華返朴之助云

四然齋

卷之八

三十六

三百六十二

八卷

四然齋藏稿卷之九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撰

門人王借春子與父校

祭別駕劉龍州年丈

歲在甲辰余寓燕市公謁選曹別駕筮仕桑梓幸借士民咸喜公方太息同余眉摺謂此一官卒能自完余曰否否公其少寬官豈累人人實累官所司云何濬川煮海更有難者尚衣是待任既孔棘弊亦日延下獻其餌上甘其羶上下相蒙誰能免全人濁獨清

四然齋

卷之九

三三

人醉獨醒苦搜在前不入吳耿公拜稽首願奉九鼎竭來吾郡勵志殫精皎然月朗凜矣霜清壁無懸魚庭有置水羣奸鼠竄令望鵲起無大無小成來誦公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公每握手謂余不詭余亦自信足報知己立懦廉頑公其嚆矢胡期一疾遽及其真口無合珠既有餘塵閭闔灑淚縉紳愴神競起呼天謂天不吊碩鼠蒼鷹家溫齒郁茹藥飲冰石火電燿使若輩存今此君天余曰不然天道難明易盡者賄不朽者名瞻彼西山寧讓東陵余無一言公可以瞑

祭金翁年伯

嗟乎吾翁行同彥方齒齊伏生涉世無風波之作撫膺少冰炭之衡子昂昂而玉立孫英英而蘭馨其存也順而眉常舒其沒也寧而目能瞑誰不謂翁之可以死殊異乎造孽之夫悔往慮來鬱鬱抱恨以終其身而間有一二猶若爲翁不能釋然於今則以翁之令子賦才瑰琦抱藝絕倫公車再上尚困青衿冲天之鵬翮未卽翱翔於南溟不知翁之得全而天之尤厚於翁也正在於斯未可以語夫凡襟翁年踰八秩

四然齋

卷之九

三三

僅此獨子客歲偕計翁之神王形衰杖屨龍鍾翁子已業業如履薄而臨深脫羊角驟至春官策名欲歸而柴柵之累已羈欲留而庭闈之戀難禁親煢煢而凝眸于依依而瞻雲一朝聞訃千里想魂當此彌留之際誰爲搔背而摩足誰爲進糜而嘗藥又誰與幾晝夜握手而叮嚀邇之升沉總是一身此身萬狀仍是一身親之訣別惟此一日此一日失無此一日以故古謂終天雖有三公未肯與易而況於區區一第之微榮豈不此重太山而彼若鴻毛之輕某等與翁

子同社同榜稱弟稱兄諸子猶子而翁吾翁生美翁之解頤而優游死諒翁之含笑而無所怨悵敬酌江水佐以蕪詞翁其欣欣而鑒余通家之末悰

祭陳太石

嗟乎吾兄懷聲壑昂霄之志而不能酬其願席丘累陵聚之業而不能持其盈稟山也淵淳壽者之庶而不能永其年是則吾兄之飲恨以沒而亦人之所欲問於天不能無憾於天之夢夢者也雖然東海之上風剛氣勁人生其間往往食弱爲強兼小爲大役焉

四然齋

卷之九

三
三十五

有偏霸之態以故其生也人畏之其死也人幸之曰今而後莫予毒也已獨吾兄悶悶淳淳恂恂雅雅居村落間而清譚諸詭有晉人之風藉豐隆勢而知雄守雌有老氏之術居恒不見其震電憑怒徵色發聲卽有橫逆之來每每以嬉笑當其唾罵以故其生也人親之其死也人憐之曰今而後罕有鄉之善人矣天何奪吾佛子之速也然則天雖夢夢而人心之天不亦昭昭乎雖然吾兄有兩郎君不徒以文學世吾兄而亦能以長厚世吾兄語有之不於其身必於其

子孫又安知天之夢夢不轉而昭昭乎余與吾兄締交最久相與下帷東海上不知若而年而以試事相從於秣陵者四相從於燕市者一至於王峯義興相與數墨尋行燃紅浮白涉煙波驚風雨聽短長更也又不可勝數今吾兄一旦奄然長逝能不愴然悲心敬酌江水以畢吾素車白馬之盟兄其翩然而來鑒余之微忱

祭朱令人

嗟乎人孰無死死孰不悲顧其死也或以性之悍戾

四然齋

卷之九

四
三十五

而死或以遇之忤鬱而死或以年之耄耄而死卽非是三者亦以危疾沉疴伏枕經旬盧扁弗有藥石弗效而死今令人之死也其暴戾耶則貞靜褻躬溫惠處衆矣其忤鬱耶則產於名門歸於望族矣其耄耄耶則耆年弱質婉孌季女矣其危疾沉疴耶則初昏燕笑丙夜長逝矣問之於人人不能知問之於天天不能對粲粲孀姑形影相傍望空幃而太息孱孱天君與澗相要撫孤衾而長號嫋嫋鳳雛嚶鳴求索牽遺衣而投懷翩翩鴈侶風雨奔赴恨縮地而無術更

有尊公聞訃震悼傷母氏之早世泣引蔓之長遙
遙乎想魂於千里之外雙眼欲枯而眠食俱廢與言
及此寧不悲哉余忝通家稔令人之賢最悉傷今人
之死獨深聊陳一觴告以悲心靈其來歎

祭潘孺人

嗟乎孺人之歸都事君也晚而都事君之去孺人也
早且都事君伯仲俱稱多男而孺人獨艱於嗣笄笑
嫠居霜露幾二十餘易此孺人之飲恨以終而亦人
之所鬱鬱不能釋於孺人者也雖然人世所願不過

四然齋

卷之九

五

三四七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此而已況於閨秀豈復過望
都事君宦不甚達孺人之侍都事君不甚長顧居則
瓊瑤食則鼎珍衣則錦冰青宮職廕黃扉寵渥歲時
與兩妯娌鴈行而上壽於恭定公曹夫人也雲翹翠
鈿霞帔玉珮並爲都雅不見豐齊可謂榮矣都事君
無子而有丈夫子二長君視草而供筆札之役次君
典客而負鋒鏑之才兩者並位交戟爲近侍之臣日
者孺人疾革長君以官屬長安次君親治其棺檢供
其飯舍席薪枕塊嗚嗚作孺子慕可謂哀矣彼富貴

家之婦往往運方豐隆身已萎謝不得永藉其靈光
而不淑之孫當終天之際猶然鄂鄂修貴倨態不
一省問隆薄視孺人所得孰多就孺人今日而論豈
世之顯者晦而晦者顯抑有者無而無者有邪總之
孺人可以瞑矣余不揣齊大而妄忝葭草敬酌江水
聊以告虔

祭陳鄧林

吁嗟人伯爾貌則隆爾氣則雄爾學則豐爾胡爲飄
然而驟若御風爾親則耄爾子則少爾室則未造爾

四然齋

卷之九

六

三三五

胡爲恣然而殞於中道爾居則吳淞之江爾丘壠則
黃浦之旁爾所下帷則東海之鄉爾胡爲超然長逝
於合肥之陽吁嗟人伯爾睥睨塵寰以人生爲逆旅
爾豈以死之樂爲勝於生之侶爾計九在外以天地
爲遽廬爾豈以雞鳴龍眠皆可乘箕尾無擇於故園
之墟吁嗟人伯爾已反其真決龐潰癰偃然寢於巨
室或化而爲彈或化而爲輪栩栩焉奚所不適爾
高堂倚門中幃罷纖弱息凝眸朋舊太息見爾之出
不見爾之入是則涕泗哽咽情可斷乎鐵石吁嗟人

伯繁華將茂秋霜悴之人生若寄電逝星馳朝而七
尺暮而一棺聚若蟻合散若鴻搏名固蝸角身亦蟬
翼舉口雌黃瞋目玄寂又何苦較修絜短守雄而守
白莫以椒獎賦以招魂豈故噉噉然惡知乎禮意聊
以表余黨數十年風雨之淒惻

祭方明齋

憶昔弱齡兮偶爾班荆百里一堂兮千秋定盟任朋
從之攘攘兮獨與吾儕目成或浮白而角勝兮競呼
酒兵或燃紅而話舊兮共聽長更或執鞭弭而周旋

四然齋

卷之九

七

今風雨咸驚或感意氣而慷慨兮山岳爲輕猶云同
病相憐兮肝膽易傾迨健翮之冲天兮平陰先鳴致
萍踪之兩地兮形影參橫凡處茲之崢嶸兮誰念友
生惟吾兄之素心兮雙眼偏明輸真悃而雜諧謔兮
披襟以迎苟急難而藉推輓兮裂眦以爭對韋布與
金紫兮曾何此縮而彼盈人羨兄之通才兮文武用
而各擅英聲余慕兄之高標兮榮瘁交而不見二情
尚記徃歲之秋兮兄有闕行過海上而握手兮中宵
飛觥忽灑淚而歎故舊之消歇兮若愴怛於離合之

難憑詎期歲序之倏改兮河梁如故而人已返乎化
城恨吾儕之星散兮疇秉筆而爲爾寫乎銘旌悲友
道之愈喪兮聊束芻而敬奠乎兩罍

祭徐贈君

嗟乎人生貴于有年尤貴有子年踰稀齡子稱名士
得全如翁亦復何企乃翁之死惆悵靡已豈曰逆旅
而非首丘寵命將臨尚未承休大塊遽廬空名浮漚
寧問故園何必鳴騶亦曰世風日入于僞顯操弧矛
隱伏胞睚稍有憑藉更多詫異改玉改步機心機事

四然齋

卷之九

八

惟翁淳龐不飾不緣今世而古人貌而天厭彼苦海
種此福田當簪纓之赫奕儼韋布而仍前矢口而譚
直如蒙泉舍車而徒捷如飛鳶胸不抱杞人之憂性
默契莊叟之篇知者以爲大人赤子不知者疑塵境
之僞佞揚詡之夫望儀從而氣沮閃爍之輩窺底裏
而赧然似叔季之畸人實高曾之故我衆巧趨而獨
拙羣右袒而偏左庶幾極剝猶存碩果將寬鄙而敦
薄或化鴟而爲蝶胡期一疾遽爾乘箕德鳳翔而遠
逝海鷗猶而懷疑頹陽彌下狂瀾曷支凡在知交咸

爲痛谷况仁係通家能禁涕洟此余衷之所倍爲愴
神而殷殷不釋于身后之思至于翁之懿行久而不
朽翁之后祿積而愈厚靈光貫于泉壤芳聲等于山
斗此固人之所頌翁而諒翁之所不自有故不縷縷
而出諸口翁其翩然而顧余之用缶

同郡同年祭徐贈公

甲辰之役合郡之鴈行而獲雋者凡十人總十人計
之其蓼莪銜悲稱永感者強半其大椿志喜稱具慶
者僅不及半而僅半者或戀故園堅守桑梓或苦遠

四然齋

卷之九

九
三四十九

道懶問舟車瞻雲徒切陟屺爲思求其能跋履山川
縱觀宮闕曉聽鳴玉夜看燃藜團聚旅邸夷猶京國
者豈多屈指蓋同榜之于十人惟翁在矣每登翁堂
望翁杖屨悵悵而無所紛華隨翁步武矍鑠而無所
委頓接翁議論坦率而無所經營知翁令子周旋晨
昏祇承菽水式歌且舞欣鬯而無所湮鬱不異閨風
仙眷逍遙人間吾儕低徊留之或嚙指而羨弄鳥之
權或捫心而興負米之恨庶幾曰若翁我翁尚及見
老成人之典刑今翁復奄逝其爲愴悵奚啻恒情嗟

乎吾翁鍾元精兮含醇完太素兮抱真淨風波兮長
空混寒燠兮如春蝶無心兮栩栩麟有趾兮振振沾
湛露兮未央厭塵氛兮上賓招燕魂兮楚夢表鳳德
兮龍文佐椒漿兮哀衷恍梁月兮美人

祭喬純所方伯

凡稱鄉達貴宜於鄉寵而能降令名乃彰維公毓秀
斑香宋艷羊角風生鳩司藻揆出秉外憲長樂豫章
再陟大藩漢沔荆襄從事獨賢總領百粵桂林象郡
投誠爰發赫赫鬼臚比古諸侯俯視桑梓眇焉寡儔

四然齋

卷之九

十
三四十八

早謝纓縈來返初服閭井閒寂不知獄牧杜門養重
累足就閒非公不入絕無居間涉世如醇醴躬若磬
雖犯不校絕無暴橫解衣華履強項怒睥不問可知
非公蒼頭乘駕唱騶前遮後距不問可知非公車騎
吁嗟公乎與物何傷千家祝釐百歲未央方慕煙霞
泉石是理遽罹鞠兇霜露弗起矯矯雙鳳在疚煢煢
依依宗黨含悲忉忉豈遇之豐而年則嗇抑天之夢
不虞乎人之惻某等少瞻苞采長欽范型望公雅素
羨公老成聞訃震悼喪我冠冕束芻拜奠敢告不腆

祭王隆槐

試望燕市攘攘肝肝智盡能畢名利是趨但知福數
罔知禍區猗與我公稟固夙完天亦獨厚徒步而來
奮袂而售鳳池孤鳴鷄班羽遶上自台垣下至列宿
有事必詢有謀必就海內賢豪望景輻輳湛露頻承
殊恩屢遷數十餘年位晉巨卿纓簪奕燁門第崢嶸
彌昌彌熾如茨如京玉帛克初粉黛蓬迎左顧右盼
何欲不盈花爛熳芳方茂日暄妍芳正升方將邀異
數以華躬挾飛仙而陶情一旦嚴霜夕下翠色朝零

四然齋

卷之九

十一

三、四

親朋額頤盧扁神驚遠莫能致近難爲營棄曰頭與
黃口辭金谷與玉屏蕙帳宵空蘭堂晝清恨欲入骨
悲來填膺曩歲公歸假令少次棲遲桑梓周旋希廁
減塵世艷消造物忌卽修短之不可逃亦俯仰無憾
而首丘之安置始信禍福之相倚而齒角翼足之未
可過覲其忝通家爰締姻盟余無妄干公亦推誠久
暫若一肝膽俱傾甫共宦途鉅細質成遽罹鞠凶顧
影掣掣春潮雨急野渡舟橫有淚交睫有酒滿罍

祭潘衡齋先生

嗟乎先生心貌俱古土木形骸麟鳳肺腑清音寡和
獨行誰伍高文大科龍變雲蒸棠留玉臺霜飛秣陵
三秦校士懸鑑若冰歎名爛焉未槩先生顧瞻吳中
厚道漸瘠憑城倚社逢年通籍梓里雄行腐鼠仰嚇
先生象賢恭定巨公身膺甲第望重崆峒炙手可熱
無翼能翺偏厭豪華恂恂抑抑周旋閭閻忘爲貴客
蒼頭廝養雅稱君實嗟乎先生砥柱中流誰承八座
囊無餘資誰官外臺府不投書誰戀高堂輕辭纓烏
誰思舊姻永撫遺息誰嚴暮夜堅守清白誰乘箕尾

四然齋

卷之九

十二

三、四

百身願易寸心白璧屋漏青天棺蓋論定享薄德全
勢居人後名在人先自足不朽何必長年某等晚學
後生夙欽儀矩時蒙接引意氣煦煦鄉有典刑士知
步武庶幾風靡猶存土鼓昊天弗惠喪我老成豈厭
塵世返爲貞觸目傷感揮淚縱橫聊采溪毛特百
常情

祭秦太夫人

語有之曰不知其親視其子語德也又曰不于其身
于其子語報也夫人婦德不出於閭而夫人之子非

吾友子聲耶子聲仁心爲質古道是師類萬石君之
淳孝而文采過之似原巨先之樂施而醇謹異焉夫
士行清節本之湛母微申國嚴訓孰成榮公夫人之
賢豈不於子聲有明徵耶無德不報矧於厚積乃六
人中道遠天半世茹苦誓栢舟而截髮歌黃鵠而捐
心人且謂夫人必食報於子矣乃子聲學窺二酉文
蔽班揚而鵬搏之翼終斂年踰耳順行齊伯道而麟
趾之瑞尚虛旣悲衛氏之玉人旋哭蔡家之殘史雖
勤孝寬之流涕竟殞皇甫之遺孤涼涼踽踽形單影

四然齋

卷之九

十一 三五

隻僅存壽母弄烏舞斑承懼朝夕而今復奄然發隕
悵矣雲飛凡人生所僥倖而愉快者子聲百不得一
而人生所歔歛長大息者子聲行居其九不知天何
以謝子聲又何以報夫人耶某等少從子聲共修鉛
槧屬在通家惟知子聲最深故哀夫人最切而頗有
憾於天之蒙蒙也聊束芻陳詞以訴此衷之不平

祭孫果亭

代家君作

嗟乎吾兄論兄之享享亦已厚計兄之年年幾中壽
兄胡不瞑死猶眉顰知兄含悲其在爾后伯子無懷

多病而厄季子有文弱冠而亡哀哀孀婦淚灑空房
嫋嫋諸孫望斷高堂兄性太剛兄言過直負氣負才
任怨任德左右讜伏宗黨目側恐爲弱肉終於強食
豈知天意殊未可知天苟欲廢人誰能支竊料人心
寧肯乘危忍侮緣寡橫爭錙銖敵惠敵憾不在後嗣
況鑒前車宜懲往事彼衰而逞此衰復噬展轉相仇
曷其有置清議公法鬼責神非昭然具在兄無懷疑
雄心如存卓識弗迷聚散榮枯總歸太虛某等朝夕
相依硯席與共墳簾情親金蘭誼重昔時朋舊太半

四然齋

卷之九

十四 三三

入夢僅兄周旋聞訃九痛幸我同志死生不移顏風
力挽大義是持言念故交撫此遺兒敢布衷悃兄其
歆之

祭二弟

嗚呼哀哉汝生而愚死亦以愚汝亦已矣爲汝父兄
者痛忍言哉汝生未及期遭兵燹之亂母携汝匿蒿
萊中賊近接武殺人汝啼不止迺携汝竄遠鄉母體
素孱弱不奈跋涉更襁負汝不十步而蹶不五步再
蹶墜深淖中幾不能起賊遊兵尾其後行道入爭勸

棄汝母且泣且前終不忍釋時謂汝必死矣而得不
死踰年邑中疫癘大作母病疫卒予方九歲汝尚匍
匐未能口食懷抱拊循惟庶母梁氏是賴又踰年庶
母尋卒寒燠饑飽莫爲省問時謂汝必死矣而得不
死已而汝漸長成忽病狂奔郡城舉家惶惶雪涕有
料汝溺於水者有料汝仆於途者予冒風雨走百里
外雨濡袍徹澤會見汝在郡之東門時謂汝必死矣
而又得不死夫不死於亂不死於二母之喪又不死
於狂奔流落人且謂汝有後祿也邇冠而戴弁矣娶
四然齋
卷之九
十五

子女固可無慮也使予卽如今日也貧賤吾家故物
甘苦其之度不至落莫汝亦可無慮也近所慮者獨
汝未就土耳向母之喪也殯殮造次每於明發思之
心隱隱痛期與汝努力共改卜之而汝又貽予此慮
予何以爲心哉予自汝死當食而歎爲汝聞樂而戚
爲汝過墓側睨不敢視亦爲汝今以歲周將除汝靈
乃灑泣爲文設常食以祭汝汝性喜食鳧更嗜酒有
鳧一圩有酒一尊汝其能下咽乎

祭秦孺人

四然齋
卷之九

十六

三四五

古稱閨秀又云女士于今徵之孺人而信幽芳之足
企人言婦德周旋舅姑孺人存順意旨及慎喪塋引
經合度真思媚徽音之克嗣人言婦功精勤刺泉孺
人胸羅錦繡案列圖史韞藻含華直操丹鉛而窺孔
壁之奇字人言母道厚所自出孺人撫其支子不異
已子奚論居常訓誨儀一心結如鴈鳩之不貳卽彌
留之際近顧長郎於榻前執手攢眉淚盈盈而無語
遠盼次郎於戶外絕粒旬日眸炯炯而猶視此俱孺
人大節固天性之合亦學力之至豈尋常淑質可比

肩而較軒輕計孺人始終洵懿美之完其獨其半生
艱辛萬狀勞勩年僅踰五而遽逝不得見夫君之成
名與令子之奪幟是則其中之耿耿而賁志第公孫
之射策未衰終軍之請纓方銳人事鬱久而將通天
道剝極而將泰孺人亦足含笑而待泉壤之光賁某
等與孺人夫君爲研席交維風及雨共三十餘載時
時談孺人內政咸推闡則祭酒微孺人其誰寄今珠
沉玉碎彤管且空餘而棄實豈特夫君令子腸斷淚
枯凡屬在通家烏能已於情結而涕漬敬布蕪詞佐

四然齋

卷之九

十七

三四五

以江離聊以申吾儕同戚之誼

祭喬味湖公

逢時不辰戚屬半零惟翁之死百倍恒情情同悲異
豈曰私臆古人有云老成可惜荷與吾翁生於華宗
軒岐隱跡經史羅胸抱壺含淳周規折矩蕭膏悉屏
泉石其侶性厭貴介遠之如遺貧交急難告則必趨
家謝繁禮闔戶峻避閭閨慶吊着度首至吹毛洗垢
掩耳若禪弱寡欺孤怒髮指冠中律中度爲法爲則
八十餘襍終始一日書稱黃耆詩賦鳩鵲譬之碩果

胡不永留天愛佛子巷乏舊德柱傾波靡曷其有極
某累世通家更荷推誠屏焉弱息來配翁孫余當北
行翁念余目尚慎旃哉諄諄訓囑今登翁堂翁已乘
箕馨歆猶昨杖屨誰依先君彌留辱翁眵視長君次
君周旋猶子余羈燕山遙傳訃音疾不及問死不及
臨興言及此寧禁淚漬絮酒隻雞翁其戾止

祭王仰槐

嗟乎人世所艷厚實顯名兩者既備期於修齡悉數
吾公何欲不盈公實已厚公名已顯八十餘襍志舒

四然齋

卷之九

十八

三四九

意展安然仙逝亦復何憾第公之逝也不逝於往歲
之病而逝於今歲之不病不逝於公子之暫歸而逝
於公子之方出不逝於公子之生前而逝於公子之
死後燕魂未返吳雲已斷紛紛未了之緒縷縷欲訴
之情僅得會語於九原而不及訣別於兩地是則翁
之可悲者耳雖然悲喜榮枯展轉相迎盈則必毀毀
則復盈子孫森立紀綱克庭保祚亢宗是在後人某
忝葭莩休戚俱係夏留長安既舍公子秋歸梓里再
灑公涕一歲之中鞠兌備至送往事居能不悲心束

芻盈缶公其來歎

祭王文谷

嗟乎吾公壯氣深心弘才卓識門外酬應戶內劈畫
賓朋戚屬往來如織紛紜旁午隱然都君惟公坐籌
遊刃而分剛柔並用鉅細惟均言不宿諾事不避難
能春能秋任德任怨人既咸宜家亦日隆麟鳳克間
纓組崢嶸亢宗保祚遂甲於東惟公遠慮處豐而惴
集木臨谷恐陷恐墜食必麤糲衣必敝碎知無百歲
欲作千年長君中翰次君孝廉叔也最少頭角斬然

四然齋

卷之九

十九

三四十

蘭孫玉立突而戴弁曾玄鵲起抱着膝前猶恃神王
未肯就閑齒幾大耋而問米鹽人謂公勞公曰余適
蟋蟀職思鴟鶚補葺天不假易曷其有極神之太用
形隨以凋一疾伏枕萬念俱消遷延兩期竟返層霄
余與公交三十餘稔公獨待余寒燠無異遣子執經
委托若寄有言必詢有事必議爾無我虞我無爾貳
客冬卧疴余當北行滿興歸來與公逢迎今登公堂
公已乘雲入琴兩亡曷禁涕零余知公心意在後嗣
所願公嗣善承公志余持此訓以報相知公其俯鑒

盡余一厄

祭潘心菴

嗟乎吾公竟止此耶豐願偉幹直氣坦衷論議慷慨
舉止從容種種壽相豈應天終且無論公公之生父
實惟學憲行齊君實操比清獻立懦廉頑淳回澆變
源之既深流亦宜遠天之報施云胡太舛官僅典客
年方踰強弱息未壯雄心未降死非孤丘又非燕市
僮僕易簣水濱長逝妻子不面親舊罔侍誰寫銘旌
誰薦沼茫一靈孤飛兩目猶視嗟乎吾公竟止此耶

四然齋

卷之九

二十

三四十

某忝通家辱公推誠慕賢者後而締姻盟記余北行
河梁握手聞公南來朝夕翹首相遲不至忽聞人言
余信公素斷謂不然久而漸真淚灑潸潸愛莫能助
悲弗可傳今登公堂庭樹蕭瑟翟公之門已無昨客
聊束一芻以告余臆

祭喬孺人

詩稱葛覃婦德咸備勤儉孝敬於是焉萃末俗風靡
閭閻蕩然鮮克由禮其誰能全吁嗟孺人性自天植
終溫且惠柔嘉維則生於甲族門高望崇隼旟能軼

最極顯榮孺人處之罔所憑藉仰承姑嫜匪懈夙夜
歸于名家履溫席豐蟬聯鵲起並號巨宗孺人處之
罔所汰侈謝去羅紉躬問機杼至其恩波下逮女蘿
曲室別館罕聞嘯歌兼之穎敏旁通經史青細彤管
足當女士吁嗟孺人宜爲世儀云何霜霰遽殞江籬
天邊湛露灑灑方零翠翹翟衣未獲躬膺雲外孤鸞
盈盈將返握手永訣不遑少緩枝頭綠萼燁燁正穠
黃粥藝鬚有願無從掌上明珠英英照乘訓鹿九熊
中懷靡竟與念及此疇不嗟唏况余通家易禁涕洟

四然齋

卷之九

三十一

言本九

遙想梓里傷彼蘭質盼陳一觴神其來格

祭朱嫂黃令人

嗟乎令人生於溟渤之墟其稟性勁而賦才敏產於
鴻鉅之族其襟期遠而眼界寬以故其嫻於文史也
可以頌椒花詠桺絮而惜乎墮地不爲男子其嚴於
課督也能使茂弘揮麈崔篆傳經而惜乎遇奇未爲
世儀迨遭閨闔委頓牀褥者幾二十餘年而竟實忠
以沒是則令人雙眸之所以不能瞑也雖然邇者吳
中風靡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或挾聰穎而舞弄或任

意氣而憑陵不聞問夜但知司晨甚至犯上凌長敗
度踰閑評語舅姑溷迹尼媼厭棄乎蘋蘩蕝藻之業
而放浪乎三竺五湖之間敝也極矣乃令人敦悅憲
章動遵矩矱道齊師氏德配女儀慧嶺蘭芳可稱藝
苑之博士威振玉頰足當女中之丈夫况夫君行修
一生孝子長郎養還半世名儒令人其又何憾而不
瞑乎其忝通家若兄若嫂愧吊奠之不前撫中心而
如搗陳觴豆以告哀恍環珮之天矯

四然齋藏稿卷之九終

四然齋

卷之九

三十一

言七十三

四然齋藏稿卷之十

上海黃體仁長卿父撰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校

餘慶錄誦

太末之壤三衢穹窿天矯槎牙紺碧玲瓏鬱爲靈秀
乃生巨公厥惟詹氏始於總戎再拓縣治轉徙岐豐
猗與寒泉寔闢渾蒙學探二酉名齊八龍應貢分符
位卑望隆最爾星子比於單父釜能生魚江可渡虎
花滿河陽棠留西土千家戶祝百年歌舞克開厥後

四然齋

卷之十

一
三、三七

繩其祖武曰道南公卓行誰伍懷瑾握瑜當已不賈
晚就司城下車遇虜三事震驚五色無主公徐紆籌
折衝樽俎漢備方嚴胡笳氣俯華臚咄嗟競推禦侮
囊處顙脫陳力披肝義釋壘囚恩沾覆瓿直犯權貴
出擢留都掛冠杜門飛玉灑珠善積慶衍麟趾鳳雛
元方季方偉焉通儒大馮小馮共綰雙符伯來雲間
暫棲枳棘穆穆我侯昭茲世德雨露芝蘭雷霆虬蜺
月明峯寒霜清鶴喙獄少赭汗庭多撻掖鹿已隨車
鴻且奮翮矧伊琳琅照乘奪席于門日高荀里星集

蒼矣三槐奚啻萬石敬效輿人遠邇先澤文正樹軌
忠宣接舄瀘州作戒靡恃宗祏仰止關西謀貽清白
並驅往哲今古燁奕

贈陳節婦

從來立孤難寧責閨中季嫺嫺此紅顏稜稜勵素志
豈惜衛姬耳時灑若敷淚兩髦惟我儀三尺再爲置
芝蘭故不榮松栢甘委翠笑彼鬚眉人名節如敝屣
暑謙

古人重民命順時宜愆伏焰高日亭午漏長月當六

四然齋

卷之十

二
三、三二

村農苦荷鋤園土更帶木汗流深墨面蚊嘅疋羸腹
叩首望甘霖庶幾解煩燠上漏復下濕轉側在溝瀆
烏啼發長歎蠅集還自卜時愁嚴霜飛忍見浮雲簇
虞廷絃忽調殷家網已祝景風從南來飄然入幽谷
纍纍此胥靡夢逐關山鹿偃偃出犴狴旋對嘉石鞠
張目街巷新抱頭妻子哭相戒且勿悲燭舉盆豈覆
王聖臣亦直情伸法不曲耿雉脫羅罩籠鳥向林麓
驚魂猶未定四顧追胥跡鵠亭與梧丘白骨真再肉
權聲動地起願言永天祿誰云王道難德行置郵速

贈沈黃門尊人崇祀鄉賢

佳麗秣陵勝高標曰下尋鯉庭頻齧指馬帳獨危襟
韞藻時霏玉披裘肯却金論心人是古閱世品非今
真可廉頑懦應無媿影衾子門蚤已闢槐里喜成陰
苞着丹山曉珠明合浦深香生芹苳裏千載有徽音

仰止篇送李都伯

福星來八閩明月照三吳勁節青松掩貞心白璧孤
雙魚淹繫肘五馬始分符垂簾還野鴈垂燭問城狐
風暖鸞堪舞霜寒鵲不呼發奸如拔薤易俗似投巫

四然齋

卷之十

三

三

陳東惟縣壁劉鞭止用蒲門少蕭朱客庭餘鄒魯徒
空囊厭刀赤塵釜煮雕孤期月歌來暮千家喜再蘇
如何機上杼竟落暗中弧無雲驚震芥有淚灑當塗
鵲亦知填轍人難擁去臚牽衣倍愴悵搔首獨踟躕
遙憶達士襟升沉兩俱無但念 九重遠還應采
莢菊良矣此漢制寧弗聞吳歛 聖代饒雨露幽

蘭終自敷

題琴鶴高風冊送詹太府陞山東憲副

漢代循良重唐官刺史尊競誇旌是隼誰稱玉爲麟

卓哉趙閱道高標有餘芬參寥已千載矯矯誰等倫

侯起姑蔑墟桑梓早卜隣振衣邁流俗砥行尚古人

星造雲間福日迴海上春及風多渡虎披鑑少窮鱗

執法朱門遠論文白屋親鯉庭頻灑玉魚金耻贏金

最績奏 丹陛溫綸下 紫宸 廟堂顧要

地採訪屬名臣冥鴻不棘棲五馬遂東巡霜飛劒方

利月朗橐常貧携琴發清響隨鶴伴黃昏中宵褻博

山俱可對蒼旻塞外馳羽檄世事正紛綸持此勁節

往而寧憂盤根萬里烽煙淨九天雨露新椒花明日

四然齋

卷之十

四

三

月棣萼耀齊秦竹帛良可羨裏詬詎足珍庶幾兩閱
道相望若參辰

送徐令君

君來自姑蔑聲價重南洲玉貌神仙侶冰心大雅儔

鸞龍追太史馴雉比中牟春暖飛鴻集霜清封豕幽

芄芄潤苗黍濟濟精新標遐邦推累父上國晉康侯

暫釋烹鮮手行持射隼籌烽煙千里淨信宿萬家愁

月照玄裳舞潮生畫鷁浮差池鴻漸遠宛轉鵲難留

爭恨帆前意不如江上流臨風呼濁醪騷首發清謳

幸有河陽花對花爲君酬

送劉使君

自昔推三劉燁然耀青史矧茲豫章材磊磊俱杞梓
門高匡廬巔文貴洛陽紙累葉半雲霄十室九金紫
笏滿鄭公牀珂鳴荀氏里我侯更振振清標襲芳芷
宗老呼鳳毛騷壇執牛耳不誇謝家玉俛作王喬履
初試白嶽山再棲黃龍枳吁嗟斥鹵邑賦煩俗澆詭
雀鼠頗縱橫雁鴻數轉徙防口甚防川積蠹似獷豕
枉促虞絃絕笳散悲魚唯持平最苦心遊刃在中理

四然齋卷之十

五
三十四

我侯甫下車案牘正填委照淵牛渚犀剴劇肅慎矢
調劑分更漏經營繼膏晷封戶多靈人姦穴少聚螳
恢恢寔有餘斷斷若無技寧成桃李蹊毋共鷹鷂齒
簾外時懸蒲庭前每置水庚癸軫窮簷甲乙辨流徵
雨足九扈稔風暖千林喜超超百官表上上 九
重靈燕露接天來吳歛隨地起願言長子孫庶幾官
爲氏中有素心人竊效武城士非公不入室屏跡常
掃軌竊抱漆室憂敢效醴泉祀畜萬先訖心至寶獻
天子引領浮雲開拭目飛鴻駛元氣回泰運餘波流

海溪直補台垣袞安數中牟雉勲業等壤間聲名竹
帛裏相期殊相遠適館還稱兕

題忠烈祠詩冊

崑岡兵燹合玉石幾共焚旄頭何陸離鋒刃正紛紜
召募多吳儂倉皇避楚氛胡然衿韋士骭髀願從軍
志決赤膽壯身殲朱輪殷目慘矢弦絕魂驚毛羽翮
天地爲震動鯨鯢亦遠徙人惜公無年天令君有子
龍種固自奇番髻嫺文史揮塵清雪霏落筆紅霞起
挾筴登賢書抗章得俞 旨崇祠鬱崔巍高山堪

四然齋卷之十

六
三十五

仰止丹青凜如生俎豆馨於芷雄風自東來烈焰遂
西指祝融不敢侵靈光應可擬一死足千秋寧須祈
後死

題項贈公太老師崇祀冊

南嶺含深黛雙溪漲微白靈秀甲人寰瑰琦發地脉
賦質通玄冥披襟見蒼壁慕義何不勉獨行誰爲擘
庭奉三公養家存九世宅長解原生橐時推范氏麥
蒙開山下泉屯起溝中瘠說項逢人是流芳到處籍
仲弓穎川主彥方太原伯太原暨穎川善衍慶亦積

種玉萬頃煙栽桃千年碩陰雨膏黍苗飛霜凜劒戟
兩收伏櫪駿屢射馮城翮舉鼎藉金鉉持籌需石畫
橫天鳳苞紫照葉珠光赤靚鳳問其穴剖珠窮其液
千門故崔嵬王視自易奕湛露方灑灑與頌猶嘖嘖
既秉孔顏心靈辭曾閔席匪曰借異數聊以報通德
庶幾詔來許共挽此澆壖風生俎豆裏芹藻有餘碧

自鉏園

呼童除階草鉏歌草復茁何如手自鉏共芸劃然潔
百花居

四然齋

卷之十

七十四

開卷擷芳蘭抽毫發暗麝知君百花叢不在東籬下
超遠樓

庾樓插霄漢塵飛蔽星斗何如聚萬卷雲夢吞八九
宜暑亭

竹林雪共卧水簾風自揭寧須寒露臺至人火不熱
獨笑軒

慶卿歌燕市漸離相坐起君今獨長笑響入松風裏
澹逸處

梅落橫素影烏樓對良月堪笑紅塵客車馬猶未歇

片雲石

空濛五色奇疑是神女戾霞帔倏然收僅見青螺髻
夜雨分得桂字

雨滋石上苔雲掩月中桂孤燈苦長夜嘹唳鶴清唳
俞子如從燕市以詩見寄次韻懷之

彼美今何事燕山早佩刀千花開正好萬騎戰方勞
春暖傳鴻信時明覩鳳毛瀛洲應不遠誰與共仙舸

秦子聲丈過訪以夢中所撰制稅并賦五言見
示依韻答之

四然齋

卷之十

八十九

空谷喜登然清風白雪篇早醒蕉鹿夢長笑野狐禪
半世百憂裏片言千古間不禁心欲折揮淚舞龍泉
送張人則應貢北上

雲路帆前近春光眼外明人方貧季子天未老營平
吳地看新柳燕山聽曉鶯當年遺笏在攬轡說澄清
春盡日聞遼左報兼得彭欽之獄中書

不覺春來好翻添春去愁看花空有淚對鏡總如秋
北地多戎馬南冠學楚囚終霄燒燭短寧爲曉鐘留

張叔翹索壽座師董誼臺尊人

一說新城重三篇漢室奇寧知千載後再見兩公儀
天上金花簡人間玉杖詩願齊松栢茂桃李借方姿
三月三日同朱叔行渡浦禮佛兼訪趙繩之索

飲

黃浦潮方長梵宮煙半封天香野外發春色晚來濃
宿雨垂新葉微風度遠鐘投閒纔半日莫惜酒千鍾
中秋喜晴邀月於王爾中池橋再和朱伯縉韻
選勝還得月秋水玉爲姿影落寒塘亂光瑤香霧披
數聲長笛夜幾處倚樓時自古朱家俠應須酒作池

四然齋卷之十

九

山行卽事

出門見殘月策馬又斜曛鳥逐林稍葉人分嶺上雲
興懸驚倒影路轉急呼羣吊罷三歸後千秋憶鮑君
遇雨

沙飛渾是幙况復暮雲平夜色隨風合輕寒帶雨生
呼童忙捉笠勒馬問前程遙憶占蟻垤停針歎遠行
懷張脩之

立雪當年共餐風此日同笑談忘逆旅去住忽飄蓬
念舊敲碁子論心呼僕僮倚門情更切莫戀薊門紅

秋日送萬石朱十三丈遊燕

知君席未暖又見片帆縣最羨江湖興不爲兒女牽
溪邊蘋蓼合雲外鴈鴻聯莫遂輕離別相期動隔年
山居喜伯縉雨中見訪次韻

君來慰幽寂尤喜雨中過列樹圍青嶂層巒浸碧波
山光況更好世路近如何門外多荆棘尊前有薜蘿
送朱敬之秋試

北海才方茂干將利若何白頭當戶望黃口仰天歌
濁世三緘少高名十指多眼前繒弋滿風便莫蹉跎

四然齋卷之十

十三

送王汝一秋試

羨爾髮初覆懷奇便出藍蓬門常寂寂棹影已纔纔
預卜天心定應誇吾道南閨中眉乍展佳麗未須探
咏掛蘭

澗草懸高棟天香下翠臺花開晴點雪影落座生苔
鳥疑銜藻啄人呀折梅來金谷多芳艷何如不染埃
雨阻利國驛和黃海鰲先生壁間韻

河流已在望山雨濕行旌到處添新水何方是故城
野淒淒照苦風急鴈聲驚遙憶汝南士應多出世情

題北部李步存母夫人壽冊

登龍欣御李輓鹿更聞桓桓谷含真氣黃河吐夜丹
鸞箋今日誥熊膽舊時丸遙憶瑤池上春雲滿座看

東渡壽道南吳姐丈驪舟夜宿因懷亡姊

茅舍酒初熟楓林雲半籠黃花正堪摘白髮未須筇
殘月照寒人孤燈對晚春胡能效貞武爲作藝鬚供

戊子紀事

丁亥正月先有雨木冰之變後淫雨連晝夜不
休農家計自春迄冬一歲僅兩月餘晴明夏秋

四然齋卷之十

十一

異雷颶風麥禾花荳俱淹沒摧折晚稻僅可得
糜數升戊子人大饑斗米銀二錢斗麥亦一錢
人啗糟糠屑荳餅作粥繼以草根木葉行乞者
塞街市有自經於樹者有自投於河者有抱子
女潛置之通衢去者有司設法勸富民出粟煮
粥饑民近者蟻聚叫號穢氣熏蒸遠者携妻孥
枵腹行數十里來就食比至而粥已盡相枕藉
死以澤量疫癘大作城四門出柁車以百計葺
裹屍出者無算築賭者煽饑民環富室生貨毒

闖入室中盡擄其所有復轉而之他富室忿恚

報復相殺傷甚衆至全家屠戮火其居并投屍

於火巨姓急收保設兵衛出入如寇至監司憂

禍且不測亟上其事降 明旨用重典殲其

渠魁乃定人心風俗此爲一大變云

昔年倭奴入中國中國猶能禦蠻貊今年中國自相

殘四方蹙蹙將奚適平居往來其里井須吏酷爵變

矛戟青天無雲驚轟雷白日飛沙亂走石千人啗聚

若豺虎素封立破何虬蜴富家累積成金穴那知強

四然齋卷之十

十二

反爲弱見奸民掉尾遊釜中見金不見法三尺一朝
屠戮骨俱灰攫金仍入他人宅天災流行亦時有澆
風肆毒中肝膈誰生厲階至此梗拊膺涕泣空歎惜
遙憶開倉汲大夫還向青州歌遺澤古來救荒信無
奇烹鮮不擾真長策

兩度陽春詩送許令君

春日和舒江上梅春風又向帝城隈須臾離合成悲
喜相看肯放鸚鵡杯漫憶雙鳬自姑蔑汪度冲襟水
鏡才絳宮止有熱腸在化作甘霖遍九垓半載中牟

雉已馴一夜河陽花盡開高堂忽驚卷白雲短轅齊
卧起黃埃卧轍攀轅留不住蒼忙畫得儀容回旦暮
戟手向天祝前度懷英去復來

宸衷俯狗體泉請德星再耀春申浦蕭蕭琴鶴渾如
初紛紛竹馬歌且舞軒輊下車相慰勞亟問民間疾
與苦太息民貧懸若磬忍看役重猛於虎條陳屢抗
當途顏釐革稍甦踐更伍別有鼠牙慣穿牆含沙射
人血如縷求情只在開生門格暴何須用雷斧政簡
刑清蒲作鞭赭衣不見稽園土爭奈天時數告後遼
四然齋

卷之十

十三

三十五十六

陽塞頭報飛羽西北待餉呼癸庚東南束手空旁午
環視城堞僅壁立陽侯齧城纔尺五捉衿肘見真迫
尾幾迴髮握哺還吐課最仍蒙內史褒心勞堪接陽
城武補天徐歸鴻鴈影柱地直奪龍鬣府試擬循良
誰可方古稱召父今許父荏苒寒暑已七易山川魚
鳥機亦忘翻疑匡廬非吾宇却認吳淞是故鄉君侯
寧問及瓜期 廟堂竊抱前薪傷一朝 天子
重銓衡留都新命發長楊流膏暫歇龍江雨啓事初
含雞舌香心知父母猶孔邇蒼精下春愁清霜黍谷

誰能吹暖律寒泉誰情浸苞稂不記鳳樓已踰時但
恨鴻飛何太易街填巷塞爭牽衣況余銜恩門下士
胸懷明月猛欲酬腰懸秋水還未試秣陵煙樹鬱蒼
蒼從此肝膽同誰示願共君侯保歲寒矯矯凌霄客
高義

贈逸士顧見恒

東望海門雲水連蓬萊隱隱中流縣朱戶桑樞各擾
擾獨有高人似偃佺家徒四壁偏骯髒年過五十正
蹢躅上有壽母下壯兒公無催租私索錢綠井汲來

四然齋

卷之十

十四

三十五

成玉液青囊到處是芝田慨解綈袍千古事頻傾北
海七林賢酒債尋常柯欲爛花顏零落語猶顛開眼
不知眉可皺出門便覺天何寬始信白髮從心生始
知丹丘在人間却笑紅塵車馬客飛蓬何日北牕眠
送邑父母顏令君應內召

德星遙亘稽山顛初躔來照東海暝皎如秋月冰壺
縣恢乎遊刃犀象剗下車首問橫江鯁然犀照水揮
龍淵桴鼓稀聞里帖眠豺狼遁跡空垂涎案無留牘
開章編喜栽桃李培青瓊雌黃能辨淄澠泉境爲鄒

簾戶管絃中有葦縫弟子員好修不作陽嬌妍家無
二頃負郭田牛衣對泣貧益富一顧席屢前頓
令寒谷生雲煙賢良文學天下先龔黃卓魯堪比肩
父老加額共嫣然願禱醴泉復一年豈知補袞須大
賢俄傳徵書下九天鴻飛行立五花碑遙羽鵷鷺真
登仙松水旋開隨鶴船大小塞道爭攀緣門下銜恩
情獨牽稽首敬誦羔裘篇古來循吏多內旋知民疾
苦能抗言今日春風沾十連明朝霜威遍八埏嗷嗷
赤子若馨縣矯矯豈肯同寒蟬憂時快著祖生鞭奏

四然齋

卷之十

十五

三十四

送鄒師上春官

書當用牘三千坐瞻執法耀日邊萬年白簡青瑤鐫
古稱臯比並君父邇來槐市日陵夷不開絳帳規赤
刀頓使天下輕爲師翁生望族負正氣屹立中流能
自持黃金等視塵與土青眼能辨滬與淄圖書數卷
珠萬斛苜蓿一盤酒百卮綸綍盤舞羞彈欽玉屑縱
橫能解頤矯矯龍性信難馴翩翩鳳苞宜爲儀憶昔
毘陵徐夫子卓然大雅令人思一朝賦奏明光官置
身黃閣侍丹墀旋陟留都拜瑣闥直言不避憑城狸

翁今同里亦同調數名應與相差池焦桐定有中郎
遇駿骨豈無伯樂知藜閣已虛專席待薇垣遙見光
離離獨憐門下銜恩士含情抑首悲臨岐世路悠悠
論目前靡無那得春風吹

贈詹使君

東南煩劇推雲間古云易擾如烹鮮一侵再侵苦縣
磬三甲五甲幾控弦斧斤不施憂漏網雷霆大震恐
察淵非擅兼才數異等孰當盤錯稱旬宣帝軫此邦
杼柚空福星燁燁照海嶼地鍾姑蔑三衢秀胸吐虹

四然齋

卷之十

十六

三十五

霓萬丈煙大馮小馮誇兩難荀龍寶桂驚四筵子公
之門無苛士吁嗟麟趾性自然恢恢遊刃有餘地優
優敷政真二天豺狼敢向清晝攫鴻鴈俄從中宅還
遙憶循良漢代最嚴師慈母誰比肩漁陽討奸身布
袍南陽省過庭蒲鞭更類文翁變成都談經講藝若
涌泉春風喜對桃李舒陽和能令靡無妍大小從公
沾色笑郡疑鄒魯爭鳴絃慙余操瑟久未售黑貂敝
盡志益堅叩首長號青眼回指迷呼寐時勉旃砭石
中察棄美疾迴環滿紙俱玄言繁蹇每羞知已顧銜

恩敬誦與人篇但願高名並千古棠陰常覆九峯巔

俞子如園居摘荷辦寫詩見寄走筆答之

卜得幽居竹滿皋荷衣製就試輕刀如何收却南熏調不寫商霖寫楚騷

和溫公真率會詩一絕爲俞子如賦

司馬勲名誰蓋世相羊里社亦稱稀誰云岩石非爲政一醉能令千古輝

對菊乍疑彭澤里占星還聚朗陵家且償江上尋常債莫問玄都去後花

四然齋

卷之十

十七

三六

宮怨八首

一入深宮不記春幾回花信幾回輦頻將青鏡照顏色疑是鉛華着未勻

昨宵鼓吹鳳鸞過共羨君恩幸處多無緣得到平陽第試看新粧樣若何

聽罷宮車又獨歸懶將雙袖試空圍君王未必終移寵莫把朱顏付落暉

纖月斜懸暮靄收雙星偏照玉搔頭齊紈製得新團扇一夜西風火又流

銀屏倚遍帶圍寬遙望楓林玉露團碧海青天誰最

恨姮娥不耐九秋寒

雲鎖空庭月滿牕強將心事對銀缸何時化作巫山女也得君王夢裏雙

蛩聲驚起繡羅紈繡到鴛鴦落指難獨立斜陽數征

鴈孤飛又似妾身單

高樓何處不鳴箏獨有長門塵暗生莫向相如買詞賦且將妾命問君平

聞歌

四然齋

卷之十

十八

三四

蕭然野店酒堪沽折得溪花也勝無泣下燈前歌欲咽茫茫宇宙恨偏多

聞鴈和杜袁度韻

一夜西風萬葉黃征人征鴈兩俱忙歸家應製斑衣好不羨人間有鸛鷀

河南道中見美人走馬四絕

十里春郊煙半籠長條細草盡含風乍驚陌上紅塵起錯認花飛過苑東

翩翩疑是五陵君不道雙眉巧似雲羨殺畫橋開水

鏡桃花紅映石榴裙

夾道爭呼陸地仙青螺欲墮錦爲纏霞標已向巫山
去留得鸞聲尚蹉然

五花絕勝七香轅無限春心付野猿到處魂消爭欲
扶何人獨自賦東門

雨中看落花

獨卧深山聽曉禽強將愁思對花吟春光已逐東風
去雨濕殘紅何處尋

春夜飲天花庵客去偶賦

四然齋

卷之十

十九

三十五

主人送客月正中獨坐悠然天欲空疎柳淡雲相掩
映傷心惟有落花風

春日登浦口沙上有懷

春江水落見平沙獨坐中流疑泛槎縹緲孤帆天外
沒數株煙柳幾歸鴉

參差綠樹倚雲遮滿目春光帶晚霞忽憶美人腸欲
斷愁心兩地對飛花

題蕘蓼

夜來玉女散天花遙望春郊過作霞却笑隋隄空剪

綉不如兩岸野人家

旅夜不寐

青滿溪頭綠滿山不禁愁思損朱顏荒臺獨夜誰
侶明月千門水一灣

獨坐

一鈞新月半窺堂四面輕風送晚涼自飲自斟還自
醉不知燭短五更長

初夏偶題時春日共事諸子俱不在

萬樹煙迷故苑空爲誰消瘦爲誰紅停杯無限傷心

四然齋

卷之十

二十

三十六

事盡在朝雲暮雨中

夜聽布穀

山深無事聽禽鳴徹夜頻催爲曉耕年來最是田家
苦啼得愁心到五更

苦雨

十日山居九日陰垂垂疎雨隔牕侵千家四顧無煙
火門外何人問陸沉

憶顧仲韓往吳門

美人一去碧山孤獨坐雲林聽晚鳥遙知今夜停杯

處煙樹斜陽月滿牕

我坐家園君向吳姑蘇臺下酒堪沽當年佳麗今猶在應寫青山入畫圖

雨中招伯綰

萬竿新竹倚雲栽四面群峯帶雨來知君雅有東山興斗酒牀頭待爾開

夏日雨中偶題

愁來夢醒竹方牀幾陣芭蕉雨更狂坐看平沙迷斷岸風波何處不瞿唐

四然齋

卷之十

二十一

過毘陵遇雪不能踐孫淇澳舊約賦謝

毘陵城外雪如毬四望千山盡玉樓爲報袁安且高卧子猷已解剡溪舟

病目

經旬卧病掩柴門不對花神與麴生豈是世途多坎壈合從馮信學青盲

題秋日玉蘭

春日曾看瓊蕊放秋風重送玉容來東君豈是偏留意不管芙蓉尚未開

和楊鐵崖題丹鳳樓韻

錦雲長鎖絳樓梯檻外蒼茫草色齊舉目潮升知海近當杯日落見天低三山霧橫迷朝望萬突煙消苦夜啼莫向東方問機杼斜懸北斗柄方西

壽尚賓顧龍海八十

鶴骨稜稜老伏生雄心消盡海鷗盟閑看世事憑棋局笑折花枝對酒觥雞肋早捐惟煮石蛾眉列坐共吹笙延年莫問金莖露日日青山便赤城

壽侍御秦鳳樓七十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二

少游雅望擅江東早拂紅塵卧碧叢冠挂已忘當日牙霜留猶避舊時驄種成五柳今陶令嘗遍千花古木工歲歲清秋堪買醉芙蓉溪上月明中

唐氏柳溪咏

長條裊裊水盈盈想見高人卜築情煙鎖當年樓舊鶴雲停此日起新鶯頻驚驄馬疑青瑣早返屠羊似赤城更羨庭前多玉樹懸知柳外有鶯聲

送吳學博擢沙縣令

羅浮山月照吳梁壁水光生行帶香班管縱橫時酒

玉青樓寂寞夜飛霜三年霧豹偕鷄鶩一日仙鳬繞
鳳凰太史溪前花正好應將春色比河陽

送李郡伯思弦

霏霏煙雨逐征蓬御李依然夢想中未必塞翁真失
馬笑看弋子慕冥鴻還珠無復疑前史片玉留將繼
國風今日傾城留別意可知名手畫難工

送燕二守歸滇中

矯矯冥鴻快羽翰九峯山色一時寒蛾眉自古宮中
妬鶴駕於今雲外看霧隱可知縣日月明何處照

四然齋卷之十

二十三

清湍寄言輦上掄材者應遣馮唐早據鞍

九日集王爾中新居同朱伯緒咏雞字

蕭齋臨水足幽棲佳節逢秋意轉悽問歲田家愁雨
急憑高海上覺天低雖無刺史杯堪覆却有劉郎糕
可題對菊未須嫌髻短夜深還自舞隣雞

懷對揚鄒夫子

鳳樓暫息青氍毹龍變俄登白玉堂家住晉陵稱太
伯才高漢苑比鄒陽鳴珂風裊裁雲暇開閣煙浮照
夜光獨有銜恩門下士飄零又向故園翔

辛卯秋暮遇顧仲韓於虎丘夜集仲韓酒罷詩
成依韻一首

秋風江上片帆孤忽遇同心共泣途秀色山川看處
有浮雲今古坐來無琵琶重訴人雙玉塊磊須澆酒
一壚擊罷吐壺還起舞長平應不久爲奴

顧況風流絕代孤相逢更喜是窮途人情邂逅驚離
合山色蒼茫似有無剪燭一宵能下榻開尊二妙復
當爐夜深倚馬裁珠玉信爾多才騷可奴

和顧仲韓途中感懷韻

四然齋卷之十

二十四

消愁沽酒興征衣翻覺愁多酒力微秋水腰縣龍尚
護吳江楓落蝶應稀髻華共笑馮唐老裘敝誰憐李
子歸莫向青天問奇耦多財無翼也能飛

再泊黃河

逆旅孤舟欲斷腸聞評世事更茫茫黃河九萬連朝
雨白髮三千一夜霜操瑟齊門終作客多金燕市半
爲郎乘槎莫向君平問且自高歌學楚狂

送朱爾正從李則遊燕

客子翩翩欲問津滿天愁思上江蘋帆開是處梧桐

月被暖寧須翹米春俠骨從來多意氣少年真不畏
風塵淖驂應近登高會喜插茱萸更有一人

高臯甫舍中生栢一蒂二函賦以紀瑞

梁侯碩果半垂紅偏共芙蓉對晚風海外正愁無九
譯庭前且喜有三同曉疑齒齒舒丹甲夜似珊瑚出
絳宮橋下不須彈指語匣中雙劍已成虹

途中見菊

縹緲鄉關歸路賒情同賈傳謫長沙閨中悵望悲魚
頰天外蕭疎數鴈斜四海幾人歌白雪三秋此地見

四然齋

卷之十

二十五

黃花雖知吾舌依然在雙鬢其如半欲華

途中懷俞子如

向惜懷沙老屈生今看世路合逃名道旁競起盈庭
議塞外誰屯細柳營強項縱堪寒鼠社浮雲何處效
鸞鳴寄言卜築汀州好堅卧松蘿釣月明

雨霽舟行志喜

一片蒼波萬頃煙歸心無奈日如年幾驚帶雨投荒
岸忽喜乘風渡曉天卷幔頻移雲入座停杯還待月
當筵從來去住真難定羨殺江楓繫釣船

途中過九日

荏苒秋光忽重九且將笑口向誰開憑高有興因愁
盡失路無人送酒來撲面黃沙侵短髻驚心丹葉下
荒臺遙知此日茱萸會猶自慙慙尚慎哉

旅夜

野店悽然對短檠終宵無奈百愁生風傳砧杵寒逾
急霜冷關河月倍明家隔三千頻入夢年過四十未
成名秋江寂寞花猶歛縱使芙蓉也不平

端陽日送學師徐三泉擢慶元諭

四然齋

卷之十

二十六

二十九

籍甚才名早擅吳任真偏可狎鴟鳬經傳三韋常霏
玉庭繞千花獨據梧到處風清宜野荷別時酒綠剪
新蒲少年同學多華膺肯把寒瓊易畏途先生與申相公韓太史俱視席友生

送張博士擢寶安令

數載環橋喜得師俄驚雙鳥欲差池已知霏玉雲流
几可信鳴弦花滿枝盤錯朝歌須利器瞻依谷水惜
臨岐關西伯起千秋物應訪遺踪說四知

送張仲遠同潘氏兄弟遊留都時仲遠丁外艱

黃浦春潮帶雪浮乘槎疑共碧雲流梅花路上供新
調桃葉灘頭問舊遊揮塵縣知同二妙開尊從此憶
三秋寄言六館談經者莫誦匪我動客愁

送勾章沈先生從海上遊廣陵

休文早擅斗山名番老能令四座傾人盡小巫誇獨
步家多大雅自爲盟尊浮春浦河梁意帆落秋雲淮
海情莫遣相思腰漸瘦重來還擬獻尊羹

輓徐儆弦夫子

忽報宣尼夢兩極徵書豈是玉樓成文章萬古星辰

四然齋

卷之十

二十七

三、五

迴疏草千秋日月明人事已知嫌直道天心寧不爲
蒼生交遊共下山陽淚獨有羊曇最繫情

秋日集碧漪堂

淡雲裊裊雨濛濛山色蕭然浸碧空動地愁聲來絡
緯滿天秋思上梧桐清尊未減看花興白苧那堪落
葉風兩岸不知司馬淚芙蓉仍發舊時紅

送姜東岱歸越

纔隔明朝卽路岐不辭終夕泛金卮經年一別猶繚
早傾蓋相投肯恨遲夢繞池塘姜被暖心隨帆影越

山移西牕共話知何日落葉庭前花滿枝

夏日山居喜朱伯縉昆季見訪次伯縉韻

池塘過雨足傳觴獨對空山苦晝長啓戶忽驚來二
妙呼童頻煮滌枯腸且看樹底花沾砌應惜林梢月
滿廂明日歸期休預問漫浮村酒發清狂

夏夜酌雨花庵次越人楊海東韻

雲封蕭寺傍漁磯碧蘚依然春已非入定青蓮傳晚
漏飛空紅雨點禪衣燈前尊酒憑吾醉江上風波滯
客歸欲向山僧學疎放身閒頓覺世情微

四然齋

卷之十

二十八

三、五

乙未下第將出都門吳中翰出扇索書賦贈

從來豪傑少淹留罷繡猶能比素侯心遠不妨同鷺
鳥功成還擬狎沙鷗笑傾百斗宜春酒快解千金結
客裘愧我長貧羞太史飛蓬又向故園遊

秋日山行感懷和杜袁度韻

曾記春光滿去鞍歸來何事覺秋殘非因山色隨時
改祇爲人情逐境看好醜一朝憑水鑑英雄千古付
漁竿卷舒天地吾曹事却笑江州淚暗彈

途中懷楊青萍兼訊潁州徐箴韋二君將厚積

薄售詩以招之

廿年風雨共操觚一住燕山一向吳
魏我數奇甘墨守看君草就惜玄孤
雙釣出匣終應合尺璧連城莫浪沽
爲語南洲徐孺子橫天健翮尚堪圖

同李味石王伯元過鄒嶧山上人傍馬首而言

山勝甚悉三人將策蹇就之竟以雨阻不果
悵然賦此

小魯曾聞鄒嶧名土人指點慰平生霞標時返仙人
駕玉檢空來天子旌絕壁千年藏道氣孤桐百尺吸

四然齋

卷之十

二十九

雲英連鑣不盡探奇興無奈蕭蕭風雨聲

彭城道中送李味石歸廬州

相依正好又相別客裏那堪送客行君望舒城紫氣
滿余瞻春浦白雲生秋風秋月渾無賴江北江南總
繫情落落晨星何處合燕臺携手吊荆卿

贈樵李高文江七十

門餘五柳半蒼苔七十仙翁畫不開玄度止宜三竺
隱高風遙度九峯來長翁時解原生燾樂聖惟銜太
日杯玉樹當庭千尺影南飛一曲是蓬萊

贈陳孝廉節母五十壽詩

黃鵠孤飛似轉蓬凌霜此日見高風兩髦猶自思其
伯一卷偏能起孟公膝下應翻錦作袖天邊還賜玉
爲珩艾年已覺人千古不羨斑麟降漢宮

送鹽官轉任鳳陽

多才到處若春融偶爾班荆又轉蓬奏課已知居上
上持籌未許考中中日生滄海鄉關近雲護諸陵王
氣通此去未應淹驥足蕭曹原自起新豐

春日從家君登翼叟筆耕樓次壁間韻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

適志何須二頃疇蕭然半畝卽丹丘千花覆水連雲
去萬竹當庭帶月幽問字喜看逸少跡憑欄疑與仲
宣侔時携菽水追歡笑不羨人間歌舞遊

和顧仲韓生朝集長壽庵韻時仲韓病後蓋三

月二日也

經歲相如稱善病觀濤何處問枚生偶聽蕭寺青蓮
漏共對閒雲綠柳城春到秧時人轉惜坐當幽處酒
俱清金聲滿地非關磬倚馬天台賦早成

春日寓清華堂朱士模叔履過訪時堂已易姓

玉蘭盛開如故

二仲相過破寂寥名花解意若爲嬌雲霄舊傍春管
好雨露新承色轉饒素質未宜金谷貯幽馨似共玉
人遙傷心王謝堂前燕徙倚空庭魂暗消

顧仲韓卧病山居春日過訪留酌次韻奉謝

同心何必久盤桓半餉相逢也自懽山徑舊遊煙裏
識林花將落雨中看十年世事尊前話一榻春雲檻
外殘揮塵滿庭飛玉屑蕭蕭竹樹欲生寒

咏燈花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一

三十五

逆旅蕭然對短蓬無端燈焰吐奇紅光搖滿座雲移
影彩散輕煙錦作籠杯落乍疑頭上照暮鼓終悟眼
前空須知爛熳長安陌總是飄零一夜風

泊江頭見南錄有感二首

征人秋盡未能歸坐向江頭盼落暉浪迹且隨流水
任愁心先與暮雲飛黃金盡盡交應淺白雪歌殘和
轉稀始信馬遷誇結駟無媒空自泣牛衣

短棹長歌獨叩舷數奇肯怨祖生先抱殘荆璞還疑
石釣得鱸魚不論筌偃蹇從來多白眼蒼茫何處問

青天秋風江上頻回首寂寞芙蓉又一年

同朱季則杜袁度至徐二君復先我而行賦此
翩翩征鴈苦蹉跎況復離羣奈若何易水連林歌白
雪彭城分袂渡黃河開尊遙憶悲歡異欵枕還驚風
雨過此日高堂頻悵望歸人信至轉愁多

中秋喜晴同王伯與集朱伯縉齋中時有遼左
之變

去年燕市今東海秋色依然事已移朝雨濕蘂迷玉
鏡晚風飄桂落金危高樓有賦空長歎廣殿無媒且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二

三十六

自支更恐浮雲吹不盡中宵羌笛走胡兒

送潘元漢遊南雍

恭定勳名彌宇宙振振公姓爾爲尤門高已抱瀘州
畏年少偏多新息憂雲白應瞻金剪斷水清更念玉
人修賢關豈是遊閑地分手西風又一秋

黃河風雨不寐

纔解征鞍問水程波濤徹夜起愁聲黑貂和雨散還
濕青雀隨風樓復驚移席依稀似江子正襟那得學
琴生已知世事浮雲薄河伯如何也世情

早過汶上將雨

平沙歷盡又山程夢醒愁聽埤鶴鳴馬上僕夫憂險
遠村中父老說陰晴風吹花陣驚紅雨雲暗溪頭鎖
綠萍人世何須太勞攘三歸臺畔半榛荆

途中遇雨

征夫僕僕馬駢駢險道何當雨亂飛齊里歌殘遊子
銖楚天雲暗逐臣衣老農帶濕鋤新麥野店無煙掩
舊扉遙憶深閨頻悵望不禁歸思轉依依

過河間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三

三八七

長隄曲曲水融融新橋交加二麥豐倦策紫驢來冀
北喜看青雀似吳東人間赤石秦時篆天上黃河夏
后功獻邸卽今何處是洋洋大國有遺風

過雄縣大似水鄉和朱伯綰韻

三千赤縣獨稱雄帝里盈盈在望中沙斷泉流驚作
雨橋危影落喜成虹慢看稚子沿溪釣疑有雙魚尺
素通莫怪征人轉愁絕依然風景似江東

輓秦子聲

漫憶當年共事時半稱老友半稱師學探二酉功難

綢遇歷千辛數信奇天上競傳添佛子人間偏惜少
佳兒傷心不獨空文社古道誰能更復持

輓喬與立

尚記河梁話別時忽聞鵬賦轉堪疑年方半百心如
死草未成玄鬢已絲咄咄誰消長夜恨飄飄空帶美
人姿相思竟爾不相見忍聽山陽笛暗吹

悼亡友俞子如

墓草青青尚未陳看君門外半荆榛生前豈少銜恩
士死後偏多射影人共抱孤悲因類鬼誰能越視竟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四

三五

如秦山陽淚落非關笛世道羊腸倍愴神

贈慈谿家師沈龍南六十

伏生九十尚爲師況爾猶當據鞍時長欽每從吳市
解片帆歲傍越山移江頭春酒常沾醉海上群蒙半
入帷莫呀五侯多繾綣投膠何處不相宜

乙未下第別孫淇澳年丈

每憶南樓倚夕熏中宵看劍細論文相期共醉呼明
月不謂臨歧愴暮雲我已彈冠誇貢禹君猶執手惜
劉蕡須知纓組尋常物莫改初心逐世紛

和杜袁度夏日山齋見懷作

連陰五月似三秋四壁苔深綠暗浮雨濕殘花隨葉
卧風迴斷梗逐增流去年燕市同呼酒此日蕭齋獨
對愁更是憂人最無賴嚶嚶鳴鳥喜相求

壽戴芳洲八十

江東姓氏許誰先八十仙翁更少年漫吸金莖留綠
鬢閒揮玉塵吐青蓮尊前共舞雲中翮門外時來雪
夜船始信長生無秘訣塵緣消盡是芝田

壽杜虛江先生八十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五

高才杜聖氣昂藏早製芙蓉避世裝懶對雞群青復
白笑看蟻穴醒尤狂雙垂綠鬢人如玉獨草玄經字
有霜太史遙占乾象好德星應是照東方

送胡冲野初應南宮試

看君意氣自翩翩始信逢年勝力田仗劍便能稱漢
將鳴鑣還擬勒燕然筵開好獻稱生賦風利從揮祖
氏鞭此去高陽多酒伴麴車遇處莫流涎

題紫芝圖贈韓伯達

百年幾見一人閑羨爾浮沉別有天偶向坐中空幻

影便於塵外得真詮數莖欲斷因詩瘦四壁徒存了
世緣藉令曩時生計在飛蓬何處覓芝田

贈吳五卿

千秋五柳擅高名此日高人字五卿赤膽傾來真氣
合黃庭寫就白雲生持籌綽有經時畧環堵蕭然出
世情莫向西風怨憔悴長條應傍曉春明

戊戌歲遇孫淇澳年丈於德州道中隔水譚寒
暄悵然賦此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六

千旌搖曳衛河明報道仙郎上苑行漫說行藏千里
隔可憐邂逅一江橫然泰東閣卿雲事搔首西風巢
許盟聞道故園松菊好登瀛未肯羨班生

送龐混成歸嶺南

鳳雛自昔推高士慷慨如君信可儔不效寒蟬抱空
葉屢從羣婦泣孤舟豈爲一官甘百折願將三刖博
千秋方今拊髀思頗牧未許東陵有故侯

送青浦丁丞

昔年燕市喜聯牀文藻翩翩偈夜光共擬扶搖鵬欲
奮何期枳棘鳳來翔才高且自嘗雞肋俸薄還須典

驪驪此日已知丞不負風生何處不飛揚

壽湖州沈年伯

君家奕葉舊簪纓小試花封早擅名坦腹不難解冠
虎吹毛何事却儒生公能以誠感稅使而人計時竟以結快報罷耶鄉鴈
影千秋業苞水鷗盟五柳情更羨雲英同舉案九霞
捧出總連城

壽廣平王年伯

突兀天臺渾水平高人猶是舊耆英譚經白社誇三
樂列鼎清時讓五更雲護千秋槐里蔭風沅四野彥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七

方名試看繞膝多庭玉遙卜雙星分外明

題房年伯八十雙壽冊

勲名萬里正遲遲忽憶松花滿舊枝洛社喜添司馬
王漢庭猶藉伏生師義皇白日惟開卷綺皓青山只
采芝更羨雙星齊耀彩捧觴五色鳳毛奇

壽民部馮年丈老年伯

姑射迢迢氣鬱蔥真人猶憶舊唐風含香粉署堪題
柱曳裾侯門喜放籠歷盡冰心終自白種成桃實竟
垂紅簪纓累葉紆籌策不羨當年大小馮尊人亦曾為民部郎

題李銓部尊人壽冊

迢迢大庾含真氣縹渺靈池有隱仙不向冰天開絳
帳却從桂海覓丹鉛悟來白社千年秘種得藍田萬
頃煙試看典宗能負荷豫章芳譽許誰先

送朱季則還水部時不佞亦將偕計

尚記歸時露始霜金風纔動又長楊鳴鑣 帝里

含難舌回首家山憶鴈行慷慨看君堪應宿差池媿
我逐飛黃誰令易水俱爲酒相對狂歌上萬觴

春日遇趙繩之金萬里共酌和萬里韻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八

乘春且學少年遊燕子猶餘舊日樓隨地不妨開笑
口逢人最喜正凝眸坐傾白雪雲流漫杯落紅粧花
影稠夜半江城明月滿恍疑身世在羅浮

送喬中翰還朝

使者乘秋賦遠行清尊明月故人情香分芸閣唐中
秘光借藜燈漢雨京天上三台脩世講人間五色擅
才名燕山紙價知應貴視草今朝屬馬卿

送朱爾實從兄入楚修 興陵

黃浦寒潮送客船翩翩藻思杜青蓮香生棣萼人如

玉月照梅花酒似泉惠鬱楚天瞻王氣迢遙吳地望
飛仙衡陽路上多征鴈歸信頻將尺素傳

長至日賦送季則水部入楚修興陵

歲晚寒風吹驕驕輶車偏逐楚雪正月明漢水瞻龍
氣雪滿衡陽數鴈行望重不妨童敬侶調高莫向郢
中揚相思千里情何極此日先添一線長

題秋浦圖賀張秋浦遷居

風流平子卓縣與塵境超然此結廬架有圖書堪把
玩隣無弦管覺清虛蛾眉畫就雲生座鱸膾盛來月

四然齋

卷之十

三十九

滿除幾處兼葭倍惆悵伊人宛在水中品

送趙繩之北上應試

三月江頭競采蘭蕭蕭班馬劔鋒寒雞臆幾共論風
雨羊角俄驚快羽翰飛將固知爭出塞營平應自獨
登壇故人寂寞玄亭久遙憶秋光爲整冠

送朱幼裳入都侍尊公

朱家俠節自來豪公子翩翩稱水曹雲繞丹霄催客
騎風迴紅雨點征袍吳江此日看鴻翼燕市明朝有
鳳毛遙憶停驂先問舊言余潦倒讀離騷

甲辰中秋夜宿良鄉有感

策馬長安纔一日停車問夜說中秋主人避客塵生
釜野館頽垣月滿頭世事一燈村酒話鄉心千里暮
雲流雖然不作關門氣尉吏休猜是故侯

河間道中遇杜袁度王叔朋聞得孫志喜

客裏逢人已自嘉況聞戶內長蘭芽克間敢說于公
澤着勝慙非荀令家古道千山多紫氣故園三徑半
黃花何時濁酒酬佳節醉看梧桐月影斜

秋日從陸行登舟志喜

四然齋

卷之十

四十

歷盡山程到渡頭沿堤蘋蓼滿天秋得與不必彈馮
欽倦馬還須問李舟雙漿聲隨征鴈度片帆影逐亂
螢流勞人處處思安枕安得慈航遍九州

壽宣城張年丈年伯母

黃山萬仞鬱嶙峋千載浮丘尚新克駟于公能種
德輓車桓母更勞神閑家不獨稱闔秀砥節真堪尚
古人携得天香佐椒酒葡萄還許下楓宸

秋日過呂梁懷朱李則丈卧病

曾記登樓把酒日遙看雲夢氣堪蒸公並未解相如

渴玉露偏填宋子膺數載飛蓬腰欲折幾回沉壁篴
先乘停驂細說河渠事喜脫纓縈勝廣陵

冬日過關山遇雪

朔風吹雪雪花輕天外參差鴈影橫歸思依依多俗
態浮雲裏裏似塵情千盤峻嶺雙輪轉萬里長江匹
練明聞說故園梅漸放好持椒酒祝長生

壽朱見淙翁九十

衡門草坐獨開襟清夜懸知不愧衾展卷惟濡天上
露披裘偏却道旁金三千大界紅塵地九十餘年赤

四然齋卷之十

四十五

子心豈爲百齡誇數歲寒碩果世應欽

壽隆賜張年伯

當年聲價重文園雲夢翩翩吐復吞把握明珠稱世
寶零蕭清露下天閨高懷不抱西河戚俠興時開北
海尊更羨長文陪後乘好將通德爲題門

壽嘉定陳侯尊人

八斗才高百尺樓明光賦就彩雲流太常事爲隣居
駸駸名留第五收繞膝真堪當
吳鈞元方釀得桃花酒子舍誰能似太丘

壽吳母

柱史當年未履雄夫君曾此挹高風獨憐中道違天
早却使深閨舞鏡空機影穿牕朝輓鹿
九熊試看膝下翩翩者不羨行行青海驄

甲辰春高阜甫計事畢還楚聞余南宮報以詩

見寄依韻奉答

十年聚首論風雨一日分携逐鴈飛遙憶雄心照秋
水自慙短髮試春衣漫看燕市花千色爲問桓公樹
幾圍惆悵荆高何處合開械聊爾慰調餽

四然齋卷之十

四十五

題嚴州毛年丈公祖兩尊人雙壽

石英百尺散天葩遙望雙星闥麗華葛几憑時能化
虎潘輿到處欲生花峯頭月朗千門色江上風清萬
石家最喜庭前椒酒熟官袍乍着帶雲霞

贈同寅張曙海往豫章恤錄兼壽太夫人七十

東海論交舊識荆鹿車懿訓蚤知名勤行采藻頻傾
橐遍恤連枝笑頡頏正憶秋雲生粉署喜將春雨下
華清仙郎原是張廷尉況有高堂問反平

朱爾正再之申州省季則兄時爾正方賀乘龍

之喜兼有獲麟之期賦以贈之

君行慣在雪深時此去看君行道遍天上魚書猶未
下人間鴛侶正相思帆前漫憶廻文錦夢裏先成春
草詩仗劍不須頻顧盼歸來五色鳳毛奇

壽吳年伯七十

梅花方暖酒方清七十仙翁漢五更鶴髮翩翩來閬
苑鳳毛矯矯起瑤京香分北闕金莖露歌徹南山玉
管笙更羨不勞頻陟屺使星常傍壽星明

贈楚地師張鳳山

四然齋

卷之十

四

五

衡岳山人下碧巖手持綠玉過江東竭隄飛鴈芒鞋
敝遙識眠牛慧眼空遊遍五湖看似鏡興豪千日吸
如虹箇中秘訣君須記惟有子門最鬱蔥

聞著泉劉黃門訃

甲浦森森花正紅遙瞻青瑣望春風俄傳鵬賦還疑
夢誰信鴻冥似轉蓬駿骨一朝空冀北衮衣千載憶
吳東傷心白馬無由達遺像依然在闕宮

四然齋藏稿卷之十終

四然齋稿跋

春束髮而遊吾師之門凡經傳書史疑義與
夫時制之好醜得失無一不取証於吾師間
有所未即解攻難或至再三乃吾師亦不以
春不敏俟於指示有問必析肌理剔精髓
剖分如在目前聽之朗朗不覺蓬心自豁如是
踰年就院試補博士弟子又踰季遂領鄉

跋

薦是吾師之有大造於春也及上公車落
羽南還復從吾師遊吾師乘桴海上或避
跡禪林春無不鼓篋負笈隨者暨甲午吾
師舉於燕乙未從吾師同就南宮試蹶而
歸復從吾師於城西靜舍朝夕磨礪吾師
識益精學益博文益高妙春之得於領受
者益多已而吾師成進士為

天子守比部春猶然故我嘗自恨才下有
負於師教又歎今而後安所稟仰朝夕奉
為指南將終焉已矣而吾師刻經書制義
後重刻其所為古文辭春讀之卒業恍然
如侍左右而聆謦咳因校讐其魯魚而有
感於今昔之際輒為道其生平如此蓋遊
吾師之門者固多名碩乃陶鑄深而信從

跋

久似無能踰春即盧植之於馬南郡楊龜
山之於程伊川當不是過第規學殖非盧
楊兩君耳至吾師經濟大業不朽盛事畧
於是編見其一斑當世學士大夫自具隻
眼愚何敢贅

門人王偕春子與父謹跋

四然齋藏稿跋

黃氏世家東海而喜藏書自曾王父占吳
門沈石田文衡山諸名家遊而王伯父獲
估舅氏陸文裕儼山前朝夕問弄揚花今
古漁獵典墳稱東海聞人迄余小子才不
數奇抑王受經生業不暇先世老細篋
灰注矣又幸今伯父穀城翁邇至水木

不夷余小子也刻其鄉會硃卷諸書制義
與今古文詞皆得占雋對王役遂令東
海上謂黃氏世有文獻生余小子敢願承
之自曾王父而六實嘉伯父之賜因不
揣而附焉言於末簡

姪仲訥謹跋



四然齋集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黃體元撰體元字長卿穀城人萬厯甲辰進士

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是集體元所自編取中和

集身心世事謂之四緣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世

混然委事自然之語故以四然名齋因以名集蓋

明季士大夫號一氏者十之九也

皆春園集四卷

〔明〕陳完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皆春園集

四卷》提要

四庫全書中有忠厚書莊主人妻次年見青人本初惜為此位
中臣學順能謝書亦頗能收書然其書價財至日升幾不能
遂便余與之交易不多然所獲諸書則以頗精此皆春園集
另九章舊唐書本末外則其人別具中罕見之本據行杜佳
入手新書未解俾余如獲書表火可獲也後得袁諸本雖古
余備以鈔本戲辭同徑都品而才則都罕見也集尚有兩表
紙行跋書本未明刻古川畢海華才精以海便未合亦能購也
合口大雨早華展書及世聊記書高三十八年五月十日五夜



皆春園集叙

通州桐柏水之南與姑蘓挾海
之姑蘓多文人或父子兄弟相繼
以海為靈通常亦有就者後從長
弟見陳思進省即貌敦而溫明示
我其父書乃司寇甚流博乃客曰
非徒其父子然已省其季父為
孝廉名甫亦盛有所蓄不能去太
夫人方壯遂絕意都試猶有詩歌
又述如干卷襍剞劂餘怒潔穠
映乃極其體如其人即不能必其家
鍾海之靈也吾見夫冠冕貴人之
作矣其與周流唱答者四之三貴人
也吾知其勉相叶不能自寫其情過

所名錄而什久乃已遊矣報序或為詩
無已淺乎其人如是二為山人者又以此
吹簾道中矣諸生迫學政者不敢
風流為文詞可記論語諸書而必省
記者乃獨舉於鄉者難習坊依筆
都六試第即後不得然如小子為孝廉
放矣猶讀書然不能於世忘所讀書
後因忘去嘗以小樂府識涉時世俗扣
為疵吾悔前時教上表官仕矣如陳名
甫者豈不為吾用其孝廉者乎筆歌
華黍以娛其親清謳少呂以遊其賓海
上之歎已為至矣此天下孝廉人所不
能曉取者焉可也傳乎已而其從子
里父其末言曰且傳矣因以予言為端云

易學丁亥仲夏望月陽川湯叔祖撰



陳海沙先生集序

海沙陳先生者故司教桂國為學
如少而學司教而即以穎敏著聲
學成而為南畿兩子鄉薦為性好
古詩文習後博習之而自得之
自喜視世習之末世之好也司教
嘗見其操茗松新曰以是求之
駒也如月以水之海上春霞亦如
所出太昧人習漸高先生操茗亦
自曰古之人尚不以三石易一日養
吾何以區之一第為我遂十五年
充長安道以吾間見存而且靜學
不輟人高之乃既太昧人見背先
生蓋絕意之故乃上狀乞 恩以還

操為帝使都事遂守一掃靴大
惜其力於作者之林人愈高之然免
生而詩文多存稿性急至令見
在者不過十之一二而止先生於書史
泰升坪云書史乃今之傳將刊書
島以遺余且命之叙夫詩文雖無
事然極之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書集圖集

卷中

二

而書始亦通事是也昔人謂本不
里亦苦終亦足以訪極之學士大夫亦
吏事亦取方秘要於王事況中
利祿者日有之不通自性性就實
萬好之孰肯彈思研精以希
古之業家夫山林隱逸居間多事
以詞翰為藝一續之用心者其苦於

家閒歟無少壯宏肆之是僅為小
成以是作者如林而什之能年終名
世者其指之而能為者惟先生家
傳素業之學多淵源又散居川
表如十年得以道達於竹素之園
遂乎藻繪之府是為學士大夫之
為德之精又者山林隱逸之精專是為

書集圖集

卷中

三

為藩輩之憂蓋西之愛玉貨臺箱
直與海內諸宗正裔驅逐駕之為免
後也嗟乎古稱之不朽曰立德立功立
先生為東坡位固少及以力業見於
世惟德之乃能為之者之氣抑
何之盛歟惟予為大名時常守日數
弱祿之也一素為之輔第一因以稱

為門下士々又以家子受其什評云

而獲挂名於先生之集末也先生

平之厚幸以故承命遂如外郡而

為著述也先生有石書不徒以序

少史也為紀之者々々人誦慕不

衰々先生家孝法亦廉石氏又

益以文雅以世親彼之遠者云

皆春園集

序

四

才此良史而之先生之言乃為之

向佳之云因搦管以揮之焉感

焉云

為唐之文著述也先生進士始友大

夫守大節而結陵如河循撫



皆春園集叙

黃裳孫藏
市書印記

余童時稍知問學即聞海上知名

之士必屈指海沙公云令甲以經

術取士抱藝者佔俾宋儒剽繪章

句競進一時而墳典百氏秦漢諸

家謂無當于用置而弗譚空文費

譽即微蹠仕版眇一言以傳後君

皆春園集

序

一

子甲之海沙公獨超恒識上宗史

漢好古文詞不規々作經生語而

伯氏司冠公夙擅藻譽著述多奇

先後並馳得家傳之正脉每校文

者未嘗不首錄公又性耿潔尚志

節凝然端峙不泛交游日處一室

鍵關默坐左右圖書于古今述作

之林寰宇名物之勝列之傳記者
靡不神悟而心觀之既登薦則浮
淮泗歷齊魯服軾於燕趙之都已
又渡江入秣陵名區勝槩縱觀遠
覽蓄抱益暢吊古抒懷見之吟咏
必模魏晉時出入于初唐綜摭阮
周詮著有本故其為詞賦也皆發
自性情根極理道見其命詞冲雅
不喜綺縠體裁質任不工剪綴格
力融渾不立矯壯意象新脫不落
塵滓氣味和平不尚憤激襟期愉
快不蹈悲鬱卓哉秦漢之軌而洋
洋乎晉魏之膏也吁可傳哉夫公
壯歲登科蔚然博物出其所詣即

矯翮雲霄射策金馬特於拾易
耳顧恬脩高蹈不上春官或勸之
仕則曰哲士高賢流聲垂耀昭不
朽者獨功名已哉或耽絢素或牽
圭組人之情各有所操也必繫形
屏息俯仰于貴人之前何為耶今
聖天子搜隱崇逸異公之賢特授秩
留臺公聞
命惟具袍笏謝
聖恩退即篋之拓徑蒔卉以于彭澤
植菊數十枝對酒放歌恍無今昔
觀其自咏曰何用浮生亦姓陶蓋
自負云然而才質志節真彭澤也
子長曰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

數惟僣儻非常之士稱爲公之集
出而海內知言士傳讀之金聲玉
色朗、照人耳目揚旌鑄範稱于
將來寧有既乎茲公之長身而所
志者必于此而不于彼也視世之
樹一事達一言欲箇不朽之業眇
矣眇矣余也鄙無能名其言讀公

之集謹叙其事于端簡

萬曆丁亥春仲既望郡人袁隨書



皆春園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似山爲同年石維信賦

秋日感懷次鄧都閩

秋夜再次都閩韻

題宦海恩波卷

送周郡博守制南還

題任文學墓椿卷

石維信索贈廼翁小園賦此

慰同年章子常悼內

送張別駕北上

七言古詩

畫竹卷爲浪仙徐相士題

謝太興祖母哀挽卷

菊潭爲丹陽張醫士賦

題陶廣文葡萄畫

湘燕篇

爲龔孝廉賦鶴來徵壽篇

題畫四首

五言律詩

送何廣文之江夏

送鄭羽士還天台

游使君招飲狼山席間次韻

晚泊利和遲友人不至二首

避寇寫懷二首

秋日過王別駕觀菊次韻

皆春園集

目錄

下

楊叅戎館中賞菊

九日同張選伯年丈遊牛首山次韻

汪孝廉夢南風韻清逸蔚有詞藻與余

落第同遊秣陵甚懽賦此以贈

同年薛儼伯父母偕壽

壽保翁七十

壽王拙齋

壽劉松隱

贈太學祈生

別歐孝廉

送陳孝廉

題徐君竹軒卷

題魏生晴湖卷

題葛翁漁隱卷

紫微園讌集時長公在告

元夕同盧子明朱右文二山人錢之青

袁君績二秀才觀燈

暮春同袁君貢錢遇明二秀才暨從子

皆春園集

目錄

下

大震大益西園餞春

三月晦日載酒邀葛士隆王元立王元

受徐子醇暨姪大倫江上送春

夏日同顧明卿盧子明避暑

西野堂再偕盧顧二山人避暑

南村秋興二首

五日雨霽

九日對雨二首

秋暮偕丁汝儀孫尚通二文學再泛倉

河

送陸上人還江陰

送全上人還徐

送郭羽士還武當

送俞儒賢還浙

方塘

小沔

雪窩

雪洞

皆春園集
目錄

四

菊枕

田家樂二首

自壽二首

自述二首

學稼

種花

教戲

教舞

白下汪孝廉以近作見示率爾有答

汪孝廉客中見過

旅邸辱汪孝廉見招寄謝

先司冠長公會携遊北山詩中有人是

惠連之句已忽忽十載矣日來過此

用原韻志感一首

先長公名與上人所居爲伴雲窩用原

韻漫興一首

再過伴雲窩卽事用前韻

雞鳴山憑虛閣小集賦得壁間韻

皆春園集
目錄

五

一隅清趣卷爲萬翁題

挽孫必載文學

挽朱于成文學

卷之二

七言律詩

擬賈至舍人春日早朝

京邸憶歸

下第東歸

偕朱比部惟誠西郊尋春

酬王計部子慎來問近况

題王孔彰太守德政卷

夏日雨後西堂卽事

壽黃侍御汝清七十

送孫必忠宰分水

送凌祥伯之閩

送凌伯宗之姚江

送陳蒲石之燕

賀吳孝廉汝才尊翁

皆春園集

目錄

木

瞻雲遙祝卷

壽陳太夫人六十

英遊侍膳卷

病起簡社中諸子

送蘭畹朱公子還浙

送趙廣文還滇南趙以誣罷官

秋夜感懷

樓居眺望

病中李都督見訊賦謝

病起自述兼簡李都督

陳元道見懷次韻答之

東墅卽事

童公子從余游慧而能文甫閱歲從若

翁西歸悵然傷離爰贈斯作

壽焦封君七十

壽梁祿峯六十

壽王朝國八十

壽王承學七十

皆春園集

目錄

七

壽趙太夫人七十

壽王尚載六十

壽叔祖八十

郊居雨霽

秋日招盧子敬單伯登朱右文吳潛孺

泛舟倉河

秋夜集盧子敬朱右文吳潛孺席間分

韻得週字

秋杪同凌有孚曹思卿再泛倉河因慙

毘羅閣

冬日卽事

臘殘看雪有感

屈州守太衡訝予不出以詩見促寄謝

二首

新春西堂試筆

西郊同表君績曹思卿徐士瞻凌子起

及實甫弟探春

春日林登卿刺史過皆春園看花賦此

皆春園集

目錄

八

病起同表君績凌子起曹思卿登毘羅

閣

偕朱右文單伯登吳潛孺再登毘羅閣

春日集凌有孚徐士瞻暨弟實甫西園

漫興

江亭餞別林登卿水部

登東山

西園懷古

秋日林居雜興

秋晚西園獨坐

重陽後二日集社中諸子二首

傷秋

卧病

病起

乞菊

對菊

半村

蒲塘卷爲仲兄賦

皆春園集

目錄

九

樂山

渡江

對雪

病鶴

梅花燈

老妓

紅梅

白蓮

題趣竹卷

題夢梅卷

題方竹杖

題雪漁卷

題小溪卷

胡子與余客秣陵拉余爲花間之遊余

以疾辭詰朝以詩來驕其所遇意復

相嘲賦此答之

榮歸祝壽卷爲孫郡博題

于成朱子物故久矣令嗣右文以哀挽

皆春園集

目錄

十一

卷見示讀之酸楚賦此歸之

題龍河仙術卷

題小塘清趣卷

雲峯上人

贈清靜老人

和潘立卿年丈遊天關山韻

贈脩真康山人

高太守病瘍魯醫士刻日而愈固却謝

儀因贈一律併呈高公

題美人玉真卷

題美人雲竹卷

江上別陳孝廉野菴

江上送楊寒泉良醫

挽劉玉湖先生

挽顧隱翁世臣二首

懷胡節推湔侗

寄屈州牧太衡

偕友人納涼

皆春園集

目錄

十一

綠珠墜樓

東山用先長公原韻寓感

戲筆次顧明卿韻

贈曹子善暨迺配雙壽

壽顧思守七十

七言絕句

北上

憶家

抵廬

入園

北歸再書事四首

贈張計部歸隱

送王計部北還

送王鴻臚歸養

送冒太學

送婁太學

懷凌良甫

寄陳子模

皆春園集

目錄

十一

狼山血戰卷贈朱貳守二首

四時士女圖爲薛子清題四首

題雜畫六首

題四時漁翁二畫幃二首

問陳子模疾二首

遲凌良甫觀梅二首

病中聞牡丹盛開賦此自遣二首

病中園丁日摘新花供玩喜而賦此二

首

題松鶴卷

題青谷卷

牧羝圖

出塞圖

棄瓢圖

尋梅圖

千峯曉色

萬壑松濤

菜花

皆春園集

目錄

十一

荻花

新茶

新芋

紅蘭

白蓮

紅梅

泛雪

課農二首

斲笋

種棗

觀棠

摘桂

鵲噪

燈花

松鼠

都了

對鏡

買琴

皆春園集

目錄

十四

秋閨四首

閨怨四首

晚偕單伯登凌有孚天寧寺尋僧二首

偕王君衡莊以敬莊以威三文學尋春

二首

中秋集盧子敬朱右文吳潛孺以不見

月用家樂侑觴席上限四韻各賦四

首

張生克舉李生宗商持便面索題遂賦

五言各一絕

卷之三

序文

贈郡大夫少川曹公任兗州序

賀朱侯葑溪膺獎序

賀舊川劉先生榮褒序

賀郡伯巽亭李公臺獎序

贈郡守行野游公擢地官大夫序

再賀郡侯游先生之民部序

皆春園集

目錄

十五

贈都護李公序

賀介石翟州守膺獎序

贈党公濟西還守淮陰序

壽大憲伯邦江李公八十序

贈朱侯之邵武序

賀叅戎黑君榮壽序

賀靜菴李郡侯膺獎序

贈別駕歐強山膺獎序

壽年伯母徐太夫人序

賀保君喬卿入太學序

慶陳母楊孺人七袞序

贈凌君和叔任顓縣序

壽曾母劉太夫人六十序

送太學生成君註銓還鄉序

送何明府還姑蘇

拱壽圖爲王太宜人壽序

贈陳熙菴入太學詩序

壽孫君世高七袞序

皆春園集

目錄

六

賀吳隱君榮壽序

詞場合壁小引

晴湖詩卷序

卷之四

帳詞

送鍾太守入覲帳詞并引

賀朱別駕平寇帳詞并引

送張郡倅北擢帳詞并引

送朱比部之邵武帳詞并引

賀李侯保障成功帳詞并引

壽陳處士七袞帳詞并引

祭文

祭文山先生文

祭胡文定公文

西閼江樓成祭土神文

祭靜齋李太守文

祭封翁郭太宰父文

祭都憲凌公文

皆春園集

目錄

七

祭錢封翁暨夫人文

祭封翁黃先生文

祭曹上虞文

同年祭蔣圻鎮母夫人文

祭表明府興之文

祭楊經府嘉會文

祭陳文學子模文

祭靜齋府君文 代作

祭黃翁文 代作

墓誌銘

尤母徐孺人墓誌銘

墓表

故冠縣丞徐公墓表

行狀

湖東何先生行狀

皆春園集目錄

皆春園集

目錄

丈

皆春園集卷之一

通郡海沙陳完

五言古詩

似山爲同年石維信賦

南譙地幽邃迥與市朝隔青壁擁萬尋紅泉瀉
千尺此間有高士金闥未通籍衣冠存古態車
馬厭塵跡一腔道義心凝然介于石雅號似山
子對山讀周易爽氣日夕至時時清几席筆毫
漬墨花著作日堆積辟彼匣中劍時平且自掩
亦有琴在囊調高仍自惜峻嶒勵永操沉冥養
雲翮那羨米家航詎營楊子宅雙足立高地天
光近虛碧一朝弓旌聘登庸履華劇意氣凌千
仞措手皆偉績慚余海濱人長著登山屐詩成
遙寄贈緬焉想高格

秋日感懷次鄧都閫

鯨波漾滄海陰雲結孤嶠悲秋擬作賦而我寡
才調涼風吹鬢毛輾然成獨笑平生慕經濟所
以謝耕釣寄跡蓬畢間時聞鼓角噪有懷正靡

樂慰藉誰相召將軍雅好文餘光許分照壺壺
聽談兵倭奴猶聚嘯願公剪餘孽褒功厓飛詔
吾亦葺吾廬坐探靜中妙

秋夜再次都閩韻

城頭柝聲急島夷猶跳梁人窮莽離散鬼哭彌
悽傷感此坐中夜因依薜荔牆東吐月華爛西
垂斗柄長仰睇時興思拯亂無奇方我有匣中
劍熒熒露精光我有圯上書縷縷牽衷腸憑誰
共籌畫四海歸一匡時運值多蹇詎敢私揣量
倦來欲交睫且據方竹牀倘夢入華胥暫與人
世忘

題宦海恩波卷

細數蜀道難劍門先屈指川聲似雷吼山勢帶
雲起吾鄉柳溪翁勞勞爲貧仕驅車方問津身
殞逮妻子空遺苜蓿盤蕭然蔽塵滓枯骨誰能
收深壑拚填委幸逢胡使君禍真福所倚捐金
助三喪護持歸萬里丘原封馬鬣崇朝見碣磨
陰德齊范老胡不介壽祉壽比淮之山福比淮

之水頌歌動儒紳勝事傳千紀

送周郡博守制南還

涼風吹海樹樹上鳴鷓鴣夫子繫何之歲晏衆
芳輟平生懷孝廉五斗愧腰折澹然首荷盤真
趣自怡悅偶登尊經閣延望湖南切忽見老人
星中宵耿光滅感此涕如雨晨興戒車轍離魂
倏欲斷悲風動縷經青衿集祖帳含淒一以別
陰功滿桃李待聘多英傑楚水何迢迢楚山何
嶢嶢山高水復長憂心曷云闕

題任文學慕椿卷

燕山入天際靈椿沐華滋長期八千歲遙接蟠
桃枝西風一夕勁摧折無容姿孤雲抱寒月烏
鵲驚巢危孝子感物化衷腸結哀思九原隔人
世几杖應難隨願言讀父書乘此少壯時顯揚
在移孝慰爾堂上慈

石維信索贈廼翁小園賦此

爲園背城郭山水相回互遙知三畝間花竹紛
無數墻低卧花枝亭虛環竹樹鳳雛飛且鳴嘉

景四時聚主人卜幽勝日涉已成趣獨酌一尊
開靜觀雙屐駐澹然心寡管收春入詩句人閒
地更寂棲遲有餘裕啖彼金谷園繁華若朝暮
秋風吹野蒿荒落傷行路

慰同年章子常悼內

之子于歸日正值桃夭時新妝耀華閭孔雀珊
瑚枝幸君早擢桂喜溢雙蛾眉相隨入賢關勸
讀供晨炊同歌雞鳴詩百年以爲期胡然構奇
疾一朝與君辭孤月照香寢寒風吹總帷瑤琴
斷素絃寶鏡生蟲絲客夜不成寐悠悠勞夢思
家山阻且脩芳魂眇何之昔爲並翼鳥相倚棲
江湄今爲桃李花漂零隔路岐人生信如寄請
君休歎咨豈無迴鸞誥地下終解頤令德衆所
欽哀挽非吾私詩成一愴然相追送靈輶

送張別駕北上

文僖有孫子寒素似儒生半刺聊憑牒多才獨
擅名焚香供燕坐騎馬課春耕憲府褒勞勩山
州荷治平華途方展驥此日忽遷鶯詔領天恩

渥銜叨水部清歡聲傳衆口行色動雙旌岐路
甘棠繫河橋細柳繁淋漓斟別酒惆悵見交情
莫理南歸棹須嚴北上程燕臺好承露早晚豎
金莖

七言古詩

畫竹卷爲浪仙徐相士題

畫家畫竹難爲工蕭郎文老俱稱雄國朝亦有
夏太常瀟湘秋意涵胸中筆鋒飛走踵芳躅漫
洒數竿殊不俗風稍露葉疑未乾括眼森森皆
綠玉此圖清絕誰堪携浪仙高踪與竹齊乞來
誇躍是真蹟仰天欲呼雙鳳棲呂公妙法更叅
透閱人竹下談休咎迂狂愛酒不愛錢旅食雖
粗人獨秀顧我稜稜骨相寒山居環翠且盤桓
賦詩相贈還相問何時應詔呈琅玕

謝太興祖母哀挽卷

東山千仞盤羊腸丹崖翠壁遙相望湖水平開
亦千頃中間鷗鷺爭飛翔山靈水秀異人出節
婦初歸謝家室而今埋玉歲已深種種遺芳殊

可述憶昔年齡方及笄結縭早賦桃夭詩不辭
少小執箕箒俛首姑前習婦儀良人遘疾藥已
拙矢心刲股酬結髮一朝哀聲動薤歌手抱遺
孤纔七月從此容消粉黛除衣裁野苧食園蔬
塵掩菱花鸞不舞一燈長夜伴孀居更有賢聲
動閭里恤貧周困脫簪珥陰功垂蔭實樹蕃伊
昔謝庭堪婉美吁嗟往事休重論身後有兒還
有孫百年光景易消歇但留貞節標其門令孫
今宰淮南縣上考居然先獨占枳棘那堪鸞鳳

皆春園集

卷之一

六

菊潭爲丹陽張醫士賦

羨君家瞰寒潭住潭上寒花更無數幽香細散
漫不收翠影低涵渾欲注在甘南陽有菊水說
來解使童顏駐傳得從前簡易方長生不用丹
鑪兎方橋小徑斷浮埃白恰青鞋時散步一瓢
洞酌甘且馨恍如橘井中間趣不逐風花恣遊
賞不開蔬圃持齋素漸分真派濟四方活人隨

處陰功樹囊懸肘後不貯金揚芬播美收詞賦
更欲從君一問余疾染煙霞可能愈

題陶廣文葡萄畫

徐郎掉臂登我堂手持五尺麤錦囊須臾探出
畫一幅古樣橫披新樣妝却是西江陶谷老吏
隱鬢官鬢毛縞善調水墨寫葡萄真蹟今看殊
更好枝條分布斷復連離宮風景何依然龍鬚
裏裏拂雲漢馬乳盈盈可萬千個中清趣君能
識虛壁高懸動拂拭竹牀石枕午夢幽時共張
騫到西域覺來津津滋味長鎮家何需珍寶藏
不是海棠繪綠素携乞詞林爲發揚余昔摘文
期濟美曾辱陶師繆稱許詩成一嘯再披玩紫
霧蒼煙浮眼底

湘燕篇

美人家傍平康住舞榭歌樓第一部遶砌梨雲
細細浮隔簾花月溶溶度流蘇帳暖春光遲黃
鸝飛上垂楊枝一聲驚破合歡夢起來兀坐長
相思長相思悶且倦翠眉紅暈人爭羨愁眉凝

翠晚山低酒暈襯紅春色顫采采綃衣風謾飄
雙雙羅襪波輕濺有時歌停疑遶梁有時舞罷
微沾汗漢宮昔稱趙婕妤婕妤分明今再見天
生麗質總難描傍人漫擬湘江燕聲名從此動
青樓王謝堂前未許留二十四橋明月在爲貪
風景住揚州逢人解作留人語羅扇先遮半面
羞無限芳情日飛動韶華唯恐逐東流美哉若
個人如玉門前車馬紛相簇劉郎豪興慣尋春
忽見瓊姿殊駭矚驪然一笑輕千金夜敵華筵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八

映紅燭煖玉盃金縷曲譙鼓頻敲何用促曾聞
天家乘紫鸞曾聞人世騎黃鵠何如對此瀟湘
燕似解煩襟就新沐誰道春來秋便歸原來比
翼兩相依千言萬語吐盟誓同過炎涼永不違
煙花香氣時時藹錦幄銀屏曲曲圍看來總是
陽臺夢雨閣雲停休淚揮休淚揮再思繹古來
人生貴行樂更喜知音共朝夕花衢來往日紛
紛買笑追懽同混跡還將折柳章臺人換取看
花曲江客

爲龔孝廉賦鶴來徵壽篇

君不見文臺千尺俯秦郵蒼煙紫霧如蓬丘又
不見珠湖之水清漣漪流光沆彩如瑤池雙豸
人家此間住秀脉靈源日回互薰風五月萱花
開慈母稀年慶初度華筵相對敞銀屏仙禽忽
漫來中庭鮮妍共訝丹砂頂皎潔爭看白雪翎
嘗考圖經知相鶴慣食青田飲丹壑飛鸞長自
冲雲霄延佇何緣入簾幙北堂清德宜延年丹
顏白髮將成仙人情物態宛相似長生帝遣來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九

先傳有時高憂清音吐有時低翔傍庭宇聲高
似協鳳簫鳴低翔欲伴斑衣舞鴨爐香裊晝遲
遲瑤臺影護蟠桃枝阿郎自是凌雲客歲擷水
桃獻壽卮倚閭試聽泥金報貤封佇見迴鸞誥
教子清朝樹羽儀彤管書賢勵貞操而我萱堂
壽節同詩成歸思轉倥傯君家勝事何由得縞
服玄裳望海東

題畫四首

連理枝頭花盡摘滿地綠陰供午寂游魚不返

鴈來遲錦字泥箋何處覓金釵半墜綠雲鬟千
里相思夢寤間侍女莫教開繡盒羞將螺黛畫
春山

紗厨曳曳薰風逗睡起紅綃衣半縐金蟬羞東
小蠻腰前日傷春今更瘦紈扇輕揮皎月形石
榴花下午陰停調成鸚鵡能人語誦得維摩四
字經

庭前小桂飄金粟簾捲西風涼意足紅藤小簾
坐吹簫慣作江南斷腸曲行人遙上木蘭舟暗
皆春園集 卷之一 十一

數歸期已暮秋二十四橋明月在不勝清夢遶
揚州

墻東兩兩紅梅樹亂鵲爭棲鳴不住合懽牀冷
夢初回畫屏空指巫山路玉屑停飛雪已乾獸
爐新火煮龍團悶將纖指投銀甲架上秦箏懶
去彈

五言律詩

送何廣文之江夏

何遜移官日南州落木初離亭一盃酒行李五

車書擢桂收新彥瞻雲近故廬不須栽苜蓿坐
食武昌魚

送鄭羽士還天台

不理南華卷長飄北海涯藥囊空歲月丹竈自
煙霞老詔新衰鬢歸憑舊泛槎天台山不遠猶
及碧桃花

游使君招飲狼山席間次韻

郡接蒼崖近官乘紫馬榮治平逢暇日登眺豁
閒情波晏鯨鯢靜霞飛草樹明酒酣呼衲子檻
皆春園集 卷之一 十一

外對吹笙

晚泊利和遲友人不至二首

望望高居遠寥寥暝色深魚蝦收小市煙火起
疎林接跡虛相擬含情澹不禁堤頭只延佇涼
露濕衣襟

遲子亦何久蓬窓月半明病懷聊欲展吟思漫
相縈霜落芙蓉瘁江空鴻鴈鳴一尊何日對忽
忽歲徂征

避寇寫懷二首

世亂棲蓬巷蕭然與市違甕頭新酒熟眼底故人稀立馬誰題柱聞雞自攬衣翻思清淨好何日叩禪扉

啼鳩流光迅從龍心事違歲登菰米熟兵解羽書稀多病閒行藥新涼早授衣清談堪慰藉無客過柴扉

秋日過王別駕觀菊次韻

一麾淹海上時序喜黃花客過長停轍官閑早放衙落英輕世味留種關霜華得趣題東署他

皆春園集

卷之一

十一

時障碧紗

登臺秋已杪種種菊猶存徑僻花無恙霜輕葉有痕杜陵多秀句陶令獨清尊我亦餐英慣幽懷許共論

楊叅戎館中賞菊

元戎秋駐節蕭酒愛黃花坐折頻呼酒行吟早放衙勲名終柱石情景半煙霞我亦霜中傑陪興未涯

九日同張選伯年丈遊牛首山次韻

客裏逢佳節迢迢策馬來野雲棲斷壁江水抱層臺對酒離懷遣題糕笑口開黃花并白鴈登眺喜相陪

汪孝廉夢南風韻清逸蔚有詞藻與余落第同遊秣陵甚懽賦此以贈

乘興遊南國黃梅半熟時青山朝對酒紅燭夜題詩蕭散心無碍清癯鬢未絲瑤琴休掛壁世上有鍾期

同年薛儼伯父母偕壽

皆春園集

卷之一

十一

清節龐公隱慈顏侃母賢喜逢稱慶日正合古稀年海鶴同巢穩蟠桃並蒂鮮會須供五鼎魚筍且登筵

壽保翁七十

勝國英雄裔明時富貴仙天真能靜養鶴算喜長延珠履堂中客桑麻海上田幸逢弧矢旦開宴小春天

壽王拙齋

六袞逢初度春深花未薦堂開龍管奏山近鶴

書傳生事同予拙鄉評羨汝賢試看栽種譜榕
樹獨長年

壽劉松隱

短短雙蓬鬢高高一草亭儒食菰米飯家訓太
玄經蕭散捐塵俗沉冥養性靈懸知稱壽日痛
飲學劉伶

贈太學祈生

有美祈公子垂髫識面時香焚青玉案琴操白
雲詞客邸悲離母賢關喜得師月中人愛汝須

皆春園集

卷之一

古

折最高枝

別歐孝廉

新柳那堪折河橋遠送君驪歌渾欲斷別酒未
成醺對榻曾聽雨還山且卧雲明堂需獻納莫
惜野人芹

送陳孝廉

有美吾宗彥清時作勝遊行吟首荷句坐擁鸛
鷺裘賸喜黃花酒俄驚碧樹秋那堪江上別風
雨送蘭舟

題徐君竹軒卷

郭外稀來往開軒面此君風簾搖翠浪石几蔭
蒼雲高卧迤三伏清吟趁半醺世徒空役役何
日出塵氛

題魏生晴湖卷

湖天一雨後朝日淨暉暉未擬嚴陵釣虛聞范
蠡歸繫舟菱葉合登席鰕魚肥莫話金鑾事浮
游興不違

題葛翁漁隱卷

欲作魚蝦侶飄然理釣舟乾坤雙草屨風雨一
羊裘跡避人煙市心涵海月秋醉鄉高卧穩無
夢到西周

紫薇園讌集時長公在告

骨肉頻年別江湖費夢思因來龍卧地得似鴈
行時積案猶書卷臨流已釣絲願言歌既翕操
几日相隨

元夕同盧子明朱右文二山人錢之青素

君續二秀才觀燈

傳柑逢雅節迂駕得高朋雪後寒容減樽前樂
事增香風凌翠袖寶月闌華燈更欲行歌去銀
花看未曾

暮春同袁君貢錢過明二秀才暨從子大

震大益西園餞春

尊酒綠方淡林花紅正稀東風嫌久住此日故
相違餘興留吟管殘香落舞衣麥秋清景好莫
謾過郊扉

三月晦日載酒邀葛士隆王元立王元受

皆春園集

卷之一

七

徐子醇暨姪大倫江上送春

花落不忍見而今春欲歸啼鵲空咽咽香霧尚
霏霏南浦離情黯東君會面稀林紅莫教掃轉
眼綠陰圓

夏日同顧明卿盧子明避暑

亭午火雲曳相携就綠陰彈棋驚鶴睡移榻厭
蟬吟地迴塵斷風傳涼氣侵雪山君莫憶留
此暫開襟

西野堂再偕盧顧二山人避暑

溽暑出門去黃埃滿眼前清風何處買小築有
林泉思渴呼烹茗歌嬌聽採蓮炎涼俱莫話箕
踞學顛仙

南村秋興二首

點檢囊蕭索唯餘郭外田稻梁含露頰魚蟹近
江鮮興劇償詩債微煩上稅錢四時都野景清
楚愛秋天

未作悲秋賦秋光照野扉稻雲嫌雨漬菊露喜
霜微閱世身長健棲巖願頗違太平風日好農

皆春園集

卷之一

七

圖漫相依

五日雨霽

江天梅雨歇正是浴蘭時宮扇開應喜離騷讀
更悲童分遙採藥客對謾拈卮吟思相纏苦無
勞繫絲絲

九日對雨二首

宿雨苦不歇蕭然獨倚樓未輸今日興翻憶隔
年秋詩澁黃花笑尊虛綠酒愁冥冥復鼎鼎須
信此生浮

病起意飛動杭香鱸美時那堪經宿雨竟負賞
秋期風物催詩急隣居送酒遲呼童理雙屐籬
下看瓊枝

秋暮偕丁汝儀孫尚通二文學再泛倉河
積雨添新漲拏舟兩度來漫憑魚鳥集聊作畫
圖開漁笛驕歌管僧茶混酒盃風波方滿眼半
隱不須猜

送陸上人還江陰

採藥遙乘興談禪久息機有生俱是幻何事亦
皆春園集

卷之一

九

懷歸海澗慈航渡天空錫杖飛入山秋正好松
月滿窓扉

送全上人還徐

賣藥海鄉遠還山秋序分煉形成瘦鶴飛錫拂
高雲淨社何年結清談此夜聞願分蓮鉢水爲
我洗塵氛

送郭羽士還武當

羽客淹江國江梅一度花暮年逢世亂歸路入
山賒身子還龍劍裝輕只鶴車靈根須靜養許

可漫無家

送俞儒醫還浙

我病身粗健君行春正來欲携燒藥鼎還上讀
書臺共話交情切翻嫌別酒催江鄉無可贈羸
得早梅開

方塘

出郭餘三里塘開半畝寬流雲清影澹浸月湛
光寒坡小旋栽竹身閑細采蘭林廬相映帶小
作畫圖看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九

小沔

曲河縈郭內閑沔木蘭船水影紅妝動沙留白
鳥眠乾坤一睥睨風月兩留連身世俱浮寄將
無結醉緣

雪窩

避喧成小築瓊玉喜繽紛地窄梅添景巢深鶴
作群清寒翻妬月虛白漫留雲尤自詩脾煖脩
然坐半醺

雪洞

小占洞天好冷然絕點瑕深寒欺竹葉虛白晃
梅花行步閒披氅尋幽懶泛槎一窩塵事少終
日對瑤華

菊枕

賸把金英歛依然一枕屏更囊差可擬鴛夢不
須經高閣藤牀淨輕圍紙帳馨陶潛時卧起醉
眼獨雙鶩

田家樂二首

總是農家樂誰言生事微香春紅稻熟閒捕白

青春圖集

卷之一

十

魚肥籍散鄉兵久門迎市客稀隔村聞鼓笛賽

社未曾歸

茆結溪邊屋桑栽海上田太平生聖世辛苦得
豐年喚婦斟村酒呼兒送社錢農書未須讀掛
角一牛鞭

自壽二首

林下逢初度梅開帶雪看行吟耽句壯習飲詫
孟乾落落常懸榻玄玄不煉丹焚香聊自壽溫
飽聖恩寬

養拙隨榕老辭榮伴鶴幽山林聊地主風月卽
天遊學種千年藥慚稱百尺樓希夷有家學高
枕復何求

自述二首

卧竹已成懶尋花聊放狂一筇留未策雙鬢倏
俱蒼仕路風雲窄壺天日月長浮辭慚弄筆憑
几對羲皇

增徹飛鴻遠巢危睡鶴安文章今已拙天地古
來寬暴藥防身病栽梅伴歲寒逍遙在何處華

青春圖集

卷之一

主

髮對青巒

學稼

長把農書閱聊從野性偏課耕青破隴分灌白
平川古意輕三辟浮生厭一廛短筇堪擊壤此
日是堯年

種花

小園剛十畝日涉是生涯不羨收春遠從教聚
景嘉蹊深翻宿土種異護新芽栽罷揮鋤去城
頭月吐華

教戲

頻年演家樂玩世任吾狂故事翻新調真容闕
假妝興亡千古促悲喜片時長不是司風勸人
閒總戲場

教舞

陽阿應節奏命爾好相求袖弱凌風起釵欹帶
月留醉觀聊醒眼欣賞或纏頭世態多翻覆貪
嬉且自由

白下汪孝廉以近作見示率爾有答

皆春園集

卷之一

圭

儒雅存吾道風流似晉賢眼前憐舊雨湖上送
新篇東壁臨軒照驪珠落紙圓陽春應寡和一
任士林傳

汪孝廉客中見過

隱隱鐘聲動高車軋軋來不嫌三市遠猶喜一
尊陪詩品推唐調風流羨楚材扳留非漫爾須
待月歌迴

旅邸辱汪孝廉見招寄謝

爲結同袍雅相招到客居綠浮淮市酒黃薦楚

江魚騰踏心方壯賡酬跡不踈流光須共惜已
是落花餘

先司寇長公會携遊北山詩中有人是惠

連之句已忽忽十載矣日來過此用原

韻志感一首

山景昔曾賞籃輿今再來欲賡靈運句殊乏惠
連才雨詫空花落霜驚旅鴈回攬衣還一振新
筇有高臺

先長公名與上所居爲伴雲窩用原韻

皆春園集

卷之一

圭

漫興一首

老衲陪雲處來遊引興長瘦軀三尺榻清景一
爐香羅密紫蝸舍花輕點鹿塲翻經悟禪學無
賦獻明王

再過伴雲窩卽事用前韻

老衲日高起木魚聲正長雲光明几石花氣雜
爐香喜閱清平世閑看夢幻塲且拚爲傲吏那
更事空王

雞鳴山憑虛閣小集賦得壁間韻

山接市朝近樓飛霄漢雄時逢黃落際人坐翠
微中混俗醒皆醉談禪色卽空冷然展雙腋直
欲御天風

一禹清趣卷爲萬翁題

避喧塵外迹小構竹間堂試暖翻花譜凌寒泛
月航一閑忙處得諸業靜中忘更喜閩山近容
分兩鬢蒼

挽孫必載文學

會面應無日傷心欲問天高原埋白壁流水絕

皆春園集

卷之一

五

朱弦寥落蘭亭酒淒涼薤露篇夜來看北斗何
處斷龍泉

挽朱于成文學

繁霜隕中夜憔悴一瓊枝不作青雲器空傳白
雪詞精魂期化鶴形影憶騎箕此日過芸館何
人爲解頤

皆春園集卷之二

通郡海沙陳完

七言律詩

擬賈至舍人春日早朝

曙色將開現彩雲雞人高唱隔花聞階前咫尺
龍顏近殿上東西雉尾分人世恍疑仙樂奏天
風輕拂御爐薰太平時節無囊疏欲罄愚忱獻
野芹

京邸憶歸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十一

浮名繫我客天涯牢落朝來苦憶家時倚艷歌
聊自遣尚餘豪氣向誰誇書來堂北萱逾茂病
起閨中鬢未華歸到故園春已去簷風吹老刺
桐花

下第東歸

琴劍飄然出帝都上林瓊樹未棲烏愛銜高調
仍工瑟肯爲浮名亦濫竽回首五雲猶隱約故
園三畝半荒蕪崇文門外傷遲暮誰遣生芻秣
白駒

偕朱比部惟誠西郊尋春

自笑朝來底事忙
同袍携酒共尋芳
早梅零落花堪惜
煙草新生葉未長
煖入流澌添澗水
寒留殘雪映茅堂
春光漫擬千金換
喜見堤頭柳色黃

酬王計部子慎來問近况

藥杵長春爲病軀
不妨辛苦惱家奴
種花常趁東風轉
對酒時將夜月呼
踈拙無才司執戟
清狂有興說當罏
相逢莫道閑人少
我已臨山占一區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二

題王孔彰太守德政卷

新政爭傳太守賢
才華原是玉堂仙
六龍回首驚天遠
五馬分符喜地偏
理劇不將詩卷輟
救荒常自俸錢捐
擬成野史須拈筆
坐傍棠陰取次編

夏日雨後西堂卽事

肺氣將蘇喜早涼
還携書帙過山堂
風牽牖北便高卧
冰索江南且謾嘗
荷葉試齊衣欲製
松

花慣釀酒初香坐來毛骨俱森爽
綠樹陰低又夕陽

壽黃侍御汝清七十

封事曾煩聖主開
功成歸隱碧山隈
一經家學流三世
十載官銜拜兩臺
尋樂謾憑玄鹿引
脩真時許白雲陪
春光正好逢初度
坐擷蟠桃沁酒盃

送孫必忠宰分水

十年懷劍心逾壯
百里分封宰亦尊
水合試聽嚴瀨響
山環須憶佛巖存
清勤不忝循良傳
徵召終沾雨露恩
西浙罷兵方買犢
課農長自到花村

皆春園集

卷之二

王

花村

送凌祥伯之閩

江頭煙樹繫樓船
把酒相看各黯然
隨世功名聊佐邑
少年文采共稱賢
鵬袍新製恩非忝
龍劍長懷思欲騫
君到宦鄉秋正好
桂花蘭草滿庭前

送凌伯宗之姚江

離歌一曲不堪聞
楚水吳山去住分
早歲執經長問我
高才爲簿始憐君
帆開白鳥迴沙渚
雨歇黃梅帶夕曛
見說姚江映烽火
好携龍劍淨妖氛

送陳蒲石之燕

寧親歲晏來江國
旅食淹留首荷盤
笑我論文頻解榻
羨君乘興欲彈冠
征袍遇暑思裁葛
祖席臨流賦采蘭
莫向天涯傷遠別
上林瓊樹待高翰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四

賀吳孝廉汝才尊翁

詔許高年受一官
布袍此日聖恩寬
五禽不演身長健
三徑初開興未闌
課子早分丹桂籍
尋真時躡碧山巒
里中耆舊知多少
猶自騎驢帶鶚冠

瞻雲遙祝卷

幾上南山望南海
白雲飛處是家園
八千路遠驚遊宦
七十翁強喜抱孫
鏡裏雪霜休上鬢
門前桃李盡知恩
喜將清祿分三釜
遙致新詞獻

一尊

壽陳太夫人六十

司馬官移東海上
斷機人老北堂間
壽徵鶴髮經秋長
恩戴鸞書隔歲頒
春酒熟時逢六袞
暮雲深處憶三山
腐儒家傍仙姑洞
欲爲慈顏乞九還

英遊侍膳卷

鳳皇城闕大江東
泛泛樓船咫尺通
白髮慈幃欽世德
青衫遊子羨家風
致身莫竚雲霄迥
愛日須虔菽水供
好去橋門聽講學
古來移孝更移忠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五

病起簡社中諸子

伏枕經秋伴藥鑪
形疑海鶴只臞臞
藕花香褪還堪嗅
梧葉聲乾漸欲鋪
搦管漫勞吟客和
登樓翻笑侍兒扶
自慚衰病無才思
病似相如苦未蘇

送蘭晚朱公子還浙

共喜君王召逐臣
却教公子作歸人
亂山雨歇

黃梅候新水船開白鷺津接武未騫雲外翮能
文先握席間珍懸知再晤真難卜把酒臨風一
愴神

送趙廣文還滇南趙以誣罷官

夜堂紅燭共論文明發河橋又送君一路平蕪
朝策馬五山芳樹晚停雲蘧蘧蝶夢非還是落
落萍踪聚復分萬里蒼茫望洱海雙魚消息幾
時聞

秋夜感懷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太

愁緒長牽故國書秋來聞鴈更躊躇青燈笑我
還開卷白髮憐兒定倚閭草草杯盤人散後娟
娟霜月夜寒初十年奔走空牢落何日幽棲水
竹居

樓居眺望

小築樓居慳百尺疎簾閑控淨高秋雲開古刹
窓中見日映孤城水上浮風景昔聞談靜海煙
花今喜似揚州憑闌一嘯舒雙眼鴻鵠冥冥天
際頭

病中李都督見訊賦謝

樹頭啼鵲送年芳病客支頤謾自傷偃蹇暗添
新雪鬢淒涼高閣舊荷裳疏香總却盤中味藥
秘重尋海上方不似維摩虛示病勞君相問過
茅堂

病起自述兼簡李都督

病中長繫賞花心幾度東風未許尋身外浮名
輕一羽爐中靈藥抵千金彩毫閒却愁無那華
髮簪來苦不禁笑遣侍兒歌我曲等閒何處覓
知音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七

陳元道見懷次韻答之

憶汝村南避世翁閒栽花竹鬱成叢緇塵路遠
江湖上白髮春生杖履中酣飲不妨添酒債苦
吟還喜送詩筒盈盈一水煙蕪隔何日相尋掛
短篷

東墅卽事

獨喜塵心到此澄灌園學圃總無能黃花濕雨
香疑減紅樹含霜色漸增問字客稀綠地僻化

綠僧密爲年登舌耕道是儒家事踈懶方深未
可憑

童公子從余游慧而能文甫閱歲從若翁

西歸悵然傷離爰贈斯作

楊雄小閣傍江湄公子時來問字奇清夜祗因
聞鴈語故園深悵阻花期歸舟日落心千里把
袂風前酒一卮世亂幾時瞻玉樹山城笳鼓浪
生悲

壽焦封君七十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八

白髮烏紗映翠巒鳳雛南國振高翰壽星光燭
雲霄近封詔恩沾雨露寬行策一節存故態坐
調雙鶴結清歡筵開遠薦新櫻筍侑汝霞盃莫
放乾

壽梁祿峯六十

自是儒林不偶人一經垂訓起朝紳卜隣獨喜
青山近娛老休憎白髮新况復兵戈俱欲避只
應猿鶴且相親筵開初度逢元夕火樹銀花總
是春

壽王朝國八十

王子翛然隱市廛老來欣遇太平年交情不謝
敲門客生計聊憑負郭田八袞久拚霜鬢皤一
官初製鵲袍鮮江關秋杪多幽勝蓉菊花開對
壽筵

壽王承學七十

樗散巾袍海鶴姿王喬棲隱太平時笙攢紫竹
吹仙樂酒沁黃花引壽卮瑞彩遠瞻南極現高
懷長笑北山移家聲不藉三槐植已見庭前寶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九

樹枝

壽趙太夫人七十

機斷功成鬢欲殘遺孤榮作大夫官壽筵喜對
銀屏敞婺宿光聯寶月寒迎養儘堪延暮景長
生何用覓還丹海陵春老蟠桃熟贏得慈顏一
笑看

壽王尚載六十

早從金匱得真傳閒枕方書對鶴眠長笑利名
牽俗駕漫憑風月結良緣庭搖寶樹浮雙瑞爐

養金丹近半仙昨夜天波門上望彩雲停處壽星懸

壽叔祖八十

短髮脩眉貌亦奇側身天地一筇支閒來遣興調黃鶴老去傳方茹紫芝小製巾袍皆古樣素諳詩禮有佳兒飛熊爭似眠雲好耆舊高風衆所推

郊居雨霽

一宵聽雨滴長簷爽氣朝來便入簾新水亂流聲不斷遠山輕靄色湏添茶挑青豆驚新摘漿和黃梅喜半甜縱有層永安用踏坐盤雙脚亦何嫌

秋日招盧子敬單伯登朱右文吳潛孺泛

舟倉河

僧來長說古倉河與客移舟蕩碧波千尺倒看含塔影數聲遙聽起漁歌紅蘅碧杜香如許白酒黃雞興若何雙鬢欲摧遊未倦不妨相約日相過

秋夜集盧子敬朱右文吳潛孺席間分韻得週字

月華星彩桂香浮清景偏應入夜收秋晏芻袍驚欲換歲豐菰米喜相週一尊舊釀聊延客多病新來強上樓爲語隣家莫吹笛歌兒吹劇彩雲留

秋杪同凌有辛曹思卿再泛倉河因憇毘羅閣

有約相携二妙遊峻嶒古剎瞰中流城邊清磬聞僧梵鏡裏紅妝起越謳雨歇漸增三尺水鶴來仍送一聲秋歸湖浮海休重論且趁閒情泛小舟

冬日卽事

簷風獵獵雪皚皚寒色朝來亦大哉瓶水浸梅渾欲凍石薪煎茗未曾灰舟橫剡曲淹多病詩和陽春愧不才幸有敝裘并濁酒放懷明日再登臺

臘殘看雪有感

屠蘇纔釀喜將開點檢筵前煖玉盃豪氣尚誇
風翮健閒心猶看雪獅堆家僮辛苦鋤香芋山
客招携探早梅天上層書頒未得郡侯鎚鼓送
春來

屈州守太衡訝予不出以詩見促寄謝二

首

懶學爲農懶學仙半生迂腐只隨緣
身猶賤欲傍青山興轉牽酒甕長開因有林琴
微漫拂爲無絃卧廬詎敢思明主却笑當時孟

浩然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十一

西去長安願已違江天容我鶴南飛香繁不厭
黃花瘦趣雅唯貪紫蕨肥幸有春陽蘇病骨更
邀秋月伴松扉山林鍾鼎原爭價占得煙霞便
拂衣

新春西堂試筆

忽領東風似故人年年相識覺相親青回弱柳
舒堤畔紅綻疎梅傍水濱彩筆欲題思尚漫芳
尊相命味還醇小園舊是皆春處收得江南景

更新

西郊同袁君績曹思卿徐士瞻凌子起及

實甫弟探春

藜杖輕扶見在身出門纔見踏青人雪藏小塢
山容瘦水解前溪水色新節近試聞啼鳥切花
慳故訪早梅頻追遊從此奚囊富糴食荷衣不
厭貧

春日林登卿刺史過皆春園看花賦此

東風休笑病猶癡最是芬菲可愛時紅藥喜看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十一

千葉種碧桃驚放半枯枝林臯曲曲淹文駕絃
管聲聲促酒卮花事呼童還點檢不因添景爲
添詩

病起同袁君績凌子起曹思卿登毘盧閣
咫尺招提喜再過依然高閣傍藤蘿香疑北海
蒼龍掛經自西天白馬馱病起興豪捐酒戒閒
來技痒動詩魔老僧最愛延佳客鼎煮新茶不
厭多

偕朱右文單伯登吳潛孺再登毘盧閣

不登紺嶽幾經年忽漫來游一莞然界接諸天
堪眺遠僧逢半日且談禪蒼藤古石憑闌外白
鳥流雲捲幔前閱世只須脩淨業與君相約斷
塵緣

春日集凌有孚徐士瞻暨弟實甫西園漫興

遊興朝來苦不禁况逢春已到園林江南花早
分嘉種風外鶯啼送好音香徑不辭雙步屨清
泉常滌此煩襟舞衣歌扇須留戀瞥眼紅芳又

皆春園集

卷之五

十四

綠陰

江亭餞別林登卿水部

卧治才高鬢未蒼賜環今作起曹郎時清共喜
歸朝早裝薄寧愁去路長晴色試開梅雨後離
盃遂捧柳橋倚台顏從此稀瞻對莫惜瑤華寄
草堂

登東山

飄飄巾舄過東山古剎歸然竹樹間跨水有樓
便宴賞累山無石省躋攀花時雨歇鵲啼切茶

竈煙消鶴夢閒自笑半生迷苦海擬開吟社傍
禪關

西園懷古

郭外蕭然寄此身葛巾藜杖是吾真紫芝露浥
三番秀黃鵠風高兩翅馴習懶有時常謝客偷
閒無處不尋春子雲清雅知何限却爲玄經獨
苦辛

秋日林居雜興

別業聊開十畝間蕭蕭竹樹蔭清灣棲遲日喜

皆春園集

卷之五

五

無塵想潦倒時看有醉顏隣叟漫分朱果去野
樵遙帶白雲還官租輸却無餘事一卷離騷對
遠山

秋晚西園獨坐

離離紅樹映林扉菊釀初開蟹正肥卜築城西
聊避俗辭榮薊北爲知幾呼童謾採新栽藥喚
婦仍縫舊製衣却憶義熙陶處士不教三逕故
相違

重陽後二日集社中諸子二首

寒氣秋殘拂布袍百年時序悵登高還思把菊
身猶病更欲題糕與頗豪眼底故交煩結駟盃
中新釀伴持螯乾坤一笑橫雙眼何用浮生亦
姓陶

黃花正吐雨絲絲晴放今朝已較遲棲隱自慚
常習懶卧遊翻覺轉生悲傳觴再結束籬會點
筆重賡陶令詩不向此時開笑口獨銜高興欲
何之

傷秋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六

朝煙澹鎖暮雲飄情景秋來大寂寥傲骨病餘
仍覺健壯心垂老未能銷徐徐歲月淹三徑落
落乾坤醉一瓢畢竟東風隨律轉怕聞庭樹起
商飈

卧病

病客那堪歲月催黃花又放碧山隈吳鉤未按
雄心在菱鏡無塵短鬢推鼎鼎百年知稅駕蕭
蕭九日阻登臺藥爐茗碗成相識樽酒何時對
客開

病起

朝來長嘯紫園蓂紆步徐徐力已任霜徑落英
香索寞風林啼鳩氣蕭森奚囊再啟尋詩帙新
穀纔登索藥金莫笑瘦軀渾似鶴條然却好卧
雲岑

乞菊

隣西咫尺卽陶家菊種秋籬景獨嘉高誼可能
分玉樹寒居先擬占瑤華詩來一笑應相換酒
到重陽不待賒傲吏何心稱隱士爲貪清賞與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七

無涯

對菊

庭外新添菊數枝暫教清景似東籬香傳雨後
寒猶濕影落軒前澹更欹酒送白衣慚酩酊風
飄烏帽笑支離何如只作飡英客秋興相牽一
賦詩

半村

石橋沙徑往來稀未遣紅塵上白衣半隱自拚
蓬鬢改九霄還擬鳳雛飛行吟謾策溪邊杖坐

眺閒開竹裏扉人境結廬原不俗陶詩三復莫相違

蒲塘卷爲仲兄賦

高人結屋蒲塘上草色波光翠共搖塵世浮名
渾欲避煙霞真隱漫相招一瓢煮茗長開鼎雙
屐尋詩遠過橋我有煩襟無處滌興來同泛木
蘭橈

樂山

高人不費買山錢小築山居引歲年雪竇雲屏

皆春園集

卷之二

文

堪自老葛巾藜杖且隨緣逃禪慣飲松花酒招
隱時歌桂樹篇見說利名還掩耳向來猿鶴日
相牽

渡江

覲省東歸頗覺忙江風吹動芡袍涼黃花白鴈
自秋色紅樹青山非故鄉兩日放晴收宿雨六
朝遺恨鎖斜陽頻年兵燹殊增感擊楫高歌不
是狂

對雪

凍鵲喳喳欲暝天一番雪景賸堪憐章臺絮落
風前漫更領花飄月下妍泚筆謾誇詩有料停
盃翻覺酒無權欲披鶴氅徐紆步惹得兒童笑
浪仙

病鶴

靈禽自昔說胎仙老病于今却可憐苦滑俛行
庭雨後松寒淒淒石雲前力孤翻妬群雞闔羽
奮終隨彩鳳騫對汝蕭然只杯酒莫教浮動煮
茶煙

皆春園集

卷之二

文

梅花燈

剪綴成花夾葉稠春光巧爲一枝留狂牽吟客
時相對樂引佳人夜未收燃處尚疑疎影動坐
來猶憶暗香浮從教樓笛風前響只伴高齋紙
帳幽

老妓

一朝落籍不須嗟又見東風送落花駐景不靈
容已褪還家有夢路偏賒綉衾拋却鸞交散銀
甲藏來鴈柱斜縱有別船卿莫上好從齋素度

年華

紅梅

羅浮仙子衣紅綃猶帶脂痕更可描翠羽頓驚啼不歇冰魂初化夢難招枝欹未解風前醉花艷應添月下嬌倚仗東風欺玉樹倩誰題詠兩相調

白蓮

小沆蘭舟趁雨晴淡妝西子喜相迎濃芳不帶容翻倩素蘂相看眼倍明鳥掠波心輕點翠鷺藏花底共堆瓊遠公社裏曾相見爭似臨池大有情

題趣竹卷

森森綠玉映漣漪來往翛然杖履隨半點紅塵何處得一般佳趣可人知欲題詩句竿無數新薦疏盤笋正宜塵世只今青眼少此君相對莫相遺

題夢梅卷

一操梅花滿指春倦來高卧漏聲頻枕寒謾道

黃梁熟夢暖驚看玉樹新無語傷簷還獨笑有情披雪更相親翠禽喚醒羅浮眇疎影橫斜野水濱

題方竹杖

霜節稜稜半未枯一枝分寄自東湖靈根浪說蒼龍化瘦骨真同老鶴癯千尺高岑隨我上百年短景倩君扶方兄別後知無恙笑殺僧家若個愚

題雪漁卷

一葉扁舟數尺寬江天風景雪漫漫烹魚鱸稍知暖短製羊裘頗耐寒詩思未諳慚鄭老石磯高坐似嚴灘白頭只戀沙邊鳥萬事休教上釣竿

題小溪卷

落魄江湖一旅人索居溪水喜相親遙知塵外幽棲地更有源頭無限春羹煑香芹聊半美價收鮮鯽未全貧白茆風月堪乘興不厭橫船載酒頻

胡子與余客秣陵拉余爲花間之遊余以疾辭詰朝以詩來驕其所遇意復相嘲賦此答之

羨爾風流獨擅場青樓常自狎紅妝銀屏斜映三更月寶鴨仍添一字香拚罄客囊爲季子喜隨仙夢學襄王慚余却是同袍侶只放詩狂與酒狂

榮歸祝壽卷爲孫郡博題

江門吏隱復湖亭捧檄還家鬢未星景駐北堂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三

春不老天開南極夜長榮桑榆祿養收三釜桃李陰功在一經懸想持觴稱慶處流霞紅映後峯青

于成朱子物故久矣令嗣右文以哀挽卷見示讀之酸楚賦此歸之

誄辭滿卷從頭讀窓燭燒殘淚亦流齋志未磨宣室召遺書還向茂陵求龍泉不起光長閼寶樹纔培葉已稠痛惜交游淅零落招魂無地轉生愁

題龍河仙術卷

縞髮蒼髯紫氣隨挾來方術獨稱奇一爐長爇談天處雙屐頻移相地時早遇異人曾附耳時板騷客爲題詩希夷却是吾宗老未省家傳欲問師

題小塘清趣卷

遙知卜築瞰西塘滌盡煩襟夢亦涼牢落笑予迷苦海清齋羨汝上慈航水心鷗鷺閑來去月底絲綸任短長行酒坐花俱俗殺高歌一曲濯滄浪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三

雲峯上人

白雲深鎖碧山巔此處堪脩最上禪贏得鶴軀披一衲欲扶藜杖到諸天霏微不斷浮空翠岑寂懸知斷俗緣何日再携樽酒去鉢羅花下共談玄

贈清靜老人

酒人劍客交游散回首新開竹裏扉世味祇貪齋素美野心應愛往來稀敢將道術希黃老欲

避塵氛傍翠微自古繁華易消歇喜君垂老却知幾

和潘立卿年丈遊天闕山韻

丹崖千尺白雲飛望入西南鳥道微此日淹留還越宿一尊談笑欲忘歸山花凌亂經朝雨江樹蒼茫帶夕暉更喜遠公容結社與君先製薜蘿衣

贈脩真康山人

行窩小築翠微中火伏丹爐晝夜紅萬慮都捐能却老一真常葆欲還童看雲谷口閒拖杖弄月灘頭懶掛篷我亦年來厭儒術對君長揖問叅同

高太守病瘍魯醫士刻日而愈固却謝儀

因贈一律併呈高公

活人慷慨不論錢共勒高車駐海壖藥草未真俱自採方書雖秘總家傳懷開獨喜尊長綠肱折還看鬢尚玄更問使君醫國手瘡痍滿眼待誰痊

題美人玉真卷

不關濃妝只澹妝年來長伴有情郎花拖兩鬢愁春老月轉三更喜夜長漫與太真同小字新開高閣住平康纏頭閒却空題贈何日追歡錦瑟傍

題美人雲竹卷

誤落煙花正妙年喜從雲竹結良緣半空清韻憑樓外一片涼陰捲幔前嬌吐歌詞羞索價淡妝金粉厭爭妍如今混作章臺柳亂折柔條更可憐

江上別陳孝廉野菴

南來相見喜追隨聽着談詩便解頤爲客莫辭桑落酒還家已過菊開時篋衣短製真瀟灑龍劍長携更陸離風景那堪正搖落天涯此別重相思

江上送楊寒泉良醫

席敞江亭十里餘疎疎鴈影雪晴初向來仙島長尋藥此去王門好曳裾向我索題留別卷羨

君能讀衛生書前途自是堪行樂笑傷寒梅策蹇驢

挽劉玉湖先生

擢桂秋風鬢未絲長安春上馬蹄遲山中不起仙遊夢江左空傳聖德詩埋壁可憐荒宿草聯芳還喜秀瓊枝玉湖蘋水依然在洄酌何年奠一卮

挽顧隱翁世臣二首

塵世長驚歲月奔百年贏得幾人存膝前訓業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五

唯耕讀海上衣冠半子孫化鶴有期歸夜月杖藜無跡到山村哀歌不盡招魂意菊泛寒泉酌一尊

不見孱然百歲翁布袍藜杖想高風盟鷗散去蓮塘靜怨鶴飛來蕙帳空未數陶朱三計妙細論耆舊幾人同朝來再過西林下霜葉蕭疎故故紅

懷胡節推希侗

別君何意復彈冠雞肋從知閱世難海內知心

嗟落落風前吟興喜漫漫梅開花早憑誰寄竹秀叢深只自看尺素鴈來飛不到滇南回首卽長安

寄屈州牧太衡

常憶高懷濟掛冠歸轅轆轆欲攀難跡遺南國棠陰煖書報衡陽鴈影寒仙酒滿分延歲月釣舟牢繫任波瀾皆春園裏桃花笑安得劉郎兩度看

偕友人納涼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七

錦石疎篁小院偏開襟聊聚晚涼天月高設擬登樓嘯風細何妨對榻眠盤果沁冰紅欲滴井蓮擎露白堪憐飛觴劇飲湏停却拂塵清談更洒然

綠珠墜樓

豪買蛾眉戀色殊艷歌嬌舞醉流蘇聲驚樓上喧鼙鼓香墮堦前碎玉珠恩報石郎風亦烈魂歸金谷月同孤紛紛青紫沾榮幸貞節翻輸女丈夫

東山用先長公原韻寓感

離離雙樹碧相參老鶴孤眠帶夙嵐
羸馬謾驅臨淨界衲衣輕曳出禪龕
盃停花下聊心醉棋嚮松間是手談
珍重長公題詠在誦來淒惻轉難堪

戲筆次顧明卿韻

年來寄跡厭平康窈窕蛾眉一小航
波映袖垂花拂鏡柳隨歌動鳥調簧
綠醺滿泛心先醉紅燭高燒興轉狂
在此際琵琶且停撥江門原不是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壬子

潯陽

贈曹子善暨迺配雙壽

五福堂高日未西錦袍珠佩映金猊
冰桃新熟逢初度老鶴長生喜並棲
清節不輸陶令隱龐眉曾學孟光齊
稀年雙慶餘雙璧付與詞林仔細題

壽顧思守七十

宦遊垂老拂衣還萬卷傳家手自刪
稅駕獨棲城市外濯纓長憶水雲間
喜瞻瑞彩浮南極浪

說移文勒北山總爲哦松高興在滿庭清樾伴蒼顏

七言絕句

北上

擬將三賦獻承明寒色欺人怯遠行
緣薄可能逢狗盜百錢何處問君平

憶家

兩荷封書下北堂
竭來季子亦觀光
沾恩敢望龍顏近
歸思長牽鶴髮長

皆春園集

卷之二

壬子

抵廬

短琴長劍舊縫衣猶喜閨人肯下機
莫揣懷中有金印向來三策且携歸

入園

西園春色有無間亭子依然飲小山
紅藥似憐親手種半開留待主人還

北歸再書事四首

蕭蕭閭里故人稀
陷陣游魂黯未歸
獨喜南山枕南海翠屏依舊映斜暉

楊子辛勤宅一區參差花竹未全蕪已知一炬
無餘燼只問玄經在也無

年來靜海起氛埃欲近龍顏去復回點檢尚存
栽竹徑淒涼休上讀書臺

曾向橋邊立馬題尚餘書債阻雲梯入門獨喜
慈幃健燒藥爐邊見病妻

贈張計部歸隱

一謫三年兩鬢疎賜環長望聖恩疏世途此日
多荆棘好傍燕山築隱居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三十

送王計部北還

仙客南遷又北還車聲轆轤難攀長安市口
楊雄宅猶喜天顏咫尺間

送王鴻臚歸養

詔下都門足馬歸玉階清切暫相違到家好把
羅袍換慈慶堂前試舞衣

送冒太學

酒幔飄飄野店頭客邊送客轉生愁春袍易惹
煙花氣君過卅江莫繫舟

送婁太學

客夜聯牀聽雨聲朝來相送兩含情天涯只有
霜前菊折取寒花贈遠行

懷凌良甫

別君容易換年華夢裏曾歸路轉賒記得野橋
分手處澹煙疎柳暮啼鴉

寄陳子模

聲名原自重儒林何事年來歎陸沉一曲瑤琴
含太古不妨今世少知音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三十一

狼山血戰卷贈朱貳守二首

將軍稱病卧城樓郡倖提兵下海陬兩世受恩
期報國知君原不爲封侯

烽火江頭日日紅倭夷鼓噪任西東丈夫慣學
屠龍技此日須收斬鱷功

四時士女圖爲薛子清題四首

香吐金猊夜不寒海棠花睡月輪圓阿嬌愛爾
拋衾枕携着仙郎帶醉看

盆藕新栽便吐芳開簾日日藕花香莫將嬌艷

欺紅粉猶喜姿容讓玉郎

試將纖手理輕絲却是庭前賞桂時乞取一枝
忙挿鬢說郎猶怪下機遲

開簾積雪滿前墀寒色偏欺瘦鶴姿賴爾煮茶
還勝酒風情不數党家兒

題雜畫六首

綠陰長護讀書臺坐把衣襟對月開此夜無人
伴幽寂一雙仙鶴忽飛來

野翁中酒閉門慣僮子煮茶開鼎初黃葉滿庭

皆未園集

卷之二

五

無客對輕風自揭案頭書

翠微亭上白綸巾老眼看書字字真剥啄一聲

驚鶴睡門前定有問奇人

兩鬢皤然萬事慵卧遊林壑日從容呼兒試檢

牀頭畫先揭王維淡墨蹤

浦口穿魚對夕暉荻花凌亂鴈飛飛也知世路

風波險贏得閒身守釣磯

野寺歸來獨杖藜老僧相送過橋西圖中更若

能容我三笑依然在虎溪

題四時漁翁二畫幃二首

青草湖邊白鳥飛黃梅雨裏綠簑衣後車爭似
扁舟穩怪得漁翁蚤息機

霜落江空樹影疎江寒又值雪花初一竿百尺
垂垂老只羨清閒不羨魚

問陳子模疾二首

憶汝翛然海鶴姿經旬卧病廢賡詩我來未買
山陰棹夜夜西堂夢見之

園蔬短摘祇嘗新橘酒新篘未飲醇聞說邇來

皆未園集

卷之二

五

深戒病門前却有買詩人

遲凌良甫觀梅二首

老梅花白小梅紅暖拂東風雪已融竚望美人
來索笑一尊同坐暗香中

清韻高標似古梅見梅錯喜是君來溪頭鶴立

遙相俟莫負花靈滿意開

病中聞牡丹盛開賦此自遣二首

牡丹新譜故人詒一種纍纍綴一詩今日花開
予伏枕喜從詩裏見嬌姿

分明門外卽天涯
辜負園中富貴花
猶喜東風舊相識
明年還送到貧家

病中園丁日摘新花供玩喜而賦此二首
卧看香白間妖紅
礪硯胸中覺半空
杜老見花翻欲死
詩家豪放幾人同
林花摘取露纔乾
贏得朝朝對榻看
春色明年須宴賞
好同脩竹報平安

題松鶴卷

百尺龍蟠色更蒼
鶴來相伴歲華長
西風一夜聞啼鴂
零落林花幾樹芳

題青谷卷

結屋山中幽更深
霏霏空翠滿衣襟
閒來我欲尋瑤草
莫道此間無足音

牧羝圖

仗節年深兩鬢絲
歸來麟閣荷恩私
圖中此日觀遺像
猶是羝羊未乳時

出塞圖

嬌啼馬上應琵琶
愁見胡塵憶漢家
當日丹青

掩紅粉此圖堪愛更堪嗟

棄瓢圖

一瓢高繫厭風號
擲去猶將掩耳逃
須是深山好棲息
猿啼鶴唳轉蕭騷

尋梅圖

羅浮夢醒轉生悲
羹鼎高調折足危
爭似灞橋癡老子
吟肩山聳對南枝

千峯曉色

翠微高處是君家
長望扶桑日吐華
聞道童顏猶可駐
偷然塵外獨餐霞

萬壑松濤

松壑相依結草亭
翠煙蒼靄畫冥冥
道人傳得長生訣
洞酌寒泉煮茯苓

菜花

飛飛黃蝶往來頻
園菜花香亦可人
不爲甕虀緣未斷
但將清賞謝餘春

荻花

西風兩岸荻花稠
老眼驚看雪色浮
紅蓼白鷗

俱作伴更於何處覓芳洲

新茶

江天穀雨帶春寒陸羽茶經日日看先試東吳
第一品玉甌金鼎沆龍團

新芋

不嫌清淡給儒餐區種纔成萬葉攢玉縷金薤
何處得土芝今日亦登壇

紅蘭

紫蘭秋盡變紅蘭似與春花作一團原說秋容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五

多雅淡却將濃艷月中看

白蓮

池上午風閒倚杖清香冉冉入懷來不知昨夜
誰遊賞遺下花前煖玉盃

紅梅

誰道山中無曆日羅浮臘盡又迎新仙蛾醉酒
添嬌暈斜倚東風滿面春

泛雪

小泛呼兒辦酒錢非關興盡却遷延夜來亂雪

漫岐路且繫扁舟自在眠

課農二首

綠陰鋪地水漫池聊作郊行四月時忽聽樹頭
啼鳥急催耕應不爲催詩

霏霏煙雨欲沾裳新插秧針喜漸長莫道農家
供饌薄芹羹麥飯轉清香

斲笋

食肉寧愁骨相寒清齋却與病相安竹胎林下
千千箇藜莧腸中且是寬

皆春園集

卷之二

五

種棗

家居海上近安期仙種分培好護持却老不須
尋藥物秋來朱果壓高枝

觀棠

棠花移植小闌中雨過來看未放紅疑是太真
新浴罷曲屏深倚避東風

摘桂

西園丹桂一株開野客偷携兩袖回占得秋香
留不住只須移向月中栽

鵲噪

靈鵲枝頭能報喜聽來便說是佳音却憐宮女
并閨婦入耳翻牽悵望心

燈花

燈開一朵垂紅艷便擬朝來彩色新世事無端
俱夢幻笑歌已是太平人

松鼠

籠中唧唧雙松鼠一飽從知戀故林我欲釀花
仍摘果放歸休得轉相侵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五

都了

都了枝頭鳴不歇聽來喜汝一身閒利門名路
人多少盡在膠膠擾擾間

對鏡

杖藜扶老布袍寬行樂那知兩鬢殘誰道冬暄
霜雪少髮髮驚向鏡中看

買琴

價高不惜買瑤琴贏得囊餘季子金一曲能含
千古意世間亦自有知音

秋閨四首

秋氣新來透碧紗夫征遼海未歸家綉牀獨倚
無聊賴愧爾庭前夜合花

博山爐冷撥餘薰杳杳琴聲隔院聞可是相如
訴情曲薦身羞殺卓文君

閨中軋軋了殘機起向遙天數鴈飛連理花開
君別去滿階霜葉不思歸

玉關纔寄帛書歸訴說秋來歎式微欲結同心
相憫問脩脩寒鴈北來稀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五

閨怨四首

花落風飄出綉闌似郎遊蕩合懽難容華暗裏
隨春老青鏡時時掩淚看

金鳳花開照壁紅風前細搗染春蔥妾身已作
良家婦也學長門佩守宮

採蓮纔罷倏囊更多病逢秋尚未蘇寄語蕭郎
謾行樂妾身留伴月輪孤

亂雪敲窓欲作堆合懽衾冷夢初回芳心恰似
牀頭燭燒折金花半已灰

晚偕單伯登凌有孚天寧寺尋僧二首

提燈入寺好懷開老衲相迎許共陪石鼎煮茶
煙未斷暮鐘聲起莫相催

夜遊蕭寺見禪僧清削還疑識面曾知爾跏趺
懶迎送談空聊就佛前燈

偕王君衡莊以敬莊以威三文學尋春二首

尋春春早轉添愁幾樹橫斜傍小溝一點新紅
無覓處嫩痕輕搯半稍頭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中

桃娘李妹總含胎辜負尋芳一度來偶遇牧童
花下過倩將蘆笛一吹開

中秋集盧子敬朱右文吳潛孺以不見月

用家樂侑觴席上限四韻各賦四首

月到中秋月陪圓今宵煙靄翳長天素娥應是
嫌羅綺不遣清光照此筵

欲賭姮娥一快哉中庭延佇復登臺短簫長笛
俱吹徹鎖定陰雲不肯開

玉蟾丹桂盡無痕秋色平分轉覺昏堪笑南樓

原缺

皆春園集卷之三

序文

贈郡大夫少川曹公任兗州序

今天下守令三載秩滿司銓者考其治績疏
請遷秩少川曹公守通州考績將行遷兗州府
貳士相聚而言曰曹公復作郡耶聞之累階而
升計資而進者所以待恒品也匪所以待豪傑
之士也昔公以奇才妙齡舉河南第一及成進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一

士入奉大對嘗邇聖賢道統而颺言之上契
宸衷擢居高第京都人士咸擬之曹褒當處文
章制作之任已適拘于國戚出守通郡公以儒
飾治自矢不渝一官三載皆本之以經術叅之
以禮法而振之以氣節至于詰姦釐弊威行惠
流尤見經濟之學是故撫按薦剡歲一舉行必
首及公以風列郡固宜荐陟華要用嘉丕績矣
今乃守一郡閱三載而復遷今官豈銓司所以
待豪桀之士哉余曰不然夫制之不同者古與

今也地之不同者內與外也迹之不同者儒與吏也古者建吏必需于儒故勲戚之裔與山澤之夫並列于朝取其鴻雅飾治爾已今之國戚制皆外補一遷再遷馴致藩臬兗州之遷得非司銓者以儒吏雖賢當循今制而進而姑俾公以往哉且兗州卽古之鄒魯孔孟間出麟駢鳳蓬皆在其間公將往焉登望海之樓升斷機之堂徘徊想像復遡其道以爲儒吏師必有接近例以處公者蓋近例如孔文谷靳兩城皆以國

皆奉園集

卷之三

二十一

賀朱侯葑溪膺獎序

葑溪朱侯初舉進士授刑曹主政甫一載洗冤澤物有聲于縉紳間旣乃以言抗廷尉遂出佐通郡其節愈峻其刑愈平而民愈孚可謂賢有

司矣辛丑春巡按侍御楊公廉其賢將聞之朝乃移檄褒獎有志銳行方才裕政練遠大之器之語焉或曰侯性毅直不畏強禦于事可否以義爭雖臨之利害弗恤也故恒懼其爲人所陰中今撫按諸公凡褒獎者五宜賀或又曰近著令有司任久功成乃不次遷擢侯雅負德器宜登華履要以究厥施不宜勞勞簿書間宜惜是二者皆非也吾聞士君子利不以喜鈍不以戚要不負其所志而已古者男子之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凡以尚志也侯未遇時服勤茹苦工于尚書有弘濟之志焉比奉大對惓惓以仁育義正發揚治道亦足以自見矣矧今所佐一郡襟山帶江延袤百里豺狼方靖民力未紓其間官寮又往往告缺侯以一身攸萃百責舉其志而措之行不愈于分曹列職已哉侯治郡識達時務鋤乃強梗釐乃姦弊恤乃窮困剛柔濟矣祀乃先賢飲乃鄉老景乃名宦禮義協矣飭江防堅城壘以致夷誅虜滅受

皆奉園集

卷之三

二十一

主上旌異文武需矣書曰功崇惟志侯有是志富有是功信深于書者與雖然天下事有理有數數恒不齊理則不可易者是故屈者信之機也險者亨之衢也善者化之樞也屈以勵行險以淬才善以經政具三物以酬此志則志益篤行益方才益裕政益練勲名事業將炳炳燁燁觀之乎鼎彝上矣是不足以徵今日諸當道之所期者哉夫與人言而弗以遠大期之者薄人者也聞人言而弗以遠大自期者自薄者也余信朱侯能畢其志且不負人之所期故書之不辭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四

賀舊川劉先生榮褒序

舊川先生蓋謫吏云倅我通郡砥礪彌切聲望日隆今年夏直指使王公廉其賢將聞之朝乃先移檄獎之而謂先生醇謹清靜士民頌德其語不一而足有客進而揖予曰初劉先生立朝志掃狐鼠氣撼山嶽雖有王公在前靡不睨視之孰不謂先生殆難事人也及倅通則日夕

商榷吏事勞形簿書又若素官然而不自知其爲倅孰不謂先生殆又易事人也此何以故余應之曰子知先生哉子知先生哉夫毀譽者數也升沉者勢也賢不肖者志也數不可以巧避勢不可以強乘古之君子惟求吾之志耳是故求諸外而有得其位雖伸其志則屈無所求而自得其位雖屈其志則伸今之爲舊川重者將以爲位乎將以爲志乎舊川之見重于人者將以其外乎將以其內乎舊川舉進士爲御史嘗奉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五

明天子璽書巡關巡營巡燕魯諸郡所至風采振揚不避權貴此其志可知已及忌者志得竟至左遷余往候之則見先生于洋洋畧無遷客逐臣之態余于是信舊川志在守已類古君子閱半載余計偕北上尋復落第南歸則聞海上之士皆嘖嘖然曰賢父母哉是能醇謹而不伐者也海上之民皆嘖嘖然曰賢父母哉是能清靜而不擾者也余以此益信舊川守已厲志無忝於古君子矣夫以舊川之才沉鬱乃爾使

其稍以升沉毀譽動其心其爲賢不肖未可知也卒能安其數順其勢致監司者稱賢焉則其守乎已者將益重視乎人者將益輕吾意舉世之人將盡知先生賢也而其復官華要特在朝夕間耳豈得久淹於區區一淮南哉余雅重先生且辱其寮長行野游君靜軒陳君之請故次第其說以賀

賀郡伯巽亭李公臺獎序

通郡襟山帶海號稱易治頃歲倭夷入寇大肆焚掠民生日蹙軍餉告匱種種政務上下叢積守郡者厥維艱哉嘉靖丁巳春郡守內遷擬補員闕天曹卿乃進司銓郎而語之曰倭夷由閩而越而吳而突至于淮揚唯通郡南瞰吳越東障淮揚最要害之衝也安得全才者往哉司銓郎對曰邇者大選已首得之矣乃疏巽亭李公爲通郡守制曰可公兼程而至閱一載仁經義緯冠緝民安江院侍御胡公移檄旌之其禮隆其辭備盖才已展而譽已孚矣郡佐南野李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六

君梅溪傳君東泉余君謂予知公徵予言爲賀

予曰括哉胡侍御之知公甚于予之知公也予聞公之爲守蠲重役復侵畝省繁刑節浩費其種種皆仁也茲非侍御公稱其慈愛者乎飭城堡集糧芻振紀綱釐姦弊其種種皆義也茲非侍御公稱其廉明者乎盖東南之氣屬仁其人秉之爲和爲厚西北之氣屬義其人秉之爲剛爲果公產于關中且爲揮使之嗣被服金紫樹業素雅亦功名之會也乃不務此而摛文紆藻秀占賢科初領郡事卽規緒井井是故公雖產西北兼肖東南宜其全才隨試輒効諸當道稱之爲循吏者嘖嘖也予又聞漢之循吏善于治郡其有顯効者不增秩賜金則超次遷任大畧與今制相似今淮揚一帶歲受創殘民窮財耗日甚一日蘇贏振詘必需全才巽亭公才望素隆宜授巨任予併幪之下仰慕恒切擬叙西京故事質之憲臺咨之銓司或增秩或遷任當必有善處巽亭者豈得久淹華轍于山海之間哉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七

諸郡佐僉謂予言爲然遂書之以賀巽亭且預爲我淮揚賀

贈郡守行野游公擢地官大夫序

余暇日偕社友升白狼之峯躡滄海之壩因僕指以數我父母公之德政見野無惰農關無暴客市無盜民陞無冤夫太平氣象宛然可掬未嘗不爲吾通之士民羨也公以名進士出守吾通迄今垂三稔矣政績報成而司銓者疏請于天子得戶部員外郎之命聞之民弗能釋有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八

告余者曰賢哉我侯是能綏我民者也民將乞留焉以終其澤余曰否否聞之士士弗能釋有告余者曰賢哉我侯是能造我士者也士將乞留焉以終其教余曰否否越數日通之鄉士夫易菴吳子葵谷姚子輩亦懷士民之願而弗能挽留者也徵余言以贈其行余雅重公兼以茲請遂躍然而言曰古今之論治者用人理財而已理財任劇尤貴乎用得其人何也上古之世富藏于民中古之世富藏于國叔季之世則財

殫力詘國與民俱病 今國家有賦有貢大司

徒率其屬以綜理之然而東南民力日見其竭而百司之祿九邊之餉隸于陝西一司者又屢屢告匱此其財殫力詘余所未解君之入也蓋亦紆謀展猷躋斯世于隆古乎是故君子之用世莫難于劇任國家之用人必需于全才公才器不凡政體素練遷此劇任當必有變通之術以剔國蠹以甦民困而太平可致矣區區一山海之郡安得以私而留之哉詩曰先民有言詢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九

于蒨莨余不佞敢以蒨莨之言贈

再賀郡侯游先生之民部序

今夫海內郡縣吏三載政成則有考績之典聞于 天官氏 天官氏因而殿最之以黜陟其郡縣之吏我通州守行野游公獻績未行遷戶部尚書郎君子曰異典也夫通襟山帶江爲東南善地往時田野富饒民物康阜于淮揚諸郡中號稱易治邇來賦增而重俗流而侈兼以島夷爲寇居民震驚守郡者厥維艱哉公漳南才

士也貢於鄉校舉于京闈連擢高第進士辛亥夏出守通郡公本之以經術飾之以材藝振之以氣節剔蠹釐敝發姦摘伏君子曰明育乃俊秀綏乃困窮一以敷惠宣化爲主君子曰和飭江防樹城堡夙夜恐恐唯倭寇是禦君子曰慎案無稽牒獄無淫刑賦無慢令工無浩費君子曰敏備茲四善幾及三年薦疏上而內遷之

命下矣君子曰公有異政斯國有異典哉余聞之抑有感焉夫官無私制位內外者皆官也道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十一

無私澤庥遠邇者皆澤也古之君子學雖爲道志則爲民故學而入官因其地而行其志耳今天下西北之財耗于軍餉東南之財竭于歲斂凡此皆民命攸係有不容異視焉者公素有志于爲民向守一郡克裕其民今遷民部能勿廣其澤乎况陝西一司尤爲繁劇貢賦之入三邊所需公其往哉以向之明以革弊和以協恭慎以提身敏以集事使軍餉常給而歲斂弗增吾通郡之民不永有所庥哉兩峯施君弘齋孫君

皆公之寮案謂余知公稔也徵文爲贈余書此歸之蓋不敢以一郡之失公爲戚而以國家之得公爲慶也

贈都護李公序

嘗讀漢唐書見匈奴突厥彊不可馭當國者建和親之議予竊笑之今倭夷雖彊掖之者中國逋民耳吾徵師運餉戰而弗勝則當守以困之詎可與之連和哉吾通爲海壖巨鎮而狼山則面峙江南背負淮北由東而之大河口則有料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十一

角之險吞嚼江濤湯湯千里島夷航一葦而至必先大河狼山固要害之地也我總督李公產于新安夙知江海之要者先是授鉞大河爲叅戎三載賢聲藉藉而海上人無不擬之爲衛霍云乃屢遷而來鎮狼山吾通之父老樂有所恃也竊謂李公稱尊官矣未嘗不側弁而注神于楮墨之間乃乞予言以華之予叩之曰兵家勢均尚勇今之總督勇乎曰公一戰于海再戰于陸斬馘百餘級俘其渠魁勇也然兵不足食不

是有勇弗逞夫兵家勇均尚智今之總督智乎
曰公弱而示之以強虛而示之以實奇正互見
萬不失一智也然啓口觸諱舉肘見掣有智弗
施予曰有勇弗逞則勇不彰有智弗施則智不
售其賢尚有可跡者乎咸以手加額曰公寓我
土無奪我貨無毀我家以綏我殘民之生賢哉
賢哉惟公之廉哉予通惕然省躍然起進諸父
老而語之曰若知之乎凡疆圉之安危介冑之
士司之錢穀之出入繩墨之臣司之守疆圉者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十一
永蘖其操而見信于繩墨之臣司錢穀者衷無
城府而常不猜乎介冑之士斯兩相遇矣而在
武弁又何勇之不彰智之不售今公之守茲土
也既勇且智矣既智勇且廉矣脩此三者雖衛
將軍青霍將軍去病亦何以加我公之上雖然
廉其本也廉生威威則紀律日貞威生信信則
保障日鞏信生忠忠則節義日隆忠生和和則
豫附日廣將見倚山爲鎮限海爲塹彼倭夷者
不得越我要害尺寸之地又豈得長驅通泰之

間而突至于淮揚哉此衆望屬君亦策君必能
者也予歸卧海陵聞君賢甚稱之者不釋口故
因茲請而序以贈之且以詔今之分閫者

賀介石翟州守膺獎序

余嘗讀漢書若高帝之臣首紀三傑然三傑之
功又以鄭侯蕭何爲首謂其運糧餉給軍士能
發縱指示坐致戡定也乃今觀于吾通守翟公
而益信云夫通江海之滙僻在東南民物康阜
素稱善地今年夏倭寇突至大肆焚掠官軍歛
手僅保孤城閱一月而寇方遁去及秋末復嘯
聚于海門海門通之屬邑也其地甚邇其勢甚
棘兵憲張公欲往禦之顧徐邳之兵既傷于虎
下邑糧芻又方告匱公適以名進士守通乃毅然
曰無兵卽無將唯吾之咎吾選兵于民詎敢
恤勞又曰無食卽無兵唯將之恐吾傳食于兵
詎敢恤費公備茲二者分道而輪刻期而集是
故兵憲公得以一鼓成擒而郡邑皆寧矣公之
發縱指示坐收成功殆漢之鄭侯哉都臺鄭公

將聞之 朝乃移檄旌獎其辭曰轉運糧餉調發軍民晝夜不休厥功允懋蓋首許之矣余聞之抑有感焉夫國家爲民建官凡司戰司守者皆官也臣子建功圖報凡成始成終者皆功也今天下一統西北之寇唯胡虜爲亟東南之寇唯倭寇爲亟所以善爲之圖者亦在夫兵與食耳公筮仕時卽司戶部經理財賦協濟九邊足食足兵坐底于績海內士知仰公久矣今倭寇之猖獗不下胡虜而財殫力詘尤難措置公有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十五

成算一發縱指示卽著奇功况文德日脩政體更練可謂相國之器上將舉漢高故事召公大用公當始終爲國家樹大功矣此海邦山邑冀沾餘庇安得而久留之哉少鶴印君輩皆公之寮案受公之教益深也特徵余不佞之言以爲公他日立朝之驗

贈党公濟西還守淮陰序

夫通蓋揚之望郡而海內遊宦者往往指爲樂土邇者島夷犯順去而復來三載之間烽火不

息羽書星馳軍儲百萬猶稱不給是皆守郡者之隱憂也今年春郡守內遷政務叢積撫臺蔡公巡院吳公鹽院崔公僉謀淮揚之才望素著者攝其篆共推濟西党君往焉君蚤領鄉薦雅負才名旣判淮陰誓爲儒吏清操善政屢膺薦獎矣及受茲委冒險東下至之日倭寇數千方聚海上乃躬擐甲胄巡城誓師且戰且守日夕靡怠聲威所懾寇不敢近且追斬數十級生擒二人君子曰遇敵而能捍可以觀勇矣寇警旣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十五

緩郡中適旱又禁屠茹素躬致祈禱甘雨時注三事高興君子曰援神以澤民可以觀惠矣民罹兵荒財力已竭君苞苴不入厨傳蕭然凡一切禮儀痛戒奢靡視往昔里甲之費未登其半君子曰崇儉自己可以觀廉矣至于均徭役平訟獄養士氣剔吏弊善政種種動無弗宜行之三月頌聲大作郡吏中如濟西之全才可易得哉予聞之人曰儒者泥古迂闊不足與成天下事不知天下事非儒之具有全才者莫能成焉

今之爲郡者以謹厚而得薦揚而獲進人皆謂之能吏也先生雖少一第乃以文飾治以武濟文皆今之能吏目爲迂闊而不肯爲者毅然而爲之究其才幹反出能吏之上信乎儒吏之選矣州寮南野李君東泉余君以先生得代計不可留徵予言以贈其行予惟漢之黃潁川龔渤海皆以儒術飾吏事迄治有成績漢帝賜以黃金璽書後率召還領相

今天子脩漢故事以濟西之才亦安得而私留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七

之顧今淮揚一帶倭寇出沒弭亂飾治必須全才予將持漢京故事質之撫按諸公何以留濟西于淮揚之間

壽大憲伯邗江李公八十序

邗江李公致政居金陵者幾二十年矣今年夏躋八袞五月念二日寔初度之辰其子嘉樹之同年同游太學者胥往賀之禮也公豸冠繡衣出而接引步履輕矯雙瞳炯然宛如神仙中人焉于是有執爵而言者曰夫壽者酬也酬其德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七

也公舉正德辛未進士嘗服官于內爲尚書郎矣又嘗服官于外爲郡牧爲兵憲矣公德性剛直竟以剛直自負不得意於權貴人權貴人欲中傷之遂投劾歸焉立名砥節以自提其身唯公之德又有言者曰書有明訓德懋懋功公敷歷中外督餉則克濟軍戎治河則克濟漕運所至士樂其教民樂其養而姦寇懾伏遠遁故嘉其功者立碑立傳而稱頌疊疊焉紆謨展猷匡扶家國唯公之功又有言者曰公功德雖懋未究厥施今食報于天二子濟美所以登華履峻盡揚顯于異日者又拓公之所未至公唯布袍藜羹笑傲林下以樂其天年而已薄享于身以厚詒于子孫唯公之福于時陳子從諸子後再拜稽首而颺言曰美哉颯颯乎二三子者之言也是可以壽公矣常見夫世之論德者以其煦煦如婦人侃侃如稚子幸而成功遂擬之爲丈夫而祝其享脩齡介遐福余惑焉唯公以清介之德始于立身中于用世又終于傳家昔劉寵

受民一錢太史公特頌其清公入仕而歸圖書外殆無餘積擬其爲人所謂清介絕俗儵然偉丈夫也自今德益顯福益齊當有名世鉅公爲公執筆以傳其美則天之所以酬公者至矣公之壽于天地間又寧可涯哉是日也朱明獻齊薰風載揚山川清嘉俎豆羅列陳子訶崧高諸子訶南山有臺佳樹復酬之以三爵而成禮

贈朱侯之邵武序

今年春吏部既考績凡有司之良者以次遷秩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九

葑溪朱侯受命倅邵武府士相聚而言曰朱侯內則金華承明外則扶風三輔乃其職也復爾作郡信用違其長矣海沙子曰茲固侯之善用其長也慨自儒吏之跡判世往往不登于治古之儒者用必據經據史飾之以材藝振之以氣節以故上賴其用而民底于休侯起家尚書舉于鄉上于禮部入奉大對又嘗取古今治道而昌言之仁育義斷綽有條緒天子親第之二甲二人授司寇郎持平猷明無

阿嬋態人已知其所養邃矣謫通甫一載攝篆良久凡興學課農祀賢養老悉倣古制其夷大慙詰大姦尤足以見經濟之畧巡撫都憲巡按侍御以至圍卿聞帥先後旌獎者凡八非儒吏之治之善而有是哉邵武之遷誠未滿群望得非當道者慎選民牧知侯之賢可以軌古循良而需侯以往哉且予聞福建古閩粵之地自宋南渡而真儒出麟駢鳳遑皆在今溪山之間文獻可徵比隆鄒魯大藩也侯將往焉遊九曲之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九

賀叅戎黑君榮壽序

國朝之制文官自郡守而上秩雖崇而不克世武官自衛使而下雖克世而權甚輕若叅戎分守一方奉璽書服金紫蓋世官而握重權者也

今年春翠峯黑君分守通泰長至之日寔維誕辰乃日夕練兵屏却讌賀通之士大夫多其忠義徵文爲贈亦禮與情繫均之不可缺者予曰今之武臣背家訓者不穀挫國威者不揚甘心坐食而已君六韜三畧克肖月翁戡黎征苗增光神電頃以廷薦乃擢斯任甫閱一載具見壯猷通之人擬之長城願其歷年永莫斯土是以弗賀乎吾常見夫海上兵弱不任弓矢望風就靡勢所必致貪功者冒取首級輒膺旌擢君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干

冲然有蘭相如之風往往遜避而羞與爭功且自捐數百金養廣兵造戰艘雖三尺童子亦能言其事偶惟浮誇使盛美弗彰不知輿論安在况吾通自倭寇屢犯屢易叅戎孤城雖全烽火未熄時危勢亟有日甚一日者君承

簡命誓行其志至之日下令曰寇在淞吳其意叵測吾用守乃躬擐甲胄循行海上擇其要害之處設兵爲衛嘗以通泰形勢與經畧之方語撫臺王公公壯之旣而寇至下令曰吾籌之矣

吾用戰初督戰于海寇窮登陸再督戰于陸寇遁入海斬馘計百餘級且奪還子女數十人論者謂君之行師爲仁義之師焉蓋三代之兵若時雨謂其能仁義也故易卦彖師而曰丈人吉至爻辭而又曰長子帥師蓋爲其丈人長子用仁義之兵隨試輒效也今公竊其義爲戰爲守剛柔相濟予知天下事有理有數數恒不齊理則不可易者是故螻之屈也鯨爾而信虎之伏也鯨爾而躍君爲分守未紓厥志而君之世美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主

在高興勲勞在淮海名譽在士大夫之口方今南則倭夷未靖北則胡虜長驅正需才方殷之日也大司馬當用君與丈人長子共掃南北之塵以康民生以培國脉此其論壽之大者予敢以是爲君賀若夫稱觴獻頌以展其私此賓筵之常事予故得而畧云

賀靜菴李郡侯膺獎序

嘉靖己酉靜菴李侯以郡貳攝篆心竊計之曰此郡創殘之後如人之元氣旣衰宜投之參苓

而調護之瞋眩之藥安可遽用凡政令張布井井然賸有條緒一以調護爲主甫半載直指使廼移檄褒獎蓋政已成而民已輯矣鄉士夫相群而賀者或曰侯晉產也蚤工文藝無習氣焉厥考太守公常携之宦游時訓迪之俾奮庸于明明世侯數奇累舉不第竟以貢拜今官廼克自樹立無刑滯無貨黷士論躋之是宜賀或又曰人之自立唯功與名今之有司策善者匡時才高者集事率茲以往上下宜之而聲譽日起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圭

矣侯含真履朴不求人知故幹濟雖殷所至無赫赫聲是宜惜余謂是二者皆非也嘗聞古之循吏類皆敦重渾龐脫去芒角卒之樹芳聲貽美績要皆其實之勝自不容沒沒耳三代而下人皆徇名唯進士出宰郡縣部使者得以賢聞尋召入爲清要官若郡貳起家胄監上之轄之者衆下之責之者周轄之者衆則獲之爲難責之者周則應之爲難我通襟山帶江延袤百里其間官寮又往往告缺侯攝篆日久能贊助

長官調護民物其和平老練非卽所謂古之循良者與蓋政俗不古資格限人人亦鮮不以資格自限若旌獎一節均是例也唯張公行之則不拘均是禮也唯李侯受之則不媿是可以賀矣是可以賀矣矧方今

聖明以名實爲綜覈有司以幹濟爲事功部使以賢否辨人才此致治之大機也無論資格賢而獎之則百執事皆將不爲刑滯不爲貨黷以共成平康之治獨一郡之利云爾哉余因賀賢侯而重有感焉故縷縷及此侯其勉乎哉侯其勉乎哉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圭

贈別駕歐強山膺獎序

余與君蓋通家云君之仲氏強齋公與余兄同舉進士則在年誼旣稱有兄弟之雅矣茲君又拜官通州而父母乎我則豈不親而且尊者哉居久之媿無以報也適御史張公觀風境內廉君之賢也移檄旌之予聞而喜曰是可以藉手一言報君矣君以易起家余往候君君恒與我

譚易余心竊計之曰君深於易者也一旦過余
余問君宦况君慨然曰子知天下之士類重科
制乎凡不繇是晉者輒歎老嗟卑未戰先餒余
耻之余爲之言曰國朝用人維科貢爲正宣
德以後始重科目士之不第者以貢爲末計上
之人旣以易視之下之人亦鮮自樹所以功名
勲業視科目相遠君燕北之豪傑也素以氣節
自負不爲俗移不與衆耦八應秋官試不售卽
謁天曹乞一職以自展是亦有得於易變通之
皆春圖集 卷之三 五

也深乎而窮經致用之志君亦得以自展矣夫
晃蕩閃爍者勢也升沉顯晦者時也中正不易
者道也勢不可角時不可逆辟之莫高于山有
力者舉足而登莫遠乎海有力者舉足而蹈吾
非强有力焉而欲與之爭衡鮮不仆矣唯堅其
志竭其才徐徐然遵道而行其高者遠者至之
則一耳况君本豪傑限于階資能順此時勢旣
不自餒又不自亟近例方三途並進構此良會
以其所抱負者而運用其間則功名勲業與掇
科者相埒一郡貳安得而限君哉君向之學易
不過衍之詞章今通變而用上答國恩下濟家
美胥此焉出雖少一第誠不可以易視因縷縷
及此使上之人信君君亦可以自信云

壽年伯母徐太夫人序

思溪徐子遊南雍尋歷事于大理左寺維時同
年同遊者自槐峯程子以下若干人日以觚翰
相娛誠盛會也一旦槐峯子造海沙子曰思溪
太夫人今年壽躋五袞之七五月十三日寔惟

設悅之辰思溪念其事于茲不得率子婦集
賓友伐鼓稱觴上太夫人千萬壽蓋時時往來
于懷焉間以其情告于廷尉公公業已許其歸
矣吾儕宜有言爲賀海沙子輟然曰吾儕於思
溪皆同年兄弟也廼今不得與思溪同拜堂下
上夫人千萬壽能無一言以遙祝乎嘗聞廬江
爲善地有冶山高峙潛川深涵以故毓靈發秀
不但人士鴻雅雖女婦生于其間者亦多婉嫕
貞肅培厥德以享遐壽夫山積土而高水積流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三

而深人積德而壽理也太夫人蚤夜拮据以相
石溪公公雖以例進未究厥施而踴躍之行銘
石載誌太夫人之功良不尠也石溪公歿太夫
人守貞服勤未始一日廢紡績今徐氏之貲獨
雄于鄉訓育諸孤篝燈伴讀是以思溪得領鄉
薦奮翮雲衢諸孫朗朗秀慧談者侈爲荀龍焉
視彼涼德不齒于人而徒有其家有其子者無
足貴矣故曰名壽爲上身壽次之太夫人以茲
名壽垂光耀靈古詩人岡陵之頌若爲今日設

者雖謂之千萬歲之人可也况思溪醇德茂才
嚮用伊始今

皇上明倫正紀以孝道化天下推恩錫命之典
當次第而下彼其時太夫人心益豫體益康又
將與冶山增高潛川增深其所係者豈直一身
一家之慶已哉余少孤方占一第爲吾母淑人
歡茲于思溪之歸兼同年諸子之請重有感也
遂書以授思溪俾持歸而張諸室

賀保君喬卿入太學序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三

文學吳子佩卿衣冠而造陳子曰保君喬卿東
洲崔太史婿也今年秋輸粟去爲太學生里人
咸榮之予素周旋其父子間有餘榮焉惟是贈
言之責敢授于吾子陳子曰吾何辭吾何辭吾
言不腆且懼其畧也子盍頌諸吳子曰繫保氏
之先忠于勝國厯

高皇帝璽書褒獎始臣之因樹保障功故其宗
葉雖蕃性多勇悍獨君之生也慧無習氣焉平
居惟課爾田葺爾廬暇則焚香燕坐以經史自

娛與世俗益疎闊殆市而隱者耶又曰君寄于
隱者也非留于隱者也方其少也欲以儒進厥
尊甫延師于塾時淬礪之俾奮庸于明明世君
數奇竟不利于臺試茲復出其餘貲假是途而
進若弗能忘情于世者君之隱也寄焉而已疇
其留之又曰名惟貴匪賢罔宜人罔賢惟名之
賤

聖天子軫念邊儲布昭令典君之出也雖機會
之便然儒行官箴太史公語之素矣要其成立

皆春園集

卷之三

末

當必有可觀者蓋資于而國光于而家成于而
身一舉而三物具焉曷其敢置異議陳子曰博
哉子之頌喬卿也由前之言隱弗累俗協乎正
矣由中之言進弗離時通乎義矣由終之言名
弗詭實近乎信矣信以履義義以持正而後中
外賢之是故于鄉爲賢後進于太學爲賢弟子
于他日一命之寄又將爲賢有司賢而稱賀予
知其無慙色也已迺若荒嬉以逞重爲名教羞
予言其何裨惟吳子之咎君其毋玷予言且以

累吳子哉

慶陳母楊孺人七袞序

嘉靖戊午歲陳母楊孺人壽躋七袞矣五月望
後三日其誕辰也王子汝嘉軍爲厥子實卿慶
者旅造海沙子曰諸福之歛唯壽爲先吉禮之
舉稱壽爲重唯公錫一言以張之予曰夫壽原
諸天脩諸人者也孺人之壽在古亦稀諸君之
慶之將以其得諸天耶抑以人耶請以物論之
喬松古栢後木而凋厥維昌哉介龜羽鶴後禽
而毀厥維永哉石有璞沙有金野有丹鉛銅鐵
不湮不蝕厥維貞哉夫造物者之良其材也初
不以爲力然物孳而壽未有不假力以致之是
故匪植則弗昌匪調則弗永匪琢則弗貞物且
然而況于人哉夫人之生苟不以造物者之有
力于我而冀非望之福男脩諸外女脩諸內切
切焉日致其力則所謂昌焉永焉貞焉者種種
而具不然無乃憤然而生惛然而沒與物之自
凋自毀者之類與故曰壽也者始之天而終之

皆春園集

卷之三

末

人者也惟孺人早歸陳氏陳氏之先有登科甲而官侍御者夫君弗顯則相以勤儉務底溫裕其負郭田數十頃所居屋隆隆起孺人力也夫君歿孺人抱貞履義以鞏其節茹苦咀澹以持其家燃藜晝荻以訓其子今伯也克儒仲也克商鄉人嘖嘖稱羨焉是孺人數十年自力其力造物者鑒之使樹之門戶而昌衍之子姓而永增之壽算而貞與珍卉仙禽長生于世何異哉何異哉况實卿積學摘文會當擢第異日邇其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三十

贈凌君和叔任贛縣序

贛縣附贛郡之郭素稱繁劇長貳而下唯簿焉先蓋制沿隋唐而設之以佐治也邇來監司郡守以其階閒秩散漫從而役之居是職者亦唯僕僕然承奉其上雖欲主掌簿書以佐長貳之

治不可得矣今年秋半村凌君入銓于吏部既領是職便道歸省者浹月瀕行若有不懌然者其親友方塘孫子北崖保子輩以贈言見屬于予予不獲辭則告之曰半村之不懌者以高士不爲簿耶士無高卑亦繫乎其所養耳半村世家崇川其先多以科第顯若芹溪公則爲中丞龜田公則爲尚書郎半村家傳三禮不售于塲屋廼跨江而南游于辟雍者三年其胸中之所得亦未可涯矣茲所蒞之邑又會合章貢二水半村浮槎而往必神怡而藻濯之予請以水喻夫水因勢而導一瀉千里至順也臨清索照可鑒絲髮至潔也唯夫人不能利導激之則怒號撓之則溷濁胥而溺焉者有矣誠知夫水能濟人亦能溺人于是清其簿書而嚴爲之防無求爾名取諸其順無黷爾貨取諸其潔雖職役繁瑣出其胸中之所得者井井然以辨之何所不濟况贛居西江之南控交廣接甌閩銅鹽之販道所出入寇掠者輕舫利刃長恣于雲濤煙浪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三十一

間法簿尉得兼巡邏半村力甚强才甚敏究其職業又必有弘濟焉者豈但僕僕然承奉其上已哉異時郡守錄其績告于監司監司錄其績告于天子進一階遷一秩使人知高士爲簿類能慎惜名器企美前人亦家國之光也予于芹溪龜田二公有姻好且辱諸子之請故書以爲贈不知半村能懌然否

壽曹母劉太夫人六十序

太夫人劉氏我郡守少川曹公母也公以省元

青春圖集

卷之三

五

復登春闈高第例當入翰需相已乃拘國戚出守我通于是公奉太夫人于宦邸而躬養焉今年夏孟月壽六十而念九日寔懸輓之辰郡之諸學士先生荷公眷愛欲上太夫人千百歲壽屬不佞陳子言之予作而言曰太夫人者一郡太父母也頌太父母之壽以樂父母固人情之樂焉者予何辭竊惟太夫人生長禮義之族夙諳圖史之訓夫君早世遺孤方齠太夫人則笑笄相依矢心弗貳有共姜之貞用嚴佐慈不事

青春圖集

卷之三

五

私昵有河東柳母之肅延儒爲侶訓之大道有孟母之拊燃藜伴讀寒暑靡倦有歐陽母之仁用是而我公文章政事今表表于世計其所自疇非太夫人之成之耶自其蒞我通也僅僅二載守官如女日月可盟歸于其貞敬簡成風聲色不大歸于其肅師帥一方禮樂萬姓歸于其拊振厲弗張鰥寡在念歸于其仁凡若此者要皆太夫人知教以廣慈也而公知學以終孝也卽是可以爲壽矣何也唯慈則是謂太和唯孝則順是謂大順葆和聚順祥之徵也無疆之驗也世俗之爲壽乃欲添東海之籌開西池之宴竊曼倩之桃進方平之酒皆幻妄不經非可以頌我太夫人以樂我父母公者况公之芳猷丕著聲華日隆部使者業已薦之朝矣行將由郡而藩而臬又由是而越常制晉台階滿受封恩光增冠帔所以榮太夫人者豈直如今日之云爾已哉予少孤受吾母之訓而與吾兄俱幸沾一第聞茲懿典恍若有光焉遂因諸君子之

請而願廁賓階之末以奉太夫人千百歲之觴

送太學生成君註銓還鄉序

海門有三峯成君者與吾鄉鳳山單子同游太學今年秋註銓天曹告歸于單子單子探囊中而媿無以贈乃索言于陳子陳子與三峯有姻好辭之不獲遂執筆而言曰余少讀漢代典紀卽河南卜式與蜀司馬相如二人並古賢豪之士而皆以捐家貲爲官卜式竟獵漢爵稱名臣而馬卿詞賦有凌雲之氣千載而後無不景慕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序

其人是輸粟之事殊不足爲學者病而反有所托焉以顯當時以垂後世若三峯之在今日得無有卜式司馬相如之志乎吾聞海門多鉅族俗競魚鹽繫成氏獨不染于其習平居惟植爾田疇葺爾廬舍農焉而已至三峯之令先君出旣耕且讀欲昌厥緒以亢其家聲海門人謂成氏殆農而秀者哉至三峯出則又不安于農之秀者也令先君旣歿兩月而三峯生生而成童母氏亦歿伯兄知有穎質非農也遂延師于塾

時嚴督而訓迪之三峯服勤茹苦下帷數載丞

丞然日有文名柰之何數奇不售于塲屋遂以兄命援例輸粟以希後進來遊南雍時南雍生無慮百數人皆從三峯讓名往往又見賞于大司成而三峯于是益奮起讀書不輟其意蓋痛先考妣之不及侍養而早世而又痛其兄之有嚴教而無所效必欲顯其親以及其兄而後已嗟乎惟孝則可以建忠惟弟則可以達順忠順不失大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而三峯有焉是不可以望卜式援馬卿以酬吾人今日之志乎三峯歸矣幸無忘予與單子語于南雍之言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序

送何明甫還姑蘇

常熟何明甫遊通川瀕行諸通人將祖于狼山之堂請陳子言以贈之陳子曰未同何言爲况言之弗腆也或曰何亦有可言焉何故族也其先人常友于子之先人推愛以愛推敬以敬焉非義乎陳子曰義則可以言矣重以茲請予何

言之辭惟先人與昆季常客于吳言其地嘉而秀人穎而逸俗和易而信與之友咸莫逆焉何復有家業雅寄情于山水間更可友矣宜乎通之人愛之敬之猶先人之愛敬其先人也夫人之生世率苦于無友非無友也但以利相啖者則道有所弗能全以跡相屬者則情有所弗能洽故雖交游遍天下而號爲義友者恒寡何之義不義未可知然通之距吳南北間一帶水耳異地而同人異人而同俗俗同則求同則聚聚則戀戀則難離情也狼山之會慶其聚感其離亦情也古人之所不廢也是故古之人慶不過諛感不過愴規之以義而已今何之遊江北也商也得無鳴篳竿挾妖豔策肥茹甘自失其爲良商乎何之南歸也氓也得無藝爾田營爾室恢爾先業不失其爲良氓乎祖行者凡若于入厥業惟均得無躡崇崗望巨川發志士之氣相誓以有成乎古之人恒以言贈人竊言之以考其成或曰茲一言而三義備矣足以贈行矣

夫其始言也質而確守身之義也其再言也直而度閒家之義也其三言也婉而約責善之義也何聞之必將知定交之道以義又知其先人能遺之以義又知子之先人愛人敬人而類錫之以義則斯言也凡以闡先志風後人豈直備祖筵故事已哉陳子曰言而匪義言善弗傳義可傳也遂書而歸之

拱壽圖爲王太宜人壽序

余稽之吉禮獨以壽爲重而我通之俗亦以壽爲重故鄉間親戚有壽咸頌之其頌之者恒以文將之文以詩以詞而不足則以序以記以傳又不足則以圖壽而宣之文焉其爲意也美哉其腴矣今太宜人曹氏故武畧將軍王公之配也今年冬壽躋六袞而悅旦在十月六日鄉親友爲其子子明子良慶者繪圖爲壽以文屬余余惟事之涉于荒繆異聞者君子不置口吻若瑤池天開群仙拱壽要亦聞之異者茲圖之爲壽得非取其長生之意乎詩曰萬有千歲眉壽

無有害此長生之說也然天下豈有千萬歲之人哉聖人存之于詩蓋姑取其意耳况太宜人自宜其壽則是圖與文與太宜人之壽共垂之千萬歲可也何也太宜人幼諳媼師之訓長習敬姜之規早相夫子秉戎視篆監運督操武弁中無有出于王將軍之右者是唯太宜人之德德則宜壽太宜人撫孤成賢伯也以武仲也以文論者謂將軍久役于外而二子之成咸由內訓是唯太宜人之功功則宜壽內訓功成紆青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三

拖紫家聲不替孝養方殷于時不必鄭海水以爲觴擷蟠桃以爲果採石芝以爲茹而太宜人鶴髮長垂霞裳輝賁自宛如人境之王母怡怡于北堂之上是惟太宜人之福福則宜壽是故德言其盛壽而臧矣功言其成壽而榮矣福言其備壽而樂矣太宜人介福咸具諸賢嗣又將以于戈俎豆效用明時則祿養益隆恩封未已所以顯揚太宜人者當自有名繪筆傳其美則太宜人之壽于天地間良自致之奚用群仙拱

壽之說哉余于王氏爲通家方擬持酒登堂上太宜人千萬歲壽重以諸君之請遂爲之序以書于圖之上方

贈陳熙菴入太學詩序

予識熙菴陳子于南都熙菴莫予逆也朝莫見必深談長嘯知其爲素心人予亦莫敢逆焉古所謂莫逆交非與陳子間携一帙揖予而請曰茲帙也同游諸君子之贈言也必得子爲序以傳諸家予受而閱之爲詩爲詞凡若干篇其言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三

直而雅婉而不諛渢渢乎諸體備矣亦何俟于予言而後傳哉予惟言之傳否存乎遇人之賢不肖存乎學也泗爲中都名郡賸有山水其靈融秀結鍾爲俊英往往甲于他郡熙菴年甚少質甚美嘗從內翰諸公游抽關啓鑰頗會宗旨茲雖以例進風流儒雅器識迥異乎人要當不爲此途所窘矣獨念

國家監胄之設萃天下諸英賢而涵育之俾其履繩蹈矩相規相勸士有游歌于是者或相眩

于文辭或相淪于習俗松溪夫子嘗論其病矣熙菴之來距其鄉不五百里唯敬而業樂而群未嘗一日在告作兒女子態至于壯懷高致感動一時得一贈言津津然如嚼芳鮮直者需以自規婉者需以自勸相規相勸弼成德業是故陳子之賢得諸君子而後成諸君子之言遇陳子而後信茲帙也與同堂錄並傳可也迺若改其素履沒沒于文辭習俗間則予言爲群玉之玷而已陳子當自得之

皆春圖集

卷之三

罕

壽孫君世高七袞序

通郡襟山帶江風氣淳朴生于其間者亦含淳抱朴往往多壽迺竹林孫翁今年壽躋七十矣七月六日寔維誕辰鄉士夫與翁相善者爭持觴往賀屬余爲言余聞仁者靜仁者壽翁號竹林素喜養靜今茲之壽迺自已而致焉者又奚以余言爲哉蓋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古者養老之制執醬而醕爵天子親之所以太和風熙民鮮天扎成躋之仁壽之域也周衰禮廢有

白首而從征後者故曰上古之民上壽中古之民中壽季世之民勞而壽焉者罕矣欲長生久視如老聃之靜養者能不自己爲之耶余觀聃之言有曰良賈若虛盛德若愚孔子西遊而嘆老聃之猶龍謂其能靜養云爾今夸翊之子聞于靜養一旦逢機而藉勢遂極其力之所可獵取漁奪而窮其志之所馳騁矜耀鳴筆竿擁輿騎閭巷之人曩與等夷者莫不嘖嘖然稱羨會未幾而光景銷歇則又相與追其盛而詫乎其

皆春圖集

卷之三

罕

衰若此者豈乘除之數固然而不能逃與無乃其氣盈志滿犯老氏之戒而致然與竹林翁少業商賈深藏若虛其于老氏之學未知其有得焉與否然而投老息機不赴鄉飲唯蕭然一室靜養此生雖諸嗣克肖家日殷裕而翁不知也是故翁唯無營無營故神日妥翁唯無慮無慮故心日定翁唯無競無競故氣日平翁唯無後無後故形日固翁之爲人大都以靜爲主余知靜者本長生之訣而翁得壽之訣且有壽之徵

雖謂之有得于老氏焉可也諸君子欲知翁之壽請問老氏之壽若干而翁可知已

賀吳隱君榮壽序

適者

皇上推孝覃恩傳制海內有耆年碩德者賜以冠綬乙卯秋九月念九日思軒吳翁北面稽首而受之時翁之子汝才啓于太府公公舉行如制又值翁之誕辰亦榮矣鄉士夫龍津張君輩偕往爲賀問言于予予作而曰於懿哉制乎此

皆春園集

卷之三

聖一

有國之紀有家之慶也可以風矣粵稽古尚齒之制杖朝杖國養老之禮天子親之所以上下太和咸躋榮壽世衰禮廢風漸澆漓兼以徵調繁興恩澤日壅非自力以遵其會者弗與焉何也今之世孰不欲其子之孝哉然訓之一經厄而不第者夫豈少也子之孝親亦孰不願其榮顯哉夫一經弗售無以顯親俾韋布終焉者又豈少也唯翁素孝芸軒翁因以思軒自號負其囊橐亦業商于吳越間迨暮年倦遊一廛歸隱

于于煦煦澹泊相安居常嘆曰吾聞諸農夫是種是麋必有豐年吾倦矣吾有奇兒可以亢宗矣適時加淬勵疊疊然望其顯揚以無墜門祚汝才少而亡母父且弗耀亦克自淬勵期于顯揚蓋時時往來于懷焉乃今得舉于鄉而廁名于賢書翁亦稍顯則翁雖不仕而我冠博衣輝賁閭里雖無公養而諸子奉侍早晚飯一盂殽一豆或歲時喜慶事則從故人耆舊置酒高會其壽而榮焉亦無異于古之老者矣况翁之年望七十春秋未艾汝才將釋褐恩封有期鄉之人皆嘖嘖稱羨謂翁能以善昌其後汝才能以孝慰其親親顯名揚動遵其會非一時之盛事哉是日也歌樂具俎豆陳上昭國恩下篤家慶中以揚勵風俗爲斯民力善之助者胥此焉在匪直寵光吳氏因辱諸君之請備書之如此

皆春園集

卷之三

聖一

詞場合璧小引

古之賢達甘於隱淪者各有所托或托之詩或

托之酒或托之聲色要非無意也者余初以母老絕意公車已而母歿無心捧檄且鄙性不羈又不能僕僕以逐時好見世之升沉靡定勝負不常總是逢場作戲於是感時憂事觸目激衷輒著雜劇填新詞久之遂成十餘種凡聲之高下字之陰陽靡不統之九宮得之三昧揣切分別務臻妙境不然不已也至於伎倆雜陳每顧周郎之曲宮商迭奏頗善中郎之聽雖奇事足堪抵掌而良工未免苦心矣然戲戲耳余固托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四

之乎戲大都本人倫關世教卽感應可以觀父子焉觸邪可以觀君臣焉輪迴可以觀人生之變幻焉而諸本又以四樂爲首四樂者余之所托而述焉者也盖有深意焉豈徒流連光景以耗壯心願養情性以遣餘年已哉比歲杜門抱病百念俱廢回視舊業如弁髦然偶檢笥中不忍自棄彙成十帙貽厥同好見余之托此亦不爲無意云

晴湖詩卷序

豫章喻子傳經館于吾鄉士大夫之家一旦携所繪晴湖卷造陳子而請曰人謂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若皆離世而樂道予竊愛之慕之者也予家世居于蛟溪溪西別業曰長湖延袤三里許湖中有田可耕有川可漁兩旁有山巒雲樹可供吟眺遇天日融朗則境界愈佳情景尤勝故予以晴湖爲稱號將終隱焉是卷請諸君子之詩題于其上唯子其序之予領其言嘉之曰喻子之達如此哉夫喻子寄于隱者

皆春園集

卷之三

五

也非留于隱者也嘗聞山川雖勝必得人焉而居之則其勝益顯彼酣于富貴者不暇隱累于貧賤者不能隱以物物我者又不知所以隱故謝康樂好山澤之遊人以爲癖李平泉酷于花木山石之玩人以爲愚則凡習于隱者亦必有道矣今喻子生于斯樂于斯耕讀于斯又移之畫圖收之詩譜雖旅遊千里時一披玩而故山風景宛然在目睫間信乎子之爲隱也寄焉而已疇其留之莊周曰翛然而往翛然而來喻子

得之矣奚必求古之所謂大隱真隱哉予方養
痾山居他日得下西江道南昌携一琴一鶴訪
晴湖而問焉更期胡氏二先生同爲地主與之
漱清泉歌白石終日而後去則予雖不文尚能
臨風作賦以殿群玉而此姑序其槩云

皆春園集卷之三

皆春園集

卷之三

吳大

皆春園集卷之四

帳詞并引

送鍾太守入覲帳詞并引

某稱間世人豪連山家學策名桂籍榮分兔
窟之香筮仕芹宮暫典鱸堂之教肆蜚英于
甲榜遂論秀于銓司煌煌墨綬銅章

帝遣賢臣出守濟濟朱旛皂盖民誇刺史來

臨居官敦儉素之風問俗解嚴苛之禁仁推

皆春園集

卷之四

狴犴真教枯木生萋威懾萑苻不用重門擊

析下里頌聲大作當途薦剡交騰屬三年考

績初成忽五月征車就駕薰風吹彩旆願言

縮地從之曉日上彤廷乍覺朝天近矣某叨

沾儒雅景慕賢勞進秩酬功豫喜鴻達之漸

臨岐緒別彌深藹日之傾聊托歌詞用華行

色詞曰

甘棠樹侯在綠陰深處三載成功歸漢署攀轅
留不住 闔闔曉天雲霧冉冉環珮聲度只恐

明堂需玉柱山州無召父

右調謁金門

賀朱別駕平寇帳詞并引

伏以

才華允懋對揚禮樂三千德器惟弘涵蓄甲
兵數萬功存保障譽播循良恭惟某越國人
豪考亭家樂繁用賓于

上國爰筮仕于西曹尋膺別駕之除暫任專
城之佐心推簡易政解煩苛官規遠紹襲黃

皆春園集

卷之四

二

民類爭歌召杜邇者頑愚不軌嘯聚團沙嘗
厯撫諭之恩莫易沉迷之習平茲醜虜賴我
明公帷幄從容操黃公之秘術山陵向背握
玄女之靈符師出有名聲揚鼓鐸鋒交無敵
威懾貔貅致江南收破竹之勲由海北助擊
蛇之陣聯舟振旅歌迎柳岸春風賣劍興農
耕動花村夜月妖氛淨歛協氣融雖海邑
攸寧會速雉馴之化而雲達孔達難淹鴻漸
之期

王朝將晉秩酬功士類競脩辭頌德因叨大

庇聊獻微忱詞曰

百里山州稱樂土綠逗桑麻春氣煦條然溟渤
起鯨鯢揚髻鼓鬣成雷雨使君文且武登臺拔
劍虹光吐笑談中妖氛撲滅黎庶咸安堵 記
得元戎推尚父博帶褒衣居幕府宦途華軌日
駸駸龍韜虎畧今齊古聲望流寰宇薦書指日
通明主賜環飛老成材幹收作明堂柱

右調歸朝歡

皆春園集

卷之四

主

送張郡倅北擢帳詞并引

某稱家居建武系出文僊壁水澄心不替三
餘之學寶刀入夢尋膺半刺之除曰清曰慎
曰勤有猷有爲有守明通法律折疑獄于片
言小試經綸蜚賢聲于三載憲臺褒獎鄰郡
謳歌方觀治績之成忽報徵書之至盱江地
迥計輟南歸繕部工繁程嚴北上雲中宮殿
贊百堵之皆興幕下簿書飭五材而畢具君
子邁從龍之會士人興繫馬之思車轍麟麟

風煙漠漠自今伊始常依日月之光無疾其
驅少玩湖山之景深惟遺愛均管離愁敝祖
席于臨岐且親綠酒颺征旗之載道漸遠鴻
儀聊托歌詞用華行色詞曰

昔日兒童撲手喜歌來暮聽喬遷共添愁緒驪
歌一曲聲如訴無奈公車背我堂堂去 看賢
侯俊才堪稱寶樹領春恩又遷華署願從今移
孝輸忠在黃金臺上脩建擎天柱

右調錦纏道

送朱比部之邵武帳詞并引

某稱越國英流考亭緒學胸蟠列宿占兎窟
之秋香氣吐長霓破龍門之春浪初試經綸
于粉署繼分風月于黃堂有康民阜物之心
無遷客逐臣之態照姦搜隱剖疑獄于如流
矜寡恤孤致懽聲之載道弘敷典禮遄集工
程羞蘋藻則潛德重光戮鯨鯢斯驚波遂晏
古稱循吏今見

明公肆當途薦剡交馳僅暮月除書復下由

州以府既占地位之高因屈而伸更識天機
之妙未誇展驥共喜遷鶯携琴鶴以隨身戒
車旗而就道清標絕俗真同山谷梅花離思
縈人共覩河橋柳色扳留莫遂瞻戀彌深無
疾其驅更進一盃之酒有言敢贈因辭百鎰
之金聊托蕪詞用將芹臆詞曰

楚楚甘棠更染澹煙輕霧遍山原綠陰交護登
車漫指南歸路籠鶴囊琴揔有天仙趣 荷君
王賜環怎生留住樵川人又歌來暮看自今鳳

翥鴻儀在碧雲霄上竟把勲名樹

右調錦纏道

賀李侯保障成功帳詞并引

某稱性涵簡毅儀著謙恭璧水從游早勵成
賢之志寶刀入夢適得筮仕之期治佐黃堂
榮分赤紱貞守懼一塵之染代耕甘五斗之
餐雖小試其經綸遂大張乎聲望頃緣倭變
愈軫民艱龍劍高揮捍山城而克鞏虎符暫
攝扶海甸于瀕危志在奠安器投盤錯總是

因時致用何嘗眩巧爲能蓋一官竭圖報之
私斯半載見贊襄之美鯨波日歛農畝秋登
褒嘉仍出于監司歡慶並騰于下里况夫我
輩均在幬幪賴有君侯深煩保障顧高華而
欣羨宜吉禮之虔脩羽拂鴻達預卜陞遷之
光筵開菊節聊賡頌美之詞冀爾雅懷鑒茲
微悃詞曰

煙消山島清海濤波光耀鯨鯢俱汨沒齊歡笑
鄉兵不點仍去親耕釣頻年逢殺運贊畫驅除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六

總是我侯才調 新添華髮猶自頻頻照欲建
勲名何須廊廟山州半刺但得民安樂是把君
恩報士林間欣秉筆爭相褒勞

右調滿路花

壽陳處士七袞帳詞并引

其稱性秉冲和儀崇簡朴昇平世界長興擊
壤之歌表正鄉閭遠慕太丘之行有懷避俗
無相封侯築矮屋以棲遲撫長松而寄傲布
袍芒履非沽子子之名石枕藤牀復作蘧蘧

之夢開田園于負郭構書史以傳家玉粒供
餐瓊枝挺秀付利名于一笑誓心跡之雙清
八月漸闌七旬伊始童顏尚駐何須更煉其
丹鶴髮長垂不用頻看此鏡唯嘉辰之適會
斯樂事之交并青玉案前裊裊香騰寶鴨紫
霞盃裏離離影照金芝天昇康寧人欽耆舊
顧吾儕之不穀與公子而同游師友相兼素
聞庭訓冠裳旣集宜祝椿齡冀添海屋之籌
試秉詞林之筆漫陳俚語共表微忱詞曰

皆春園集

卷之四

七

華堂開宴舞袖連歌扇天正爽秋纔半風敲榕
葉脆露洒蘭花顫酒闌後老人星在中霄現
有子攻文翰會把鰲頭占城市裏溪橋畔一筇
堪自適五斗何須戀便看取封章飛下金鑾殿

右調千秋歲

祭文

祭文山先生文

嗚呼天不佑宋國難方頻先生至止萬里孤臣
逡巡渡海以抹蒙塵仰瞻遺跡肇舉精禋蓋將

以風斯人焉使知以忠孝裨身也

祭胡文定公文

惟公道傳伊洛志在春秋愛君憂國贊化宣猷
中忤權貴出守山州操持獨挺名譽長流凡我
後學景乃前脩虔陳祀禮冀格神休

西閔江樓成祭土神文

守土保民有司常職設險垂訓於昭大易惟通
百里海帶江環寇侵虜犯四面相將城南有樓
出入爲限瞻海望江有備無患邇因不軌嘯聚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八

團沙城西未備民欲移家僭亂既平鳩材創制
踰月工成西南並峙嗚乎至險有三天險也地
險也人險也本天之理因地之勢用人之力設
此鉅塞重關庶越之者難也惟神司土爲民告
祀宜鑒我心永垂護庇

祭靜齋李太守文

嗚呼公其止于斯耶惟公有老成練達之才人
咸以遠器期之而迺竟弗亨有慈祥豈弟之德
足引其年矣而迺竟弗永豈造物適然之故哉

是故天下有終數有盡命雖天地鬼神有不與
知者人無憾焉可也况公之在病衆心驚惶求
醫請禱寢食俱忘公之在殮衆心悲傷停耕罷
市涕泗沾裳此見好惡之公不容已公雖死而
有光惟公愛我及我諸姪白下聞訃不勝驚惕
緘辭告奠寄此哀臆

祭封翁郭太宰父文

嘗聞山以產玉而名川以毓珠而秀囿以出麟
而文臺以棲鳳而瑞蓋至寶不恒有嘉祥不易

皆春園集

卷之四

九

遘而稱之者必尋其根溯其源也我公秀萃嵩
山靈沾洛水抱淳而居避險而履時當商周可
伊可呂寤寐唐虞乃巢乃許陰德積于其身餘
慶徵諸其子公志于道吾師能承如金如玉爲
鳳爲麟誓守傳家之訓期酬用世之心公志于
文吾師能續敷對 大廷迴翔翰苑才騰寶樹
之華詞吐金匱之焰公志在國師作之基文衡
四握收錄無遺銓衡再秉鑒別無私扶旣衰之
元氣甦方困之群黎公志在君師委之質薦用

忠直補茲袞職贊脩玄默建茲皇極實左右之
股肱亦廟堂之柱石聖明在上推孝勸忠曰子
之懿唯父之功苟疏恩澤累錫褒封緋袍繪鶴
紫誥盤龍日娛老景時接仙踪年躋七袞計聞
九重遣官營葬祀禮俱隆是公之生榮死哀凡
以得太宰爲之子焉所謂珠玉之表山川鳳麟
之瑞臺閣信不誣矣嗚乎子有父風呂成公之
賢益著嗣登相位王晉公之祚彌昌自古皆然
于今爲烈况吾師身爲元老其親尚存親以壽
皆春圖集 卷之四 十一

祭都憲凌公文

嗚呼公今已矣三朝之間四海之內皆知有我

芹溪翁而今已矣惟我通郡山水稱雄公生詎
偶秀聚靈融蚤通仙籍初試花封化成馴雉秩
進乘驄囊飛清穆膽落茲雄累司風紀克代天
工乃遷圉卿塞淵之衷乃遷方伯承宣之功都
臺晚陟位望彌崇文堪華國武可折衝歷稽勲
業宜銘鼎鐘燕北經營擴封疆於境外荆南綏
撫顯瑞應于陵中是宜上依堯舜下接夔龍何
宦情忽倦于廊廟而雅興欲托於喬松堂開綠
野社結丹峯煙霞掩暎詩酒從容歸然大老士
論攸鍾明明 皆春圖集 卷之四 十一

天子將復登庸天胡不惠遽奪我公然眷恩弗
替卹典方隆諭頒祭葬用表清忠宸章貢赫碑
石穹窿會驅靈駕載返玄宮事歸于定命考其
終况今家聲雅素世澤綿洪衣冠濟美蘭桂成
叢信哀榮之並極秉光裕之攸同某久欽元德
追仰高風儀刑莫及哀痛何窮陳詞告奠庶鑒
微悰

祭錢封翁暨夫人文

天篤明祐克生俊良不有宿德孰開其祥故有
呂成公之賢而後有大愚之風采有安樂君之
教而後有永叔之文章譬則媚蛉廼生夜光此
固造物之妙抑亦人事之常也矧靈德脩于家
行孚于鄉作郡賢勞擬考三年之最歸田種福
安于雙鬢之蒼陰功所積寶樹呈芳朝服鯉趨
之訓夜甘熊膽之嘗遂登名于天府因列秩于
黃堂嗟嗟若翁嗟嗟若母宜膺祿養宜被封章
胡一朝而長逝俾雙玉之偕藏圖書在側機杼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十一

在傍能不重憑棺之慟與執紼之傷耶今者令
子豸袍近日象簡凝霜司激揚于風紀爭可否
于廟堂孝子懷顯親之心痛音容之閭寂
明王舉勸臣之典厯綸綍之褒揚龍躍金泥價
高閭闔鸞迴錦誥恩賁隴岡勒豐碑而屹立見
潛德之彌彰信本培者末懋而源浚者流長俯
仰今昔良可自憫何介介于存亡耶愚生也晚
未接冠裳仰瞻遺像玉質金相有肉一豆有酒
一觴臨風告奠庶幾戔靈兮不昧來格洋洋也

祭封翁黃先生文

有玉在璞不薦明廷虹光上射昭爲列星於懿
先生淹貫經史文鏘一蹶壯志銷阻弘開絳帳
雅列青衿抽關啓鑰曲底于成晚遯丘樊陶情
詩酒富貴功名等之芻狗舍和葆真坐享遐年
才雖不試其天則全餘慶所鍾詒之令子豸冠
綉衣爲周柱史馳封賁及祿養方殷家庭几杖
樂事交併黃髮皤皤共喜無恙胡爲厭世騎箕
長往惟予小子忝竊通家登堂告別再易年華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十三

凶計遙傳不勝悽惻東望江鄉有懷執紼薄言
寓奠情見乎辭不亡者在庶其鑒之

祭曹上虞文

嗚呼先生而遽止于斯耶先生醇和雅靜其性
則良老成練達其才則長高明正直其氣則昌
備茲三物而善用之是故孝孚于家教行于子
治洽于東浙之民解紱歸來脫茲塵鞅竹林花
塢巾屨翩翩所謂山中宰相海上神仙其先生
之謂乎憶昔登堂草草告別方擬攝天台采流

霞以祝先生千萬年壽也胡不少待遽爾長徂
感念通家不勝淒惻爲文告奠聊以致吾私而
已靈其鑒之

同年祭蔣圻鎮母夫人文

婦道主內無成有終易垂坤教今昔相同惟我
夫人端莊溫惠容德言功厥身咸備早承懿訓
宜室宜家蘋蘩克薦帷簿無譁善相乃夫醫傳
三世德植杏林輕名輕利善訓乃子家傳一經
名登桂籍爲鳳爲麟慶祚方隆貤封可必胡不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古

少延遽至斯極嗚乎良玉易毀幽蘭易摧茫茫
天道莫測其機凡我同袍締交令子誼忝通家
知生知死登堂大息風日祈寒無由瞻奉有涕
沈瀾盤薦江蘼尊酌江水陳詞告奠靈其鑒只

祭表明府興之文

嘗聞鳬短鶴長蘭芬蕕穢天之造物疇能一之
是故人有窮達亦有脩短雖聖賢有不可必者
嗟嗟海東其又何言矣惟子有高明不羣之才
有沉潜自得之學蚤攻三禮秀競儒林高擢一

枝香分蟾窟譬之龍驤而鳳騰聲望何其盛也

及夫春闈不薦出宰一方雖臨聖王之都又

值胡虜之變簿書堆裏益厲丹心笳鼓聲中暗

添華髮由是樹勲庸致通顯特易易耳柰之何

一疾而不起哉謂天無知曷爲而生謂天有知

曷爲而死豈造物者之數皆出于適然不係諸

賢不肖耶抑天有定命人莫能移若顏夭而憲

貧一司之冥冥者耶嗟嗟海東如海水東逝不

復回矣然而有子業商而廬益充有子業儒而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古

國將庸則天之所以報善人者又未可涯也是
不足以慰英魂于地下哉今日何日靈輶啓行
凡我鄉人不勝痛惜觴酒豆肉陳于几筵子能
臨之聞此誄辭否

祭楊經府嘉會文

人有窮達亦有死生所以司之者天也所貴乎
夫人者亦生順死安而已論公者以公負顯揚
之志而竟起于太學抱經濟之才而筮仕于幕
寮從順養之法而未躋于上壽求林臯之樂而

遽終于正寢天之昇福猶若有未罄焉者然自公觀之由太學而經府亦行其所志矣視彼皓首窮經不沾一命者何如也履順境而壽終亦幾乎全福矣視彼蓋棺之日不得其正者何如也况公有田有廬幹蠱用譽可謂光乎其先難兄難弟嗣美承休可謂裕乎其後則天之所畀于公者其厚耶薄耶公之所享于已者其足耶未耶嗚呼神禹知命以死爲歸全此百骸公其歸矣莊子達生以死爲息瞑此雙目公其息矣

卷之四

六

佳城爰啓靈輻就途載酒陳牲而告之以斯文焉禮也嗚呼朔風颼颼寒雲漠漠尊靈未泯來歎來格

祭陳文學子模文

嗚乎天乎何成子之艱而奪子之速耶憶子髫年潛心文史蕙帳燠燠明燈淨几常瞻雲漢之衢欲騁功名之軌逮夫世途坎坷志阻騫騰豹隱南山之霧鯤潛北海之濱引藍袍而拭淚投彩筆而傷神柰之何病增二豎數止四旬而卒

殞其身耶嘗聞夫虞氏窮愁賈生天折書著而淪賦成而絕蓋月犯者少微而命遭者磨蝎慨志士之云亡問蒼天而不決古之人皆然今復何說耶然而子有文翰可以爲儒子有德器可以爲師自厭觀于塵世乃夢入于華胥故曰名壽爲上身壽次之則子之得諸造物者亦安可誣耶文山如屏長河如練中有高丘松楸如幔將埋玉之在茲共炙雞而致奠惻然傷我之心寧復覲子之面耶

卷之四

七

祭靜齋府君文

代作

維靈德性冲凝風儀脩美璧水陶鎔乘時而起幕府賢勞見幾而止有母在堂拳拳甘旨有子在塾諄諄詩禮蕙帳薰爐茅齋竹几宜靜養其天和以益綿乎福祉然而光陰易邁理數難窺行將杖國遽爾騎箕閔予小子嗚呼噫嘻吾母早歿與父相依吾父復歿棄我如遺山壑野丘愁絕往來之跡錦囊細帙幸存歸去之辭悵招魂而不起徒飲恨以何裨日莫風淒天寒霜結

鶴唳猿啼鳥悲鳥咽有時夢萱萱花狼籍有時
夢椿椿枝摧折有腸皆斷有肝皆裂有志皆灰
有淚皆血痛二人之云亡成百年之永訣地老
天荒我念其曷闕耶所可幸者書香有繼世業
無忘良辰既卜大事宜襄爰厘史筆用耀幽光
靈輅就駕執紼成行佳城再啓雙玉偕藏孤子
幼孫載感載傷長號送哀神其臨之在上耶質
之在傍耶

祭黃翁文 代作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六

嗚乎岳翁而今已矣淳良之心謹飭之行謙厚
之語古朴之態今皆不復見矣嗚乎悲哉追惟
寅月方慶履端而我翁病矣登堂問候猶力疾
支持曰吾無恙也問候未幾翁伏枕矣內子往
問猶慰答曰吾恙少愈爾可無慮也自春徂夏
翁之羸憊甚矣問諸內子曰更醫尚可起也夏
序就艾翁之氣息奄奄矣內子始謂予曰疾革
不可爲也乃相向而泣翁之目瞑矣然而翁有
田廬幹蠱用譽謂之能光先可也子姓成立蘭

玉森森謂之能裕後可也所可憾者西園負郭
花木成蹊行樂未終溘焉長逝行路者亦爲之
痛惜况于翁婿之情尤爲相關者乎良日既卜
大事宜襄佳城既開靈輅就駕一尊告奠爲千
古之永別矣

祭孫夫人文

維婦之賢徵于相夫一官初履庶政維和維母
之賢徵于教子一經既傳雙鳳將起夫榮子秀
宜樂天年爰離故國同歷崇川胡不少延奄忽

皆春園集

卷之四

九

而逝祿養未沾 恩封未被燕山巉巉潞水漫
漫去歲之夏舟渡而南狼山矗矗淮水脉脉今
歲之春櫬歸而北良璧遽毀幽蘭早摧夫人弗
壽天道無知人皆有死首丘是尚丹旌載途薄
言旋葬維茲士庶罔不興嗟矧于賤子誼忝通
家盤桓野蔬尊酌江水陳詞告奠有涕霑臆

墓誌銘

尤母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諱惠賢生成化戊戌年四月二十

二日卒嘉靖乙未年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以嘉靖丙申年十二月念一日葬城東之塋同夫尤綉穴子男三淮沔津孫男五雲霞雨霄霖淮也齋郡學生朱言狀謁予銘之以垂不朽既乃泣而言曰爲母而無善也有善而無子也雖弗銘猶可也惟吾母之善五之子三忍使之泯泯爾耶吾聞吾母徐也其先自江西新淦戍于通遠家焉而曾祖而祖而考世有積善是故吾母亦述世德焉吾母及笄歸尤氏能慈婉沉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十

慧克循母訓奉舅姑旦夕起居仙仙無惰容處姊姒遇宗戚祀先禮賓悉有規緒姑死時執吾母手而謂曰吾昔得冢婦頗當意願復得新婦如冢婦以興吾家今果然君子謂其得婦道之順矣尤世業商先君常客于吳內政悉委之吾母吾母操井臼躬紡績畜雞豚課桑麻以資衣食時或脫簪珥以繼之先君經年湖海少內顧之憂者有吾母在焉君子謂其克勤矣善理其家矣又曰先君好勞恒多疾疾作吾母侍牀側

親嘗藥而進比卒哀毀骨立既服闋甫三十一歲或少之以微言相諷卽厲聲曰我何人家女爲何人家婦爾見吾面曾見吾心耶自是卻容飾寡言笑居孀歷三十年節益勵鄉人欲上于有司亟止之曰分內事耳吾不欲聞于人也君子謂其克貞矣善守其身矣又曰吾母性嚴重有諸兄風至于率子婦督僮奴殊有恩禮某有善面語之曰汝先君聞某家某善則侈談之吾痛其不汝見也語畢泫然涕下遇有過則又語

皆春園集

卷之四

十一

之曰汝幸先君不汝見故縱之耶語畢亦泫然涕下蓋吾母以善感人咸感之君子曰是可以觀化矣淮失怙時方弱冠沔津尚幼事多迷繆家日屯蹇吾母恒歎曰盛衰有時貧富有命所慮無良後耳願爾輩服勞茹苦以底有立以無墮人後淮不穀第世其商業津亦如之沔祿天曹三載方省祭于家冀他日竊升斗祿爲吾母養而今已矣君子以其愛而知勞又謂之克慈予聞之曰如其賢如其賢夫古者內行不出

于閭顧欲列之于墓曷徵哉徵諸孺人之子之
兄弟而已矣向吾見孺人之仲子惟廉惟慎時
廼職脩知孺人教之義矣今孺人冢子槁形疏
服妻如楚如又知其事孺人孝矣且孺人兄弟
皆卒業太學有文誼予通家焉信孺人之善成
于世德之厚家教之久也法宜銘哉銘曰
豐其德嗇其年繁誰爲之愆吁嗟乎天也斯石
之鐫斯文之傳永昭其潛

墓表

故冠縣丞徐公墓表

嘉靖癸巳冬十月癸亥廸功郎徐公卒予友南
槐先生若兄也南槐狀公行徵陳郡博待科爲
之銘旣又以爲銘載幽壤非建石表墓將無以
貴終昭遠俾其子陟丐一言表之予不文辱在
婣黨知公行寔詳且感南槐友于之雅廼爲之
辭曰公諱容字文量別號樸菴其先有諱雲者
居臨江之新淦以註誤戍通遂家焉太公諱禮
父諱廣皆以產雄于鄉公少警敏治尚書補郡

卷之四

墓表

墓表

庠增廣員名嶄嶄起雖武弁亦禮公不敢以尋
常士睨正德庚午援輸粟賑邊例入太學敬業
樂羣以故器度日益弘藻思日益蔚公數奇兩
舉不偶待次吏部以嘉靖甲申授山東冠縣丞
公佐政務崇大體常俸外例可取者絕不染指
奉東昌侯葉公檄署知清平邑居越歲疏滯補
敝任理不任術清平之人亦德之無間言丙戌
冬以勞瘁嬰疾且止且作兩告病于撫按王公
馬公二公素見器重皆弗之許輒感然曰大丈夫

卷之四

墓表

墓表

夫出處直因其時耳江東林田良足以自活可
虐縻五斗粟耶况失君之事不忠詒母之憂不
孝吾不欲效尤于俗吏也驅肩輿而歸留一僕
告病古有吏隱公非其儔與公非其儔與公家
食時崇約戒奢嗣乃先德奉母氏無異生母育
諸弟悉爲之所曰宸曰寵厠散官庇其身曰宇
卽南槐游太學卒其業公與寵同胞且同處至
髮種種靡所于戾御僮僕嚴甚不過假辭色矢
心幹蠱而家政井井也其與物交諳練甚精防

範甚密至于舉義喪建義塾浚義井唯自植其善無所爲尤喜譚辨雖窮日夕不倦或以不平來質卽力爲排解人服之嘖嘖歎曰徐上舍端慈君子也謝事歸燕居樸菴日須藥物因嗜東垣丹溪諸方書檢閱不少釋暇日則葺爾廬課爾田凡聲色玩好靡所留念未幾疾且劇瘖弗能語易簀時猶以指畫手顧示其子曰讀書讀書餘未及而絕公生成化壬辰享年六十卜以乙未春三月念四日葬狼山鄉澗橋南之新阡

青禾園集 卷之四 五

配羅氏先歿繼謝氏子一卽陟娶陳氏女二長室劉繼美羅出次室錢文達謝出也孫二學顏學會嗚呼天之福人畀之以才以氣或不畀之以位與壽然吾人料理天下事匪氣則怯匪才則弛匪位與壽則斯二者又鮮能盡其用也夫旣負氣具才且得官以效用而又不獲自盡人之用世亦甚難矣哉吾聞論人者先氣而後才成敗不與焉公試政未及一考政蹟已鑿鑿可紀使久于其地而得專制所施有未可限者蹟

于其命竟齋志以死豈徒其民惜之凡爲世道惜者皆爲之扼腕也因表其墓欲使公之名章章然壽于今後未可必得然公之賢于素餐者固遠矣後之君子因予言而考德論世豈得無權衡也乎公可以無憾矣

行狀

河東何先生行狀

公諱玘字佩之姓何氏別號鳳湖其先微之績溪人也曾太父諱子車太父諱必通遭元季兵燹避居景陵里俱隱德不仕父諱思謙別號務本齋游邑庠累舉不第以母老告侍養妣彭氏有懿行公少而穎異授尚書治舉子業名蘄蘄起務本齋旣卒兄諱璨者方任安岳司訓公奉彭孺人矢心幹蠱且耕且讀時督學憲副敦崇德行縣學薦公居其首成化庚子領鄉薦辛丑赴春官試中乙榜署合江教諭事合江自創學士鮮登科第公立條約嚴課試以身相率故士類感奮多所成就時禮教不振俗尚屠圖公又

青禾園集 卷之四 五

擇庠士明敏者日與講習冠婚喪祭由是四禮漸舉文物一新已酉聘考雲南鄉試以祖妣王孺人病劇辭弗就鄰邑大校有鄒姓者以一子鬻李姓者以一女鬻後憫其無嗣俱還之無所計按公歷履亦廣文中之胡瑗矣憲司考云德器溫粹學問精純藩司考云莊以持已勤以誨人錫山苗公頌曰先生衣冠鉅族禮樂名家德行皎水壺之清文章著鸞鷟之美皆實錄也弘治庚戌秩滿九載當考最吏部遂歸未幾合江

皆春園集

卷之四

五

士夫思慕之祀公于祠瀘州脩誌仍列公于名宦公賢勞久著宜有不次之擢績溪諸先達爲詩促其行時張柱史有野渡橫船之况公喟然曰吾以一經敷教九載吾之志畢矣尚安能以五斗折腰耶乃作詩酬之有云舴艋由來非濟川何曾野渡有橫船臺省已多登俊彥牢籠不著半神仙誓不再仕更號湖東居士見志也公從兄三人欲各得祖基而居公以先人手澤不忍分析義讓之務本齋及彭孺人有序傳誌銘

則珍襲留以傳世晚益恬退隱居于南阜庄庄距邑十里許取一師四友相與朝夕一師曰大易取其時止則止即有小動爰叩于箸告以可否再加戒勉四友一曰連闡古木取其老而更事二曰簾塘湛水取其清以洗心三曰南塘之蓮取其不污四曰東園之竹取其不變每風日晴煦則扶筇携幼短歌長嘯自適其趣而已公平生博雅廉直潛心于易獨究精微脩邑乘不虛美不隱惡中丞吳公禮重之嘗結社東湖爲

皆春園集

卷之四

五

七老會時與文恪魯公相倡和得詩百餘篇其一曰三十年來坐綠筠北山幽夢幾疑神琪花瑤草滄洲趣雪鬢風髯姑射人千載雲林增氣色一天詩律動陽春丘園結會還何處黃鵠高飛畫幅新蓋公有德行又有文章類可傳矣公生正統乙丑享年八十子二人長文奎蚤世次文郁配段氏女一人適縣學生徐豸孫四人似億儲付曾孫四人其重其廉其能其美以嘉靖甲申十月念一日卒于正寢將以乙酉正月一

日奉寔于雲潭里成家岡其仲子以狀見屬陳
子曰吾觀天之生人畀之以位或不畀之以壽
既得其壽而乏文行則亦未得爲完人也夫有
文行矣壽矣且得官以効用矣而又不獲自盡
則人之用世亦難矣哉然觀人者觀其大節而
名位不與焉公爲儒官有言教有身教退而且
老猶日求師友有衛武公抑戒之風嗟乎公可
謂完德君子矣自將賁終昭遠不待位而顯也
夫亦何憾也哉謹擬拾書之俾請銘于當代立

皆春園集

卷之四

末

言者

皆春園集卷之四

皆春園集
南書印記

皆春園集後序

通家後學盧純臣譔

夫叙先生者業猷詳先生已而未復庀
言如不佞者竊聞先生應丙午試年家
沈大理鳳岡吳司成中江相與賞先生
文而盟先生第一人居頃之果哀然巍
列海內歛鐸辟易夫先生董董以經生
藝名乎是時業已工古文辭若詩而特
未豎旗鼓於制業之外吾鄉學士大夫
間有知之者屬先生言先生亦強起應
旋覆草不蓄以故知先生言不易覲得
一草若曩鼎然先生又懼甚善病未五
十即謝公車昕夕於母大淑人之側病
間有所譔詠大淑人恚曰而病嘔心剗

腸得爾奚繆戾大癖若是先生受命輒
又謝去鉛槧不親者蓋二十餘年久之
技癢不厭禁則托綜雜劇諸書選城西
地園焉脫有觸境而哦沿事而答竟又
不敢忤大淑人旨也門外授簡索題者
常十七報罷會大淑人捐館舍則曰吾
曩者弗官之謂何而今復官耶遂割斷
世鞅近之六七文學三五故人子遠之
四方騷壇士及薦紳大夫日整轡過從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命其園曰皆春云
先生翱翔象外澡練神明吞吐山川醞
藉烟霞一切幻妄不起而軒冕色相等
錙銖矣當其適而慧竅中獨造孤創之
語歛湧橫馳友人嘗私許先生飄飄陶

謝之才情柰何病居彊半而其半又束
於嚴命即所著見不過泛駒隙中乞殘
晷得之曷罄先生所抱乃今晚年病魔
盡却而神愈王一操指腕如懸瀑天垂
驚濤地澹而不可禦富哉乎先生之言
當與年齒俱茂未量也一日從子太學
君參政君過而揖先生曰先司寇伯氏
業已有集行世請吾叔氏者並光詞林
豈不海內庶幾稱文章家乎先生意有
待也讓至再弗許復以語不佞盧生純
臣純臣曰今人片語得意輒哆口誦於
人蓋恥寂寞無聞焉爾先生琅琅千萬
言矣詎可埋獄劍而長閑之塵明月之
珠而光不流哉藉令此不足以盡先生

則世所為越綾蜀錦曾禁人之機杼而不復續耶是在諸君子毋用稟先生為也於是太學君參政君乃摻笥中草丹白索於厥棄之餘及私閱諸人者共若干草草大都寓指皆春園遂以名集而授之梓

普春園集

序

四



ZW 21101000575252

普春園集四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陳完撰完字名甫號海沙南通州人萬曆丙午舉人是集為完所自編其詩多恬適敷暢而不見性情較黃省曾五岳山人集格調相似而才力尙不能逮也